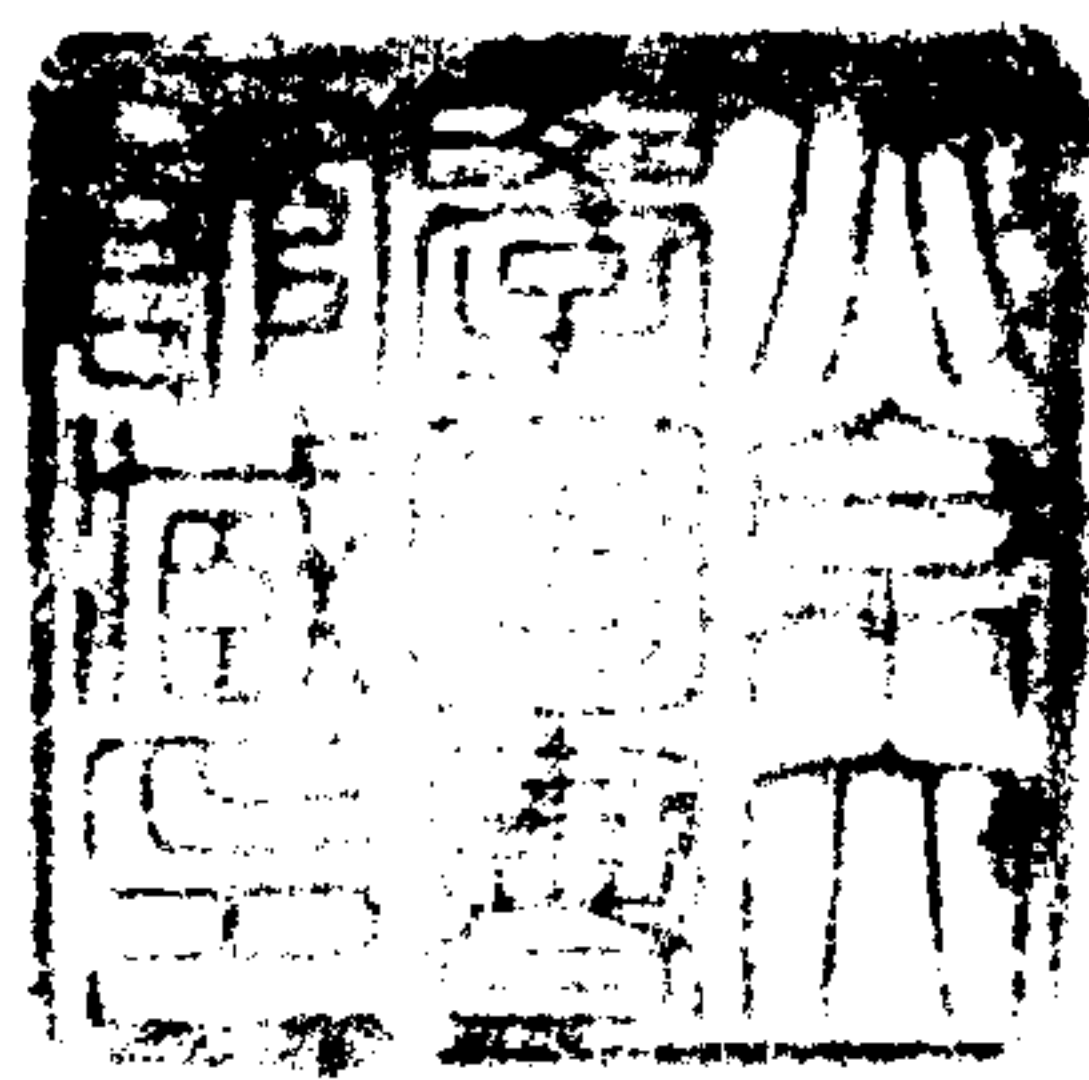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三・經部・春秋類

穀梁申義一卷

王闕運撰

.....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釋范一卷起起穀梁癘疾一卷

廖

平撰

廖宗澤補疏

.....二九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存卷一至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宋〕張

洽撰

.....

二八九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五卷

〔明〕呂

柟撰

.....

五八三

2682/01

穀梁申義

光緒十七年
秋七月刊成

穀梁申義序

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莊生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辨自魯哀以來微言絕矣五家爲師三傳遂昌先漢以公羊爲正副以穀梁參以左氏自晉至今左傳盛矣鄭康成名世大儒其釋記文尙誤以左傳爲春秋況杜預之徒乎言穀梁者唯糜范傳于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頒學宮范爲先師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爲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夫傳述聖言不能無瑕然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經授義義同君親入室操戈昔人所傷說傳疑傳後生何述徒令蔑師法侮聖言因緣抵隙六經皆譌自趙宋及前明流禍烈矣余推測經文本傳公羊泛覽二傳各得其趣左氏專於史離經別行其體卽

司馬本紀之準也聞駁意殊不關春秋其有得失比之遷固乃三史之學非六經之誼已別條辨箸于當篇至于穀梁依經樹義其有離合難審其由後人見公穀之異同疑二傳之所受樂左氏之事實曲春秋以從之故有赴告則書陋同朝報月日無意隨其刀筆或又悉廢三傳妄作褒譏亂其詞亂其事而春秋亡矣今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輒以淺學更

序

二

申穀梁務推其立說之原期于不亂而止諸例增減舊注已詳茲但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以穀梁儒者之論可爲世范故以授大女使它日傳之尔同治八年秋七月乙未序

穀梁申義卷一

湘潭王闈運著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之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申義曰公羊以爲仲子桓母今云惠母者先師相傳有母以子氏之說以僖公成風既受是僖母惠公仲子必是惠母也穀梁子未親聞微言但受大義凡代人年世史家所重儒者所畧春秋不嫌同詞同號公羊親受聖傳故知爲桓母穀梁直以詞事相比以爲惠母世次雖舛然足張嫡庶之義破母以子貴之誤說固無害於說經也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傳來者來

申義曰公羊以爲奔蓋天子畿內諸侯無朝侯國者今以爲來朝亦是比州公寔來之事明同爲來朝也取足張人臣無外交之義不妨爲異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夫人

申義曰公羊以爲隱母今以爲隱妻者既云隱居攝攝子無爵母之義不得稱夫人以事比之必君妻也公羊親受聖言故知爲隱母隱讓不立而母稱夫人桓母貴反稱仲子啟羽父之邪心召桓公之逆謀故聖人著其薨去其葬以示由來之漸此則

以隱不葬妻為從夫而諱

妻稱夫人辭窮則同也
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有內辭也或外

申義曰內者親愛尊敬之詞有或古一字

通用日食當言或食之不可知之詞也今

或以內日故改或言有易日

或益之或擊之皆外詞
五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禮庶子為君為

子祭於孫止也於
子祭於孫止也於

申義曰喪服小記論士大夫之附禮因及

妾附之禮曰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

上而附又云妾母不世祭也雜記曰妾附

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小記又曰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附於女君可也中

一以上是大夫三士二今小記之說祭及高祖

侯五大夫三士二今小記之說祭及高祖

之妾似諸侯之廟矣雜記又云從昭穆則

大夫人之禮也既祭於孫姑則孫姑祭必

而小記云不世祭傳云於孫姑祭必

從妾食之凡築新宮必用妾祭姑若高祖姑

位祝詞某氏以齊爾孫妾某氏適爾所生

高祖姑某氏以齊爾孫妾某氏適爾所生

三虞詞曰子某哀薦成事適爾所生高祖

姑某氏無妾高祖姑則易牲而附於女君

此是諸侯之禮也若公子公孫而附於女君

雖不得祭高祖妾母而高祖廟未毀故亦

得稱高祖妾姑以易牲而附女君也庶姓大夫士

無妾祖姑宜易牲而附女君也庶姓大夫士

廟故引以為祝詞非謂祭及高祖妾先經立

也大夫士既不得祭高祖自不可稱高祖

之妾故以昭穆也凡祭妾母必其女君先

亡妾乃得有正母名若女君在而妾亡其子

服亦不得立廟祭也禮經總麻服章曰庶

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服既經總麻服章曰庶

以父及君後者在也女君亡則為其母得三

年禮經疏衰三年章曰慈母如母明其得

申三年也知非終身服總不間存亡者總

傳曰有死也知非終身服總不間存亡者總

父已歿何敢以其父不舉祭故子得服總若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小已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之子服期然不為後不得有祭故申其服
既父在服大功期雖父歿女君亡不容加
至三年以卑賤不得申故父在亦不過厭
進退之理當如此耳舊以慈母如母亦不
為後者之服今以立宮別祭恩禮隆重故
推禮意女君亡妾子得申三年也祭雖別
立宮必傍廟宮故必祔祖以別昭穆若自
祖以上世嫡相承則無所祔宜祔女君也
至孫則罷其祭瘞其主故曰不世祭也若
庶子則疑亦稱女君也凡厭者父在則然若
帝子公子則別有封國其母隨父至國或有
官其母從官則不用大夫庶子至國或大
庶子期其母之制當同父卒可申三年也夫
卒之申本以制當同父卒可申三年也夫
無嫌非云死今父妾子別有國府居處之

禮既無所嫌其母外出已不體君上無所
厭情自可申至於立廟上配祖考思有遠
近不容三孫以受賤德薄故也仲子之廟
宜在惠公時立今據歸昭昭在元年知仲子
卒在惠公末年范說仲子卒在元年知仲子
謚平王崇禮諸侯仲子卒在元年知仲子
惠公之喪而欲通三傳而申一家則必陰
實凡說春秋欲通三傳而申一家則必陰
取他說別出己意公羊以為兼之非禮左
氏以為子氏未薨與穀梁絕異范乃云因
惠歸仲則惠公仲子復非子氏其母又云
無證疑於未死故云妾子為君方得諡今
卒在前故不諡禮無明文皆意造耳推殺
梁之意仲子不諡成風有謚自由當時事
殊仲子不卒不葬自由在春秋之前故傳
文云志不及事若左氏以夫人子氏似即

仲子故造未薨而昭之說揆之情事必不
若彼左氏書法先儒通識以為皆劉歆以
後傳左氏者所妄加定

隱七年 滕侯卒 傳 滕侯無名少日世子長日

申義曰公羊以為微國不名注所傳聞之
世遠也今以公羊為無名者莊卅一年薛伯卒
僖廿三年杞子卒並不名昭卅五年秦伯卒
雖承戊辰日下日宜別出隱八年夏六月
辛亥宿男卒日而不名既以未名同盟別
之則此五不名不日者比事相同是無
名狄道也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日而不名微國之義具公羊箋

隱八年夏 辛亥宿男卒 傳 宿微國也未能

中義曰公羊無傳當與滕侯同盟故男卒也
狄無名者既特書日故知與滕事異也上
經書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宿邑名也邑者
附庸之稱附庸同盟不書宿為附庸亦不
得顯故特起例書其卒而不名以明之宿
既非夷故從正卒卒而不名不名事無可
上經盟于宿而推之知以微國不名諸侯
則凡附庸不書皆可見矣左氏有赴告方
書之說眾所習聞乃引

隱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傳 聘問也聘諸
申義曰范甯引周禮大行人云天子有下
聘之義案記曰天子制諸侯三年大聘比

年小聘禮經聘禮列國之事賓主之禮天子于諸侯但有間問歸賑賀慶致禮王人雖微序于諸侯足以相敵今來而用相朝之禮車逆拜辱車逆三還則授圭致命事無所施若訝賓入次旅擯迎賓門內問君勞賓全用列國之禮則褻越王人失禮莫大故聘禮一篇無王人之文假有聘禮何容不及大行人諸侯得時聘天子天子自間問以下四禮皆有所持如覲禮用璧勞及賜車服之儀耳不用聘禮也周衰禮廢天子使來而用聘儀待之使者不能自正故書天王使某聘文與列國同比事觀之自知非正公羊不議者本新周王魯義別有在儒家之說不取王魯故傳曰石尚欲書春秋日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賑若有聘禮石尚自可請行不待行賑明矣經書王使來聘者七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未及國而見執事無所議故重戎衛而已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冢父來聘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冢父來聘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子來聘皆議非正可知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傳曰不正外交則祭叔自來行聘非王所使也或者歸賑使士則問問亦士不使大夫今七子皆大夫大夫來則不用問禮而又無聘禮假以聘使待之故云聘非正也

桓四年無昭十年十有二月甲申義曰范甯竝云未詳今案僖二十八年傳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

五

也若無秋冬二時及十二月無冬必有傳明其義今并無傳則作傳時有二時及冬明矣蓋先師欲比附公羊刪削以求合耳

桓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申義曰范駁何君以天王與王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謹案凡因史文者如夏五伯于陽之類也若王與天王天子其義易知故歧其文明必有意故傳曰隱無正桓無王文無天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曰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君說相通以見刺議是則得書元正者雖隱無正不沒正桓無王不沒王也餘則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三月王使

毛伯及此經皆不稱天成八年稱天子不稱天王公羊與穀梁惟發一傳以例其餘待學者之比事耳不顯言者本傳但聞有意義而無信證故先師亦不敢說也范以出居于鄭及任叔之子家父求車等例去天之非貶稱天之非褒此三者失自顯見若錫命含葬禮有常經不去天王何以知刺傳明言桓無王今來錫命不可云天錫故去天著王仍是無王之義文無天故使榮叔毛伯並稱王而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仍稱天以明文之罪自逆祀始也春秋凡三錫命獨成稱天子傳言見一稱說具于後

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郚傳

邾鄆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

部

申義曰邢鄆鄆卽紀後遷之邑故國之或曰齊師遷之非紀自遷公羊以爲取邑義本相通范以有別國名邢鄆鄆與紀俱爲齊所遷則當再書齊師又乖復見之文非也

莊三夏五月葬桓王傳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

申義曰此明不書葬天王而書葬王也天子尊稱非通號故不言天子謂而曰天王蠭自民言之則曰王係天則非極尊故舉謚稱王足以著統其曰母之子者卽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以子氏者也妾卑故取子
爲稱子亦卑也天尊故係天不申其尊王
自至尊無取天也范云眾人
稱母子詞無所施未合傳意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傳不言滅而曰大去
其國者不使小人
加乎
君子

加乎君子

申義曰公羊以爲爲襄公諱賢襄公之復讐此云小人者公羊賢襄公取爲魯莊不復讐之鍼砭耳非謂紀侯不賢也齊紀俱賢故特言大去若齊賢紀不賢自可書齊師滅紀紀賢齊非賢宜如孟子嬰兒謹日也然傳云齊侯小人則無賢齊之義事異公羊而不書日月亦不惡齊云小人者對紀賢而言非必絕齊甚于他滅可互通也

六

何廢疾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釋曰商臣弑其君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申義曰何論失襄之惡鄭論江六非賢皆是也鄭以何義難答猥以經傳游詞拒之何君經自不縱惡何能知穀梁傳異說乎今釋何難直以襄公非惡故變言大去若直書滅而別見紀賢則襄公爲小人不書滅明非小人也

莊六年春王二月壬子突救衛傳王人卑者也稱

何廢疾曰稱子則非名也鄭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之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申義曰傳以子突係王人之下明其非字蓋突是王子之未爵者故以子冠名若實稱字不得加王人也突旣王子未爵不可稱王子突又不可云王突復不可單舉突比之王人及石尙王子瑕之例知當以貴之之故書名實微故書人也鄭以子突爲字暗同公羊之誼故何君譏其入室而操戈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

之戰不諱何廢疾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
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鄭君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
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
糾讐當可納而不納不復讐也至此自正
也申義曰公羊以乾時之戰不讐者相反
敗也穀梁曰公羊以乾時之戰不讐者相反
之法儒者所不能傳即事而論誠如鄭說
范注疑傳或失之不能傳即事而論誠如鄭說
此經之義顯與傳違今所不取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傳肆失也

災紀也失故也為傳肆失也

申義曰公羊以為議始忌省謂哭辟子卯
也今以為失大災為大赦者案上下既無
水旱之文又在夫人薨葬之間夫人薨葬
皆無貶而著此肆書之文故知大赦然後
除文姜之罪若在此肆書之前即嫌天子
在葬前是莊公欲葬母而嫌天子故然後
也堯典云眚災肆赦康誥云乃惟書災眚
之為罪名經典無異赦而後葬直書其事
足明莊之念母忘讐亦足以張大法矣災
紀也也古邪字弟問赦令常事告災亦
須紀邪答云失故也言以失罪故紀之也
文姜罪不可赦今肆大眚為故失有罪故

特書之傳中也當作邪者凡有數處范不
識也之為邪而云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
之今夫之者以文姜之故二句

莊二十二年春祭叔來聘傳不其外也

申義曰公羊無傳何君故不與使也
人故不稱使今知何君故不與使也
來與此相使明今知何君故不與使也
前稱祭伯知為明祭伯知為明祭伯知
也周祭伯知為明祭伯知為明祭伯知
來是祭伯知為明祭伯知為明祭伯知
叔者蓋未受封而先為祭伯知為明祭
行朝禮又非受命而來使聘明祭伯知
正之詞言何廢疾曰南季宰渠伯糾家
祭伯也

宰周公來聘傳不其外也

意今祭叔不使者是奉王命其無自來之

命來故去使以見之是也范以外交不得
之名若果襲封不得見之是也范以外交
自是以祭氏非諸侯也諸侯來不得言聘

莊二十二年冬赤歸于魯郭公傳赤蓋郭

申義曰公羊亦云曹無赤者蓋郭公也
公二字先師所云記非經文大字也郭
本宜云郭公赤歸于曹故公羊云失地之
君穀梁云諸侯赤歸于曹故公羊云失地
赤是郭公也若經文有郭公二文傳不
須云蓋以疑之當云郭公者何赤也何
言曹郭公云云今直問赤而不問郭公者
經文本無郭公也公羊傳弟子問郭公者

何承赤蓋郭公之下乃問師言非問經文何君誤以曹郭公為經文穀梁經不誤也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傳言大夫而不稱名申義曰公羊以為眾不稱名今知是無命大夫者以曹是次國一卿已命大夫今復有大夫者記曰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曹亦得為大夫制無命大夫公羊則以國君所命知二誼各異也傳云為曹羈崇明是因羈而貴其僚友何云羈受戮乎

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一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

申義曰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去貫與陽穀非二傳之義也公羊曰遠國言江黃大國言齊宋以為其餘莫敢不至穀梁傳同是貫為大會穀梁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公羊亦以為大會是陽穀亦不可去而先儒以管仲不欲會江黃遂去之以就九合鄭意數此十一會謂柯一鄭二鄭三鄭四鄭五鄭六鄭七鄭八鄭九鄭十鄭十一鄭十二鄭十三鄭十四鄭十五鄭十六鄭十七鄭十八鄭十九鄭二十鄭二十一鄭二十二鄭二十三鄭二十四鄭二十五鄭二十六鄭二十七鄭二十八鄭二十九鄭三十鄭三十一鄭三十二鄭三十三鄭三十四鄭三十五鄭三十六鄭三十七鄭三十八鄭三十九鄭四十鄭四十一鄭四十二鄭四十三鄭四十四鄭四十五鄭四十六鄭四十七鄭四十八鄭四十九鄭五十鄭五十一鄭五十二鄭五十三鄭五十四鄭五十五鄭五十六鄭五十七鄭五十八鄭五十九鄭六十鄭六十一鄭六十二鄭六十三鄭六十四鄭六十五鄭六十六鄭六十七鄭六十八鄭六十九鄭七十鄭七十一鄭七十二鄭七十三鄭七十四鄭七十五鄭七十六鄭七十七鄭七十八鄭七十九鄭八十鄭八十一鄭八十二鄭八十三鄭八十四鄭八十五鄭八十六鄭八十七鄭八十八鄭八十九鄭九十鄭九十一鄭九十二鄭九十三鄭九十四鄭九十五鄭九十六鄭九十七鄭九十八鄭九十九鄭一百

足明二會當去范以非杏為一會不數柯非杏桓尚未伯桓之信自柯始雖非合諸侯而管仲功莫大焉不得以非杏伐柯也史記云齊桓公伯于鄆則亦自柯之明年始與鄭說同至論語本意自以異地為數不取二鄭二幽與此傳十一會實無異也

莊三十一年齊人伐山戎傳齊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則非申義曰公羊以為貶今云善之者比下獻戎捷稱齊侯知不為貶使若遣人足以制戎不愛之者以有許焉在亦猶公不敵大者桓伐無罪之衛盡取紀邑又不能救邢

衛使狄滅之中國尚不治何暇敵戎穀梁直論本事之善惡取其攘戎狄不妨為異也

莊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內齊侯也言使

申義曰公羊以為威我今知內之者比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不為威我又威我不當言侯來獻故知內之若取部取防歸于我亦不言使又齊侯自來當云來朝今云來獻明是使人又不言使必是內之公羊親受聖言比事屬辭知齊桓有驕矜之心書侯為貶義不相妨

莊三十一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范云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不稱弟自其常例鄭君之說甯所未詳也此不義曰牙弑子般公羊所傳穀梁未聞也以此不義曰牙弑子般公羊所傳穀梁未聞也羊以說穀梁故與傳例異耳

閏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申義曰公羊以爲我無君今知然者比屈完不稱使知權在高子也君不行使乎大則內大夫可敵諸侯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

獲莒挈傳內不言獲莒其言申義曰公羊以爲大季子之給獲今以爲惡公羊者傳曰獲者不與之辭公羊美惡不嫌同辭又穀梁所傳季子挑戰一人給而殺之棄師之道知以獲挈而後敗莒也僖四年夏楚屈完來傳青茅之貢不至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故周室不祭申義曰史記封禪書管仲對齊桓公曰古者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禹貢荊州貢包匭菁茅左思吳都賦職貢納其包匭劉逵注云菁茅生桂陽可以編酒給宗廟異物也管子輕重篇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江淮亦作江匯故

云出桂陽也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

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與江淮匯均不相合非也周若甸師祭祀供蕭茅或作蒿茅許氏說文曰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舊然則宗廟縮酒之茅甸師所供封禪乃用荊州菁茅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楚不祭非不祭宗廟也常祭不禪故曰周室不祭非不祭宗廟也常祭不以楚叛而廢豈足以責之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盟不以日此何子以日美也爲見天何廢疾曰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

卷一

五

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申義曰隱無正而元年有王此傳明無終之義何君妄說不足深咎也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其君云者國人

申義曰公羊以爲未踰年君見殺之通稱不容有意外例今云國人不予者未葬稱子自可如宋子之殺世子母弟目君惡之之例君之子比之殺世子母弟目君惡之之例

知是國人不子

傳 年秋八月大雩 雩不得雨日雩

何廢疾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
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
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
設旱而不害物何以明之鄭釋曰雩者夏
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
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
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
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
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是
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
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
文不憂雨故不如雩時書不雨文所以不

卷一 其

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
時久不雨而無災耳申義曰傳意顯於哀
元年秋大雩之傳彼云古之人重請必待
其時窮人力竭不雨則無及之月凡雩者
非常之災也不雨則旱雨則喜而書雩非
書不雨者不為災也鄭以常雩明此雩非
傳意也何以本不雩為難亦非也本不雩
亦不過為旱災公羊為王者設大法故須
明之意穀梁但以言文不閔雨但為重無
君之意所以言文不閔雨但為一時歷時
為此意即閔雨如湯而致七年早自有一
成災何須屢書雩乎人君亦不以雩為賢
也

僖十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 其日諸侯
敝辭也

何廢疾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
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
之邪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
于葵丘今此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以
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
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前固已歸矣今云諸
侯城緣陵而不序則其明已散桓桓德衰
葵丘之事安得以桓為伯而不專杞城明
無散義穀梁直以桓為伯而不專杞城明
非桓功故為德衰若盟葵丘會扈舉諸侯
者自是聚會之文救徐會宋
書諸侯大夫非此比也
傳 夷伯魯
秋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卷一 其

申義曰公羊以為季氏之孚今比單伯不
名外異不書之事知是魯大夫也公羊別
受師傳故
知為微者

僖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
敗績 傳 客不言及言

何廢疾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
也故文不云及今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
直也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
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
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畧之也則自
相反矣鄭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
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
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
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齊事而伐
喪于禮尤反故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
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
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
戰爭舉兵故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
及者十有五晉及秦于韓及邾于升陘宋
及楚于滋晉及楚于新築季孫行父等及
于令狐衛及鄭于大棘晉及楚于邲鄭于
楚及吳于長岸齊及吳于艾陵惟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言及不地其餘伐齊與此
比此獨知是齊為主衛相以上書伐齊與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為主貶齊而稱人此
以于伐與戰知衛為主貶齊而稱人此雖
稱師而以戰事由宋亦知是貶客也及者
我欲之齊喪而宋欲戰其貶可知公羊伯
宋之說儒者也
僖十年冬邲人伐衛 傳 狄其稱人何也
八年冬邲人伐衛 傳 善累而後進之
伐衛所以
何廢疾日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
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
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
釋日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
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邲人伐齊夏狄救齊
冬邲人狄人伐衛為救齊可知故省文耳
事同義又何異申義日何鄭皆非也文三

年冬處父伐楚救江二傳皆云伐楚以救
江明兵不至江但致其意故公羊譏其為
諉何反為兩舉乎今此上救齊下伐衛正
是兩舉其事不一其義自異無為妄說
僖十九年梁亡 傳 梁亡出
申義日今推無加損之意蓋以為因有惡政而民
卒惡之惡言惡亡正謂正亡也既不正不日
滅自當書亡不見梁惡亦非其正出二者
之外也鄭棄其師既非師敗亦非將奔則
由上棄之故如其意亦無加損也或者出
當作由言由
政惡而亡也
僖二十五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 謂之新宮則
謚言之則如疏之
然以是為閔宮也
申義日公羊以為小寢此比新宮桓宮僖
宮之詞知是宗廟也不比襄楚宮者以凡
書災必舉重雉門尊故並及兩觀得書若
但後宮災宣榭以樂器所藏目之今若直焚
宋宮而不傷人則不得為災傷人亦唯以君
宮而人世子大夫為重世婦以下不書于策
則災死亦不書足明重輕所在與公羊異
僖二十一年冬十有二月釋宋公 傳 外釋不志此
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
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廢疾日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
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

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曰不與楚
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言公與諸侯盟而
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申義
曰春秋書執而不書釋者有九晉文公執
曹伯衛侯晉人執鄭伯莒子邾子晉厲公
執曹伯衛侯晉人執徐子其戎曼子赤曹伯
皆滅邾邾子益為內執然惟此書釋事無可
比故知釋皆不志此比楚宋平同以我在
志也晉此不與楚也亦在而不書釋故知彼
與晉明矣
傳以尊遂
年冬三十
言不敢叛
京師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何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當言遂鄭釋曰入也如
公子遂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鄭釋曰入也如
言命天王使率周不來聘故命使若公子遂報焉因
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報焉因
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周子遂自
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
嫌同詞何獨不廣之乎此乎申義曰公羊
以為公不得為政今比成十三年公如京
師遂伐秦非真如京不叛京師耳結本如
晉因使過周簡略已甚亦比京師耳結本如
盟言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歸父還自晉遂
奔齊亦辟及齊侯宋公盟也歸父還自晉遂
亦辟宿自入鄆也凡言遂皆有宿遂入鄆
所辟即當為兩使之詞鄭以本使京師言

卷一 三

之似非
傳意
有傳
傳司馬
申義曰麋信曰子反當為子夷公羊云公
子目夷左氏云子魚案尔正馬二目白魚
一曰目夷左氏云子魚案尔正馬二目白魚
子魚益多白眼故解字目部云取反省文
耳夷魚益多白眼故解字目部云取反省文
或者目傷多白眼也
之傳馬則眾敗而身傷
何廢疾曰七月而死
成十六年楚子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
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非也鄭
二年虛言也即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

卷一 三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
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目
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
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
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申義曰傳言七月而死則重于楚子而鄭
云事無所害似失之矣本書曰宋師敗者
以公棄師致敗也楚子直身敗師未敗但
以君重於師而云敗績
故專以楚子為重耳
傳不葬何
二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
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何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
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

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
有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公羊其有承齊桓
尊周室之教也美志鄭釋曰教民習戰而
是亦策不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
敵爲之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
于泓之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
徒善不權用賢良不足用其臣之謀而敗
易知權用賢良不足用其臣之謀而敗
曰何君以公羊詩刺不足用其臣之謀而敗
章甫也鄭君又以穀梁爲長亦未足以答
公羊之難陳躍穀梁經國君日卒而不足
者宿男陳躍穀梁經國君日卒而不足
滕子邾陳躍穀梁經國君日卒而不足

樂說及茲父凡十七君其楚審昭旅居軫
五君自以夷狄不葬餘十六君皆不發傳
明伯以惡及不葬或微國不葬耳獨茲父
稱伯而無惡及不葬或微國不葬耳獨茲父
戰則耳公羊推襄公比文王之義宏深非
儒者所及鄭但當答傳比事之義宏深非
穀梁左氏世
俗之說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卒二十有七年春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卒二十有七年春

杞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申義曰杞自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後皆
稱伯獨僖廿三年稱伯以卒蓋稱子年
至文十二年乃復稱伯杞二王後本公爵
公羊以爲黜杞故宋新周伯子男一等爵

見二稱以明非本爵乃王者細之耳穀梁
儒者雖傳有故宋之說且必不致何周自遷洛令行之
義范氏乃云時王所黜不能致何周自遷洛令行之
也黜爵進爵事久而不能致何周自遷洛令行之
先師之傳習甚微無謂也此稱杜氏之謬說評
爲梁徐莒所習甚微無謂也此稱杜氏之謬說評
穀梁無傳則自稱微無謂也此稱杜氏之謬說評
之例也後復爲伯名從主人無傳則自降
爲子後復爲伯名從主人無傳則自降
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不能守退敗其師
自殽之戰始也

申義曰後文十年夏秦伐晉亦狄之故云
謂百里蹇叔父諫而子將父之別不能止子行
子帥之不用父命也無禮於朝女與國事是無
別也舊以爲師行無禮於朝女與國事是無
果淫掠不立自殺始或殺之令皆無文以明
以寡婦配兵士如句踐之令皆無文以明
之然入滑縱掠當書秦入滑今無文以明
則爲狄自與晉戰始故後再題以顯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傳

其日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
何廢疾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

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讐兵無休時
 乃加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其
 晚申義曰鄭君詭言以拒難非傳意也禮
 經君於士喪使人弔大小斂使人綦既祖
 莫使人贈柩至邦門使人贈凡五使矣天
 子於諸侯雖道遠未必五使要之始赴遣
 一使綦弔將葬遣一使贈贈相距數月不
 可兼之以禮文之用貴周也周衰禮廢故
 禮記遂有含綦贈臨同日畢事之文夫方
 含旋贈情禮顛沛知禮者所不許經見一
 譏先責天王王固禮之所出也秦在夷狄
 六年始綦譏文自明何爲原情恕之又含
 當入口綦當附身侯服去王畿五百里外
 必不虛加含綦之使歸含已非禮意矣况
 方含卽贈奪主人之哀節越喪禮之大序
 比方言之爲當含耶則贈已早爲當贈耶
 則含已晚譬之行冠禮而乃縣弧始
 納采而已親迎此之不譏何貴言禮
 文六年冬十月晉傳趙盾賢夜姑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仁其不可乎
 申義曰仁者當時無才能之名也論語曰
 仁而不佞以仁爲詬病非經典所云仁也
 宣九年傳泄治曰使仁人聞之則猶可使
 國人聞之則不可泄治非自謂仁人正自
 謂國人耳猶言庸人聞之
 猶可國士聞之不可也
 同上傳故士造
 傳上而不言
 申義曰王引之說造辟卽造剋
 今促剋字也辟剋形近而誤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傳古者不重創
 叔孫得臣敗狄於鹹傳不禽二毛

申義曰不重創云云左氏以爲宋襄公之
論穀梁前譏其何以爲人而此又引之者
長狄一人入魯魯聚眾僅乃勝之故必攢
刃於一人損威莫大不書獲不使眾敵一
人之辭也不重傷者不以二人敵一人非
已射而不可斷首之謂不禽二毛不以壯
敵老亦非方叔不敵太公之謂皆恥其陵
弱暴寡耳若勇力兼常自可結陳靜待之
無取挑戰徒傷軍略左氏誤解重傷而云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襄公雖愚未至若此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
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
也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

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為弒子赤貶之去公子

申義曰公羊以為為弒子赤貶之去公子

此知疏之者比公子翬貶卒嫌與嫡去叔

書而如以譏宣宜書若君遂卒嫌與嫡去叔

孫意如去季孫仲遂則君臣之詞承上公去

而公季之耳改書仲遂則君臣之詞承上公去

年公季之耳改書仲遂則君臣之詞承上公去

但疏之也自是譏宣矣

隱三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上經書三月傳尹

卒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卒此何以

年隱三秋武氏子來求賻傳天子之大夫也

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畢喪

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

也君

僖廿五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

年夏七宋人殺其大夫傳誅稱人以殺尊之也

年文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以官稱無君

之辭

年文八宋司城來奔傳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年冬八宋司城來奔傳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月五年在宋公茲父大祥之內文七年夏四

文十五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司馬官

官稱無君之辭也上十四年秋宋子哀來

奔傳曰其日子哀失之也十六年冬宋人弒

其君

杵曰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公不及大夫

莊九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公不及大夫

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公不及大夫

君也此上年齊人殺無弒其

君諸兒此年齊人殺無弒其

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承晉侯謹卒

傳略之也

宣十齊崔氏出奔衛傳氏者舉族而出之

年夏齊崔氏出奔衛傳氏者舉族而出之

已巳齊

侯元卒

申義曰經於王朝列國大夫不稱名字者

凡十一條尹氏武氏崔氏皆華氏之稱同於

馬司城司馬華孫皆華氏之稱同於

高子叔而特發以官稱之傳齊宋晉曹

皆直書大夫而特發以官稱之傳齊宋晉曹

明其獨異此所列十條武氏齊氏大夫皆孤未

爵宋司馬此所列十條武氏齊氏大夫皆孤未

君尹氏不言其故崔氏云舉族出之宋大

夫云在祖位尊之晉大夫不言其故當合一

既異注家互殊今推導經文傳意當合一

例皆嗣君未畢喪未爵而命大夫皆在其君

君之大祥之內四發無君之傳鄭大夫皆為無

嗣君同一無君而作二解春秋失德之君
至以在祖位尊之此即孔父不稱殺大夫
云宋諱乃別傳之異義耳公羊有稱名或說
為宋諱尹氏不傳之異義耳公羊有稱名或說
以無義說尹氏不傳之異義耳公羊有稱名或說
君二義不異罪晉大夫氏子為未爵也卿氏何
略之諸侯無罪何大夫氏子為未爵也卿氏何
齊大夫諸侯無罪何大夫氏子為未爵也卿氏何
有大夫諸侯無罪何大夫氏子為未爵也卿氏何
孫既稱大夫諸侯無罪何大夫氏子為未爵也卿氏何
官不華本姓字則不當會之故略之以無若而
云無君者其姓字也司馬華孫之來奔宋人無喪而
疑亦喪稱君下年又書宋弑其君則宋無聞也或知
者經華孫二字後人依公左二經加之穀梁
本經華孫二字後人依公左二經加之穀梁
列國君薨而有大然傳不得直云官稱而己
缺卻君薨而有大然傳不得直云官稱而己
曼姑陳干徵師齊荀吳荀躒仲蔡季晉郤
之喪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畢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殺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之義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識義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見義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其義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稱義梁屬而孤命是改父君命大夫也此皆在儀
大夫亦不稱名在祖位尊之此即孔父不稱殺大夫
日宋之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
師氏之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

子之位而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
其位而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
嗽姓然此乃祖之疏也者名之而使若
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者名之而使若
以無夫謫不稱名氏耳春秋詞同事異者
甚多隱夫謫不稱名氏耳春秋詞同事異者
是復大以去此例非以見讓申義日鄭以繼
不比諸事父則皆不諱王祖以乎申義日鄭以繼
僖五世何不至以諱王祖以乎申義日鄭以繼
諱臨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也或說又舍禮
城來奔傳文云八年宋人殺其大夫也或說又舍禮
宋人殺其大夫也或說又舍禮
經明之殺其大夫也或說又舍禮
於暨武氏子相氏彼以無君不名知此亦無
君廢疾曰近官七年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何廢疾曰近官七年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其鄭大夫不言官七年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違鄭大夫不言官七年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殺其司馬無七年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爪身守國之臣乃殺其德耳司馬奔其司馬
道之有罪也稱官以見輕慢也馬奔其司馬
殺二有罪也稱官以見輕慢也馬奔其司馬
以己意答難此傳意也俱失之申義日鄭以繼
傳者分爲二義此書意也俱失之申義日鄭以繼
大夫宋大夫來奔世即不詞矣故言宋人殺其
即如君難宋三官世即不詞矣故言宋人殺其
前不官舉後舉二官世即不詞矣故言宋人殺其
其三官舉後舉二官世即不詞矣故言宋人殺其
而出之何廢疾日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
而三官舉後舉二官世即不詞矣故言宋人殺其

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妖可復以爲舉族死
乎鄭之詞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爲舉族死
權齊人惡其族故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專
不齊國立其宗後故孔順而書之曰崔又
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爾申義曰鄭君
以公羊世卿解穀梁之意謂齊高國魯三
也穀梁趙本無譏世卿之意齊高國魯三
晉樂卻趙魏諸族宋卿華衛孫皆世卿其
奔武氏承國初不書氏何獨惡崔氏乎齊
氏之下承國初不書氏何獨惡崔氏乎齊
卒之二事雖異其改父之臣此未爵而逐
臣二事雖異其改父之臣此未爵而逐
父卒孤未爵異其改父之臣此未爵而逐
或書氏或書爵異其改父之臣此未爵而逐
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二大夫相承則
不詞故必加司馬司城二官也假令書周
大夫卒於諸侯不可言大夫來求傳則天
夫故必書尹氏武氏則似大夫來求傳則
盟齊大夫馬崔氏也其無所嫌故直云大
暨晉大夫盟扈氏也其無所嫌故直云大
曹無大夫自與此承上而略之不書官氏
其餘諸侯未爵書大夫相而略之不書官
亦不嫌與未爵書大夫相而略之不書官
文十年夏成周宣災傳志也本志作不志也
申義曰亦云周災志也定本志作不志也
讀若邪弟子問詞也周災惟此一書疑周
同外災不志故問之志周災惟此一書疑周
災可矣宋焚公宮而不地何言宣謝故疑

周災不志而云宣謝爲異也謝序今作榭
謝序也孟子曰序則物當棟也謝序今作榭
近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也謝序今作榭
射之經曰豫則鉤楹內堂則楹外謝序今作榭
言之鄭云凡屋無室曰序序則楹外謝序今作榭
介正曰東西牆謂之序又曰無室曰榭榭
卽此名蓋先有專名後以凡有室爲榭榭
有而改名蓋先有專名後以凡有室爲榭榭
制者爲榭則無射義直取射聲故說文無
榭者爲榭則無射義直取射聲故說文無
成二年秋七月傳蕭同母姪
月爰婁之盟傳蕭同母姪
申義曰公羊作蕭同母姪
姪子者蕭同母姪
范注蕭國同姓姪子字也楚人滅蕭其母
更嫁齊生頃公范說蓋本舊師說非也蕭
同附庸之國蕭同爲媵史記正義索隱皆
頃公本云蕭氏子故稱姪子也姪子母
卽頃公之母者諱其賤也若何母女弟爲
云姪子之母者諱其賤也若何母女弟爲
人之母而本其子所生故知當作姪子之
公羊傳蕭同姪子欲以嫁於蕭之母爲
之難齊耳又姪子欲以嫁於蕭之母爲
以難齊耳又姪子欲以嫁於蕭之母爲
索之爲質後傳涉上文而脫之母二字耳
左氏作同叔
尤爲不詞
年成春二月辛巳立武宮

申義曰范注舊說武公之廟毀已久矣禮
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毀已久矣禮
也則當莊公時已惠公及武祖諸侯五廟祭則不毀
則當莊公時已惠公及武祖諸侯五廟祭則不毀
未嘗相殺必在惠公之前武位云魯君臣
時有匡王比之功臣賜諡曰武而許其不毀
故宮以明堂者蓋世室至成王而世復立
別依親祀之者比之功臣賜諡曰武而許其不毀
而依親祀之者比之功臣賜諡曰武而許其不毀
室非作記時已立武宮也追先議而室之制
桓前以云未殺武宮也追先議而室之制
仲遂之後自可論及此世
發其覆其議而武宮比世
室必有其議而武宮比世
春六取郭傳也郭國立耳世

申義曰襄二十三年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
汶陽田襄二十三年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
繪三根二年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
秋取根二年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
亦明根二年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
郭承上季承上齊侯伐萊之內邑又宣九年
此經上無其比宿故郕入鄆之下蓋莒邑也
比耳公羊無其比宿故郕入鄆之下蓋莒邑也
以邑與公羊無其比宿故郕入鄆之下蓋莒邑也
其邑故使若他國為然穀梁無此諱義故特
發郭國之傳授
不致有異說耳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
子何也曰
見一稱也

申義曰公羊以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
餘皆通何注以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
譏今此云見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以王為號錫命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子不遠錫命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可稱天子遠錫命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譏桓自無王命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王之意惟無王命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意故改稱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譏者王稱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之武威之者稱天子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乎強臣無何得降尊卑反以命重討欺
命不足榮而終以譏天王命為重人所歸而惟
侯同是爵故以譏天王命為重人所歸而惟

建空名自周以一以錫王封授強臣
乃至如明季封孫可望皆以錫王封授強臣
能禁其不自帝也
亦未知馭臣者矣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致者不致
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
盡之也賢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
詳其事也
伯姬也
申義曰何注公羊以為禮有致女今云不
正者禮經無明文各以意言以不稱使故
知也
正也
成十年有
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見
二年

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申義曰公羊以爲自其私土而出今知譏	下者穀梁無新周之義周公天子之相假	令自私土而出猶京師寢內	也君相失道各一見以譏之	成十年有秦伯卒	申義曰當云秦伯卒據世本桓公名和	秦伯不名即當有傳今無傳又無注知脫	落又在范氏之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則脫	也皆以何范	不注知之	成十年有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傳此公孫何	疏也子由父	申義曰下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	卒即公孫嬰齊一不當云仲嬰齊卒以仲嬰	二卒故弟言嬰齊云非此月也易爲以此	月日卒之言嬰齊已於十五年三月乙巳	卒也傳乃答以待君命於十五年三月乙巳	卒後乃發喪耳寅王下十二月丁巳朔十一	惟王申辰王寅王下十二月丁巳朔十一	云王申辰王寅王下十二月丁巳朔十一	在公羊有穀梁經文以解非此月日亦誤具	公羊有二卒文乃是大疑必當有傳且弟	子何由知公孫嬰齊即仲嬰齊乎此當云	仲嬰齊出奔晉後人以公羊左氏二經改	之左氏以爲二人故可二卒穀梁不然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傳日事遇	申義曰公羊云晦者何冥也穀梁以爲晦	日者二家歷不同公羊以己卯晦爲晦冥	而此推得甲午爲晦比淞戰書朔例耳	必關天之冥晦比淞戰書朔例耳	成十年九月辛丑用郊	申義曰公羊義同而引或說用然後郊於	文用從卜中卜義同而引或說用然後郊於	從不郊其變也穀梁凡	用皆不郊其變也穀梁凡	襄九年春宋災	傳外災不志此其	志無須分大災小災而此直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年云孔子春秋爲宋而此直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孔子修春秋爲宋而此直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本王以者之宋而此直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說專以者之宋而此直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子吳人楚人亦親吳楚乎必不然	襄十年相之傳汲鄭	公至自會傳汲鄭	申義曰范云汲引也王引之曰汲當作	沒讀若不沒其身之沒沒鄭伯卒鄭伯也	引之改字是不見其弒使若正卒然	沒鄭伯改字是不見其弒使若正卒然	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古者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侯	申義曰一軍當作二軍公羊云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諸侯不備中卿也卿爲軍	將中卿則二軍正知此作三軍將皆命卿下經	舍中軍貴復一軍舍此一軍猶有二軍尤不得	得云諸侯復一軍舍此一軍猶有二軍尤不得	言復正也周官言大國三軍蓋二王後也	周官上公之禮與諸	侯絕異上公之禮與諸	襄九年秋晉公惟宋耳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何宜壇帷而歸	介命乎	申義曰聘禮經曰未入境壹肆爲帷壇畫	階朝服介皆與此壇帷者以還師使若受	命而還乃敢入也	襄二十二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專出奔	晉	傳專之去合	何廢疾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	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	何以合乎春秋鄭釋曰甯喜雖弑君之義也	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	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	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	獻公既惡而難親又與喜爲黨懼禍將	及君之既惡而難親又與喜爲黨懼禍將	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侯終日微子去紂孔	秋不亦宜乎申義曰凡鄭釋何皆取偏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傳云專喜之徒也是亦弑君者也喜不	賢明矣賴一合春秋故得稱弟者梁義	凡稱弟皆貴之此貴專有信而遺利耳公	羊義惡去開改過惡之全惡兄弟之仁身不	許專能去傷恩非貴專也貴其去也何以	被禍兄絕不傷恩則傳言惡獻有明文獻惡而	專不從之黨惡以圖利賣友以求容焉乎可	必從之黨惡以圖利賣友以求容焉乎可	襄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豹之大夫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	申義曰公羊大夫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	者經書曰公羊大夫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	氏後挈自齊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	孫僑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晉人執孫季孫意如意如至自晉晉人	執我行先人叔孫姑姑至自晉晉人	與未命夫人氏後挈而皆爲恭此豹與大夫皆恭	非有君夫人氏後挈而皆爲恭此豹與大夫皆恭	也公羊以爲殆者衛侯已無信石惡又甯	喜之黨故以爲殆者衛侯已無信石惡又甯	比諸內大夫挈者爲恭而說故不同也	襄三年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	傳其子	謂夷政是	何廢疾曰蔡世子班弑其固不日謂之夷	楚世子弑父日弑父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	日商臣弑父日弑父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	蔡中國而弑父日弑父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况此則
無怪然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夷
狄君卒皆不日夷狄君不以日與不日
惡之甚中不日乃卒與夷狄同例申義曰凡
變至卒而有義鄭答是也公羊正義曰凡
中國君皆有不義者衛鄭宋與公羊接義與
晉夷舉鄭夷陳平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申十一君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五君夷狄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楚度夷狄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者楚商臣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弑也中國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蔡
襄卅年冬無所比故云夷之也晉
澶淵之會傳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晉
申義曰楚不與此盟而云屈建力者代功
曰屈建始會于宋趙武終會澶淵以卹宋
故要言之昭四年會盟宋至昭三年凡八年
昭十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
友以歸用之傳此子也其日世子何也志所
以惡楚也
何廢疾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
貶蔡稱世子耶鄭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
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
殺蔡侯班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
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
若不得其君終申義曰公羊以爲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也今云惡楚
子者經書誅君之子爲君者多矣事無可
比故知惡楚特也公羊以班殺父爲中國
一見之知惡楚特也變其文以重父子之
梁重夷狄之防
不妨爲異也
昭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申義曰公羊以爲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之
誤今傳曰公羊以爲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之
北燕之邑也納者納于陽也公子陽生之
名而傳之邑也納者納于陽也公子陽生之
犯父命問之公羊以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之
奔微國出入不兩見故引孔子言正其誤
公羊陽生北燕公子非齊公子也穀梁不
受微言直以事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
比故文歧異也
狄交伐中國
何廢疾之也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
也鄭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侯歸而不狄
伐同姓救之可見也狄之太師而晉侯歸
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晉侯歸而不
滅蔡今又伐蔡以八國之師而晉侯歸而不
舍而伐鮮虞是楚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
范曰鄭君之說是依左氏申義曰上書楚
子伐徐不狄之說而此秋晉故鄭疑其太重
乃以救蔡解之今檢經書中國從夷國舉
者成三年鄭伐許及此而已鄭之爲國力

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傳曰狄秦也其
夏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魯非伯主齊又
大國不假魯救故不譏伐邾也
十六年秋師伐楚救江傳曰楚人圍江陽處
父帥師伐楚滅江
明年秋師伐楚滅江
冬徐伐莒徐夷狄復國稱我西鄙與國也
十人宋事曰文九年狄人稱我西鄙與國也
晉人宋事曰文九年狄人稱我西鄙與國也
復國舉比年文十年許人春救鄭明亦以救為善
人圍巢舉比年文十年許人春救鄭明亦以救為善
曲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晉雖自救然當先服楚楚子鄭略之也
二十事曰宣元年秋楚子鄭略之也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陳侯諸侯而會晉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列師數何也以其大會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疑師詞也此其地何則其美也宋人晉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帥師侵鄭崇崇疑楚與國也晉人宋人晉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蓋是時伐鄭所以救合盾有存中尤詳而明殺鄭
年春秦師伐鄭晉秦自復侵鄭始為合於楚非
是年夏晉宋衛陳復侵鄭始為合於楚非
中國也
二十一年事曰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戎夏
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又異於魯有內辭故
者非伯國異於齊晉又異於魯有內辭故
忽之也
二十二事曰宣五年冬楚人伐鄭六年春

晉趙盾前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其敗趙盾前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二十三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夷狄也
廿四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月晉荀林父伐陳陳已服於楚也
伐鄭晉荀林父伐陳陳已服於楚也
楚子入陳十二年春圍鄭蓋亦善之也
戰傳曰入陳十二年春圍鄭蓋亦善之也
也是年冬楚子滅蕭宋書曰陳無衛人救陳
宋衛反覆於楚子滅蕭宋書曰陳無衛人救陳
廿五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何賢正以與潞
不伐楚而滅潞潞雖夷狄猶奪晉而與潞
耳
廿六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會諸侯伐鄭成二年冬楚鄭侵衛三年春公
廿七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鄭冬晉樂書帥師救鄭亦善之也
齊伐鄭公會諸侯救鄭亦善之也
來以伐鄭公會諸侯救鄭亦善之也
廿八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秦鄭皆一狄
之秦不復狄也明晉鄭人圍許秦鄭皆一狄
侵鄭穀梁義凡稱弟皆賢之貴之此稱弟
是賢鄭穀梁義凡稱弟皆賢之貴之此稱弟
不狄鄭穀梁義凡稱弟皆賢之貴之此稱弟
廿九年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公會諸侯救陳傳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三十事曰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之會夏五月甲午遂滅潞陽傳曰遂直遂

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公。至。自。會。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存。中。國。也。會。吳。多。矣。不。嫌。從。夷。狄。今。云。者。譏。諸。侯。不。救。鄭。而。興。師。滅。陽。故。使。若。因。會。而。滅。傳。陽。非。起。兵。特。往。又。異。公。於。滅。傳。陽。而。以。會。致。以。深。掩。覆。不。能。救。鄭。之。恥。而。存。中。國。也。是。夏。楚。鄭。再。伐。宋。秋。諸。侯。伐。鄭。而。楚。救。鄭。公。乃。以。伐。鄭。致。前。城。虎。牢。不。云。鄭。而。此。年。戊。鄭。虎。牢。傳。曰。決。鄭。乎。虎。牢。決。別。也。狄。鄭。也。是。其。義。明。矣。范。注。云。五。年。會。於。戚。十。四。年。會。向。不。殊。吳。今。以。吳。復。夷。狄。而。外。之。非。傳。意。也。傳。意。異。其。會。以。吳。復。夷。狄。而。外。之。非。傳。敵。楚。之。恥。耳。明。年。秋。楚。子。鄭。伯。伐。宋。諸。侯。伐。鄭。而。得。鄭。矣。宋。一。事。而。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明。年。夏。取。郕。內。取。邑。不。繫。國。者。亦。諱。而。沒。之。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明。年。春。取。郕。田。自。瀟。水。傳。曰。不。日。惡。盟。也。亦。譏。內。也。昭。四。年。秋。七。月。楚。子。及。諸。侯。伐。吳。遂。滅。厲。九。月。取。緡。亦。譏。內。也。滅。厲。不。譏。中。國。從。夷。狄。者。以。遂。為。繼。事。之。文。使。若。夷。狄。相。滅。也。卅。二。事。曰。定。五。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正。與。此。伐。鮮。虞。同。彼。不。譏。與。夷。狄。交。者。下。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已。衰。吳。子。信。中。國。攘。夷。狄。進。吳。為。伯。略。不。責。晉。也。卅。三。事。曰。定。十。五。年。春。二。月。辛。丑。楚。子。滅。胡。夏。鄭。罕。達。伐。宋。不。譏。者。同。於。宋。圍。曹。衛。救。陳。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譏。者。亦。同。元。年。鄭。人。伐。陳。秋。宋。公。伐。鄭。亦。其。類。

也。卅。四。事。曰。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也。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致。公。以。危。之。也。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則。從。惡。事。不。致。之。例。亦。從。一。譏。也。卅。五。事。曰。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秋。晉。魏。多。帥。侵。衛。公。羊。作。魏。多。帥。伐。二。名。穀。梁。魏。多。帥。二。名。之。說。魏。曼。多。變。稱。魏。多。必。是。譏。其。伐。中。國。也。不。狄。之。者。晉。人。微。故。稱。國。為。狄。大。夫。而。稱。國。嫌。是。微。者。又。不。可。去。氏。故。去。名。之。一。字。譏。文。自。顯。傳。不。言。者。未。受。之。師。今。穀。梁。經。作。魏。曼。多。後。依。左。氏。加。曼。字。耳。當。從。公。羊。而。與。夷。狄。交。伐。中。國。為。說。也。鄭。君。所。答。實。亦。未。盡。穀。梁。之。義。豈。云。短。乎。楚。伐。除。徐。非。中。國。而。傳。云。與。夷。狄。交。伐。中。國。者。晉。不。攘。楚。是。與。夷。狄。交。也。又。伐。鮮。虞。是。伐。中。國。也。責。伯。主。之。詞。深。狄。晉。非。重。當。夷。狄。交。侵。中。國。尤。宜。輯。睦。不。然。皆。入。狄。矣。昭。十。八。年。甲。戌。同。盟。于。平。北。公。不。與。盟。傳。以。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同。而。不。與。盟。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申。義。曰。公。羊。以。為。諸。侯。送。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盟。今。云。譏。公。者。比。諸。盟。稱。同。者。皆。大。其。不。同。盟。若。不。恥。不。與。何。為。言。同。故。知。譏。公。下。書。公。至。自。會。亦。危。之。喜。之。耳。公。羊。以。諸。侯。不。書。公。至。自。會。亦。危。之。喜。之。耳。公。羊。度。勢。不。責。討。楚。故。以。陳。蔡。得。歸。而。墮。義。穀。梁。王。者。之。法。一。論。當。時。事。實。故。不。同。也。張。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兩夷狄日

夷狄亦日敗楚人及吳戰

申義日若楚不進楚子當云楚人敗吳於長

岸如文於越敗吳於檣李也然與中國敗夷

俱無勝其進不顯故變文起之公羊以爲

河曲乃無勝負知吳敗者以晉人秦人戰於

及吳戰於長岸去吳敗爲特異之文也

而進楚吳故去吳敗爲特異之文也

昭十八年夏五月傳有災子產日天者神子

惡知是人也同

日爲四國災也

申義日也字俱讀爲邪言人豈能同日爲

四國災邪明卷卒云賢之也定十三年趙

鞅歸於晉傳云則是大利也也亦讀爲邪

昭二十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無出也

申義日傳凡言入者皆內不受今云有入

者天王自狄泉歸成周若言歸於成周不

見定亂之文比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

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

龍之狀乃得大雨楚詞天問應龍何畫河

海何應王逸日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

以名故能殺蚩尤夸父佐禹平水廣雅以

人名故能殺蚩尤夸父佐禹平水廣雅以

有翼日應龍又龍之名也爲狀者今畫象

塑象之類非必爲龍也禮故謂之曰應上公

公或者祀以上公之禮故謂之曰應上公

今值雷雨有應形之物誤入人家不得即

上乃廣雅所謂應龍應龍字通俗以應龍

爲雷也

定元立煬宮

申義日魯祀周公爲太廟伯禽爲世室又

立武宮配之則始封及有功之君皆崇祀

矣故立煬宮煬公伯禽子考公酋之弟名

煬公考公無子魯君皆煬公之後也史記日

宋忠日今魯國是煬公爲魯遷祖故立之

左氏以煬始遷而禱之也

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啟于戚傳

納者內弗受也

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

受以尊

王父也

鄭日此疑

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

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敵

賁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贖得反立明矣輒距敵賁二傳無異詞江

二傳俱以父與王父爲比故啟俗疑論凡
 傳言王父云者特就俗父子之說駁之以
 俗人難悟姑以求勝其實不必奉王父以
 敵父也今申其義曰論語冉有問子貢夫
 子爲衛君乎子貢以伯夷叔齊爲問而曰
 夫子不爲也若非春秋許輒拒父二賢何
 爲此問春秋既許拒父孔子復不爲輒者
 春秋大法也求仁得仁人情也以事論之
 子既見逐父喪不赴卿大夫奉輒而立之
 本不宜計及蔽贖也輒既先立爲嗣而不
 辭不容待王父死而始憶有父也輒既不
 能辭於先立之時待王父死而以位讓父
 是以位爲利而私以待王父死而位讓父
 以利餽父尤非義也輒既不可告喪於蔽
 贖蔽贖何由奔喪假令單車奔赴猶不可
 納况以他國之兵入乎兵入境則發兵拒
 之不待再計也經書納蔽贖於戚與鄭伯
 突入於櫟同文皆不言入其國而入其外
 邑是叛篡之詞也國君一體不得全論父
 子子弑父宜舉父爲重而經云弑其君父
 殺子宜無大責而書某侯殺其世子重於
 殺大夫凡以體國也蔽贖聞父喪若單車
 奔赴輒亦未必拒之迎養宮中此其宜也
 今乃哀父之情亡奪國之情急外挾強兵
 內據城邑有滅衛之勢焉輒受命而爲君
 聞有外兵何容不守若開關延敵釋殯出
 奔社稷不守晉兵必入蔽贖於輒豈有父
 恩國滅身亡在此一舉故經書趙鞅帥師
 明輒所拒者趙鞅也納於戚奪蔽贖於衛
 也書世子臨之以君父明非輒之父也三
 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先國夏

明非子圍父而鄰國宜助衛惡蔽贖也傳曰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言衛戚則靈公之戚世子安得據之故絕其人倫而全爲邦人也蔽贖據或伺隙而逞威一日不克衛一日不安不惟當拒之又必圍之圍之而克逐晉兵迎世子尊養之而不及政以報私恩耳不幸而世子死於兵刃輒唯發喪成服而不可讎殺父之人以父受誅故也然子視父死心必不忍故本推輒之義立先不立也輒始立時未必故本推輒稱兵父廢子立今古之常故聖人不深責也今既立矣外兵奄至蔽贖旣不冝單車而入輒復不可單車而出衛與戚不兩立也若責輒拒父卽教輒棄國且容蔽贖叛父而讎宗國不可之甚作史者容知有子南可立作春秋惟見衛有嗣君輒去則蔽贖入蔽贖入則亂臣賊子得志於諸人何利乎故春秋深沒輒之文使若非蔽贖之子然母有子貢因疑夫子爲衛君也以情論之守禦稍定輒當告於殯謀於廟選親賢而讓之己則去之至餓死而不怨以全父子之恩此大賢之事也伯夷叔齊不辭於先而辭於父死後不爲彰父之過輒何必懼衛無君代父而立故以之比也經惟書事旣不見衛侯輒之文則惟有蔽贖叛父而初無輒拒父拒父之說晉人蔽贖之流言耳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不知忽已先立而突爭之故明忽爲世子楚世子商臣蔡世子有亦當立乎熙又曰齊景公廢世子陽生還國書纂經初無世子陽生之文何云景公世子乎熙云靈公不命輒以傳從王父之言爲失傳云尊王父

者明世子飯父非輒拒父假使靈公不命輒則衛人拒蔽瞶尤非輒之過也使輒合眾以拒晉兵亦有安社稷之功可立也穀梁儒生而能傳此大義故可爲經訓耳如小儒之見以國授晉且登叛人矣

哀五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殺其君荼傳

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陽生其以國曰君何也取國於荼也何廢疾曰即不使陽生以爲國爲君不當去公于見當國也又不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鄭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相反乎鄭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

使君荼謂使陳乞殺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相似荼受國乃後立小白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生其以國馬爾傳曰小白入於齊惡之也陽生又自反乎糾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於糾糾則其將誰乎申義曰公羊以齊陽生爲當國糾則其將誰乎申義曰公羊以糾於叛亂械成也何以詐諸大夫於陳乞家不同於叛亂械成也何以詐諸大夫於陳乞家坐陳乞以弑但如晉里克弑公子比穀梁公亦不君卓弑但如晉里克弑公子比穀梁入此入而後弑不可不坐陽生弑君故書入也實非陽生之君故以乞主之也齊子糾未立故不得言取國於糾糾若何意當云齊公子陽生入於齊陽生正不得言公子也云齊世子陽生入於齊陽生未爲

世子也當國者弑而伐之之辭前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陳乞外姓如崔杼趙盾若陽生不當國乃是全歸罪於陳乞穀梁與公羊無殊也

井研廖季平先生著

重訂	穀梁春秋
經傳	古義疏起
起穀	梁廢疾附

門人林思進署端

辛未嘉平渭南嚴氏校鐫

穀梁古義疏序

西漢五經家學今惟春秋公羊穀梁尙存魏晉以來微言大義
晦習不章徒以文字異同爲左氏家參攷而巳有清中葉公羊
學始大盛而穀梁猶微著書傳世者不逮十家皆未足厭學者
之意蓋公羊家之學江都繇露完書具存任城解詁又依胡毋
生條例兩大師家法未亡故治之猶易穀梁則師說久湮惟有
范武子集解范氏以鄭君家法說春秋鑿枘既多舊義益以汨
亂故治之尤難近人至以穀梁爲古文家偽造以埒於左氏者
良可喟也井研先生壯年專精穀梁之學所著古義疏數易稿
而始定根原王制溝通二傳存漢師之遺說刪范楊之野言較

穀梁古義疏

序

一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清代補注釋例諸家偶乎過之昔阮伯元見孔檣約公羊通義
歎爲孤經絕學孔氏書弗能稱是先生之於穀梁庶近之矣先
生與先文學交最篤式誨少得侍教孤露以後先生時時過從
訓誨有加既爲先文學作家傳集序乃以此書舊刻疏惡命爲
重刊剗刪甫竣而式誨忽遽橫逆先生復貽書當道遠勤將護
今春方欲躡屨德門親謁杖履勿勿未果而先生赴至矣哲人
云亡海內同悼矧託末契尤所痛心猶幸是書刊成足以慰先
生於九京因亟印行之先生別有外編若干種惟起起廢疾釋
范二書行世今埒刻於後他日當求禮堂遺稿盡刊布之俾西
漢今文家幸存孤學得以益晒於世也壬申寒露後五日世姪

渭南嚴式誨識於成都貢園家塾

穀梁古義疏

序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敘

穀梁氏之學子然而垂爲孤經也蓋二千餘年于茲自漢大司農高密鄭公起廢疾謂之近於孔子其爲卜子夏親授與否可不必疑然要其衷之於聖不甚相遠康成六藝論又曰穀梁善於經意必較公羊左氏爲優而聞見之礪淵源之真夫固治春秋者之規矩矱搭焉而莫之能越者也東京而後漸成絕學尹更始等五家傳說久佚延及江左訾爲膚淺注者張靖程闡徐邈諸人寢以湮沒幸范氏集解厯存而采用何杜兩家難免盤于師法楊士勳稱其上下多韋縱使兩解仍有僻謬信哉然楊自爲書抑又不逮外此如啖助陸淳宋之孫覺葉夢得蔡元定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敘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輩雅知折中而皆未有成書以闡明之訖我

聖清經師輩出絕學于是乎復振凡穀梁經傳時有條釋其散

見者不一家而崇尙專家之學以溧水王氏芝藻爲倡春秋類義折衷

見四庫踵出者陳氏壽祺穀梁禮說李氏富孫穀梁異文釋許氏桂林穀梁存目

釋侯氏康穀梁禮證柳氏興恩穀梁大義述鍾氏文烝穀梁補注陳之禮說未

經卒業餘皆有專刻惟柳氏之大義述彙萃尤備不意樸學如

季平者又能湛思孤詣承諸名宿之後時出已見冀有以集于

成烏虜吾惡知當世劬學之士復有風雨閉門覃研極精釐然

有當而竟不于昔賢相讓矣乎季平臯者來謁于都門述所撰

箸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十易彙未爲定本今郵其敘例見示首

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參之王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范靡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圖外篇都爲五十卷別白謹嚴一無遺漏得其統宗庶乎鉅觀執聖人之權持羣說之平守漢師之法導來學之路不朽盛業其在斯乎昔董子有言春秋無達辭吾則未之信也努力訂成爭先快覩謬附起予竊自多己光緒癸巳八月同學友生錢唐張預謹敘於長沙使院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敘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自敘

穀梁顯于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范氏覘其闕弱希幸竊據依坳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爲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辛巳中春痛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不競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癸未計偕都門舟車南北冥心潛索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于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藁重錄之戊子詮釋公羊繼有刪補庚寅纂述左氏癸巳讀禮多暇取舊藁重加修訂雖在會通三傳而魯學家法不敢稍踰又舊藁至今十年矣所說多不同非大有出入不悉削之以存入門之迹經傳微奧鑽仰無窮俟有續得擬再修補博學君子加之匡正所切禱焉癸巳三月朔井研廖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自敘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

穀梁先師章句微故著錄班志者魏晉猶有傳本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今志在復明漢學故專以舊說為主至於范注聽其別行不敢本之爲說

左氏公羊與傳同說一經不須求異唯漢以後久已別行今既別解公羊左氏三傳各立門戶不取苟同務就本傳立說然義本相同後來誤解因致岐出者則必化其畛域以期宏通何氏公羊解詁與穀梁傳說多同傳文各古本互有詳畧非取二傳相推反不明著同者是爲推闡本傳不以膚引爲嫌今注間有與公羊左氏同者亦由本傳推得之非用二傳也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凡例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傳中所存異說與公羊同者依義解之

春秋爲萬世立經公羊先師誤以爲救文從質爲一時之書與本書經義不合今不取之至於三代之說皆後王三統之義何君子注中多所引用今用其例於一定之中詳其通變之法

陸氏釋文及本傳異文諸書所詳今不暇及至傳文字誤新所考訂皆爲標識有所據改說見疏中至於訓詁人所易明者不更贅及

春秋問辭弟子皆有所據然其據文本禮制文句并用何君以下說春秋者引用經中文句而略于禮制一門多與傳意相

迺今注中據文牛主禮制牛主文句

三傳言禮制者每傳多各言一隅必須合考三家方成完說許鄭許爭皆失此旨今于三傳禮制異同處據參差互見諸例以說之務使彼此相發互文見義合于禮意爲主不敢輕事杵擊動成齟齬

三傳舊例多文異義同先師門戶過嚴彼此相激不惟不能求益于人白馬非馬主張太過反於本傳有損今于實不相通者立三傳異例表文異義同者立三傳同例表以統之

三傳事實末節細端間有差舛大事明文則無同異後人吹毛索瘢察及秋毫而不見與薪今將事實確有不同者別立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凡例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傳異事表其他詳畧參差文實諸說可通者于注中詳之以見異者千百中之一二而同者固大且多也

注以王制爲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爲斷初以本師王制用單行中字班氏以下夾行小字因與經傳混改爲夾注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爲疏之以疏附注故與唐人注疏別行者體例稍異

王制爲春秋大傳千古沉翳不得其解以穀梁證之無有不合今作王制義證一卷以附經傳之後引經傳及師說注之以相印證

國語爲左氏作本孔子創作舊說附會事實而成爲經作傳所

謂賢爲聖譯也史記本紀世家又本春秋譜牒而作至左傳史記說事解經與傳異者皆左所無本弟子推考而出其文當全見左氏說微中非國語原文也今除說微舛異之外疏中引用實事者以史記爲主左亦間用之

春秋二伯黜陟立八方伯七卒正存西京收南服以九州分中外內四州國則早封之外四州國則漸引之夷狄在九州外春秋小統不治要荒夷狄凡經所稱夷狄多有諱避而託之舊說多以吳徐楚秦指爲眞夷狄者誤也楚爲南外四州卽爲諸夏內諸夏外夷狄則夷狄屬要荒亦非眞夷狄也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事有本末前人已詳至於屬比殊未盡其義張氏辨例編哀錄此例甚詳今悉取用而推本傳例以補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凡例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董子治公羊禮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如制度及軍制黜陟之類是也又杜氏公子譜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說今亦用之

春秋新義不惟損益禮制名教綱常尤關統繫制度于一定之中以三統通其變至于禮義百世不變傳中禮制義理多本此意說之至傳義與經小別者于經下注明本意傳下則就傳義解之

六經取六合之義又如黃帝六相詩書禮樂爲四教法四時四

方易如天爲空文春秋如地爲實事舉孝經而實之是六經本一貫也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禮樂爲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

春秋改時制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從託之六經于時事無關人多不明此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條開輯周制遺文軼事以見春秋改變之迹六經既定垂法百世後人不能再言改變矣

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攷博士之說本同一家固不別異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

春秋之作上考三王下俟百世大統之法多由此而推今立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凡例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今二例上徵帝王六經下統諸史政治典禮悉考其沿流焉六經疆域以明文言之詩言天道尙書言五服四海之外春秋則但言九州且就九州分中外是小莫小於春秋王化由近及遠由小推大故春秋爲六經之始基帝王之起點用算先就九州推詳制度然後逐漸加增故漢人首重春秋以六經之學春秋爲入門首功非先讀春秋不能讀他經也

春秋疆宇小惟小故於制度記錄詳且瀛海之外仍名九州鄒衍由小推大則大統之法卽由春秋而出然則春秋如書家之九宮法爲幼學初階老宿亦莫能外之者也

舊用東漢法於今古分割甚嚴壬辰以後化去今古之迹丁酉

以後乃著小大之分六經中分天下三大三小周禮歸入大統爲海外通典之所本故此本引用說一依小統周禮專言海外者一字不敢取用識者諒之

按凡例未刊之先已經數易其稿癸巳刊入羣經凡例者多字誤今畧爲補正又加四條於後爲丁酉以後續得之說但雖有此義不過詳於易詩二經中至於三傳舊條已成定本於此例殊少涉不敢因之而有移改焉己亥十月季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凡例

五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

并研 平學

宗澤補疏

春秋者魯史舊名孔子有德無位緇經立教上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下俟百世聖人六藝之道取法人天詩書禮樂教分四時以易主天以春秋主地以疆宇言之春秋就九州分中外尙書及禮聲教迄于四海詩樂施于海外所謂六合之內也易專明天道兼及六合以外故大莫大于易小莫小于春秋以世代論之易無方體詩書並列各代年皆數千惟春秋乃一代專書年僅二百記世代甚少言方輿則甚狹專作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經表章典制故春秋爲六藝之開宗治法之權輿由小推大由今推古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經成以授子夏子夏傳經卽著大傳發明大綱傳示學者卜商首受春秋故以氏其學此傳又先師授受因弟子發問而師引舊傳以答之與服問喪服傳同故傳中凡引傳曰者卽子夏舊傳是也今本爲江公所傳因其居魯與魯詩世稱魯學漢時穀梁有五家傳本各有異同故劉子所引傳文間爲今本所無皆別家佚文也穀梁魯學篤守師法公羊齊學問及大統然舊本一家大綱巨目莫不相同畧有變異皆爲小節國語本左氏傳事之文本以證明口受後來弟子掇事編年埒以說微卽今

左傳是也形體雖分毛裏則一兄弟相尤外侮頻起獨抱一經其禍烈矣今則化其戈盾以收相濟之功別其係屬以專異宮之敬凡所不知敬俟來哲

隱公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常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孔子作春秋據魯史文隱公魯君惠公之子孫孫詳春秋譜隱公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常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孔子作春秋據魯史文隱公魯君惠公之子孫孫詳春秋譜

元年十二諸侯年表隱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九年晉鄂侯二年宋穆公七年衛桓公十三年陳桓公二十三年

鄭莊公二十二年蔡宣侯二十八年楚武王十九年秦文公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五年又序云余讀春秋譜牒云云是史公曾見春秋譜牒因據以為說何氏解詁不言譜牒事實使筆削褒貶之意不明史公既據譜牒立說今故取年表世家以為說焉

春王正月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五始也劉子云恭維五始年即位稱元也春者歲之始子丑寅三月為春建子從周制也王正月者明王一統且以別於夏殷春在王上者以正月繫王以春統正月王不稱天子者猶周也三月有王正春也元年必有正月正君也劉子云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正云正歲者謂夏正也田獵祭祀用夏正下三月乃繫事明行夏時也王承天者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是也王不稱天至周也者春秋周不舉周以王為號周地名嫌與諸侯同故言王如王臣稱王人與諸侯上言國下言人者同如齊人晉人知王謂周

雖無事言即位不必舉正月據餘年正月謹始也君即位為子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道生夫本不立者未始始也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公何以不言即位顧命之干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顧命于尸極之前不俟踰年春秋踰年乃即位稱公者以明一年不二君之義如前年言即位則一年二君如定公之無正始昭公之無正終矣即位為繼立之變文元年必言即位國乃有君故不言則為變以繼立之名隱公之辭非杜氏所謂行禮受朝為成公志也故即位之名隱公之辭非杜氏所謂行禮即位而不書之辭也成者其焉成之所以不敢當君之意言事未行而春秋成之也

君之不取為公也知志不自正不曰公不取為君者葬乃其言終君之親之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忍此繼正將以讓辭不取公謂道策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忍此繼正將以讓桓也桓繼立知在桓也讓桓正乎疑讓正曰不正據元年有隱正則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常國行君事是為隱讓不取公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春秋成人之美據魯北言教不成人之惡皆不實待之春秋明美惡以示賞罰當時上下濁亂得正者少使原情定罪則有惡無美有罰無賞進退難設褒貶不明王道無以立焉故善善從微疾惡從著于時事有善志善言事雖未行隱不皆褒錄以成事之辭非姑息之小仁乃褒貶之大法也隱不正而成之何也春秋無達辭凡非常例皆有所將以惡桓也據讓在桓一讓其惡桓何也惡桓疑二公同罪隱將讓而一奪是桓惡也

子何也稱子邾之上止下君古微古謂春秋以前王制曰王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疏春秋前稱字未爵命于周也周天子有天下大號也劉子云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屈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孫侯有爵祿之賞則細之義秋爵命之也邾本附庸春秋初字之以微未爵命於周者明春秋進之以明春秋有王法也下漸強如秦楚初封甚微後乃大故薛上知為卒正也春秋之義諸侯二伯者邾亦夷也以其在滕是也方伯為二等魯衛陳鄭蔡侯吳秦是也小國卒正為三等曹魯鄭滕薛杞是也魯衛陳鄭蔡侯吳秦是也小國卒正為三等明亦稱公也二等侯國例稱侯魯衛陳蔡是也鄭以伯殿于末者鄭畿內國從天子大夫字例卿視侯大夫視伯故鄭居乃稱字者也方伯侯也六國中首末稱伯中稱子明非爵也許在曹先明許屬鄭為內外之分界不稱子伯辟鄭也不可

稱子伯故獨稱男男託爵也畿內假稱男亦同外稱子伯也外七方伯四十二卒正皆不敘惟敘許因所敘以起不敘也必敘鄭者鄭在末稱伯鄭有卒正則諸侯之有無疑言鄭則陳蔡衛可見言陳蔡衛則鄭不見故敘鄭許也晉不在齊下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同則論姓也陳蔡衛三國敘互異者三國爵同不嫌鄭必在三國後許必先曹有界畫不可淆且因有定以起無定也小國許從鄭故先之魯屬曹與莒邾為一等曹以同姓先之滕薛杞又為一等滕以同姓先之小邾者邾之附庸也隨邾以見故不卒葬而殿焉小國次序有定同屬于魯無別義也小國五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盟會附于大國不以國名通如小邾子以邾邾見是也孟子云邾于諸侯曰邾邾董子說邾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氏方十里蓋師說同也邾庸字者方三十里子曰子男同一位春秋初為邾庸後受爵稱子小國爵有進不日事例日重其盟渝也渝盟謂七年公伐邾盟以謹信渝時者速渝日者正以昧地名也故示其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方伯國在河南新鄭傳云在冀州者晉在冀州二伯不主諸侯故春秋託鄭

為冀州方伯主之齊魯外諸侯也春秋託為內臣以當三公之位稱侯不稱公其實非內臣也又託鄭蔡以主冀梁而二國稱伯者西都王畿王畿不立方伯故不與四州方伯同稱侯使如入為鄭士然故從王臣稱伯也春秋天子三公稱公大夫稱字以鄭為冀州伯入王朝為卿士從襄內諸侯之稱與祭伯同而其實以冀州為冀州方伯故言湯沐邑言監者在喪不稱子以起之春秋以平王東遷盡失西京舊地於秦不勝黍離之歎故王畿修周初于東周朝諸侯之禮非實都也故于東都伯伯以起西內諸侯又召伯毛伯皆王臣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知從王臣稱伯也鄭稱伯祭仲亦稱字得相統屬鄭以伯攝卿職故名稱貢賦雖時同小國然經之待之同方伯矣劉子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嵩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為鄭

克者何文只一見傳經求例能也據弗克左傳得傳曰以爲一見例傳以能釋同納葬文然克下必加字乃見何能殺義大夫生死皆曰獲左傳以得獲為例亦可訓殺也何能也據彼有能殺也據日君同殺文言克而不言殺知實未殺也即能殺鄭世家莊公元年封段于京至京繕甲治兵與其殺之意也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一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舉兵伐段段走出鄭何以不言殺段趙盾許止可以言弑京公舉兵伐段段走出鄭何以不言殺段趙盾許止可以言弑

伯之罪何為殺段既欲重鄭見段之有徒眾也直殺一人之辭鄭伯何段之罪何為殺段既欲重鄭見段之有徒眾也直殺一人之徒眾鄭伯之罪何為殺段既欲重鄭見段之有徒眾也直殺一人之弟也忽知為弟世子何以知其為弟也據不言公殺世子母弟目君日君餘殺大夫稱國稱人此引舊傳文也以其目君言鄭知其為弟也知為弟也而弗謂弟弟陳招言弟伯言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據陳招之也其爵秩春秋大國皆命于天子見經舉氏親貴稱弟公子小國卿不命于天子會盟不見故曰無大夫因事見則去氏曹驪莒孺是也鄭次

重刊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一

隱公

八

義家塾叢書

國公子親貴乃同小國段失子弟之道也據宋辰不失弟道
大夫去氏故為貶也君位棄父命失子弟道故不言弟賤段據挈突賤之貶去弟公子
子奪兄位失弟道故不言弟賤段貴稱而無所繫賤乎賤者
也猶不得比小國而甚鄭伯也以子不待之如路人然
卿所謂失嫌也蓋隨其本罪之輕重而加等治之
甚乎鄭伯蓋隨其本罪之輕重而加等治之
心積慮成於殺也成者未殺而加等治之
微倖逃奔志則在於殺也于鄆母弟不地遠也
殺之故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言母弟故而殺之云爾
地也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
追逸之乃窮追殺之與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之難
奪諸母懷而死無異鄭乃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
易生夫甚之也故其罪在諸殺上諸殺或蔽于讒間或起于
人愛之甚之也倉卒其道甚易猶有悔心不若鄭伯視如敵
國陰謀秘計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據窮追見其于僕
成心于殺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
逸賊親親之道也據夫人姜氏逃于邾以討賊許之于濮
此惡小親重又犯在己故可逸賊使弑成君惡重當急誅之
鄭伯鄭臣子當急誅之不得議親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歸例時月者議不及
及死購專劉子云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
議生者也穀城平陰偃師鞏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
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于幽王淫褒姒以
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初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
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地子晉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分小
母以子氏此舊傳語也知者據不言及也禮妾賤不得體君
也孫世則氏故春秋不爲成風及此是也仲子者何氏知母爲妾
以子氏明孫不得爲喪主議隱也仲子者何氏知母爲妾
母非兼顯也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知非兼顯也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六藝所定禮以爲說春秋有王道因舊制而加損益故不
故傳中多據以爲說春秋有王道因舊制而加損益故不

重刊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一

隱公

九

義家塾叢書

傳皆因經立說論語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人之母則可子爲君於妾母有私恩但得昭以世見知也
以加于昭人之妾則不可女寵張仲子公羊以爲桓母本傳
死者昭人之妾則不可
固不足爲疑杜氏從公羊以爲桓母本傳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孔子謂子辭受之謂心御之也
在子孫之間則不必辭亦在可受不可受之例
故君子以爲不必辭亦在可受不可受之例
事也仲子葬在春秋前昭以助葬來在葬後故曰不及
十里奔喪百里贈及尸柩弔生不及悲非禮也
故曰留賓百里贈及尸柩弔生不及悲非禮也
悲哀非禮也故古者至士各奔喪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
百里贈禮也故古者至士各奔喪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
敢自廢政事亦欲天子之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暱天子之謂時禮之大者也
乎夫人贈者何也據喪有贈合乘馬曰贈
各從所重歸爲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語皆舊傳
禮求賻貨也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服曰賻玉貝曰含劉子云喪事有贈
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
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贈賻賻所以送死也賻賻以
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束帛五
匹元三纁二各五十五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纁二各三十尺士元一尺諸侯元一各二丈士纁二各一丈大夫
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賻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
參輿元下士不用與天子之賻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
大夫到賻士到賻天子之賻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
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賻合襚賻賻富亦有差二
三四五之數取之而制奇偶度人情賻賻合襚賻賻富亦有差二
而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賻賻合襚賻賻富亦有差二
賻賻所以佐生賻賻所以送死今據下賻賻合襚賻賻富亦有差二
傳改正經無贈知含襚言贈者字誤耳賻賻合襚賻賻富亦有差二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王不長諸侯也莊以後敘齊晉下者春

秋升齊晉爲二伯伯主會盟也

及者何及乃公內卑者也知大夫盟猶日外言人不諱公宋

人盟有大國會外卑者也知此亦未命大夫以下卑者之盟

不日盟國重例日卑者位賤所盟淺宿同盟不敘如邢也邑

名也內邑名疏蓋宿男國滅爲魯宿公食宿采地部子亦食

故一紀宿卒再言部子因同姓而加錄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王臣三公稱公周公祭公是也卿盟會稱

伯毛伯是也元士言名氏此四選也至于庶人在官者則言人

言來與祭公來同文不繫事來爲監也祭伯與單伯同魯監也此

言實字舉伯仲者決嫌疑恐名例混故削實存伯仲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 隱公 十 義家塾叢書

來者不繫不知何事來朝也據聘書奔初當謹不言使故

伯爲天子卿故其弗謂朝何也夫不名伯在字例朝天子大夫

疏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其爵位正與魯屬小國相與等天

能朝言寢內諸侯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六十三凡九

來同十三國名山澤不遠其餘以祿土疏寢內九十三國三公

以爲開田尹氏云天子以千五百里爲一國百里之內三國三公

下卿七十里上大夫五百里中大夫三百里下大夫一百里

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皆經書王命之辭也天子魯言使者

十三國不設方伯天子自統八州之竟每州二百一十國立

州伯以統之所謂之國事州伯以事大之禮方伯又朝二伯

天子無事得有相朝之禮疏數有期以經書來之例推之則

不得外朝他州之伯天子寢內不設方伯以天子爲主人臣

無外交故非有命不正其外交有至尊在上不奉命而私

得出竟會諸侯也

也故弗與朝也本無王臣來朝之禮故春秋絕聘弓鉞矢不

出竟場此言王臣無束脩之肉疏王引之云不行竟中雖有

九十三國統于天有至尊者二伯爲尊天子爲至諸侯爲

子不自相朝聘不貳之也凡朝者事大之禮聘于敵國以下亦

則其尊卑尊卑無所不統王臣世祿不世位使各以尊卑相朝聘

尊加海內無所不統王臣世祿不世位使各以尊卑相朝聘

則所謂一國三公無所不統王臣世祿不世位使各以尊卑相朝聘

爲之方伯亦使卿經于方伯卿稱大夫亦強幹弱枝收其權

于天子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統百二十官其長皆不敢用君

禮以避天子此衰內衰疏劉子云平王末年魯隱公之始即

外諸侯禮制之分也疏位也祭伯垂離不和出奔于魯春

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此後師異說同公

羊張晏引傳作奔也一本以來爲奔劉非用公羊說也經

無明文各以己意立說故後師出

入二傳劉子同公羊者近十條

公子益師卒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孫稱公孫之子以

王父氏爲字凡公子皆先君之子時君之弟者子

不爲父臣也卒春秋說題辭大夫曰卒精曜終也卒之爲言

者大夫曰卒春秋說題辭大夫曰卒精曜終也卒之爲言

未命言公子不言大夫書者古

人重死大夫國體錄之重其事

大夫曰卒命大夫卿也命大夫以日爲正例魯大夫經同時

氏叔氏卒皆正也據三家皆曰大夫國不日卒使卒未命大

大夫非卿正也據三家皆曰大夫國不日卒使卒未命大

惡也據得臣惡不日以見之已命當日疏左氏云公不與小

不以空言說經所謂不與小飲即本傳所謂惡所謂葬之加

等所謂進之例相同也春秋之例已見者不再見此惡在春

秋前不見去日以起之牙有所見意如惡前不見皆日得臣無

所見則去日以起之不卒者賊暈是也桓不卒大夫隱無

臣子也莊不卒大夫不

復讎桓亦無臣子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戎者何齊也潛者內邑也何以知戎爲齊以春

秋初不見外州國公不能遠會戎故知爲齊取

潛諱戎之也戎者西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方夷春秋不見其戎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
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
齊其政不異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
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
居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會者及暨外為主焉爾據伯者主會皆知者慮論語曰知

子之論江黃是也義者行子義者能斷主司馬之法職行若孔

者守也仁者不悖主司空之職守若宋司馬子反之留守是

處于內左傳云一子守二子從此論天子三公之制三公九

卿天子有事則從行春秋託齊晉爲二伯而王臣見宰周公

祭公者即從行之二伯也不見三公之全文者以西京有此

當有一公留守未出此義三傳同諸經所說皆無異義有此

三者諸侯與天子有大小無異同左傳所然後可以出會子

云一子守二子從即魯諸侯制也

專毅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一 隱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云諸侯相見卿爲介按以疏荀子敘錄云又浮邱伯皆受業

其教上畢行使仁者居守疏荀子敘錄云又浮邱伯皆受業

荀子敘梁先師也荀說又見大戴虞戴德篇揚雄注使仁厚

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班氏

云王者出一公以屬守二公以屬從三王公所以立三公

九卿者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賢俊三公九卿二十七公

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人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

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三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

效其功出會戎據齊疏國語反其侵地棠危公也據桓不

明隱無臣子隱無三臣輕身出會故言會戎危錄不疏桓莊

致者隱桓世臨天下言雖在外猶天下故不致也疏桓莊

卒大夫隱桓弒死不討賊不復讎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夷秋也爲卒正者用夏變夷猶中國也不

有夷狄故楚吳疏地理志城陽國莒下云故國盈

夷狄有方伯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

入者田言取西內弗受也據言入外之辭向據不繫國辭我邑

也按左傳以向爲國邑不言入言入亦國也帥據取向城向
初諱滅疏劉子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
言入疏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

無佗帥師入極立二十一日連帥以統之春秋惟六卒正記卒葬

餘皆不專記事唯因大國及之極蓋二十一連帥中之一凡

屬長以下及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國通不見經也

入者據外入內言入內弗受也據取邑言取言入極據伐于

國也據內入諱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劉子云有

有陽報利出者福反利施者福報忽往者禍來形于內者應

于外不可不慎也案內滅極勞師于外營乘虛滅向不能救

罪內自失其與國故君子譏之不稱氏者據公子遂滅同姓

去氏知魯同姓貶也命去氏故爲貶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春秋初不見外州國則戎狄可知

初見戎者明此非戎一爲齊一爲

專毅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一 隱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晉由地而起之春秋託二伯于齊晉惡事爲賢者諱故辟齊取

潛又經晚見晉故初見亦辟之不名傳以伐凡伯之戎爲衛此

大例也及內爲疏此遠會也唐據詩今山西國戎者何晉也何

志公盟例日疏以爲晉以地唐也何爲戎晉未爲伯避見晉

戎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近齊春秋以爲兗州國稱侯者本爵也

國三十凡卒正連帥皆百里者故凡見經

之國皆侯伯子男三等小國通不見經也

逆女親者也時禮不親迎春秋制乃疏詩禮有親迎者使大

夫非正也劉子云逆女之禮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

手出戶夫行婦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疏班氏云

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較三轉然後夫下先行疏天子下

親之也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以國氏者

據紀言朝無大夫會盟爲其來交接于我謂書來會盟稱故

言人不當以國氏也

君子進之也

據曹莒弟三國不氏大夫必因魯事乃見錄者

疏春秋之例人不如名小國大夫會盟稱人以天下臨之微

人雖下至庶人猶稱人氏國則未命大夫之稱進亦從其貴

進退褒貶之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者字也如今之行次春秋以伯仲配姓

禮孔子定禮以爲一王之制故經與之婦人謂嫁曰歸

國言歸婦人初嫁即言歸反曰來歸絕夫家居父出言歸者見

明以夫爲家從夫之義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據反曰既嫁

之義也從人者也所從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據反曰既嫁

制于夫據嫁日歸劉子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

死從長子

死據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人從夫仿月紀婦人不專行

終身不必有從也劉子云婦人有閨門之修而無竟外之志

出三從從婦人無擅執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

食是議言婦人無擅執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

據與男子同辭婦人行必有從故伯姬待傳死于火也高固

自逆不言歸今言歸與履綸逆不同如自行之辭專謂斷在

己曰非專行也言歸與履綸逆不同如自行之辭專謂斷在

給吾伯姬歸于紀紀謂君也非適大夫故志之也紀志以明歸

不言歸則與大夫自逆相嫌傳例大夫不以夫人言歸如專

行辭不使履綸得逆之以謙不親迎故凡嫁諸侯親迎不言

如專行辭其不言使何也據宋納逆之道微紀小國無大

無足道焉爾小國無大夫既錄大夫則君不並見以其微

此明不言使之例大國有使則經皆不乃書逆餘從略不見

言逆公羊以爲昏禮不稱主人非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于伯二字駢書所以見非爵並以明子貴

此雙見子伯者明子伯非爵春秋假以爲小國侯稱也紀稱伯

又稱子亦是此例先子者字不如子莒稱子夷狄也紀本卒正

數傳釋子伯二說以爲後說之進解以補六卒正之

或曰先師一家之說無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謂莒子卒

以伯先之莒子爲夷狄稱子紀以侯臨莒以曹伯之禮自正

待莒子以子也春秋以此見紀大于莒且紀初見稱侯有大

夫序在莒上明爲六卒或曰年同陳蔡衛同爵以即左傳

正之首故以先莒子也或曰年同陳蔡衛同爵以即左傳

不在年五叔爲官豈尙爵同春秋之例爵尊者在伯如公必

年哉知古以年爲說爵同春秋之例爵尊者在伯如公必

上子伯可以互異爲爵尊者在伯如公必

者以其非爵也爲爵尊者在伯如公必

伯先也爵同無所分別又一人先以爲盟必一人在先此以年

春秋卒正伯子並稱紀伯紀子是也夷狄稱子莒子莒子

勝子凡稱子國左與二傳皆以爲夷狄稱子是也夷狄稱子

狄者春秋之敘中國在夷狄之先故卒正上等三國曹以伯

先莒子子雖尊于伯伯爲中國稱故以先莒子猶稱子之國此

中外異詞例故下以紀侯先莒子明之以義二說皆失經本

伯者謂可以稱伯也因稱侯知可稱伯也義左氏伯作帛

古文異字也杜氏以爲履綸字失之遠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內公夫人薨葬皆定疏子氏當以

氏無明說公羊以爲隱之母後師推例之說也

夫人薨不地定葬故薨不地夫人者據文姜隱之妻也書葬

知隱妻未畢喪稱夫人卒而不書葬據夫人夫人之義從君

者也據葬宋伯姬死班氏云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

革帶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

之以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

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則同葬之禮

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鄭人伐衛國春秋有內衛之例疏此諸侯專伐之始左氏

以爲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隱滅戴

言日不言朔

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

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

食當在朔大小餘失乃在晦

後月晦故其日有食之何也

內壤推物于口外日食時有象于吐食之狀

有食之者也

其異常有物生不但言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也

日內不如驢鼠別有物

親見其從外來食之

月知其不可知知也

語曰知之爲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五十一卒太子洩父

之子林立是爲桓王

高曰崩

舊傳文也

喪是以知武王崩

尊像崩之爲言

擊失神明黎庶

也天子七廟尹更始云

其在民上故崩之

故不名也

名告于

天子

奈何天子

然日禮

故天子

文篇引

羊同故

夏四月

尹氏卒

其位當

氏武氏

後師不

尹氏者

世祿不

也九卿

以參大

外大夫

私交例

不卒

以爲于

主而已

同故隱

伯無事

入天子

其崩之

其崩之

其崩之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春秋二伯之典易書詩禮同有其制尹氏執朝權王喪魯人往弔尹氏以卿主諸侯如晉趙氏事分二伯之勞故曰為魯主王臣絕外交無赴告之事因為魯主有相統制之義故隱而得卒之也不世卿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祿也記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秋武氏子來求賻稱武氏子者亦諱世卿也周禮世卿喪期在通禮也春秋改之乃譏疏左隱五年尹氏武氏助曲世卿喪娶喪未畢視事沃即此經連見之尹武也

武氏者何也據以子繁父尹氏天子之大夫也據上有天王

夫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言字未畢喪王制云父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據孤未爵侯未葬稱子天

爵命于天子視子男也班氏說世子三年喪畢上受未爵使之非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六 義家塾叢書

正也荀子云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武氏子在喪受命者臣

棄業父喪棄業哀其不言使何也據仍叔之無君也周禮在

痛鉅重失常度也其不言使何也據仍叔之無君也周禮在

號令春秋改之為家宰攝政所謂三年不言是也故君在喪不

稱使據言使當言天王一年不可二君天子三年乃稱王也

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荀子云賻贈所以佐生贈死所以

賻贈所以佐生也疏按荀說舊作賻贈所以助生贈死所以

賻贈所以佐生也疏按荀說舊作賻贈所以助生贈死所以

乘馬曰賻蓋以送葬者也雜記云賻曰歸之者正也據歸求

之者非正也據求金喪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班氏云天

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悲憤懣不能不告語諸侯也諸侯欲

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赴告

于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劉子云天子崩遣使赴告

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求

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議之求

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春秋貴讓求者請道請道去

等一交讓之貢以讓求者所求合禮則下不讓言求者皆以讓求者下于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外諸侯始卒崇大國也諸侯曰葬以卒言

夫例者內辭內大夫可以疏劉子云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

會諸侯故卒亦得同文也疏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

宋分也

諸侯曰卒正也諸侯謂次國以上夷狄不言正不正曹以下

于正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夷狄之禮待小國也春秋之義始

國先治其君欲治其君必先明其正不正此治本之要道也

疏春秋于方伯以上國于其終始交代之際必隨人詳其正

見者不正于內則言隱元年有正定無正皆以正本探始也前

以明之在外不日則于葬明之許穆公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盟例時月者疏劉子云齊

野也東有苗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

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

癸未葬宋穆公書葬之始終諡也葬而後舉諡其餘諸侯皆稱

國先葬者起春秋葬之春秋于諸侯有絕者不葬決去臣子以

明絕之不絕者然後葬故葬在國先正王法葬桓王以舉下言

葬不葬仍從春秋起義也

日葬葬事以月明當時不當時不葬同會畢至按疏方伯以上

其過不及之差著月以明禮制故月故也葬者臣子事加日

而更日時而不月皆變例有所起故也葬者臣子事加日

之疏按方伯月葬正例也小國有無月葬者知以日月分大小

宋之葬本為正例歸國其初記葬發此傳以為後傳乃待

以大國禮也公羊同又竊謂之禍已明者不以日月見例惟

未明者乃假危不得葬也公羊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據

疏宋世家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繼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于是穆公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與夷立是為殤公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王者後例如宋制稱子伯在卒地制弱文獻無徵故疏地理志陳留雍邱下故杞國也周武王也月者謹伐取之始疏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

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

傳傳者子夏所疏孔子修春秋已以其意口親授之子夏之大傳自為一編所說皆大綱是也後師據此以答問如喪服問是也此傳依經編次俱錄問答之辭正與儀禮中喪服傳

專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同喪服傳中有引傳曰之文與服問相比附故公羊同出子夏而間有取舍相反美惡異致者為此傳中稱引之文皆本舊傳但不盡舉耳以其所舉言伐言取傳知大傳為初本服推所不舉故輯舊傳一卷問次之喪服傳又在其後今傳中亦九引傳曰與喪服同例知亦出舊傳文也後師引傳解經有明文者少無明文者多如公羊全無傳文也後師引傳解經有明文者少無明文者多但當由此推之外取邑明志所惡也明以惡之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春秋之始據左傳相伐取邑前此已見春秋于故謹而志之也凡言侵伐國皆師至城下之疏諸侯伐多有所二書以相起而已則諸侯之害重也取不能備書一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十數皆非一日之積也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積成積而力多力多而能弑故明主早絕之班氏說弑者試也欲言臣弑其君父不敢卒舉候問伺事可稍稍試疏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

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于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紕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收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

大夫弑其君大夫指公子公孫大國為卿小國為士通以大國皆謂以國氏者據大夫以氏見公嫌也失子弟之道欲之大夫也志而氏國嫌公弑而代之也劉子云視呼嬖人之子也有寵羊謂之當國公弑而代之也而好兵莊公弗禁後視呼果殺桓公按弑而代立皆公子孫氏之則與公族弑君同鄭公子歸生是也去氏以起代立且以示貶疏春秋弑君三十六按此就十九國見經者言耳實則當時弑者尚數十倍于此因例在不記卒則不言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內地約

及者內為志焉爾為遇再傳清內地遇禮遇者據不言志據及者內為志焉爾為遇再傳清內地遇禮遇者據不言志據

專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三

義家塾叢書

禮簡略不相得也曲禮不期而會曰遇據下輩會伐兩國和志可也惡人擅與師招怨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州吁初立敘在後陳方伯王者後吁來春秋惡其從疏劉子云陳國今淮陽之地秋暈帥師會宋楚故以徐州待之疏蔡人伐鄭之會伐不再敘此會伐之始也故謹而敘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會伐不再敘此會伐之始也故謹而敘明助逆也獨人蔡何人蔡所以人宋陳疏宋世家衛州吁欲也不人宋陳者明非微者以助逆也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暈者何也疑未命公子暈也據言帥師以起其不稱公子何也據逆女貶之也使從何為貶之也師慶父帥與於弑公故貶也弑君必有先見專兵弑君之先見者君縱臣專兵則必貶也弑身之禍于其始見謹之明不可使大夫專兵孟子

月葬諸侯葬例以月見喪期此已就十四故也此明討賊當

從晉立時乃卒者然故上已見明文此

秋衛師入郕郕魯屬國此為衛滅故也同

入者據外次國內弗受也據入外之小國也郕疑與向同國也

伯也將卑師眾曰師據此推之則將卑師眾曰某帥師將

帥師也師入有貶此舊傳文

九月考仲子之宮謹非禮以諛隱也

考者何也言立宮考者成之也據君廟乃言立考考之為夫

人也不據不氏子者夫人辭成者無其實而權成之禮非夫人

室言敢起仲子非夫人而隱修廟以成之也不奪者所謂夫

人之我敢不夫人乎然則歸贈亦以天王臨之而見正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言築見言考使公子主其祭也王

支子不祭據定弋氏書葬葬則有廟公子支子君之弟及別

妾子君為父後于妾母不得顧而禮緣情制富有恩禮故別

築宮以祭之支子不為父後故可於子祭據弋氏于子世卒

主之妾子不為君則妾不為廟也於子祭葬明得申其私恩

於孫止祭鄭注據傳釋之止後迎主于廟封食于女君仲子

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仲子卒在孫世隱以禮得

築宮尚據禮文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禮于孫

止則雖新卒究非世子故非隱以明妾廟之禮

初獻六羽

初稅畝始也劉子云隱疏論語季氏舞八佾則魯用八佾季

不可言時仲子妾廟降用六羽書初用六羽以起先之用八

羽也入羽不可言託始妾廟以明其僭而餘廟仍用八佾可

知此內諱穀梁子曰疏魯人音為穀梁齊人傳為公羊姓名

大惡也

音同字異三傳之通例後人誤以卜商姓氏為之臆造五名

非也傳皆子夏所傳偶有各氏者後師因有異解偶錄之也

其言姓氏者明異說所本兩舞夏注夏五色羽染人秋染夏鄭

存者皆通坊言者存異解

天子八佾禮貴多諸公六佾公與二伯王後春秋公王

公外諸侯宋公升齊晉為二老同公秩準天子三公之諸侯

制合宋王者後共五公也知公禮異者據魯如齊晉也諸侯

諸侯謂方伯國以與諸公連文也然則小國當用二佾自連

帥以至子男則不用佾矣以王臣言之則三公六佾卿四佾

大夫二佾元士以下亦不用佾經傳言諸侯有指有四佾廟

士之君言者有專指二伯方伯言者須分別觀之

以諸侯禮言者王制曰疏魯伯為侯八州之長為伯春秋以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魯伯為侯八州之長為伯春秋以

主荆蔡遷徐吳主揚從夷狄例共八伯也公為大國六佾侯

為次國四佾伯子男為小國用二佾則連帥屬長及七十里

五十里以下初獻六羽始僭樂矣班氏云佾者列也天子以

遂不用佾也初獻六羽始僭樂矣班氏云佾者列也天子以

風化天下六者象六律四者象四時也按此據論語八佾所以

聖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六為行列數謂魯應用十六人僭用三尸子曰先師也人表

十六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也

或以為舞夏自天子至諸侯此諸侯亦當如上文指二伯方

倭非也

數皆用八佾八佾當作八疏按此以六為行列人數謂天子

入八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小國二佾八佾諸公六佾諸

侯四佾也從前說以羽為行列則用四列者用六列以此說

郭小雖主兵不應序鄭上以稱人則可先鄭也小國上卿比于次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夫人以此為郭之上卿而鄭之下大疏宋世家二年鄭伐宋以報東螟劉子說觀魚食利之夫也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螟應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蟲災也劉子云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甚則月不甚則時災輕異重災時正怪也先發感動之也

甚則月不甚則時災輕異重災時正怪也先發感動之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災輕異重災時正怪也先發感動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左傳叔父有憾于寡人葬之加一等乃日

隱不爵命大夫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疏公于驅卒未命者不氏如君能爵命可進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隱方以不稱即位見其讓必其曰法不問時事也公子驅卒不可隱爵大夫見子經也先君之大夫也隱雖不特爵命然先君也據侯卒不氏不日先君之大夫也隱雖不特爵命然先君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國重邑輕諸伐皆久之也

據明年伐不踰時荀子云師不踰時不留眾班氏云古者師冬乃取伐不踰時不踰時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戰不逐奔據議袁婁盟司馬法逐奔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戰不逐奔據議袁婁盟司馬法逐奔誅不填服荀子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凡誅非亦賊也以故須刃者生蘇人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于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四海

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苞人民苞讀為歐牛馬曰侵傳曰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苞人民俘包取歐牛馬曰侵傳曰事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司馬法云豕宰與百官布令于軍中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疏按司馬法勿傷雖遇壯者不殺不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疏按司馬法之法也春秋伐與古異孟子云無義戰是也侵輕于伐者侵輕掠之師不稽時月伐者舉兵深入延日遲久所害深苞毆乃為淺事伐壞則日久乃行苞毆不暇于伐壞伐壞未有亦分輕重大旨相同也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疏作輸

輸者信言渝不墮也據渝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信渝以道相和來輸平者不言渝不果成也壞之戰隱為鄭獲春秋好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深諱其事疏傳曰諱莫如深因其取大故諱深諱深必有所言輸平也見此何所見曰四年會伐鄭吾與鄭人未有平也無平而曰平明非平也來接內也來接者必有姓氏不言姓氏傳曰不言其人為內諱也來接而不言及起其接內之事愈惡者言愈文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地艾齊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據楚取宋久之也據上書圍也圍因其圍取勢民動眾錄其本末與志疏數同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班氏云伯者長也叔者少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

人十年稱伯仲婦人質少變陰道從早成十五通乎絳紆紡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也疏班氏云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末嫁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錄夫人皆有諡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如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如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此賸也因下成之爲

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滕侯卒稱侯者本爵也王制一州之內方百里之國三十又云

卒正皆侯爵百里之國春秋以侯屬方伯則號不可以苟同故

六卒正皆不以本爵見而稱子伯以辟方伯伯子伯非爵也子爲

七等首伯爲字子尊于伯曹以伯始以薛伯紀兼子伯終明一

例也外屬國滑稱伯明辟則稱伯形稱侯明凡屬國見者皆侯

春秋異之以辟方伯也傳以魯爲千乘之國于亦爲貴稱非爵傳

主則邾非小國也春秋之伯皆爲字非爵子亦爲貴稱非爵傳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曰子貴之也大夫得稱子又曰子卑稱也公羊曰字不如子子

貴于字一等故非實爵以其爲貴稱故凡諸侯之進爵者退爵

者皆稱焉夷狄之國亦統稱焉楚吳皆稱王以子名之奪其王

以子加之而已非實爵名春秋凡屬伯子男爵之國概不見外

七州唯見六卒正魯屬六卒正以下見連帥之疏曹稱伯居首

國二十一合之方伯卒正共二十九亦皆百里之疏以字見苗子

夷狄之子吳楚從之稱進子在子尊于伯勝以狄道退之則

子杞以伯殿焉以伯始以伯終明皆侯爲辟方伯不以本爵見

也中有一子以明稱子之例子非實爵故子可以在伯先也杞

本公爵或稱子稱伯者明子伯一也即紀侯以子伯並見之例

也小國稱無定大國稱有定者皆爲辟方伯也小邦進以子稱

則邾之附庸所謂不能以名通附于大國者也則曹莒邾三國

爲上等曹居首同姓也莒邾以近次之滕薛杞

三國爲下等滕以同姓居首次薛杞以伯終之

滕侯無名削之言春秋疏據成以後卒皆有名則此有名可

無名少曰世子世子則稱世子不制名自以爲一長曰君則

稱君而已名以相別國只一君狄道也以稱禮夷狄雖大日子

不用名廟祝皆曰滕侯而已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戎狄之道不制名以相別異少曰世子長則曰春秋秋之

君自尊以比于太上春秋以不名之法狄滕耳疏春秋秋之

諸侯有天子在不命名失臣子之道以爲夷狄乃有此事耳

其不正者非世子名也無名以證春秋無名之爲狄滕也春

秋狄國有三術稱國以狄之晉鄭之類是也異國之名戎伐

凡伯賈戎之類是也無名以證春秋無名之爲狄滕也春

前無卒者起本爵侯也見本爵侯以起子爲辟方伯春秋

不卒卒者起本爵侯也見本爵侯以起子爲辟方伯春秋

內魯常見卒正辟方伯以子伯見外卒正常見以稱男許男

是也何以見子伯之非爵曰春秋王制春秋大夫稱男許男

子與伯同稱子尊于伯知子非爵也列國大夫稱男許男

稱子大夫可稱高子而不可以稱男以此知子非爵也齊高子

稱子小邾子亦稱子而不可以稱男以此知子非爵也齊高子

君借號王正之而稱子傳曰卑稱也明非爵也卒正莒邾滕

三子子尊于伯故在伯先也子不爲貶滕者後滕有名猶稱

子秦無名猶稱伯知去名即狄之不爲貶滕者後滕有名猶稱

侯二伯二子卒正六二伯三子一子伯並稱子不爲卒正定

稱故附庸大夫均可稱子使爲定稱則不得稱子故以子伯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共見起之也伯爲字稱方伯之秦鄭王臣之祭單皆字也故

方伯以二子二伯見春秋字不如子子在字上春秋之字稱

伯仲如唐人鄭九杜十子則爲尊稱子游子夏沈子魯子是

諸侯用中國禮則稱子此正其例非爵也據狄不名春秋之義

國禮因其用夷狄道狄之也勝秦始狄後從中國楚吳狄也

以名卒進之從中國禮君

前臣名狄不臣故不名也

夏城中丘後言中丘名內地城新作城也

城爲保民爲之也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疏民散

避盜賊禦寇亂故民衆城小則益城必民衆城小不足以益

作城所以保也民衆城小則益城必民衆城小不足以益

城無極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

別城勞民設險不足相守凡城之志皆識也內如中丘之

等皆識也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修舊也

春秋修舊不書識新作于城亦同也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來聘之始疏經於方伯以上國乃言

諸侯之尊凡有土之君子男疏班氏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

者除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實罰為陽

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

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川之饒水泉之

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不使一國獨專也山川之饒水泉之

外通言公子屬兄弟之私恩春秋貴貴以君臣之義職其兄

服傳曰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班氏云諸侯絕期者其弟

示同愛百姓不獨親其親故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弟

云者據盟會不稱弟帥師以其來接于我正辭非別有所起

舉其貴者也以兄弟稱見榮寵親信于鄰國兄弟通疏母弟

親親之義得以屬稱常辭公子以尊尊言私不廢公也接內

秋公伐邾邾近國不諱兵事曹獨諱兵事者曹為同姓卒正首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傳以戎為衛公

凡伯者何也據聘伐兼天子之大夫也據稱字天子大夫氏

叔之稱天子大夫視子男是也諸侯大夫氏雖有采不

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據伐有所斬大天子之命也據

執諸侯猶言執知此大之也伐天子命戎者據不地西戎遠

是伐天子罪重于常執故大之言伐

不見夷狄世衛也據楚丘衛地非實戎衛者據狄鄭言鄭此

八年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 隱公 三 渭南嚴氏孝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內

不期地期約而會行會禮餘日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

其地適相見而行會禮不更至期地為遇也傳又曰遇者志

志相得也志宋衛相得外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鄭伯以鄭世家鄭莊公怒周

名宛大夫宜氏所以貶鄭伯王制曰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

小國例貶矣惡與地也惡大惡應得貶罪奪爵從疏公羊云

之微者也此就既貶之後言之

庚寅我入郕魯助鄭取許皆

湯沐間田魯助鄭取許皆

入者不言入內弗受也鄭雖歸而我曰入據日入內惡入者也惡大惡內滅中國惡此入天子邢者疑國鄭伯所受命于天子鄭伯為二伯故禮得疏據左氏國語鄭為二伯所謂周之桓代之然經不以伯禮待鄭隱世而祭泰山傳鄭伯黃州國東嶽主青徐二州西嶽主雍梁二州東西二嶽中分界禹貢海岱華陽以二嶽為界明當封于二嶽也鄭不在東方泰

重訂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蔡初記卒日以爲同盟也疏蔡世家

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

諸侯傳言大國次國小國又言諸公諸侯統以諸侯爲言何也魯侯從我言皆舉侯或曰舉其中可以包上下也

日卒正也爲宿男卒起

辛亥宿男卒小國不曰卒者明疏班氏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

三光或法五行何賈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春秋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順逆也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聞同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男男者里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伯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十五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進人也

宿次國不名微國也據男與許同男在于未能同盟劉子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同盟謂常書盟會見經之國必同盟乃書卒葬以見五月同盟至之禮大國齊晉宋次國衛陳蔡鄭小國與許曹莒邾滕杞薛此中國之書同盟者外州夷狄不言同盟而許曹莒邾滕杞薛此中國之書同盟者外州夷狄見于同盟而許曹莒邾滕杞薛此中國之書同盟者外州夷狄又傳之所謂同盟者同盟之例待之而已不與事實會否同盟亦不混經書同盟者同盟之例待之而已不與事實會否左氏以同盟爲同盟之例待之而已不與事實會否舊史卒者多春秋例與傳同此先師舊說也疏此卒者一卒示也夷狄卒者多春秋例與傳同此先師舊說也疏此卒者一卒示卒之左傳以爲喪之如同盟是也故男卒也左傳凡諸侯同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此與傳同男卒謂不疏此卒以名見卒例因不名以起同盟乃名十九國乃爲同盟也凡例常者不一而足一者皆變以起其餘之正

重訂春秋經傳義疏

卷一

隱公

三

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在齊上王後尊于先

國言宋齊同姓之國舉衛此舉親貴之大例春秋凡舉以見例者多目三國也此爲始如滕女言齊晉衛晉命言齊衛是也

外盟不日據曹南此其日何也據石門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據左傳參盟已前見矣傳言故謹而日之也據石門月此日此者公羊所謂春秋之始也故謹而日之也知以謹參盟也人三爲眾爲惡有助因是往而不反糾聯攻伐迄無已時故歲參也不于後議者後事不勝議惡惡疾始故于參議之以絕其源易詰誓不及五帝班氏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爲功也詰誓不及五帝班氏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喻不侯誥疏堯帝舜也黃帝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誓之言疏堯帝舜也黃帝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頊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大人之道故謂顓頊也謂之堯帝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聖之主百王

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僭盟詛不及三王班氏說三王夏
殷周諸誓而不盟詛如二伯之事周禮有盟以治諸侯之變
故二伯以盟詛約束諸侯三王不躬親詛以爲治此尚書說
非春秋說也春秋疏曰虎通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
乃專以盟詛顯春秋疏曰虎通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
王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
也夏殷周云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
制天子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所
以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己復襲先
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
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
所以預自表克于前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
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
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
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
者至也密也王道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
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
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
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

晉事晉文既伯終于春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譚非內臣也
將以事授之謂春秋託之也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春秋以二伯爲綱所序皆統于齊晉也禮制有盟春秋惡
之者齊晉以盟詛糾合諸侯春秋重盟貴晉命而議春秋惡
謂不純與之也戰國以後通行交質傳陳古之變謹盟詛之
始二伯功用全在盟詛因盟詛之喪貶知二伯之美不及謂
之不及即三王二伯之治本也疏曰班氏云伯者何謂也伯
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
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國以爲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得視
諸侯故謂之牧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
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二人分天下以爲
左右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
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之
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
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至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
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按
劉子引魯詩傳與公羊同文魯詩與穀梁同師是穀梁與公
羊同也班氏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豷氏齊桓
公晉文公是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帥諸侯朝天子
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
霸於夏者也大彭豷豷者稱功之表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
班氏云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
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
稱帝者諡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
往鈞命決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驚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言八月見其渴早遽由經書之
月葬方伯月葬正例也此以月葬問者故也爲繼嗣有亂禮
文以五月葬之如其有他故則或遲或早因其遲早以見
意如內之書即位不即位非因即位乃書不即位不書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也言及以尊及卑
可言公及人更微賤相懸故無疑之稱莒國君尊不敵公其臣
下之美內尊外卑不可言公及大夫大夫尊同小國之君與
臣子所樂道者

公尊近相嫌春秋決嫌故去氏使同小國大夫與稱莒人等則不嫌也明堂位諸侯之位尊卑近者異面異者同面禮異姓同車同姓不同車皆以明嫌也

螟劉子云時鄭伯以祁歸我將易許田有貪利心

冬十有二月無佞卒公羊此展無駭也與左傳同不無佞之名爲左氏以無駭爲司空且帥師則非微者以未有

聞焉傳不得其尊卑名氏之故師說舊無傳言問者明說皆有或曰此以無駭爲隱不爵大夫也傳說同公子強與入疏知

明又前去氏已或說曰公羊故貶之也公羊何以不氏疾不氏據前帥師傳貶也稱將尊也

滅同姓大惡諸侯名罪當死也前去氏貶在君名宛則所以貶鄭伯是也此于卒焉貶其私罪羣疏左氏以此爲請族

之比也不日者傳惡也猶月明非微者氏展與公羊展無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亥說同此又一說以明請族乃得氏之禮但此一見例不當推以說別經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桓王二言使按博士經說無下聘明文傳

博士者也據以疑傳非也異義公羊天子不下聘今傳無此文矣

南氏其氏姓也據天子大夫以采爲氏不如諸侯大夫氏王

之季據王字也據天子大夫聘與外大問也使人問聘諸侯

人自相聘非正也周時制天子實聘方伯春秋乃爲不聘

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

君子是以知周德之亡也又曰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以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

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歸今文天子不下聘與此同也左氏雖無下聘

故三王術如循環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明文異義以左氏同爲古學當與周禮同實則非也漢師十四家博士說無異同左氏禮亦多同今學周禮晚出又多立異與今學相輔不足疑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謂春秋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時輅冕者通三統也樂用韶者備四代也尹更始云七廟指周禮則餘多夏殷禮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劉子云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震雷也伯廟電霆也雨霜雪霧露何欲以成歲潤萬物因

以見災異也電謂電光也

庚辰大雨雪劉子云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

之異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

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有根核保藏蟄蟲避

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

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公以弟桓幼攝而代立公子羣

見隱居攝已久勸之遂立隱不遂立羣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

弑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雪是陽不開陰出涉危難危而

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

雪陰見開隙而勝陽纂弑之禍將成也公不寤不二年而弑

志疏數也據雨不日此志二異相連數見疏以起開八日

以決疑也八日之閒陰陽錯行劉子云雷未可以出電

連見遂成大異此非見日陰陽錯行未可以見則雪不當復

不足以致其爲大異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故謹而日之

者也是陽不能開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

也據二日以謹再疏此疏數例不言日月則不見其意故假

公書戊辰即位以與喪至相起又如御廩災乙亥嘗類雨月

皆以日見意此與人事相同而日月異以見例者不同雨月

志據月以記時節正也者唐宋以下以爲日月不爲例此類

也是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家塾叢書

俠卒不日者未命不

俠者宜有氏所俠也尹更始云所此說為二傳所佚知傳

精弗大夫者例宜氏之隱不爵大夫也公羊作吾人夫之

大夫皆氏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天子以為大夫當請命于

卒卒之曰不即意如此非事實由不成為君也不成謂攝

為攝君不自君則臣亦所謂未命不氏者也未命不卒此

志也隱不自正其臣卒起所執大夫事非未命以成公

秋七月

無事焉何以書起元年正月無事以不遺時也傳曰春秋編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

渭南嚴氏孝

後為年必四時具故不遺時必書首月以記時變信歷一時

冬公會齊侯于防

會者外為主焉爾左傳不與謀曰會與謀即主謀言會則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中丘前已城此猶同名

傳鄭二伯也敘在齊下者經以鄭為方伯也傳有黜陟經不

能如此故終春秋以鄭為方伯也在喪不稱子又與方伯異

夏蜚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劉子云公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

後從之也疏上下有公是公在師也公在而日羣羣不臣也

之也齊人鄭人者齊侯鄭伯也何以不言侯伯也貶也何為貶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內地理志濟

內不言戰據外戰而後舉敗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夷內敗外

戰是也夷狄相敗者大夷舉其大者也戰不言戰舉大而略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此後為魯

取邑不日小事滅中國乃日此其日何也或以見疏數不正

其乘敗人而深為利春秋惡人乘危緩急時有乘人之危貪

明正也又不伐喪又日不正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再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義

渭南嚴氏孝

與紀

秋宋人衛人入鄭舉人為重不言侵伐戰報前役三國伐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時三國伐載

不正其因人之力公羊因誰之力因宋而易取之時三國伐

謂于三國有難將救之載人信之因滅載春秋惡其詐託

故主其事也主事謂書鄭伯伐取明因救滅之言取以起其實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此何以日非齊鄭取之內取之也

內取則易為日外惡事也何以知我滅以郕後為我邑也衛

入者取取邑易辭也內弗受也以滅國日入此取邑之辭

矣何猶惡入者也惡內兼惡齊鄭以前入鄭據前已入國也
日之仍科以滅國之罪也衛初取不能內同姓宜救之因
人之力取而自有鄭自是乃真亡矣故初不入不日此再取乃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以滕先薛者尊同姓也稱侯者本
制名之稱也春秋決嫌明疑不使尊卑相混故首定名稱爲其
文微難見故立意懸絕不使相嫌不使相嫌不使相嫌不使相嫌
封皆公同有二等王後之制而春秋制法爵惟見公侯二等不
見伯子男王臣王後之制而春秋制法爵惟見公侯二等不
皆百里則依爵稱侯內之稱侯薛侯此一定之制也至于卒正
也而通稱則惟以伯子男見不稱侯蓋一州三十里之國八
州共得二百四十侯同春秋錄大略小故凡見經者皆百里之
國不能下及子男五里七十而舍百里亦已明矣春秋
二王後稱公方伯稱侯小國稱伯宋王後稱公而黜杞爲伯以
殷小國之未齊本公以非內伯改侯以辟內臣魯本公稱侯以
爲方伯故春秋之爵祿與周初全不合春秋尊卑因各以立不

重訂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早

義家塾叢書

如此不能明也後世譜牒名號之書皆緣飾春秋立義至以爲
周舊爵本如是是循末忘本以紀證之其疑自破矣春秋立義
小國用見卒正之義卒正皆百里國而不能與方伯同荷或改
稱伯稱子稱男則其本爵無故奪之以且不見百里之制故稱侯
以明本爵以起下稱子稱男之爲以字而非里之制故稱侯
以起本爵以起下稱子稱男之爲以字而非里之制故稱侯
定稱故非卒正亦可言伯鄭伯單伯是也方伯之尊也惟其非
鄭伯是也卒正亦可言伯鄭伯單伯是也方伯之尊也惟其非
言子楚子吳子不疑者以秦鄭鄭單伯是也方伯之尊也惟其非
春秋貴賤不嫌則同號專爲此子伯發例此品類過繁不能碎
折立其名號又其有定之中又復無定如方伯而稱伯子以入
七等故惟特別有起文以明其尊卑貴賤而此之稱則可以假
借通用以此明所見子伯皆非爵也男惟二見許外卒正稱男
以別于內卒正亦非爵稱也非爵也男惟二見許外卒正稱男
其卒正稱男不稱伯以界鄭伯曹伯不稱子稱男者其方伯稱伯
以謙內加等之例推之爲伯矣宿男不卒則男不見可知此以
書卒見不卒書男見不男所謂以所見起不見也以前言之
則子伯貴于男以春秋言男則男貴于子伯男猶爵而子伯乃
等之卑稱耳春秋所序諸侯大國三而一公二侯伯即爲方伯
之爵方伯八而四侯二子二伯而子伯即爲卒正之稱六卒正

重訂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隱公

早

義家塾叢書

而三子二伯一子伯並見而子伯即爲方伯之稱以此別有起
又故貴賤不嫌也吳楚之干不如五等之男故曰子卑稱也齊
晉一主西也公以非內三公也鄭秦不稱侯以爲王畿諸侯一主
東一主西也公以非內三公也鄭秦不稱侯以爲王畿諸侯一主
之也其本言之則當云齊公晉公宋公陳侯蔡侯衛侯鄭侯
許伯莒伯邾伯滕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不稱侯以爲王畿諸侯
能而實如是者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必知其常然後知變不
窮其變則仍守其常觀其常變之故與夫文實之端則信乎春
秋非復時王之制進退褒貶一班氏云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故
物有終始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周官六年二伯出巡職黜陟
乃時巡改制度有所成方伯行國周官六年二伯出巡職黜陟
退爵秩之禮春秋諸侯不朝天子而政在大國猶相朝因此以
託王法勝薛來稱侯本爵也邾年葛來稱人明得退也因其朝
以明黜陟孟子曰諸侯朝于天子日述職伏生說諸侯朝天子
無過行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
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傳曰致禮一德明亦有述職致
功之事方伯得進退屬國故大國爵有定小國爵無定外小國
有定內屬無定內從升降之也侯者尊之不嫌同公者侯爲五
等通稱傳曰諸侯是也內尊君曰公故不嫌外從小國
從下稱得言公者不統于公不相嫌也此遠近之義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無事謂無喪葬朝守之事
德政禮修德之文見大戴禮朝事篇朝事無事所以尊天子
也王制曰天子遠近畢朝之年然後使諸侯相朝也故禮正刑一德以尊
無事法度無所變更所以致禮疏言小國統朝于方伯又朝
于二伯也二伯天子內臣朝是也春秋公朝京師言如于齊晉亦言如
朝二伯也二伯天子內臣朝是也春秋公朝京師言如于齊晉亦言如
明方伯朝二伯與京師同也宋亦大國不言如于齊晉亦言如
不任事伯朝二伯與京師同也宋亦大國不言如于齊晉亦言如
言朝者魯方伯所屬當朝也魯莒滕邾薛杞小邾與紀于魯
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盟小國但序魯屬者王制曰
牧帥伯子男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盟小國但序魯屬者王制曰
不與魯屬無所統也序而內不在有所魯小國獨言魯屬也凡內
在也楚夷狄亦言如者痛其禍不能奪其實也諸侯來朝時
王畿無方伯故內無朝事外不通諸侯此也

正也朝禮常 據言穀伯綏鄧同時也 同時一夫一妻 數據言侯蒞 皆至也同至言來使爲一事 知近魯爲卒沛郡公邱下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 一世爲齊所滅魯國薛下云夏車正奚仲所封國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入鄭辟內此目內者許遠 滅其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此滅許也許與鄭爲近春秋 田近許故下繫許謂之許田湯沐皆天子開田許乃封國與許 稱鄭以伯爲方伯許以男先曹也許在鄭後以顯鄭且以界 鄭曹明方伯屬國之分內不言入言入則滅也言及從內及之 也日入許疏 許田爲魯食邑王制方伯湯沐邑如天子元士蓋 中國也許叔入許許更立也 有別也事詳左傳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魯世家十一年冬公子翬謂公謂曰 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 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翬懼子允聞而反誅之 乃反諸隱公于允日隱公欲遂立去子其圖之請爲殺隱 公子允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圖館于葛氏輩使人弑 公而立

公薨不地據公薨皆地 故也據閔不地故 隱之不忍地也諱 也傳諱莫如深深則隱其不言葬何也 據桓公 君弑賊不討 諱之深無所見故不地 不書葬賊者罪人君弑其臣子能討賊則經紀其葬不討賊 以罪下也下謂臣子葬桓王傳曰舉下也葬臣子事 隱十年 無正據十一年惟元 隱不自正也隱自以非父命有讓志故 以成其志元年有正 元年有正年之正存元年之正以明傳立 所以正 因正其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聖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隱也是以子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父之命也元乃探揚父惡志存讓國十年無正明欲逆之禍全廢 于讓也元年有正所以張大法黜邪命以朝廷之正義絕閭 門之私思所補疏隱公十一年合周南十一篇齊詩一 以治惠公也補疏 一篇小正後半三京三箇十一篇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隱公 聖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終 華陽林思進覆對 渭南嚴式誨對鐫 五五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桓公 名允惠公子隱公

元年 宋魯公九年衛宣公八年陳桓公三十四年鄭莊公三十

五年曹桓公四十六年杞武公四十四年秦宣公

春王 劉子說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董子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王者春月不繫 疏 弟于深于經例禮制凡

傳疑問為設辭 謹始也 元者十四 疏 此與隱元有正月相

為虛衍者誤矣 其始誅討之 疏 比始者元年正月朔即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一

義家塾叢書

言兄弟者盡之 臣弑君 父昆弟諸侯盡臣諸 天子不能定 賊當征

其親以惡之 臣弑君 父昆弟諸侯盡臣諸 天子不能定 賊當征

討之按不能定 諸侯不能救 所謂下 百姓不能去 無明天子

所謂上無天子 諸侯不能救 無方伯 百姓不能去 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 天下為無道臣 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

可也按百姓百官也不能去謂不討之如州吁無知事更覲

顏事之故桓不卒 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弑賊雖多

大夫以為隱無臣 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弑賊雖多

征伐之兵內無臣民之變安然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無王

襲位以為無王之世乃有此事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無王

治法不明反嫌縱惡故于元年書王 以討之于即位時行誅則王法嚴矣

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不以日決月者從首時 繼故不言即位

繼故不言即位 即位者不以日決月者從首時 繼故不言即位

皆繼立之變文可即此以明繼君之志莊僖不與弑繼故而
繼居先君位有哀痛不忍之心故如其志不言即位繼故而
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 據桓宣言 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
聞乎弑何也 據即位例 曰事實就經所書之意言之先君不
以其道終不忍 當哀痛 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 無憫恤之念
無恩於先君也 其與弑起 疏 春秋內魯大惡當諱諱則沒其
使其諱雖深其志甚著此誅志諱惡之
大義也正月或以為當聯春王者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因事求賂公許以許田因為
會者 據盟越 外為主焉爾 垂內邑以外主之者鄭以祁求易
之故以內
為主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此為弑君賂鄭也以假言之者避賂也 疏 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二

義家塾叢書

家鄭以璧

假不言以 假者直相假 言以非假也 此有以則是相易明 非假

而曰假 實非假而文曰假 諱易地也 因易地非假也 非假

假借之辭非敢擅專執是諱易也 而言以璧以起其實易明

辭其顯罪陰露其微文其辭甚恭而其言以璧以起其實易明

而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地諸侯所受于天 疏

鄭許皆開田也魯鄭不食其入當歸天子以入開田今因不

朝祭各以近便互易專天子之地棄先君之封而崇私利凡

情之所便而亂之所 無田 乃可言假許而曰許田惟田 則無許

可知矣 言假田則無許可知傳以許為邑名與 疏 許天子開

于許取田 不言許 但言假田 不與許也 許為天子邑不得竟

是取許也 凡外取內邑皆言田邑重于田天子 許田者魯朝宿

人 疏 守土不可失故田可言邑不可言也

之邑也魯為方伯天子所賜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鄭伯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伯之所受命鄭伯為方伯所受七錫之命劉子云諸侯三年一有功者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鄭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請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鄭通鄭在冀州為方伯者西京東都京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劉子云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宗城下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于岱疏鄭祭泰山宗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羣岳之長疏鄭祭泰山為王臣春秋稱伯亦為天子大夫辭天用見魯之不朝於周不朝不可言無所見則疑于常事不書故疏見者由此見彼以此起之此見朝觀禮廢下見巡守禮廢所據者可言所以見者不可言也終春秋魯不朝用不可言故言易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天子巡守當祭泰山鄭伯從而助祭天子不巡守故鄭不祭泰山也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岳視三公四疏言此明巡守之禮廢也八州四岳二方伯主疏一岳尚書之四岳謂八州八伯也天子巡守東方祭泰山鄭從祭賜以湯沐之邑言朝宿邑不言湯沐邑者魯不朝責在魯言湯沐邑則責在鄭言祭泰山鄭不祭泰山知以責天子不巡守也終春秋天子不巡守言此以起之守河陽諱致天子也朝觀巡守之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諸侯故春秋尊二伯以代王治朝二伯即所以尊天王扶微抑強振王道于不墜春秋之功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盟正

及者據會垂內為志焉爾鄭已得所欲公結鄭越越據下有盟

地之名也據越初見疏春秋正名之書于物事必盡其辭地

必相別異北燕小穀魯濟邾莒之類是也無一名數地

秋大水

大水必言大水常也必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記災夢疏下有災曰水高下

冬十月詩篇名有十月正月四月七月亦春秋首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因下四年七年再春秋編年春秋

書年代最少故用編年例詳于四時具而後為年傳曰日繫春秋別經可推故惟春秋編年繫月從史文也魯史記事詳十二公

于疏六藝唯春秋編年繫月從史文也魯史記事詳十二公

存首月也再去年秋冬不成年矣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宋世家太宰華督利孔父

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

以甯民十年華督政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公

子馮于鄭而立

之是為莊公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據陳侯鮑正與夷之卒也正如諸侯正

王疑與夷不當立而立與夷受命于穆公又宣公之嫡子

有無王之道故言王也疏明得正有王亦以明桓無王不正

督以國氏者辟下華氏為世卿

也不葬者無不討起為馮弑也

及其大夫孔父方伯卿比于天子大夫此公之卿何以亦稱大

稱大夫自我言之以為于內則為大夫也大夫以方疏大夫尊惟

伯國為正例故大國小國大夫不名見非大夫也

晉宋言弑及

孔父先死據事實其曰及當先書殺孔父如晉何也據仇牧

死乃言及此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春秋明君臣之義臣雖

先君亦以及言之臣不先君子不先父婦不先夫小國不先

夫小夷不先父之先死何也據仇牧督欲弑君而恐不立

督之弑君為馮也恐弑君而孔父於是乎先弑孔父孔父聞

也 據殺大夫言殺 弑下殺之名大夫而以弑及之者因孔
及弑君言弑及 弑下殺之名大夫而以弑及之者因孔
君也傳曰兩下相殺不道春秋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仇牧
賢孔父爲君黨而以弑及之也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仇牧
荀息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許慎
同辭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許慎
沒稱字而不名孔 禮生名之之諱之示人鬼之別亦以
父先死故稱其字 禮生名之之諱之示人鬼之別亦以
是知君之累之也 傳累數謂累累相繼孔父先死君 按孔
死事見左傳世家當日諸軼載記必詳師不引用而單由經
例禮制推之凡事必自經求證乃爲治經門戶乃嚴然游衍
推記其利弊相學等又當考求實事就經推孔 儀爲字氏
合如此傳下或說即不用先死不名之說是也 春秋字例不舉實
此以字爲氏耳 父 據儀父父 字諡也 春秋字例不舉實
舉實字者不單舉一字別繫父于實字 父甫同字美稱有
下如儀父家父是也故以父爲字 父甫同字美稱有
也 有以繫字者儀父是也禮五十以伯仲見則不以伯仲見
者當未五十也字有配名者季友伯糾叔肸此在名例者也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二

桓公

五

義家塾叢書

有稱伯仲者有稱父者有稱別字如儀父者皆 或曰此說與
從字例傳以天王天子爲一稱者此亦同也 或曰此說與
凡不同者傳乃言或曰一傳曰非一師之言但無 其不稱名
大異同皆不出說者主名傳益合衆師說而成者 其不稱名
蓋爲祖諱也 此從臣子先死君 孔父弑及與仇牧荀息同
以其氏孔子般人下宋大夫不名知不取稱祖諱也此言
氏後不言氏者祖有遠近思有淺深故下痛其無罪見殺並
沒其 孔子故宋也 春秋從史文禮家事不廢王事私諱得諱
其私親 補傳春秋素王據顏注梅福傳引穀梁傳補其故
故宋也 宋之例則孔氏字宋殺大夫不名三記災會盟三
紀事皆顧先人異于他國雖爲 王後其豈紀者亦故宋之義也
滕子來朝 稱子者正辭也小國稱伯子男桓世
記往來詳初立詳小國朝之禮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劉子云諸侯會討
以者 據以下必有所繫 內爲志焉爾 據言以明公以諸侯與
釋宋公不言以 以楚師內爲主同不以

諸侯成宋亂者言 公爲志乎成是亂也 言會事之成言以內
會外爲主兼首齊 公爲志乎成是亂也 言會事之成言以內
成宋亂非諸 無據焉已立 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
侯之意也 無據焉已立 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
言成先不成也若謂宋亂將敗公乃與 時諸侯討宋會于
諸侯成之故謂取不成事辭而加之也 宋亂將敗公
會其事取之成明諸侯會稷疑未進公會之而後伐疑辭又曰
若宋亂已敗於內 書其弑特于近弑之惡著以起之惡比
而公獨成之於內 書其弑特于近弑之惡著以起之惡比
于弑亂而君子無遺焉爾 君子于弑也無遺焉爾 春秋
爲小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君子于弑也無遺焉爾 春秋
也孔子曰躬自 自治外大惡書小惡不書者治外以大惡
而遺其小內無大 自治外大惡書小惡不書者治外以大惡
惡然後可治人也 自治外大惡書小惡不書者治外以大惡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大廟以宗廟臨之也禘
罪惡不能正託于先公 納例時日
以正之以見其失正也 者惡之也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二

桓公

六

義家塾叢書

桓內弑其君 誅絕 外成人之亂 大受賂而退 取郕以事其祖
納于非禮也 納非 其道 據獻捷不以周公爲弗受也 大廟周
言納明弗受也出大廟者以宗廟辭 郕者 郕者 郕者 郕者
臨之周公弗受也出大廟者以宗廟辭 郕者 郕者 郕者 郕者
之所爲也 據衛俘也部以所出爲名部善爲鼎宋滅 曰宋取
之宋也 據歸獻也此親取之以是爲討之鼎也 討討賊也
鼎而地宋者明諸侯討宋兵至城下取其 孔子曰 此子夏所
實而歸取物不地地者明爲討宋之賂 孔子曰 此子夏所
之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此借華夷繙譯之例以釋之也名有
秋于華夷異稱凡人邑名夷狄舊有定名不若地物有形名
可正則從夷狄辭地與物有形名可正則以中國辭言之鼎
物是也爲部所自名大鼎自魯名之則曰郕鼎亦 楚吳
如夷狄之物彼雖有異稱以我爲斷故曰從中國 楚吳
自我言之則爲大夫諸侯有三等其皆稱公此推繙譯之例

故曰郕大鼎也從魯言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惡當貶稱侯明舊爵也月

朝時據勝子此其月何也其文兩異桓內弑其君本此說其根

先朝之外成人之亂朝之在滕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宋因魯

而止公獨受賂三國之罪數日以賂意二句解所以成亂納鼎之

兵費三國乃罷不書已即是事而朝之討魯之事際朝之先

者恥辱深諱之也已即是事而朝之討魯之事際朝之先

尚無成亂納鼎之事猶可新有惡事又朝故特用以惡之朝

起為新事月之紀以齊欲滅紀故結魯以自助也惡之朝

人亦惡也故謹而月之也紀交兵之事有不關典

為通例即前後書事相起而見此屬辭比事之教

蔡侯鄭伯會于鄧外會不書書者左傳云始懼楚也鄧近楚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恒公 七 義家塾叢書

年下六年侵隨有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之語楚強侵伐及豫州

故三國為此會外會不書書以見楚之強有滅國侵地事而經

不書也左傳亦于此始見知鄧穀皆豫州國者地理志南陽

楚字經緯之故傳亦不言鄧下云故國筑陽下又云故穀伯

國按此鄧在南陽與下來朝之鄧不是一國說者多誤

穀與楚近與來朝之穀亦非一國說者多誤

九月入紀內諱滅言入紀中國不日非滅也當言師師不言

我入之也非滅也非滅而言入同外辭也諱滅言入從此起

公及戎盟于唐唐晉邑唐叔所封也桓賄竟皆月此不

冬公至自唐桓行皆月此不月因致以起據經隱元年書盟

沃莊伯伐翼詳晉事經至僖二年始書晉師滅夏陽晉與齊同

桓無會據桓十五會十書月以危之春秋三辭隱桓之世臨

而而其致何也會以月危則可不遠之也唐遠在千里外因

春秋隱桓臨天下莊閔僖文宣成襄昭臨一國定哀臨一

家而隱桓定哀二公之間又有升降故桓公有臨國辭也

三年年表晉小子侯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左傳成昏疏贏齊邑謹夫人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蒲齊邑甯氏所食古帝王無盟春秋

子累盟亂是用長是也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者齊衛同命相命而信論同喻盟皆

不陳牲讀書築壇要約相見謹言而退左傳云胥命不盟也

于蒲各言其意而兩相喻謹言而退謹言而退謹言而退

誠各約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荀子云不足于信者謹言故春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恒公 八 義家塾叢書

善胥命其心一也傳盟詛結好凡有結事亦相盟春秋屢

不及三王古謂三王也結好凡有結事亦相盟春秋屢

盟無信能有不盟是必一人先能同命其以相言之必有一

固是所賢者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大衛小言先後必

先何也據相同命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大衛小言先後必

大小之分先後之別衛侯之信不見齊侯之

美亦沒故言相以起同德無分首從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內邑也上齊鄭入郕以郕歸我故為

秋七月王辰朔日有食之既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

易許田無事天子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弑

言日言朔據或不食正朔也正周歷正朔日也日食必在朔

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恆事不書書者謹女禍
使明翬與聞弑逆使亦明送與弑也逆女親事非
公子者明隱之罪人桓之親貴桓無大夫隱無臣也已命翬未
命柔皆逆黨也逆女恆事
死于此女亦禍殃之鑒也

逆女親者也禮曰使大夫卿也謂之大夫非正也
再發傳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內邑月者非禮謹其禍年表

禮送女遣人致送之制詳于左氏二傳文不父不下堂劉子

行女從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母不出祭門孟子曰往

士昏禮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母不出祭門孟子曰往

諸母兄弟不出關門劉子云女拜諸母于大門諸母誡之兩

者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釋親夫之父曰舅父戒從舅

言內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釋親夫之母曰姑母戒從

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夏諸母般申之曰般盤帶申重也重申

卑不敵尊謹慎從爾父母之言父母曰從舅姑諸母曰從父

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戒辭送女齊侯親踰竟據謹

禮也送女過遠明女禍之本始于不正

公會齊侯于謹桓會皆月

無譏乎公不月又無譏文曰為禮也齊送嫁公親逆于謹

也謂天子親迎于郊境有此禮詩造舟為梁親迎于渭是不

至女國之辭然天子禮斷不至女國以與后父君臣為禮當

郊迎之不能俟堂著諸侯不能用天子禮然父齊侯來也因

送嫁之禮則有之此為變禮不親迎為送嫁齊侯來也因

送嫁非用親迎之禮疏以親迎言則送女者非禮以送女

同國辭不許量逆以明親迎禮因其送逆公之逆而會之逆

女也逆女之禮夫親受女于女父母齊侯來謹則女猶繫父
齊侯以公不親迎躬送女于謹約公來會再行親迎之禮不
言公逆女于謹者已使人不以親迎許之可也可也亦有可通之

謂公既前失禮齊侯親來約公往逆

因此以正前失可者許其改過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其如專行之辭者輩

其不言輩之以來何也據遂言以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禮親

受女于其父母于謹會而受女于齊侯與親逆同故不言輩

以也不言至自謹者見齊侯矣可從國辭且不便公以正逆

也子貢曰周時婦禮略孔子制禮天子諸侯皆親迎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越國親迎疑過重大夫以下乃親迎也孔子曰

合二姓之好春秋姓同姓不昏也以繼萬世之後宗廟祭祀下

臣然後有兄弟朋友夫婦倫常之始親迎又夫婦之始也

何謂已重乎國家大事莫過于此親迎而備禮非為過也文

與此亦見大戴以為哀公問詩親迎于渭韓侯迎止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世記左傳云致夫人也嫁女舉其

為致來則送致當有儀節二傳以書致女為不宜致說者遂疑

致女非禮不知致女為禮常則不書致因宋伯姬不肯廟見特

見此謂無致女禮也

有年不以日月書者有年凶飢以年計者不以日月見也春秋

為怪異所謂

天福淫人也

五穀皆熟為有年也志者喜之疏先師行事順逆陰陽災異

四年此年缺秋冬文重民也據理不据事于此可見

春正月公狩于郎冬曰狩春田也何以曰狩正月子以夏正言

之則猶冬也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所以終

十三年事亦此意也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劉子云其曰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者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

秋曰蒐

之田用三焉

博取不蠶鳥獸蛇且知應天

而況人乎是以古者必有祭

大閱此夏田也傳曰修教明論國道也言夏有苗禮也平而

修戎事非正也此言無事夏

客三為充君之庖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物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葦天子殺則下大殺諸侯殺則下

小殺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田獵祭祭魚然後漁

人入澤梁鴈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天於不覆

巢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之故下去秋冬以決其義桓桓世七記天王事此為始

一見亦謹始也渠伯糾糾字糾糾名糾糾字糾糾名糾糾字糾糾

可字之問

下大夫也

年也下聘非禮加于無王之人桓桓則無王又無天

不討桓無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

如昔夜中六鷁五石之類疑以傳疑

文脫誤聞所不知如夏五之類孔子因魯史存王法欲明進

退先審疑信信者功過易明而罪疑則輕功疑則重孔子日

史之闕文也皆傳疑之謂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本謂其事

已明定從違以解眾人之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亂作為疾

非謂本奉事之疑也甲戌之日故不為狂疾為亂耳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十三

義家塾叢書

得左傳云于是陳亂文公子伐殺太子免代之公疾病而亂

其尸公病由免奉以出不知死之日

死故舉二日以包也

齊桓公且六十七日亂乃止不能繫月也齊世家桓公病五

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室莫敢棺桓

公桓公尸在牀上六

十七日蟲出于戶

傳云公疾病而亂作此時免何暇赴告即

免以告佗又何必再告杜說未詳傳意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任叔之子者

以使子也

任叔之子父在而使故微其君臣天子大夫釋字不字而著
言之錄父使子也其父子門私愛不加朝廷此亦義掩恩開不正父在
子代仕之辭也周時事如此春秋制不許子代父仕王制云
者一子不從政九疏父在而老可以同仕一君未可同居一位父
服勞之正以父子之恩亂君臣之道
葬陳桓公也時葬故疏班氏說暗贊跋蹇惡疾不免黜者尊人
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蜚亡而死由不絕也
按班說以為狂疾空言立說未攷事實之故
城祝丘城譏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
征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融射王中肩

專毅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舉從者之辭也 據從王師當言征此言其舉從者之辭何也
據言從王則為天王諱伐鄭也 傷桓王 疏 天王伐鄭而敗
當以王主之 伐同姓近畿之病而王師之敗傷肩之辱諱深而隱 鄭同
姓之國也 鄭宣王母 在乎冀州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劉
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
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曰兗
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按鄭國在豫州不在冀
州傳以冀州言者謂為冀州伯也晉在冀州為二伯不主州
春秋之先版宇隘素王收南服以成九州之制九州王在齊
鄭主冀楚主荆秦主梁陳主豫蔡主徐吳主揚衛主兗魯主
青四方拱衛東都如井田之義方伯稱侯鄭秦稱伯者從王
臣例也伯字也天子大夫例字鄭在王畿豫州近行在使如
諸侯入為卿士故稱伯小國乃稱伯以此見鄭伯非 疏 九
爵也諸侯在喪稱子鄭不稱子者辟伯小國主也 疏 建國
圖說詳見王制釋義中秦鄭一主西京一于是 不服 劉子說
主東京故二國皆以方伯而稱伯者也

固無旁豐末親戚未悅無外交比近未悅 疏 王者天下所歸
無修遠是以反本修邇邇君子之來道也 疏 往也王者在上
四方莫不服桓王失道鄭伯不服當修德反己以懷之近者
已服遠者且來今不務德而招外諸侯與師圻內以討懿親
兵敗身傷為世所笑王道衰遂遂以 為天子病矣 劉子云內
不振春秋深為諱故舉從者辭也
可以正外本惠未變未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
夏先諸侯而後戎狄及周桓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
稱王諸侯倍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
及諸夏諸侯以及戎狄戎狄未得治未得治則不先廣養京師以
而伐強鄭大敗博得不可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 疏 按
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變未可以治末 疏 按
子說周伐楚是事經傳皆無其文當是諱而不
書故傳亦無之以與伐鄭事相近故附于此

大雩 劉子云益介蟲之孽屬言不從前歲
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諸蟲皆從
益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疏 說見

專毅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二 桓公 古 義家塾叢書

冬州公如曹 六卒正皆已先見于此乃見曹者辟紀也曹與魯
鄭不服為天子 疏 州小國稱公者寓公也不言爵略之也
病故諱之也 疏 如在朝後先言如者致其意起過相朝
外相如不書 據唯內 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傳曰有其未不得
從下錄
六年 年表晉侯潁元
年陳厲公元年
春正月寔來 月者議
寔來者 據不見 是來也 寔猶是也是來禮 何謂是來 據無謂
州公也 據承去年無問事知 其謂之是來何也 出會盟不簡
時再 以其畫我 畫謂以過相朝 故簡言之也 簡謂略之簡
再稱 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凡書來皆行朝禮不言朝簡之不
也

能者不言朝知以過相朝略之朝于廟以政禮修德自當告
廟焉社不固過竟朝也公如京師以伐秦朝于此見識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左氏會于郕紀侯說同三年月

秋八月壬午大閱不地者謂春秋之制也

大閱者何謂治兵言兵閱兵車也周禮仲冬教大閱問如治
冬農事畢用車久故加大閱猶脩教明諭國道也劉子云苗
觀謂致校之兵車用車戰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劉子云苗
禮簡其戎事也兵不可廢廢則召寇強劉子引太公兵法
弱成敗之道在士卒教習之而已劉子引太公兵法
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
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
之次車騎之遠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
赴火蹈刀陷陳取將死之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也平而修
戎事平謂無兵事春秋四時皆有田獵無事則夏不田周八
戎事月今六月也無兵事而夏田又以田獵見者書田獵習
言大閱治兵非正也又不出獵其日例時以爲崇武故謹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圭 義家塾叢書

日之劉子云兵不可玩玩則無威故明王之治國也上不益
以觀婦人也蓋在傳疑之例不敢質言之也桓觀兵以悅婦
類于

蔡人殺陳佗田敬仲世家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
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
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
兄乃令蔡人誘佗而殺之佗之弑以淫疏按世家舊有
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誤今校正
陳佗者氏不陳君也據書知其曰陳佗何也當言魯匹夫行
棄諸侯之尊微行越竟不從故匹夫稱之也因事生名亦正
卿旅淫爲田獵是匹夫之行故匹夫稱之也名之義匹夫稱
窮也疏班氏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妾爲偶陰陽相
女有過失時無偶也其匹夫行奈何謂方踰年恐以陳侯意
故論語曰匹夫匹婦其匹夫行奈何謂方踰年恐以陳侯意

獵淫爲二事獵于蔡竟也與蔡人爭禽謂所得也疏公

羊世家董子皆以爲淫傳以爲獵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故
或誘賈以淫而殺之則出于獵
匹夫而殺之傳言此者明意獵按世家本林令蔡人誘而
陳君者就經以匹夫稱之義而說之或何以知其是陳君
當時誘殺蔡人實不知爲陳君亦不可知何以知其是陳君
也據外殺皆爵兩下相殺不道下臣民也春秋亂世爭殺繁
王法必上下弑殺有闕國事乃書以謹之兩其不地據成續
下相殺乃私門之事不關國事乃書以謹之兩其不地據成續
于蔡也越竟失國故不入文諸侯則其竟內
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見經疑因同生乃名同故爲指其事不爲
君名疏例內大事

疑同生則可疑也雙生其狀貌長幼易疑也禮說文家據
疑已見以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質家指本意以先生爲弟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圭 義家塾叢書

生爲兄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故二傳莊公名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朝謂四乳雙生也故二傳莊公名
命名同然乃三月已後之志之指般赤生不志也外君在稱
名初生之同固非名也禮子生三月父乃名之凡世子明其
得立無所起故不言世也禮子生三月父乃名之凡世子明其
山川此生而曰同知同非名也傳曰葬而後舉諡知不預名
之也又臣不名君未成君乃名之使此同疏杜預春秋釋例
爲莊公正名經當諱之言子生不得名也母弟預春秋釋例
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攷之子
左傳有若符合節也按杜所引傳未詳何書史記以季子母
爲陳氏左傳以季子爲文姜所生時曰與左傳同魯世家六
當是文姜生而使陳女母之也時曰與左傳同魯世家六
同日故名同乎人也一爲友一說與桓公同日
冬紀侯來朝不月者前爲疏紀二朝二年
七年此年缺秋冬文與四年相起焚成邱與狩
郎相起穀鄧來朝與宰渠伯糾來聘相起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咸丘與狩于郎相起文如以火
獵也春月非其時書以譏非禮

其不言邾咸也此與公羊同知何也據城邾咸凡不繫國皆近之固疾其以火攻也以火攻邑則傷人甚多故不繫國託狩郎相起廢焚子退朝日傷人疏內地也諱其以火攻不能繫國知為邾邑

夏穀伯綏來朝邾侯吾離來朝穀與古為內邑則穀近內之亡子邾伯同非青州國不來朝邾內雖伐邾滅之與左傳同知此邾侯非楚滅者與前

其名何也據滕辭失國也春秋在春秋前猶言朝者食采邑乃滅于楚知非此邾侯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失朝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二國先為魯屬盟雖失國猶弗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七 義家塾叢書

損吾異日也公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按寓公得以諸侯禮民不春秋外屬國于魯不春秋編年四時足于亡國朝下之辭也四年天子于王聘下秋冬此年為朝之重罪人不討而朝聘之是無天之衰亡國朝去之時以明失討天子初見則去秋冬諸侯終朝亦始見義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事不者祭國之大事也常

烝見時祭獨冬事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興之以周正言志不時也于周正言烝明子月仲祭祀從夏正不謂子月宜改夏正則為冬田獵四時春秋乃定為天子四時祭諸侯二時祭也

疏此與言春言狩三月首事皆以明用夏正之意 天王使家父來聘來聘者謀稱詩有家父一說以家為采氏天子大夫也聘已失禮聘桓

夏五月丁丑烝禮無烝言烝非烝也諱烝天子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王制諸侯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而後禘以諸侯借天子之禮借天烝祀也烝不可言僭天志不敬也此也魯人行之為依時制春秋定禮

秋伐邾不言其人諱之也冬十月雨雪劉子云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姑媚之心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七 義家塾叢書

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疏周十月今八月非雨雪之時此為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異矣雨月者記時不當雪此不為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春秋天子公留守王臣稱公氏祭公者字祭伯祭仲祭叔皆監也以氏祭起王臣以字知為大夫

其不言使焉何也例言使疏公羊以為婚禮不稱主人傳不稱主人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取后以奉宗廟之祀繼即謀于

我卑者為禮于紀而取決于魯天子嫁女使諸侯主之不與主今使魯主之是嫁女之禮疏公羊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弗與使也以魯為主則祭公從魯疏左傳以為禮傳弗與使交禮言之傳自不早聘定全由魯問名納遂繼事之辭也遂

因至魯乃有逆后事是以魯主其事祭其曰遂逆王后據夫公來聽命非王所專也皆以釋不言使其曰遂逆王后人逆言逆故略之也知此亦略之在紀不言女也疏故字或曰此說同公羊公羊云天子無外據逆夫人在女國言女入王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天子無外夫國稱夫人有內外之辭王命之則成矣諸侯有命紀人亦當王后稱之不必入王畿之外境乃可言王后諸侯之尊不出竟不入國不得稱夫人二說釋稱王后也

九年年表秦出公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如專行者疏左傳凡諸侯之為之中者謂魯歸之也劉夏逆不言歸此以魯主婚乃言此不親迎至女父之國猶當親迎于郊詩所謂親迎于渭是也此言歸不以祭公終其事明天子當親迎非但使人而已

夏四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充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百里晉卒正也稱伯者避方伯也疏此與齊世子光皆以明世子之禮周禮諸侯世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後世子稱孤所謂大國之孤孤世子與大國之卿也朝不言使據諸侯曰朝大言使非正也此曹世子代政自來存如後世內禪之事追繫其事于父故言使也左氏疏此書日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此世子不可以代故也疏曹朝之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伉者用諸侯禮曹伯來言朝始二君也曹世子雖下其曹伯失正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國君一等亦不得言朝也曹伯失正矣無二君老病使其子代政借君禮疏公羊春秋有識父老子代政諸侯相見口朝言使疏曹伯者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諸侯相見口朝曹伯來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據王世子言會不待以其臣僭用君禮魯當正之以內為失正矣禮處人射姑伉禮不

疏正內疏左傳賓之以上卿禮也禮謂當以卿失正也疏禮待之而書來朝知僭用君禮矣內失正人不使皆曹伯失正朝信邪命成父之惡也世子可以已矣邪命而從道義春則是放命也據臣子大受命專命廢命皆議秋之大義也許不朝是方命也尚書方命疏放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此譏曹世子從邪命揚父惡不合方信道不信邪能已則雖有放命之劉子引孔子曰良藥嫌而有信道之美故曰夫已多乎道疏劉子引孔子曰良藥耳利于行故武王謂譏而昌紂無譏而亡吾無譏譏之臣父無譏譏之子見無譏譏之弟夫無譏譏之婦士無譏譏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語違而道從而逆不從亂命義與此同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曹世家桓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夕姑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平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傳曰夷狄不言正不正國同禮內屬國不言正亦簡之曹居卒正之首猶可援次國之例故一見日以起其例此春秋禮待升降以下不日者復其卒正之例

夏五月葬曹桓公月葬者卒正之首明小國亦疏卒葬此卒葬者曹卒正首也故特卒葬曹亦一見例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起下疏桓會皆月弗遇者據不期而會日志據不遇不相得也志相遇者弗隨言不見內辭也弗猶不也外言不欲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以此戰鄭為伐侵主我有辭故不稱

來戰者據戰不前定之戰也據言來盟前定盟前內不言戰

不言戰據內敗外言戰則敗也親者諱敗不諱敗故言戰諱敗不言

其人據戰當日公大夫以吾敗也諱言其內及外之辭因敗不使

不言及者據來輸平為內諱也言人內及外之辭因敗不使

結日而敗辱深故不言人不言及非前定則或不

言及或言及詐敗辱淺諱亦淺此總傳諸戰敗

十有一年年表曹莊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已勝而盟謀再伐也稱人貶

之故貶月者謹之惡曹內地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鄭世家四十三莊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未及時而葬嗣子弱將有失國之事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桓公 義家塾叢書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者宋也王畿邑天子三公食采祭公是

不顯者如祭伯祭仲祭叔是也仲者字傳天子大夫不名也王

制天子大夫為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方伯國祭仲天子大

夫為監者故不名而疏月者謹

氏采與王臣同也疏之也

宋人者據微不執尊宋公也志知宋公也其稱人何也是

公宜公宜之也據卑稱人上爵公貶之也執人臣以易其君大

謹之按祭仲監者故左傳以為祭封人不名者天子大夫

也不名如內之單伯無論美惡往致皆稱單伯是也公

羊以祭仲為行權由祭仲之不名而生因欲

解其不名故以為賢後師誤說當以傳為正

突歸于鄭劉子云鄭突相祭

曰突據嫌猶賤之也繫屬也與失嫌同辭春秋挈者至賤無

容留曰歸當言入也拒歸內無拒知易辭也祭仲易

其事祭仲執言歸不言入權在祭仲也祭仲立突而國無難

上下相虧猶水火相滅人君不察臣下大盛則私門盛而公

家毀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子股難以步指

末大不能相使也疏鄭氏女生厲公娶鄭生太子忽又娶宋

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死

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

君難臣道也據褒孔父也劉子云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

安國家利人民者不辭其疏難者明無與國存亡之義也許

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也疏難者明無與國存亡之義也許

傳以二君爭立君難非國禍仲亡則國亡國重君輕易君存國

道非存國今立惡而黜正據荀息立不正是能死猶許惡祭仲

之比也也貪生忘義逐君求榮疏劉子云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

也言歸所以歸惡于仲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

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疏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

正者其權謀公其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心也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桓公 義家塾叢書

夫詳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與于朝四臣詐而誅于野

鄭忽出奔衛鄭在喪通不稱子不言世子忽嫌于初死之稱下

稱世子不嫌也疏鄭世家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

稱忽亦辭窮也疏九月辛亥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

公

鄭忽者世子忽也據言鄭世子其名據下言失國也據失國

祭仲不能保其宗廟名以罪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者蔡侯封人也稱叔者使與

叔皆及立之正辭也此叔非蔡侯之弟與春秋凡稱叔季皆為

君者下季入為君此稱叔知是蔡侯也生不稱君死不稱公蔡

不純以中

國禮待之

柔者何氏據不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未命未受爵命于天子次

國三卿一卿命于其君者

為未命小國大夫皆不氏

公會宋公于夫鍾以魯成宋亂路魯為之解故為此會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在內月者謹一年再會闕內邑再會為商鄭昭也

十有二年年表鄭厲公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稱侯本爵也盟拒齊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求賂不已公故往會于齊也

紀燕求和燕國姑姓黃帝後地與句須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齊為田氏林後繼立皆以兄弟相繼也

陳世家厲公七年卒立中弟秋是為莊公繼不書葬故不見厲公之諡故世家誤以厲為他改躍之諡為利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公會宋公于虛為鄭平也虛內邑故不月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在內月者謹一年再會龜內地二年之中二盟四會乃與鄭伐宋悉

書盟會以交惡之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劉子云鄭伯突篡兄而

鄭盟約

丙戌衛侯晉卒衛世家宣公殺太子伋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

再稱日據上已見日決日義也明晉正也前因累立以見不

董子說立晉疏二事同例日不日嫌蒙上日之以明凡例日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公與鄭伐宋小不

是明與鄭戰也公羊以為嫌與鄭人戰者同伐而自相戰戰事故辟之如與宋戰之辭也左傳遂帥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焉

當為于說詳左傳補疏

三傳同以為戰于宋也

非與所與伐戰也據地宋知不言與鄭戰據與鄭戰當出鄭

如與恥不和也左傳以為無信是也方與鄭結盟伐宋於伐

宋戰鄭伐宋戰宋內與敗也此內與鄭戰內無與國則言戰

與戰鄭戰非與宋戰敗也此內與鄭戰內無與國則言戰

十有三年年表衛惠公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經外戰當此地此不地者公羊謂戰于內是也

三傳各異案是時紀齊為深讐鄭與宋為略備兵魯居其間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戰于內齊志在滅紀宋志在報鄭齊紀急而宋鄭緩故經先紀

于鄭先齊于宋左傳言後者以此事由鄭主謀而後書鄭之義

紀事戰故不地內使果戰于紀自當以地紀三傳本同各就一

致參述

其言及者據言戰主外紀鄭由內及之也以在內戰故下言

卑及尊春秋由尊及卑今由其言戰者據及主內戰于宋

言之也以紀主戰故言戰自主戰乃直戰稱人據燕人略

稱師亦無師重眾也盟戰序人微者也從大國則有其不

地據內戰例地于紀也鄭君說紀當為已據言戰紀先鄭以

如戰于紀國城疏同時紀齊宋鄭皆有伐紀之辭在內

下故不地也疏者互異公羊以後日為恃外恃者亦以外

三月葬衛宣公劉子云衛宣公取其太子伋妻生壽及朔殺伋及壽立朔為太子是為惠公亂及三世至戴公

乃疏危之者方伯正例立朔不

夏大水劉子云占與元年同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尋武父之盟也魯與鄭和齊與宋和

無冰劉子云周春今冬也先是連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鄭伯突篡兄而自立公與相親長

善惡之罰也疏天下異天下異者桓公弑君弑兄外成宋亂與

鄭周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二

桓公

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無冰劉子云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時正例過時

成二煥也劉子云無冰恒煥也小煥不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鄭伯厲公也公前與盟武父今又來尋盟讓公長養同類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

也再傳者鄭為次國也來盟先舉聘聘前定也

來即盟明前不日戰猶日前定之盟不日前定戰日其正盟

定不再聘不日戰猶日前定之盟不日前定戰日其正盟

如桓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舒猶緩急

立乎定哀見孔子所以指隱桓之世隱桓之日遠矣聞見皆

細微事實人罕傳聞史冊記載直錄經文別無傳注故有久

而失傳之事不知其事則不敢削其文故春秋大事諸記並同至于細微則各以己意相測實皆在傳疑之例說詳傳疑

表夏五有月傳疑也難非聞見可定故闕之也

猶及史之闕文也傳疑以起傳信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劉子云御廩夫人入妾所春米之

之餘而嘗據下書嘗可也傳推其意以爲惟以嘗乃可志也

志不敬也宗廟之祭祭器有災宜易

親耕以共粢盛祭義曰古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

地山川社稷先王以爲醴酪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

也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粢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據論四日曰甸甸師掌粟而納之三宮

禮三宮中爲高宮始封君夫人所居以下左右姑居東宮婦

居西宮以此相推祭義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祭者使纁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劉子云御廩夫人入妾所

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共九也夫嘗必有兼旬

之事焉據從下日已後修祭物也兼旬二十日以外視牲春

也劉子云齊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齊

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于目聲音咳唾不絕于耳嗜欲好惡不忘于心則是孝子之也王申御廩災乙亥嘗四日不能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故志災以起之主書者災餘當易如改卜牛也耕籍粟掌于甸人臨祭乃春藏御廩然則御廩所容少故不志災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命經傳襄皆敘宋公上待以二伯之禮後世因有齊僖爲小伯之說者蓋春秋本因齊桓以齊爲伯經固宜有一定之制若有升降則學者疑不能明故終春秋之世齊皆有伯辭齊世家三十三年僖公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求賂不得又敗于紀故以者兵紀虞主不以者也實主之賂不入而伐鄭突篡兄自立宋者討不以罪也言以者責四國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曰民爲君爲輕是故得乎邱民爲天子劉子云貴社稷次之君臣于百姓互相爲本如循環無端疏百姓爲天百姓與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例時月者謹之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職方氏制其貢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諸侯時獻天子于獻時禮辭之故但有辭求讓之事無所徵求言此者春秋貴讓也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荀子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故民不困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資其手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三月乙未天王崩不葬者天王以前邾牟葛來朝當在未葬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時故野疏周本紀桓王二十四年崩于莊王仲立接桓之也王三聘桓一求一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齊失伯以不日見之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家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反殺雍糾居邊邑縶月者謹之疏譏諸侯不生名者誅絕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世家祭仲迎昭公忽反正也稱世子明正也言復歸許叔入于許許已滅矣如有國疏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今因鄭亂許叔遂復許國也許叔氏言字許之貴者也據紀季蔡季同諸侯繼立凡以子繼父者稱子以弟繼兄者稱叔季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兄終弟及之正辭稱許叔莫宜乎許叔據以弟繼兄其曰入明其以弟繼莊公之位也何也據蔡季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疏據許叔與蔡季歸不同者春秋于嫌得者見不得入許疏蔡季內有臣下之迎外有叔而諸侯之不正視此矣疏諸侯之助歸國繼立其辭易也許叔內無君命外無與國許民已爲鄭守乘機應變入而有之其辭難故曰入也人多許叔之功春秋惡專地私自據據雖復國以入言明不許也稱叔以起其貴有宜道公會齊侯于蒿前與齊戰僖公時事也疏不在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葛魯屬邾在牟葛之上以後進爲卒正而來朝故貶之也傳曰天疏地理志泰山郡牟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之大邑突入疏鄭世家秋鄭厲公遂居之月者謹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公羊宋公鄭世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與厲公兵自守于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月者謹之

地而後伐據伐者疑辭也先地次也伐救皆不地次言地次

非其疑也諸侯伐鄭者助突也不言納突作爲討突之

十有六年年表周莊王元年衛懿公十八年齊侯殺子亹于嬰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蔡突黨曹年表公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曹年表公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致而月危于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義家塾叢書

桓無會其致何也據桓十五會而危之也此後濶會公遂不

冬城向向舊城爲舊所取今取于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世家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

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政惠公立

朔之名楚不名 惡也 曲禮諸侯不名有可殺之罪故天

子召而不往也命而助朔据下王師救衛助黔牟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內地齊紀和而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字者紀存猶未進之爲

莊世紀載而後邾稱子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郎公左作奚左以爲此疆事蓋二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傳曰爲親者諱敗不諱敵

齊師以吾敗也因敗諱言其人不言及之者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封人生稱叔葬稱侯皆一見以示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月者爲下葬出也季者

蔡季歸而立者當名不字蔡之貴者也

叔自陳據歸或陳有奉焉爾

癸巳葬蔡桓侯劉子云周桓王時蔡侯卒諡桓侯有德則善諡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班氏云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

十有八年年表鄭子魯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劉子云將伐鄭納厲公遂與夫人如齊謂之有禮易此則敗且禮婦人無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據陽穀言以夫人之仇卑尊以及敵也知弗稱數也春秋夫以及妻不言及夫人不以公爲夫非夫人也劉子云奪文姜之屬不繫則賤之故計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劉子云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通桓公酒醉之

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疏齊世家襄公四年死子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人如齊襄公故當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爲魯桓公夫人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三 渭南嚴氏孝

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

其地據隱公於外也據言齊也諸侯卒於封內不地地皆有內與弒不地外者內地小不忍疏葬公在下舉上

也上謂公也君子慎終喪時事皆自主故言公薨謂公自薨也於此言君本身正不正者以薨死者事葬先言葬後言公傳以爲舉下臣子葬其君葬在先者所謂舉下謂葬爲臣子事故危子孫于葬言之矣傳言此者明乎生死之際終始之事人道之大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稱公者未殯以前以生禮事也日者喪班氏云尸柩者何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猶存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久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秋七月疏時四記若不貳事者傷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我君據生不稱君天接上下也上下謂君臣也接謂交舉猶外舉國也公爵稱公上有天子不純君之義言君謂諸侯

專治封中有純君之義葬言君已葬乃得申其私恩也君繫我故曰接上下尊之義葬言君已葬乃得申其私恩也君

之曰我尊尊親親春秋之義也君弒首文姜妻弒夫也賊不討不書葬母以賊稱者公不言及先此其言葬何也據隱不

殺乃不責踰國而討謂討母于齊言報讐也于是也于謂此是也親喪方至不責即時討賊明當殯盡禮于練時乃

桓公據公上葬而後舉諡易名之典桓諡所以成德也劉子云諡者累生時之行而諡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諡所以

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陳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也又曰有德則善於卒事乎加之矣班氏云葬乃諡之者諸諡無德則惡諡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三 渭南嚴氏孝

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幼不誅長賤不誅貴故既葬然後舉諡人之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卒謂終

也嗣君未葬稱子某猶謂父前子名也既知者慮義者行仁葬稱子即尊之漸父事已終子乃不名也

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傷無三臣出會不反痛之也夫

補疏桓公十八年合二九之數文宣成三公三十八年合爲七十二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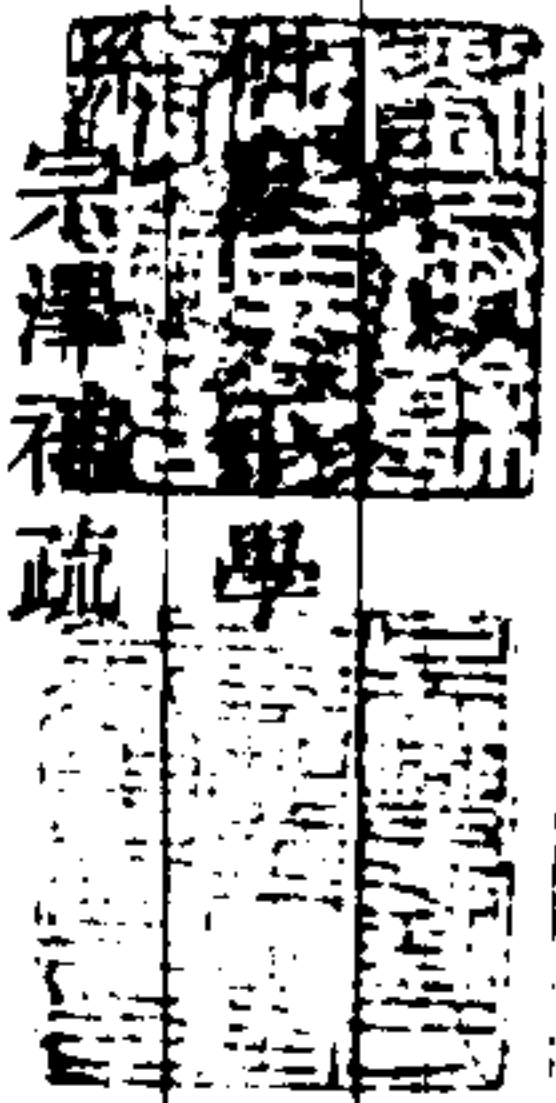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井



莊公穀梁隱桓爲遠世定哀爲立世從莊至昭爲一世在立

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子

元年八年表周莊王四年齊襄公五年晉緡公十四年宋莊公十

鄭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杞靖十一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桓薨于齊難與內弒不同然繼弒君

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一 義家塾叢書

也解在桓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春秋奔爲討賊明此方當屏之于齊不宜受

孫之爲言猶孫也若孫公孫于齊下書公在諱奔也逐之也

奔與殺爲討賊詞于此言奔明得逐接練時禮至四月乃練

之也變文不諱此諱者有尊親之異接練時禮至四月乃練

未至接練也錄母之變錄猶錄因變謂大故弒君之罪也謂討

義討賊爲嗣君首事練時期斷可以出討練則當于四月

昭之本末至魯以孫言者起討之故孫同文也始人之也人謂

其屬如路人卽不稱姜氏是也始謂首事以明法父尊母親

討母以報父仇不以親害尊也莊始知有母不知有父絕屬以

明其討母細私不言氏姓人無孫姓猶言氏姓言夫貶之也劉

恩申大義也春秋罪重者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親至

云絕文姜之屬賤乎賤者也故有大故不奉天命者皆絕

不爲不愛其母

其天倫用致夫人曰文無天是也殺二子人之于天也君天

命以道受命傳曰信而不道何所以爲信者道于人也人君畏天

言受命傳曰何所以爲人又曰君子所存者命也人君畏天

以君尊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春秋貴命以治臣而本天以

之也主天爲君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稱天王

順天也王至尊以天臨之如臣子禮絕者如王言出宋稱公蒲

尊也天子朝日用朝禮如臣子禮絕者如王言出宋稱公蒲

社災是也傳曰文無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左氏不稱姜氏

天亦以不治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左氏不稱姜氏

與傳同不用命者皆以人傳曰桓無王也人絕以君討之

絕之謂以君命討之也不順君命之人以王命討之

人不受命不言反言孫以王臣子大受命天子爲天之臣子

法討之得絕其屬不念母也臣子大受命天子爲天之臣子

諸侯爲天子之臣春秋貴命義莫大於此日董子順命篇

不背于道言大者春秋貴命義莫大於此

孤證董子說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形近易誤然天子大夫爲監於魯

使之從京師至魯作逆者從至京師之辭也作送者從天子召而

單伯者何單子又稱字吾大夫吾大夫與內臣同事之命乎天子

者也魯見四監者單伯夷伯祭伯祭叔是也傳于祭叔又云

文也王制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其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于方伯之地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二 義家塾叢書

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

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天子受命于天子受命于天子

疏公羊同魯爲方伯天子命大夫故不名也傳曰天子大
臣無論矣在外則祭仲原仲女命天子大夫不名諸侯大夫
叔皆此例自漢以後此說甚微命天子大夫不名諸侯大夫
于其君者名而不言如何也天子召而使之故不言其義
不可受于京師也便如私行非莊公所使亦以拒邪命其義
不可受于京師何也便如私行非莊公所使亦以拒邪命其義
疏俞樾說躬君當使之主婚姻班氏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
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者嫁禮貴賤不可
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
卿主之者謂天子卿不使列土諸侯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
舒也天子爲禮不兼春秋築王姬與齊爲禮雖未出喪使與仇人
之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與齊爲禮雖未出喪使與仇人
誅不討失道一爲婚失道二使魯主失道三也其義固不可
受也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周使魯主昏邪命也以
逆王姬以辟莊公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于外當不地而日外非外也非外而日
如言于外不言齊侯來逆皆拒邪命使魯若其來逆皆拒
築禮也築于內于外能主昏不非禮也
之爲禮何也築于內于外能主昏不非禮也
出親迎也諸侯嫁女大夫則不出公門於廟則已尊
廟若也諸侯嫁女大夫則不出公門於廟則已尊
之過尊非禮也公羊作禮門出親迎者于寢相授若王姬於
寢出則禮如內女天子女禮門出親迎者于寢相授若王姬於
可爲之築廟寢不由節矣
也不嫌于天子卑不嫌于內女有節度

也同公羊築之外宜得正
得禮也魯莊忘仇親與野郎無緣此時能築於外又有告廟
意也魯親迎之禮不能于野外行之春秋因其失正託言于
外使齊魯不相交接若王姬過魯魯館舍者然變接內之
實事以求報仇之正道若王姬過魯魯館舍者然變接內之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築外失禮故兼舉以爲問
齊侯非所以接婚姻也
以接冠冕也冠冕諸侯冕
大恥深惡不可以言王姬至魯外當有館因此託義使若未
嘗至國言于外所以避莊公與齊接也○按以上同左氏公
羊左氏各言一節傳乃全言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據
凡三傳說禮不同者多爲此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已避公外王姬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婚如深故再沒其文也春秋已見不再見仇事數見者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陳世家莊公七年卒少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
過五命大國之卿與大夫三命下錫魯爲方伯例得七錫死而追
獨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三命下錫魯爲方伯例得七錫死而追
也舉國在諸侯爲狄之在王爲貶之追錫罪人以求婚於齊失
孝子心亂先王之制大惡故去天也王莊王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諸侯初立朝王還圭天子使其襲爵命
亦必在朝觀巡狩之時親受錫命非正也
于王天子不使人往錫也錫命非正也
禮當受命於朝來錫則輕王生服之死行之受錫行謂葬
爵天子失尊與下聘同議也

墳墓如禮也。王制喪疏。禮祭從生者葬。從死者中。庸上祀先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時蓋錫命加葬桓公也。生不服死追錫之。因欲婚于齊。追錫惡人。疏。生爲方伯已死追錫之。是過七命不正甚矣。班氏云春秋傳曰追錫死矣。述制求悅于諸侯。而不得追錫爵之以其未當股肱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近養繼孝。許慎引傳說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祭功可追錫。如有罪又可追討。案甚之者。越七命一也。來錫二也。追錫三也。桓罪人四也。求婚五也。故春秋去天以絕之也。疏。案左傳有追討之制。罪大惡極生逃。憲典死得加刑如戮。崔子之棺是也。桓公惡人當在追刑之例。傳但言追討。此意在言外也。至于小惡由生而定已死則從鬼道王法不更加故伐喪經所不許。

王姬歸于齊

爲之中者歸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與仇人爲禮棄先王命衰罪人違道而行故去天也

齊師遷紀邢鄆郛

紀據繁國也。據其下大去傳曰遷亡辭。疏。遷而不地者不復見。此遷而復見者不使

小人加君子紀從此遷從者四年而後畢四年言大去因
國人從紀故曰紀侯紀侯實于此已去紀蓋遷于鄆

下都上紀部會部都國也國同紀而遷齊一時滅四國累

言爲紀侯殺恥此或曰紀又一師說公羊以爲取遷紀于荊鄆

部傳曰地者那復見也遼紀於疏據下紀見言大去故以爲

三邑恐其得民爲亂無專地故不言于凡言地者皆自遷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正月例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帥師不言如以爲私行惡專兵也此帥師起慶父弑也**疏**莊公

國而曰伐城伐於餘丘於羊有口繫刺婁之說一本又有無

邾婁之邑也據大夫九伐皆屬邾春秋進邾故邾邑可不繫國其曰伐何也據疾火攻

乃有公子貴矣親則公弟貴則大夫所謂將貴也翬伐宋不稱公子此稱公子者時慶父幼禮不責童子

師重矣師衆稱師而敵人之邑謂伐邑不繫國**疏**以公敵邑也公子病

獨言邑病
疏春秋伐邑得言國者邑繁於國重其伐目國也此不目國變文以病公子也變父莊公弟矣公子也

則慶父弱矣弱而主兵
以敵人邑不言國
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
大夫國體貶

諸侯議公子**疏**以伐邑其後卒有弑逆之禍試非一朝一夕

言都以鑣之也其一曰傳詞秦以前專與公羊不分疏五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皆在漢以後此亦君在師中也有疏師不言公知此亦公在不

言也慶父幼故知公在而重之也重故言伐也公羊曷
也不出公兼辟不復仇爲國之君存焉爾疏翬曰

伐宋此不目國鞏事上下有公此不出公文故于伐起地邑者以慶父專兵言伐以起公在鞏慶父皆弑專兵有無君之

心以公在不言公舊說君

七月齊王姬卒不日者非內女也故月以明親疏之義內女卒皆由魯家爲之服大功專曰以吾爲之

卒也。

爲之主者卒之也外女不卒魯主婚有**疏**檀弓曰齊穀王姬

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

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胡內邑也夫人至魯注于禚故齊侯

內會之經以夫人爲
 至此者託辭也
 疏婦人無外事踰竟皆言國齊莒邾是也
 不地外國地內以起不踰竟之義公

大夫在國乃地國非國踰竟皆地也禮曰男子志在四方故不同女子也月者謹始也惡惡其始

婦人既嫁不踰竟據踰竟皆地也禮曰男子志在四方故不同女子也月者謹始也惡惡其始

劉子云婦人之禮有閨門之修而無外之志非有大故不出公家班氏云婦人不踰竟而中者所以防淫佚也雜記曰

婦人越疆而吊非禮也而有踰竟而中者所以防淫佚也雜記曰三年之喪君與夫人俱往

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據諸侯大夫會以修事辟公不言會言會言會非正也

言饗甚矣饗甚元年迎夫人至不歸魯畢喪之後齊侯如內辭前孫無姓氏使如二人然此未踰

竟傳統言婦人例故言踰竟不爲此事出宋世家十九年莊乙酉宋公馮卒此不日者也其不正前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劉子云朔奔齊天子更立衛君齊會魯伐之月者惡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莊公七義家塾叢書

世卿也魯爲世卿乃卒羣柔經不卒者皆以非世卿故

溺者何也疑不氏公羊以爲桓莊不卒大夫也

公羊與傳小異知柔其不稱公子溺也據此以惡事貶

微者以盟折無貶義其不稱公子何也與弒貶惡其會仇

讐而伐同姓伐之加常二等左氏云疾之故貶而名之也

貶公子所以貶公也齊侯不使內與仇讐接也故終齊襄不與

師者齊侯也齊侯不言齊侯不使內與仇讐接也故終齊襄不與

內接也惟夫人出會言齊侯起同罪

夏四月葬宋莊公

月葬故也爲提與弒大國例

五月葬桓王劉子云大臣吉服之南郊素服稱天而諡之班氏

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

於陰含陽光死則入地歸所藏也月者危改葬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而後舉禮議所以成德也卒事乎加之諸

侯天子同也天王諡桓莊僖三代與魯同

傳曰與公羊同說改葬也七年崩在

按改葬牛言改葬不言改葬者葬事牛物言葬

可知再蒸不言改葬者葬事牛物言葬

之服志鄭君云總者臣也子舉下緬也

上王在下舉天下而葬也舉下緬也上舉上謂君臣之辭

葬一人故曰舉天下而葬也舉下緬也上舉上謂君臣之辭

非也或曰氏同卻尸以求諸侯此謂緩喪非改葬

王欲求諸侯遷延至七年乃葬直書其事而惡見不待貶絕

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子葬通例必其時也禮無所屈何必

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書葬天子引傳曰天子何以不

其時也諸侯同來奔喪有定制無遲早之疑志葬故也非正

也諸侯當同來奔喪有定制無遲早之疑志葬故也非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莊公八義家塾叢書

危不得葬也月者危曰此釋王三不志崩之傳近不失崩

近謂入莊傳以隱桓爲遠故有傳疑之事至近則聞見確

世爲近代天王崩又大事天下所知不能謂失于聞見也

不志崩文十四年頃王崩不志葬皆在近世也與諸侯皆志卒

例不夫天下也據諸侯失國不葬諸侯以不葬爲例天王不

同日葬不志葬則同諸侯之不葬爲例也志葬危之如諸侯

故不志葬也失天下謂權下移起二伯與政在諸侯天子失

天下傳曰天春秋以隱桓爲權在天子莊以後權始於桓

絕之是也莊王失權而後諸侯乃得專之失權始於桓

葬而盛于莊王故桓志獨陰不生母也王以下釋稱天子天

傳董子繁獨陽不生父也獨天不生天謂感三合然後生謂

生必因于天修已吞珠而生禹簡狄感乙卵而生契姜嫄履

跡而生稷三代之興莫不由之入雖由父母而生必感天氣

惟受命有符則其象昭著耳故曰母之子也可父母如任叔

三合者言帝王有父而生也故曰母之子也可父母如任叔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莊公八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子紀伯姬來朝其子是不曰父者感天之子也可尊取尊生之義重子母故謂聖人無父而生也天子至尊也精
天子是班氏云王者父疏神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
之也尊者取尊稱焉謂稱天子也
故父天母地見日姊月宋均云父天圖丘之祭也母地時共信
之也尊者取尊稱焉謂稱天子也
言此者釋王稱天其曰王者謂天子也
往也荀子云天下此謂王者一見傳皆言天子民之所歸
也尊著其君臣而微其父子故不稱天子春秋天子之義
之問者州國人氏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
謂之閭盜而已無名姓號氏于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以字繫紀者存紀兄弟及之詞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九 義家塾叢書
附庸字者三十里如儀父是也與天子大夫不同者天子
大夫繫采此繫國與稱弟同故與天子大夫不同者天子
鄫已遷紀之邑也指繫紀則古者諸侯封地皆有采邑國滅
示不絕賢者後鄫紀之采邑公四十里侯入于齊者據以地
三十里伯子男二十里然則鄫三十里也入于齊者據以地
以地皆以鄫事齊也公羊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言奔以鄫事齊也妹言入者初非齊臣言入起事齊
疏如反國解知以鄫事齊也蓋紀侯使其弟如微子事以存
宗廟入者據下言奔以存紀也內弗受也故言入弗內
春秋惡專地許叔復國紀季存紀衆人所許而春秋拒之若
矣以地者此稱字貴之也貴之許之也言入不許而稱字
許之以正其義也春秋之法大夫不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
而貴之者曰賢者不為是故託于紀季以見紀季之弗為也
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也

冬公次于郎左氏云凡師一宿為舍
次止也據次侯有畏也用兵不進是欲救紀而不能也據次
且事紀已遷言救者欲復其國不言救紀不敢言言救紀
同好和故辟言公也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祝丘內地月者
饗甚矣承會饗齊侯禮男女不相饗所以病齊侯也
之不以饗包于會夫人饗盡其實以饗禮饗為卿相饗禮此則
謂有公在也
三月紀伯姬卒傳例婦人不踰夫此卒伯姬者明紀侯得卒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十 義家塾叢書
此葬者起失國不葬也為一見例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據列國夫吾女也適諸侯則尊
同據適大以吾為之變變為服也服大卒之也禮姑姊妹女
出嫁大功諸侯絕期尊得壓不嫁惟嫁許諸侯則尊同尊
同則出嫁服大功諸侯絕期尊得壓不嫁惟嫁許諸侯則尊同尊
姬以下是也此統為內女卒發例非為紀伯姬
卒也內女卒例日此月者失國且與日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遇者前已見齊宋衛此再見陳鄭者
衛陳鄭為四方伯故言遇此如宋遇者志相得外遇不書書
衛陳鄭災凡記災之國乃言遇也疏遇者志相得外遇不書書
者子登
紀侯大去其國經言大去一見例傳以為賢紀侯公羊以為
紀侯有賢行疏紀侯大去其國齊世家襄公八年伐
傳說為長

大去者据出奔不遺一人之辭也据言出奔君出而已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元年遷紀民不忍其君相率從之日太王辟狄邑于岐山下此乃畢得民心是紀侯賢也孟子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同此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傳曰得衆則是賢也以言大不言滅據遷後而曰大去其國者凡出奔者繫之國絕於本國而言所在之國此不言所別營新居其本國實未亡也紀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春秋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況以不肖治賢乎君子宜有國小人宜亡國以小人滅君子是反常也春秋撥亂反正不使小齊人加君子而使如君子辟小人者是剪亂助正也不嫌失誅齊者前言遷已明亡而不加滅辭愈深齊惡未爲失討也

疏公羊以爲爲襄公諱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目齊侯者紀伯姬無主齊紀同姓齊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七

義家塾叢書

之君葬臣子事目齊侯病齊侯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据列國夫吾女也失國故隱

而葬之傳曰葬葬也葬葬共姬先葬共姬也夫人之義不踰

葬紀侯是踰君也不嫌踰者葬共姬先葬共姬也夫人之義不踰

先葬共公葬伯姬失國也失國者葬共姬先葬共姬也夫人之義不踰

葬紀侯也夫人不踰君葬伯姬失國也失國者葬共姬先葬共姬也夫人之義不踰

其失國葬伯姬以起其可葬蓋欲存紀故葬伯姬以抑齊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郕于此出公以譏公也

齊人者据夫人會齊侯也齊侯也不沒公其曰人何也据救災言衆

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外貶稱人內無稱人之例不出公又

公敵以貶公凡公會盟交接非小國大國公羊諱與何爲卑

公也無貶道不復仇仇強我弱時勢未可輕舉諸侯以宗社報而怨不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國君宗社爲重雖不勤兵刺釋怨也外無報仇之事內忘不共戴天之志相與田獵邀復言者一識已明也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而曰如如齊師也公諱也公同夫人如齊約伐衛也

師而曰如据師在齊下衆也師言如傳曰公大夫在師言師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穀梁說諸侯夫人父母已沒

意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七

義家塾叢書

秋邾黎來朝

此見義也春秋附庸常敘小邾黎來由名稱子一卒正一附庸相

見附庸外州乃言方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此言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邾黎來復言小邾子伯先中國後夷狄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

三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貶之也傳卑公其人公何也據
也五逆天王之命也世家所謂逆天王命也天子立黔牟五國
國也不言天疏左氏冬伐衛
子命從王也疏納惠公也

六年

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子突
王命共伐衛納惠公疏八年齊襄帥諸侯逆

王人又名卑者也石尚士稱名不名稱名不名傳曰人
名不貴之也秋善其事必舉貴而名之善救衛也名善也救
者善不名則伐者不正矣政不能底所立救又無功故言
善不正大惡逆天子命當尊爵放逐不言戰
不使諸侯敵王師不言敗諱王師敗于諸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月者謹之月出月
亡八年復入與前疏衛世家惠公復立
通凡十一年矣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上言伐齊納子糾不逆天王之命
也逆王命大惡伐可言納不可言者內已有君更立入者內
弗受也公羊賢辭也何用弗受也反國內不得拒為以王命
絕之也絕之謂絕其國衛人不以為君凡人皆朔之名據諸
者多惡也其入逐天子所立與他人不朔入逆名也則出順
矣朔出更立君黔牟為天子所立天子得廢置諸朔出入名
不皆名以王命絕之也遂諱不見經故兩名以起之絕者
不葬也

秋公至自伐衛公羊以致會致伐為說以致伐為不敢勝天
義為長

惡事不致致者告廟致成也所事惡不可以告周公故不致
如伐齊不致侵此其致何也目其事故不致則不致則無用
宋不致是也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入衛于秋致公則六月入衛公成其事
也

螟劉子云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自此以後八
以齊首之羊云衛人歸之也分惡於齊也目惡以使之如
下齊而來我然致于我實則衛自歸不由齊來公羊讓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四 渭南嚴氏孝
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惡戰謂伐則殺矣首惡于齊則惡從
魯侯之力也與傳同惡戰謂伐則殺矣末滅取鼎魯主兵
故內為主此齊主兵故首齊緣情定
罪也不言使傳曰內與同不言使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公會而主夫人以有辟也董子云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劉子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
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劉子云恆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
恆星者言恆不經星也劉子云恆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
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日天之靈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
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
其斗柄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宿盈縮之占
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

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以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其初猶發于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宿者東方奎婁胃昂畢參井鬼柳星張翼轸所宿者西方奎婁胃昂畢參井鬼柳星張翼轸所宿者
之昔星出為昔與夕通也左氏云恆星不見者據弗內辭可以見也
此夜獨不見反常之辭恆星不見左氏云恆星不見者據弗內辭可以見也
夜中星隕如雨劉子云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安全如人君有賢明之才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法金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遠下學上達裁十一之祝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悟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于君臣乖離上下相怨自是以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主 義家塾叢書

其隕也如雨雨隕本是二例今言隕矣又言雨言是夜中與據隕不見于上疑春秋著以傳著者信之大者書疑以傳疑如陳侯鮑以一日卒著者于一夜之中分定時中之幾刻疑者則合十數日為一書詳畧疑著各有分取也
也日中則月移而日夜中與紀日著焉爾月正中如日之中其事明著故言中言日中言月用見其中也據言夜中禮月也昔由日星定夜中由月定何用見其中也據言日中禮月也昔由日星定夜中由月定何用見其中也據不須夜中書異已見無取記時也失變形之誤而錄其時一夜二異有先後之別故著變謂恆星不見失變謂星記其正也昔時星不見夜中星反而隕星由不見而反由反而隕一夜異數改不錄其時則其實不顯故記時也再大變

別再記其時則夜中矣一錄夜以別於昔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據言隕者不見於上我知恆星之不見當時眾星見而恆星所見則知不而不知其隕也恆星雖反舍而眾星流不能見惟恆星知其隕據言星是而接于地者見于雨隕皆傳疑我知其隕據言星是而接于地者見于雨隕皆也謂經可言雨星不著于上其物雪電之類是也見于下接于謂之雨者正以見上著于下凡雨隕皆接于地宋言星即方隕時不見于上據隕石疏石霜言隕于空中不見石言實皆著下不見于上不見于上與霜雪言隕于空中不見石謂之隕此隕因包恆星而言故謂之隕上言不豈雨說哉經言隕正以起不見于上言不見則不可獨言雨也然二者之分又繫于地發于地為雨雨是也降于天為隕隕星是也或天或地其辭不可同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主 義家塾叢書

秋大水後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賊臣應之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水災常有小者不志必高下

無麥苗疏左氏無麥苗不害嘉穀也論語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麥苗據大無麥禾于同時也公羊傳待無麥然後書無苗苗受水災先無禾而後無麥同時皆盡故書二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劉子云一年再出會于道

婦人不曾會非正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傳公大夫在師曰疏公羊

師言師者諱公也云其

言俟何託不已也何君以陳蔡為滅鄭

出傳以為伐我小異月者為下治兵

次止也侯言侯待也以言次聞陳蔡將至勒兵于鄭

至美而著之也

甲午治兵日者著其事不日

出曰治兵公羊作祠兵也

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

也皆用田獵而進車徒

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

載旂百官載旂各書其事

旅釋人入則振旅反尊卑

軍將執如戰之陳辨鼓鐸

司馬執錫以教師執提旅

出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

蔡不至矣治兵為秋出所

伐我經無明文疑本意伐

又同齊圍鄭二傳各就始

合兵遠來當有大戰故曰

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云上古之時其民敦樸三

師而威故善為國者不師

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

用故善師者不善陳者不

陳五帝之謂也

之謂也

血及皆仁聖之惠時化之

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

戰亦不血及至晉文設虎

敵楚師以安中國故曰善

服楚師使貢周室北伐山

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

昭王日楚昭王遣閭閻之

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

者不亡楚王之謂也秦若

於是以亡楚之謂也秦若

羣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

老觀乎秦漢世之為兵者

力遂之或奔走起秦號哭

亡者也劉子說見御覽所

夏師及齊師圍鄭此大郎

邱降于齊師魯國陳蔡兵

其日降于齊師何此齊人

齊侯仇讐而小人者不使

降者為齊屬國踰七十一

疏之也與傳各明一義

秋師還事已畢矣言師還

還者言致事未畢也

同姓大惡不可言故託言

也還在降後已成之辭不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知帥怨恨之徒攻襄

公于田所逐弒之

魯不相從報仇言者不追

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

公孫也弒而代之也



名不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疏齊世家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

無知之挈失嫌也疏再傳為已踰稱人以殺大夫卿非大夫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此見大夫大夫不名之始曹殺大夫不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莊公

女為無知夫人冬十有二月襄公游姑夢遂獵沛丘見彘從者

公不及大夫疏謂大夫大夫不名之始曹殺大夫不名

立小白疏齊大夫無君求納于君而盟其

當可納而不納傳日道之貴者疏立國之道首重專謀知者

夏公伐齊納糾疏納者內弗受也名者以公臨之君前臣名也

齊小白入于齊疏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莊公

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傳兄宜立傳兄弟天倫也出亡齊人殺

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傳謂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

日齊小白入于齊傳日以不正入虛惡之也劉子云管仲傳

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奔莒齊人殺無知迎糾于魯公子



以爲君而朝諸侯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葬者賊已討七月乃葬**疏**曰爲大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云不諱敗惡內也不

及之者爲內諱也公羊以不諱敗爲伐敗以爲復仇按此本爲

一見例故二傳說不同納糾不得爲復仇則本傳爲長傳又日

不言其人者據及而不言其人以吾敗也據此不諱言及也來戰

從此爲敗不言及之者以吾敗也據此不諱言及也來戰

尤諱之深疑戰不諱也齊世家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

及但不言敗等淺也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

先入立發兵拒魯敗與魯戰于乾時魯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傳曰又殺之于魯荀子云仲尼之門人

伯之盛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

事則詐邪襲莒莒國三十五月者謹之惡內也言子明以兄得

立齊世家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疏齊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圖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

內不言取言取病內也據外惟邑言取此人言取明內不取

易辭也內取于人託于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實魯自

齊取其子糾而殺之齊人自取以易辭言之所以辟內殺也

蓋齊殺之愈易則辟之愈遠若不于內者然則內方欲納

糾乃不能拒齊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

取則內辱大矣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

皆不受誅吳封慶封之比難死以千乘之魯魯頌公車千乘明

冬浚洙洙水名在魯北

能底糾之罪明矣若辟內乃殺深著其畏齊也

浚洙者浚一見例不知深洙也公羊深之也深洙以洶沙淤

揭著力不足也設防具者不能戰也下乃勝見師無常勢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日據來疑戰也據未有疑戰而日敗據外疑戰勝內也內

喜其勝雖疑言勝也傳

日成敗之也疑詐譎

二月公侵宋不致者惡

侵時小事此其月何也據無乃深其怨于齊敗長又退侵宋

以衆其敵此屬詞之教也齊惡之失謀國交故謹而月之下

齊宋之師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三月宋人遷宿宿內邑宿男所食遷者宋報前役伐我而取之

內諱之也遷滅也宿不日者會盟

遷據乃日宿不能同盟月而已

遷與自遷異亡辭也復見亡也其不地據邢衛宿不復見也

已滅亡不復見也賊不復見也疏遷者遷其民人但食采邑如令

見殺也則不言滅爲內諱之西人滅國事故言遷已誅其君

言滅而已遷者亦惟衛蔡許三國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

也自遷者保其國家遷其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伐者宋于我無伐文言齊伐當

謹之與侵

宋月同

此日者大其事以正 宋萬之獲也 劉子云長萬以勇力聞萬
戰於之固萬獲也 宋世家魯生處宋南萬宋人請萬歸
之宮中數 疏 宋按左氏以爲在乘邱之役有小異
日歸之宋 劉子云宋愍公驕慢諸侯不改而明年與其

秋宋大水 巨萬博戲婦人在側而萬萬君之應
外災不書 通不記災 此何以書 內州得記災 又 王者之後也

劉子云二王之後不致功有誅無絕班氏說王者所以存二
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統也明天下非一家

之有政謹謹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服其 疏 春秋內州
正色行其禮樂以事先祖書災始此者尊宋也 疏 方伯以上

得記災蔡不記災 遷州來外之也宋三記一爲王後一爲故
宋餘一記見例因王後一記此災非王後有災必志也記災

記卒皆始宋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明內外 疏 宋世家宋大水
爲尊冠諸侯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明內外 疏 宋世家宋大水

弔水閔公自罪曰寡人不能以事鬼神政不修故
水滅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于子魚敘閔公也 疏 宋世家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書者起前歸內爲主子魚敘閔公也 疏 宋世家宋大水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其志 據外嫁過我也 據不逆築知過我過我不志者多矣此
非凡過必志在筆削之例非說 特書之旨凡言筆削例類如此

十有二年 莊王崩一使一葬 疏 周本紀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
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 疏 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燕十五年莊王崩于胡齊立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國而曰歸 據伯姬歸于地紀 此邑也 據 其曰歸何也 據嫁

夫言來逆不言 吾女也 失國 元紀 喜其得所故言歸焉爾 女

夫死無主兄弟弗爲之主以夫之黨爲主叔姬 反魯久欲歸鄒桓公立卒申其志春秋許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賊已討不葬者失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賊已討不葬者失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賊已討不葬者失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賊已討不葬者失

道故 宋萬 以國氏未知 宋之卑者也 據奔氏國嫌則挈此不挈知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卑者以國氏 據鄭魯始終以國氏也卑 及其大夫仇牧 劉子

以外諸侯受命為之終為變例蓋春秋乃託將以事授之也
孟子曰齊在東為東伯晉在西為西伯也
其文則史其義丘竊取之矣
統馭也春秋所記多孔子歸之二伯者十二公以隱桓為遠
定哀為立遠為臨天下立為臨一家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八
世為世為臨一國莊閔僖齊伯也文宣成襄昭晉伯也隱
桓伯之將起故以為遠世定哀伯之將終故以為立世近八
因紀伯之功故年為一世者曰可矣乎未乎旋有伐宋之事是伐
同會也託于疑之必其仁信昭著然後乃舉人稱爵眾之辭
許之故辭不出宋公以辟伐同會之嫌也舉人稱爵眾之辭
也疑之非但其君其人諸侯何也因其人宋不可不人諸侯
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陽邑言滅國也據下微國也傳曰滅國有三術
遂陽邑言滅國也據下微國也傳曰滅國有三術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毛

義家塾叢書

秋時衛國傳或以卑國謂不
能同盟會者當是卒正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諸書皆同左
說詳劉子左氏但云及齊平解經而不
能易也

曹劌之盟也

荀子云桓公劫于魯莊劉子云昔齊桓公與魯
魯至于城下城壞歷竟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則不
如死矣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
壇兩相相揖按壇會必築壇相會于壇上兩相管仲曹劌也
曹劌手劍拔刀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歷竟君不圖與
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曰桓公求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
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提劍而去左右
曰要盟可倍曹劌可離信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不可負
而君不負劌可仇而君不仇信義著于天下矣遂不信天下
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鄭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為陽穀之
會貫澤之盟諸侯皆來南伐驅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

為燕開路王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起本信不信齊侯也據不日桓盟雖內與不日據謹外盟猶
書惡文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據謹外盟猶
也信也如不盟本信也惟信盟謹日不致者惡事也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人辟齊侯也齊桓中國用兵
皆稱人為齊桓諱伐宋故疑之

夏單伯會伐宋制也天子使三大夫居間田為方伯監凡方伯
政事皆三監守之強幹弱枝征伐自天子出也天子失政則方
伯私臣得奪盟者權與兵事監者不得與爭此征伐所以自諸
侯出也桓公初伯亟明此制收監者之權反之天子
此伯之大義也以下不言大夫專兵伐國會諸侯矣
會據外主事之成也故不列序而言會
疏左氏言以內為主
主焉
爾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天

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荆入蔡荆再見皆為蔡事者夷蔡以夷狄治夷狄也春
時勢相等故入莊世內升齊功即外錄楚禍桓方得齊楚即敗
蔡齊方會北杏楚即入蔡而諸侯內外從楚之方亦嚴焉宋為
大國服從中國方伯之國惟衛諸侯從中國蔡從夷狄割蔡從
然可分外如陳鄭從違不一功過相敵隨事褒之而已
十四年不見經畧之也不記災不言聘外
之也不專記事皆附見亦畧之也月者謹
荆者楚莊世五楚也後皆稱楚矣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謂
荆在禹貢荊州也前傳云狄之此云州舉荆在九州本非四
裔因其難化故分中外故凡外州國三目州也中國以國為
狄夷狄以州為州不如國稱州不如稱楚王制一州二百一
皆稱國外州之大國亦舉州此春秋詳貴畧賤但舉州忽
內外之大防亦七等之通例也
疏畧言之賤之至也故不如
國不如名以名上之通例也
疏畧言之賤之至也故不如
人名以下乃王臣稱謂之貴賤各不相通蓋國君之辭自稱
人而止無名字之例王臣以人名名字子見亦無國州之例氏

如赤狄路英氏甲氏名不如字公羊云人不如名名不如字
人如下稱楚人是也字不如字此大夫貴賤稱號
之例如天子卿稱子大夫稱字元士稱名微
者稱人是也傳文有脫誤當據公羊補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衛已絕為桓紀之八年一
也見鄭厲復位不書者畧之

復因下同會也春秋外會參國以上始於北杏至此而再故
盟為尊盟以桓會無外州國相親至于晉盟乃以桓用賢
外盟言之不言盟者信未著不言以爲桓諱也疏桓用賢
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一致諸侯于柯之會見其大信
一年而進國之君備至鄭桓之會是其後二十年之間尚未
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會見其亡繼絕之義而昭年
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勢使此其效也

十有五年年表鄭疏鄭世家子嬰十二年祭仲死十四年故鄭
厲元年厲公突在櫟使人誘劫鄭大夫南瑕要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以求入瑕日舍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
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
內蛇與外蛇對鄭南門中內蛇死厲公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
讓其伯父京日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京日事君
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于是謂甫瑗曰子
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日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入後
元年桓公始霸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同會也桓大會三也且以疏衣裳會北杏一二鄆三此三
言此三者大會爲相會之始故言之獨
類不過三

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宋在齊上齊下宋也伯者必先有下人
之志而後人爲之下梁丘亦是也獨宋

乃得先者大宋也宋公紋侯
上尊卑之舊序無所嫌也
鄭人侵宋事者桓伯未盛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討伐宋也鄭從齊故下
秋荊伐鄭伐其從疏鄭受楚禍次于蔡故次見鄭受楚禍烈矣
也經多爲之諱不如蔡者不以夷狄治中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春秋二伯會盟始此言同也齊在宋上升齊爲伯內
公在外公上也陳衛鄭三方伯也陳在上王者後次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宋也鄭在下伯次侯也伯爲方伯者畿內諸侯稱字也許初爲
鄭屬國許稱男者伯子男一也言男以別內外蔡亦方伯專心
事楚不書外之也曹以下爲魯屬魯爲青州伯一州之正帥長
皆統于魯春秋內魯敘魯屬國外小國則不書許男在曹上者
許以一國見序在杞下則內外不分也內得序七幸正曹莒邾
滕薛杞故卒葬之小邾不卒葬者邾附庸殺之也滑惟此一序
不序者也序者起晉在也不言晉者春秋方欲伯齊不使晉見
也滑近晉春秋不以屬晉者二伯古制在內不統卒正故齊晉
宋皆無屬國也桓初爲五伯首春秋之例同姓爲上晉復爲伯
不可以序晉上故不見之于此言滑方授東伯即起西伯也滑
稱伯與邾侯相起屬國皆侯爲卒正者不見侯而稱伯辟方伯
侯也間稱侯者明其實也滑序曹下從伯爵衣裳之會一也衛
自此九年乃不

同者据盟貫有同也据同爲伯辭言同則有疏按言同者兼
凡言同皆中國國故蔡在不言同也文以下同盟無陳此同
何以有陳文以後間用外陳之例陳記災言聘因中國也同
尊周也尊周外楚爲春秋二大綱桓伯時楚未大盛故以尊
周言之晉伯以能攘楚從其重者言之實則尊周者

同者据盟貫有同也据同爲伯辭言同則有疏按言同者兼
凡言同皆中國國故蔡在不言同也文以下同盟無陳此同
何以有陳文以後間用外陳之例陳記災言聘因中國也同
尊周也尊周外楚爲春秋二大綱桓伯時楚未大盛故以尊
周言之晉伯以能攘楚從其重者言之實則尊周者

木書不外楚外楚亦即所以尊周也劉子云春秋之時天子
微弱諸侯專政皆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
從中國不絕若線桓公于是存三亡國一繼絕世疏據推齊晉
者同起伯辭齊言同二晉言同十三不言公疏據言會下
齊言尊周晉言外楚二伯升降之序不言公序小國外內
寮一疑之也疏外宋也內公也同盟信辭公與齊盟而
爲同寮謂是伐同盟故內不言公疑之疏寮舊
宋與魯

邾子克卒莊世不卒小國此卒者明由方伯所壓之卒正進爲
列北杏稱子內前稱
卒之以明其進也

其曰子儀父進之也列會北杏明爲見經卒正也王制一
故不見邾初爲方伯所壓之卒正紀亡因移邾以備六卒正
故得同盟會得卒葬卒正例稱伯子者明進之也非實卒正
也始卒故不日不葬畧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十有七年 天王信王崩不志疏周本紀信王三年齊桓公始
信王事不見經疏五年信王崩子惠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宋楚是也方伯以下無之
人者 據執或衆辭也立晉人執人爲賤與之辭也據
討賊同不稱齊侯爲伯討者詹卑者愛齊侯故不目春秋以
人執諸侯以諸侯執大夫以尊治卑以衆治寡之義也齊侯
大尊鄭詹大卑變文鄭詹鄭鄭之卑者知非賤卑者不
起何故稱人爲與辭鄭鄭之卑者知非賤卑者不

志此其志何也 夫國卑者不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據內以
未命逃來則何志焉據取部鼎不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也此紀事本末也人與物不同辭鄭詹鄭之倭人不錄其
也執則逃不明無以起倭人也卑者來亦不因倭志之鄭
詹鄭之倭人也據人執逃來知有罪卑者書執疏左氏云鄭
是因詹巧倭惑鄭伯故桓公討而執之

伯故桓公討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疏地理志泰山郡乾丘下云隱鄉
殲者同辭與敗盡也據字訓殲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據
子戕鄆子以戕者加之王無遂之辭也無遂者遂已滅如言
師敗績于貿戎文乃同此無遂之辭也無遂者遂已滅如言
亡之辭遂已亡無遂則何爲言遂據亡國當地名遂其猶存
不能先言遂人亡無遂則何爲言遂據亡國當地名遂其猶存
遂也公存謂本亡也而存之春秋存中國存陳內存存遂奈何
問其曰齊人滅遂上十三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左傳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文之事莫不傳焉此傳但言因氏舉其爲首戍按三傳經有明
同也言國氏遂左同知三傳原不求異齊人殲焉遂亡已
舊族能爲國復讐雖不濟于亡春此謂狎敵也傳日不狎
秋嘉其存之謂遂猶有人也疏此謂狎敵也傳日不狎
故以自殲爲文與棄師梁亡同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秋鄭詹自齊逃來卑者來不志志者謹以侯逃
逃義曰逃待罪聽放所逃之國亦不得受罪人言逃絕之亦
之意

冬多麋劉子云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牡獸之淫
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疏班氏云諸侯射麋示遠
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疏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劉子云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
而行伯道其後遂九會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應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據日食記見日治
見日王者朝日玉藻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疏此謂頒
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

天子不朝朔朔由天子定也朔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
天也退而朔朔于天下因朝日見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
食之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謂以天子為尊也天子者君也
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謂以天子為尊也天子者君也
事君之貴為諸侯必有長也謂以天子為尊也天子者君也
為天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朔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
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朔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
秋以魯年繫周正即天子受治于天故傳曰為天子太廟也
疏此亦所以見

夏公追戎于濟西王制西方曰戎戎不在東在東非戎戎伐凡
以知為曹以下定日濟西田也曹為衛以此推之則戎者曹也何
首故經不言曹曹侵伐之事不致者在內也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據下言齊侵至莊世以公之追之不
使戎適于我也公怒追之不以伐我所以成公美也疏左

重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重 義家塾叢書

諱之也于濟西者西舉水名大之也據守于河何大焉下
大此獨為公之追之也齊齊大國戎外夷以公追之故舉大
追齊不可舉大也

秋有鼓劉子云鼓生南越地多婦人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
女蓋至天鼓若日勿取齊女當生暴殺之禍莊公娶齊之淫
遂取之入後淫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大夫亦諫

一有一亡曰有一猶或也盛射人者也劉子云盛在水旁
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疏蔡世家楚威侯以歸哀侯留楚九年死于楚凡
以後不記蔡事者絕之也不志卒者亦絕之也為穆侯自獻武獲
從獲至齊桓伐蔡乃記蔡二十七年乃記蔡事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劉子云春秋之
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
可也此二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生事者謂生平時常也專
之可也謂遂事除危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危也公子結遂事除危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是不事也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媵淺事也不志大事非此其志何也據內媵不書當言辟
要盟也者所以免結之罪也疏結以媵至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出疆例言如而不繫事以常例言之結事當云公子結如陳
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則是結生事要盟也顯著矣生事如
公子結及盟則結要盟之迹不著言遂以著其遂事之實言媵

重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重 義家塾叢書

以時乎要盟之名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故許生事而辟之然終有專制之罪故特言遂以明
其何以見其辟要盟也不據遂命媵禮之輕也媵禮之輕也

國之重者也雖微者盟猶以志以輕事遂乎國重皆以重遂
輕知以京師遂晉是也事論重輕如魯命結往陳以二無說
事論自當以重者為主不能為輕者出而遂重事也

罪其曰陳人之婦當言侯夫人乃媵之也意不在陳事下要
盟其不日盟例曰數渝數渝猶速也惡之也此不日惡渝各為

一事成人之美也因渝盟故曰惡之也此不日惡渝各為
內疑之也到陳地也陳侯亦在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疏再發傳者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言伐鄙者齊在魯西北魯在魯南西鄙者從齊言之

其曰鄙據哀以上伐遠之也據鄙為邊鄙左傳所謂疆場其

遠之何也皆不言伐以上師入近不以難邇我國也故伐我恥辱

為內諱傳曰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天下謂隱桓不言伐

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有臨一國謂莊至昭言

伐鄙臨一家謂定哀言伐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再如故月詳錄夫人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疏再發傳者因其月疑不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夏齊大災

劉子云外災不言其宮館者畧之也齊桓好色聽女

庶分爭九疏齊一紀災大國

月不得葬疏也伯故次宋以甚也因其而特于

其志然齊災多矣何以獨于此志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我二傳作戎莊世伐我當言鄙戎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不正其日之何鄭世家厲公卒子

立四年亡居櫟居櫟十八年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婦人弗日也再傳者疑夫人有罪當如夷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伯正月例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

肆失也疏失讀為受謂受青青災也疏甸師喪事代王受青

祀之主也今遭大喪若此社稷不饗鬼神不饗使鬼神不

還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災

殃後災紀也紀喪失故也疏禱鄭君云甸人受喪事受青災

大祝為禱詞語之使為嫌天子之葬也天子葬乃用此禮今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美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不言小君非君也據小邾言小邾邾別孟子曰天其曰

君何也妻統于夫言及有尊卑之別春以其為公配公敵體

承宗廟繼萬世主可以言小君也配公不可與臣子同辭得

內治為公配也論語邦君之妻稱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日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殺公子必言大夫言公子而不陳世家

宣公有嬖妾生子欬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陳蔡

鄭楚言殺公子公孫無不氏大夫者惟盜殺乃不言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據方伯國殺公疏陳不正見公子皆有

不言大夫以起為世子左其曰公子何也據莒無大夫乃不傳作殺太子與世家同此以親疏言大夫而互目公
子此例公子之重視大夫敵尊也疏于雖不命春秋以親親
之義推而重之與命大夫比故公子與大夫同以名氏見此
親親之道故御寇不言大夫得見次國大夫尊公子亦與之
同尊命以視公子亦如公子以氏見大夫尊尊之義傳言所書
之故也此一見疏互以相起次國大夫與小國尊卑不同公
子亦與小國異也一
本作命以視公子
夏五月取齊女再婚有女禍故不繫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因起公盟又公與齊交至
不言公高侯伉也齊卿見經者高氏國氏崔氏慶氏樂氏陳氏共六族國高為正卿與春秋相終始所紀外四族一卿三大夫齊得晉之半詳晉魯齊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冬公如齊納幣劉子云莊釋父仇取齊女
納幣大夫之事也據公子遂納幣不譏上昏禮納采問名納馬禮有納采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鴈有問名士昏禮賓執鴈請問名鄭君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有問名云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納有納徵鄭君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疏按不言納納徵納吉有告期士昏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鄭君可包納吉有告期云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夫家來也乃使人必先去卜之者得吉四者備而後娶禮備然禮也合諸侯亦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劉子云公取齊女親納幣如此禮淫不可故譏之代行因淫乃目公不起淫當目大夫言譏納幣而已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桓會不致此如桓祭叔來聘之伯仲叔皆祭仲同為監大夫王臣稱祭公以字行監國主方百里者三以外諸侯為方伯統之與方伯本國別自為政天子事本國大夫不得干與方伯事三監亦不與方伯本國為監而兼為天子來聘是
其不言使何也據祭伯無聘文天子之內臣也女叔傳曰天也公羊單伯傳曰吾大夫為魯監也內謂魯不曰天子之內臣夫也內臣謂天子大夫為魯監也內謂魯不曰天子之內臣
疏得稱字大夫常文當云天子之大夫四選皆內臣不正其外交臣屬于魯聘魯當別使人適諸侯然既為魯大夫則兼國故不與使也凡聘皆言使使不得因魯之便兼使別而奪其使明監大夫不得奪其使也本使
夏公如齊觀社何日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社主生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萬物萬物莫善疏于木故樹木也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典故事以是為尸女也
劉子云哀姜未入時公數入齊與哀姜淫無事不出竟劉子云
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入齊與哀姜淫無事不出竟劉子云
侯分土而治天子無事不得出圻內諸侯無事不得至封外政出則有告祭之事
公至自齊惡事不致此致者因在齊故致以危之也
公如往時如出疆侵伐昏禮致致則危致月故也致月故也致月謹之者故也如往月致月有之謹女禍致月故也月故也致月謹之者故也如往月致月有
懼焉爾自莊世以下例往世致為常事又以月起其變常則來往皆時吏狄往皆月危之也
荆人來聘荆人聘起善事乃稱人入僖世則稱楚矣

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九
—●—●

二兩加束修二日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教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樓以履女
正拜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貳爾心
無敢同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
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
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女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
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
習于織紉紡績之事得奉**疏**稱母而昏禮不稱主人之說也昏
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疏**禮不稱主人使者辭命之事經書
則不然故宋公納幣言使也公羊蓋以禮說主經言之耳人卑
稱故君貶稱人必曰使寡君則稱使之禮也婦人命不通使者
云母命而已國語季氏母賦緣衣之詩
意亦如此公羊云稱諸父兄弟師友也

親迎恆事也不志拂常事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取簪深惡之

秋公至自齊

公至自齊後有女禍故謹夫婦之禮始不正者終必亂也常事不書詳言之者謹女禍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莊公

望

義家塾叢書

相近可見言見者防淫佚不同止宿先至入在後非正也先致公者別公于大夫以下言入也公不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之孟子云姜氏入與其弟共謀殺其君不使得人也言日謹之也仇人女又先與公淫後有淫亂之禍又崇飾宗廟以悅之惡之深也拒之則魯不致弑二君

入者言至

內弗受也

同排
辭與
纂
曰

入例時

惡入者也滅拔國與

同文謹
之乃日
何用不受也
親迎不受外君之義君
以宗廟弗受也
親迎

已至行告至禮于廟言入致于廟之辭以宗廟臨之明不得
人不外辭弗內辭當受而不受例言不當受而不受故言

其以宗廟弗受何也辭乃弗受娶仇人子弟女也以薦金

於前有廟見及奉案盛承祭祀謂告至也夫人以崇宗廟禮其義不可受也奉宗廟飭

女不可以見先君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謹之至也以此起男女無別故哀姜淫于二叔言大夫者起二叔淫禍

覲據國下言錫見也初至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也凡議以夫

人夫人會贊出竟皆所以不言及夫尊當及妻不正其行婦

道夫妻同誓故男女死數不言刀持局視月幣爲亡之視
今大夫不用羔宗婦不用棗栗而同用幣蓋以世子之誓
贊于夫人問禮世子執幣以饗子男之後又云大國文川

之孤公之孤執皮幣以繼子男之後孤卽世子之稱故列

數之也贊不過棗栗以致敬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
也今婦贄用幣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男子

可公弗聽又丹其父桓公廟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
之賁矣焉惟居劉子云天子以鬯爲賁鬯者百草之本也上

之贄。羔。雁。知。賜。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昏。婚。之。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刻。有。瑕。于。中。

必見于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望

義家塾叢書

不黨故卿以羔爲贄大夫以鴈爲贄贄雉者不指食籠狎而服之故
大夫以鴈爲贄士以雉爲贄贄者不指食籠狎而服之故
以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也班氏云贄者質也質
鶩爲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也疏已之誠質已悃悃出
鶩爲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也疏已之誠質已悃悃出

王季綰曰子之以此爲制者其也
媮雉取其欺介交有時別有倫也
媮必用死以其不可生服
也夏用媮婦人之贅棗栗鍛脩
劉子云婦贅用幣非禮也
備臭腐也
婦人之贅以棗栗鍛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

接辭讓之職以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傳宗婦覲用幣

非禮用者據墓不言用不宜用者也掘月生言月七傳俗人

也。大夫國體也。天子所命以爲重肱其位尊而任重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

之也月作事兩日也
刑于云褒美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又淫于

大水二叔公弗能禁臣下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冬戎侵曹言內者內辟侵伐曹故詭其名也不言敗畧也且

大逆不義故鼓而擗之朱絲樂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之春秋乃正天
下之位微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辟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
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廟之
命不為不聽其父絕交姜之屬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使衆知戒爲禮也用水牲

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可以已矣方用牲者祀之也與等祭禮近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可以已矣方用牲者祀之也與等祭禮近

以議救日以鼓兵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之也與救日以鼓兵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其兵與救日以鼓兵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贊祝史陳辭以責之閭鼓音近臣皆著赤纁帶劍入侍三臺

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前衛尉驅馳繞案察守備日復常

皆救水以鼓衆鼓衆使辟水也此言鼓之得禮也按諸侯立

罷用牲于社非禮也公羊傳曰于社爲禮諸侯責陰于門非禮耳說者

于門尤非禮也公羊傳曰于社爲禮諸侯責陰于門非禮耳說者

多誤以爲說用牲則與用不宜用反矣

重穀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望 渭南嚴氏孝

冬公子友如陳蔡不言如陳亦不言如此何以言如陳因下奔

陳如桓公于莊公母弟凡七見經陳見友如二以外統不言

也如桓公于莊公母弟凡七見經陳見友如二以外統不言

一名友如易之補疏有朋自遠方來有古本作友

同人大友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戎者何曹也曹諱伐同姓曹爲青州國于是

後不託於戎服爲內病矣故終春秋魯曹無侵伐之文也自此以

託於秋矣先治之也秋在北故緩治之不言夷蠻詳西北

而畧東

夏公至自伐戎致者得意不

曹殺其大夫小國無大夫曹爲小國首故一言大夫以示例經

方伯大夫皆名氏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大夫小國曹一見其餘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不名氏者無命大夫也謂大夫盟會

不出名氏以見小國無大夫之例也方伯比于天子卿其卿

歸權于天子大夫指臂之效卒正國卿者比于天子大夫其卿

天子之土以天子推之則小國卿當爲士不得稱大夫故于

曹以例此爲無命大夫許方伯以下上國大夫在盟會稱名氏

先師最初確說無命大夫許方伯以下上國大夫在盟會稱名氏

夫未命故但稱人曹卿比而曰大夫卿大夫爲方伯卿正稱宋

于天子內臣當爲元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正辭曹非大夫而稱曰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爲進之若曰是可進爲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夫賢也據進知按春秋諸侯三等以中曹在卒正首伯以大夫

見賢也伯子男因其以侯之次從中而上下見故盟會稱諸侯

不言公伯子男因其以侯之次從中而上下見故盟會稱諸侯

國卿則士也稱爲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此爲定說後來相傳此說甚微故不名之例亦所謂從侯稱之小

公羊以爲衆左傳于宋不名亦微故不名之例亦所謂從侯稱之小

羈崇也前年羈崇之奔殺事同經凡沒後奔奔殺皆爲徒黨

重穀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吳 渭南嚴氏孝

哲保身此好盡言於亂而傳曰爲伯姬崇也崇尊也言爲羈

國而不去所以殺身而傳曰爲伯姬崇也崇尊也言爲羈

也此言羈賢也羈友亦賢也主爲羈

故前名此由羈崇故言大夫而不名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者何州舉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蔡卽徐州之國也春秋三舉州舉而國楚徐州舉何以不國曰

可以治夷狄何爲不以齊主之愛之也何愛之治夷狄當自楚

也屬國十年見蔡卽此十六年再見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

見戒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婦人不合會非正也譏與姜氏會同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事不序衛不至也衛

者羈之徒賢者也羈奔又殺賢者故秋曹也

曹殺其大夫小國無大夫曹爲小國首故一言大夫以示例經

方伯大夫皆名氏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大夫小國曹一見其餘

者羈之徒賢者也羈奔又殺賢者故秋曹也

曹殺其大夫小國無大夫曹爲小國首故一言大夫以示例經

以譏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也。會城濮會衛也不序諸侯。衛不來也。衛不至故有明年之戰。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會同之事。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惡戰伐故使之居下。所謂客不言。及也。伐不日。日者以至戰不言伐。言伐以至之日戰也。

於伐與戰戰則不言伐。安戰也。問戰。此二句。弟戰衛。衛在

兵至城疏二字師戰則是師也據齊衛有師。其曰人何也。戰

伯不得稱人微之也。非齊侯然。何爲微之也。以臣敵君

今授之諸侯內授魯親魯外授宋故宋衛而後有侵伐之事

去年幽盟授諸侯今年故微之也。微之使若微者之事。非齊

伐衛則明衛不服也故微之也。侯之意以爲賢者諱過也。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三

莊公

吳

義家塾叢書

其人衛何也據城濮戰獨人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不人

人齊爲貶非辟桓公之例人衛使如衛小齊大衛爲方伯在

二國皆微者之事則可以辟桓公也衛小齊大。衛爲方伯在

于二伯在大國例衛疏傳凡言大國三齊晉宋也衛爲方伯在

無疑其以衛及之何也傳例有以大及小。有以主及客。此衛

主客戰齊宋大小同言主客是也國大小異則大及小不

分主客晉及鄭是也此當從大小例。不得以主客故疑之。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大國唯卿以上異于次國大夫。以

稱人以敗何也據燕人戰言人敗言師。楚不以師敗于人。也

據紀城濮敵言師故以師敗此齊言人不得言師也師重人

微不失其序泓戰譏襄公乃以師敗于人幽會衛不至桓怒

而大敗之衛滅之端兆于此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此不日者日者起其實進子繼父

秋荊伐鄭荊子說春秋慎辭謹於名倫時物者也。是故小夷言

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辟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

而不得言獲中國辟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與嫌于相臣之

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判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不言人者侵伐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是齊侯宋公也。人者功淺不足錄。使若微者也。善者功小不足錄。

冬築微公羊諱以凶年造邑左傳邑日築傳以爲虞利似有異

用民力爲已悉矣又云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是傳

非以築微爲虞利築臺乃爲罷民力也。然則三傳皆同矣。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三

莊公

辛

義家塾叢書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王制云林麓山澤不以封與民

共之但以前時入耳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池沼皆春秋學虞之築微設官非正也。孟

曰文王治岐疏經言築微傳以虞山林藪澤之利爲言者凡

澤梁無禁疏所修築必取資材用上有造作則民不敢取

之凶年則當弛山澤之禁用凶年而更爲此故書以譏

大無麥禾劉子云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日大無麥禾者土氣

凶饑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注

亂之罰遂不痛改四年而死疏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也且使與臧孫告羅連文使非國記災臧孫之意如此也

大者據無麥禾有顧之辭也。據麥苗於無禾及無麥也。在秋

末麥實在夏麥實時禾正爲苗大水麥苗同傷此

臧孫辰告羅于齊與大無麥禾連文者無麥禾之災史本

彌字子臧孝公子僖伯見隱五年經其孫始氏臧即文仲也疏子

三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世本孝公生僖伯彌生哀伯達達生

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按不卒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之蓄日不

樂舉以國以民無所食則餓殍散亡國雖與守是亡國也

年不升謂此年告糴諸侯謂諸侯告乞求請也

求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也糴言糴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糴

王制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又據廐人掌馬政法廐也廐名廷也

據臺固有故也新延廐門兩觀言有故則何爲書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終始歲有所

邑春秋穀梁傳曰古之人民勤于力則功築罕

凡使民者必時視民之所勤大司徒四日弛力鄭司農云弛力息

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邦國弛力均人凡均

二日無年則一日凶凶則公旬用三日焉邦國弛力均人凡均

賦少賦大司徒二日凶凶則公旬用三日焉邦國弛力均人凡均

賦也賦不收山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澤及地稅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徵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大也召公

述職當蠶桑時不欲變民事故不人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

焉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劉子云蜚色青近青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日今誅滅尚及否將生臭惡聞于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二叔作亂二嗣殺死卒皆幸被

一有一亡曰有疏蜚南越蟲非中國所有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不日失國也且與葬日相起

城諸及防

可城也凡城修舊不義此以大及小也據漆閭邱不言及大小必以

三十年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重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疏詳見次郎欲救鄆而不能也據與次郎事同不言公據

公恥不能救鄆也屬我為齊取故恥深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降凡二見八年鄭降及此皆齊國事

紀之遺邑也據言降知邑下繫紀事知

紀遺也遺邑非齊取未盡蓋附我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有喪主也疏謂紀季主之不使齊葬明季存祭祀之功

不日卒而日葬紀之亡也疏詳伯姬卒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劉子云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秋滅邢徐取舒晉

殺世子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內遇四止于此疏魯濟內地也濟水經水從史文也此北燕都蓟之北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數言遇故亦數記災大國也疏遇于濟

戎也莊公許之而師

齊人伐山戎劉子云齊桓北伐疏齊世家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遂伐山戎至

于孤竹而還

齊人者齊侯也據獻捷其日人何也微之愛齊侯乎山戎也

愛惜齊侯不肯使孤軍遠伐戎狄故不其愛之何也據齊侯言齊侯若微者公羊以人為貶說小異

北戎言桓內無因國因國所受命者齊侯外無從諸侯伐北戎侯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重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許男此獨而越千里之險山戎在燕北以地記北伐山戎言

北危之也劉子云魯君臣日桓公師行數千里則非之乎危

有所善之也據下出齊侯善其不辟險遠孤軍深入何善乎

爾見伐戎未燕微北燕國大名顯周之別子也召公周之別

於燕貢職不至通中國山戎之為疏後齊世家齊救燕公

於周如成康之時山戎為之伐矣劉子云齊桓北伐山

諸侯聞之皆從齊仲日諸侯相逆出竟乎管仲日非天子不

而出竟桓公問管仲日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之諸侯聞疏燕世家莊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

桓公因割燕所至于燕使燕共貢天

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此內築臺也與外築臺同
夏四月辭伯卒莊世不卒小國卒起築臺也不名起不卒至昭世乃名乃正卒
築臺于辭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劉子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至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諸侯未親今又遠伐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通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何不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器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孔子曰聖人轉禍以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齊侯來獻戎捷者山戎言戎致宗廟舉其大名不別之
齊侯來獻捷者親來獻也內齊侯也據內同不言使近世不來而言來內之如親內與同不言使也來此內諸夏之詞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孟

義家塾叢書

據歸衛實內與齊伐山戎魯不在內齊桓使不言宋此軍得曰捷據伐乃言捷戎捷戎所得楚捷不言言戎捷也言所獻有管仲云伐山戎出冬慈戎布之廟以戎救也戎救也天下劉子云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按戎救以救繫戎如郕鼎也中國所無因此傳種獨言之以記異

秋築臺于秦劉子云公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飾榑禍流三世

不正罷民三時凶年均力今春夏秋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謂築臺財用取之于山澤且財盡則怨也力盡則怨也與民爭利財盡則怨也且財盡則怨也子云孔子曰治民懷德焉若枯索馭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畜之則吾畜也不以道畜之則吾讐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據築不志因凶若何而不畏云太公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要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虞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愛而擾之則怨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慈或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之則怨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慈或日倚諸桓也倚讀若桓能遠出討罪莊不從桓乃遠出為民而功過異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

山戎為燕辟地傳言此者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謂三築虞山林藪澤之利即謂築臺所費不從山戎乃又不與民修養因凶徭惡內也凶年勞民殄利役罷盡民力機其空勞民力惡內也又倍大國惡也冬不雨劉子云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之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莊公

孟

義家塾叢書

三十有二年昭公般立經不卒釐公信襄昭皆三十二年二公合成立八入之數統計四公共成一百二十八八年幾占春秋全年之半而有餘襄公三十一年信公三合全卦之倍數

春城小穀劉子云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言小穀者別于穀穀以爲之邑乘春秋書之衰賢也也自齊言之但云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以宋先齊遇禮近者為主也經言遇于此皆中國大國外州國通不言遇小國亦不言遇鄆子季姬又為變例遇者志相得也諸侯皆不疑也志梁邱在曹邾之間曹在邾南去齊八百里相去八百里之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此如也八百里遠矣桓遠出會辭所遇百里中諸侯多矣今不序梁邱則諸侯從者多矣據梁邱非齊宋來往之道宋公不遇以此小國是遇所不遇者也遇禮以近為主序則當云宋公諸齊桓也不言會而言遇遇禮以近為主序則當云宋公諸齊桓也齊桓得諸侯也小國齊侯遇于梁邱反使小國主

齊侯是小齊侯故盡削小國獨舉宋以宋大國大宋師以大地齊也不嫌獨有宋者地梁邱諸侯在之辭也不嫌實遇者地也內相得言魯齊宋相得言梁邱由內及外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劉子云哀姜通于慶父叔牙謀弑卒皆被幸此惡也如正卒者諱也如子般日

卒也此何所見日莊不卒大夫此卒知不卒者日不卒知不

牙飲藥而卒非其殺之如其事親親之道為季子錄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劉子云人主智能知賢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以莊公

授之國政能見賢而不用將死召季子而

路寢正寢也正寢君疾將死為寢疾謂移居正寢居正

寢楚宮臺下正也得正終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

也內寢婦人之居燕居在內寢至疾革則必移居不使婦人主之死當正終在內嫌褻也故婦人亦不絕於男子之手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劉子云公薨于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

班氏云父歿則稱子某者屈於尸柩也緣始終之義一年

不可有二君也按禮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某年稱君

子卒日據子野正也據野正卒不日據子赤故也據宣弑也

言即位無所見去有所見據閔不言即位則日據赤無所見乃

不日起為弑也有所見據閔不言即位則日據赤無所見乃

不日起為弑也有所見據閔不言即位則日據赤無所見乃

不日起為弑也有所見據閔不言即位則日據赤無所見乃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弑子般季子奔陳慶父未嘗奔也不言季

而日孫慶父未出而日如討賊之義也何如齊閔疏傳以

公為齊所立所以責齊也使慶父弑君者桓公之過也疏為奔

不言奔者為下再奔地也此諱言如下乃奔之若

此言奔則罪已明再入為亂則齊桓之罪大矣

此奔也未如言如春秋詞其罪放逐之其日如何也據公子

言奔此如常辭既未討春秋乃逐之也疏謂不言弑若言奔

則當以奔言之乃如其罪諱莫如深諱莫如深則諱欲其深

推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深則隱疏

被縱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深則隱

縫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深則隱

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深則隱

隱惡而揚善父為疏諱奔言如諱之備則其事隱矣論語曰

子隱而父隱見其父隱而父隱見其父隱而父隱見其父隱

義是隱之非見以著莫見乎隱之義此下文不言即位有所見

指斥之非見以著莫見乎隱之義此下文不言即位有所見

無端隱之非見以著莫見乎隱之義此下文不言即位有所見

隱之深必見之著也莫如深也其義不再於別條見義此左

傳所謂微而顯董

子所謂微而顯董

狄伐邢春秋非同盟之為晉也晉伐何為以狄言二伯一伐一救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三 莊公 義家塾叢書

不可為訓故時之也盟唐晉託之戎此伯為託於狄自此以下

皆以狄言初託戎後託狄王化自西而北也不言東南畧之也

外州不言戎狄皆夷也託狄王化自西而北也不言東南畧之也

之言戎狄之事者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一言曹邢而

例也疏韓非子說事此專記春秋桓公待其亡為救之

閔公按漢藝文志今文春秋皆十一卷師說以閔附莊末三年

二卷今從舊例以閔附莊疏月已未慶父使圉人犇殺魯公

公之末仍舊例以閔附莊疏月已未慶父使圉人犇殺魯公

子般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補疏隱桓定哀二公同二十九年

父竟立莊公季友為閔公補疏隱桓定哀二公同二十九年

其文宣成同為十八年立平定哀以望隱桓同於二十九年

少二年加以閔公二年春秋十

一卷前後相差惟此四年耳

元年桓公二十一年衛懿公八年陳宣公三十二年蔡穆侯十

四年鄭文公二十一年秦成公三年

楚成王三十一年曹昭公元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指世子般為不言即位正也再發傳者嫌未親之非

父也子問公哀姜姊叔姜之子尊之非君也成君諸侯未

乃稱君者一繼之公繼子般不繼如君父也者位與莊公

同如繼受國焉爾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諸侯以大宗為

兄弟傳言疏般問以弟繼兄以兄為君父問傳以兄繼弟以

也祖禰是也弟為君父諸侯盡臣諸父昆弟為之臣者與子

齊人救邢管子秋伐邢邢君出奔於齊桓公

善救邢也存中國攘夷善之故言救人者不足乎揚齊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先君未葬得稱君即位者禮以殯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閔公 義家塾叢書

得改元未殯乃不即位

莊公葬而後舉諡諡由會葬不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矣解見桓公十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公何為與齊盟閔之立齊桓與有

也為齊侯諱故疏左氏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

託以為盟納疏之慶父立閔公專政不能謀納季子公何又

不能自主據世家季子

盟納季子也此慶父與齊盟立閔公耳為賢

季子來歸此季子奔陳其言來歸何因季子之奔一月有弒君

因齊之盟而志之為桓公諱也季子於莊公未薨時未討公子

牙而立子般既立般何以不能保衛為慶父所弒何以不自討

之力季子不能討而出奔陳齊近陳遠齊又賢不齊齊而奔陳明閔公為齊立齊叔姜子故急欲立之耳季子之

制慶父魯人喜其歸既歸而無出文且藉齊之力而歸宜有文

也喜歸者望辭懼有禍而望其歸所以深惡齊桓也

其曰季子卒字如陳不字貴之也據與王季子同子者貴在名

言公不如高子亦稱子內外辭不同季者字也子者貴之也不

等也疏子者人之尊稱非爵也人於卑者名之敵者多字尊

尊稱之辭春秋子之凡子游子夏穀梁子子亦稱公之也稱其曰來歸

字舉伯仲正如今人字為舉子則稱君公之也稱其曰來歸

內女反曰來歸同喜之也據來如外來已奔絕於國言來喜

反疏按盟納季子及來歸三傳說皆同此就經文書意言之於

耳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閔公 義家塾叢書

冬齊仲孫來謂公之齊仲孫不當繫于齊國以親親之故為之諱而

天者皆經疏仲孫左氏以為為公羊以為慶父故公羊子女子

其天倫也疏說明知仲孫為齊公羊以為慶父故公羊子女子

孫託之慶父齊桓立閔公起再執之禍為賢者諱不可明言又

不可全失實故其說如此三傳相同一就事實定一就經意言

不見齊仲孫之文故以齊無仲孫也

其曰齊仲孫據齊經無仲孫以齊齊不當氏齊季子言來歸

陳無女原以周有單祭知同外之也據繫于齊見已弒不再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稱人微之月者微國不地陽不復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春日禘夏日禘秋王制天子諸侯宗廟春日禘夏日禘

吉禘

禘于大不吉者也三年不祭禘言吉者祭為吉禮除

明不吉也吉時吉喪事未畢禮屬凶而舉吉祭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士虞記曰中月而禘是月吉祭猶故非之也

未配班氏云二十七月而禘通祭宗廟故非之也

此今文說也古文說則全不祭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劉子云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

于武閔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齊桓公立僖

公閔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而殺之魯遂殺慶父

不地武閔故也言僖尸之處其不書葬公孫邾討賊辭

又為齊桓不以討母葬子也

據文姜以妻弑夫罪重得討又

哀姜之討實事而罪輕於文因其甚明不加葬以此之不計

葬起前之計葬也閔叔姜子言母統于嫡此之母子從文姜

夫死從長子非謂君母也君臣子不當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劉子云夫人與慶父淫弑二君國

已為討賊議親之禮如不同國以此與文姜孫為討賊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是臣下逼逐之春秋既諱弑并諱

奔若諱孫位而去如善詞

大夫言奔以君奔之故不諱

于夫人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出奔例曰有罪不日

其曰出前奔言如而已絕之也

上言如為辟此奔据周言慶

其曰出前奔言如而已絕之也

上言如為辟此奔据周言慶

父不復見矣

據上言如于此再見者弑君賊不再見者討

刺為內諱也

冬齊高子來盟

天子卿稱子高子何以亦稱

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殺之

其曰來地洛姑喜之也

據來接內時魯無君高子來盟立僖

也其曰高子齊高氏名卿稱子貴之也

天子三公為伯齊為二

伯其卿亦得稱天子之卿故稱子一見以明其貴餘

公也

暨盟納子糾同不言使何也

據大國言使許不以齊侯

使高子也

公乃可以侯如天子卿子亦天子卿之稱以

相同不稱齊公故不可言使天子大夫稱子者尊貴之稱與侯

使女叔是二伯得使子不言使辟齊侯爵不稱公耳

十有二月狄人衛

劉子云衛懿公有臣曰弘演使未還狄人攻

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榮

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

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

日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于楚丘

滅為齊桓公之死失道畧之也時文公嗣立不言

樂奢修九年翟伐衛懿公欲發兵二不志卒

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衛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

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

為戴

鄭棄其師

鄭者夷狄之棄

惡其長也

謂高克兼不反其眾

鄭君惡高克使將兵

其師也

劉子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天之立君也蓋非

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忘其位之

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忘其位之

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與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棄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懼既已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疏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所祖也棄師大惡且非人情事理所無人所不受而惡長不忍其事至此不加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皆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三

閔公

奎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三終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疏僖公爲有伯之世十七年以前齊中十年天下無伯宋爲閔居於其間此世政在諸侯大夫不專兵元年年表周惠王十八年齊桓公二十七年晉獻公詭諸十八年宋桓公御說二十三年衛文公燬元年陳宣公杵臼三十四年蔡穆侯盼十六年鄭文公捷十四年曹昭侯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王憚十三年杞惠公十四年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言卽位卽位如繼立之君不詳矣正也劉子云春秋賢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邾宋近國言曹無所見則從略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救不言次救急事也次則遲延不進失救急之道春秋疏前

救邾不言次救善舉言次非救也師久在聶北邾國疏據公

也次有畏救不宜次言次非救也已危不能相救疏次干

即本救紀以非救而曰救何也知有所起疏據次郎次成遂

齊侯之意也志在救而事未成春疏齊侯伯者後有城邢之意

言是齊侯與稱其齊侯也據言何用見其是齊侯也諸侯書

人猶出曹無師據君將言伯臣將言人無言師者卒正有一

夫故亦曹師者曹伯也師重於人言師知是君非君例其不

言曹伯何也據楚子鄭師敗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

言師者大夫也曹伯者君也曹不可言曹伯曹伯明齊侯在

齊上君不可在大夫下故不可言曹伯曹伯明齊侯在

其不言齊侯何也美宜出齊侯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

也其義近疏以管子時師已出遲留不進待邢亡然後救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管子秋伐邢邢君出奔于齊桓公衛按邢

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為諱避齊桓也夷儀邢邑衛滅邢後為衛邑

遷者為人所遷上與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為齊遷之以自遷

齊遷之言救則遷可見疏據自遷後復其地據宿邢復見

也小國衛為方伯邢言遷衛遷不言者邢自遷者國未滅為

滅則不復見已無其國不復見則繫地不復見已無其國不復見則繫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言城邢下不言城衛此言齊師下不言

言衛則不可言也且春秋其文互見因此有所見故下可以自

見因下義不可見可以悟此亦義不可見使皆不見則反如自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 信公 二 義家塾叢書

是向之師也再敘三師並出使之如改事然不滅項遂伐楚

事再敘師是實未改事春秋再序使之如改事春秋變實

改事之辭而存名當先求其實而後知其名不可如名

責實也美齊侯之功也前聶北救言次非救之辭此城邢

無功改事乃有善善樂終再敘以成前事不言齊侯者起為向師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劉子云齊侯聞哀姜與二叔

齊世家魯閔公母曰哀姜齊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

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齊桓公召哀姜

殺之夷齊地先言夷後言以歸知以歸葬之

夫人薨不地不地文姜地故也皆地不地則故夫人薨在內外

皆不地唯故乃地以婦女無外事故在外亦不地也

齊人以歸以歸執辭也內不可目執因薨後夫人不能自行疏

齊以哀姜歸而葬之魯僖公請而葬之

不言以喪歸疏歸在薨後當加喪文如非以喪歸也非以喪

以夫人歸也執之以歸後乃葬也疏歸執詞明執夫人也加喪

焉據本執夫人以歸經乃諱以夫人歸也言薨則殺之跡

顯故預加喪文後乃言以歸諱以夫人歸也言薨則殺之跡

則夫人見殺於齊之事隱矣其以歸葬之也故言以歸疏

非自薨之文經言夫人薨猶如自薨傳所謂舉上也

楚人伐鄭人少進之疏鄭者中國也言伐鄭惡其以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謀救鄭也陳

序有難也小國齊伯疏鄭者思所以禦楚也

言曹邾晉伯乃詳錄疏鄭者思所以禦楚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 信公 三 義家塾叢書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服虔以為魯地以公敗之言師也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子之勝邾所以能自立此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獲者不與之辭

以慶父奔故來戰也以上公五敗外師以下大夫三

莒無大夫卿皆命于其君疏據大夫盟會稱人無命大夫也

師其大夫見皆不其曰莒挐據在盟會何也據莒慶陸衛以

氏非命大夫也夫據外事莒不見大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

吾獲之目之也夫據外事莒不見大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

內戰所獲者義不可言獲言獲則惡公子之給乃言獲

惡詞也如宋萬不言獲亦是也皆以惡主之內惡無遺目之故不復諱公羊內惡諱故以二

44

非國而曰滅據言滅皆國**國**知邑者按重夏陽也從重言之

國者二伯春秋雖及滅國亦不見統文者所以避鄭也內

立二伯故不言統因亦不早虞無師傳曰小國晉未伯時以

言晉統滅之後然後出晉虞無師傳曰小國晉未伯時以

其所屬之小國如魯之曹莒故曹無師傳曰小國晉未伯時以

也言師不異於大國其曰師何也師據曹言以其先晉之序晉

者據實有一師也其曰師何也師據曹言以其先晉之序晉

時爲方伯虞爲所不可以不言師也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

也據小不爲主乎滅夏陽也虞主兵凡小國從大國雖爲小

下也此虞先序罪虞自國曹非主兵不可以先之此先虞者罪之也

滅之詞春秋之變文也**國**君不可以先之此先虞者罪之也

夏陽者虞統之塞邑也**國**劉子云虞統皆小國也虞有夏陽

二國經見虞爲不見統以夏陽代之此孔子特筆紀年滅夏

乃亦言滅此作僞者仿春秋爲之當時之史不如此也**國**

陽而虞統舉矣**國**下不言滅統滅虞者從此滅通之也滅一邑

國之存亡繫此邑也此釋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國**據夏陽

不言二國滅而言夏陽滅**國**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

本晉主**國**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

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國**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

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

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

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國**外府喻虞取玉於

得之猶外府耳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廢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外廢義同此**國**荀息曰宮之

宮之奇虞必不使受之也**國**荀息曰宮之

綱領不必詳說 儒則不能彊諫無犯顏彊 少長於君則君輕
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
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
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
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
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晉其妻以奔曹三諫而不聽卒
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挈其妻子以奔曹三諫而不聽卒
獻公亡虢**國**五年而後舉虞**國**五年而後舉虞
同而又有詳略者古書之體例類如此又左傳著於竹帛傳
所言之多先師口說其語故各不同左傳多文二傳所以多質
也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國**
息非霸王佐宮之奇可謂忠之謀也謂馬有五**國**
年之長明前中府外府中府外府中府外府中府外府中府外府
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
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
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國**
伐虢取其夏陽以歸**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國**
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
周室攘夷秋爲陽穀之會貫之盟與諸侯伐楚江人黃人慕桓
公之德來**國**此齊桓伯之辭也晉爲伯與楚分主中外凡同
會盟于貫**國**此齊桓伯之辭也晉爲伯與楚分主中外凡同
伯則一人獨伯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傳以爲諸侯皆來至
而經列江黃是天下皆統以九伯之辭也貫宋地桓自幽後不
會諸侯新有存亡繼絕之功故諸侯從之**國**
貫陽穀是也不日者雖內與桓盟不日**國**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然則餘會期約左傳**國**貫之盟不期而至者然則餘會期約左傳
黃遠國**國**遠後近同時皆至不期而來其從中國之心至矣
楚屬**國**遠後近同時皆至不期而來其從中國之心至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四 僖公 六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四 僖公 七 義家塾叢書

凡期而不至者江人黃人者據不爵遠國之辭也據許以下皆從夷之國也不常錄是遠國遠中國稱齊宋也一伯一公大國國之辭此不常錄是遠國遠中國稱齊宋也一伯一公大國以下莫不至矣遠國稱江黃江黃不錄小國錄則遠近小國舉至辭以為諸侯皆來至也皆來至所謂一匡天下包小遠國舉小以盡大偏至辭故不敘方伯小國至國於晉楚分伯則分中外言也諸侯者內夷狄從中國也荆國之國春秋以方伯待從夷乃夷之善事則不夷之也其淮夷不州不國無君無臣不名不氏乃全秋之故江黃有中國辭

冬十月不雨穀謂之不雨

不雨者據不成災勤雨也勤讀如民勤於力

楚人侵鄭此侵淺事也下乃伐矣鄭中國也再言侵起楚疆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八 義家塾叢書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劉子云先是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弑二君敗邾東敗莒獲其國攻夫人夫人適於邾慶父奔莒僖公即位南大驚懼文慘毒之教所逼令四十五事比於九月九月三時公大驚懼文慘毒之教所逼令四十五事比於九月九月三時公十有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

一時言不雨者據文歷時閉雨也據開不雨故於首月志之

有志乎民者也僖公時季子為政知務本勸穡國以民為本

言問雨也春秋賢僖惡徐人取舒徐夷秋也小夷也其言取者易辭也春秋不六月雨望雨之切不待過時乃志

雨云者據文不喜雨也喜雨者據文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李賢引傳曰陽穀此繼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九 義家塾叢書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劉子云公冠始指笏三軍者指笏而朝

諸侯言衣裳之會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據不言盟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劉子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

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其不日盟例大夫前定也

之也來盟不言及是內一疏彼至我國聘盟言及謂公與之
若本國上下之人同與盟以不言其人此解蒞盟亦以國與
美前定有不獨公盟之意也
之也蒞盟不言彼國之人亦如彼疏謂我至彼國蒞盟亦如來
盟則不言其人使彼國上下之人皆與盟亦如來
盟不言及若舉國與之也言亦者以別外國也
楚人伐鄭主書者起桓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桓兵事言人此敘諸侯者伐楚大功故言諸侯也蔡從楚最深
侵蔡所以侵楚也先其易者蔡潰伐也此言侵者為以伐加楚
不並言疏蔡世家齊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穆侯南至
伐也疏楚召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侯歸蔡侯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潰者下叛其上魚爛而潰君臣
失道各不相救不言戰敗也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僖公

十

義家塾叢書

左例凡民叛其上曰侵淺事也據楚侵蔡而蔡潰侵淺而蔡
潰在上曰逃與傳同也
也以桓公為知所侵也傳曰善陳者不戰劉子云齊桓侵蔡
嘗大戰不至血刃兵事貴時不土其地土讀為度據不分其
勢善其得用師以伐無道也
民遷也疏明正也蔡從楚倍中國故使之使反中國為得正
也疏中國潰例曰不日者夷之也蔡沈皆不
遂伐楚次于陘楚疆齊欲緩之以德故不
遂據楚大繼事也故以遂言之輕楚次言次止也伐楚而楚
以侯屈完傳曰誅不填服已服可言次救不言次急辭
也伐可言次不窮誅也以此見愛民之意惡兵之道也
夏許男新臣卒不日者踰境也師
諸侯死於國不地據在國死於外地男卒于楚皆地外謂國

都之外統踰死於師據曹伯盧卒于師不何為不地據曹伯
竟不踰竟也疏卒在師如卒在國言桓於諸侯有恩
師言內桓師也義雖卒在師與國無異故不地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劉子云桓公存三亡國繼絕世救
霸諸疏劉子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
侯疏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此經與樂盈入于
晉入于曲沃相同古本
當駢書後乃分為二句

楚無大夫據夷狄國無大夫楚其君疏楚後為伯有大夫其
曰屈完屈為何也據無大夫國大夫見不氏疏楚鄉見經者
氏囊氏卻氏及闕氏共六族以配三以其來會桓與桓成之
卿大夫之制公子不世卿不在此例
為大夫也據春秋大齊桓桓為二伯不是卑國大夫嫌以盟
成之以其不言使據國佐權在屈完也盟實受命故言使此
尊桓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僖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伐次不進楚使屈完來盟盟不盟之權在屈完
非楚子得制故不言使傳所謂得志已僅也
疆事命曰非正也臣不專大功楚疆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
因其來會重其權不言使來者何據國佐言如師此
明受命不受辭之義也
也內桓師故與內同于師此來盟在子師上前定也如內之
故言來盟使于召陵據國佐地得志乎桓公也據再出盟知
內主之也
陵之會魯既主之復言召得志者不得志也據已伐而盟以
服以桓公得志為僅矣桓為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
也疏受盟今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
言楚之
難服
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禹貢荊州故周室不祭鄭君云菁
刺者管仲曰江淮之間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劉子云
一茅三脊所以為貢者

伐楚以致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之民有見之否此不
青茅之貢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之民有見之否此不
服罪之言故退於召陵而與之盟齊世家三十年春齊桓
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
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
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而不復是以來問屈完曰君以道
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
屈完盟而去

齊人執陳袁濤塗劉子云桓南伐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
也其不伐而後執何也外濤塗陳大夫則陳楚不服鄭伯逃盟按此伐而執
於陳也外濤塗即以外齊侯也陳國卿經見袁氏夏氏洩氏
宋見八族相同以見三卿五大夫之制女叔原仲是監大夫不
在此例陳國公子公孫公弟不世卿亦不在此例齊世家桓公
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

齊人者據下冬侵齊侯也知齊侯其人之何也據兵事乃
齊人者陳人微者齊侯也知齊侯其人之何也據兵事乃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三 渭南嚴氏孝

而後執之辭執在於是哆然外齊侯也據執在先也外謂外
伐先宜書齊侯於是哆然外齊侯也據執在先也外謂外
先目齊人伐與執使若二事外濤塗于陳以見執之非內桓
師以明陳之罪陳有封楚之罪以濤塗伐之則非也哆同謔
離散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濤塗爲申侯所賣齊侯不察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敘齊桓獨言江黃者遂事之辭也江黃
旋滅江黃不使伐楚爲桓諱也此不敘諸侯不可以敘江黃且楚
侯故獨敘江黃以別異之明爲外州國也楚有夷辭以下小
國反不伙之引而進之也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知此伐諸侯同在內桓師也外江黃也
以桓及江黃桓得內伐陳侵蔡伐楚同一師皆善事故同
辭以其爲外州國也內桓師也陳有從楚心伐之得其罪
而因袁濤塗伐之則非故先言齊人執袁濤塗外齊人以辟
其事而後以伐陳內桓師一內一外功過不掩也舊本師上

脫桓字今從
上傳例補

八月公至自伐楚此侵楚也其曰伐者
大之也因致故大之

有二事公出有偶事大小同則以後事致素以伐秦致後事
小則以先事致鄭僖六年伐鄭救許以伐其以伐楚致伐二

以後事大伐楚也伐爲大事侵爲小事今齊桓侵楚伐陳今
伐陳致大伐楚也致伐者楚強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不致伐陳也

葬許穆公許葬皆時小劉子魯詩說云衛懿公女爲許穆公
葬許穆公國正例也夫人初齊許皆求女因傳而言曰許
小而遠齊大而不近當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竟有戎寇之事
赴告大國女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
車馳之難何以慮社稷不聽爲嫁之許後秋攻衛許不能救
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侵例時月者惡之陳不服當修德以來之秋冬連興大眾以
討陳故月以惡之茲繫叔牙子三見經五年如年十六年卒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劉子云晉侯信驪姬之
目晉侯斥殺殺世子母弟目惡晉侯也何以爲天地之性人
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晉獻殺申生而立
王者以養而教之故父不得專殺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傳謂母之子也可卑者取卑稱是也子
言世言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相起曹伯言使言世此不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此非其事非正也言來則有失禮
來杞伯姬來朝婦人命不諸侯相見曰朝杞伯來女歸
通於外故以踰竟責之

曰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據此乃伯姬使之來朝**疏**諭竟之

於專命也此與曹伯使世子同曹伯父可言使伯姬爲志乎

朝其子曹以伯**疏**據曹伯使其世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爲訓故言來以殺之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之子據魯以朝禮非正也與曹世子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

參議也參議謂伯姬杞伯魯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議

道疏事出於杞伯書當與于曹同婦人無故殺世子抗諸

夏公孫茲如牟牟微國也連帥以下猶如者**疏**茲慶父子季友

聘而自娶也明臣卑於君以大待小之制**疏**之子不見經左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古 義家塾叢書

主善以內殊會 吳主惡以外也

及以會據公會劉子召尊之也使若公與諸侯相會而往**疏**

之殊會使不與諸侯齒尊也何尊焉據會王臣不殊臣子

王世子云者據鄭世子諸唯王之貳也班氏說父在稱子何

繼立副**疏**天子諸侯言世子明世位大云可以重之存焉言

繼尊之漸後將爲吾君爲疏喪服父爲長子斬衰傳曰父爲

君之貳故尊之不與臣同疏喪服父爲長子斬衰傳曰父爲

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尊之也據陳招殺世子志從以下弒

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尊之也上之例尊之也世子當繼爲

君主天下其尊與臣下不同何重焉據臣子天子世子世天

下也天子諸侯世故適子**疏**內不言世子者言子即世子外

言世嫌王子緡不言世嫌緡子殺世子與世子弒君言世子

盡其親以惡之鄭世子衛世子明得正宋齊世子見於會非

世子不爲臣不得見非此不言世故子同生不言世子糾杞

伯姬子皆不得言世也世子之稱只可施於天子諸侯其大

夫之長子不得稱世以大夫不

世爵祿也大夫以下言適子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再出地者不同月不敘者鄭伯

無中事也中開而復舉諸侯可以言同盟何也邱中有開事矣

西同盟于新城無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據翟泉晉與王人

中事不出諸侯尊則不敢與盟何也二伯盟盟者不相信也

與盟也尊則不敢與盟何也二伯盟盟者不相信也

乃故謹信也據盟皆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尊者無方盟者

自相約束不敢使尊者桓諸侯也雖升爲二伯不能朝天子

從卑者命以謹信也桓諸侯也雖升爲二伯不能朝天子

據致王世子是不臣也子會桓公失權疏諸侯朝已乃不

朝天子是失臣王世子子也在君父之道塊然受諸侯之尊

道臣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在君父之道塊然受諸侯之尊

己然獨尊貌荀子塊然獨坐而立乎其位桓不能朝乃致王

侯而朝之位在諸疏左傳謀寧周也惠王將廢太子立

侯上代天子受朝疏王帶齊桓會諸侯以定其位是不

子也王世子仇其父之禮而受諸侯之朝是不子也孔子曰

桓不臣王世子不子臣不臣子則其善焉何也據盟不日

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天子微周微勢諸侯方伯卒正

之不亨觀據魯鄭桓控大國宋也言此扶小國江黃是也以

國統諸侯大國言宋小國江黃一統之內諸侯皆至此桓公

不能以朝天子據會王亦不敢致天王河陽是致天王尊王

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劉子說春秋上無明主

安中國雖不正猶可春秋實與而不與之義也天子命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古 義家塾叢書

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
霸者是以諸侯伐而盟之罪著於上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
同而善惡之義有殊

秋楚人圍許以救鄭**疏**時許為僖公

諸侯遂救許以救鄭

善救許也許所以救鄭救

冬公至自伐鄭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據救許後事大伐鄭也鄭大許小救緣於伐也**疏**與伐鄭之懿親不結中國私附於楚甘心

七年事戎狄棄霸國大之起其與楚同罪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再伐之僖世大夫兵事稱人

重訂梁穀經傳

卷四

僖公

大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夏小邾子來朝鄭也於此乃名小邾以附庸獨見小邾因其近

疏小邾者不能以邾通附於邾故名小邾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大夫正稱七見此言申侯者寓公也楚文

寓公臣寓**疏**鄭伯不附齊侯數被伐殺申侯以說齊侯國語楚

公非禮也**疏**文王有病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

者勸我為之吾所惡者先我行之與處而安不見則思然吾有

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

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仁而欲得人

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稱國以殺大夫據稱國殺無罪也據討賊稱人人**疏**申侯有罪其以

無罪言者以其臣寓公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寧母**疏**鄭世子華

後不見未立而見殺

衣裳之會也以上為衣裳之會以下為兵車之會蓋管仲此年死也**疏**劉子云管仲死

為衣裳之會以下為兵車之會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知管仲死後乃用兵車也

曹伯班卒卒開不日所以**疏**曹世家九年昭公

公子友如齊聘齊也言公子友明僖公善事得友**疏**盟後更如

年夏會鍼冬季友復聘同

冬葬曹昭公

八年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

洮洮內**疏**左傳謀王室也故首錄王人

重訂梁穀經傳

卷四

僖公

大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據人微者侯國微貴王命也涓勳說春秋之義王

人微者序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朝服禮服雖敝不弁冕

雖舊必加於首而弁冕雖舊不以足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衰微

謂王人王人王朝末命之士比於小國大夫尊下公侯遠矣

而會列諸侯之上亦如朝服弁冕雖敝舊必以加之於首上

也兵車之會也**疏**自此以下五會先師載末四會為兵車又

實則兵車衣裳別無明據也

鄭伯乞盟此被伐**疏**春秋方伯國衛從中國蔡從夷狄以死相

歸乞盟其去也則夷之其來也則書之所以惡夷狄信中國也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逃首戴盟附楚**疏**春秋褒齊桓申霸計

義以責之乞盟不書此書者著其困辱乞者據求與重辭也

據重疏傳曰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諸人之所以爲人重是盟
 師乞疏者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
 也據此此會有王人因其逃王世子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上
 鄭世子盟下言鄭伯蓋公羊洵周官邦洵鄭眾曰
 上不言鄭伯知未來蓋公羊洵周官邦洵鄭眾曰
 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刺探尚書事然則洵猶探也
 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齊侯許之
 故葵丘
 鄭伯來

夏狄伐晉狄北狄近晉者左傳以爲報采桑之役

秋七月禘于太廟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按七月而行夏時祭不時也
春秋以禘爲時祭以祫爲時祭合享天子四時祭唯春禘餘皆祫諸侯祔禘禘一禘一祫嘗祫蒸祫此蓋祫禘也經不見祔者
禘者文略不見說禘疏按五經通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祫與古文學異也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祫祭於祖廟也諦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人將祭必先潔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祭惴惴憧憧專一思親之容貌相似彷彿此孝子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干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誠也四方之來助祭空而來者滿而返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此古文說與穀梁言禘祫者不同

用致夫人劉子說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許慎引穀梁說魯僖公立姜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

妾爲妻非禮也疏致至也於廟告致公至自言致共姬不廟見

見禮禘不日者

明爲致起也

用者不宜用者也據致女不言用致者據與致女同不宜致者也據大夫至致不

言言夫人必以其氏姓据至齊入皆以姓氏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

人也許慎引穀梁說雖妾子亦不得稱其母爲夫人疏昏禮以名氏告不言姓氏是不聘辭公羊之義母以子貴

子既立夫人薨妾母得稱夫人穀梁妾母雖子爲君不立妾

得稱夫人以公子母之所以山紉也放學彙藻爲長
之辭也夫人不姓氏明君疏經夫人不言氏姓故說三傳者

公與穀同哀姜之說左又與公同是三傳本同而說者異之

耳僖公之嫡母爲哀姜生母爲成風凡妾母之立爲夫人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在嫡母已死之後方無二嫡之嫌信於禘時致已莫之哀姜
 立未死之成風必致哀姜乃可立成風致字生死皆可言之
 不言氏姓以有二夫人也左傳專就哀姜說穀梁專就成風
 說惟公羊兼言之所謂不稱姜氏卽致哀姜也所謂以姜爲
 妻卽立成風也所謂齊媵者卽指成風爲哀姜非正也此去姓
 姜之媵非如何君說娶楚女而爲齊所脅也非正也此去姓
 言夫人皆貶以明非正以姜體君上下夫人之爲夫人在生立我可
 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夫人之爲夫人在生立我可
 以不夫人之乎釋妾在君世不見經不夫人卒葬之文公以
 禮卒葬成風夫人卒我可不卒葬之乎據弋氏葬妾母辭
 十一惟成風妾母經亦夫人言之所謂如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據從祀不言太廟以妾
 志也太廟去夫人氏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歸信公成
 於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歸信公成
 風之祔母疏信因哀姜卒援母以子貴之義立其母爲夫人
 以子氏也書用致著其立之實去其姓氏以見妾辭以宗
 廟臨之外弗夫人以明嫡庶之義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主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以爲崩在去年閏月暮年乃見於經此緩書以明其有難所謂難故

也是以緩如晉文入國及晉惠之卒皆遲一年乃書諸紀周本

侯皆同不能以爲獨左氏如此與此同爲緩書例也

十五年惠王崩

子襄王鄭立

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旌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偏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

往絕路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以請公許之將立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經義

也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

憂死也茲父乃返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不葬者

爲桓公諱也。葬丘盟之美者。不受。宋子稱。宋責宋之不言葬。爲桓公諱。魚向蕩三族皆桓公後。不稱公子。疏。宋世家三十年。桓

公孫皆自別氏以後乃見經與魯鄭不同。公病太子茲甫讓

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族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之會以偃天此大會也宰周公天子內相上公也齊侯下之兵者文也天子外相東伯也不敘晉者專其功於桓也宋子王後也陳衛子鄭下會例此依序者大國止于宋伯之國也不言蔡陳鄭皆方伯國故二子可在鄭下也衛鄭方錄小國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翟方進說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

按宰冢宰也天子三公司徒攝冢宰周天子以司徒見宋王二相為伯一相主乎內說見周禮春秋託齊晉為二伯北為天子之公齊主東晉主西而內相出宰則為三公也三公輔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

卷四

僖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天子故可以官言齊晉不言者非受命宋其稱子何也據宋伯外諸侯以事授之此春秋之義也

未葬之辭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五日而殯三月卒夏會葬

有宋公則夏不可復有宋公也稱子為桓會正之也左凡公侯在喪稱子與此同齊晉侯鄭伯三國未踰年稱君為別例宋陳衛三禮柩在堂上據未五月知孤無外事王制云喪不

有喪三年疏外事謂盟會孤無父之名今背殯而出會如郭不呼其門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

塗之曰殯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以宋子為無哀矣無哀慟之至意外與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據紀伯姬卒言紀但曰伯姬未適人不卒據嫁尊同

侯絕旁期姑姊妹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據言伯姬以

女子在室不服也字行知已笄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據嫁諸侯尊同乃卒疏在室女子許則以成人喪治之許嫁諸侯尊在室則服期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再出諸侯亦不疏此不在兵車之數

大會明天子禁反其衣裳之事也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據衣裳兵美之也據葵丘美公羊作

則為美由後言之則為危皆一也孟子與傳同為魯學故其

說尤為見天子之禁桓尊周約束皆承命於天子傳曰尊王

天子之命也故備之也據日謹之詳其事故文備葵丘之會

陳牲而不殺所謂無敵疏鄭君曰盟牲諸侯

壹明天子之禁壹猶也曰毋雍泉專水利毋訖糴謂止也毋易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

卷四

僖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葵丘之會諸侯束

日誅不孝勿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勿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與孟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子語有詳略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晉初見多緩書經作九月卒則此疏晉世家

甚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

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

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日者正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之例上殺下曰殺下殺上曰

侯也春秋之法未踰年稱子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

子何也驪姬謀三君而死之蔽於所欲得而不見難也春秋痛

其所蔽故去其位詞徒言君疏晉世家里克鄭欲內重耳以

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

其君之子云者據舍弒成疏任叔之子父在解晉國人不子

也國人不子之疏尹氏立王子朝與衛人國人不子何也

故以爲君之子疏立晉所以不同亦如此諸侯在喪稱子

當繼立爲君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舍遇弒則言君

所以甚臣下之惡正君臣之分也奚齊殺世子而立與殺君

同不言君言君之子明不宜立不日不正也不言弒不以弒

道也

十年年表宋襄公茲父元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劉子云狄滅溫桓不疏左氏稱蘇子從後言

此爲外諸侯蘇子失國乃爲內臣也不日者遠微國溫在河陽

班氏云已姓蘇忿生所封蓋內諸侯下會於溫是其故國狄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劉子云獻公卒奚齊立里克

姬嬖而殺之於疏晉世家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卓

是秦立夷吾疏子而傳之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

克弒卓子於

朝荀息死之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卓言其君者疏殺申生本爲奚齊已

立之晉既有君里克爲重耳再行弒逆故許息之忠以成君

責克正其君臣之辭以克之弒爲已亟也不日不正也荀高

士奇地名攷略桓九年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注荀國名

孔疏世本荀賈皆姬姓蓋晉滅之以賜其大夫故晉有荀氏

賈氏漢書地理志扶風栒邑注引左傳作郇侯臣瓚

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賜大夫原氏點是爲荀叔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氏不疏晉世家里克等已殺奚齊卓子使

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

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

省卻丙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強國

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

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入晉秦兵與

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陽明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

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邰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內之地許秦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

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秦亦不與里克

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

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陽里克死謂曰微里子

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

命矣遂伏

創而死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謂殺無罪言此者誅里克弒二君與一

大夫謂奚齊卓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其殺之不以

其罪也據殺有罪當稱人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據寧喜以

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而夷吾立有功於夷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連殺二君以爲重故殺之不以其罪

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劉子作伐虢戎虢當作驪

在南故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

欲爲亂劉子說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故謂君曰吾夜者

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

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乎世子曰敬諸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劉子云寘鳩於酒施毒於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責劉子作墳責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晉語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麗姬與犬肉犬斃飲麗姬下堂而啼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疏與子古字通方言子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謂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勿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明不傳記以罪疏此事

詳於左傳

秋七月

冬大雨雪劉子云先是僖公立妾爲疏班氏說公羊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經曰大雨雹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平氏不復見疏據左氏殺在去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之徒也稱國以殺疏晉世家於是未還故不及難邪鄭聞里克諒乃說秦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邪鄭賣我於秦遂殺邪鄭及里克邪鄭之黨七與大夫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公及夫人尊卑也

秋八月大雩劉子云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大旱者陽氣太盛陰而得起雩雩祭

雩月據秋冬大雩正也傳曰雩月雩之正也月之雩雩之正何雩言時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雩得雨曰雩雩得雨則不旱言雩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早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不得雨曰旱言旱則明雩雩無功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不得雨曰旱成災也雩雩無雨應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義家塾叢書

旱成災也

冬楚人伐黃劉子說楚伐黃黃桓不能救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劉子說是時楚滅黃

夏楚人滅黃時者小國疏黃本荊州國慕桓伯尤春之遠者

貫之盟初見江黃管仲曰江黃義而來遠齊而近楚與齊遠

江人黃人遠楚爲利之國也近楚欲滅若伐而不能救遠討

及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爲諸侯主伯者之辭也有江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據左史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之時

管仲尚在也傳以管仲死爲說緣仲意知不能救不楚伐江欲受之公不聽以致敗覆爲之諱故以卒後言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曰卒疏

十有三年
陳穆公
款元年

春秋侵衛溫子奔衛**疏**記狄侵起桓伯衰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疏
月葬者方伯正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內地爲城杞也

兵車之會也兵車二也**疏**据左氏淮夷病杞且戍周故以兵車會諸侯攝以威也諸侯以德隨誼不服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散辭以此見以力服人非心悅誠服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聘齊也
疏一年之中公會卿聘事齊謹也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劉子云莒滅杞**疏**外城國辭知城杞也緣陵杞邑蓋遷於緣陵而桓城之不言杞遷杞王者

後且避下城杞也

其曰諸侯據城楚上散辭也言諸侯以有散聚而曰散何也離不敘之也

言諸侯諸侯城有散辭也據盟于首戴言諸侯以鄭伯不盟也桓德衰矣衰故諸侯

不至貫言四國皆至也此言諸疏言城杞後杞稱子此下再
侯散辭以起兵車之不足服人疏稱子起爲城杞貶之也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朝例時此非所宜故謹而月之**疏**季姬

已嫁於繒此不繫繒者因繒子之文可知婦人從夫不可言繒
季姬會繒子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不言杞三傳未爲不同說者
耳歧之

遇者据内女不遇諸侯同謀也据遇者志相得夫來朝者据朝不言使此由内

女來請已也公羊使來請已也公止之使其朝則已可歸非初婚也傳云請已文義未詳舊說因為至失

使自擇配左傳文
義甚明當從之
疏左傳繪季姬來寧公止之以繪子朝不

言使不使諸侯相見曰朝諸侯來聘乃言使言使不由季姬起意非正也

以諸侯受命於以病繪子也惡其不行禮因婦人之故而
女子所以譏之來朝前後失據有所恥辱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劉子云臣下背叛散落不肯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

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數侮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

楚王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
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疏此爲晉伯記災也不言晉者
以見名山大川不以封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白義疏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班氏引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無崩道而

崩故志之也据梁山以壅河不流其日不日重其變也劉

云崩者陷而下也鹿在山下平地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疏者臣之象也言少

鹿崩者臣背叛也沙鹿平地無崩道而崩其異矣無崩道而崩大異梁山墜河爲災災不日也

狄侵鄭疏
再記侵鄭
桓伯益衰

冬蔡侯卒莊二十五年立至此卒共十七年不記其事惟言蔡潰而已**疏**蔡世家二十九

侯甲
午立

諸侯時卒蔡爲方伯國與小國不同惡之也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背中國而事父仇故惡之不葬

夷之也不記其疏者諸侯卒例日不正者月惡事亦夷之也者時惡則不言其正不正

十有五年仲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十年朝齊此又朝**疏**月如特

楚人伐徐徐從中國進之也純狄之則不舉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桓

不日會乃月者見會皆盟也桓桓盟未嘗

敵血故盟會同辭有信則不盟如盟也

兵車之會也為謀**疏**兵車

遂次于匡徐徐也時楚人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主書者明齊侯德衰與楚不能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

疏此即下伐

善救徐也再發傳者為徐為狄疑救非善故慶父

重訂梁穀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夏五月日有食之劉子云晉文行伯道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

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

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屬國伐厲所以救徐月者譏不直

之大夫救目疏知厲楚屬者地理志南陽

八月螽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

螽蟲災也甚則月詳之不甚則時乃月不日也異以日為正

不甚乃月不時也記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者安之也此致

季姬歸于繪季姬何為上不繫繪以下言歸于繪則上可以不

內女歸寧反國不書此何以書因止而書之喪以歸亦不繫杞也

何以與初嫁同上有遇防之文不嫌其初嫁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子云晦與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畫雷

事晦與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大

月甲午晦正晝皆陰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

公子偃季氏萌於僖公大於成公

此其應也又以為此所謂夜妖也

晦是晦日也冥也劉子云畫晦震亦言震雷也與震電同夷伯

據稱伯夷非國乃天

魯大夫也據大夫廟災書知內事祭叔

天子之命大夫公羊單伯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此

言魯大夫與女叔內臣單伯吾大夫同謂天子大夫為監於

魯為魯

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王制天子之卿授地視伯元

大夫者

卿大夫元士凡五等君卿大夫士授地視子男按此天子公

等然則此士兼就天子諸侯言之公九錫起士一命止共十

八等

皆有廟此大夫廟也言大夫無士大夫有廟

廟公卿此當指諸侯五廟則五錫五錫者當之大夫三

重訂梁穀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及九士二士指諸侯之士二廟為七命五命者一廟為三命

命者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單數疊殺以兩中實有雙數以為加降之等九士二廟是雙

數禮禮有六廟四廟之說又如九命其上加見單數至於士

乃言再命因禮有全數故德厚者流光尹更始云天子七廟

廟後稷文武特七疏劉歆引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月而葬五日而殯此喪事尊卑之制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蓋用其父穀梁說也按禮

穆與始祖而五夏四廟至子孫而五殷五廟至子孫而六周六

廟至子孫而七夏無太祖宗廟而五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

則六廟周尊后稷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

多不過七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下士一廟者

祖廟德薄者流卑據士二也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

是以貴

始說苑德之本也荀子云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乎諸侯廟

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

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始封必為祖廟王制所言是也

冬宋人伐曹也言此以起宋後乃爭伯也

楚人敗徐于夷林夷林徐地楚徐皆夷不言戰者楚大徐小楚

夷狄相敗志也傳曰中國不言敗救而後敗內中國外夷

不言戰尊大夷以及小夷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劉子云秦伯嘗亡

見人已殺其駿馬以次食之酒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

食馬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信公三義家塾叢書

得解難勝晉獲惠公歸夫人穆姬為不言秦伐晉者戰不

者言獲絕已明蔡侯名者言以歸獲未明故以名起之

韓之戰華元先敗後獲晉侯失民矣師未敗而君獲或

君獲不言師敗績為舉重君與將一也華元先言敗而後言

獲敗晉侯當與同例又楚子鄭師敗績君傷不言師敗績傳

本有其說不得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劉子云春秋記國存

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

晉侯獲于韓楚子玉得臣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

教之卒故強弱成敗之道疏晉世家四年晉

十有六年

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抗陽欲長諸侯與強大爭必受其

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雪之會與楚

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許慎引穀梁說

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疏云隕石于宋五

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

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之道也

先隕而後石何也霜六鷁退飛石實物宜見於上與隕不見

著於下而後石也知是石故不言石既隕墜於地詳視之乃于

宋都下言四竟之內曰宋石下不在一處宋國後數六鷁

散辭也散隕於四竟數而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隕然後

多聞闕疑慎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也劉子云鷁陽類也六陰數鄭君云六

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

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信公三義家塾叢書

是月者言正月上已決不日而月也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

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五後數聚辭也目見其六目治也鷁

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子曰石無知之

則退飛論語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變故詳而日之傳所謂無

崩道而崩其日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故略而月之所謂有

崩道故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子曰君子於疏班氏

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石六鵝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定
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惑而志通則慎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焉
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焉
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焉
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
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
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權要不可不察也
民所聚曰都在宋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劉子說國家僭亂而夏臣見魯國大亂
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餘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
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
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
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信公以後不幸公子起
乃漸為不肖也此季子疏信公以後不幸公子起
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三家執政信釀成之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晉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大夫卿日卒正也劉子云賢者不名謂稱公弟叔仲賢也傳

其曰公弟叔疏公弟舉其親知以賢也仲舊誤仲稱仲疏之

屏賢之也經亦無稱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仲何也疏之也據仲

叔事也遂也又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據仲嬰齊

兩舉其例以見友事也不言弟因其後世官有三家之禍故

不敢純許之也言季以字配名如叔盼起疏魯世家季友母

其實賢雖子孫不肖不掩祖父之美也疏陳女故亡在陳

其後為季氏慶父為孟氏僖元年以汶陽田封季友

夏四月丙申繪季姬卒疏此不幸者卒者凡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共仲慶父之姪僖世三桓為卿世執

家不幸卒者為特筆矣

大夫日卒慶父卒茲為卿二見經于正也疏再發傳者桓莊

得臣繼立文元年稱叔孫

賢稱子此大 夫正卒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邢衛之屬也不敘敘者起外小國不錄但錄方伯也幽之同
盟錄滑桓桓伯也起晉在來遠國也准出會錄邢桓後會也
於始終言之起餘從同起小國畢在且明桓存邢也於中言江
黃美其盛也江黃遠於齊邢且非中國也准淮水也近楚竟邢
侯在許曹之間明外小國不序徐人外之邢衛屬稱侯者錄本
爵也滑稱伯者從春秋稱也一侯一伯互相起也在曹上者伯
邢不先侯也在許下者許常敘
邢不常敘不使在鄭下也

兵車之會也為伐英氏滅項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徐人夷狄不敘者也諸侯同伐英氏例敘

而行仁義故引而進之不言及疏英氏夷狄也春秋凡夷狄無

也不序諸侯而序徐著之也疏國名英氏以氏見因桓伐大之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晉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夏滅項不言齊滅項上伐英氏之文與滅偃陽同此不言遂則

故序徐人也項不疏楚知項楚屬也說左傳者竟以項為內滅按項去

日微國時者遠也疏楚知項楚屬也說左傳者竟以項為內滅按項去

魯遠魯滅不能有何以滅之乎且當僖公時尚無專

權之臣如昭公之三家以為內滅知非左傳之意

孰滅之不繫國桓公也疏據內諱滅知此伐英氏之

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按項

與徐英氏近師者即伐英氏之師當是公與齊侯在淮遣別

師伐英魯師亦在行中國伐英氏為滅項非齊桓意遷怒於

公而止之左氏不應竟以為魯滅也說者未深詳傳義耳

何以不言桓公也疏據滅項為賢者諱也春秋以二伯為賢而

也為親者諱魯也為賢者諱項非國疏國也據諱知不可滅

而滅之乎據諱桓公知項之可滅也楚攻徐而不知已之

不可以滅也據蔡從楚蔡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既滅人之

國矣何賢乎方諱惡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之等皆是也

其始則不得終於惡謂疾其初為惡善善樂其終據齊滅遂

也書曰靡不有初終始克有終故善事以終為美春秋伯桓託

其美以成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存亡謂存邢衛杞故君子

為之諱也劉子說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魯左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

會者公在之辭主夫人者以其抗禮也

九月公至自會上無會者謂下也公取于齊公與夫人往會

如主夫人抗禮往會疏月者為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劉子云或曰桓公仁義乎殺兄

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道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

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

其得賢也失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朝周室為五霸首以

之身榮辱俱施者何也其所任疏齊世家四十三年初齊桓公

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疏齊世家四十三年初齊桓公

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太子雍有寵於衛共姬桓公卒作亂立無說

此不正據書入其日之緩書有難凡有難者皆緩書之

何也據諸侯不其不正前見矣疑義所未明則見以章明凡

已見者則不復再傳日有其不正之前見何也正皆於卒決

不決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據前言入于齊既不稱公

以國氏者嫌也有所見則為之諱

十有八年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劉子說宋公遇災不懼齊

其在曹下者微之也何為微之齊存衛邢猶思齊功而收之已

乃伐其喪故微之宋為首惡嫌不責衛故人起之邾稱人邾

初入會盟稱人疏齊世家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

至晉伯乃稱人疏齊世家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

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

非伐喪也據戰言伐客言及知惡伐喪伐喪無道故謹而月

孝公不言納昭者桓內寵女色以妄為妻嫡庶數更不早立

太子以私愛屬宋立孝公非正道宋聽桓立愛以外國預嗣

事亦非正道故不與討亂而正其伐喪明桓襄皆失正疏伐

也宋伐疑於討亂春秋正之所謂決嫌明疑以解眾惑疏伐

月義伐喪故月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夏師救齊主善以內也善事當言

善救齊也據非伐喪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疏齊世家宋遂

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

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戰不言伐據戰言伐客言及知惡伐喪伐喪無道故謹而月

客不言及據言伐客言及知惡伐喪伐喪無道故謹而月

戰故使之居下此春秋惡兵之義也國大小不同則以大及

小此尊卑之分如齊衛傳曰齊大衛小以衛及之何也此大

小例國同等則言主客此齊言及據主客當言惡宋也據宋

宋同等傳客不言及是也

也常詞及客惡戰故使之居下此及主明主人在喪不欲戰

宋起意伐人喪齊有敗亡之患故舉兵應之為不得已之辭

故常變起例以

明伐喪之罪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狄救齊使何赤秋也此是晉

善救齊也春秋之義不許夷狄憂中國傳言此者楚疆狄弱

子不以一事遂人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劉子云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乎公曰然則易牙

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沒豎刁易牙作難桓公好女色疏伯正例

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疏伯正例

日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有難故九月乃葬之不言亂者

為桓諱桓之伯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而諸

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師次召陵而荆服矣陳旅羣北而狄退矣

獻捷過魯而戎弭矣貫盟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插血兵車不

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歎其為盛故身死之後其功德及遠

近而邢狄救之然內寵外亂自管仲死後不復振卒有見之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四

僖公

美

義家塾叢書

冬邢人狄人伐衛邢衛屬者近衛因齊有存國之德感之故結

狄其稱人何也不言人善累據救齊善之此而後近之因其

後進考功之道不以一事遂進之惟大善乃一事伐衛所以

救齊也據齊人狄人盟功近謂齊桓存邢之功近者邢而德

遠矣謂狄遠于齊慕桓公之德而來救之言此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劉子云襄公不寤天變執滕子嬰

宣公疏按執不名者絕之蓋以滕不從伐齊也執者二伯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此宋公求合諸侯也齊桓已

伯之志如聞聞然故舊說有以宋為伯者左傳諸侯疏此曹伯

無伯不以伯許之矣又所會之國皆內卒正小國也

公也曹南在邾曹之開外盟不日

繒子會盟于邾繒者連帥於邾者也言會邾者卒正乃列會盟

治疏會盟後于盟也來盟而日會盟遂繒子

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大國乃言執邾得為執以卒正執連帥

宋使者宋為王後春秋不疏地地理志東海郡繒

微國春秋不言小國曰微者連帥為微國滅因邾知邾也以求與之

盟謂與宋盟也前盟繒不在邾知邾之權而請冠端而冀其藉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四

僖公

美

義家塾叢書

於成周則微國之人繒因己邾以求與之盟宋已邾迎而執

之邾聽宋命不在會先執之惡之求盟執大惡故惡之故謹

而日之也據繒用之者乃言用叩其鼻以衄社也劉子云

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

中者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

公繒子也取鼻血以獻祭社器左傳宋公使邾文

秋宋人圍曹劉子云宋圍曹不降退修其教而後伐之因壘而

降今君德母乃有所關乎疏春秋兵事小國亦在青州以宋與

胡不修德德無關而後動疏春秋兵事小國亦在青州以宋與

亦得事之按方盟而圍之不信甚矣

衛人伐邢言此以明方伯治卒正之例也衛為方伯邢為連帥

前役也獨伐邢疏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者起主救齊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謹楚人盟中國之始也內
諱不言也陳蔡鄭皆君方伯惟衛不敘內衛也陳蔡以後不
也其人之何也貶之也在同盟陳蔡連文楚黨也鄭為中國
故後之不能自入中國蓋有召之者三國是也楚在者莫為之
先也齊不能肆於中國蓋有推之或挽之也陳蔡鄭者中國之次
序也齊不與者齊大國不能與夷狄言會故不與之不言小
國為公諱也言此明楚黨也陳蔡鄭三國皆不與之不言小
梁亡也梁亡也如向引石讐曰春秋忽然而足亡者國君不葬惡之也
爵不用足以亡親近讐足族不親足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
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眾心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
亡梁者何州舉之也春秋外州三見其名荆梁徐是也亡者何
秦滅之也秦滅不言秦者以秦為梁州伯也春秋存西京以為
舊都秦稱伯從天子大夫之例如王巡守東都則為方伯以
本封則在梁州也春秋伯子男為小國秦鄭二國則為方伯以
鄭為侯者秦為侯者也此實見而文不見
自亡也據其師自棄者以自亡為文如鄭伯晉世家秦滅梁梁
棄其師自棄者以自亡為文如鄭伯晉世家秦滅梁梁

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寶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眾有時而
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
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則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
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
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
而為名物有同狀而異名者有異狀而同名者不可不辨
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名者有異狀而同名者不可不辨
所以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變狀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
土功而弗居民罷為弗與一說出惡正當為好土功之誤鄭棄其
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二句釋其本意因好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劉子云僖外倚強楚焚陽失眾作南門勞民興
作為也據作僖有公注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
有為也據作僖有公注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
言新三軍邱甲有故也據新作雉門及兩觀非作也
者據定言雉門法門也
夏部子來朝此失國之君也其不名者同姓諱之
封有采地部亡已久猶稱部子食采之君也伏董說皆
國不滅其主封之數邑食其所出故國有滅數百年而猶有國
主正此例也朝
一見不朝者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劉子說信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何為謂之西宮有西宮
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謂之新宮劉子說諸侯三宮有高寢有左路寢有右路寢公羊
閔居西宮信繼閔則當居東閔所居之宮繼君則近為廟宮
當敬異之如就宗廟之例直稱為宮如新災宮則近為廟宮
稱宮新之廟如稱新宮則路寢人所以謚言之如桓宮僖
居與棲神之廟同稱矣故不言新宮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會者外爲主焉爾再發傳以成宋亂以內

釋宋公

外釋不志伯不言釋曹此其志何也內釋志如以公之與之盟

目之也劉子云信深得楚釋志不言楚知以公與楚內不言

楚据楚執不與楚專釋也使夷狄加中國諸侯會者也不

敘略之此乃出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國也成風之母家此取於邾明爲邾所

子之事其文與邾邑無別者時已爲邾邑是邾

之屬國也邾爲卒正須句則屬邾之連帥也

卷四

信公

蜀

渭南嚴氏孝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與楚爭鄭也据左傳因鄭朝楚故

衛許勝也宋弱楚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此邾伐我戰不言伐也結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

內諱也再發傳者爲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劉子說襄

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宋世家宋伐鄭子魚曰禍

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日事遇朔曰朔朔爲月始重始得兼言朔傳又云日事遇

秋三十有四戰三十四戰謂有敗文者如莊公二十八年齊師

宋師衛師敗績信十八年齊師敗績二十四年城濮

二年邾晉師敗績成二年新築衛師敗績定四年伯舉楚師

公敗宋師莊十年公敗齊師又敗宋師十一年公敗宋師

二年戰宋十七年來戰莊九年戰乾時敗績信二十二年

吳敗頓胡師定十五年晉人敗狄莊十年荆敗蔡師昭二十三年

三十六戰除秦泓不數共三十四未有以尊敗乎卑四戰不

言尊以師敗乎人者也師敗人不以據信二十八人以尊敗

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按秦戰齊侯敗於大夫是齊頃

戰以師敗人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据宋從少

驕責之也宋弱楚強不權攻守之宜味夫形勢之道經故泓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信公

蜀

渭南嚴氏孝

之戰以爲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

喪執滕子圍曹爲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臨

也故春秋不可以空言說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

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

知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

說孔子制春秋詳內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論語曰過而

矣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湯伐桀武王則

以征無道也文王伐密豈曰以報其恥哉班氏曰凡兵所以

害宋公與楚人戰於泓水之上經言泓以水地司馬子反曰

子反當作子魚字之誤也劉子云宋楚眾我寡鼓險而擊之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勝無幸焉

疏孫子曰山林險阻此

地之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公曰君

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勝無幸焉

其出也須族既出旌亂於上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勝無幸焉

也孫子以治待亂以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

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楚人未濟曰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

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

傷股國人皆怨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

日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必戰爲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勝無幸焉

戰之少則能逃之校鄭君曰戰當觀

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達之不用其臣之謀

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與霸者之功徒言不知權詐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

疏曹公云以五敵一則三術

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也

秋之主信而不道何以爲道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勝無幸焉

拒父魯莊絕母是也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可與權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與適道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則異於是無可與適道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者也柳下惠聖之任者則異於是無可與適道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

乎道而合於時春秋許之如築館於外大夫城杞會王世子

傳以爲得變之正是不變泥古不通卒使楚橫中國幸晉文起而

乃能攘夷之功不責用兵之詐今楚強宋弱必須多謀善將

經合道者此類是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閔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齊與楚結乘宋敗而報之是以惡

報惡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卒子成公

茲父之不葬何也

其失民何也

民戰是謂棄之輕用

秋楚人伐陳紀楚禍也以世此楚成得臣也稱人者僖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作杞子世家德公十八年

二十有四年杞桓公元年經書在明年緩一年乃書晉始書多緩例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此周與狄同伐也獨言狄者為天王諱也襄王不忍

也之諱鄭世家滑聽命已而反與衛鄭於是伐奔鄭恥辱大故為

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劉子云文公時天子失道出居于鄭

天子無出據天王居于出劉子說春秋出天失天下也說天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哭

義家塾書

王有弟大叔之難出左傳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

亡居于鄭不得人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

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

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縣城戊午晉侯朝王王

享禮命之有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校

失天下起晉伯一見例大叔逐王自立王辟居于鄭言出明

不能悉父母弟保守四海失天下當絕也秋泉居者據諸侯

居其所也是安居得所之詞雖失天下出言莫敢有也公

居于鄭鄭內邑此言居鄭如王邑然鄭不敢有其國也禮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

祖廟按王者無外雖失京師而諸侯國皆王晉世家二年

土故出與居兼言之也言此以明無外之義春秦軍河上

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

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立秦怨之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有伯中國不言滅此言滅者無伯

明衛侯為方伯也邢還于陳儀故以公羊何一見滅國衛見滅邢

後陳儀為衛邑日者中國滅例日公羊何一見滅國衛見滅邢

燬滅邢同姓也三傳皆同燬之名何也據齊侯滅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曲禮諸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哭

義家塾書

同姓名諸侯生不名名者邢衛同姓又魯同姓為中國因

不再見楚為夷狄故略之不更以此義三傳所同又文見曲禮必

姓不皆名疑燬為衍字不知此義三傳所同又文見曲禮必

不至誤同姓有親親之義滅之則絕其祀絕先公之

祀失庇根之道以為有王者作此皆誅絕之罪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衛世家文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經文八年書司城來奔左傳云蕩意諸公

年則意諸當以幼為卿如伯姬歸壽而生意諸則經五十六

乃見公孫壽則壽當近九十矣攷宋卿氏蕩者桓族公孫之子

始以蕩為氏此何以先稱蕩子以母氏也伯姬嫁于司城蕩生

子壽其孫意諸以蕩為氏經追書蕩氏如惠公仲子僖公成風

之類逆婦為壽娶婦壽生意諸壽成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禮親迎姬來逆女非正

由伯姬言之猶可故公羊以為非正也事不從夫再發傳伯

姬大夫妻疑其曰婦何也據紀逆言女緣姑言之之辭也班

尊卑有異云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春秋說義娶母黨也伯姬內女今所逆在姪行不言婦疑如單伯為媒氏言此義不親迎娶母黨書逆不書求與紀伯姬書求不書逆互

相起明適人不拘諸侯大夫同不得娶母黨

宋殺其大夫此宋殺其大夫之始言大夫不言名姓尊也君為此不言大夫尊也惟方疏宋殺大夫不名名姓無大夫之國卑也

伯大夫乃例以名氏見也此不稱人文七年稱人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然則此當

云不稱人累上之辭也

其不稱名姓據孔父目以下殺疏方伯之卿比于天子大夫尊為卿經書大夫故例不名氏宋卿為卿不曰殺其卿以其

而曰大夫由內言之也天子卿不名故宋卿亦不名也以其

在祖之位孔父因為孔子尊之也梅福說此言孔疏顏注謂

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按

此殺左傳不言其人宋亦無孔氏為卿者知傳本謂孔氏為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四 僖公 辛 義家塾叢書

祖因問而答非謂此殺為祖舊說皆誤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此如齊魯平莒之事陳為方伯頓所求諸侯自託於伯禮故伐陳納頓疏屬國

納者大國乃言納納頓在內弗受也與常圍一事也在納一

事也在頓公羊何以而遂言之納在楚當再言楚不言與蓋

納頓子者陳也據哀四年陳人圍頓也頓陳屬國納頓君之權

楚救疏一說納當為出謂頓子之

葬衛文公禮晉文以致子孫之禍故同小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在喪稱子朔倍疏

此以洮向二盟起君與大夫班次也王制大國之卿位如小國之君衛次國其卿與莒子尊同特互見之以明君先於臣之義

莒無大夫據會盟小國其曰莒慶何也凡小國大夫通不以

公之會此在內以公主之目之也據接內則得錄之也在

以名

二十有六年衛成公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大夫在會以前稱人

之漸也莒敘衛上小疏己未去癸亥五十五日中午當有月公

國君尊於次國大夫疏皆在而衛莒互易其君臣衛本大於莒

又皆以決嫌疑也

公不會大夫據公會齊晉大夫皆諱公避其曰甯速甯速

卿穆仲靜之子武公會孫跪之孫公何也甯速上當有會

羊作邀莊六年甯跪見傳速諡莊子疏字因上文誤刪

不問莒慶者莒無大夫疑因公進疏以其隨莒子齊晉大夫不

之衛有大夫疑可會故問其敵疏以其隨莒子序小國君下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四 僖公 辛 義家塾叢書

以其尊也方伯以下大夫乃獨序可以言會也有莒子則公

小國君下以卑不敵小國君也

在會不嫌衛序莒下者大國臣不敵小

國君示有上下且親莒子明甯速隨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蕩弗及蕩即鄆紀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據公子伐邑猶議事

應敵道不諱至蕩據公追戎於急辭也詞故為急弗及者據

公者恥辱淺至蕩據西不言至急辭也詞故為急弗及者據

弗及猶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將卑師眾侵宜稱以公之

弗及大之也公羊其言至蕩弗及何侈也變人言師以大其

恥弗及據言內辭也春秋正名凡言弗者皆可以辭言不則

如弗克葬言弗之比

夏齊人伐我北鄙上達畏不敢及故再見伐齊在魯西北

衛人伐齊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劉子說季子卒後知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禍之起必此

乞重辭也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何重焉

重人之死以財物可以乞假於人身命非非所乞也

乞人皆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公羊易為重師師出而誤當以必為是

故重之也戰者凶事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三十六敗是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也滅同姓何以不名楚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聖 義家塾叢書

夔國也梁州國以備卒正之數梁不日中國微國也

執也夷狄辟執中國故言以歸孫以歸言執猶愈乎

冬楚人伐宋圍閔稱人者文以下乃稱大夫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據左傳臧孫乞

之伐目其事也宋因用其師故錄之詳以夷狄連犯二大國

也非道用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桓公事也蓋子玉以求諸侯

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公叔侯將

兵以伐齊取穀置桓公子雍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以者據二伯說不以者也言以正用民者君之本也

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夫王民而為天子得夫天子為諸

侯得夫諸侯為大夫使民謂不當使而使也師者古人所重

不得已而用之今以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傳曰古者被甲

復讎非用師之正故言以伐人

公至自伐齊傳例取邑不致以從邑為內辭

惡事不致大國為惡事此其致之何也

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稱子者伯子男一等然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十年卒孝公弟潘因衛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聖 義家塾叢書

公昭公桓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日葬猶待以大國禮晉文未起猶以齊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不繫月如下壬申公朝春秋來成而秋

所以為魯諱也乙巳九月三日也日不繫月公子遂不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主諸侯之始也陳蔡鄭

楚在中辟齊也此稱爵著其實以明昭晉世家四年楚成王

也人楚昭楚子亦以辟夷狄實主中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

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是免矣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

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

舉卻穀將中軍卻縠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

月晉兵先下山東

而以原封趙衰

楚人者諸侯下楚子也諸侯下其日人何也問在諸侯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人主諸侯知恥在諸侯春秋惡楚以
以貶疏公羊以爲貶其人諸侯何也圍宋不不正其信夷狄
而伐中國也賢方伯強楚主盟諸侯倍畔鄭許之君皆
不葬貶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言諸侯外楚子也公實與楚
二十有八年此年專敘晉事凡二十八春秋之最詳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劉子云文公伐原得溫于是諸侯歸之
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晉世家五年晉文公欲伐曹假道
功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
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人請盟晉人
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
再稱晉侯楚不再出齊侯忌也忌當作異謂兩之也一師
再稱晉侯楚不再出齊侯忌也忌當作異謂兩之也一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僖公

重

義家塾叢書

以其二師故入
曹在伐衛後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內諱殺大夫言刺

疏晉世家公子買守衛楚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內諱殺大夫言刺

先名後刺據公子偃殺有罪也

公子啟曰公子啟

公子啟曰公子啟

卒戍者偃不言事可以卒也據言不卒公子啟曰公子啟

卒戍者偃不言事可以卒也據言不卒公子啟曰公子啟

卒戍者偃不言事可以卒也據言不卒公子啟曰公子啟

卒戍者偃不言事可以卒也據言不卒公子啟曰公子啟

楚人救衛衛終春秋衛不從楚言救者不許救之辭稱人貶楚子

楚人救衛衛終春秋衛不從楚言救者不許救之辭稱人貶楚子

晉爲之也
故言救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入者內弗受也惡曹不能日入拒外難日入拒外難惡入者也言日以謹其

責其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侯言人惡晉侯也執諸侯伯

也執大夫伯討言晉以君尊上得執下昇歸晉人執戎蠻子

與也昇與也其日人何也言人疑昇宋公也不以晉侯

界宋公也以下奉上一日歸以上與下日昇五等公尊而侯卑

而文不與猶稱侯今若直言晉侯昇宋公是以侯臨公失疏

尊卑之序故降宋稱人以成晉侯之尊此名爵之例也疏

晉世家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四

僖公

重

義家塾叢書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在齊上主兵且成晉伯也齊宋大國也不及秦秦中國也三

衛而戰也序三師明陳蔡疏劉子云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日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

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燔龜是荆人也我迎歲彼

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

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

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又云晉文公與荆人戰君問咎

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于信服戰之君不于詐詐之而

已矣君問于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

報遂與荆王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

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之言萬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

也寡人既行之矣晉世家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

楚爲楚嘗有德不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

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春告晉已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

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因敗而殺也此成得臣楚無大夫故不氏者所謂物從中國也稱國外之也夷狄歸楚世家子玉之敗而

不言有罪無罪殺得臣起不能與晉爭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而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

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衛侯出奔楚所以成叔武之志也衛世家成公三年晉欲假更從南河渡救宋徵師于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

政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子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義家塾叢書

劉子說文公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于是憫中國之微任賢養士四年政治內

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天下莫敢不服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

積道浸章浸明桓桓反衛子叔武也不疑者文功淺初伯致王與叔武弟也稱子者明君有絕道已無立志也在莒上者莒小國

也雖降序不踰等故衛子在方伯末宋子在莒上者莒小國此三盟從中國衛方適楚蔡即會晉起其義也

國言魯衛陳蔡鄭小國言莒陳許不序者不在故下陳如會言圍許也諸侯因楚敗反從中國也

諱會天王也據下言王所也時王在踐土諸侯因王在而往

盟若諸侯自相會盟而別言王所使王還至衛雍作王宮

于踐土初鄭助楚遂事以避會天之王之嫌晉世家甲午晉師

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馴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

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

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晉文公稱伯左亥王于虎盟諸侯於王庭晉楚軍大數日不息文公嘆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

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

陳侯如會公在言會前從楚伐宋此因楚敗乃來故後

如會據鄭伯乞盟外乎會也己會後陳侯始如外魯外之外于

之深故卒不於會受命也受伯之命劉子說晉文公會諸侯

日從夷狄例於會受命也而盟曰吾聞國之亂不由聲色必

由姦利奸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

殘自今以來勿以美妾疑妻勿以聲色妨政勿以姦情害公

勿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

有患無憂有寇無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晉

侯其知道乎其不陳侯後至再申命

王者猶無佐也言此者與乞盟起

公朝于王所劉子說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為主觀禮云方明

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義家塾叢書

黑方明者上下四方安所居言所非其所也

方神明之象也王所者踐土也所為

朝不言所據公朝王言如京師朝二伯言如齊晉

京師之文而言王所者非其所也言京師則與朝于王城同

起王失所故言王所非其所也言京師則與朝于王城同

不見致王意故言王所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有於行在朝

王之禮諸侯會王于踐土春秋諱其事使若自會盟王適來

因相率朝王疑于實非會王故言

王所以起王在踐土諸侯實會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諸侯歸不言所自惟此言之與大

也據入不善歸善詞也衛從楚反國言復喜其得脫于夷言
歸安之于國傳曰歸為善是也凡歸于楚不言復者皆從
楚之鄭之名據許其反失國也罪之與鄭忽同雖反正失社
稷猶既

衛元咺出奔晉傳曰以是為訟君也君

陳侯款卒諸侯例曰不正者不日而月時者惡也有惡當誅不

踐土不早至較蔡鄭從楚尤深故惡之不日也

秋杞伯姬來杞伯姬來入

公子遂如齊如齊所以釋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邾至此

言子陳敘鄭下未成君也在莒上者次國也秦不稱大夫者諸
侯大會不言大夫且時會大夫猶不名也溫衛邑桓會有宋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義家塾叢書

晉文有

諱會天王也劉子說文公納王後三年遂再會諸侯以

王守文者是諱沒會天王之事故別以守主之

天王守于河陽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

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

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鬼神有不舉者為不敬

不敬者若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細以爵變

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
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廟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諸侯日述職巡守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
補不足也秋省斂助不給也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
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
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削其地三不朝者則六師移之

全天王之行也劉子說晉文公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子

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疏據言王桓文能執伯道懷夷狄安

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疏侯于溫欲率之朝也班氏云王者巡

其有畔者故言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守諸侯待于境

諸侯以守蕃為職者也祭儀曰王者巡守諸為天王諱也

侯待于境也守蕃為職者也祭儀曰王者巡守諸為天王諱也

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守于河陽王申遂帥諸侯朝王于踐土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水北為陽水陰為陽山南為陽

召王王守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水北為陽陰為陽山南為陽

山陽以溫溫在河陽也陽名異名同實也

陽為陽溫溫在河陽也陽名異名同實也

姓蘇忿生

壬申公朝于王所溫河陽王所京師四者異名同實也小諸侯

言京師王所常居為王城王所暫住為王所

言所非其所也言京師者自臣下目之之辭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義家塾叢書

朝於廟禮也據來朝於外非禮也據朝公朝與諸侯

諸侯盡朝也據王所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

之朝例時日主善以內於外雖非禮而朝為善事故得以魯

公朝內內日惡以外主之變召言朝使魯主其事故獨言

不言逆辭也逆迎也即為若將守而遇諸而尊天子桓王會

王世子以尊天子晉文致王犯順猶自託尊會以溫言據會

王故春秋許其外楚不許其尊周此之謂也會以溫言即守

所不言小諸侯會事在一邑溫河陽舊作會于溫言小諸

河陽溫與河河北地知在河北以河陽言之據同地宜大天

溫據與河河北地知在河北以河陽言之據同地宜大天

子也守不獨于一邑故以河陽言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常壬

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言冬而不月則失其所繫也日無所

日無所繫猶臣

不統於君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偵矣梅福說晉文召天王不願順逆此謂失伯道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城名也城名王城也天子無外天下皆爲其邑天子所居爲京師非地故言京師而已內公言師天子言京師大也天子故大之言如也傳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必以大衆言之

此入而執又無出文其不言入何也據執曹伯言不外王

命於衛也時晉侯與天王同在溫歸之于京師據歸曹伯

辭也緩辭斷在京師也斷在京師者以天子主之也晉執人

命而行不能自專故以王主之也所以抑臣扶君也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者伯在外得自制事故主晉也此王在故言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卒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晉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上言衛侯自楚復歸于衛此言衛元咺

復歸惟咺言之辭同諸侯所謂臣不臣也所以惡晉侯也衛世家成公三年晉侯欲假道

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與宋衛成

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

公私于周主鳩令薄其鳩得不死已而

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

自晉晉有奉焉歸執君而臣復者乃言復復中國也據楚

歸責晉人入國執其君以助歸者言入歸其所也其君已執

言歸美惡不嫌同辭也故君臣同辭晉楚同辭功罪淺深之

諸侯遂圍許劉子說文公霸功既立期至竟得湯武之心作而

事圓許者許從楚也故踐土不敘許丑遂圍許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言自此不言自者諸侯之晉世家曹

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同姓非禮也晉侯說復曹伯

復者復中國也字如以上二復天子免之是天子免之因與

之會謂因遂會其曰復據此後事與上二事不同有天通王

命也曹伯實未至曹故言復者如從晉歸起奪晉之權以申

也言復非以狄京師特狄晉以使之不得制其事而

獨通王命也凡復皆言自此不言自者辟京師也

遂會諸侯圍許言曹伯會繼事也言遂明實未歸國會溫天王說晉許

二十有九年陳共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卒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春介葛盧來公不在來未見

介疑與白國也公相起介蕭同爲附庸下云介人侵蕭叔來朝

二朝公皆不在一葛盧君臣微國之君蓋微國無大夫未爵

者也此以介爲微國未受爵然則連帥以下與附庸同得稱

微國其曰來本爲朝來卑也卑謂不能三十里不能行

卑謂卑國也卑與微異謂附庸與進夷狄未

至於中國者能來則以微國待之不曰卑

公至自圍許圍許以後事致朝王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劉

說文公怠於政事翟泉之會不親至信衰誼闕如羅不補威

武誼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戎狄內侵衛遷于帝邱

按稱人微者也晉侯不親主故微之也秦在蔡下亦外方也衛

不在者元咺不敘也鄭許不敘者不服也齊在宋下齊以下大

夫也晉文圍許不服乃盟王人以求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多以大夫會之月者惡盟以其盟王人故不與以信詞

秋大雨雹 劉子說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雪之消亦冰解而雪散此其驗也故電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信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後二十年弒子赤弒君故陰脅陽之象見信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十年弒子赤立宣

冬介葛盧來 前來公未在前故再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劉子說晉侯信衰 伯言狄侵者起晉侯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衛不不見公子孫見取起其當國與 衛

重訂梁穀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空 義家塾叢書

家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瑕左傳字子適系未詳按陳曙峯譜叔武子適子儀皆文公子成公弟

稱國以殺 據逐君被 罪累上也 據不去大夫衛侯歸 以是為

訟君也 據衛君有罪 衛侯在外 歸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

也 據衛侯此周治殺之非衛侯自殺 待其殺而後入也 拒衛侯

乃歸 左傳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吾 使殺之 左傳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吾

及公子瑕 據瑕已立 緣經言之奔而以殺科之如鄭段不言

殺則為二事 不能言及也

公子瑕累也 以咺主之則瑕從累文故奔而言及 以尊及

卑也 瑕本未命大夫咺因叔武已死援而立之已踰三年於 咺有君臣之義春秋反以咺及瑕者據其始事言之咺

以臣訟君春秋所惡絕其君臣之文錄其 權勢所歸皆以扶陽抑陰尊君卑臣也

衛侯鄭歸於衛 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

晉人秦人圍鄭 劉子說秦晉圍鄭以其無禮而討於楚使燭之

鄭而安秦鄭君不早用善謀所以削國也武可號善謀矣一言存

存圍鄭者鄭從楚也劉子云翟泉不親至鄭遂致故圍之也

鄭世家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

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

早死公怒過逐之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

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文公欲入蘭為

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

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

盟而卒立子蘭為太子乃罷去

介人侵蕭 介蕭皆附庸微國不專記事此記者一見例明十九

以筆明削例也獨於此記者因上二朝故記之春秋記事不

問十九國惟此及狄滅溫滅邢梁亡四事而已稱人者人不如

重訂梁穀經傳義疏 卷四 信公 空 義家塾叢書

名以好曰名以惡曰 人因善惡以定名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下聘非禮三公尊又不可當行人故著

京師又不周乎如 周公再見皆繫宰

天子之宰 宰宰天子居喪攝政之官今已出喪猶言宰以通

於四海 春秋不言官天子三公齊晉在 外周公在內統臨天下故言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劉子說大夫出疆不專命公子遂擅

此非實如也以遂事議者緣經制義 也以尊遂卑猶不可明無專制之道

以尊遂乎卑 遂本因晉伯受命如晉中當越周境不可以不

不踰尊故主如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此為內臣如晉之始至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此分曹田惡事也何以書曹爲魯屬晉初爲伯得
進退諸侯王制諸侯有功取於閒田以祿之其奪

地者歸之閒田此如曹有罪魯有功晉奪曹地以爲閒田今又加之於魯以爲賞功之辭故地土出入經皆以田目之

濟西曹田前公追戎於濟西起其爲曹也言田者外取內邑言田外歸內邑亦言田此曹取內邑以前後言如晉若晉畀之

公子遂如晉也。再如晉。拜曹田也。且起見。不爲晉出。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
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齋戒肥犧牲飭圭璧精祠祀而終不能

求福神明必違之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王祐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人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
卜日者將以補道稽疑示有所承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十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之惡而幸
安全之

夏四月不時也傳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郊疏郊春事也四卜入夏

爲不四卜非禮也傳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卜辛卜三月上免牲者傳曰全曰牲卜免牲免牲者吉則免不吉則否爲之

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牲禮免牛亦然傳曰傷日牛其

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效故兔牛也已牛矣其
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

上甲始牝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

也乃者不言乃亡乎人之辭也疏卜不從則不郊卜不已至

言乃譏其黷於事天可已而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疏

則卑者可從止乃復三望議其卑不從尊凡傳言猶皆可已

辭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既嫁不踰竟此譏來也再發傳者爲求婦起例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議與外事也伯姬有夫則從夫無夫則從子專來求婦非禮也婦不言言求議之也當有媒妁不親求也且以議娶母

此書求與蕩伯姬逆
婦相起一見不再見

狄圍衛國
記狄禍晉
伯衰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鄆子說晉侯衰弱戎陽下云衛成公狄內侵衛遷于帝丘

帝丘顓頊之墟

三十有二年

重訂穀梁春秋絕傳廿二疏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冀伯捷卒疏不葬鄭世家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

衛人侵狄。有亂衛，乃侵之。言侵淺事也。初，遷

秋。人受。秋。盟。不。地。者。侵。秋。而。盟。盟。在。秋。竟。可。知。言。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世家九年冬晉文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歡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傳曰秦伯將襲鄭又曰秦越千里之險入

止乃反師入滑滑秦本紀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
與鄭近晉與國也鄭可襲也三十三里秦兵遂更晉地
與鄭近晉與國也鄭可襲也三十三里秦兵遂更晉地

過周北門兵至滑鄭販賣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一三五

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襲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進秦兵于穀擊之秦破秦軍

滑國也入者內弗受責滑也不滑稱伯晉與國此滅也秦日惡秦者從下秋之見滅而不能有故以入目之

月者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此記齊國氏之始國高為齊上卿所謂天

三卿之制國高與齊終始為二正卿下卿則歷見崔慶樂陳四姓以配之世卿不譏國高譏崔氏者以崔亂而國高治也

與齊通者晉伯衰也二伯強弱與此相起歸父國莊子父懿仲子國佐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劉子說好戰之臣不可

怨貪小利以忘大義春秋有其戒先軫是也先軫以秦不假道要結于殽大結怨構禍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骨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言及者外姜戎也姜戎亦夷狄嫌其與晉同中國故外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空

義家塾叢書

疏劉子云秦地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據外敗狄秦也據晉人敗狄三傳於

風之國皆以為夷狄以梁荆徐揚四州入于二南凡二南所轄之地皆以為夷狄凡雍冀兗青豫五州則皆以見于國風

謂之中國此春秋中分天下之大例也魯衛陳鄭為內方伯在中國楚在荆吳在揚蔡遷於徐秦寓於梁此四者三傳皆為夷狄職此故也秦所居乃王畿故都以為狄就本其狄之

封言之不就王畿言之此存西京開南服之大例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不久退敗

其師徒師還敗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事不見於左

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此以後春秋乃從梁州本封狄

之必以為自此始者秦伯將襲鄭劉子說秦人

假道於晉班曰襲者行不假途掩人不備春秋傳曰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塗人銜枚馬羈勒晝伏夜行為

襲也諸侯入人家國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兼井也百里子與蹇叔子加子者諫曰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先為木已拱矣

木已拱言其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女死必於殽之巖陰公羊作之下公羊又云是文王之我將

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

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

死則我死矣公羊此下有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

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據人不晉子也據師敗于人其曰人何

也無敗道微之也敗之以異方伯也傳言晉子從在喪之

雖在喪不言子也何為微之秦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僖公

空

義家塾叢書

班氏說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也孔子曰周公伯禽則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則

吾不知也禮金革不辟謂危事也晉子用先軫以小忿背殯從戎結怨于秦故深譏之

癸巳葬晉文公桓文同稱而春秋惡文蓋桓二十餘年積威

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暮始會宰周公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

乎蔡丘然功多而罪鉅事數而道傾召天王執諸侯亂人君臣

之分務於大戰以爭功仁信非桓之此也

日葬危不得葬也大國葬例日故大國日多有無時者桓文

伯故從次國說之以日為危也疏晉子釋殯而主戰晉秦相

力愈強中國愈衰晉伯因以不振禍積於微故深危之

狄侵齊因晉有齊再言侵齊

公伐邾取訾樓以報罪惡見故亦不日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此專兵也故讀賦禍大夫之專皆僖之過也君取而臣又伐惡亟也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此狄伐晉左傳八月戊子晉侯戰中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此蓋白狄也

國敗夷狄不言戰同內辭也

冬十月公如齊月如危往也晉侯新卒改事齊有危道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月致危致也下接公薨不忍蒙猶隱之之詞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左薨于小寢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劉子說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者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皆將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又隕霜不殺草為亂君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為殺菽發傳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韓非子說魯哀公問

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一月隕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

失道草木猶干也致異郵云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犯之而況君乎也李梅冬實李大樹比草為貴是君不能

伐也定公即位隕霜不殺

李梅實劉子說周十有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

臣專君作威福一日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

子遂專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與氣不藏則華實復生也

實之為言猶實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陳鄭皆貳於晉者今從晉伐許以起晉襄繼伯也言人大夫也不出名氏者權

猶在諸侯也文以後乃出名氏大夫專兵也

補疏春秋編年隱桓定哀四公分二十九年共五十八年莊僖襄昭各三十二年倍全卦之數共一百二十八年共

中開文宣成三箇十八年共五十四年共成二百四十年惟多開公二年耳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四

僖公

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渭南嚴式誨斟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五

平學

孫家塾補疏

文公 文世齊不為伯吳未起時勢則晉楚為二伯一中國一夷也 伯辭 秋經例一如楚權齊事者然不以夷狄治中國故傳與以

元年 疏 魯世家釐公三十三年卒子與立是為文公年表文公

公十一年衛成公九年陳共公六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年燕襄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曹共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 未葬即位也

繼正即位正也 疏 然例有正變傳道此者明必先通正例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義家塾叢書

繼統不即位為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自立宋子哀出奔魯楚滅江滅六 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也叔者長幼稱也一說同公羊以為王虎言王子下必繫名

實字春秋稱字者但以伯仲見單言實字避名字並見之例也

此兼言實字者下言名字同見故舉實字以起字皆實字儀

葬曰會

禮也 因天子賜諡之禮特書以見之王也此王有天子起下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重其賜諡得書之獨于文書

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

乃稱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再發傳者因上會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疏 劉子云天子使叔服來會

皆當如周受命不如皆來錫文于元年書者起世子還

禮有受命 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劉子云 疏 班氏云爵

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于朝者示不自專也

共之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

立子降階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無來錫命立

公壯不當來錫 疏 班氏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于天子何

而受命爵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 錫命非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義家塾叢書

八級如今九品之分正從九錫命為二伯一品七錫為方伯

九命為百里國從五七命七十里國六品五命五十里國七

品三命三十里國從五七命七十里國六品五命五十里國七

下通不見于經故大國卿從七錫次國卿從五錫小國卿從

魯錄之詳見連師三錫之國外州則自三錫以下

通不見經先師所謂三命以上乃書于經是也

晉侯伐衛 據左傳晉侯朝王此先且居胥臣伐衛也其目晉侯

言者亦 疏 討其不朝定以後唯此

叔孫得臣如京師 使大夫如譏失臣禮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此內臣如京師之始公通不

衛人伐晉 內方伯不言伐晉衛何以言伐其篤從中 疏 秋圍衛

救及與狄盟又不朝因討

之孔達用陳謀故報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也晉侯在戚伐衛也伐衛不言在戚不言左傳以爲戚戚田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劉子云商臣貪忍楚子欲廢之遂與師作亂圖王宮

王請食熊蹯而死疏年表成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不可得也遂自經

子于君有君父之義言其君者春疏

日髡之卒楚卒皆日髡以爲說

謹商臣之弑也君殺不日此以子弑父天倫大變較以臣弑

中國與夷狄異夷狄不言正不正

國以日別正不正疏

雖不正已受命而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進也

公孫敖如齊晉已伯則齊不主會盟經言齊何也以齊晉爲二

所以春秋禮

待皆得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秦伐晉也

地知此一詳言以

下皆略以其亟也

一弟出奔而已晉伯皆及秦不以主客書晉

世家秦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丁丑作僖公主班氏說祭所以有主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

者所以自慄動般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則人以栗栗者所

以爲記欲後世可知也方尺長一尺二寸

孝子入宗廟之中見木主亦當盡敬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至重如

先君也

作

也

其主用桑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彿哀痛故桑主

三代俱

主于練

主此當爲吉主

廟有時日

其廟而後祭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可也改塗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廟一新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知公處父仇也

故君會大國大夫乃去

處父盟公

何以不言公之如晉

致也

言未必至晉不如如不至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不與會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一三九

夏五月王子虎卒天子之子為王子與諸侯之子稱公子同公
尊也此王子正卒也不日者明非列土諸
侯不幸者此因事乃卒並以起尊猛也

叔服也據舉實字知**疏**儀父舉實字下名卒克此上此不卒
者何何以卒之據王臣不以其來會葬元在我卒之也此說

羊因其新來會葬乃得卒之尹更始說王或曰此說同**疏**今
子虎為魯主此為會葬事異故重引之

人表內史叔服史記周命王子虎策命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晉為伯若內史則不能執重以守矣

與冢宰執政同襄王出奔于鄭虎路史云襄王未復國王
以王子居內以守重謂天子位也

此義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守
秦人伐晉但言伐而不言取略之也

城言取略之也**疏**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七 渭南嚴氏孝

秋楚人圍江遠國不書因**疏**晉與楚爭伯晉擾于素不能救江
不能勝

楚也雨蠡於宋劉子說先是宋殺大夫而**疏**洪範招災本不以事為
成災天心較著因而

雨蠡於宋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疏**據春秋所以書者既已
自省愈不可緩也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宋義已見曰災甚也據言雨也內災
外因甚乃志蠡以雨

見異也甚災故志之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班氏曰穀梁傳曰
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蠡多上下皆見為雨而著于上見于

所食則不惟禾稼雖茅茨亦盡故從大災書之著于上見于
下謂之雨此謂上下皆合也其例**疏**公羊以為異雨為死蠡
與雪電同故言雨也

異義疏

冬公如晉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疏**此記如晉之始
年一朝去年朝今又朝晉召之也

晉為伯公始朝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晉也去年如晉

未書今乃書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如晉言盟起處**疏**春秋異同之端
相近足以

相起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氏處父于盟後起前因公去氏外大
也不言使不與使也使如私行以下君將稱爵大**疏**左傳伐楚
夫將稱名以下將稱人凡稱人為貶凡言人皆將

遇息公子

朱而還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衛邢人狄人伐江遠楚近楚大江小
故邊竟

近中國伐楚所以救江也言此明不能救江之故所以釋
四年

春公至自晉正月不存公傳日**疏**公初如晉言如又致備其文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八 渭南嚴氏孝

夏逆婦姜于齊齊不專記事**疏**因內及之

其曰婦姜莊姜致乃言婦為其禮成乎齊也劉子說禮大夫
在否皆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按婦者

成婦之稱公成昏于齊故在齊便稱婦其逆者誰也言其
人親逆而稱婦叔姬不與夫婦辭或者公與疑言婦則為

何其速婦之也據莊自逆曰公也公親逆已成昏**疏**其人知
為公大夫逆必目其不言公何也言公不言婦非成禮于

人親逆乃不目也其不言公何也言公不言婦非成禮于
齊也為公諱不言公逆莊書公曰昏于齊故在齊稱婦此以

稱婦為議婦據文宣成三公有姑之辭也婦內女來求婦逆
娶母黨婦夫人皆稱婦

謂姑與婦皆同姓也稱婦以其不言氏何也不言氏以起其
起取母黨不以為親逆之稱其不言氏何也不言氏以起其

姓貶之也姜去姓如大夫不氏貶也何為貶之也家制于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八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一四一

無貶夫人與有貶也所以譏之者即在母黨其事由姓氏人之道夫夫人與有貶也而起去氏即知譏在同姓姓在夫人欲貶同姓不得不**疏**按夫婦一體榮辱共之共伯姬賢不肯去氏以貶夫人也辟火至于葬則崇婦以及夫明同榮也此則同貶明同辱也

狄侵齊狄何以侵齊晉使之也何以不言晉諱之也諱之則何以不言狄侵齊晉使之也何以不言晉諱之也諱之則何以不言狄侵齊晉使之也何以不言晉諱之也**疏**齊自僖二十九年後至成五年方與諸侯會盟共四十年諱也五年後晉齊乃同見盟會中言狄侵者五言亦狄侵者之戰乃實見晉伐齊

秋楚人滅江不日微國時者遠也主書者閔之也救而不能存乃**疏**楚世家穆王三年滅江

晉侯伐秦晉世家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晉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疏**衛侯使甯俞來聘甯俞能用甯俞免晉患也言聘以起蔡不聘言甯俞以起世卿世卿則有喜弒譏世卿也

重訂梁秋經傳嘉疏 卷五 文公 九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曰夫人卒葬之我**疏**妾母在故經書如夫人之例而特于外之弗夫人見其義秦人歸僖成風之謚是也春秋不能改實而于別條起例有如此者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言王如**疏**兼使也王襄王也月者譏兼事且起早晚也

含一事也在始死贈一事也在將葬兼歸之二事遲早人使非正也兼使之事如卿出列聘未嘗不可其曰且數歸二事非正也若一人同使一國兼二事則不可其曰且數歸不言志兼也言且以起其不言來**疏**不周事之用也

人兼二使其來意不誠故不言使宰咺言來者過在臣不及事不言來此過在君奪其使不言來也**疏**以早而含已晚嘗來也故不及不言使但不及事者言使**疏**國有遠近諸侯五日而殯斂在殯前嗣子以含斂之外聞喪歸含受之以葬以備乘車之實含雖不責及事而含與昭時去五月禮之用也不責其不及事責其不早晚不中譏之所謂不周事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傳曰夫人卒葬之我**疏**成者字也字配氏不以夫人許之也會葬乃賜諡

王使毛伯來會葬祀去天也文無天**疏**會葬之禮于鄧居氏云葬于城郭外何生死別處終始易曰作樂于廟不問于墓哭泣于墓不問于廟所以孝子之思也傳何就陰也檀弓曰葬于墓哭泣于墓不問于廟所以孝子之思也傳掌北城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不羣臣公葬以貴賤序會葬在葬後者奪成之諡也禮會葬以賜諡已葬乃

重訂梁秋經傳嘉疏 卷五 文公 十 義家塾叢書

會葬起成風非諡也會葬于鄧上言會葬當至鄧會葬必如鄧上**疏**成諡也因其來會遲極已至鄧乃至譏晚也因其會葬在葬後乃于葬稱諡也

夏公孫敖如晉如有所事恆事書**疏**記大夫如晉之始文世四晉明兼事二伯以起宣之如齊不如晉為齊所立也

秦人入都都梁州國也世本以為地在若水昌意降居若水此蜀皆秦有以都梁巴庸蜀**疏**楚有都邑楚常遷都夔廩皆在梁州秦統之疏楚有都邑楚常遷都秋楚人滅六不記世家舉陶之後世諸**疏**楚舉陶之後地理志六安國六下故國泉陶後偃姓為楚所滅城濮以後楚滅江六猶外州國也至于九年則伐鄭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許初為鄭卒正在王畿內記**疏**卒皆葬與內屬國異也自僖以後皆月卒時葬僖以上不卒有滅文也

六年年表秦穆公薨殉葬以人從者**疏**秦穆君不書本主傳之緣康公以下書卒當自穆公始因其殉葬用人故不卒之所以謹殉葬之事也

春葬許僖公許葬皆時以明小國例

夏季孫行父如陳二伯方伯國多三年一聘若專使則事不給兼者謂在一國遲早不同不以一人兼二事至于常聘**疏**錄季父起三家之本書聘以明列聘之禮

秋季孫行父如晉此兼使也再出大夫明兼使也兼使不言遂言遂者非君命其人自生事故曰大夫不遂

疏去年大聘今又大聘議亟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晉世家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素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處嬖于二君立其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屬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

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于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劉子說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葬大國親者也使人非正卿

來會葬

疏如晉會葬事二伯之禮事二伯以會葬大夫如例時非禮以葬之月加于如上者見以葬如也不日者危靈公

立有秦師送雍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據世家殺在葬前左氏以爲九月殺是也何以敘在葬後使與狐射姑出奔連文起

稱國以殺殺大夫罪累上也晉狄之襄公已葬據子在喪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據事乃賈季何也不以新君爲嫌者一年

君漏言也據狐夜姑殺之漏言此狐夜姑所殺之本上泄則下

閭閻暗上不密下恐下閭則上壘下不陳厥則孤立且閭

且壘無以相通劉子云公叔子曰上嚴則下閭下閭則上壘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夜姑殺者也

主者有所受命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夜姑之殺奈何實事曰晉將與狄戰二軍事在六年趙成

子欒貞子霍伯使狐夜姑爲將軍左傳作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法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仁讀爲仁而不佞之候謂才技也夜今趙盾賢趙盾能夜

姑仁其不可乎公羊作夜姑民衆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

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明謂爲處父之意傳不言者從

日陽處父言日夜姑可知公羊處父出夜姑入君謂夜姑

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十二 義家塾叢書

上逆夜姑使人殺之兩下相殺不志志者此兩下

逆事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君漏言也故以累故士造

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君漏言也上言之

辟而言謀不可使聞王引之說詭辭而出以所言

用我則可我后之德歸美于君不用我則無亂其德不聽

殺其身知者不爲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

後出奔起殺處父狐偃之子狐氏止于此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班氏云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

陰有餘也故議曰閏者陽之餘

不告月者何也據禮有告不告朔也朔班諸侯以月吉告朔

于廟特牲以事死故國君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據閏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正也日可目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餘分以成閏十九積分而

成于月者也以奇零之數積餘成天子不以告朔謂王立門

門外與常疏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凡聽朔必以特

朔于諸侯幸天道而行之以神成也禮天子聽朔于南門

之外閏月則立門中聽月不出門春秋云閏皆在十二月之

後左氏云歸餘于終月終月是蓋十二月告朔常禮也

閏月則多此一月其年已告十二朔正朔只十二故云告月

而不出南門之外而喪事不數也喪事不數謂以年計者閏

但立于其中耳而喪事不數也為餘喪以期計者必在期

時公羊以為喪數閏者謂以月計者如葬與大功小功以月

為計則不能不數月二傳各言一端相合乃成全義非有異

也猶之為言可以己也已舍大存細故議猶也與不郊而望

同疏異義以喪數閏鄭駁以為不數閏二說岐異非也按經

義以閏歸年終不據中氣漢以下據中氣閏月與各月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叢書

相參見西漢時偶用此法後不通行百世以後當有改

用此法者以閏月在終乃為餘閏不與正月相雜也

七年

春公伐邾不于此月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以為使若他人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公二十二年公不正其再取故

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于此

書

遂城部疏齊邑遷紀者也因

遂繼事也疏言遂判前後為二事部齊邑而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不日者貶之如小國不能報父宋世家

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立

為君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大夫者何公子禦也言大夫而不氏名大夫尊

名不嫌不疏傳曹殺大夫不名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大夫地

為趙盾也疏以此推之宋有大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大夫地

也傳又以其齊大夫為貴益宋齊晉如公其卿即比天子之卿例

不當名以其齊大夫為貴益宋齊晉如公其卿即比天子之卿例

春秋殺大夫不名者大國見宋小國見曹其開方伯大夫無不

名此定例也經大夫不言名氏大夫即無名氏其名氏可放譜

而記之

稱人以殺殺大夫不名不誅有罪也言誅討罪之辭此指公

重視大夫大夫名以視公子言大夫即氏公子之辭也殺大

夫不名此為正說或以為眾為祖諱為非其罪皆後師推衍

說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以此事言之隙由晉起秦實為主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晉世家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顧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才

吾受其賜不才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為靈公

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者時逆公子雍本在秦也有軍位乃在秦

也疏晉世家先蔑士會出奔秦本在秦也無所謂奔已戰而晉

不言出據奔則在外也命使秦受輟戰而奔秦左傳敘晉三

下軍是有軍位奔在以是為逃軍也傳逃義曰逃疏此春秋

損之例也本不在軍亦無所謂逃因不歸

國以逃軍待之所謂春秋以輕為重也

狄侵我西鄙狄何以西鄙者皆齊也齊自城濮後不與諸侯盟會

狄侵我西鄙狄何以西鄙者皆齊也齊自城濮後不與諸侯盟會

狄侵我西鄙狄何以西鄙者皆齊也齊自城濮後不與諸侯盟會

晉數使伐之不思自修和諸侯又疏此始單出狄侵我西鄙自

于此使狄侵我故狄之謹始也疏此始單出狄侵我西鄙自

鄭舒蓋齊侯之伐我經特目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亦新城以趙盾主諸侯同

尊也不名者公不謂大夫也據左傳盟者齊侯疏扈晉地晉大

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疏夫再專會盟

諸侯矣故略諸侯不敘也晉大夫

盾也不名亦略之月者亦略之

其曰諸侯據新陳列疏大國稱公小國稱伯子男以其諸侯

也略之也按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以靈公初立故也

冬徐伐莒徐不稱人反疏徐自此至昭

公孫敖如莒莅盟劉子說公孫疏此言如莒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五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疏再

傳者小國同也二伯方伯屬國莅盟同例公

子反叔孫婁如齊叔還如鄭敖如莒是也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周本紀三十二年襄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扈之大夫何以爲遂

可以會之也不以疏以遂會盾列國不數也衡雍晉地趙盾衰

大夫主諸侯之辭疏之子專政起弑後分晉國以大夫主大夫

故日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四日不能再出言遂者兼使命

也二事兼使再出大夫季孫行父

如陳如晉是也疏季孫行父明兼聘之

自生事乃言遂疏禮此明兼盟之禮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大夫奔例日此奔上繫事

謹之左傳穆伯如周弔葬不

也疏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不言所至據公子遂言未如也未如乃不

由如先既未如而曰如實未如春秋

如則復無屬未如而曰如實未如春秋

君命大惡也內臣廢命爲親者諱使

復不專君命也受命如京師未復命而奔是專君

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如復皆虛唯奔莒乃爲事實

故謹而日之也不言出如在外也如京師爲

日特著其

惡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六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徒司馬司空大國三卿也不言司徒司

空互文見義也大國三卿故司馬司空並見大國二卿命于天

子當是司空命于其君司馬公子也昭公之黨鮑殺而

華孫代之司馬主左傳大司馬昭公之黨也

兵常專兵權也疏夫人所殺昭公之黨也

司馬王制大司馬從三公疏王制司馬之職雜見

宋王者後故亦稱官諸侯有三卿者分三

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天子三卿

一以執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司馬司空

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三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

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死也

故兵稱天子寇賊猛獸皆爲除害主也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陽物乾之所爲行

徒眾也重民眾司空主地不言土言其以官稱而氏司馬

空者空向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其以官稱而氏司馬

無君之辭也君前臣名君有若亡故曰無君之辭襄夫人以戴氏之族殺印宋君不能救之經故以無君待之也**疏**左傳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以事下同**疏**實記傳以為無君者由經意說之也

宋司城來奔司城司馬又逐司城則六卿皆鮑黨矣**疏**左傳司城逆之亦書以官亦就事實說之

司城王制曰司馬執度地居山川**疏**按王制說詳王制

諱改名從主人也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

出據外奔舉其接我也言來則出已明諸侯有分土無分民

之大夫殺不名者以尊也司馬司城大夫之別名亦以尊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不稱使者天子當喪不稱使禮天子居喪諒陰三年使冢宰攝政故三年不言使則不稱天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疏劉子說見求

夫人姜氏如齊公同如齊也齊不奔天王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大夫如時月者以葬之月加于如見以葬如也公不自行乃使大夫在公行後

者如叔孫私行劉子云山川汗澤陵邱阜五土之宜聖人執其寶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稅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稷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茲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如京師會葬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按京師如大上至尊言京師起西周

京大也師眾也據夫人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疏**河陽稱非城名天子六師又統天下故言京師不地者王者無外無定居天子所在六師從之故言六師而已

辛丑葬襄王劉子說周襄王失道辛丑二月

天子志崩不志葬據惠王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天下諸侯當親往會葬舉天下葬一人無可疑則不以葬見也諸侯畢至有王事有禮不備天子崩諸侯殯後當往會葬志葬據景王危不得葬也朝之亂或不如時故以葬見志葬志葬據景王危不得葬也朝之亂

日之據匡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疏**襄王出奔失天下滅國

河陽以陽之地賜晉周愈弱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殺有罪則何以書**疏**

討其殺先克也事詳左傳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致公故致夫人也

卑以尊致致為告廟唯君行之夫人出公不辭反不告卑于君

病文公也公不奔喪而自至齊不可致公今乃以卑者致

平社造乎廟班氏說王將出辭于廟還格于祖廟者言辭

禍不嫌不至祖也尚書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

專也非出辭反面之禮也與告廟異義還不告天何示不敢

無內外故不告也尚書歸婦人既嫁不踰竟卑以尊致失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此與弑及**疏**與先都之殺一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左傳鄭父不言及累也**疏**鄭父大夫也

國大夫尊于次國卿同得以氏見者釋所以言及之意與弑及同

楚人伐鄭傳公三年以後至此再言伐鄭鄭初從楚城濮以
年表楚伐鄭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而楚爭鄭自此多事矣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晉率諸侯救鄭此晉趙盾
稱人者至此會伐猶不列也
夏狄侵齊狄者何晉也避二伯相伐故以狄言春秋託戎狄
內州大國小國不言之外州國無之凡稱子之國無有夷狄之
名不以夷狄相託也莊以上託之戎僖以下託之狄王者之化
自西而北也陳蔡吳楚秦莒
邾滕薛杞皆不言戎狄侵伐
秋八月曹伯襄卒正不正略之也曹世家三十五年共
九月癸酉地震齊桓子說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盛也又先是時
穆王弑父諸侯皆不肖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又曰地動者
下強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鄭莒齊陳皆弑君臣不臣也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亢 義家塾叢書
下大貴也穀梁說大巨
盛將動有所變集解引
震雷也動也地動也地不震者也雷能震動地地震說
地恆動不止而人不覺故曰故謹而日之也春秋大異日地
不動管子天道虛地道靜
震日食災雷震隕
星是也小異月
冬楚子使蒍來聘蒍專政也春秋本不狄楚因僭
楚無大夫據夷狄無大夫其曰蒍何也不無大夫而見大夫皆
以其來我褒之也不氏者漸進也前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前歸舍贈獨成風五年而來禭明非
祕也秦自殺後不同盟會言禭明不祕者祕不稱人稱人非祕
也不祕而言祕託之秦以正非夫人也若日雖秦猶知非夫人
則中國可知也

秦人弗夫人也傳秦已十年歸成風魯僖公即外之弗夫人
而見正焉內以夫人卒葬之而無貶道諸侯皆用夫人禮惟
聘祕一也楚已稱蒍秦狄稱人
此小大之分也述聘乃與蒍比
葬曹共公曹卒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也卒子紀武仲立日卒臧
為魯賢大夫與
叔氏同故書之
夏秦伐晉秦者狄亦取晉之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楚殺大夫無稱人之例略之也宜申二見
也不氏者楚無大夫之辭也不氏而言大夫者號從中
國也宜申謀弑穆王有罪而殺不言者楚殺通不言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干 義家塾叢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子說先是公遂會四國而救鄭楚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民失所
以為君故春
秋惡文公
及蘇子盟于女栗蘇子天子之卿也劉子尹子單子皆大會此
奔喪新王立又不朝天子弱求諸侯不言其人為天王諱也
乃使卿于外故略之使如微者盟然諱盟王臣也頃王新立
而求盟于諸侯失天下也不日者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不日惡盟不敢以日謹不信故不日也
冬狄侵宋宋睦于晉狄何為來侵之即下楚蔡也宋中春秋
狄侵伐之國略與記災同凡記災
之國志夷狄侵伐宋一見示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有畏也楚強何以言次以上已言侵
可見則先言狄侵而後以次見以蔡從楚翟泉以後十四年
侵宋為即楚蔡之師次以待之也始見于此自城濮後十四

年楚子乃特見于是以楚子先蔡侯夷狄主會之辭也諸侯從者多矣獨見蔡者決蔡于外以示例不會者以夷狄從夷狄也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荊州國楚伐春秋不志志者起滅麇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劉子說叔彭生專盟會此亦略言之會者不獨二大夫

凡內不言如皆以私待之故會盟師皆不言

秋曹伯來朝來朝常事不志志者曹伯未畢喪而行嘉禮衰麻不可以接冠冕故譏之且不合五年之期

公子遂如宋此聘王者後之例雖稱公不統方伯故不言如唯其禮秩在方伯上而已

狄侵齊齊伯者之後也桓以弱齊用管仲一匡天下尊周室昭承餘業不自修業自踐土以後不與諸侯通而怠于政

秋言其事深痛之故于其卒也不葬齊伯國也狄四侵齊起狄強所謂南北狄交侵中國直書其事而意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叢書

三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劉子說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

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季友敗莒言帥師直敗一人之辭也

敗者亦一人而曰敗何也稱敗必以眾焉言之也

傳曰公羊引此文長狄也此長狄也內舉大名劉子說孔子曰汪芒氏

之君字封男之山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弟兄三人佚宕

風氏商為汪芒氏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

中國詩內吳于中國海外為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

射者也射其目身不受金刀惟七竅身橫九畝山經海外之

為疑長狄既見于經三傳同有是說禹書所傳不虛開闢日

久異族非化則絕又如斷髮文身之俗久而禁絕故今中外

人民形體雖一雖有五種之分惟是性情形色略有不同斷

以此種族得中和之氣如五帝五方小有不同無大異也

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班氏云穀梁傳曰長狄弟兄三人一

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山海經所云海外異族長短大

眉見于軾何以書記異也小形狀與中國詭異今地球盡

通昔日異形皆無所見此有數說一由于自變洪荒初氣不

免詭怪開闢日久形體亦革一也由于于絕如長狄三人入

中國行者皆死居者亦久而見滅詩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惟存中和之類二也一由緣飾如彫題鑿齒穿胸之類非

實生形乃由俗設可以禁絕之也一由異狀如伏義神農古

帝之牛首蛇身皆謂其形體偶爾相似今相人書中常有之

非果牛首蛇身也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據言獲曰古者不重創

後人誤解四也

重傷二傷也譏其不禽二毛頭有頰白三傳皆有此說而

已射目又斷首

說故不言獲為內諱也敗乃獲言敗不其之齊者王子成父

殺之成父齊魯世家惠公二年鄭勝伐齊齊王子則未知

其之晉者也晉以非經事師說偶遺魯世家劉子之所謂三

國也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齊已滅邾猶有邾伯者食采也來奔為齊

會盟之國

杞伯來朝卒正來朝常事不書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按禮待母女弟與女子子有差等詩曰

大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

其曰子叔姬據叔姬歸貴也據季子公之母姊妹也叔者兄

貴稱知同母姊妹因同母姊妹故未嫁而書親其一傳喪服

親之義也後說因許嫁諸侯而書尊尊之義也其一傳喪服

傳聞傳服問小記三年問喪服四制共六篇魯學曰此說同

春秋當與之同即以舊傳言亦惟一家一本而已公羊

許嫁以卒之也據未嫁不卒此不繫國未嫁嫁在室如男

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冠後乃三十而娶男以三十

計長男則四十少男則十六班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今

文蓋穀梁說也按傳文今本所無者多不必皆傳條下

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易離為中女以二十為定長女則三

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劉子說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

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

不能言不能施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

食期年陰合而後能行三年陰合而後能言十六通而後

能施化陰合而後能行三年陰合而後能言十六通而後

月而生齒八歲而髮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

齒七歲而髮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

而生氣感動觸情按此今文說也左氏少男少女之說男四

從欲故反施亂也男長女中男中女少男少

家此說萬不能通者也

夏楚人圍巢巢徐州國也圍之而服文世楚伐滅國五江六

小國楚不見滅文中國兵事惟巢庸靡皆在外州中州

一見伐鄭一見滅文中國兵事惟

秋滕子來朝卒正朝常事不志志

秦伯使術來聘秦伯何以稱伯字也外諸侯何稱字曰襄內諸侯

內伯之存西周也平王東遷棄成周之地于秦春秋存西周不

忍文武舊都棄于秦也周初都西師者以鄭為天子駐蹕之所其

都仍在西周也鄭在東都畿內稱伯以鄭為天子駐蹕之所其

子卿士從天子大夫例不名稱字使秦亦如鄭入為天子卿士

稱字以東周例西周是宗廟宮闕猶存秦特西周一卿士不敢

據王舊都而君之也此鄭素以方伯不稱侯而稱伯之義素

入為方伯乃記卒葬雍州既為王畿何以又立方伯曰素為梁伯

守一從字稱仲叔鄭素以伯見者立子以長故皆以伯言之也

京兆扶風北地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

又西南有荆湘越揚益州皆宜屬焉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河千里一曲河九曲為

括地象詳九曲所至之秦本紀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

文即禹貢導水之說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秦師通晉六卿患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

伴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

不言及據晉人及秦人秦晉之戰已亟及知以亟故

事詳凡九見而晉秦交兵者六故略之也自晉後狄秦晉秦

焉外來庭入都來聘三事而已故略之也自晉後狄秦晉秦

因其至戰故略之同夷狄同夷狄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此取之莒也不言取邊鄙之邑一

稱帥師據內城何必帥師言帥師則非城矣非城而託之言

有難也設為有難之辭實

十有三年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葬者背殯出會經不葬

卒子靈公其父更去其葬以責之

平固立

邾子遄條卒不日卒正文世不日目前日以明進此進已明故從

卒三時四日卒正例記之不日也邾無月卒者進不進當明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子說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

諸及鄆二年之閒五國趨疏一曰不雨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之內城二邑炕陽失眾疏大夫始專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

世室屋壞班氏云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此從五行志班引校改作大者左氏也

世室屋壞者據新延廢有壞道也屋久必壞非人壞之故譏

不修也宗廟有歲修之道久不修並至大室猶世室疏固所見本當作世

周公曰太廟梅福說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班氏云廟

有屋何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伯禽曰大室諸侯五廟二昭

大廟之室不為別立廟故曰室而廟雖百世猶五數也羣

公曰宮羣公四親廟也正廟故言宮武宮僖宮恒宮仲子宮皆別立者不在五廟中疏恒宮僖宮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五 文公 三

新宮 禮宗廟之事班氏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

存故但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君親割夫人親春祭統是故君

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期旬有一日宮卒宿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

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後會于大廟君純冕立于阼階夫

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執鬯婦執壺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

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豆宗婦執壺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

刀羞齊夫人薦豆疏御春說詳敬之至也祭統是故孝子之

此之謂夫婦親之疏御春說詳敬之至也祭統是故孝子之

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

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

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

共之官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王制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非有造意作

為惟失于修理故急著之以明其失

冬公如晉夫至晉而言如從告廟之辭言

衛侯會公子沓伯沓衛侯公子如晉過衛不言如衛如者朝也唯二

意不曰公會衛侯而曰衛侯會公衛侯得內辭也春秋除二伯會

凡方伯下言會者皆外為主言及者皆內為主必于此異文不

言公及衛侯者言及皆外為主言及者皆內為主必于此異文不

禮文不同以起其餘也更見如晉有會別國之事略不盡言耳

疏左傳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是衛于晉

有兵事也公皆成之故下同盟于新城

狄侵衛狄者何晉也公方會衛又如下言同宜有所辟用狄師善事

則舉晉惡事則目狄主

名有異同其實則一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盟在晉都也凡公如多有事不言

也疏文世公三如晉有三盟

還自晉以此可見如多有盟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五 文公 三

還者據致事未畢也在晉言未畢為晉事出雖會鄭伯不敢

以爲自晉據致事畢也出還致言自晉同是事畢為晉事

侯潘卒卒一年文公衛侯鄭伯皆不期而

來齊侯已卒諸侯會晉大夫于新鄭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邑也公還經鄭鄭伯會左傳鄭伯會公

晉公皆

十有四年疏周本紀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致者大如晉也

邾人伐我南鄙伐方伯

叔彭生帥師伐邾伐報上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葬者失德也昭公桓公子爭立不正

既立不修桓公業有事諸侯以擯楚尊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五 文公 三

王自踐土一盟凡諸侯之事皆不與焉而狄人四侵之不能禦此不交諸侯而自情之所致故春秋終惡其敗先人之業致此夷狄交伐故此十九年中齊國不專記事唯齊世家昭公立大夫記內如狄侵而已卒而去葬特著其過

此不正者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此會陳許以下十二同盟至昭三十八十六年中皆無新陳許絕二國于夷狄也同盟皆記災記戎狄侵伐之國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三國為同盟不見中國夷狄外會詳楚秦吳蔡陳許五方伯一卒正餘均不言略

新陳許絕二國于夷狄也同盟皆記災記戎狄侵伐之國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三國為同盟不見中國夷狄外會詳楚秦吳蔡陳許五方伯一卒正餘均不言略

外楚二伯消息升降之道也盟下日者同月也

同者不言同有同也據自齊伯以來諸侯累盟皆謂同惟有見不許以同盟也不然則以事見如伐秦城同外楚也此晉紀是也貴是同盟故三傳皆以同盟為說也

盟之始以下言盟者必言同也此中國之伯外尚有夷狄二伯之辭也春秋隱桓莊五十年無伯春秋之始也莊閔僖文五十年楚伯未盛不言同盟以天子諸侯皆在是也文十四年至昭十三年晉主中國建主夷狄言同分中外之界也言同盟起外吳楚昭十三年以後至哀十四年不言同無伯之辭春秋之終也

此會以後遂以二國歸夷狄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子說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甚則為李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弒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彗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者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陳鄭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戎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入諸夏六侵伐一滅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李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

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集解引

李之為言弗也劉子云李星者非李星惡氣之所生也內不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李焉兵之類也故聖其曰入

人名曰李李者猶有所防弊有所傷害也其曰入大辰及東方皆北斗此言入者明斗有斗有環域也入東方泛言故不言入北斗規郭入其魁中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失

是卻克也據趙盾左傳作趙盾公羊作卻缺當時或三則同此小傳各異然其說其曰人何也不稱師猶微之也

皆敗何為微之也疑以弗克微長轂五百乘乘長轂兵車五百辭則同此小傳各異然其說其曰人何也不稱師猶微之也

帥師不許據晉有四千乘傳亦謂邾魯為千乘之國晉言有師也

多縣地千里邾在魯南晉在曲沃過宋鄭邾近晉冀州國勝矣據此則勝薛負入千乘之國邾卒正有千乘者計所統徵薛在魯西北

十國故以小邾據左傳邾賦四百乘所賦者四百乘則計十國庸見焉

六強其兵數統計當得一千三百乘合七卒正共得九千一百萬乘矣

知退知小國晉弗克納是晉自退何知之晚也

弗言者許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

屈于伐然後弗克其義也

能勝故言弗捷菑晉出也

古云文納且正也據捷菑不正也弗克納言
公之子納且正也弗內辭不
納得內是疏主書譏晉不慎于始而許其悔
不正可知過亦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卒于外例地國卒于本國乃地踰竟以國爲重不舉其邑名諸侯在外踰竟不日此日者內外異辭也桓昭在外皆日也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大夫國體重其死乃卒此已奔無與于國故無取于志如慶父
不卒是也去三桓春秋許之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爲十五年歸喪錄其本也其地掘
夫卒已踰竟
不地於外也則地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商人于舍爲叔父封君之子盡臣諸父昆弟已立故稱君**疏**齊世家舍之母
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
陰交賢士而愛百姓百姓悅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興眾十月
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爲懿公懿公桓公
之子也其母曰密姬言此以著齊桓嗣子之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无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與弑成君同**疏**奚齊言君之子成舍之爲君春秋決嫌

宋子哀來奔劉子說宋子哀出奔元年日食之應**疏**左傳以宋子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與祭仲爲祭封人鄭以爲卿文義相同然則子哀者宋之監者也周初封三監以監殷則監制原從王後而起王制于方伯立監而王後無其文當据左傳文以補之者也

其曰子哀疏一說以子哀爲世子君失之也謂師說失傳公羊所謂無聞焉

爾疏一說失之謂失國也傳以稱官爲無君之辭世子不言世亦無君之辭言若宋公已卒其子出奔然鮑結黨逐世子宋公不寤卒有被弑之禍弑君皆有所見此亦見也

冬單伯如齊如齊者以王命請子叔姬也齊弑舍魯人請叔姬歸齊者常事唯言如有所譏
乃出其事疏按此與莊世單伯別一人字伯者長也如秦鄭皆字伯
齊人執單伯使臣出疆以國事執稱行人明上累之下不辱其官執以私罪則不言行人公罪寬而私罪嚴所以責之也

重訂梁春秋經傳直疏

卷五

文公

平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齊人怒齊人執之人眾辭討有罪也主書者以魯使人不慎貽羞國家

齊人執子叔姬歸公羊師說以爲子叔姬新嫁于齊按九月齊
爲九月方弑舍自立不能急于婚魯
莊氏世家以子叔姬爲舍母是也
 叔姬同罪也据與單伯同執知罪同不言及者非夫婦男女之際不可言及再出齊人使若異罪然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者何華孫如仲孫謂華耦也稱孫者明爲督之孫弑賊子孫當討此華氏
初見經前弑不氏以辟此之再見再見而初言孫明此爲華氏
子孫以起督之不氏以辟不討賊再見之義也說詳左傳補證
疏齊言仲孫不名歆宋言華孫不稱耦惟大國大夫尊故有不名之例

司馬官也五官司馬爲雛鳩其以官稱官稱謂不名經無舉官之例惟宋司馬司城見無君

之辭也華孫不名其代印也宋公不能治其國華孫故不

從恆辭不日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

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小國者小國無大夫絕使文故不

言來盟也唯齊宋衛鄭楚言來盟

夏曹伯來朝天王喪未三年行朝禮左氏以爲私者葬已而後

也此與邾人牟人莒人來朝相此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大夫喪不與其接大夫卒于外

內不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劉子說後宋齊莒魯鄭八

夢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五 文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致皆去氏此其不名何也據

至皆稱單伯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天子所命大夫爲監者天子大

且伯舉字故不去氏也是則見于諸侯不純臣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新城之盟不敘蔡此計之也蔡近

之以其爲徐州伯楚屬得夷狄治之夷之從小夷故不書事

自此至成八年乃以蔡書不記事唯記中國侵入之而已

日入滅辭也安心蔡世家莊公甲午立三十四年

從楚待之如亡國卒于蔡文公申立是年晉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此上言狄侵此何以目齊上之狄之謹始且以

初亦諱之也其曰人微之也其曰鄙鄒周禮所謂都鄙左傳越國鄙遠春秋之世遠之也

其遠之何也據戎公不以難介我國也文世外諸

季孫行父如晉齊自僖二十九年以後不與諸侯盟會前伐我

謀伐齊也自成公以後齊乃從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

伐齊也不言諸侯言諸侯必言同盟也不其曰諸侯略之也

言同盟有陳蔡許而無齊魯故不言也不言公者爲齊難

公未行也齊魯晉侯故不克而還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月者隱

其曰子叔姬賢不言子貴之也有罪猶貴其言來歸何也據

來屬齊人歸屬子父母之於子公姊妹以父母言之者明公

叔姬與出異文父母之於子當念父母心恩養之不可使

失所雖有罪猶欲其免也婦人有七出之道也班氏云君不

以釋叔姬之罪也

齊侯侵我西鄙扈之盟不能伐齊取路遂伐曹入其郭因我事

其來朝也遂繼事也

十有六年年表曹下云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齊師至陽穀使行

據下曰不視朔公有疾與齊平使季文子會齊侯齊侯不肯盟

弗及者言不肯內辭也弗爲內辭行父失命矣據下遂復

此失齊得內辭也改命使遂盟乃得成言弗責行父也如齊

侯欲盟而行父不可盟者然論語曰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天子告朔于諸侯三朝記云周衰天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

四不視朔可以不視也公不臣也子之朔以公為厭政以

甚矣四不視朔也一不視猶譏五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大夫盟

復行父之盟也行父失命不得盟齊師左傳公使襄仲納至師上更使遂為之盟賂于齊侯故盟于

鄭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劉子說泉臺在國中公母姜氏嘗居之有蛇孽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為害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

喪不貳事王制曰天子達而宣公文公夫人亦歸于齊

外事葬已貳事喪未葬緩喪也禮當守殯更為他事不以喪後禮稍除貳事而毀臺緩喪也為急毀臺猶議則背殯出會

者可知從小以謹大者按王制天子達庶人喪不貳事云云

鄭注載庶人字下屬以為庶人乃不貳事傳以說諸侯知非

庶人禮且庶人則以文為多失道矣禮信公不憂雨以夫人不能不貳事也

日多自古為之公羊以為今毀之書者見者不再見不如

勿處而已矣公羊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巴庸者梁州國秦者梁州伯此秦取庸何

秦也事實秦主之梁亡秦滅之入都秦滅之滅庸盟蜀皆有

經則以楚主之也秦在知巴庸蜀皆在梁矣夔廩楚滅以楚

有梁地也春秋秦自殺以後戰伐攻取皆在梁州不在東諸侯

左傳所云知秦之不復東征矣秦與晉仇與楚和分滅庸地自

此以後楚秦連結晉伯衰而楚氛熾不日者從變

例微國不日遠乃時之春秋蜀庸夔巴今四川地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弑者鮑也鮑卒知鮑也宋人猶言

舉國皆鮑黨宋公不知卒有弑禍不葬者宋世家九年昭公

賊未討不日者如未成君然所謂無君也宋世家九年昭公

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鮑不可乃助之

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據左傳此晉荀林父衛

年晉帥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案荀林父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之母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師邱已盟此再伐我惡齊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及內為志穀魯邑為齊

諸侯會于扈此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晉宋衛蔡陳鄭許曹也不

陳蔡許也三會之皆不列數左傳又會諸侯于扈將

晉無伯道故諸侯叛之即楚為我討齊皆取賂而還

秋公至自穀離會致地參國以上乃以會致在內不致穀為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魯世家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

臺下非正也公寢疾當于路寢正終今在臺

秦伯瑩卒此秦康公也穆公何以不卒因其用殉不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謂子云魯公之為公子也與齊而別之而使歌為僕辱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庸何傷織曰孰與則其父而不
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亂故在衛弑舍而立四年遇弑按不葬者賊未討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世子弑而葬者其事已明也舉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賂齊以行弑也
生子惡及視次如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齊弑而聘之同弑者也

使卿為舉上客卿而不稱介大夫為介
大夫下大
夫不見也
不正其同倫而相介
使也公卒同謀立宣直言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三

義家塾書

惡故列而數之也不言及以起二人同惡相濟倚齊弑

冬十月子卒班氏曰既葬稱子
者即尊之漸也
所見宣即位無所見故日傳

日有所見

子卒不日故也
者明不日也時者變之甚也
魯世家冬

十月襄仲弑子惡及

夫人姜氏歸于齊劉子說子赤齊出
夫人姜氏子也
魯世家歸齊哭而過市

通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惡宣公也子卒夫人歸知以子卒歸宣公母頃熊異姓
賤也宣公長弑子赤大歸夫人姜以尊妾母
有不

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春秋決嫌明疑以釋人惑常于嫌得者

不嫌同辭凡其事美惡易見則無事衰貶以見義故如桓辭

不加貶絕而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夫人歸于齊此必加貶
罪惡見者也
哀姜大歸宣自立其
姪娣者
姪娣同姓女三人
不孤子之意
也
獨也謂有子不得以自私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禮天子
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恐一人無子故備姪娣又宣公姪
自
班氏曰諸侯一娶九女重國繼嗣也九者法地有九州
私
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九而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為其不相如嫡一
女弟也必娶一者妨淫佚也備姪娣從姪者為其不相如嫡一
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
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一曰就賢也
君子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

季孫行父如齊臣所使

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莒無大夫也
如大國稱氏名之例不日者卒正始卒不日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五

文公

美

義家塾書

不葬者夷狄全不葬且莒無諡也莒始卒其君

春秋補疏文宣成三十八年取九數二九十八合上經下經

數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五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宣公宣公弒立故不卒大夫其時齊不魯諸侯次如敬嚴發

愛生子倭襄仲殺惡及視而位侯是為宣公按宣世不言公如楚仍以齊晉為二伯也楚強齊弱齊不盟會諸侯何以不伯楚而敗齊齊晉為二伯之正春秋存之也宣世公如齊不伯晉非晉失伯歟晉主諸侯同盟不言如楚仍伯晉可知宣公藉齊之力以弒立專心事齊特著如齊以明其事耳

元年年表周匡王五年齊惠元年晉靈十三年宋文三年陳靈六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十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杞桓二十九年秦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以子赤故畏齊計背晉專心事齊十八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一 義家塾叢書

晉而終公世與晉交涉者三見與齊交已涉者二十餘見公專心事齊也

繼故而言即位據子卒不日為故繼與聞乎故也劉子云宣

之子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子遂如齊逆女言如復繫逆女也宣弒而遂逆女起

重凡弒君而言逆女者皆為也與弒之人如輩與遂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

疏謹之則月再甚則日

其不言氏據僑如以猶言姜氏婦言喪未畢方練逆女未故

略之也宣弒懼齊計結婚以緩師故急於成婚其曰婦夫人

至不緣姑言之辭也娶齊譏娶母黨也婦外二言婦逆

婦求婦是也緣遂之挈據逆氏由上致之也凡大夫致皆去姑言兼譏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目季孫責之也不去不討受賊命而使亦宣

也左傳以為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蔡放大夫公孫獵稱人此不書

書放者示君臣之義

放國奔猶舉下猶屏也其後古之道也班氏曰諸侯之臣

所以去尊卑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

退避賢路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君不以禮待遂去君

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於郊必三

能者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于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寤

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二 義家塾叢書

稱國以放蔡放放無罪也蔡獵有罪此為無罪放與宣世

夫除六卿之外見經者有卻晉先有罪稱國無罪晉大

成十八年卻亡于成十七年大國大夫尊例得見經又時有

升降故不嫌多見左傳晉人討不

公會齊侯于平州子赤齊出宣弒赤路齊平州陽州

公子遂如齊已與齊會往拜成並許賂田也公子遂與弒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世齊取驪闔不言田此言田者託於諸

疏年表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田

內不言取言假言取與殺子授之也授者上無伐文以是

為賂齊也齊出也故懼而以濟西田賂齊記事皆記宣弒

結齊之事中惟記一晉放

秋邾子來朝宣弒立方有喪而行嘉禮非也傳曰衰麻非可接

也不月者其事可見

楚子鄭人侵陳文十七年伐宋鄭從晉因魯取賂故受盟于楚

年從伐宋故從伐之

遂侵宋宋弒昭公晉討之受鄭者以其新從楚也

遂繼事也先侵陳後侵宋陳近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此救陳宋也何以言救陳不言救宋不許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其罪晉不得救之趙盾專兵此弒之先晉世家晉趙盾

善救陳也救宋不言獨言救陳以陳當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棗林鄭地文宣之際

君以晉靈之行以一大夫立于棗林拱手指揮諸侯同至此楚所以強也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據上趙盾帥大趙盾之事也大夫例

末今列數諸侯而殊會盾以盾主諸侯伯其曰師何尊于師

權在盾諸侯不能自強故以大夫主之其曰師何尊于師

于棗林據伐地而後伐鄭不先地疑辭也前定故曰疑記此

其地何宜以疑詞不則著其美也趙盾一出諸侯景從地棗林

會于棗林以伐鄭如會于別左傳楚為賈救陳遇于北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再書穿帥師起穿弒也侵崇事數陳善

見穿不復見亦起穿弒而盾公羊以崇為天子邑左氏以崇

不弒也此皆弒之先見者公羊以崇為天子邑左氏以崇

京畿地左氏以崇為秦屬國是也公羊以崇為天子邑左氏以崇

子邑者以其近王畿言之今以為梁州國公羊以崇為天子邑左氏以崇

晉人宋人伐鄭晉再伐鄭何以獨敘宋以宋不可以伐鄭也何

道故貶之也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宣公篇事實三傳皆同無異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

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也按此鄭伐宋也不言伐者戰不言伐

鄭亭于北斗之效也也大棘宋地歸生左傳字子家二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四 義家塾叢書

經此戰下弒鄭非七穆不見公子宋世家四年春鄭命楚伐

此非七穆而亦見者以起弒也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四

華元華元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

宋師敗得四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

亡歸

獲者不與之辭也獲者惡辭敗績言獲得言盡其眾以救其

將也軍敗而後見獲不如晉侯不言敗而見獲以三軍敵

華元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危亡也何以言有三軍也

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卒為旅

五百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

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權行天下雖有萬人猶

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華元雖獲不病矣鄭新從楚受命伐宋言此與獲晉侯

秦師伐晉以強中國所以弱楚之所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晉使趙穿以兵伐鄭

齊不與晉盟會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不葬者

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

穿弑也師知穿弑穿盾從弟為盾弑君

也不自主以罪盾也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五

義家塾叢書

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幸夫驕能驕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奔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陳不聽已又見死人門居處節鉏慶退數日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桑劉子云趙宣孟將之絳見翳止車為之下喰自含而哺之饑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故致此宣孟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再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宣孟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急追殺之一人追急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今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桑桑下餓人也遂闔死宣孟得之以活此所謂得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有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以此見盾史狐書賊曰首趙盾與責許世子此春秋特起之義以明孝子忠臣之至不必有所承也左氏以為晉史狐先書

左傳特必因其說知先師亦用左氏說其言事實禮制皆同于耳趙盾弑公弑君者不必以弑趙盾亦不必以自弑趙盾春秋傳作弑其君文字偶異孟子道故首盾耳晉史書曰趙盾弑公左之乘楚之檣机魯之春秋一也

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謂也

諫不聽出亡不遠至郊未踰境

則志同盾穿志同則書重

同故書之曰此謂春秋承晉

者臣之過在下也劉子云趙穿弑君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

劉子引公扈子曰為人臣而不通于春秋則陷于弑逆之罪而

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善為惡也

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惡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六

義家塾叢書

而春秋盾止不弑乃以空言被之一受弑君曰春秋加以弑之罪而不能改者由不知春秋臣子之道也春秋加以弑者解經所以加弑之義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趙盾憂勤公家世所謂忠臣許止哀悔自責世而語徒以不盡其道遂坐弑逆之罪然則臣子有毫釐未盡其道皆足以弑逆而為忠孝之至者必有鑒於此而克盡其道庶幾免乎忠孝不至空被惡名也春秋責賢者備所謂定嫌疑明是非以立臣子之大防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周本紀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三年年表周定王元年晉成公黑臀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傳曰我以六月甲始庀牲十月上甲然後言牲之變劉子說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喪娶區區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

禍天猶患之生則不事此記此牛禍之始言正月記時也至
其祝死則災燔其廟此記災以順行言則世降災愈重天
承天怒而後及小災

之口據食角緩辭也言之皆傷自牛作也傳曰牛傷不言傷

故其辭緩別祭不詳祭肉雖傷牛必致者畏天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郊傳曰未牲曰牛已死曰牛有天王喪以不

喪不祭唯祭天為越縋而行事

事之變也既已卜牛所卜之新牛乃者言猶亡乎人之辭

也亡乎人謂不存人言公意急

猶三望傳曰猶之為言可以已也有天王喪而言郊者公羊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何祭祭泰山河海為祭泰山河海山

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七 義家塾叢書

朝而遍雨乎天下者

泰山耳河海潤千里

葬匡王天王五葬唯此特葬危之也在位

楚子伐陸渾戎劉子云楚子伐陸渾戎相起陸渾近晉楚伐至此

寇深周本紀定王元年楚滅陸渾戎相起陸渾近晉楚伐至此

近王楚得通王也春秋使齊晉伐楚不以楚伐伯國尤不使

夏楚人侵鄭文世楚見一伐鄭之文而已宣世五伐鄭一圍鄭

蓼猶其小事蓋宣世為楚最

秋赤狄侵齊赤狄近晉之秋也此晉侵齊因有狄在假狄左

於狄侵齊六七見皆無傳者以

非責狄也齊成以後乃服于晉

宋師圍曹宋所伐圍小國皆朝于我者以宋與我同州青惡

僕鄭不從晉左

氏報武氏之亂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此不正也其不正于不葬接見之此晉

以避鄭世家穆公立二十二年

葬鄭穆公不月者起七穆世卿專政之禍也鄭自宣以後通不

及歸生皆穆公之子稱公孫者輒舍之薑夏段黑

四年公夷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與齊同平之月者為

鄭者連帥也莒邾有事則鄭小莒可知齊為二伯魯為方伯

制諸侯建五

及者言會以尊之內為志焉爾伯因下取向故以內主其事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八 義家塾叢書

得主平者問與輸成也與輸不肯者言不肯者以肯

也春秋以尊治卑莒邾不和二伯方伯平之和不鄰事

公伐莒取向又失于莒今乃取之失不書者為內諱

伐猶可傳言伐言取所惡也傳言可取向甚矣伐已不正莒

人辭不受治也治討也莒人辭不受其治傳曰治人不治則

則惡伐莒義兵也義兵者假義以為名莒恃孟子曰春秋

於此則取向據內取邑不目非也不得取者無義事取之猶

可因義而取乘義而為利也春秋貴義惡利常法也專心為

春秋必為之著其善惡內取邑諱不目公目公者刺之也

秦伯稻卒記卒者本方伯也方伯稱侯秦稱伯者與鄭相起也秦

子者起方伯也方伯稱侯秦稱伯者與鄭相起也秦

在西京雍州伯鄭在東京冀州伯劉子云周東西通王畿故二國稱伯下外諸侯一等而王臣爵秩加外臣一等伯即侯故秋之不稱子與吳楚勝異也春秋八伯四侯二伯二子侯爲常稱伯爲王畿子爲夷狄也狄之猶名者猶與中國通有禮至成以後惡愈積乃疏秦世家共公五純狄之不名疏年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歸生不弑而首之者志重

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

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疏鄭世家元年秦楚獻龜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漸以至焉疏弟去疾曰必以賢則去疾不當必以去疾順則公

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按不葬者不討賊

赤狄侵齊再侵之與下白狄相起蓋晉使之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六 宣公 九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秋公如齊不如晉而如齊起專事齊也

公至自齊楚前使皆人此獨稱子者美之也鄭有弑

冬楚子伐鄭楚前使皆人此獨稱子者美之也鄭有弑

怒鄭受宋賂賸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

五年年表秦桓公元年

春公如齊比歲如齊議亟以明弑者畏人不月者事明

夏公至自齊宣公五如齊不如晉成公四如晉不如齊明二公所事異又以起成以下齊不爲伯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書接內者畏齊親之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據王姬下嫁來者接內之禮推之

也據齊人歸公孫敖喪不不正其接內大國大夫與次國君今逆子叔姬貴矣親與公爲禮論賓主之誼講故不與夫婦甥舅之親君臣無辨且與齊君同禮是不正也

叔孫得臣卒凡弑君而立其世不卒大夫卒者皆其黨也宣世之見得臣公孫茲子慶父孫經於得臣始稱叔孫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爲國事書言及內及及者

及者據鄭季姬及吾子叔姬也春秋內女適大夫者不書來此固得內辭言及以尊及卑也禮歸寧必夫爲使來者適大

婦同行經書女不言其夫爲女事來故主女爲使來者適大

魯挾叔姬同行來不繫事者譏其使而以私事因女故不言

重訂春秋經傳集疏 卷六 宣公 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使不使得歸之意也大夫妻不言來言及明高固有重事得

歸寧不許

楚人伐鄭去年稱楚子此言人者不與之之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劉子云韓厥曰靈公遇弑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前言不正其敗前事元年救

故不與帥師也此侵陳敗其前事之功陳從晉鄭

說詳公羊左傳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劉子云先是時宣伐莒取月者災

冬十月

七年紀世家共公八年卒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據左氏孫氏爲正卿甯氏爲次卿經見

盟詳記孫氏至襄二十六年入戚畔而孫氏絕于衛

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

日前定之盟不日公事齊不與晉諸侯同盟會衛侯使人來

夏公會齊侯伐萊從齊伐萊左傳不與謀也爲

秋公至自伐萊萊充州國以備卒正之數尚書所

大旱劉子云是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十一 義家塾叢書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此盟也

也左傳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昭

八年

春公至自會公初會晉因衛爲之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據卒垂蓋有疾而還黃齊地從

地此有疾也不言疾不以家事辭王事大夫如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禮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

春秋貴命託於不得已故曰亡乎人言復者據公如事畢也

據復者反命不專公命也遂未畢事而反如事畢之文言復

是

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遂卒子歸父立垂內地也遂

非卒已卒以此日聞赴也遂卒已以前卒卒已赴至公在祭中

則一日也

爲若反命命也而後卒也據卒垂地在外此公子也據上

遂其曰仲不言公子而氏仲如以仲爲字何也班氏說所以

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以知其德

繼絕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疏

之也傳曰不言公子按稱公子親之也何爲疏之也據上

子不公孫疏之也宣公弑逆而臣子不討之故與桓莊不卒

宣共弑子亦有罪例不卒春秋內臣與弑者不卒春秋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十三 義家塾叢書

人是以以奔而不卒者賊孫紇公子慶父公子慝是也單伯

卒大夫也溺結不卒者莊不卒大夫隱不疏則無用見其不

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則其卒之何也據單以讓乎宣

也據與叔弓卒去其讓乎宣何也疑與聞大夫之喪叔弓與

卿非大夫言則去樂卒事據籥入聞叔弓卒去樂卒事議失

大夫以包卿則去樂卒事禮主書者反命後卒一也疏起不

卒二也譏宣公三也其地卒在外也不日卒者惡也與得臣

同王申公子嬰齊卒于狸辰卒在外善無罪故曰此不日祭

祀日聞其喪

壬午猶釋此與昭十五年叔弓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經言猶者皆可已而巳禮有釋以享賓

萬入去箭鄭君說去箭藏之也萬而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者而用無聲者故去箭所謂不待既絕者也

以其爲之變變爲去箭識之也若不知其非禮猶可言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特識之

戊子夫人熊氏薨傳云夫人卒葬之我公可以不夫人卒葬之乎

夫人疏上言夫人姜氏大歸則爲妾母無疑妾母

晉師白狄伐秦中國用師不言夷狄此何以言白狄一見以明

同夷狄伐國善則曰晉惡則曰夷狄何用見有夷狄以晉爲二伯

也疏晉世家七年伐秦虜秦將赤左

楚人滅舒蓼中國自莊以下不言滅國楚無世不言滅國著夷

之與國也滅書以見州疏楚世家莊王十三

卒正之數且以惡楚疏年滅舒蓼一見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三 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劉子云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於

新有篡殺之禍內皆未安故楚橫行八年六侵伐而一滅國伐

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郊流

血色水園宋九疏此晦日

月析骸而炊之疏食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頃者諡也婦人無諡從

葬既有日禮當卜葬葬日從先不爲雨止以諸侯之尊雨具

敬慎其事不可禮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縣

回小事而止禮也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許

慎引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劉子云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

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

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棊里子葬

于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

稱古墓而不墳曰王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爲四尺

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

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

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

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

按縣封不封不樹不爲雨止疏雨不克葬據言不克葬者不可

至不以爲爲庶人禮失傳旨矣疏喪不以制也九月不早爲之備也冬十月今

事以雨自托耳喪不以制也九月不早爲之備也冬十月今

已見譏雨小不爲雨具不克葬疏異義引公羊說雨不克

其怠也士喪禮有潦車載簣笠疏葬爲天子諸侯也卿大

夫臣賤不能以雨止也按雨有大小地有遠近平險當各就

本事立說不能以雨止也按雨有大小地有遠近平險當各就

示忍也公羊與傳各言一端合觀

乃得其全義冬無大雨譏之是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庚寅剛日也禮內事以柔日既已卜日乃不

與葬定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公相比

而據葬定據言日中時足乎日之辭也禮日中葬行

葬尚及反虞定公日下是乃葬則過

日中失時故言乃傳曰急辭也是也

城平陽水名

楚師伐陳言師者師愈乎人討陳與晉平也陳陳宣世一伐

九年補疏宣九年爲春秋之中前一百二十年後一

春王正月公如齊姜氏而自尊妾母爲夫人則當以夫人禮責

公至自齊事齊也此與襄二年夏夫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五如齊孟孫一如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根牟國也

八月滕子卒左氏以爲滕昭公從隱七年至此百一十七年不

者小國始卒不日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陳侯不會故討之月者

言同盟公不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侯會扈而荀林父伐陳者於會

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強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

子伐陳因救鄭與楚爭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立荀氏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宣公 義家塾叢書

見專政起下敗楚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林父將中行故其

後爲中行氏史記趙世家索隱晉大夫趙盾生桓伯林父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九月無辛酉不葬

其地據外諸侯於外也據卒在其日據曹伯卒未踰竟也知

踰竟者踰竟當地國屈會地不言會者內屬國卒乃言會師

此晉侯自卒于封內故辟內不言會言地凡未踰竟者地地

于齊楚是也疏按襄七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扈

人謂操屈是國故于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衛世家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

宋人圍滕此朝我之國宋何爲伐之宋與同州故朝我之國亦

而已滕二見伐圍一言執小

鄭一言執伐喪稱人貶之也

楚子伐鄭稱楚子許

晉卻缺帥師救鄭敗楚師卻缺三見起下殺三卻

陳殺其大夫泄冶劉子云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

日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

遂殺泄冶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劉子云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

秋序之俱賢疏此記殺大夫下言弑君殺夏徵舒泄冶之無罪

而曹羈合禮疏舒楚子入陳記陳亂之本末

如何事實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劉子云陳女夏公孫寧

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劉子云

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

之則猶可使仁人間之則不可以己意說之古書之體如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 宣公 宣公 義家塾叢書

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劉子云陳靈公行僻而言

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任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

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

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在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在邇者乎言出於身

加之民行發於邇見於遠言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之

慎而縱恣欲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語爲妖而殺之

後果弑于徵舒

十年年表晉景公元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公事齊故來歸田

公娶齊姜元年夫人婦齊由以爲兄弟禮婚姻爲兄弟之親反之因公如齊乃反

可不言來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據公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子云後陳夏徵舒弑其君而楚滅陳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已巳齊侯元卒元桓公子桓公嫡庶之禍至此乃止禍延四世此不正者其日之何也商人弑國人迎而立之

齊崔氏出奔衛夫不義許慎引穀梁說崔氏譏世卿也班氏說大夫不世位國家又慮子孫庸愚不任輔政妨塞賢路諸侯世位大夫不世位定法也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七 義家塾叢書 齊崔氏出奔衛夫不義許慎引穀梁說崔氏譏世卿也班氏說大夫不世位國家又慮子孫庸愚不任輔政妨塞賢路諸侯世位大夫不世位定法也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

氏者皆名舉族而出之辭也氏以明世卿之禍耳劉子云崔氏專故後崔杼專國有弑君之禍此光弑之前見者也

公如齊喪公奔喪而大夫會葬非禮也禮大國卿弔喪小國公弔喪

齊晉楚三大國故外三見奔喪會葬之禮以相起也

五月公至自齊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聘而爲齊奔喪悖也春書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月齊公至自齊會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者起六月歸父又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此會大夫大夫如京師則月非禮也

六月宋師伐滕大國伐小國皆方伯宋在青州小國宜

葬齊惠公齊大國也以上葬例日此何以時失伯也不日則何葬者八十一年故特時葬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七年鄭與晉盟鄆陵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宣公弑逆大惡春秋削小國之朝而乃因天王之聘止於此也自是王與魯久無往來如石尚所謂周之不行禮於魯久是也

其曰王季王札不與王子也

見入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劉子云邾子齊出公比十一年歸

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

大水劉子云宣公穀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邾之禍皆賤公

季孫行父如齊劉子云宣公恩舊昏亂成再如齊左傳作

初聘于齊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禍

冬公孫歸父如齊大夫三年一聘二伯今一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報聘也平邾事此子也稱侯者大國也言子

故不稱使凡言子者自出言子無一說譏齊侯也禮在喪不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亢 義家塾叢書

饑傳曰二穀不

楚子伐鄭計從晉與楚平稱子者因賢進之以下多言楚子十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秋盟不書以有鄭見例中國言

同盟方伯見魯衛陳鄭夷秋盟見楚蔡吳秦此不敘外州而敘

從楚尤篤亦因陳近楚時陳鄭新從楚蔡許

中國同盟外之故也舊不敘夷陵楚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四年平莒邾不得因伐莒取向此再出

卒 齊人明為前事會二伯方伯之師以討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橫函狄地中國離會夷狄此謀滅狄也

不言及盟言及戎外狄離而殊會所以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劉子云楚子舉兵誅徵舒定陳國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塹深蓄積多則賦斂重則民怨

上矣城郭高溝塹深則民力罷矣與師伐之遂取陳

此入而殺也言其入不

滅陳外徵舒于陳也

後殺繫陳者其外徵舒于陳何也

楚之討有罪也言其入陳納罪人之實不外則先言入為內

乃言入納分別其功過

丁亥楚子入陳自新城同盟至此陳為楚入經遂以楚為伯以

楚納陳大夫執陳行人圍陳楚子出敘從蔡下定以下猶敘從

楚皆未衛鄭所無以宋衛鄭為中國不許楚治之也陳以下不

與晉同盟言述故誅之也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日以謹

受不使夷狄為中國也傳曰春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

子有賢行討徵舒得誅亂之義人皆賢之春秋言入明不討

之者春秋決嫌疑常於嫌得者見不得也先外徵舒不使以

討賊為辭然後拒之不春秋中外之分嚴可以中國治夷

使憂中國以亂治亂也秋而不以夷狄治中國陳雖有外

辭然春秋猶存

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者內弗受也大夫不言納言納一輔人之不能民不能民

民而治謂納君如衛侯自楚此爲一事而討罪如夏徵舒

此與上文猶可猶者不足之辭以上二事向得正中入人之

國所謂縣陳也雖復制人之上下罪逐之之辭楚是以兵力納

之如陳侯不得行其使不得其君臣之道陳上下不相安不

可凡納奔臣皆不正而納惡臣使人不能討全失伯道楚子

者之賢又徵舒有罪嫌其得正故著其惡事所以惡夷狄明伯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二十一月乃葬侯討賊然後葬之也春秋之例殺

葬里克甯喜是也陳世家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

葬以明非滅國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

而己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于齊來還

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

經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

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

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王之復君臣如故

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

一言而重

楚子圍鄭此有從國不言者略之且諱以中國從夷狄也此入

禍極矣經以書圍爲至極之辭不如陳蔡言入言滅言執行人

不言執其君昭四年會于申以後鄭不見事楚之文與陳蔡迴

殊此中外分晉世家楚莊王圍鄭鄭告急于晉晉使荀息父

別之大例也荀息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盾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殺韓厥鞏鞏之六月至河間楚已服鄭鄭伯內祖與盟而去

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

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

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楚眾楚虜我將智罃

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

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敗我師

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鄭世家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

三月鄭以城降楚楚殺王入自皇門鄭襄公內祖牽羊以迎曰孤

不能事邊邑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過也敢不惟命是聽君

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

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

也然非所敢望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

楚羣臣曰自郢至郢不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

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劉子云

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

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

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

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

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獨不若吾生者何不以

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

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食可謂明君矣又曰楚人鄭世家晉聞

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救鄭其來持兩端 故遲比至乃敗 績 據敗在績上 功也 其功績在敗下自敗功事也 孟子曰其事

日其事敗也 春秋記戰以勝敗定功罪戎政宜如是也晉敗

鄭棄其師同文春秋重師慎戰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又曰何以惡給曰棄師之道也國之大事在兵戎師敗則死

民弱國無以自立故譏晉惠而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

雍衡 而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叔之國也後爲宋之別邑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齊桓獨伯以後則晉與楚並

盟皆有內在此無內何以言同善之也大會乃言同盟此四國何以言同盟亦著之也晉新敗于楚中國之魯陳鄭皆從楚中國微危故急言同盟以著之也同盟言四國以從晉唯宋衛爲齊魯陳鄭許皆從楚宋衛曹從中國也從楚陳蔡鄭許稱人微之也新敗同盟外楚也晉二同盟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

宋兵事皆在青州此何以伐陳陳方伯也小國乃必在青州楚復陳陳爲楚守宋討陳爲清邱之盟故衛人救陳此背清邱之盟也以救言善之也陳新有楚禍中國時故許衛不能救新附于楚力未能拒楚君子當助之宋伐失得救之也疏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大國若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楚已得陳鄭又文世言次屈貉託于狄伐宋爭宋以其救蕭此乃直言伐宋下且圍宋矣

秋螽

按劉子云公孫歸父會齊伐莒此乃直言伐宋下且圍宋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先軫子也此討有罪何爲稱國以殺狄伐晉罪在穀也因族之其族何罪不言晉殺先穀晉世家先氏而以穀目者族誅非所忍言也狄晉以惡誅族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先氏見三人先蔑先都先穀此誅族而加殺文者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因其救陳晉討而自殺以說于晉自殺而上言左傳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此自殺而加殺文者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卒正不日者進之也曹世家文公二十三年卒

子宣公 晉侯伐鄭討其從楚鄭戰助楚也晉世家五年伐鄭爲助楚不言戰圍者蒐焉而還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于河上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相起記其久也楚世家莊王二十年圍宋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言會齊下言會楚公貳于楚也歸父心專主外會且謀去三桓也

十有五年公孫宣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孟獻子因楚伐宋懼請公薦賄求所侯于穀今春又會楚子于宋明楚強晉失伯也此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相比楚強內往會于所侵伐之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劉子云楚圍宋九月析骸而炊楚世家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宋世家十七年楚圍宋五月不解按晉又失宋唯衛從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

據宋及楚以宋主之也宋力盡而與楚盟言平以反義許之惡傷人也故人者據平時眾辭也平稱眾言人上下欲之也春秋重人君在眾辭也平稱眾言人上下欲之也眾辭君臣同欲之平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謂歸父與其事故言平亦如外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楚圍宋而晉滅國言滅國言滅國皆方伯辭以二伯王臣不能取人之國以自廣晉未失伯何以言滅赤狄猶可言中國不可言實則晉所滅國一見赤狄以示例而已夷狄滅不志左傳六月癸卯晉荀林志者以中國進之也如中國自相滅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國有三術說見中國謹日中國者中國同盟之國滅則日不分中國夷小國時當由此而推得之卑國月卑國者

狄滅皆日按諸侯葬大國例日次國月卑國月中國者

青州微國而不能與會盟夷狄而未能同中國也中國卑國則降而月之夷狄卑國則進而月之如譚遂甲氏萊徐賁陸戎是夷狄不曰舒蓼舒鳩舒庸巢皆外州微國之遠者也

疏 春秋月不爲正例此以日時定中國夷狄卑國中國夷狄皆有以消息其間雖三術實二例而已按從夷狄進日者唯嬰兒從中國而時者唯其日不日 潞子言子進之在縉故于此二條發傳也 氏不言子此言子者潞子離夷狄而歸中國以此得之春秋謂之潞子以致其意名者失地名

秦人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不書者略之**疏**年表晉秦伐我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子云札子殺二卿天王不能誅故宣榭災按外諸侯殺弑必有名此何以不名內

外異例故疏
別異之
札者起當上也不言王札者王臣必氏以子起

王子也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王札子者據殺事不繫大夫當上之辭也不言天王乃王札子主之以王札子當天子故曰當

上之辭也使以疏王札子與王季子同文季字
別事不爲當上母弟札名長庶言子皆王子殺召伯毛伯

不言其何也据當上當言其大夫兩下相殺也据不言其大夫知兩臣相殺兩下相

殺不志乎春秋昭八年陳招殺陳偃師十三年楚棄疾殺比皆非兩下相殺正辭此其志何

也據兩下相殺或累言君或窮諸盜不以兩下累言矯王命以殺之據書知非兩下相殺據當上知

王非忿怒相殺也以私忿自相殺私事不志乎春秋故曰以王命殺也以

命殺之是謂當上以王命殺則何志焉據雖以王命終是兩下相殺可不志爲天下主

者天也据天在王上也春秋王爲天下主諸侯爲一國主以王主諸侯以諸侯主一國王無所主歸本于天天主

王故爲天下主春秋以天治王孔繼天者君也據王在天下
子曰畏天命又曰五十而知天命也春秋王者

承天故以天加王曰天王者如臣事君曰天子者如子事父
王于天子有臣子之義繼天者如子繼父臣繼君而爲治也

君之所存者命也傳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言何以爲人故春秋貴命也又曰人之于天也

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
受命孔子曰畏大人
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

臣也伊尹曰三有天下者其知通乎大道應辯而不窮辯有萬物

之情通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誦陰陽四時之理者舉以爲三公之事常在道也九卿者不失通判不

能利與于清
如民同乘
此舉爲九
爲去共鄉
且民司故
通千地
人理事者
事行在常
道德能永
繩也久不
大易夫
于者出

言之于世不害于身通于關梁實于府庫如是者舉爲大夫

獨專賞忠政強諫而無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道德二義定而

者舉凡此四者明者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

王之所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此之謂大願也命者

人是臣而弄君柄以臣伐君是不臣
上所以治天下之具也臣而竊之以
爲人君而失其命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不君也奪君之是失其所以爲君者故曰不君君不君臣不臣

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於此天下所以傾

也論語齊景公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于不于
有粟吾得而食諸春秋禍亂之起由于君臣失馭

秋螽蠓歲數有軍旅蜀子云宣亡烹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事齊桓重高固

初稅畝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帝垂拱而治

何治上刑以食
以安民之安也
安民之本也故
曰王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養
養而患不蓋
蓋而患不
安蓋井田之
制

以均之開肆市以通之設庠序以敬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

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無放民地亡曠土

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土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

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禮文也春秋
率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也出民里胥平
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
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
俗男子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
于序室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
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
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者
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
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
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窺閭戶而知天下此
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
詩曰有渰淩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
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
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
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緣役橫行政
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議焉於是
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
後禮讓

初者始也

謂著古者什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藉而不稅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稅莫不善於貢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稅民之私也言藉者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初稅畝與成元年

作邱甲哀十二非正也據古不稅此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爲一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畝爲田九十億畝方千公田居一百畝其中爲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畝爲田九萬億畝公田居一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私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曰公事畢初稅畝百畝同養公田私田稼不善則非民然後敢治私事初稅畝

爲方十里者百畝爲田九十億畝方千公田居一百畝其中爲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畝爲田九萬億畝公田居一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私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曰公事畢初稅畝百畝同養公田私田稼不善則非民然後敢治私事初稅畝

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經長補短方
一里爲田九十一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一畝又云古者以則尺八尺爲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分
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分二十
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劉子云是時民患力役民憊
民田畝擇其古者公田爲居井甃慈非盡取焉食貨志理民
美者稅什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甃慈非盡取焉食貨志理民
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虛舍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教民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
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
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
其家畧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
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陵陂澤原隰淳
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賦貢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子之
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所強也種穀必藉五種以備災害田中
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獲必藉五種以備災害田中
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難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
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衣帛七十可
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

冬蠶生劉子云蠶螟始生也一日螟始生是時民患力役解于
冬蠶生公田宜是時初稅畝稅畝者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蠶生屬蠶蟲之孽

錄據言螟非災也冬而蠶始其曰蠶據不成非稅畝之災也
非當爲幸書蠶災皆在秋時蠶在夏末冬無爲蠶秋而稅畝
冬而蠶生言天人相應之速也雖不成災猶志之以明天災
之速謂天之愛魯幸之也劉子云楚公羊云蠶生不書此
莊王三年無災則憂以爲天之棄也何公羊云蠶生不書此
幸何猶曰受之云爾左傳冬蠶生饑幸之也二傳皆作
幸此本作非幸非字畫相近不知者據上非災而改

饑此蟲災也其在蟻下者承蟻
言言之也蟻初生亦有損于穀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言滅國也二伯不可言滅也此再言滅以
晉未伯也以下晉不見滅國以二伯不可言滅也此再言滅以
爲夷狄乃一見之月者進之也中國滅夷狄不志志者以進從
卑國疏使隨會滅赤狄

夏成周宣榭災
成周王居也劉子云傳曰成周東周也又曰以
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
何以禮樂爲而藏之

周災不志也疏也當其曰宣榭何也
劉子云外災不以樂器

之所藏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
何言乎宣榭災樂器藏焉班氏說榭者所以藏樂宣其名也
目宣榭者黜武樂子日樂則韶舞又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
也謂武盡美矣又盡善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義家塾叢書

秋郊伯姬來歸
反日來歸見疏此與成五年紀
絕于夫家也叔姬來歸同

冬大有年
有年不書惟桓宣書大有
年者以爲天富淫人也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
據左傳世家晉卻克如齊頃公母笑之在此年春秋
傳以敘羣戰前附二年未范注乃以爲經脫季孫行
父如齊誤矣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日卒起爲
外卒正

丁未蔡侯申卒
蔡世家蔡文侯立二十年卒景侯固立
丁未未有日無月譏其失繫而從楚也

夏葬許昭公
日卒時葬小國正也許卒日葬時小國爲定例以
有定起無定葬而許卒是貶從小國例大國無
時葬者知日月時三等爲三等國分屬
之傳中國日卑國月夷秋時可推也

葬蔡文公
蔡方伯也以方伯而下同許
之月不月之也相此而意見疏從此至成
六年癸卯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邾支解繪子晉
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大國不言齊宋次
何以言同盟存中國也齊楚結盟陳鄭從楚魯
衛爲齊所侮求晉報之言此以起鞏之戰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齊桓爲伯天下諸侯皆在此齊一匡
用平禮本傳于桓同盟以爲尊周于晉同盟皆云外楚以晉

與楚分伯諸侯中國統中國夷狄統夷狄中分天下狎主齊
盟桓會可以敘江黃爲偏至辭至于晉則不敘外
國雖陳猶外之同盟故晉禮待不如桓公也疏此晉三
國乃言同盟同盟不見之國皆從楚

者宣世楚強同盟僅五國存之也

秋公至自會
二會晉也公厭三桓思結晉以去之故
與晉會明年使歸父如晉謀去三桓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宣公卒大夫般無臣子也前卒
遂得臣起逆黨故疏之此記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宣公 義家塾叢書

非之者也故稱弟一榮一辱以示法而已春秋公子不爲
大夫者不卒此卒者特進之不爲大夫故以親舉之曰弟
其曰公弟叔肸字不弟賢之也叔字肸名內臣卒當以名

季友同也進則何以不單言字君前臣名上繫君不可字且
與不名正例相混故名字並見季友在僖世不可言弟故但

言公其賢之何也
友不同是未爲大夫宣弑而非之也據
說事實如此師因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據衛專出奔桓元年

弟子問事乃言之
董子云公子無去國之義班氏說親屬
曰兄弟也何去而之
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離之義也臣三

諫不聽則去子不得去延陵得去者非母弟
得去者所傷在己春秋褒其有信特取之耳與之財則曰

我足矣
以其爲不義也織屨而食自食其力終身不食宣公

之食
卒此非大夫而卒之者以其賢也如非賢則大夫猶不得
稱叔字以著叔之爲肸後君子以是爲通恩也心非宣公不
春秋因賢肸而卒之也

以恩掩義也劉子云延陵季子曰爾義吾君吾父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君子謂其不殺爲仁蓋謂通義也
以取貴乎春秋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春秋絕亂源不正之君已立而弑以弑君罪之者所以塞奸賊之路也弑君賊本所宜討但其事久已成又有骨肉之恩春秋不許其傷恩以親討之故季札魯葬皆取其通恩不殺也

十有八年表蔡景侯元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二伯不相伐凡目伐者非二伯之辭也齊自踐土以後數十年不會盟諸侯春秋以下貶之爲方伯言滅國不言公如明皆爲方伯非二伯辭也臧後立爲定公伐齊獨敘二國者以從楚者多又公事齊方齊晉世家九年晉伐齊伯從齊楚卒正畏齊故惟以衛行也齊使太子疆爲質于晉晉爲

公伐杞內三用兵于杞以下不見矣以上二見皆言入杞皆言伐輕于入此有所得爲下晉城杞晉悼夫人遷杞田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也公伐杞明公不助齊晉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繒自僖十六年再見于此前見邾人繒于邾人何也以繒爲邾所屬之國一卒正統六連帥故邾得治之也小國不言滅國言滅繒者亦以繒小故得言滅也戕滅三見皆屬卒正爲之則繒之爲連帥爲卒正所統明矣不日繒不卒者月以謹之

戕猶殘也挽殺也劉子云邾君殺于邾國曰殺陳佗是也支解繒子殺非其殺道曰戕繒子是也

甲戌楚子呂卒始卒楚世家二十三年楚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夷狄不卒據文以上楚不卒卒少進也吳襄二年初卒卒而

不日據莒夷狄皆不日楚吳皆夷狄楚早出賢行多吳晚出賢行少以楚較吳楚爲優故楚日吳月爲二等各以其

國爲斷不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楚雖不正亦日簡

之也中國言正不正錄之詳夷狄感惡不復言正不正故但之例凡中國書葬夷狄不書葬者亦不卒卒者大夷惟吳楚小夷惟莒秦非實夷狄得葬之也楚卒皆日吳卒皆月始一時秦卒皆時終一日也

公孫歸父如晉劉子云時三桓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不疏者歸父無後娶齊繼嗣故獨貴娶齊且以起歸父奔非其罪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桓公不事晉此使歸父如晉者欲去三桓也託于三桓執國不事晉而事齊

欲因以除去三桓故終公之世惟此一事與晉交

正寢也前見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魯仲襄仲立宣公孫歸父不然而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恐之歸父奔齊

歸父還自晉至禮遂奔齊致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六 宣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解見文與人之子人謂公孫嬰齊也魯人逐歸父而世娶齊明逐守其父之殯時宣未葬不以罪也故赦不疏而娶齊氏仲

殯而奔其父之使者喪不貳事逐是以奔父也劉子云歸父三家譜歸父于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

論語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家專政宣公謀去之事未成而薨成公當繼成其事至禮遂奔齊此以謀逐乃父方死而逐其父之使是失道也

也何以見爲三桓所逐信以後公子無得禮內地凡自外氏者三家執政而公族亡以此見之也

齊者歸父與齊有舊魯不事晉公已遂繼事也凡言遂皆大薨不敢如晉也不日者不可以日計

命由此推之可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六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鵠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七



成公 成世晉楚為二伯齊魯衛鄭為晉屬中國方伯秦陳蔡吳不言公如齊魯世家宣公卒子而公如楚黑肱立是為成公

元年 陳成九年蔡景二年衛穆十年晉景十年宋文二十一年楚共王審元年曹宣公十年杞桓公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葬在即位後殯

無冰 劉子云時公幼 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於貿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戒天子皆不能討

終時無冰則志 在春終 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二月時

言無冰恐三 終無冰矣 丑月寒令向煖此 加之寒之詞也 謂

月將有冰 終無冰矣 月無冰知無冰 此

三月作丘甲 齊之志故作甲以圖報 班氏說自黃帝有孫

項有共工之陳曰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

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

矣天下既定戰賊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

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方

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

十六井也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

是為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邑居園

園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二

義家塾叢書

之開加之師旅因之以饒饒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之以禮誼之謂也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
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
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
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攸誅而刑無所不施所謂善師不
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獸紂刑無所不施所謂善師
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
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遣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
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
走吳師昭王反國所
謂善敗不亡者也

作為也 顏師古云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丘為

甲也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四邑為丘丘甲國之事也

禮百工皆 丘作甲非正也 丘農民不與 丘作甲之為非正何

官掌之 丘作甲非正也 丘農民不與 丘作甲之為非正何

農功之業

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如周官如童子主農工皆有職以事
上古者有四民劉子云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甯
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
之土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施穀曰農作巧
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有
故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
士民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
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
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
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
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
市禽獸魚鼈不有農民殖耕稼者有工民王制凡執技論力
中殺不粥于市有農民殖耕稼者有工民王制凡執技論力
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夫甲非人
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夫甲非人
人之所能爲也與工民事非農巨作甲非正也利惟務強民亂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魯以三家爲三卿滅孫非卿也何
州見卒正內則見連帥也按許辰之子宣叔此初與赤棘
晉盟宣公世齊因齊傲季孫乃主從晉故有此盟晉近
地左傳晉侯會楚公子罷亦于赤棘罷既已泄盟又盟于赤棘當與此事同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先舉王師後言敗績自敗之
不言戰敗言戰莫之敢敵也言戰則必列爲尊者諱敵不諱

敗傳曰爲尊者諱恥據王師不言戰而不言敗績爲親者諱敗
不諱敵傳曰爲親者諱疾據魯言戰不言敗春秋尊尊親親

之義也春秋尊尊親親尊之不敢愈以見尊凡周與列國與
皆親魯此經然則孰敗之據貿戎地晉也劉子云周室多禍
之大例也

言敗王師則不可言也
冬十月

季孫行父禿髮晉卻克眇

眇目衛孫良夫跛足曹公子手僂身

同時而盟于齊伯四國同盟于齊二伯方齊使禿者御禿者使

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臣中擇有同疾

者相逐以形貌爲資格蕭同姪子左傳作蕭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齊侯縱之也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

語移日不解謀所以報齊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

始矣傳謹禍患之始言此者爲下章戰敗聘齊不在此年傳

以爲經脫季孫行父齊世家頃公六年春晉使卻克于齊

如齊六字則誤矣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

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

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

質晉兵去

二年成編事實三傳全同大事細微皆合惟邾入運甲

春齊侯伐我北鄙宣事齊駕成立而與晉復伐人齊以強自

驕縱故取敗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劉子

頃公桓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

怠放未嘗肯出會同諸侯及與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按齊

大衛小衛雖爲主當以齊及衛此何以先衛齊失伯之辭伯者

不與中國戰言戰亦失伯之辭衛爲次國亦當有二軍見四大

夫但詳主將故畧之以齊伐我之師故克齊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劉子云齊頃行甚微而晉魯以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與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慢師皆四卿舉主將一人而已臧孫按內將見一卿此見四卿明凡孟孫者一卿居守也晉之將帥非一人此何以但曰卻克舉其主將上下軍士變樂書可不言凡師帥皆同非獨晉爲然
疏 嬰齊文公孫叔子四見經手左作首曹一見公子公孫手會言卻克起下殺三卻齊世家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變將上軍樂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鞌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血流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逢丑父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戮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修後人臣無有忠其君者矣克舍之

重訂春秋經傳古義 卷七 成公 五 義家塾叢書

其日會也 或曰日其戰也 凡敗或曰可并其通則日其悉也 悉謂詳內二軍將佐四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 據無大人不如常例但目主將二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內既見子以吾之四大夫在焉 二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內既見也 **疏** 次國二軍何以同時見四大夫二軍四卿一將一佐一其大夫同天子之士三卿九舉其貴者也 不使內詳見四大夫夫詳於內得見十二人也 夫而外乃言人與外卑者共行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 **疏** 不言來盟乃議之也內大夫在日師 齊自晉文會盟後至此四十餘年不與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諸侯相通盟會此言盟齊受盟於晉齊

爲方伯之辭也
鞌去國五百里 國都城也鞌爲齊地已五百里合計齊地不止方千里矣左傳云今大國多數圻齊晉同也 爰婁去國五十里 知五百里五十里 壹戰縣地五百里 至爰 說案以上說本事以下兼焚雍門之焚 雍門齊城門焚 **疏** 左傳襄十八年伐齊事 焚雍門之焚 蓋也詩猶有焚我南及沂此戰未嘗至海 君子聞之曰 兼指三夫甚甚之辭焉此戰于鞌乃盟于爰婁襄十八年焚雍門之焚 齊有以取之也 門之焚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 齊有以取之也 二君皆以 齊有以取之何也 本此但問 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魯衛周同 教卻獻子 又得罪于大國獨 齊有以取之也 以驕敗驕爲國之大戒劉子云明主有三懼一日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日得意而恐驕三日聞天下之忠言而恐不能行

重訂春秋經傳古義 卷七 成公 六 義家塾叢書

何以識其然也 越王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日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者齊桓公得管仲而明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曰吾聞能而意而恐驕也昔吾得聽二子之言吾日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也爰婁在師之願薦先祖此聞天下之言而加明耳加聰不能行者也 外師中而卻克與之約也 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 前後所取邑下汶陽田是也取不見 以紀侯之厥來 捷衛寶部鼎是也紀侯厥蓋齊 以蕭同姪子之母之爲質 前爲所笑故 **疏** 據此則質子春秋常事傳言交質子不及二伯 使耕耨者皆東者經義如此故春秋於交質之事絕不一書 其畝詩言阡陌日衡從其畝言四方屬地日東南其畝日南畝無西北之交日南畝謂南極之地尙農粒食東南其

秋亦謂東南方皆成田故東其賦齊在晉東方地雖屬齊晉收其田畝之賦稅故左傳盡東其賦則是鄭我也鄭謂外屬如秦西屬國戰國秦楚屬地有在山東者是也齊世家晉也秦如滅鄭則以鄭為鄭所謂越國鄭遠足也軍追齊侯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然後與子盟要約四事然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敵然後與子盟要約四事然晉所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衛世家孫良夫救以紀侯之屬來則諾許其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而衍上文無二字左傳公羊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戰而執人之母非禮齊晉二伯如兄弟故人敬親者不史記高祖謂項羽曰吾翁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齊晉收其賦稅舊說謂利戎車詩衡從其畝以阡陌言則縱橫因地自然斷無有東西無南北之理且利戎車亦主客相同盡改田畝事極難行於晉無大利不知畝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七 義家塾叢書

無東法也按周官以不可二事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土圭土地中土度也

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經有五言之五不克舉國而授得但許其四事於是而與之盟國佐不居魯衛畏而為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宋世家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暇立日者不正前見矣

庚寅衛侯速卒衛世家十一年穆公卒子定公威立

取汶陽田田者開田非本封可以出入故土地出入皆托之田以避諱之若實邑本封先君受之天子不敢言歸取此分齊侵地不言齊公羊汶陽田者魯之賁也自此以後齊諱會四國伐取田貶為方伯楚升為二伯齊為兗州衛為冀州鄭為豫州魯為青州此內方伯也外則陳屬荊州故陳不與中國盟公不如齊年表與晉伐齊歸我汶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伐衛以左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此蜀在青州魯近地左傳我於是有蜀之役劉子說亦從

左傳此無別事而再舉地非一地矣何以再地皆曰蜀蜀為近地為盟故同以蜀言之以為盟非梁州之蜀也例公不食大夫此不諱者楚無大夫與昔人同故不諱也按蜀今四川蜀也尚書庸蜀羌蠻微盧彭濮今地多在四川故春秋以秦為梁州伯故記秦事多在梁州如梁以楚秦巴滅庸秦入都皆在梁州此蜀亦在梁州自穀以後秦師東道不通未嘗至山東則見梁巴都庸蜀秦崇七國備七卒正之數加於會之上見會盟楚大夫正言盟會

楚無大夫據榘宜申不氏此目楚以上大夫不專兵會盟皆

盟其曰公子齊稱王子經用內外稱譯稱之為公子嬰齊齊穆王子莊王弟字子重五何也據處父嬰齊亢也諸侯同盟見經兩伐鄭伐莒伐吳何也猶不氏嬰齊亢也諸侯同盟大夫尊為卿得與公相敵故得氏公子有大夫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緇人盟于蜀此蜀者何梁州國何以見非前蜀以秦不與伐我蜀諸侯潛盟于梁州畏晉託以為在疏年表竊與楚盟楚在上山東城下之盟左傳所謂盟也疏者主盟會新為二伯也齊為二伯何以序鄭曹之間新貶為方伯故使在方伯之末卒正之上也何以不序乎宋下陳上宋齊相連則貶意不明故特殿方伯之末以起之緇及敘者夷狄主會故得敘微國曹以下君也以齊稱人則從同也不致者會夷狄則不致也

楚其稱人何也據楚為伯會諸疏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公羊所子去疾及齊大夫盟于蜀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謂稱人則不嫌也公諱會大夫盟于蜀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謂稱人嬰齊嬰齊亢矣此貶嬰齊稱人所以抑其亢以公盟人則公獨尊故曰得其所人疏左傳鄭不書盟盟也於是乎畏晉而諸國何也盟也疏左傳鄭不書盟盟也於是乎畏晉而與嬰齊會于師楚得齊魯衛乃與秦約大盟會于蜀山東諸侯皆從楚秦而往盟之當時既屬秦盟在經亦諱以中國從夷狄會故以二會與盟同月如雞澤同則地會不地盟雞澤蜀託為一地也

盟不 再地 不同月則地會地盟

地盟何也 此無問事又同月但

兩言蜀本起非一事從得所言之則若本一地者然

向之驕也 向氏公子驕亢意不顯故地以起一事

故氏公子而後亢意見也以前之尊驕

三年 晉侯再立六卿楚申公巫臣奔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子爵正月即伐鄭蓋晉知其國盟也

會諸侯盡從楚晉侯討鄭而四國協從盟楚稱人伐鄭稱晉進

夷狄也 鄭年表魯會晉宋衛曹伐鄭獨言宋衛明前會秦陳

晉不序鄭辭稱成世猶略 小國也伐鄭及鄭平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九 渭南嚴氏孝

辛亥葬衛穆公 葬者伐鄭衛侯背

二月公至自伐鄭 春正月即同晉伐鄭晉若不知蜀盟者故危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子云時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

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

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親

新宮者 據僖廟廟 廟宮也 子赤喪娶天惡之生則不享其祀

死則燔其廟按喪至此二十八日喪方畢主新入廟故以新

言之不言西者初入廟故以新言之災尤重言新以起之

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禮檀弓有災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日今忽得 迫近不敢稱謚 災毀廟言謚

天災得毋為災所中故哭也

恭也 班氏說西宮穀梁以其辭恭不稱且哀三日以成公為

無譏矣 災皆有譏餘言

乙亥葬宋文公 宋卒在衛先何以葬在衛後七月乃

君不臣矣 葬緩也何以緩既背殯且厚葬也

夏公如晉 公如晉明晉伯中國成不言如齊齊降也成十年言

世見趙荀士榮卻韓六姓以起立六卿六卿專政也再立六卿

不可見何以見十五人六卿三卿九大夫共十二人成世晉共

也六族中惟韓只見韓穿餘皆同姓同時為大夫蓋六族十二

人例得同姓並見也韓穿餘皆同姓同時為大夫蓋六族十二

大夫為佐則十二人之數備也其有居守之卿大夫則臨時改

命別人以攝代軍政經於成公篇詳晉大夫以明大國軍制也

晉世家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

不受晉始作六卿韓厥鞏鞏趙盾趙盾趙盾趙盾趙盾趙盾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從晉伐許此初伐許為鄭卒正凡經言

三桓魯紀三桓詳公子公孫之子孫之卒終春秋鄭雖不紀卒七穆見

經者五大夫六公孫公孫之子孫之卒終春秋鄭雖不紀卒七穆見

紀三桓相同他國無此例 疏 為良氏經書良霄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邑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

大雩 雩時故不月以議之 疏 春秋凡七月不言七月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 此不獨衛從但敘衛者內衛也非

也 伐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荀庚下大夫也以前不書晉聘

也 疏 荀庚始見 荀林父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國夫衛上卿也

丙午及荀庚盟為鞏晉衛皆來聘何以不同日盟尊二伯故先之別尊卑明貴賤春秋之大義也王制次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庚林父子

丁未及孫良夫盟春秋決嫌明疑晉大衛小晉卿先於衛是也特以大夫與次國之上卿相比尊卑

同也尊卑同則得以大國先之特相比以見例

其日不日公也據盟日來聘據前宣盟直言來盟此而求

盟此遂事也知求盟者聘公二國本有盟因聘尋舊盟也

言及者據前宣言來以國與之也前定如一國不言其人聘

不言人及者亦以國與之也聘盟之例亦如不言求乞盟也

之也時晉衛勝齊伐鄭齊侯自治懼而求盟

鄭伐許伐中國也於此秋者修襄公事也起悼公三伐揚父惡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華世卿也魯鄭公族世卿皆詳公子公孫

戴公之後春秋初也魚向蕩桓公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鄭世家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立

杞伯來朝禮五年一朝志者不合五年之數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日卒正也臧孫大夫也卒者賢之曰者亦賢之也○子紇繼立

公如晉年表公如晉晉不敬公怒去背晉合于楚

葬鄭襄公鄭世家悼公元年鄭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貍于

親貍私于楚子反子反言歸貍于鄭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郛劉子云城以強私家

鄭伯伐許三伐許矣鄭在喪不稱子者春秋伯子男為一等鄭之惡復用師伐許諸侯怒

而憎之懼而為魯之盟五經異義公羊以不言子為譏左氏鄭

從公羊紛紛爭辨皆非也公羊鄭忽傳貴賤不嫌句同辭句本

明鄭在喪不稱子義說公羊自董子以下皆誤解故許據公羊

五年年表鄭悼公元年公如楚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大戴本命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

亂族也如去為其亂家也盜竊去為其亂義也禮記諸侯出夫人

多言去為其離親也盜竊去為其亂義也禮記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使者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

諸侯無子不出

婦人之義嫁曰歸以夫為家反曰來歸諱出言歸明絕于夫

是也

仲孫蔑如宋劉子云報前聘書以明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劉子云荀首專會方見荀庚又

一見荀首林父弟別

食知邑其後為知氏

梁山崩劉子云山者陽之位君之象也水者陰之表民之象也

道將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

諸侯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
室穀梁集解引許慎說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此爲晉
記災也不言晉爲天下記災名山大
川不以封也此與日食地震同義

不日何也據沙鹿高者有崩道也沙鹿卑有崩道則何以書

也山崩曰梁山崩公羊梁山者壅遏河三日不流班氏說穀

乃流按此記災也故不日晉侯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

輦者輦者不辟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

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

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言本欲速今下車輦人則失時若以

事而韓詩外傳有不知伯尊下車而問焉因其言異曰子有聞

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從晉來伯尊曰君爲此召

我也爲之奈何問禮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

之言此者主天也春秋記災明天道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

由忠問焉韓詩忠作私前輦者曰君親素縞降服也有帥羣

臣而哭之哭之則既而祠焉祠之則斯流矣神感而伯尊至

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

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年表梁山崩伯宗隱

云四潰者何謂也江河淮濟四潰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

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雲雨千里焉爲施其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視子男也能出物焉潤澤焉能生孔子問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輦者議其不薦曰君問伯尊何以知之伯

尊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

秋大水劉子云時成公幼弱政在大夫前者一年再用師明年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不葬者簡王今立按定王二十一年

五記王朝事一稱天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晉同盟始此同盟所以外楚然則兩伯之辭也何

齊非二伯何以敘諸侯之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存齊爲伯之

伯相會盟正辭晉齊相會者齊已左傳此會當無宋公

六年年表周簡王元年據左氏世家此年晉遷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奔弔乃安然反國有危道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五廟舊典也立者別爲

立者據立墓不宜立也舊說武公之廟毀久矣故傳曰不宜

取郭郭屬經見二十一連帥故書之左氏云取郭言易也與傳同

郭國邑國也據取經知國內左氏云取郭言易也與傳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晉爲蟲牢之盟宋辭以難故晉衛侵之

左傳蟲牢之盟宋公使向爲人辭以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

宋有戎狄也善事則舉中國如衛是也

惡事則舉夷狄如戎狄諸侵伐是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朝時此其月者爲天王喪也有天王及父母

公孫嬰齊如晉晉不貶絕而罪惡見左傳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晉不貶絕而罪惡見左傳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不葬者其父前與楚伐人喪故楚今亦伐其喪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蔑前聘宋因宋辭蠻牢之盟故晉使侵宋魯衛同伐宋矣

同倫相介議此何以不言議軍制也軍制何以見二卿二卿二軍一言以示例也之戰言四大夫此何以言二卿不言佐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前鄭與楚伐衛喪今楚亦伐其喪故不喪言之此去葬楚大夫帥師始此成世

明被伐時未葬楚大夫帥師始此成世楚大夫帥師始此成世

冬季孫行父如晉明事大國之禮還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善之者楚伐鄭喪晉有憂中國之志救之不也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亦還

七年年表晉以巫臣始通于吳而謀楚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劉子云近

青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區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上帝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專政魯將從此衰天怒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于將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鼠食至尊之牛角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鼯鼠又食其角天重之語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

不言日據口傷言之急辭也據言之過有司也備災不盡牛食故言之以免有司之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祭義過也言過者小失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孝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朝月月牛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防災禦患使牛傷故言之以顯有司之過改卜牛鼯鼠

又食其角又據上食有繼之辭也已食再食故言又其言郊

言其緩辭也與言之同言郊曰以平人矣人君之所致全

力所能挽非人之所能矣乃免牛此乃免牛之辭也

也初食由不謹後食乃天災所乃免牛此乃免牛之辭也

辭也乃者乃免牛此乃免牛之辭也

者為之緇衣纁裳君為緇衣纁裳有司立端亦懼災之意奉送

至于南郊南郊者郊天之地也送牛于此亦反之于天免牛

亦然牛雖傷亦于南郊免牲不曰不郊免牲不曰不郊

見年表元年皆亦不言郊免牛亦然說詳傳三

吳伐郊書此見吳之侵中國也郊伯姬魯婚之國夷狄伐

左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朝時此其月者天王喪未再祥也諸侯

不郊猶三望免牛不言不郊言者為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再伐鄭時陳蔡許從楚伐鄭不敘三

此中外異名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此齊侯從

始以方伯從二伯也去年救獨言樂書

此諸侯同至大之也故鄭服而以會致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齊同盟再見矣進邾莒杞始列會盟

時晉屬齊魯衛鄭楚屬秦陳蔡吳言同

以外疏以前小國不敘莒至此乃敘莒故左傳楚也疏以莒服言之六卒正見會盟有次序也

公至自會重同盟

吳入州來書此見吳之叛楚也州來徐州國舊屬于楚吳強而下楚為吳所弱後吳以州來遷蔡故經以蔡為徐州伯以夷狄待之不與同盟也

冬大雩

雩不月而時據入九月言非之也以時見冬無為雩也詳

定元

衛孫林父出奔晉劉子云定公惡此以戚奔也不言以邑叛言以地按林父良夫子諡文子左傳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孔疏武公至林父八世八年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劉子云齊侯敗鞏之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好女之色出會與盟下諸侯國家內得行仁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謀免變化以致之故

福生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致也疏按韓氏始見後聚引劉子誠子書云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蹇之客故被鞏之禍通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之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于齊緩辭也言之皆緩辭晉以田歸齊者齊為方伯有功則二伯得加地取于閭田以祿之二伯相敵則無

此不使盡我也為之請歸不使晉制命姓皆同時見二人

或三人惟韓

晉樂書帥師侵蔡據左傳時有侵楚侵八年乃見書被侵不

記別事左傳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退也獲沈子揖

公孫嬰齊如莒聘而娶也魯聘屬左傳

宋公使華元來聘謀婚事婚禮有六經見納幣親迎而已餘

華氏始于桓二年終于昭二十二年世執國政宋族之最近者華聘已定事已成矣更使壽納幣明非重事壽未為卿亦以此起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桓公孫蕩意諸父蕩伯姬之孫也

不見公子公孫此何以獨見壽者以見公孫壽之賢也宋壽讓位于其子以存宗蕩意諸能死事父子皆賢壽讓尤美故子孫宜有後澤覆其宗故春秋為之諱而不見經也賢者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納幣使大夫正也稱使諸侯之婚自主之納幣不書書者詳錄伯姬也劉子說婚禮不稱主人諸女之辭託之于母與公族而經曰宋公使命辭窮必託之君也紀履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大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

劉子云屠岸賈得幸于靈公景公時賈之子趙朔日盾雖不知猶有賊首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弒盾在外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將誅其後是非先君意而妄誅之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絕趙嗣子死不恨厥等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同趙括趙武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按趙世家說與劉子同晉世家同左傳以朔早死殺者同括趙世家以為有朔則經無緣不書是晉世家得其實趙世家為趙史之文虛美諱惡事不足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立已八年來錫命者因事加服經三見錫命一初立一追命

及此是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據言曰見一尊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傳曰獨陰

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焉然後生故曰母之子

也可天子之子也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班氏說或

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

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命臣下也又云天

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稱天子者以其俱命于天

而主治五千里以內也天子始終于此故見一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書者女子大歸喪與未嫁同服期且

因歸喪猶氏杞者見從一而終之義

晉侯使士燮來聘

此伐鄭爾因其過我故言聘如因伐秦而朝

京師者然晉鄭相去千餘里主將士燮不能

伐聘後帥師

在一時之內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齊稱人邾士燮之尊鄭在

之者以吳故鄭從吳爲魯患魯畏吳告于晉合諸侯而伐

鄭以擯吳也故前書吳伐不然則夷狄伐小國不書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左 義家塾書

杞伯可知公羊杞伯何爲來逆

叔姬之喪內辭也齊而歸之也

傳曰

此傳亦專說杞伯姬非總例蓋大

爲之也傳有綱領亦有細節非一本也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

爲之也服違禮傷教書杞伯來見其有于魯躬自逆所以深

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同者

外楚者以楚爲二伯故外之以晉獨主中

國晉爲主齊魯衛鄭來盟中國皆在是也

諸侯不敢有其地

而有主文以二伯尊承天子

公至自會凡盟皆爲有貳者因汶陽田故諸侯貳故爲

此會以尋馬陵之盟將會吳人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逆逆者微履綸書者一見不再見月者

略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子云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

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

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

命于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

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地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

也敢再拜

按女者在塗之稱女已嫁三月猶言女者見伯姬

大夫之辱

不行夫婦之禮班氏說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

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于廟舅姑既沒亦

三月然後奠菜于廟三月一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

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死歸葬於女氏

之黨示未成婦也左氏說天子諸侯不親迎今學主親迎也

致者

據內女獨不致者也

夫人

左氏有致女禮當以補

廟見成婦于夫家則女家自當使人往致命且三月不廟見

則女子當反亦必有人往受之此所以有致禮但雖有其禮

而經不書書

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伯姬已嫁當制

者則爲變也

婦人

已嫁猶以父命制也

是我盡之也

宋公前失

禮宜自責

以解於伯姬不以夫禮臨之乃求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言伯姬外乃稱女言女起不廟逆者微故致女明致為詳其事

賢伯姬也劉子云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也傳曰正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

晉人來媵晉者同姓之大國言親則舉衛言大則舉晉一定之辭也伯姬一事詳錄中國諸侯大夫王後母家魯媵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

也嫁後來媵所謂待年者也先以名通待年於夫人再發父母之國此不同行是嫁時不定同往晉同姓國疏傳者異又以同姓故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王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齊世家頃公朝晉而歸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皆立

晉人執鄭伯伯如晉在晉執之與在會伐者不同鄭世家

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

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樂書伐鄭

晉樂書帥師伐鄭樂書再帥師不以諸侯從之者亦狄之表

不言戰以鄭伯也據楚執宋公以伐宋伐不言戰蓋衍

耳誤脫為尊者諱恥尊謂周也春秋尊周傳曰尊者諱恥為賢

者諱過春秋賢二伯賢謂二伯也過謂過行非賢所宜有楚

為二伯有過失則諱為親者諱疾春秋親魯親謂魯也傳曰

之此惡事故不言也

也謂疏晉為賢鄭在中國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齊葬例日月者從方伯例為鞏戰受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不言入莒而反云莒潰自

其日據沈潰莒雖夷狄據稱子不葬無左氏以莒猶中國

也春秋待之如中國大夫潰莒而之楚潰者上下不相得

楚莫與楚門是以叛其上為事也潰叛也國曰潰邑曰叛

無備故加叛辭以為惟欲叛上從夷惡之惡莒大夫故謹而

日之也中國潰日外夷潰不日莒日潰以中國待之

楚人入鄆鄆內邑楚因伐莒之師入鄆者然以鄆為屬莒當言遂

不再出楚人所

秦人白狄伐晉不言及秦狄也晉前同白疏侵伐多有戎狄經

鄭人圍許時鄭伯執于晉伐許以示

城中城春秋兩言城中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據城西郭知中城非外邑因畏楚師城

志不知愛民以自強恃

十年年表齊靈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也稱弟者內衛例春秋方伯

從楚唯蔡最深唯衛專心事晉不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王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從夷狄故春秋內衛而惡蔡也
內衛故稱弟嘉其能外楚也
先見故盡其親以譏之凡稱弟兄之例惟衛一見兄兩言弟齊
伯蔡吳楚暨
小國皆無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
廟之命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
罪惡見者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視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據此知春秋不許魯郊也或曰魯天子之禮成
王賜周公者此別說非春秋義也何以言之成王賜天子之禮樂
當全賜之今以爲議六羽而許郊天是許其大而吝其細也郊
大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六羽小事必貶絕而後罪惡見以不
許六份之僭知不許郊天之僭也曰郊既以不議爲議而郊之
失禮復有譏文似乎惟議失禮而不議得禮曰非也郊而得禮
祀天嚴肅雖僭猶敬郊而失禮僭又不敬故重譏之所謂五
重罪也春秋此爲一大例所謂不待貶絕不勝譏者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夏四月不時也
不時春事四 五卜 據禮卜以三爲制五卜已入
五月猶繫四月者卜月也
強也 不吉而強 乃者 乎人之辭也 言其卜多志在必郊至
之非人 力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侯猶也州蒲已立爲君何以仍繫之景公不許州蒲得立之辭
國有大事君不能行事子奉君命攝行如王世子可也晉侯有
疾世子當侍疾不得出伐鄭又非急事有君更立君失君臣父
子之道大惡故正絕不使州蒲以子代父然則何以見其義景
公之不葬所以絕州蒲也伐不月者謹之也晉前執人鄭
君伐人國今又立太子急伐以求利大惡月以起之也
家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緡爲君其四月晉
國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弒君緡迎成公晉兵去
齊人來媵 制經何以言之但言來媵于我不必其如宋也且宋

王後也用其禮樂備
十二女之文亦可也
丙午晉侯孺卒 按卒無月不葬者因太子代爲君絕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壽
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秋七月公如晉 禮得送葬因諸侯不在故言月以謹之
冬十月 者爲公送葬諱 卒固留成公送葬魯諱之
十有一年 年表晉厲公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曰中國不存公如往月致月危之也公
且以起 病辱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好先聘而後盟在喪盟聘 卻犇起
不議者不親出且王事也 下殺
夏季孫行父如晉 齊已降公不如齊大夫何以書如齊大夫如
秋叔孫僑如如齊 齊已降公不如齊大夫何以書如齊大夫如
齊叔將以 僑如後奔齊
冬十月 宋世家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左
晉楚之成不書者諱中國不
能治夷狄而爲二伯之辭也
十有二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
此何以不言宰宰者家宰天子在喪所特設之官出喪則罷故
奔不言宰聘已出喪何以言宰來聘舉其貴者且以見三公不
聘也
周有入無出 據下王子奔不言出天子無客禮天下皆其統
奔不言出至公卿大夫各有菜地則不同此例

此推天子與王立說其日出言出絕于別倍公篇出居上下上天子

一見之也見王出居于鄭此出奔晉兩言出言其上下之道無

以存也上下君臣也皆失其上雖失之謂經下孰敢有之謂

言居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即僖傳所云雖失其天下莫敢有也下出言

居與內公居鄭同鄭今上下皆失之矣有封地分域以外非

其所有故疏謂言出并言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瑱澤厲公新與楚盟而為此會以聽成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則不傳從中國名乃發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先言戰皆曰敗之外夷狄內其國外諸

夏夷狄不日亦不日此中國夷狄異辭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月有晉楚交聘蒞盟之事不書者為中國諱晉侯

十有三年與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與元年滅孫許盟地同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言乞者我不欲之辭所謂據諸侯以伐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言乞師譏晉并議內

師從下伐秦是也夷狄疏成公篇詳

三月公如京師如朝也傳曰用見魯之不朝周也魯方伯朝天

公如京師不月如往例時月非如也無危道月之起非如

也非如而曰如據上乞師下會不叛京師也終春秋之世魯

而不朝損天威失臣禮言如使內不叛也秦在周西伐秦必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伐不月者危也伐秦疏晉世家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
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
伐秦至涇敗秦于麻隧虜其將成差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秦遂事由京師起使如受命伐秦也
曹伯廬卒于師劉子云曹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
而自疏曹世家宣公十七年
傳曰閔之也卒于師會皆魯屬國以魯主之也故不地而曰
無論大國小公大夫在師曰師此公在師在會曰會據杞伯
國同不日公大夫在師師者齊國佐如師是也公與大夫在則地
師會以我與事有哀弔之義內不在則地地晉侯卒于扈不
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不以前事致者起非實朝不朝周從伯
如致皆月者明如非實如則致
有危道也凡如致月者皆重事
冬葬曹宣公劉子云子臧見負芻之自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
成公遂為君負芻
立是為曹成公
葬時正也再發傳者曹無不葬之例而卒以不日為正
十有四年年表曹成公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始書卒以下通月者小夷也不葬者夷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劉子云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犇為請
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以雖惡之不猶愈于
公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
晉晉請之也歸者善辭其歸之道由君召之
也不言復者中國也且大夫不以復歸為文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女輩遂皆與弑此何以見僑此逆女目

僑如者僑如通穆姜娶齊女以自固其寵後又奔齊言此以起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為晉伐楚黨喜穆公子字子罕敗不書者畧之鄭伯伐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月者議不親迎以僑如以夫

也言婦者有姑之辭成公母稱姜亦齊女此識娶母黨所謂三世內娶

大夫不以夫人有尊卑男女之別禮大夫親以夫人非正也

如之挈大夫不致由由上致之也與僑如通由不親迎所致

冬十月庚寅衛侯賦卒劉子云定公卒立敬嬖之子衍是為獻公居喪而婚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不哀也不內食飲日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吾

衛世家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

秦伯卒不名者秋之也殺以後秋秦前二卒猶名以後不名者

為仇助楚亂中國為惡日甚遂與中國絕故至成世再遠秦世

之不名也前猶使人聘此後與魯絕不專記事統秋之

家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年表衛獻公衍元年秦景公元年晉三卻護殺伯宗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嗣君獻公無道出奔釀弑逐之禍君臣大變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孫孫父之弟也下有仲孫

知其子也稱公孫嬰齊知此是公孫者魯無仲氏遂前氏仲

嬰齊為公孫嬰齊亦同傳以明罪人子

此公孫也知為仲孫氏王父其曰仲何也同時有兩嬰齊一繼一

絕故特目仲以子由父疏之也據遂言仲遂父弑君不言公

明為遂絕之子明當討也子卒不稱公孫

明罪及子孫不當使之在朝與歸父嬰齊之卒以其世卿

於卒疏者因其世而討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據世家成非世子也其曰宋世子者識易樹子也宋公欲立

得立宋公不葬蓋為此也春秋不言公子者父在子不為政非

世子不見也陳太子禦寇經言公子此非太子經言太子此加

損之左傳會于戚

例也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劉子云曹伯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叢書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稱晉人惡晉侯也春秋大夫伯討也

執諸侯以稱人為伯討弑殺稱人有罪之辭孟子曰民為貴

有罪不言之據晉人執衛侯歸急辭也與執戎蠻子斷在晉

侯也詞急明晉歸後猶與事不專屬天故不使晉主之此

晉自執故使晉自斷不言之也

楚子伐鄭前有宋西門之盟此又伐鄭者楚無信也宋華元合也
疏子反伐鄭晉不報楚事在左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經卒稱宋公舉上也葬後言宋公舉下其繼嗣之事於葬見也宋公殺太子肥立少子此其言葬何也
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三

義家塾叢書

錄友曹驪是也以父錄子曹會是也以君錄臣楚椒是也

宋華元出奔晉此未至晉以晉言者致其從晉也華元者華督也
疏唐山攻殺太子肥將殺元元乃奔晉晉非仇國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未至于晉何為以自晉言之以與魚元
疏在河上魚石自止之歸而逐石殺山見華元之功

宋殺其大夫山山者蕩伯姬之會孫公孫壽之子蕩澤也何以
疏宗故春秋稱華元至河魚石止之還誅蕩山華督弑君不氏後

絕為伯姬諱故不言蕩華蕩皆不氏一見于前一見于後兩相比以見例

宋魚石出奔楚魚石蕩山皆桓族一有
疏魚石公子目夷之後孫別氏以後乃見經魚一見奔後絕於宋魚石止元元請討罪人許之入而討山魚石畏討出奔楚晉楚敵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會例時此月者為盟也不言盟者

諸侯而下盟吳為中離魯世家十五年與吳王壽夢會于鍾

會又會據不言盟又不外之也
疏公羊為外也春秋內其國

王者欲一平天下為始也疏會以上皆同盟之國楚以同

王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疏會以外之吳後起變文殊會與

異之內自內外自外因其殊會故大夫以名氏見魴一見系

許遷于葉因楚敗盟故鄭遷許浸淫以
疏年表許畏鄭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鄭伐許不已
疏

左傳許靈公畏鄭請遷于葉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十有六年年表宋平

春王正月雨木冰劉子云冰者陰之盛而水凝者也木者少陽
疏木木先寒得雨而成冰也

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強誅死疏行父止公比執辱

雨而木冰也公羊同劉子云陰氣脅木志異也
疏穀梁說雨木

甲冑傳曰據此足見舊傳不但說大綱總例於根枝折以為
疏災根枝折枝為冰所壓折根因過寒而死尚書凶短折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子之不名以前以狄狄道絕之也非其本無名
疏前卒滕子不名以後乃名前卒秦伯名後卒秦伯不名也春秋

始終有一不名之國滕秦從此世交代小國始卒不名也春秋

者少進也以後五卒皆日矣按本傳以滕為用狄道不名公羊

以秦用狄道不名二傳各言一端實一事也此世內滕子如莒

夷狄猶中

鄭公孫喜師師侵宋 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

戰 負不言畧之 師于云後晉敗楚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師于云後晉敗楚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師于云後晉敗楚

如成世獨詳 師于云後晉敗楚

乞師是也 師于云後晉敗楚

夫蓋當時晉借天子立十二卿經不爲之諱者大國尊有三卿五大

卿九大夫上大夫如次國之卿例得書于經故不爲之諱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世家

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黶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

伐鄭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

日發兵誅逆見鄢陵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

目楚兵敗于鄢陵鄭世家十年盟于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

共王救鄭晉楚戰于鄢陵楚兵敗而王日俱罷而去

敗晉射傷楚共王日俱罷而去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三 渭南嚴氏孝

日事 據戰大 遇晦日晦言而晦者著以傳著也據言朔知亦

之終始錄之以謹始終之義也日食言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

朔不言晦者日食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言朔

體偏斷曰敗 楚子知有瘡 此其敗則目也 不言此言者以

中國傷夷狄則著之以夷狄傷 師說相傳傷目此楚不言

中國則諱之此在 中外異詞例 師說相傳傷目此楚不言

師說相傳傷目此 楚不言 師說相傳傷目此楚不言

羊說皆記異不書晦穀梁一 同左傳一 同公羊蓋以已卯晦

震夷伯廟云記雷震之異則 以晦爲其晦與公羊家說同

陵言晦與泓戰言晦同以爲 晦日左氏推已卯爲月晦劉子

云甲午正晝昏晦陰陰爲臣 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孫殺

病於是共王在焉入 鄭公孫喜師師侵宋 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

馬至醉如此是也吾 國而不恤吾累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爲戮 鄭公孫喜師師侵宋 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 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見十二公子圍比 棄疾三人爲執見側王夫申追舒四人以殺

人而己楚例不見 公孫喜師師侵宋 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

得臣以戰敗見殺 側嬰齊弟字子反一見經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劉子云成

鄭公不言盟 章昭說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于魯公如會僑

氏送公使逐季孟 公以難告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姜

趙過指曰不可此 皆君也公懼待于壞隄微守備而後行故不

後至者待于壞隄 將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

不見公者 據宋公言弗遇平邱公可以見公也言不者可以

見公而不見公 此與平邱公議在諸侯也幼也時公幼諸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依不與童子爲禮 之例不見公案公即位成君十七年不

可復言童子故言 不見以責諸侯受僑如之讓而拒公也

公至自會 平邱執後乃致公此公未歸何爲致之所以雪不見

止公故於此先致 公以避君臣同止之事公雖

不見諸侯而安然 得歸則下之執專爲行父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言尹子者以王命臨之也既

二伯所以尊天子 命也尹子者尹氏也尹氏不言氏者盟會從正辭

不可以氏在諸侯 之上故子之也且以見氏爲貶尹子卿也稱

子者天

曹伯歸自京師 劉子云曹人數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

曹子臧遂以國致 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

出曹國乃安子臧 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

不言所歸 歸于衛 歸之善者也 不言歸于曹與內出入不

名 據朔出 以爲不失其國也 據爲出國常文與見執異辭爲

歸為善衛侯歸于自某歸次之若曹伯自晉歸于曹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劉子云僑如貨晉大夫使

朱雲傳龔勝等說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

僑如欲顧公室謂其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

而書之疏在重之故月也

執者不舍而舍言以歸沙隨與平邱相比見義公所也劉

云晉執季孫行父又止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仁之

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

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

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據左傳言公還待於鄆經于十二月乃致公故劉子以為公

見止疏顏師古說晉受僑如譖而止公按公所者公在是也

也如王所然言舍者臣舍于君明公在若邱見執也魯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世家宣伯賂晉欲誅季文執者致而不致謂凡執公在也

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行執者致而不致謂凡執公在也

鄭待季文子歸而歸文子賢平子惡故謂公還鄆不致下乃

異辭君臣一體如公同在若邱者然謂公還鄆不致下乃

之此不致是公何其執而辭也謂舍為省釋之詞執當言以

同存公也季子社稷臣為僑如欲壞公室以賂求晉殺之

存公也疏猶者公實不在若邱存意謂經致存一說當作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劉子云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

行亂故諱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僑如僑如與

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

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

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事晉為內臣魯人不順

僑如盟而逐之僑如奔齊疏晉人赦季孫知僑如奸狀故魯人得

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疏盟而逐之僑如得臣子宜五年立九

弟豹于齊立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僑如奔晉與內盟

與若邱近盟言行父致言疏卻曄受僑如之賂而謂公僑如出

公如君臣同在故曰存公疏乃與之盟目卻曄起其殺也

公至自會臣執君待于境更使人請於晉論語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不再致行父盟目臣

致目君皆君臣同執之辭也

乙酉刺公子偃二刺皆在公子以明刺禮亦以見公室之弱也

信以下公子二刺一奔惟遂乃得二世見三桓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之專章章邱說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難告曰請反而聽命

也疏美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

惟申微而行

是以後期

大夫日卒正也君就卒皆以日明正不正大夫卒殺奔皆以

正不先刺後名據買先殺無罪也劉子云季氏顏師古說

正不先刺後名據買先殺無罪也劉子云季氏顏師古說

公庶子成公弟公子與僑如之謀故見誅按章說是僑未嘗

與謀因姜氏之言疑誤殺之故傳以為無罪若與謀則有罪

矣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會孫一國三卿前見孔氏此

下卿也以下常見北宮氏者

孫甯既絕以北宮為正卿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尹子單

卿王臣見四卿尹單劉蘇四稱子者是也皆與大夫自以此以下
盟會單伯與單子同氏子為卿伯在字例為大夫齊侯不出
八年因有圍齊之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以為尋戚之盟者就同盟
說之楚之同盟者則秦陳蔡吳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傳曰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
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

重叔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左傳

秋公至自會致伐則不恥三卻專政順臣執君公
致會則恥

不曰至自伐鄭也據京城盟復伐以伐致傳曰已伐而盟復
伐則以伐致所謂不得意致伐也此盟復

伐以不也上當有公不周乎伐鄭也據蕭魚得意致會公
何字誤脫

會周謂始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也據蕭魚得意致會公
以此伐為得意故致

終其事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據致會疑
以其後會之人

欲再伐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據致會疑
以其後會之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孟 義家塾叢書

盡盟者也據冬會伐鄭此盟諸侯
皆在惟尹子不在耳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

據淪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言公意雖不欲再伐以有
此盟不欲背之故許以信

齊高無咎出奔莒劉子云齊靈公夫人通于慶剋時公出會諸
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國佐將召慶剋

而詢之夫人議之公怒逐高子國
左氏云君子遠不適仇

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國莒非仇國亦不見仇
國莒非仇國亦不見仇

九月辛丑用郊郊者祭天也王制天子祭天魯諸侯不得祭天
因周公有大功成王賜以天子禮樂得祭天周

祭天不日牲用騂魯卜吉則郊不吉則否牲不用騂以辟天子也

夏之始可以承春據四月五月郊不言用雖識失時猶可祭
用夏正周之夏四月卯五月辰以夏正言

之猶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據此言用知不可傳日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

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夏五月郊不時以下文同此傳周

九月屬申于夏正為七月乃秋始矣中間已午未三月為過

九月用郊用者據四月五月不宜用也與用致夫人同皆
久故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祭服廢衣服不脩不可以祭孟子曰牲殺器血衣服不脩
不踰廟衣服不脩不可以祭

祭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祭統凡天之所生地之
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

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夫祭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
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

蒞陸產之醴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

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

其美也非享味也郊特牲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醴醴
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醴醴

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

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祭統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

出生于心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

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

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也忠臣

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

于君長內則以孝于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

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

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

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

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

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有約不言乞師言荀息知
乞師起公不周伐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陳蔡許不敘
者從楚也諸

侯侵伐齊侯多不自出使人者以其本大國也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公不背柯陵之盟也伐鄭也以後會之八盡盟者也公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以伐鄭致者起前不周事也月者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魯以三家為三卿以外皆大夫然則

十一月無壬申知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

錄公羊待君命而後卒大夫同公出伐楚十月臣子之義也

臣不先君故先致其地地國未踰竟也也踰竟乃地地垂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成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子云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

鄭伯弑死

邾子貜且卒邾以上正例不日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不言及者尊卑敵也一國三卿晉

比于公一公三卿九大夫大夫五錫例得見三卿晉國尊也二伯

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死耳十二月壬午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此與三弑及相起殺大夫不月月

一事也孔父先死言弑及此言殺者惡也此樂荀殺之何為稱

之殺亦由君致之也胥氏之弑由童致之童晉世家厲公使胥童

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廢厲公四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童之殺君為之也不如孔父者君之弑童

為之也兩列其文皆稱國者君臣自

相弑殺之文所以正君臣之道也

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四死而死也

來至絳刑難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

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夫捷晉襄公少子不得立號為桓叔桓

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

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能為

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于是逐

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楚人滅舒庸成世言滅者惟此一見中國有伯不言滅楚無世

食之宣八年取舒蓼矣此又取其庸上繫舒

稱國以弑其君據樂書弑小國稱國為宋辭太爾晉世家
中行便弑君惡甚矣因外嬖故欲去羣大夫而立之胥臣謀
其君厲公在盡誅樂荀大臣無罪書殺更立所嬖
此大惡也樂荀弑之亦由胥臣之殺然則春秋貴仁晉侯
州蒲之弑蓋胥臣主之故不目樂氏也以私意一朝而
殺三卿又欲盡去大夫失君道大臣離散起而為弑非臣弑之乃自殺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劉子云國佐殺慶剋靈公與國國語云柯
子云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陵之會單
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公如晉為晉悼新立
夏楚子鄭伯伐宋納魚石也成世二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劉子云楚宋取劉子云宋後為齊楚魏
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地理志分野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書
復者此與樂盈相比彼言入于晉入于曲沃皆惡辭以外大
夫歸入無言復者衛元咺以大夫而從諸侯之辭者惡
其無君並復中國也出奔楚楚為夷狄此正辭其有自夷狄
惡晉也歸入而不復者所自國無罪之辭自
中國歸而有復者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拔宋之彭城以
中國亦如夷狄也封宋右師魚石地理志楚國彭城下云
古彭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悼公新立於同年見二士晉子未喻年三
方伯也案自此年後晉見樂荀士韓趙魏六族所謂六卿專晉
也卻氏亡於成十七年晉氏亡於成十八年先氏亡於宣十三
年狐氏亡於文六年
里丕陽箕皆祗一見
秋杞伯來朝傳同時累見也此下終春秋杞國五朝莊二十
年成四年成十八年七年僖二十七年文十二
皆時一稱子四稱伯

八月邾子來朝朝時此其月者邾有喪未期而來朝非禮也三
其門王制曰天子無事相朝正也天子庶人古者有喪君三年不
凡有事則不相朝故於此識之也
築鹿囿因數有難往來費重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
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魯世家十八年成公卒于午立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說見
冬楚人鄭人侵宋助魚石也獨出鄭者起爭楚宣世最強成
見伐宋滅舒庸入鄭鄭時陳蔡許皆從楚也世三見伐鄭兩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因救宋既見士句又見士魴士氏有
乞師二大夫矣成世詳錄晉卿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義家塾書
十有二月仲孫蒧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宋地悼初立合諸侯盟救宋不日悼公賈有信晉諸侯
辭也齊君不自行而使使者以國不同方伯也合諸侯
于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
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
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
子卒公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徒使范獻子為
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諸侯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
復霸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馬公之於亂行於
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
弟為我勿失未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
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
授公公讀書曰臣誅子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之使臣臣中軍
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
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
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丁未葬我君成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襄公魯世家襄公午立是時三歲襄世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屬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方伯故襄世通不言公如齊而一言如楚以二伯禮事楚也

元年年表周僖王十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十年宋平四年陳成二十九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杞桓六十五年秦景五年

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元年者君之始年先言元年而後言公即位者即位以年決者也

繼正即位即位猶正也凡兩君授受必言繼立乃見終始之義故以書即位爲正不書即位爲變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星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宋彭城此宋事以晉主之伯辭也辭初會盟襄世詳錄小國故錄之次勝不序齊不從也

誅魚石而復歸彭城於宋按

繫彭城于宋者據彭城爲楚取左傳圍宋彭城不當再繫之宋非宋地追書也不與魚石

正也公羊楚已取之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魚石雖入彭城猶繫于宋不使魚石有彭城楚雖封之外之

與其封也正當爲封慶封吳已封之猶繫齊亦不與其封也

此華元圍彭城以討魚石晉以宋五大夫之在彭城者歸彭城降不言以魚石歸者畧之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此即圍宋諸侯之兵也伐鄭者討其從楚侵宋也

城守晉此所謂東諸侯也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皆在今山東會鄆助

晉伐鄭也不言衛據左傳晉命鄆師侵楚及陳不書者者從韓厥者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七終

渭南嚴式誨輯

華陽林思進覆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不使中國從夷狄有所見乃敘

襄世楚有吳禍亦少衰矣其兵事言宋者四陳二鄭五于夷狄則伐吳者三滅舒鳩者一襄二十七年息兵以後則侵伐不見矣年表晉伐鄭敗我兵于洧上楚來救

九月辛酉天王崩禮也不諱者公幼不取責在大臣也

紀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邾子來朝此因襄公初立來朝書月者事易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衛不言公孫剽者與取同言將

取剽黑臂子穆公之孫衛公子公孫一見

晉侯使荀息來聘此彙見之例也晉大國衛次國邾小國凡君

下之禮經見三等為大國次國小國之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二 渭南嚴氏孝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月者危之甚四月而葬速葬周

鄭師伐宋晉衛從之宋為次楚蔡從之陳鄭為次楚強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成公夫人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伐喪使人不時葬衛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衛獨言名氏者

其曰衛甯殖據晉宋

伐人喪者人亦伐其喪變文以起其

施報論語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春秋報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同盟不以盟見鄭未服也常會非大盟不言同不言齊未從也

齊強來去無常不言邾滕薛亦未從也威衛孫氏邑不以衛主

之伯者為謀服鄭會例時此月者議內有

會也喪而貳事也故已葬則不月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不言諸侯之會葬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辭人小邾人于戚不言同盟不以盟見者

世詳錄小國故鄭未服故但以會言

遂城虎牢劉子云鄭略中國而封楚襄與諸侯共城鄭

若言中國焉據彭城繫宋下言成鄭虎牢皆有鄭字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內鄭如內桓師以內辭言之據內邑言城鄭本中國近世

鄭得內辭所以外陳于楚也內中國外夷狄使虎牢如內

城內鄭以外楚也所以孤黨惡而

存中國取之不言取為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申乃右司馬楚之下卿多受小國賂以逼

系未詳左傳成六年以子重子辛故殺之稱公子號從中國也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詳吳楚之事明楚所以

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

蠻十二世為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

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吳於是始通于中國吳伐楚十八年楚共王伐

吳至衡山按吳齊以後不見四伐一會凡五見

公如晉未至都而言如

告肅之辭也晉楚分伯中外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一九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長檣晉地也晉侯在外公以朝禮見又盟于長檣朝盟以

地外 **疏** 之內如蕭叔來朝公

公至自晉得見乎晉侯又在晉地可以致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日在會下會盟同月不于下月嫌異月晉語 **疏** 齊

子光大國適子周官所謂公之孤大國之

孤叙邾下所謂執皮帛以繼子男之後

同者必言同 有同也同爲虛字義與克同經言同盟同禮

大同之制以會同定爲禮名以時而分按尚書言四海會同

又詩則專爲田獵而詠論語之言會同亦指巡狩朝聘而言

非單舉二時傳以同爲虛字王者之制故不合于周禮也

同外楚也伯楚與楚分伯此言同特以外陳兩齊失伯爲方

伯楚與楚分伯此言同特以外陳兩齊失伯爲方

後同盟陳不在凡屬 **疏** 以外楚明晉北伯晉分伯不如齊桓

楚之國亦通不在也 **疏** 一匡也楚強數會諸侯公如楚如二

伯之儀是楚伯也春秋外之不許其伯故于楚不言同盟惟

晉言同盟雖有二伯辭時諸侯雖有從楚之事皆不言同以

奪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自宣十二年以後十年盟蜀一見 **疏** 陳世

公二十九年陳倍楚自盟蜀至此二十年乃見蔽于楚也 **疏** 家成

盟故明年楚伐我

如會完 據經言屈外乎會也 此中國同盟時陳已外屬于楚不

以與諸侯同書言同盟故 **疏** 陳自宣時從楚不與中國會盟

以如會言之此外之辭 **疏** 晉悼復伯畏晉乃初如會不能

實心猶懷觀望先使臣來後又於會受命也外州不得與中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戊寅非六月大夫不

月劉子云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渠梁之

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緩旒不得舉手

及以 **疏** 據例言會以會與之也外言及者以內及外是內本國

外夷狄此殊及本以外陳叔孫豹爲本國諸侯爲諸夏陳爲夷

狄傳以與爲言者與殊會對言殊會爲外之則殊及自爲與

之吳爲夷夷陳乃中國出在外者 **疏** 據及內爲志及以內

故與吳不同吳殊會陳殊及也 **疏** 外汲汲于是盟蓋識大

夫公羊易爲殊及陳袁 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此依經立說

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疏** 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侯後至諸

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侯後至諸

則自盟之 **疏** 不可與楚如蔡則釋之 如以爲不可與則不

再盟鄭使 諸侯盟上已未 又大夫相與私盟後時諸侯以袁僑

人言乞盟 諸侯盟上已未 又大夫相與私盟後時諸侯以袁僑

而使大夫盟之據渠梁獨大夫盟 **疏** 是大夫張也夫又盟是諸

宋大夫盟諸侯不在故此曰私盟 **疏** 是大夫敵君也故雞澤

盟以下大夫專盟是諸侯使之耳 **疏** 是大夫敵君也故雞澤

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正當爲政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

伐自諸侯出按有道謂春秋以前無道入莊世二伯主之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按莊至哀爲九世而春秋終蓋四

不數以附莊公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按從襄至哀四

世而春秋終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按從襄至哀四

乃周召遺事猶可言獨大夫專政古無其事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謂大夫執國權魯特牲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

利而天下之禮亂矣劉子云尊君卑臣以等相親以貨相賂以

夫失官則庶人與矣由是觀之 **疏** 袁僑 諸侯大夫不出名氏

上不失而下得者未之有也 **疏** 袁僑 諸侯大夫不出名氏

異之也 **疏** 諸侯大夫不在不異袁僑識不明異之歸惡

秋公至自晉惡事不致致者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伐許以孤鄭也不敘諸侯之師者小伐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論十三年又以伐見

四年左傳冬有莒人伐宋滅宋救宋敗于狐駟事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其有不伐喪之美

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

夏叔孫豹如晉去年公如晉冬又同盟今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襄公之母也莒女也言夫人小君者

葬陳成公時葬者不許楚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則有諡九年之中三有夫人之喪二姜皆有

夫人禮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六

渭南嚴氏孝

冬公如晉妾母有服公以夫人之喪葬之而行朝禮

晉朝

陳人圍頓頓者豫州卒正

以外當由

五年年表陳哀

春公至自晉中國不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吳秦一見盟聘外之也鄭

子國也後為國氏國參是也鄭前從楚此聘者服

叔孫豹贈世子巫如晉取外孫為後如晉因魯以求立觀晉並

求屬魯也非贈世子其言世子者順其此以巫觀當是莒

平以死

外不言如而言如相如不書為我事往也

比諸魯大夫也往謂書如言因豹而言如巫左傳書曰叔孫豹

故不言及及施于何者然故不言及以異之世子不書者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衛吳皆同姓衛中國吳夷狄此

再外之何以不言及言及則不從夷故內之不及亦不殊矣

吳謂善伊謂稍緩

主人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

事城皆須繙譯通今古義絕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七

渭南嚴氏孝

秋大雩劉子云先是宋魚石奔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王夫元年侵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贈人于戚不言同盟有吳在左傳以為盟于戚見

也滅不殊會吳者成陳善事吳能信中國使得同也傳人以

進之敘稱者稱莒同會起下滅而晉復之

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此致者并吳也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

冬成陳成也使人如內成之

內辭也傳曰主善以內成陳者留兵以制陳也言成者惡楚

使若助陳拒楚以存中國成陳與成鄭虎牢相起

疏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陳困于楚不能自守諸侯相帥而戍之得變之正故主內也歸粟于蔡得正亦主內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諸侯成而楚救之言伐者內 貞莊王子陳而外楚也時唯蔡許從楚 字子襄後

爲襄氏六見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齊世子光

救陳 列敘諸侯唯蔡許不至晉強楚弱也晉 左傳會于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其善也與蔡邱日同爲著其美陳久屬

于楚以中國爲從夷狄辭今能

善救陳也 中國伯弱不能攘楚陳乃蔽于夷晉悼能勤諸侯

之善

辛未季孫行父卒 賢大夫也歷相三世忠于公室行父季文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八

襄公

八

義家塾叢書

經子 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

之食羶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羶衣惡而

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

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年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僖世初本無名至此乃有名至

辭襄時詳 杞世家桓公十七 此始以同盟待之即所謂三世異

小國也 年卒子孝公句立 夫華弱劉說見五行志

夏宋華弱來奔 劉子云宋公聽議逐其大

秋葬杞桓公 起爲王者後雖序小國末而禮有加焉

滕子來朝 此滕子初朝也晉伯 疏故屢見不一各爲所見曹

滕小邾五記來朝曹滕爲同姓卒正之首也邾杞七言朝杞爲

王後邾于魯近也小邾五見降于邾也邾二見鄆葛牟蕭各一

見以此起其 尊卑親疏也

莒人滅繪 滅者皆方伯討罪之詞小國 春秋小國不言滅國

如常滅之知 不言滅言滅以起非常之事 惟此一見故知爲非

非滅也 言取繪也 非以兵力滅之滅 中國日 沈頓胡中國

日卑國月 近國未與會 夷狄時 在外州國傳日滅國有三術

繪中國也 人來朝能會盟有中國辭也 而時 據例日夷 非滅

也 據不日知 家有既亡 異姓是公家 國有既滅 是滅也

滅而不自知 乃如下言繪實已亡滅 由別之而不別也 本以

相別異有姓而自 莒人滅繪 據繪中國莒夷狄以非滅也 夷

亂之是別而不別 莒人滅繪 據繪中國莒夷狄以非滅也 夷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八 襄公 九 義家塾叢書

秋實滅中國則當有 左傳言其事甚詳本傳則單就立

所辟不辟亦起非滅 甥爲說義各有取非有異同也 立

異姓以莅祭祀 莒是繪外孫繪無子當立公族爲後乃因愛

事相與立之春秋 滅亡之道也 鬼神不享非類以異姓主祭

惡之故言滅也 滅亡之道也 祀是宗廟不血食矣此與滅

國之毀宗廟無異外孫雖有血氣之屬 莒有取繪志懼于

周禮以父主母故特明其事以絕之 大國因以子後之

其子立則繪爲莒有矣左氏以爲實滅就事實言之

冬叔孫豹如邾 如邾者聘邾也方伯聘卒正如二伯聘 內臣

多少見尊卑二十一見如晉十九見如齊二伯也五見如宋宋

亦大國也楚雖爲伯只一見畧之也陳不如者二如以見諱奔

衛一見示例也莒邾滕牟 各一見小國畧之曹不見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日何故也鄆季武子如晉

下言取鄆是因 且聽命按莒滅鄆而晉討于魯魯亦與其謀也

晉討而復之 世卿專魯執政嗣位之始結大國以自固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萊者兗州國起齊爲兗州伯也二伯
不能滅人自益爲方伯有之此貶齊之辭也莊世何以言滅
滅遂十三年以前齊未伯有之辭特著之以見以後不言滅也僖
十七年何以言滅項景滅之辭此萊夷託之中國因是以起
齊未爲二伯爲兗州方伯故滅萊自廣月者卑國萊近齊國
七年

春邾子來朝邾子與盟會連帥之等也不言朝言朝者一
連帥上等因言朝見以相起也于此志者且起晉強吳不制邾
言朝故兩言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全日牲已變不郊故卜免牲
方伯不得祭天周公有大勳成王賜以天子禮樂故得郊周郊
常以正月上丁魯郊必卜用辛者下天子也五經異義曰春秋
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并事變
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不郊以下天子也魯以上
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此義與本傳同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八 襄公 十 渭南嚴氏孝

夏四月不時也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子不志
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上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
郊三卜禮也據三卜不書此書以不時也乃者亾乎人之辭
也不由人也四月可以不必郊猶後卜之至于不
從事免言事者議其得已不郊猶後卜之至于不

小邾子來朝襄世詳錄小邾故記小邾五言朝降于邾之
城費起下墮費季孫專也邾費起下墮費季孫專也
城費起下墮費季孫專也邾費起下墮費季孫專也

秋季孫宿如衛衛與魯最親一見如衛者一見
聘也與下孫林父來相起魯用三家逐昭公衛用孫甯逐獻公
言此以見大夫專政之禍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弑逐之
先見者也

八月劉子云先是襄公與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
皆來朝夏城費劉說見五行志月者灾甚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聘者不月者以盟之月加于聘
明執執四聘魯止于此兩見孫氏國政一見甯氏公孫則皆有所起

壬戌及孫林父盟聘而求盟專也受命出聘不受命相盟無君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前言伐此言圍師久也楚失鄭
年楚圍陳乃爭陳陳陰與楚平楚乃去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會于
謀救不言同盟以兵車陳往爲救陳不盟也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鄭世家五年鄭伯子
子驪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
暴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尙在竟內地操可何也後得盟也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八 襄公 十一 渭南嚴氏孝

其志也從晉者鄭伯之意也鄭伯致亦成之鄭伯志從中
君子成人禮文見曲禮禮義同爲春秋例春秋之例
生名生名則是大辟卒之名也因下卒名此其生名何也
據曹伯卒于會序卒之名也卒之名也因下卒名此其生名何也

名則何爲加乎會之上據曹伯見以如會卒也據吳子門
乎會新從中國言其見以如會卒何也據如會無危鄭伯將

會中國言如會其臣欲從楚君臣異心君失禮于諸臣見
弑不爲諸臣從楚傳以從楚立說者因經致其志在不勝
會中國而以事見弑是其臣志可知故以從夷責之也不勝

其臣不勝故見弑不能自主失權之過弑而死劉子云鄭伯
云子驪使賊其不言弑何也據弑大惡不使夷狄之民
弑以瘞疾赴其不言弑何也內乃諱安子驪

從楚中國大夫如夷狄之加乎中國之君也傳曰汲鄭伯在民齊陽生不言賦與此同鄭僖公富有千乘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及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其地于外也據在內其日男卒甯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于師未踰竟也據晉侯卒于扈日卒時葬正也夷不葬此以正卒待之為中國諱也

陳侯逃歸自此以後待之如蔡十年不見十七年因宋伐乃錄之不專錄事年表楚圍我為公巨歸

以其去諸侯陳侯以楚圍除與楚平楚乃歸晉徵傳曰逃歸陳侯存中國也背盟逃去書逃以責之已盟而去不書書者陳侯雖盟心不專而逃之鄭伯未會而心向中國致其志言如會以陳鄭相起責其志又其來也則汲引之其去也則逃去之皆以存中國也

八年年表鄭簡公嘉元年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危也鄭之會公未歸又隨晉侯如晉方會又帥人朝惡之故月也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書葬為中國諱凡弒不葬鄭世家簡公元年諸公子謀事欲誅相子驪子驪覺之反盡誅諸公子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鄭侵蔡者晉使之也簡公立從父志專心事晉也鄭旋釋之歸國後事見二十年蔡以後十二年乃獲凡六見內一秦一吳二鄭二皆在末見此因鄭而錄之

左傳稱司馬變蔡大夫九見公子公孫蔡為方伯至此乃見大夫者畧之也濕兩見經二十年見殺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

言人微者而獲公子淺事而見獲獲大敗公子病矣

之鄭公子所以譏蔡侯也蔡從夷以夷待志者多以小獲大外獲內以見小不可忽也大師通不言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齊以下皆大夫也邾人獨

鄭伯見者為獻左傳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不蔡捷親往也

見魯之失正也正當為政難澤公在如晉而大夫會也大夫此會春秋之例公不會大夫凡公會大夫會皆目大夫不出公行也

公至自晉起公在會

莒人伐我東鄙魯與滕辭無侵伐之事杞不伐我惟曹莒邾有遠者無兵

公至自晉

魯與滕辭無侵伐之事杞不伐我惟曹莒邾有遠者無兵

秋九月大雩

劉子云時作三軍季氏盛之應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伐鄭鄭因楚伐而服于楚不言楚楚不言者亦諱也晉前已得陳鄭鄭會陳侯逃歸此伐鄭從楚又失二國也

晉侯使士句來聘

大國聘次國明晉悼有禮也與下季孫如相起

九年

春宋災

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說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外災不志

凡外州之國此其志何也內得志災然衛陳鄭故宋也

故宋以宋為王後大國稱公不問衛鄭只一記而已故宋王魯皆詩三頌師說春秋先師亦多用之如公羊是也本傳不用新周王魯惟言故宋以宋為王後稱公經傳有明文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句之聘也不必三年一聘者伯者求諸侯禮數繁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也文宣成夫人皆齊女

謂夫人不地也此與哀姜薨于齊同為有罪

東宮不地者傳所

據左傳穆姜薨于

東宮不地者傳所

據左傳穆姜薨于

東宮不地者傳所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九年三志葬以
起定如爲妾母
此成公之母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不月者陳逃歸從楚也
魯衛曹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也

不異言鄭異鄭言及
鄭伯同盟
袁僑國佐異之
喜得鄭也
楚喜得

之以起疑不致致會
恥不能據鄭也
盟復伐非得鄭辭

楚子伐鄭前鄭同盟楚來
伐鄭又從楚也

十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柵吳在柵召諸侯同伐楚諸侯因
不言同

秋三會外之公爲本國諸侯爲中夏吳爲夷

會又會再言會
外之也
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

外則嫌以中國自會吳來與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伯不言滅此言滅者眾辭也傅陽楚屬

然地理志楚國傳陽下云

遂吳滅當言吳
直遂也
吳自從會滅之其曰遂何也
宜列數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侯而滅是以中國從吳也蔡以吳善之

吳以中國則異

之中外之別也

公至自會

會夷狄不致會夷是惡事不致
滅傅陽此其致何也
猶不致

存中國也二事非常例
中國諸侯
有善事則并焉
殊會吳

者蓋以成陳善無善事則異之
善事故殊外之
存之也
存言

其國未亡言存存其道許夷狄從中國憂中汲鄭伯鄭同盟

汲引之不見諸侯猶逃歸陳侯
陳侯不同盟者欲去雖已盟

致其志來者不拒也逃歸陳侯
陳侯不同盟者欲去雖已盟

唯陳鄭于此明來去之義致相之會
外之也
此謂吳事外

會吳會中國致吳存中國也
楚吳皆夷狄初但外
三事前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鄭從楚伐宋楚侵伐不言從國
存中國也
此不言陳蔡言鄭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者因下殺鄭輒公子去疾之子

旋從晉可言輒字子耳後爲良氏

晉師伐秦不殺宋而伐
言名氏者貶之也不言戰敗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再伐矣爲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初在小邾下此在滕上者以年進之晉悼
伯諸侯全序其所不序皆從楚之國陳蔡鄭許是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傳曰春秋有三盜殺大夫
謂之盜斐當國執政發爲司

馬輒爲司空此鄭三卿也同時而殺三卿亡國之道也故以盜

言之晉亦同時殺三卿然只卻氏晉卿多故不稱盜以此異

鄭世家三年相子驪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

效之是亂無時息也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

斐左作驪穆公子字子驪後爲驪氏驪宏是也

稱盜以殺大夫

公羊大夫相殺賊者窮諸盜據左傳時有劫君之事殺者非君又三卿同殺故以盜言之

弗以上下道

據上殺大夫為上下道鄭子驥前紙信公罪人也發

惡上也

簡公為君三年不能討賊子孔劫之將自立非子產則身殺國亡不可知失為君之道故書盜殺言上之

失權

上謂君鄭伯也鄭伯不能討賊諸大夫自相殺失權也

下窮于盜

盜無名氏不繫于鄭不得為人之辭賊殺者即所以賤鄭伯也

戊鄭虎牢

此戊鄭凡戊皆伯者爭諸侯之事

牢或曰制

其曰鄭虎牢

據城不決鄭乎虎牢也前城不繫恐不明

陳不繫邑

虎牢鄭險塞前城以繫楚此因伐鄭成之以待楚

前城虎牢之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六

義家塾叢書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言救明鄭服鄭世家四年晉怒鄭與楚楚非善之

鄭敗晉兵簡公欲與

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公至自伐鄭

不取者致伐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劉子云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諸侯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饑饉又云

時作三軍

季氏盛顏師古云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

事則二卿

遜帥之季氏欲專其任故增立中軍各主其一

卒正連帥

屬長是也諸侯又自五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

等之不同

而舊說只以四等說之且其說除天子以外則乃百

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制而詳攷之

作為也

知新作主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

上國以下十字據班氏引傳補司馬法萬有二千五百人

二千五百

人為一軍天子六軍諸侯三軍軍數詳見爵國篇萬

大國千乘

當四十倍百里國百乘者亦四倍之舊說以四倍

之數通于

天子諸侯誤甚王六軍軍數雖較五十里有加實

則四倍

之爵國篇以為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伯二軍

七錫百里國七命大小懸殊禮數有合處次國二軍方

伯二軍

七錫百里國亦一軍小國一軍卒正一軍五十里國亦

數詳細

其將皆命卿凡兵賦田地所出天子諸侯大小所出實

子萬乘

諸侯大者千乘六百乘三百乘百乘百里國百乘方七

古者以

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國小國立數非言軍皆萬二千五

百人

也今又依經傳之文以師軍方別立說大者以軍言小

者以師

言如天子六軍二伯三軍方伯二軍卒正一軍而連

帥屬長

皆包于此不再見至于百里國稱三師七

十里稱

二師五十里國稱一師畧為區分以別之

鄭一卿

將一軍齊晉宋大國三卿故有三軍陳蔡衛鄭與魯

為次國

二卿故二軍許曹以下為小國一命卿一軍屬長以

下無命

卿有一軍卿變而軍實不能變故皆有一軍春秋據

其實也

小國言大夫不氏與大夫國次國不同言小國師與大

國次國

同者大夫不同據無大夫師同者師實不異故與大

次國

作三軍異數天子六軍則大國但三軍以辟天子故左

傳以晉

舍新軍為合禮晉地數圻軍數實多于天子然不敢

伯不得

與之同當日分軍必別有儀文禮制無論兵軍多寡

不得踰

此制至于臨陣分合營制通不拘泥各隨所便矣

非正也

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

卿無軍

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

諸侯是

以上能征下無姦惡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繆

貢賦以

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為以怒大國無乃

不可乎

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然晉為

二伯元侯攷左傳其出軍無定數有守有戰有分兵

此立三

軍是魯諸公也魯語言之甚詳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七

義家塾叢書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凡四五月九月郊者皆曰卜而吉者也卜吉則言郊不吉則言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非時強卜譏也三月三卜不從可以已至四月猶卜非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前從楚伐此獨伐伐宋所以致晉師也舍定公子喜之

經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在曹下進也此二駕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鄭邑不言盟于鄭鄭京左未服也同者並外陳蔡也作亳

公至自伐鄭

不以後致據蕭魚盟後復伐鄭也盟復伐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則以後會致傳後衍字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大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楚子鄭伯伐宋日楚子鄭伯兼言二國因爭鄭自宣元年至此凡五見事不皆見一見以明之宣元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辭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也得鄭出盟之事不言者為美辭

會于蕭魚蕭魚鄭地鄭與會也言盟信辭春秋惡盟蕭魚鄭伯嘉來納女上妾

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鐃輅車十五乘

公至自會晉侯自此不出下皆大夫會矣

伐而後會伐重于會不以伐鄭致據京城北致伐得鄭伯之辭也不復伐

則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已從晉楚怒執其鄭世家簡公與晉行人所謂公罪也平楚又囚鄭使者

行人者據執或不挈國之辭也傳曰稱行人怨接于上也左

同良霄穆公庶子公去疾字子良子公孫輅字子耳良意齊輅之子也良為七穆之一霄襄三十年見殺良氏經

祇見霄

冬秦人伐晉為楚救鄭不言晉敗績者畧之也伐晉救鄭敗之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劉子云襄慢鄰國莒伐其東伐我二十見通不月此月者莒魯

也四年之中三來伐我方伯

伐國不言圍邑據上再伐舉重也據國重于邑此言圍者因

邑取邑不書圍據取須句不言安足書也據取重于圍也此

也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大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季孫宿帥師救郕受命救郕如私行者惡專兵也

遂入郕郕內邑莒伐我

遂繼事也二事相接受命而救郕始事為受命使不兼也不受命而入郕

後事知起惡季孫宿也大夫無遂事皆由君命此專意非受命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士氏何以數來聘為魯事也晉如天子公其卿亦如天子卿天子大夫不名晉卿何

以名內外之別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卒者以同盟會也此王者以子卒之王尊僂卒卒少進不日少進不葬者吳世家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卒卒少進不日少進不葬者吳世家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秋書之曰子變其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失鄭又爭宋從者陳蔡許據左傳有

者畧之亦如有蔡許陳不言也且荊州之國皆在不言下一言隨侯以見例也

公如晉魯世家十二年

十有三年年表吳諸樊元年

春公至自晉禮不合五年之
因事往也

夏取郛郛近郛小國左傳云郛亂分爲三師救郛遂取之公羊以爲郛邑者是郛舊爲郛所取也春秋之例邑有爲國國有爲邑者各**疏**知郛國者地理志東萊國元父下隨所見言之**云**詩亭故詩國詩郛同音異字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日**疏**楚世家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召立

冬城防得時也時則修舊不書書者爲臧孫請緩錄之與齊有隙起下圖成**疏**臧孫請俟農畢禮左傳於是將早城

也防者成氏邑

十有四年左傳此年天子錫齊侯命稱舅氏名環蓋貶爲方伯故公不如齊而如楚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渭南嚴氏孝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見鄉介示例也大夫獨出晉鄭者蓋以晉主會鄭新從會故獨言名氏也晉悼大夫三會始出鄭再出衛三出宋三出大夫

國大夫專故漸出之會不月者謹會夷狄說不言同有吳蠆

之子子蟠也後爲游而詩何弱也再會足矣穆公孫公子偃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

二月二十日不食之六襄公尤甚率三歲有奇而一食後衛
大夫孫寧共逐

獻公立公孫剗

夏四月叔孫彖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鼂曹人

重女月之比奇大夫有召氏一舉下是時皆在
莖人刳人臠人辭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伐秦以韓魏之役也不
月月者道遠諸侯皆在

悼大夫再大會由鄭及衛也

疏 秦本紀是時晉悼公爲盟主

率以伐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
至殽林而還按偃庚子中行獻子

已未衛侯衍出奔齊劉子云獻公暴虐慢定姜卒見逐走出
至竟使祝宗告曰且告無罪于廟定姜曰

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也舍大
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廟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使余三
罪也告已而巳毋告無罪也

之妻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田不召而去射鵠于圃二子從之公不怒

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謫巧言之卒章

子語遠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

厲公於鄆 孫文子歸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
莒人侵伐東鄆 四伐矣季文子卒後

齊人伐我莒。莒四伐我襄。失道也。

事○據左史此伐吳敗楚之
以爲禍始貞以後不見貞七見皆兵

國外州大夫獲不書也吳楚兵連以致楚亡此先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三

義家塾叢書

渭南嚴氏孝

冬季孫宿會晉士勾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

戚戚衛邑宋大夫有名氏悼大夫三大會由小及大也齊左
曹曹膝鮮鮮杞小邾不序齊不序起伐我獨序莒邾起下疏陳陳

言同盟也。不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宋四聘魯三見華**注**向公子向父之後桓

世卿而不言公子公孫與魯鄭一見向氏也終春秋經皆見

二月巳亥及可戎盟于川聘盟不地于川一說劉內地和公與

二月壬亥乃向成盟于密。劉因下誤衍。晉侯盟于長檣之北。

夏逆王后于齊夏即劉卷之父後儒因夏名遂以夏爲士誤

下劉文公亦稱劉卷

過我逆非內主之起祭公內主之也故志之也過我則言逆

主書以起祭公即謀逆事之非也不言使者逆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劉子云襄慢齊伐我北鄙百姓**齊侯**

不齊諸侯自此至十八年六見伐我之文

公救成至遇言至遇者**年表齊**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既言公救矣何以復言二卿二卿

為役也師以師**圍成**有壞者故城之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劉子云先是晉為難澤之會諸侯盟又

月無丁巳此食晦日七月晦也

邾人伐我南鄙劉子云襄慢邾國是以邾伐其南百姓騷動季

邾大夫之辱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世家十五年冬悼公卒子平公彪即位

十有六年

年表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自成公十八年至此十五年為晉悼復伯

不能與爭無城濮鄆陵之勢無滅譚滅遂之失無執衛執曹之

舉先以謙德不令而從其才德在桓文之上然能服諸侯而不

能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敢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掩

荀偃實主之三月者危悼以下伯衰也故平昭頃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湫梁晉平公初會也自此至昭十年共二十六

戊寅大夫盟

與盟顏師古云諸侯皆在而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湫梁之會諸侯失正矣難澤諸侯盟因袁僑來乃私盟**正**

作政下正諸侯會據難澤會而曰大夫盟據難澤因袁僑來

專正在大夫也難澤初失政此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

據難澤諸侯在言諸侯之大夫不臣也大夫有無君之心如

不盟而臣下盟是政在大夫不繫諸侯者大夫有無

君之心故不繫也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討其伐我也在會公懇于晉**左傳以**

且日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再伐也晉執莒邾齊又來**年表齊**

夏公至自會公未歸國已見

五月甲子地震

年表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見此特見者以內大夫

諸侯也左傳夏六月次于緘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上城成邾懼齊此言圍以明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為齊故請師也以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邾至此乃日**此卒于國不書其歸**

卒于楚者乃地楚所以惡楚也

宋人伐陳宋伐陳從晉命以撓**左傳陳敗司徒申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曹人懇于晉為下**左傳因孫蒯事而**

鄭也見石氏錄賢者後且明世卿也石碯四世孫成子稷見左
成二年傳買稷子共子也碯有大功於衛世爲衛大夫子曼姑
哀三年見經衛襄以前詳孫甯但一見殺孔達以下詳石氏北
宮氏世叔氏公叔氏公孟氏齊氏趙氏者孫氏已絕故詳錄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言圍言圍者取之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左傳本無齊字與

防齊人獲賊堅不
書者爲內諱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因前伐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不服晉起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白狄在冀州不言朝來者來助我拒齊從晉命也狄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春秋言來者七直來曰來仕於魯者祭伯是也其事至魯記
來者祭公來實來是也來朝不言朝者介葛盧齊仲孫及白

狄皆爲魯事來諱言之故直曰

來而已非不能朝不言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因其伐

稱行人言行人

怨接于上也上君也怨其君所謂公罪怨君而執其

秋齊侯伐我北鄙六伐我矣恃強不與諸侯交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以抗夷狄而私自爭戰所傷甚多春秋謹爲

月之以齊世家

矣晉兵遂圍臨菑城

非圍據世家言非圍者據下致言

言邑言國齊有大焉謂大與病對文

伯者詞使得亦有病焉病辱義

國則不足見下當諸侯之同圍今十諸侯同罪之也使非有罪

道齊不伐之同伐是諸侯皆以齊爲不亦病矣諸侯同罪病辱

有病之言謂言同亦非純大之齊舊伯與夷狄交伐成二

云焚雍門之款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齊有

以取之也兼說此事較戰與此國同皆齊侯驕蹇所致公羊

則其言同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

曹伯負芻卒于師傳例公大夫在師曰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閔之也諸侯踰竟卒當國此宜言卒于齊言師者明主公也

卒不言師安之如內晉侯

卒于扈非魯屬不言師會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因諸侯伐齊事出師

十有九年年表曹武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不日惡盟圍齊之後諸

晉人執邾子因上伐

公至自伐齊從齊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所伐之國平而來盟則以伐致

北以伐致也盟不復伐者事夷狄

按此爲鄭專例以鄭爲中國陷于楚故急爭之不與陳蔡同

得之則喜不得則憂皆所以內中國外夷狄也若齊爲大國

去其官事 **疏** 嘉穆公子字子孔後為孔氏鄭七穆印

冬葬齊靈公 **疏** 不日而時前已失伯又新為諸侯所 **疏** 光殺牙而

喪之美立二十八年前十

城西郭 **疏** 據城中城知西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疏** 柯齊地也會柯齊與晉平不言齊者成

言公者公不在此公會也不

城武城 **疏** 不能自強則多城 **疏** 同時二城不累數者二事也西郭

故

二十年 **年表齊莊**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疏** 速莒子也未畢喪而出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天

義家塾叢書

也 **疏**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者魯莒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辭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疏** 外楚言同盟此大盟皆中國何

以不言同盟前言同盟有外齊之嫌如此言同盟是 **疏** 澶淵宋地因

陳蔡許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疏** 祝柯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 **疏** 未畢

使我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 **疏** 蔡不專記事此專記者討從楚之人也 **疏**

蔡十二年不見濕見獲者蔡大夫惟以公子公孫見外朝吳一

也故出

奔楚 **疏** 蔡公子履出奔楚 **疏** 訴于楚也一說楚當為晉因下文奔楚 **疏** 亦

莊公子變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疏** 劉子云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謂二慶 **疏**

左傳慶虎慶寅畏公子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疏** 舉其

之惡也 **疏** 陳侯聽二慶而逐親者也

叔老如齊 **疏** 襄世不言公如齊何以言大夫如 **疏** 澶淵同盟後與

字為氏與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疏** 劉子云後齊崔杼弑其君宋殺太子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天

義家塾叢書

季孫宿如宋 **疏** 報向成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疏** 月者危往也敗師及取田不危此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疏** 邾無大夫書者以地故也內取邑志此

時也不詳者

以者不以者也 **疏** 再傳為以 **疏** 來奔者不言出 **疏** 據外奔舉其接我

者也 **疏** 據來已出竟因漆間丘 **疏** 據城漆 **疏** 不言及 **疏** 據牟婁防

敵也 **疏** 城諸及防傳曰以大及小城無尊卑

夏公至自晉 **疏** 言公至起大

秋晉欒盈出奔楚 **疏** 劉子云大夫專權欒盈亂晉按盈自晉奔楚

楚者楚國晉平公六年箕遺及黃國鄭父作亂不克而死公
志不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冠恐及吾身若之何畢對曰本根
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
權威權在君君撿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論遲志
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
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
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久也樂書實覆
宗就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殺原韓魏
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時則國安矣君治而
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
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權不可以暱于私暱于權則
民不導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
無君也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若其圖之彼若求逞
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
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遂逐羣賊而使祁午及
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
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殿氏孝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子云日之為異莫重于食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凌上臣侵君之象也日食眾者其亂眾日食稀者其亂亦稀又云晉樂盈將犯君入于曲沃班劉同食無此蓋蒙氣所致聖人兩存之疑以傳疑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日食襄公尤甚後楚屈氏諸殺公子追舒齊慶封齊君亂國班固云說同仲舒楊士勛云漢書高祖本紀有類月日食蓋蒙氣所致書食以見歷官之失

曹伯來朝

終春秋曹伯四朝桓九世子朝文十一成七襄二十一共四朝也成七年以有天子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之

樂氏也楚殺巫臣之族而勤于奔命晉左傳樂氏不言同樂氏終有曲沃之難人君勤當以禮盟者晉一國私事不足以及

言同

庚子孔子生

公羊同先師記此以明三世之例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致有危也前取邾田又受其叛人今乃與會有危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非卿也不卒卒者賢者子孫宜有後于魯國魯自文以後三桓專政為三卿三卿以外經但記臧氏叔氏世系以其賢也此年止交代之例也

氏紀出奔以後但詳叔氏至哀六年而止交代之例也

子叔辟惠伯子公孫嬰齊聲伯也嬰齊子叔老始以叔氏書齊子也叔老三見經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不言同盟不許之也謀錮之三年三會為故勤諸侯

公至自會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殿氏孝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為觀起所誤也大臣不謹為小人所誤致身殺名裂足以為戒矣

事詳左傳追舒莊王子字子南後為子南氏按記公子始於穆王娶齊側王夫皆穆王子貞午追舒皆莊王子圖比棄疾皆共王子結由皆平王子公子十二見不見公孫惟一見襄瓦公子申疑是穆王子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董子云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則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晉悼夫人之兄杞世家孝公十七年弟平公之舅氏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界我來奔

邾無大夫不書書者以其來接我

葬杞孝公

日卒時葬正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據左傳此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役人相命各殺其長而乃殺之不言

楚殺慶樂及二慶叛者皆為陳諱不以楚制陳也

左傳

稱國以殺人非君命殺之罪累上也前受二慶之譏遂弟又
楚力圍而殺之不許及慶寅括趙同趙慶寅累也及公子瑗
以正辭以失君道也大夫也下大夫不氏氏者因其
同族而氏之言及則不嫌也尊同則不言及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稱弟者未失其弟也歸安之也自楚
自楚楚有奉二慶之誅光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
起楚殺二慶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言入于晉何以又言入于曲沃如
曲沃以讀之故兩見其文晉從中國外之曲沃從晉外之據世
家實自齊入經不書自齊者避齊助亂臣故就其初奔楚而書
復入復者復中國也從夷狄來中國也良霄不再言入此再言
入者良霄從許入許中國也此從楚入從夷狄入中國又從中
國入曲沃入又入外之也晉拒之曲沃亦得拒之
楚招納中國許人爲亂故重外之曲沃亦得拒之
問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
大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取朝歌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秋齊侯伐衛報十九年衛從晉伐也已同盟會而匿
遂伐晉助欒盈也助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湫言救善之也月者惡其不
言救後次據聶北先非救也據救不言次與聶北同齊侯專
意豹奉命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救命先次後救次後乃追錄其本
君臣之分也主書者識其不速進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茂之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論語臧文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
爲臧氏諱別有書記之隱世記公子子彌以下見辰許紇詳其
以者其義可通三世自此
其日據慶父正臧孫紇之出也正謂得正如正與夷卒之正
也君臣以義合不合則去春

秋凡殺奔同例殺奔正者違伯玉曰先師也弟子
日不正者不日與正卒同言必不出也臧孫賢者爲三家排
人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擠出奔日之明其無罪論語柳下
惠爲士師三黜人日子未可以去乎日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晉人殺欒盈晉語居三年欒
惡之從夷狄以入本國據地弗有也謂外之于楚不言大
齊侯襲莒莒不書書者一見例齊大莒小以夫失其所繫賤之也
乘莒不備謀襲之也不言取莒不得志也獲杞梁
二十有四年

春秋孫豹如晉晉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
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所
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所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仲孫瑁帥師侵齊劉子云重犯強齊故大小饒穀不成按瑁未
不止焉言瑁義使之非也
夏楚子伐吳楚與吳交爭卒致敗覆此其先見者也左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齊侯聞有晉師使如楚乞師杼送之
之先遂伐莒侵介根崔杼主之專兵也此弑君
大水劉子云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比食又犯強齊也
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

吳討慶封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此中國十三國全序也晉為伯宋為王後齊時為方伯與魯衛鄭為四方伯曹莒邾滕薛杞為六卒正小邾為衛地再會夷儀齊不至者為上伐晉也

夷儀衛地再會夷儀齊不至者為上伐晉也

言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此救齊也言救者不與楚救也

序諸侯以所不序者皆從楚也中國列會盟者二大國四方伯

六卒正一邾庸十三國于夷儀全見十二國惟齊不見以所序

起所不序此互文消長之道也三國從楚久

故一敘之外例見之國惟吳秦不敘而已率陳蔡伐鄭救

齊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奔楚楚通逃也陳從楚臣奔楚楚人復討制人之上下也奔目楚外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晉南嚴氏孝

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魯聘于周者十不繫事者止于此公

大饑劉子云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占同前大水案襄公立二十四年今無一年之蓄至於大饑書大饑者著其無備災之道也

五穀不升為大饑大水穀不成不言一穀不升謂之饑

不志者一穀災不志二穀不升謂之饑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讀同荒韓

侵傳一作侵聲之淫也大侵之禮周禮大司徒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陰氏云宰所以徹膳何

食穀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陰氏云宰所以徹膳何

王者不為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五穀不升

三升不備臺樹不塗玉藻土功不與傳曰毀廟改塗池侯廷道

不除曲禮馳道不除按曲禮作馳道不修然則弛當作馳

廷二字衍文也弛侯或云弛廢百官布而不制

布衣指本不制不造作也鬼神禱而不祀

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鬼神禱而不祀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

官布而不製鬼神之禮百官布而不制

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布而不制

服使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者必先乎祭羣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葬

功之喪者未葬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葬

眾童子擊鼓若火入官官里用之各擊鼓若火

之主入冠立于阼事畢出里門出里門至野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晉南嚴氏孝

救厲之道也墨子七患云一穀不收謂之饑

師大敗亦然墨子七患云一穀不收謂之饑

穀不熟謂之大侵歲饑則損五分之二

旱則損五分之二歲饑則損五分之二

歲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故凶饑存子國人君微

大夫微懸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

粟殫而不盛驂駟塗不芸馬不食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劉子云齊人弑其君魯襄公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從一人之欲以虐萬夫

齊世家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

愼射齊侯年表齊崔子以莊公通其妻弑之立其弟爲景公以下崔氏絕于齊乃見慶氏如以慶繼崔爲下卿者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衛侯剽也夷儀衛滅邢之邑晉聽孫林父爲伐衛請與盟衛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衛獻左傳齊人以莊公說使盟鉏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日入惡入者鄭伯在會大夫專兵入陳惡之也去年陳從

楚伐鄭報其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不同月也齊成故盟復舉諸侯中有間事也再言同盟中國之

侯者以本爵皆侯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行也諸侯三會夷儀衛俱在衛衛世乃得入惡諸侯也故外之不言復歸也

重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

義家塾叢書

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傷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爲伐衛衛請與盟衛衛公會晉平

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後入衛獻公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襄世有伯不言滅國楚一見舒鳩齊六年一見萊十年晉與諸侯一見傅陽晉齊楚

三國各一此三滅舒邑矣信世徐取舒至此楚盡取見滅而已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公孫舍之入陳公孫夏又伐陳

鄭伐我夏公子著大夫之專故有良霄之禍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巢楚邊

王諸樊地理志廬江郡居竟小國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竟上小邑與伐國圖邑同故繫巢

于巢者據伐圖不外乎楚也據巢非楚邑言于門于巢乃

伐楚也伐楚必經巢門後乃得伐楚不言巢嫌卒楚不諸侯言伐嫌爲巢事言門以紀實言伐以致其意

不生名曲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據與鄭伯見以伐楚卒也在巢本意因伐楚其見以伐

楚卒何也據未至楚又古者言古法古也春秋傷大國謂吳

過小邑小邑謂巢過謂小邑必飾城而請罪飾城修守備防

過如爲己來敬禮也其命由城外過不入城也吳子謁伐

楚意致其至巢過巢入其門巢不飾城請罪而啟門人射吳子

以兵入城門有矢創創傷也中反舍而卒師行三十里反于

人懼滅射之有矢創矢有創反舍而卒其前日所止宿地

言伐楚遂其志耳古者雖有文事衣裳之會也必有武備

重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

義家塾叢書

子之自輕也傳曰不狎敵伐國而輕入諸樊伐楚門于巢

牛臣隱于短

二十有六年年表吳餘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此不弑殤公其言弑之者已

則亦以弑道也但言殺子叔與角則不見甯氏之罪也不

葬者賊未討下有殺文不以討賊許之者討非其罪也世

家時殤公執于晉未歸左傳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不稱殤公

不言弑以甯氏所殺者剽之父黑背及其太子角而經以弑君

也科之

此不正其日何也君立之不宜日也一云此未正弑當言

氏曰書曰甯喜弑其殖也立之甯殖伐許是殖立剽也喜

也君之死屬喜納獻公以自贖故喜弑剽納獻公也正也其

立之其子君之不得以不正為解春秋君雖不正已立不許其臣子以不正討之者所以塞禍亂防弑逆也下惡獻公故于此正得歸大惡非言弑不足以盡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戚者林父之起其逐孫氏衛正卿言叛絕于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者復中國惡之衎世家獻公亡在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起秋夷儀諸侯也衎外十三年而入

日歸不日見知弑也衎主之不言衎主之者不以衎君弑也衎不正而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謀討衎中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之會以討衎晉人趙氏者公會大夫也鄭良霄者起餘皆大夫貶稱人也良霄不在宋下者以言良霄不可在人下也何以不在晉上起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人實大夫也先宋以明尊卑之號後晉以起皆大夫也故良霄可以在宋上而不可以晉上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劉子云宋公聽左傳

晉人執衛甯喜私罪也稱人用伯討執罪之辭也弑君賊左傳

甯喜囚之于士弱氏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踰竟不日此日者明許卒皆日無變

一說傳諸侯卒踰竟不日此日者蓋春秋決嫌明疑已見者不復見若履與師會踰竟不踰竟未明故日不日以別之此言正不正許驚從楚日卒之者存中國也蔡侯東不日失國貶之也左傳許驚公如楚請伐鄭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此因許男請師卒故伐鄭年表率陳自此以後經不見伐鄭矣蔡伐鄭不

序許有喪也

葬許靈公許凡卒葬年皆自葬皆時以為外卒正之制

二十有七年年表衛獻公後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崔慶專齊明崔黨也為下來奔張本齊五記來聘大國也終于此二弟年二國一崔

氏齊國三卿記慶來聘以慶為下卿崔黨之位也奔後見殺乃出樂氏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日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不言

盟以有楚在也晉楚交主中國二伯之詞也自此至昭公三年而盟敗楚獨主諸侯故曰無侵伐八年也此會楚先晉以晉先者抑楚也知楚先者以從楚之國先晉也紀文公子公子朝生

歸生後為朝氏歸生

朝吳事詳左傳晉語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世家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喜殖子諱悼子左傳日九世卿族一朝而滅之以下

甯氏不見故以北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弑君賊不當

宮世叔二氏見之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復見有罪也

為大夫據言大夫也與之涉公事矣據晉執喜出使為行

入國弑君之罪獻為主謀既與喜共事則不得以罪討之故奪其討賊辭以殺無罪大夫責獻公甯喜由君弑君由君謂因衎而弑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據傳國

葬惡獻公也使人受賂以弑君又倍而殺之大惡故從從

公者弑大惡獻不君則言喜弑以目大惡喜弑即獻弑其罪乃盡也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劉子云專者獻公弟子鮮也賢定姜欲立

名字並見專不字者專

喜之徒不全許之也

專喜之徒也據喜殺而奔知喜之徒黨也凡殺後奔非其徒則殺之者專之為喜之徒何

也謂弟已雖急納其兄謂公與人之臣謂人謀弑其君
獻公因殖之悔謀復國于喜喜不信公欲盟專
爲信專不得已而與盟喜因弑君而納獻公也
是亦弑君者也
出奔在弑後明爲專其曰弟何也謂弟據專有罪
喜徒有從惡之罪謂喜不當舉親專有是信者
專信人春秋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謂喜許賂而後入既入惡是
貴信故言弟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謂喜許賂而後入既入惡是
君不直乎喜也謂喜倍約無信同惡相濟但其專倍約而殺之
邯鄲邯鄲晉地終身不言衛謂子說弟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
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繼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專
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是以春秋美而貴之與此畧同也專
之去合乎春秋謂春秋謀弑君是亦弑者取其信而惡其弑但美其
一之信而已言奔義其爲喜徒言弟美其有信雖與
弑有信猶取之設教之義不求全春秋之義唯節取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重訂梁春秋經傳句解

卷八

襄公

罕

義家塾叢書

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謂大夫

晉趙武恥之謂趙武據梁梁荀偃主盟趙武

不出名氏此君恭也謂恭據致乃名君前臣名言豹公在之辭諸

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謂大夫據梁梁荀偃主盟趙武

于恭也謂恭據內以不氏爲恭外晉趙武爲之會也謂趙武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謂日食劉子云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

戒也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謂無冰劉子云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

心離公懼而不敢行誅伐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

能正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
之舒秦失之急故周無寒或秦無煥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謂石惡惡買子悼子甯喜謂甯喜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

其仲子圖以守石氏之祀昭元

年會于統公羊作石惡字誤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謂雩劉子云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

仲孫羯如晉謂仲孫羯齊世家慶封已殺崔杼行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

冬齊慶封來奔謂慶封齊世家慶封已殺崔杼行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

十有一月公如楚謂公叔孫昭伯勸乃行如者朝二伯之辭自宣十

年後不書公如齊以牽之戰失伯故宣十年至昭二十七年乃

再見如齊左傳襄十四年王賜齊侯命稱舅氏是楚伯以齊爲

重訂梁春秋經傳句解 卷八 襄公 罕 義家塾叢書

方伯也齊爲方伯則升楚爲二伯故公不如齊者八十五年襄

昭之世再見如楚則以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所屬之方

伯秦陳蔡吳爲楚所屬之方謂方爲宋之盟也如楚皆月爲朝夷

伯故文以下同盟不言陳謂陳狄也公如皆伯辭中國如齊晉

是也外如夷狄主中

國也故如爲二伯之辭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謂天王無危也謂無危周本紀二十七年靈王崩

逆后會單子餘不謂單子志者王室危也謂王室子景王立二十七年唯記

乙未楚子昭卒謂楚子董子說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

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惟侵奪而顧強盛何與

楚子昭蓋諸侯之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

四五出嘗以少擊衆以專擊散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亂齊魯衛

猶隱之有月也乙未與甲寅不同月蓋問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楚如致

閔公也傳曰中國不存公楚以喪事留公送喪正月無君閔公在夷狄危而存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齊晉不皆致楚必公如齊十三繫事如齊致者外夷狄也

致如楚

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此為楚言如者朝也齊晉二伯有朝禮故不皆致皆月也

方伯又夷狄強為魯朝之故皆致也致皆月也

庚午衛侯衍卒衛世家獻公後三年卒子襄公惡立

閔殺吳子餘祭哀四年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此非外弑者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星 義家塾藏書

亦言殺也吳卒皆月此時者獨周禮宮者守內非受刑而

不稱君略之從小夷例殺如字宮者或云與傳異義非是

閔據哀四門者也守門人號寺人也受宮刑為寺不稱名姓

據卑亦閔不得齊于人也刑餘之人不繫名姓賤之如盜不稱

其君言君閔不得君其君也王制曰不及以政示弗放生

不出大夫不義士與遇于途不與禮君不使無恥無恥是惡

語投諸磔磔之地與禽獸為伍禮君不使無恥

與君近君當近賢士繫御之人亦不近刑人刑人受宮刑者

須選擇無恥則易於導惡為禍不近刑人也近謂屏之四

方不授以職事鑒論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不狎敵

人也身放逐辱及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之也不狎敵

敵謂戰征之事吳子門于巢為巢不遁怨怨謂上有所刑罪

人所射而卒傳譏其狎敵是也不遁怨

子般皆死于有怨賤人非所貴也賤人閔者貴謂有貴人非

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君按云易難折足覆公餗其刑遄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駁云凡有爵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按許鄭強分古今非也貴人有罪則殺小惡之不加以生刑今古一刑人非所近也王制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原是相同

於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守內則者使守國者使守積按

周禮說墨者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國者使守積按

關圖積皆在外在內之宮必自守舉至賤不繫國無名氏而

宮不用強積陰城之人今古同舉至賤

加之吳子子在上吳子近刑人也制多自淨春秋因其弊而

為之閔殺吳子餘祭仇之也刑餘之人不能不怨于上當屏

禁然以弑故禮禁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後也此不諱者未遷修舊不諱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星 義家塾藏書

也前城不言杞不列舉諸侯此再段穆公孫子豐之子即公

城故經屢數以明之前後一見也子平後為豐氏儀傳侯入

世孫文子別為世叔氏世或作太古通儀公羊作齊儀孫甯既

絕故以北宮世叔為卿盈晏子知悼子按左傳杜注晉長子知

盈生而朔死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

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晉侯使士鞅來聘晉聘魯十一見大國詳之內大夫如晉

杞子來盟杞後二貶之以起為城杞也稱子皆為城之起前不

見杞故杞伯會盟十七見皆稱伯則伯者正稱也外稱伯者

再稱子十一見凡稱伯者二十八稱子者三則伯正而子變

也春秋凡卒正爵有伯以後皆有定唯杞有伯以後乃無定見

杞不與餘國同也杞本王後例稱公稱伯者敘卒正未從卒正

稱也稱子者貶之也以其從伯貶子見其從公貶伯也邾滕辭

有伯以後不變者變則不足以見其正故畫一之杞爵本尊又

居末貶以

起其餘也

吳子使札來聘劉子云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

季子季子最小而賢兄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季子季子辭曰

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遇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弟弟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為君者皆輕死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為勇飲食必視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遇也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

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之過之子

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而立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

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我受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以其不受國為義吳世家餘

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其君也祭四年使

季札

聘魯

吳其稱子何也據下稱善使延陵季子

一云季子逃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以所故進之也因賢

而尊貴其君也因曹羈而崇其友因伯姬而葬其夫因曹賊

而褒其子因季子而尊其君皆錄賢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與有榮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兼進之

身賢楚子賢也春秋賢

其使吳楚乃使賢亦賢也吳子賢不足錄而能使季子則亦

稱子有褒文以賢許之唯賢而後能使賢也凡

臣之賢皆歸美于君傳曰美歸君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過歸己是也故賢吳子而稱子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賢乃尊其其名不氏小國例成尊于上也

君而稱子不氏今若驥進季子而

字之則其君不能使如齊高子然反足以掩蔽其君故不氏

使吳子以君臨之吳子新子尊未成可以抑季子以成之不

可進季子

以仇之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月者危

齊高止出奔北燕燕世家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地理志廣

伯奔齊高止納北燕伯此為張本

其曰北燕據燕不

從史文也孟子孔子曰其文則史春秋據

召公後宜以北為主南燕不加南今主南外北者南燕近魯

在青州為屬國故魯史內南外北孔子從而不改示有微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義家塾叢書

有史書之例依物肖形從史之例仍而不改凡春秋事實其

所起則因仍舊文不敢改作論語所謂闕疑又云述而不作

是也如楚圍弒君以掩赴而春秋不言弒陳殺太子禦寇不

言太子之類皆依史舊文不能加損特于別見以起其實而

已蓋實事從史史既不言則為無徵雖有聞見不能據一已

之傳聞改百國之實錄既取徵信且明傳疑不能以主名之

名直加于人而但于別文隱見其義使人讀而寤其主名

弒君不名而弒賊可以起而見弒不言弒而弒亦可起而見

此春秋之大旨也趙盾崔杼史有舊文苟非舊文不敢直指

凡弒皆有主名經或言人則以明君之過是日累上如樂書

之類故諱者多而虛加

者少此罪疑為輕之意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外方伯國蔡不聘者外之秦吳各

世稱荆人父世稱椒此宋盟以後初來聘月者喜之也晉楚世則氏遂漸進之序也相爭中國塗炭宋盟息兵春秋所善楚來聘則內安而外諸侯皆無兵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陳弑哀公不書此書者陳猶中國使楚得討之言蔡弑以般蔡世景侯為太子般娶婦于楚罪重成楚子之討之也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且自靈公

其不日據固正子奪父政政當為正因其子是謂夷之夷在禹貢淮夷徐州因其

為徐方伯故夷之惟楚有之故春秋夷之也不言狄者蔡近楚專心事楚春秋惡之禮待不及他國因其父子之禍如商臣擯之如楚屬國不使中國有父子之禍也蔡在方伯例有伯以來不過會盟中國四五至故春秋絕不記其夫不言使不言來聘不言與中國聘不言蒞盟來盟凡會盟從楚序皆在諸侯之先其事或二十餘年一見皆因中國及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吳 義家塾藏書

之不自專記事此其禮制之卑于陳衛鄭三國方伯者因其從楚夷之也其日夷者國在內也晉鄭日狄國在北衛日戎國亦在北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譏而殺太子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取卒之日據外災不日內女卒例日襄九年宋加之災上者火定十六年成周宣榭災不日是也

見以災卒也皆以卒月日加于其事之上見即其事卒同也

其見以災卒奈何事異伯姬之舍失火舍居也劉子云宋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

之妹也既嫁于共公十年共公卒伯姬寡左右曰夫人少辟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劉子日左右曰夫人少辟

也左右又趨之班氏云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年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白虎通

婦人所以有歸何事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親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室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傅母已至火伯姬曰婦人之義

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劉子日左右又曰夫人義傳母之不至夜不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劉子生不如求義而死遂速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死而無憾是也師春美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信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之信寢席之敬而後有夫婦之際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據宋災不志內賢伯姬也劉子云伯姬寡至景公錄其事為賢伯姬以婦人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列女傳所言楚昭王三年齊孟姜事與此畧同

天王殺其弟倭夫劉子云景王二年攝括欲弑王而立王弟倭夫倭夫不知景王并殺倭夫及景王死五大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吳 義家塾藏書

夫爭權王室亂按凡稱弟者殺無罪之詞有罪者先疏之不舉弟此目弟明倭夫之無罪也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秦以千乘不容母弟傳猶無罪之弟故諸侯不甚天君無忍親之義傳曰緩追逸賊

有議親議貴之典倭夫有罪猶當三宥不得已或放之或廢之今衰麻在身因臣下之事牽引母弟使操刀殺之倭夫無

必死之罪而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君也親則目子者明承重也天子諸侯為長子服經凡殺庶子猶公子

三年因承重加服之不與庶子同或國或人不目君唯世子目君以傷親責之也稱母弟明恩也同母貴弟與庶孽

唯母弟目君故傳曰天王殺其弟倭夫據未三年甚之也王

目以甚之在喪殺弟無人心起為爭立事因急言天王以甚之

王子瑕奔晉倭夫之徒也不言出者王子此所謂緩追逸賊

已足操刀殺之則忍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劉子云婦人以從夫爲義夫貴于朝

共公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閭門之內則下化之故

議諡以章其善惡據內夫人不從夫諡則婦人諡兼此二義

疏按大夫如不月取葬之月加于如上者見以葬如宋也

外夫人不書葬凡大夫言如而繫者惟如齊四如晉此其言

葬何也據紀伯姬吾女也卒灾故隱而葬之也卒灾能盡婦

賢其事故禮備也月者起其疏按公羊說據月以爲葬夫人

不葬爲灾而葬非危內也侯凡君送葬皆諱之則君不葬公羊說誤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許有奉也良有罪與樂盈同不言

復入者不以夷狄待許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吳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鄭人殺良霄言人討賊之詞

不言大夫與樂盈同惡之也樂盈傳曰弗有也大夫出奔與殺同

夫以匹夫待之也此言惡者因其

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而葬

不日卒而月葬據卒葬皆月日不葬者也據賊不討卒而葬

之據葬如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若不葬嫌國人盡從般

然不使從般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邠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劉子云伯姬卒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

于澶淵償宋之所喪

春秋賢之不言同盟

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據會不言所爲會伐言者

非此比者成亂異事此疏宋會三繫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

言會意謂經有故也善也據與常會同不其曰人何也據大會言大救災以眾

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也知何救焉據災在更宋之所喪財也

非貶者城杞猶不貶也大宗伯以禘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禘以補諸侯之裁鄭君云

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

類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中國者晉齊宋衛鄭曹莒邾

辭許夷狄不入中國夷狄楚蔡陳許是也入惡辭不許之內

之吳夷無侵伐八年自此至昭七年楚與中國善之也善宋能

故諸侯德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廿七年宋之會謀息兵諸

功于宋之會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襄公

吳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禮羣宮稱宮不嫌與宗廟同者上繫

楚實非

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修之故名楚非正也據非正寢較

臺下相等日楚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葬稱子某世子卒在君世不見君卒然

于祖

子卒日據子般日正也知此日正也疏子卒正日故不日未

成君禮下於君大夫正日

惡不日此猶有臣子之禮

己亥仲孫瑯卒通應子字季伯二十三年立五見經子襲立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禮者為下葬出五月而葬同盟來會禮也

國大夫弔卿會葬于小國士弔大夫會葬者禮制如此至於行禮每有加損隆殺不同不能盡拘此例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未葬故上卒稱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莒無大夫稱人者展與弑也莒子

弑莒子唯記卒葬之國乃言弑史有

補疏春秋再部取法三十二蓋八自乘之半再部四公總共

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八

襄公

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終

華陽林思進覆對
渭南嚴式誨對鐫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九

昭公昭初年晉楚為二伯齊魯衛鄭為晉屬方伯秦陳蔡吳為

公如齊晉之文中國則齊晉夷狄則吳楚爭盟諸侯非復二伯

之古制也魯世家三十一年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

歸之子嗣為

元年年表周景王四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宋平三十五年

十四年紀文九年秦景三十八年楚悼王四年吳夷昧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再發傳者明子野正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楚在晉下二伯詞也招不

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也蔡在會者以楚在下主晉伯也郭左

者陳蔡衛三國大夫次序亦不定也齊在楚下主晉伯也郭左

二月取鄆鄆者莒之邑也此伐而取不言伐者邇下晉之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

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黹求貨于穆子曰吾為子請

于楚穆子不子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

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

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國有罪

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

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而

不衷將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

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救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

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底宗于內可也今既
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伯以不記事此仕諸晉也言
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譏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干
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欲待其後
世乃反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 再發傳者以其弟云者此非來
乃舉親之也 舉其親則舉貴內以貴者為榮于其本國則言
親盡其親以著其惡 親而奔之 乃以奔言 惡也 有千乘之
各隨所重言之也 秦伯也不言公子所請盡 春秋親親之義鍼
其親以惡之也奔與殺同等而差輕 仕于晉以奔言之
段出奔以克殺言之皆照常人
加等所以篤倫常明恩義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葬稱 昭公 則日不進則時決嫌疑也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九 昭公 二 義家塾叢書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此晉伐狄大原狄地也原者上平日
傳曰 中國曰大原 正所謂是也 狄曰大原 方言異名
大原鹵斥而其地平故曰大原 號稱者無定自我以形象
日大原自其地斥言之曰大原 號稱之尊卑形色之等是
也 從中國 大原地也非邑無定名 名者有定自彼而從主人
號部鼎 此籍譯之說也並
傳作物 見襄五年傳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據下卒入為君也不言公子當國也自
言入者內 左傳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故言
弗受篡也 自齊去疾齊出也故齊立之
莒展出奔吳 何為出奔去疾入而展出蓋嫌也春秋不以嫌
不正故亦不言 左傳云展與
嫌不嫌略之也 奔吳吳出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弓取以自益莒有內難魯乘其事而盡取其

也田
疆之為言猶竟也 疆不言帥師言帥師者取之 與莒為竟
難有 諱因亂再取故以疆言之 言帥師明

葬邾悼公 至此乃葬進也以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傳曰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諱之以成其義陳蔡弑君慶封亂政楚子皆討之使錄其
弑則嫌于不當討故不書弑而討人之弑則其罪可知矣 楚
家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皙棄疾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
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
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赴于鄭
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
圍立是
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者為下歸弑張本有 懼而出奔
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 比共王子
重訂春秋經傳句解 卷九 昭公 三 義家塾叢書

二年 年表楚靈王元年共王子肘玉按昭篇三傳說多同舊說
已今皆合通之終 取昭公子陽生晉趙陽蔡侯朱東國數條而
篇無一異說矣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公出奔晉為之也起季孫同類聘而與
得如晉者 左此為政而來見以視諸侯也且
起為之也 屋聘列邦使聘平日不以上卿
夏叔弓如晉 起也 也禮有隆殺上卿恤所無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有罪也其不稱人 黑公子驤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方來聘有嘉禮乃君往則不得入 魯
家昭公二年朝晉至河 季孫則得入明韓起為季孫主謀也 世
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

恥如晉 謂如晉 故著有疾也 據二十三年經言有疾乃復傳
云著有疾以君制于臣故託言有疾昭乃復皆言至河
益所至不必至河因如晉不得託有疾不敢渡河而還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是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據言惡

季孫宿也政在季孫交結伯國大夫故浸至于逐君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不貶絕也凡不傳者多無貶絕宜從此推
左傳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傳以惡季孫此晉大夫不欲公朝故託辭謝之下逐公納公可見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以狄道狄秦故內滕稱名成世已交代故以後純名矣滕自此以後皆名

夏叔弓如滕

葬襄公滕子來會葬故報之滕以君會葬魯以大夫報之薄也

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云叔弓如滕葬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此會葬小國使大夫會如齊晉會魯葬之誼與如莒同月者急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秋小邾子來朝

記朝言能朝也不卒葬者邾之附庸也邾庸故敘杞下不卒葬因邾進故錄之詳莒夷狄雖卒猶不得
左氏以為穆公春秋小邾三朝倍七言朝

八月大雩

記災也

冬大雨雹

記異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劉子說大夫專權燕逐其君名者罪之也諸侯失地名
左傳燕世家惠公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解見襄十九年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劉子說昭取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
左傳作雹

夏趙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劉子說楚靈王圍卽位欲為霸會諸侯侯諫而許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于下羣臣倍畔于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逃亡卒死于野故曰晉不頓一
左傳申楚地楚主盟故先蔡夷蔡也

楚人執徐子

晉執多楚只一見執者抑楚也執宋公不明言楚見伯乃言執楚言執此明言執者為中國諱執宋以夷狄執夷故明者託于夷狄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

月者不使懷惡而計謹以惡之
左傳侯而伐吳之朱方也蔡自襄二十四年七月見從楚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五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此入而殺于吳其不言入何也

入而後執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
左傳不與吳封也

宋彭城不與楚
左傳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魯來奔吳與慶封封與此同義

朱方之地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慶封其以齊氏何

也

據封于吳為齊討也
左傳如夏徵舒氏陳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

經不言封弑蓋慶封助崔杼弑光也
左傳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之為君者乎

劉子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之為人不可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子街萬人之位不定屈建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立太子者本絕則撓亂猶免走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

尹圍公子棄按卽卷軍人粲然皆笑楚世家楚以諸侯兵疾之亂也**○**卒是也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兄君而弒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兄君而弒其孤而使之立于是楚**○**慶封弒其君按封封其君者從重也賊黨亦當死王使棄疾殺之慶封弒其君者從重也賊黨亦當死

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據討賊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

討也以其懷春秋之義用貴治賤貴爲天子諸侯也以天子

執大夫稱用賢治不肖荀子曰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

侯爲伯討用賢治不肖荀子曰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

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不以亂治亂也亂夷狄也不許夷

按賢謂二伯不肖惡人也不以亂治亂也亂夷狄也不許夷

陳猶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二語師其斯之謂與傳引

說此事也謂與不書圍之弒君所以成慶封蔡般之討也

疑詞不敢直言蔡般罪重而慶封之事有嫌故決正其義

不書弒以正其討

遂滅厲厲徐小國楚屬故齊桓伐之楚滅之者因吳強服于吳

于其屬反無夷狄辭者楚強僭王而屬國無罪欲存

荆徐故寬赦小國是以于其屬國不以夷狄待之也

遂陽直遂繼事也日知繼事也

九月取緡故前以子爲緡後隨卽有緡營之滅緡易乎人之滅

之不日者承上滅文如晉人緡緡中國也滅之例日此月者失

執虞公者然以滅文前見也緡緡中國也滅之例日此月者失

其前滅如取邑非國故不日也取月滅時並以

明前滅而更立也魯以事楚之故因其滅取緡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三家卒必書者文宣以下臣子

僑如弟僑如奔齊乃立之十五見經庶子始立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貴復正也據言譏知舍復正此非正也言復正者成人之善也**○**定數按二軍或分上下如晉獻公事

楚殺其大夫屈申屈氏也楚有氏大夫此殺無罪也不以**○**左

楚子以屈申爲稱人不稱人爲例者略之也屈申一見**○**傳

貳于吳乃殺之公如晉楚強有威無河上之難昭

公如晉楚強有威無河上之難昭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杞邑莒人取之下**○**牟夷

名也牟婁防茲二名亦皆以二字爲名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出當爲叛三十一一年傳來奔

不諱者君不在也公出及防茲據其閭丘以大及小也據國

納叛人所以惡大夫也及防茲據其閭丘以大及小也據國

及小知莒無大夫人經不見大夫字其曰牟夷何也以其

此同莒無大夫人經不見大夫字其曰牟夷何也以其

地來也莒魯屬凡臨外會盟通不見大夫惟稱人獨繫魯事

左傳牟夷非卿而以地來則何以書也據莒慶惡其接內

書尊地也與傳同以地來則何以書也凡以事來魯不書

也重地也惡故取邑書以邑奔與取邑同保其地則不得不

舉其

秋七月公至自晉月者莒人懇于晉晉欲止公故危之也公不

至于左傳莒人懇于晉晉侯欲止

見逐公以范獻子之諫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劉子說魯納牟夷莒怒伐**○**叔

爲三家所使故獨以

狄人謂賁泉失台中國言賁泉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泉也泉

從地湧出賁泉非地名號從中國言賁泉知其地言失台

秦伯卒秦伯何以不名葬則不名也何為葬則不名秦紀景本
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不
名者狄之也以後惟記三卒葬不記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劉子云吳王
師徐稱人者與越從同不可楚伐吳零婁
獨人越也吳越交兵之始

六年年表秦哀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月者不正也襄以
葬秦景公春秋夷狄之君不書葬秦已狄矣猶書葬者非實夷
書葬始此秦六年三葬自此以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
葬杞文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八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書

宋華合比出奔衛衛與宋不睦
秋九月大雩劉子說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
國有坑陽動眾之應
楚遠罷帥師伐吳此楚師敗不言敗者
去

冬叔弓如楚公將如楚故叔弓先之
齊侯伐北燕納北燕伯也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內言平者四隱六言鄭輸平此言暨齊平宣
十年言及齊平十一年言及鄭平言平兩在

齊南左傳齊本
在鄭齊求之也

平者成也暨言及猶暨暨也
欲之言此以明功過淺深以外及內曰暨
言暨暨及內外辭也春秋盟會必明主客以定功過故盟會
雖多必分首從凡言會者皆外為主內勉從之其功過淺言
以外及內曰暨然則言暨者皆內迫脅于外之辭也

三月公如楚楚伯諸侯故稱如楚然經意終以
召昭公昭公往賀昭昭公實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公專心事楚
叔孫婁如齊莅盟公如楚大夫如齊莅盟齊
臨行命之先君而後臣春秋之序也

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此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九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書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劉子說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
侯執徐子滅賴陳公子招殺世子楚
因而滅之又滅蔡
後楚靈王亦弑死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衛世家九年襄公卒乃
鄉曰衛齊惡郭之會
君子不奪人之名春秋不奪人名
以來也東國何忌奪
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
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
明當為宗
廟主也

九月公至自楚往如皆月危之也公言如者以小事大之禮惟
施于二伯京師此言如明楚分伯也楚伯而不

以伯許之者奪夷狄也終春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宿行父子襄五年立十二見經長

季孫意如魯世家七年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無道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世家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

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

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公弟例稱公子言公弟母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

重訂梁春秋經傳疏證 卷九 昭公 十 義家塾叢書

明上下之分弑殺書者君臣相殺朝廷之禍也書之以謹兩

上相殺猶道兩下相殺則分卑事小怒忿私讎無與于王政

也此其志何也一例同爲下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說公

王世云可以重之存焉謂重傳重志之也公羊云言將自是弑

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故弑世子與弑君同君薨適夫人無

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招惡許楚討之不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此弑也有弑君之事楚因討弑滅二國蔡重陳

輕陳又中國故諱之使陳世家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哀

若正卒以避楚之討也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

叔弓如晉左傳以爲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世家四月陳使使赴楚楚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爲留所使是有稱行人怨接於上

也爲留立也非微師之私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陳不見公子言公子者留嫌也不

子棄疾伐陳陳君留言嫌者惡招也蓋如公子比之比

秋蒐于紅魯自文宣以來帥師不言公皆言大夫此蒐何以不

言公春秋隱之故不忍書也

正也常事不書且秋蒐得時則何以書蓋魯君之不蒐久矣

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

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

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

受福禮之大者也劉子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之莊王曰吾

者此之謂也艾蘭以爲防艾草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

葛覆質以爲藥流旁握毛傳作開容握謂其門廣狹御轡者

不得入毛詩傳曰或舍其中謁纒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轡

後焚而車軌塵馬候蹄車隨塵進馬蹄相御與輪之外可

射焉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揜禽旅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孟子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

不失其馳過防弗還不從奔之道也劉子云百姓皆出不失

舍矢如破不出防此蒐蒐狩之大義也面傷不獻不禽不獻

日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班氏

云含

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豕侯豹侯以鹿豕射而中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射也二一也夫射者以著德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田不得禽則得禽士因射習禮樂于堂上何士從上制下也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言劉子云射者必心平體正持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毛詩傳曰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獻禽雖多則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論語射不主皮則得禽射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也論語射不主皮之道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鄭君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是則觀其揖讓之禮即可以選士之賢不肖也戰國不可習故于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貴與射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雖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中國也夷狄滅中國不可言曰陳非不言同盟以夷狄治夷狄故可言滅若同盟國則不許楚以滅也此夷之下乃存之何以其本中國也宣世言入陳此言滅陳不再見滅文以其初未稱陳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也招與繫陳也楚世家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陳世家也招與繫陳也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封弃疾為陳公惡楚子也傳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

葬陳哀公

不與楚滅陳此言滅國不葬葬之也此言滅國不葬葬之也此言滅國不葬葬之也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國曰災

邑乃火

志火

言陳者不許楚滅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秋仲孫閱如齊

起齊也

冬築郎囿

治之民乎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之子字子旗公羊作晉乃傳鈔字誤事詳左傳可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

言取互見之月者危之為下平邱會公不與盟危

取郟莒人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以下晉伯愈卑六卿爭權不恤公室定哀遂為無伯之世矣 **昭** 晉世家二十六年平

公卒子昭

九月叔孫姑如晉 大夫如不月見以葬如也

葬晉平公 昭時晉失伯故昭時三君正卒皆月為失伯故不以二伯日例言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 宋世家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 年表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書葬者痊賢不如申生宋無弒立之禍故書葬所以起晉侯枉

殺賢子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申楚地 **昭** 楚世家十年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西 渭南嚴氏孝

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靈侯如楚楚殺之使弃疾居之為蔡侯楚靈王以般弒其父誘之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

何為名之也 據誘殺戎蠻子不名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 **昭** 君賦

不以討賊言者不故謹而名之也 **昭** 夷即公子圍也前言圍此言從主人也戎蠻子

許夷狄為中國也 **昭** 以夷狄誘夷稱時稱月稱日 般弒而立不正者也當稱地 **昭** 據

秋尚不名 **昭** 蠻不時不日 謹之也 **昭** 為中國被誘致被滅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今公子弃疾圍蔡言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子云昭公母歸氏薨 **昭** 按此劉子用

同左傳者多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方伯五載大簡車徒合七 **昭** 王制曰無事卒正而治兵也說詳漢書刑法志 **昭** 而不田曰不

敬此有喪不廢蒐非禮也此不待取絕而罪惡見者也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禚 不日者惡盟有夫人喪邾子不來弔

二夫人皆出誰與守殯書以護昭昭號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 不言同盟 **昭** 罕虎公子喜孫公孫舍之子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昭時公不戚又不廢蒐所以見公室之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夷狄不治中國以楚

滅蔡蔡亦夷狄也以爲 **昭** 蔡使弃疾為蔡公

此子也 君稱子 其曰世子何也 據世子繫于父未立之稱 不與楚殺也

夷狄誘殺中國君稱一事注乎志一事四見蔡以前 **昭** 所以惡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圭 渭南嚴氏孝

楚子也 詳錄其事 **昭** 以祭鬼使人為牲譏楚也

十有二年 年表蔡侯廬元年景侯子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者伯辭也齊言納者晉伯弱

齊人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齊侯舉矢曰寡人中此

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 名款何也 **昭** 據趙鞅帥師不以高

偃春秋臣不納君以臣納者惟此及晉趙鞅納趙鞅齊

伯也 **昭** 偃各一見衛次國納世子燕小國納君尊卑相敵也

文存公羊以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昭** 鄭世家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此通嗣君也在喪可聘以結好言華氏以見世卿之禍

公如晉至河乃復以上伐莒取郕因至河晉平公謝還之臣罪而及君也

季孫氏伐莒兩取皆季孫主之不使遂乎晉也罪既出於季氏又與晉卿比而謝公言此以責意如也父子相繼為惡書者

皆昭公出奔之先見者也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公子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虎成虎一見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譜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

行能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桓以外二言刺公子一言出奔慙之也信以後公子惟遂以二世見餘皆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六 義家塾藏書

見事詳左傳慙字子仲因奔無後于魯公羊作整趙氏坦曰

公孫不振書

此以讓之

楚子伐徐徐者徐州之總名也楚大徐小以楚託伯者之辭也

楚世家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左傳楚子

晉伐鮮虞方記楚伐即記晉伐夷夷猶可言中國伐中國不可言故秋之也鮮虞中國

其曰晉將師師四言狄之也狄之也其狄之何也據下不正其

與夷狄交伐中國楚吳伐中國晉當救之今乃與其同道故伐取中國土地以自廣國大至于數圻

狄稱之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此費叛也不言南氏之叛者為內諱也此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劉子說楚與

之會與諸侯伐吳為章華之台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

後改名虔

自晉晉有奉焉爾晉楚相仇歸而弑不言歸齊言入歸乃善

辭言歸非弑也明善辭以歸一事也反國弑一事也時反國

能辦而遂言之弑君必在內者弑大事也以比之歸弑主棄

以弑乃因亂去之弑君者日例楚弑不日此以比不弑也以此明不日非

弑比親弑君者日例楚弑不日此以比不弑也以此明不日非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七 義家塾藏書

弑之證楚世家十二年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

三也楚初靈王會兵于申戮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

觀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闕越大夫常壽過而

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至蔡與吳越

立子比為王公子子比見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至蔡與吳越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楚世家乙卯夜棄疾使舟人走呼曰

當上之辭也如王札子兩下相殺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

以殺人衛人殺州吁是也乃以君殺之也殺臣皆君討賊

以當上之辭殺謂殺比不稱人非弑也非討賊則比之不弑

有四前傳三以討賊氏公子共有四證也取國者稱國以弑州

吁無知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據州吁無知以圖弑討之
氏國 不嫌也 據弑殺皆無嫌詞嫌者不正也此討氏公子非取
也 比不嫌也 嫌所以赦比也然則棄疾主其事何以亦無嫌
詞 春秋不以嫌代嫌 謂二人皆有嫌道故同稱公子使二人
正代不正不正代正不以嫌代嫌 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兩下
故凡二嫌相比皆不以嫌言之 嫌疾主其事故嫌也 兩下
不志于札子殺召伯毛伯當上為嫌此殺公子比亦以當上
嫌之分別首從歸惡於棄疾棄疾雖未弑君而主弑謀故以
當上嫌之嫌故不 以代嫌二嫌當氏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辭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失諸侯故同盟終于此公羊云諸侯
無大 疏自此至定四年二十三年晉楚交兵楚有吳禍
盟矣 疏也晉少外事六卿強各相爭記劉子起後卒葬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言同盟者所以別中外自齊桓幽至此
十六見齊二晉十四例敘大國三齊晉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六 義家塾叢書

宋小國八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內州方伯魯 左傳晉成虎
衛陳鄭外州四伯不見同盟楚蔡秦吳是也 疏 祁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此為同盟之終下無大盟矣凡在盟
之鄭被楚禍最深以下則鄭無交楚之文惟不見 疏 言同盟
此盟之陳蔡定以後陳猶見從楚蔡猶見從吳 如有陳

也 蔡

公不與盟 魯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
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
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
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 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 據不與辭不與 譏在公也 此傳
隨不見公相起公事楚楚有內亂諸侯會于平丘謀 其日 公
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言不與與不見公相對

不與盟外 善是盟也 善陳蔡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關矣昔魯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
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踣躅畢行無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榆與郕鄆勝繫齊之左倚止晏萊焉齊
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與郕鄆勝繫齊之左倚止晏萊焉齊
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
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
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
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
利者小國共命宣 疏 因討楚并執季孫意如以歸並言者言
子說乃歸平子 疏 執致晉人之意言以歸以安季孫也

公至自會 此沙隨致後乃執
蔡侯廬歸于蔡 疏 楚世家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
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蔡世家
楚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九 義家塾叢書

陳侯吳歸于陳 平王初立欲親諸 疏 陳世家楚平王初立欲得
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
接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

善其成之 非諸侯歸之 會而歸之 襄以後不言同盟此言同
文故謹而日之 公未盟 此未嘗有國也 據陳蔡使如失國辭
然者 據與衛侯行 不與楚滅也 不與楚滅故使如失國辭猶
楚復 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諸侯五月而葬此三十月乃葬者因
變之不葬 變謂事有三 謂其有 失德不葬 蔡勝晉黑臀陳

侯羅陳侯款陳侯朔齊侯潘晉侯詭諸宋 弑君不葬 弑君不
公御說宋公王臣衛侯鄭伯捷黃軫 弑君不葬 弑君不
一齊光楚商人晉卓子夷獯州蒲衛劉鄭夷宋與夷捷杵日
未踰年君二齊舍晉奚齊皆賊未討內隱公閔公外賊未討

而葬者魯桓公蔡固也東滅國不葬紀季姬叔姬不葬
秋討而言葬者陳平是也滅國不葬紀季姬叔姬不葬
不葬者而葬二姬明失國不葬也婦人之義不踰君然且葬
而踰君亦明滅國不葬也葬二姬以起不葬紀侯也然且葬
之陳蔡已失不與楚滅未滅復國知且成諸侯之事也故不先葬
以爲諸侯存之成其事而葬以起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時執意如

吳滅州來成七年吳入之至此乃滅吳三滅國皆在昭世皆在
平丘以後乃見明晉已失諸侯也州來夷也何以知其夷以無
國名以地名也春秋中國國有國名邢地陳儀而言邢衛地朝
陳儀朝歌是也今州來滅言州來下蔡遷亦言州來以地名見
而無國名是夷狄非中國也夷狄以歸地理志沛郡下蔡故州
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以歸地理志沛郡下蔡故州
還昭侯于此後四世蔡爲楚所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十有四年年表楚平王居元

春意如至自晉魯語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君喜其歸則意如惡專政不入然而致
致者喜其反惡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未廢以國事見執
則執不必致之見君臣之禮也于人有恩禮故致之論語
曰君使臣以禮不言季孫傳曰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三月曹伯勝卒春秋卒正至襄昭世例皆日曹獨不日者曹居
故以後日一進一退一始一終比曹世家二十七年武
屬而義見此升降初終之道也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莒子不葬者莒無諡也春秋十九國成以
中吳莒無諡以爲夷也故皆不葬

後乃卒者卒正也不葬者夷狄也春秋凡夷狄不葬卒不日者
少進也與吳同月楚乃日傳曰夷狄不卒卒少進卒而不日者
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犁比公之子攷公子公孫之例其晉
內方伯衛陳鄭衛一見取則陳六見鄭十四見外方伯秦蔡吳
楚秦吳不見蔡九見楚十二見公子無公孫卒正曹莒爲首曹
子而已邾以下皆不見左傳事詳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稱大夫爲公子不莒無大夫也小國無大
稱大夫爲正例大國有大夫則不言大夫非公子曹殺大莒
夫不名稱大夫無名氏有大夫則不言大夫二名相起見意
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稱大夫無大夫不名意恢賢也賢故與
按曹殺大夫不名傳曰無命大夫也經本曹殺大夫而稱大莒
以曹莒二國互相起傳因名就賢立說耳曹夫而不名莒殺
稱名氏而皆無大夫大夫皆以無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不言大夫皆無大夫大夫皆以無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莒以夷無大夫吳楚秦之也曹以屬國無大夫邾紀之也
也莒夷狄猶中國曹爲屬國首故舉以爲例屬國惟曹莒錄
大夫邾以地錄滕薛杞三國全不錄矣一說曹無大夫言公
孫會莒無大夫言公子意恢賢其身曹會因其父賢其子孫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吳君卒起義也吳世家四年餘昧卒欲授弟
日先王初命兄卒弟代立必致位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
後卒今立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餘昧爲王按世家記年有
誤字四年當爲十七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廟合祭太廟此
別祭不與五廟故弓叔老子襄二十二年立
別祀與仲子同三十年見經共十二年立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大夫包卿言則去樂卒事者去樂
夫國體先君之臣不用樂示哀痛也禮也不言釋君在祭樂
卒焉者祭爲先君不以臣下廢之禮也正也君在祭樂

之中大夫有變前見卿禮此見大夫禮明君卿大夫例皆得同有禮魯三桓爲三卿別記臧孫之卒不卒臧孫則記叔氏之卒又別記之卒然以聞可乎事嚴外事宜三卿與上大夫中大夫皆得如卿矣不以大夫國體也左傳君之股肱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得書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者公子朝之孫公孫歸生之子也蔡大以朝吳爲監出奔者無忌諱之疏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楚復蔡也繫之蔡者朝吳本蔡人也疏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杜注聲子朝之子又於此傳歸生聞之句注云歸生聲子名昭杜注朝吳聲子之子據此歸生即公孫歸生也子朝爲公子而吳以王父字爲氏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此伐稱將帥師不狄者前謹始也以以下皆不狄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冬公如晉

公惟五年及此得如晉

十有六年

公羊于平邱之會諸侯遂亂左傳于此年云諸侯無伯益自不見同盟遂爲無伯之辭矣

春齊侯伐徐

徐在楚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徐人敗之齊侯曰徐子及郊人吾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劉子云楚殺戎蠻子天戒之意楚子不名者夷狄輕之不月不日不地皆外夷狄也

子戎蠻者進之

夏公至自晉

據年表公歸在葬昭公之後此何以先言至而後言卒爲內諱也欲諱其事故使若公復而後晉侯卒者年表公如晉晉留之

然

葬公恥之世家同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卒在公至之前此先致公年表晉侯而後卒者避送葬之文也卒六卿強

公室卑矣晉世家六

年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劉子說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咸又大蒐于比蒲與五年同占

季孫意如如晉此公在晉季孫相也何爲先致公更目季孫之如晉則公送葬

之季孫公送葬

冬十月葬晉昭公

葬二伯也月者失伯略之同次國大夫會葬月皆在如上此在如下者異時也季孫

以九月如晉侯十月乃葬不可以冬時加

于秋事也以葬月加于如上者不異時也

十有七年

年表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以爲稱公增庸亦有謚小邾不卒葬惟以左傳攷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邾爲連帥屬于莒邾二朝襄七年及此地理志東海郡邾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劉子云晉滅陸渾戎天戒之意晉不言滅因陸渾戎之被夷狄滅不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冬有星孛于大辰

劉子說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大于後星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六年

子嫡庶將分爭也

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朝子朝楚出也時楚強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卒敬王即位

子朝入王城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楚王猛卒

楚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入王城天居秋泉葬之政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旗奔

兩夷狄曰敗楚人敗徐于夷林是也大夷與小夷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人于箕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此楚敗也當日吳敗楚于長岸或進楚子楚吳皆夷春秋進楚退吳楚禮待優故曰戰于二夷使楚若中國者然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不言正不曹世家平公四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劉子說宋陳王皆之後鄭衛周同姓

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鼫子鼫楚之出也及宋陳衛鄭亦皆皆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縱廢世子立昭按春秋之例方伯以上乃記災不記災夷之也宋四記災故宋也陳前記災存陳也此衛陳鄭三方伯記災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其志據外災以同日也

同日四國災

其日外災亦以同日也

因同日故或曰此亦人有謂鄭子產曰子產公孫僑也不見

見經見經某日有災某日即謂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數

者多惡可以推測災變則無端倪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故春秋但記災異不詳占驗也劉子云十九年龍闕于鄭時門之外洧淵近龍壁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疆災鄭當其衝不能修德時關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詞令以交二國鄭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因于

國

六月邾人入郕

入者未滅也邾夫人宋向邾國也地理志東

秋葬曹平公

時葬

正也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年表曹悼

春宋公伐邾

伐邾為鄰事凡單伐者皆方伯之辭宋為王後故宋不伐外州小國皆朝魯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未弑而曰弑加弑

日弑

據蔡世子正卒也般實弑故以比之夷狄不

不弑也

據非弑則不弑而曰弑據日知不弑責止也止有不

過自罪

以疾卒止曰我與夫弑者此止自不立乎其位以與

其弟廸

此自責哭泣歆飭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劉子說

疾病飲藥毒而死

太子止自責不立其位與其弟廸未逾年

死故春秋義之

檀弓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曲禮居喪之禮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義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瘠不形視聽不衰

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

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不敢虛加

故乃以

左氏以為奔晉記載小異古書之通例敘事多以

少

己卯地震

劉子說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日卒時葬

據與正不使止為弑父也卒正則非日子既生不

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母主于養父主于教母不能羈貫成童

不就師傅

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九

昭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子之法也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內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悌恭敬而溫父之罪也劉子云孔子曰行身有六本天之所生地之文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德忠其父之節慎其施于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成辭應對不背於耳趨走進退容貌不背於目卑體賤身不背于心無所推而班氏云天子不從命推而師傳于外者尊親者也棄其本者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傳于外者尊親者也棄其本者之太子諸侯之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宮父所以不自教子者為深顯也又授受之道當極陰陽變化之事不可就師學問無方欲其知父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父子相教也就師學問無方欲其知父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九

昭公

三

義家塾叢書

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神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人進去強楚合中國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以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賢而君者不可不慎也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而宋襄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不知孔父之賢乎授之國政者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宋襄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傷早任孔父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疾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聞不能以寸以此明教世子之法世子傳位之重而不知法所以責許君也二十年許公元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劉子說大夫專自夢者有言白者出奔先言叛專乎夢也如夢為會曹無大夫非內辭不見其曰公孫何也公孫與公子同曹小國子公孫傳皆言其以貴取之劉子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以爲變例言其子也春秋賢喜時能讓國因賢其父喜時而哀其子會也班氏曰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

及子孫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而不

以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會宣公之孫子臧之子

以叛也據宋公弟辰自南里出奔先言叛乃言自此但記奔

說按公羊云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

諱也此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故君子為之

師說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劉子云盜殺衛侯兄天戒之意

盜有三賤也微殺大夫其曰兄一見例母兄也

兄不同母繫于先言衛不言公族一見公于公孫皆起當國

君曰公子而已言公弟起則父言公兄亦起其亂也弟

與兄亦對文如曰衛侯夫不繫于君衛侯累也殺同以衛

公子公孫也侯為盜首責然則何為不為君也

侯不能保護之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宜立事曰有疾者謂天疾

之所棄謂瘡癰盲瘡禿跛不得入乎宗廟宗廟之祀故不立

偃不建乎人倫之屬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天 義家塾叢書

也白虎通有疾輒者何也問輒以曰兩足不能相過

不可入宗廟說輒者何也問輒以曰兩足不能相過

孫良夫跋為大夫者當是不甚能左傳以為齊謂之暴楚

成禮此跋不能成禮故不立也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

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謂之輒

方言以輒為主同俞樾說楚謂之輒四字為衍文校輒左

聲則無以相別氏作輒經字文筆小誤時所或有輒當

作輒或以為四

字皆衍文恐非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華亥向之亂國幾亡三年乃止

及向之班諸宋世家十年元公母信詐殺

先于定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世家立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

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公立而殺

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

二十有一年蔡太子朱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立十四年惟此一

山故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殺乎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

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

葉也木有枝葉猶鹿鹿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劉子說宋三臣以地

以叛而召亡人也以亡人為王者從

重也以臣叛君三年乃舉危之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此華繼召華向而後入其以自陳言入者

入而叛者內弗受也以臣叛君其曰宋南里據入于蕭宋之

入不言叛內弗受也以臣叛君其曰宋南里據入于蕭宋之

南鄙也鄙當為郭宇之誤南里宋城之南半城所謂新城也

城即于南城叛故以者據來奔不以者也據以歸言以明不

宋城舊鄙以守以者據來奔不以者也據以歸言以明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天 義家塾叢書

專地叛以邑來奔言以邑此以下不言邑校下繫邑如直

也大夫不得專地言以邑叛是得專邑故春秋經正其義

叛也外其人于邑以不繫邑使不專故但直言以叛而已

不言以邑公羊曰直來曰來言但叛無餘

邑叛也事也地猶在國未以出奔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氏大夫也叔勝叔弓子字伯張十五

冬蔡侯東出奔楚劉子云蔡按東公羊左氏作朱以為平侯

前蔡侯東出奔楚逐其君

小異

東者據卒于楚東國也據此奔後按年表以魯昭公二十

年又注云奔楚則與本傳說合攷世家但言平侯之子不言

其名朱如用左傳之說則平侯之子名朱立一年無極以計

去之而立東國朱奔楚則平侯之子朱奔楚在二十二年此經

文作朱之說也用本傳年表說則平侯卒東國即攻殺其君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天 義家塾叢書

其名不詳至于二十一年東國自以事奔楚後遂卒于楚此經文作東之說事本相同惟其遲早之閒有異耳東與朱字形近易訛此作東下作東國二傳何為謂之東也據二名何又作朱疑不能明附之傳疑可也何為謂之東也據二名何王父之孫 誘而殺焉父 太子友之子 執而用焉 據三傳大處皆同異 奔而又奔之 楚蔡仇國 左傳說則奔者為平者其小節也 奔而又奔之 奔又奔之 侯子朱本傳說則東國也先攻殺平侯子于此自奔經下有東國卒楚之文是三傳同以東國有如楚之事一以此經當之一云不見經耳非有大異 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傳曰王父名子不奪人親之所同也 之 大仇奔投敵國無恩于祖父故春秋奪其君以起其忘祖父之大惡 公如晉至河乃復 魯世家二十一年朝 晉至河晉謝之還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吳助華向為亂晉助宋公華氏求救于楚諸侯乃縱

其奔楚也

自宋南里者

據出奔例專也 據從叛出奔也曹會言不言所自專也 奔不言叛此奔叛兼言

大蒐于昌間

此在春非時也

秋而曰蒐

據八年秋蒐于紅

此春也其曰蒐何也

據春蒐本國一年則以四名別其時故名與時相應至于五年三以蒐事也大蒐為禮名方伯五年一行之禮從其定名言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劉子說王有愛子朝王陰謀欲立之田

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子朝奔楚而敗景王襄公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譏公不親行而使大夫也傳曰周君也親之者也因其使人而譏之也

不使則不見叔鞅者叔鞅子未畢喪而出使非之也大夫如不月月者以葬之月加于如之上見以葬如也月者危嗣子之亂王室亂劉子說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春秋舉成敗論禍福如此類其致也 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

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據成宋亂言成之未有成也凡二

二者皆嫌故以亂起之明非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說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

貴也尹子在盟盟稱

周本紀景王十八年太子聖而早卒

之黨與爭立國人攻子朝而立王猛為敬王

以者

王立不以者也 札曹臧辟辭以承父志劉單貪功構禍

責劉單也

王猛 據卒言 嫌也 嫌也此以王氏明不子也此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九

昭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周也地理志河南縣下

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

以者

王城至平王居之 入者 據天王內弗受也

在以下朝在成周猛出奔皇因入據王城言入明得拒之景王之欲立朝非正也其拒猛何也曰先君之易嫡亂也臣之逆命賊也貪立拒命結黨構兵易生父子之禍春秋絕之以比之于商臣蔡般故曰臣子大受命言居而不言奔者明其有立道不言立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為朝殺者也不言殺者以卒失嫌言殺則

之君同王子奪 卒者經諱殺言卒依經立說也

此不卒者也據未喻年王言其曰卒據大夫失嫌也言卒繼立之名也言王子亦奪其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姑如晉大夫如月者皆為葬事往此非葬事月者皆為葬事往此非葬事月

癸丑叔鞅卒立二見經子詣立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為邾人愬故魯取邾

晉人圍郊劉子說周室多禍晉伐邾邾者何周之邑曷為不

左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邾邾侯卯邾潰丁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武卒以終其事朱奔同獻武故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義家塾書

卒也上奔為朱平侯子此東國般孫在楚卒當以朝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劉子說莒逐其君名者無道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

夏劉子說楚師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甫殺獲其君蔡怨楚

意吳世家八年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

中國不言敗敗必言戰據外不言此其言敗何也當先言戰

中國不敗後謂言戰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不言敗以中外正

見滅于吳六國皆中國而從楚者以頓胡沈先蔡陳許者

之辭也使小國親敗若非陳蔡許之師然曲禮所謂君

惡也其言敗釋其滅也沈又或實非滅所以能釋其滅也

獲者上言滅非與之辭也辭如晉侯齊侯是也上下之稱

也君死曰滅臣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

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

天王居于狄泉言居者王者無外也班曰王者有三年之喪夷

難急正王號知外難當誅周本紀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于

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地理志雒陽縣下

始王也卒乃立其曰天王乃稱天王因其居鄭言出

因其居而王之也公羊此未三年其稱班氏云春秋曰元

位改元即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禮

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尚書曰

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聽于冢宰三年孝子之心

則三年不敢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

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

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義家塾書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所以聽于冢宰三年何以

為冢宰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春

秋有經禮有變禮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故未三年則變

禮焉此與定公事同已論年新即位言天王言公辭使若成

無君故言居于此天下不可一日

尹氏立王子朝劉子說子朝楚出也時楚強宋衛陳皆南附楚

莫之敢納楚平王居卒子朝奔楚王乃定尹氏稱氏者惡事

貶之也獨言尹氏者舉重也奔言召伯毛伯者紀實也立不使

詞敬王未立之先朝入成周以叛殺王子猛皆不書不以

立者據上言不宜立者也晉朝之不名謂氏王子何也衛

人立晉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衛人立晉知衛公子故名不

不氏公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嫌尹氏目一人不氏若非王

子嫌別有所立春秋有

正有變多由別嫌而起

八月乙未地震劉子說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

朝魯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朱五

大夫晉二大
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人為齊討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取綸其明年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諸侯無伯楚國內亂臣弑其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甫公如晉得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黃公孫遂如齊至釋不得入乎晉也言疾以釋不得入之恥前不言疾此言疾者不得入晉之終下又因此出奔恥辱大故言有疾且因此有疾以起前之皆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

年表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昭公立四見經子何忌立

姁至自晉

重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語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不執則不致卑不敵尊也執則致喜其反也大夫國體也君執則待之宜有恩禮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子說自十五年至此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子殺戎蠻子

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吳公子光弑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佗如仲舒

秋八月大雩班曰劉子說與十六年同占

丁酉杞伯郁釐卒杞世家平公十六年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楚屬國前射吳子卒昭世吳三言滅國類見之例皆在徐州揚州則不見也經言滅有國辭史以邑言之者邑有君

如宿郛也吳世家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二邑而去楚乃恐而城郛

葬杞平公

日卒時葬正也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姁如宋言姁如宋起姁患之故公孫後書姁卒宋公亦以無公道卒也叔孫姁叔倪皆患于公不得國權故公

見逐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辭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輸粟平邱以後無大會此言黃父盟也平邱以後召陵以前三見合諸侯皆為王室也

有鸛鵒來巢劉子說有鸛鵒不言來者氣所生謂告也鸛鵒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

野也鸛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其眾不可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公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此黑祥也

傳所謂之皆也魯世家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鸛鵒巢魯公在乾侯鸛鵒入處公在外野

重纂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昭公

語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據蜚蜚言來中國也

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鸛鵒穴者言巢而曰巢穴藏之鳥來日來與復中國也同

至中國不穴而或曰增之也增讀為增于穴中駕巢穴而為駕巢

之說一說增如論衡儒增篇之增謂加之也左氏云書因但有不足為異又增言巢以大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七月雩不言月言月非雩也雩不雩非雩也起

季者據上言上有中之辭也言上下不見有中故言又有繼

之辭也食其角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魯世家季氏與郈氏鬪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

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譏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臧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譏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于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眾將合謀弗聽臧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昭伯昭伯曰然救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劉子說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嘗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術弑其君季氏舞八佾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春秋舉成敗錄禍福類如此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子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次于陽州陽州齊地不至齊者大夫拒之也次止也末至齊下言昭公在野井也公如不錄其所至此言次者因在外詳錄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義家塾書

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齊世家魯昭公避季氏難奔齊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

弔失國曰唁失國與喪皆曰唁慰藉之也公國未滅不勝其爲奸臣所蔽不敢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唁當言失國以不得自主齊侯一公也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入言者見唁者謝公不肯入之也下傳曰既爲君言之不可者意如也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君在外則不卒大夫致君而後卒大夫也魯世家齊高張曰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死也死也魯世家齊高張曰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地者謀十五年宋世家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

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于景公頭曼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子云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有所見也魯世家宋公爲魯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不月者以其爲公取故月以謹之取據此乃易辭也言師帥不取言取者急欲公之得所不使內得據之久內不言取據內取于外言取其爲公取之下而後取也故易言之也故不言取

二十有六年頭曼元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葬六不葬王臣無子也與夷捷杵臼賊未討也御說背殯茲父失德也六葬繆公日危讓也文公日背殯會楚也共公日不葬者也莊公月危捷紂也平公時正也春秋凡言葬者皆有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內言居此言居下言在者鄆內邑乾侯天子無外言居諸侯君一國于其境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義家塾書

外邑居安而在危存之乃言在魯世家二十六年春齊伐魯也致居不月此月者謹始也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鮒子將栗五千庚子將言于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魯平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公次于陽州陽州齊地陽州而己其曰至自齊言居者如以何也據下致言乾以齊侯之見公侯故不言晉可以言至自齊侯不言晉以齊侯之見公侯故不言晉

也君重于國見居于鄆者國都文公在外也言至自齊國之可以言自居于鄆者國都文公在外也言至自齊國之可以言自居于鄆者國都文公在外也

乃言居在外至自齊據居于道不致在外義不外公也公猶在鄆魯邑公居魯地言至自齊不必別言居明公以遷居鄆與常出不同既已出奔猶以至齊言之者臣子無外君父之義

左傳云言魯地也與傳同

一二三五

夏公圍成不言取圍而不能取也

非國不言圍據圍邑當先言伐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以公在行間故崇大其事

言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自桓以後齊不主會諸侯矣此何以言齊主會著齊之更伯也何以著之為謀納公也自是不日者不信也以後晉失諸侯齊更伯故因內事著之也盟納公齊為高張所蔽不能納故不以信詞許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也不別國致會致至自會國同道據在外不致義不外

公也再發傳者上致自齊未至此至自會故更明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前名棄疾此名昭公楚世家十三年平王卒居所謂二名也昭公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九 昭公 義家塾叢書

居棄疾前名棄疾此名居名從主人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劉子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

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劉子云初雒邑與宗周通繼封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

千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本紀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

為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周有入春秋諸侯出入皆惡名以歸為善以入為篡天子無

義上有天王言特無出也言出則失天下辭入不月月者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劉子說楚平王居卒遠矣楚在郢去非也楚莫能奔此有召毛當言出直奔也

此從土子不言出春秋周臣凡失道者言出絕之也罪大不言出以其罪重見絕已明直奔謂周不有之直奔而已不言謂美惡不嫌同辭

二十七年年表楚昭王軫元年

春公如齊正月不存公猶在內之辭不敢外自宣十年至此

如齊齊復伯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在外也三至公再發傳者與前不左傳言在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劉子說吳公子光弑王僚吳王壽夢有四

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謂以位讓季

子季子終不肯當為謂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兄

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兄

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時使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

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從事如故謂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

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

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

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不言先者吳無大夫又

楚殺其大夫卻宛宛楚賢大夫聽讒殺之故有危亡費無忌

宛一見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此大會

者為成周不左傳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可以盟也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

冬十月曹伯午卒卒正例曹世家九年曹悼公朝宋宋囚之

葬宋歸

邾快來奔邾無大夫季氏逐公前以地書來此不以地何以書

書以見其罪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三如齊一同盟鄭陵齊強魯弱不能納公國皆政在大夫納公非大夫所喜君不能自主所謂不得舉手浪梁以後政在大夫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危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邑也齊不能納昭魯世家二十八平子私于晉六卿六卿受季氏昭公如晉求入季

公在外也公如晉至國不言所次此言次因公在外大夫受季孫賂不入公以此見大夫專諸侯不能為政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旱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書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鄭世家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立

六月葬鄭定公傳曰時葬正也然則月者故也為危之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日卒時葬從方伯例矣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年表鄭獻公董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如晉未見晉侯故以乾侯致如晉不得意故返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魯世家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言來者

公在鄆魯地也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公如晉齊侯怒公不為公謀使高張來謝公故曰唁不得入也以唁言者起非實

公如晉次于乾侯再如不得志齊之高張晉之荀躒一也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公在外不卒大夫此卒者無公乃卒之也與叔孫婁同以無公乃書卒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不死於病如此皆無公也二十宋公卒傳云邾公也無讀為譚謂是天命也叔孫婁求納公求納公也皆者承上宋公叔孫婁是也無病而死叔倪絕故倪死而鄆潰傳曰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非我罪也昭公者二叔死宋公卒鄆潰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逐君本季氏之罪而上亦失道傳言此者明君當若于道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邑不言潰言潰者國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旱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書

惡矣春秋重民不相得而潰飯是上失民也失民為大惡亦譏公也

及公昭公出奔至此乃不在魯故以出奔言之出民如釋重負昭公無道大蒐窮兵見逐非盡下失道上亦有以招之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在存公也言居在內辭非存也言乾侯內地然者

中國不存公據在晉不言存公正月無事書故也前猶以存公鄆潰公乃絕于魯故謂變也逐君與弑同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晉大國卒皆日者禮備也雖不正從多而失德廣也二時五葬二月一日文日

葬者危背殯戰也悼月葬者危伯衰也晉世家晉頃公卒子定公午立晉卒

皆日唯夷吾時未
爲伯義不正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不及時而葬速葬也疏月者伯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班氏曰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吳所滅

徐者州舉之荆後言楚徐始終不易名者如梁亡荆楚爲伯梁徐以秦爲伯故州舉之不易名也于此以州滅下記蔡遷州來以此終之滅不志志者因進之三月月者亦進之疏世家闔廬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滿

三十有一年年表晉定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正月以存君故于左傳公在乾侯正月必詳公所在疏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欒于適歷晉言會者起受賂同惡相濟也公如

肥絕而罪魯世家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惡見者也疏衣既行同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昭公 望 義家塾叢書

不從晉人止言意如會荀欒起同謀也同惡相濟撫君善助奸人

夏四月丁巳辭伯穀卒辭自莊三十一年至此百五十年乃卒莊世不卒者也辭敘小國末至此乃正卒能同盟故名曰者以

起正卒之下從時例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方會意如即來唁公明爲季孫謀謝公也不言來者乾侯晉地晉自主之

言來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絕公不助之也曰既爲君言之矣君晉君言以晉侯意告晉

君起公未見晉侯不可者意如也見欒亦如季孫故有三家分晉之事

秋葬辭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劉子云黑肱懷地震之意納叛臣也書者公在外罪三家也

其不言邾黑肱公羊所謂口繫邾婁何也據師讀有邾邾庶口言邾而文無邾

知此亦別乎邾也別于邾通濫也言其不言濫子何也據言子也通濫事校公羊言叔術讓國事引公扈子云公扈子見公羊傳疏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言曰惡有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謀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公扈子先師劉子會用其說也非天子所

封也天子所封乃言子邾小國猶有濫有小邾則大國多此類矣班說大夫功成未封而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

來奔據晉宋言以內不言叛也此言來奔不言叛諱內受叛人但錄其

奔而已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子說時吳滅徐徐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不言公內取也不繫國也地理志泰山郡剛下云故闕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昭公 望 義家塾叢書

夏吳伐越吳世家五年伐越敗之吳越始交兵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邾人郕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此大會且中國諸侯也何以不言同盟爲王室

事國參公子發孫公孫僑子產之子七穆之一國祇一見曹也世家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按此無

陳蔡許

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據歸賑與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前于城杞發傳者明大夫

之事五世希不失此執政之終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魯世家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爲定

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爲定

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爲定

公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
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九

昭公

臣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九終

華陽林思進覆勘

渭南嚴式誨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〇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定公 定哀爲孔子所立之世王法初立由家及國故詳內畧外
內孔子而外魯魯與夷狄諸夏同辭故詳錄小國遠夷之
君內而不外魯魯與夷狄諸侯伐哀者皆不鄙定 定四年以後
初與哀末異文者時有漸久文有差等故也 晉失諸侯齊
復伯齊爭諸侯內與宋衛鄭皆從之晉吳不見從國楚一
見從國吳三國無盟定世詳一滅中國四見滅會盟小國
元年 公八年衛靈公二十六年晉定公三年齊景公二十九年宋景
鄭獻公五年曹隱公元年杞昭公九年秦哀
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吳王闔廬六年
春王 春秋多微辭以其事易明不待 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
爲定 賤絕而可見故此世不言貶議 魯人共立昭公弟宋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一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不言正月 據隱莊雖二月繫 定無正也 定即位 在六月正月
正月 定之無正何也 據禮 踰年即位 定既稱元年 是已即位
也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不月爲 昭公于 薨年喪至正月 已
位必于尸柩之前明有所受孝子事親未殯以前以人道未
敢遽死之也既殯以鬼道明終始也昭公喪至猶稱公與始
死同禮戊辰以下爲定年 定之始非正始也 正月非定始始
是未終此年故曰非正終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二君
兩失之也禮先君既殯新君踰年即位先君正終于前年十
二月晦後君正始于元年正月朔昭亮踰年而喪柩未至定
公當奔喪迎柩于喪至行始死之禮乃拘于踰年即位之禮
是則非微春秋正喪至始死之禮以明踰年即位 不言即位
之變則昭終戊辰定始于戊辰故終始皆不正也 則即位
則即位 在正月何以退在六月下 喪在外也 稟承不可言

二三九

即位也定實即位春秋不言
者正其義以明授受之道
受賀昭雖踰年而喪在外無所承則當以明年仍為先君
之年俟喪至後踰年乃即位以此推之則先君薨在十二
月二十五日以後本年不能殯則亦俟再踰年
乃即位終始皆據歲除元朔為斷終始之義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尊所嫌得執故疏伯言執者
月以決之也

此其大夫韓不信疏其當為晉其曰人何也
人眾微之也據人何為微之據仲幾不與城不正其執人於
尊者之所也夫執大夫同類相連非以貴治賤天子治之以大

所議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春秋之義大夫不憂諸侯因諸侯
則許之亦如天子失權許諸侯也然許諸侯伯討而不許大
夫伯討大夫卑也春秋以天子討諸侯以諸侯討大夫今以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二 義家塾叢書
大夫討大夫既非貴治賤又不
得為賢治不肖故不許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昭定同言公所謂一年二君也公為生君稱故君
生禮事之一二年二君名號不

正所謂無正終無正始也
殯據戊辰越癸亥五日諸侯五日而殯喪然後即位也據宣
葬成公踰年即位言正月是殯後即位之舊典殯後受冊踰

年乃即位臨朝定實問計即于元年正月據踰年之禮即位
既喪至又循舊典受冊春秋明變禮特著其受冊之急也殯
見正月之無所承禮踰年乃即位殯則未踰年著其急也殯

然後即位言正月之無所承禮踰年乃即位殯則未踰年著其急也殯
正非定以前先君未終則正乃先君之
禮一說踰年行即位之是有故公也故公謂繼弒即所

疏禮而定正月不言是有故公也故公謂繼弒即所
說

有猶存也昭公雖薨喪未至與言即位如桓
未薨同有先君故不言即位宣
故公也即所謂無公一說春秋存昭公以定正終也殯後先
定也所以退昭公始定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舉國而投

授受道乃有疏經書即位但明授受而已如後世史文所云
位言之不據新舊久暫乃杜氏以為行禮之名然則先君無
每君只一行禮耶何以餘年皆不書也知其誤解矣先君無

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昭公即位以前既終戊辰以後為定年是
無正先君有正終桓桓在外喪歸本則後君有正始也踰年

正月即位戊辰公即位據桓桓在外喪歸本則後君有正始也踰年
有正始戊辰公即位據桓桓在外喪歸本則後君有正始也踰年

即位不可不察也其義甚微非詳察之不見其微旨公即
位何以日也據書即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既殯亦行受冊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三 義家塾叢書
之禮春秋因其受冊名為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
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據喪至則尸柩之前即正君乎國引沈

子曰作定君乎國然則正君然後即位也據宣公未葬沈子
乎國即正棺兩楹間之變文然後即位也成公言即位沈子

曰公羊引沈上有子字二傳同引沈子說正棺乎兩楹之間
周人殯于兩楹之間班固說夏后氏殯于兩楹之間人殯

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
宜在階階殷人教以敬敬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

得故賓客之檀弓曰夏后氏殯于兩楹之間人殯于兩楹之間
于西階然後即位也不可言戊辰即位乃踰年之禮此正月即
合故以成公為比內之大事日卒葬祭戎盟災皆日即位

君之大事也據比祭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

即位所以正年言此則其日何也據下喪至後言即位著之元年不必言日也此則其日何也二君意已明不必日著之也不日意何著焉問喪敗踰年謂喪雖新至即位論則未嘗踰年此因喪期謂先君殯後必踰年也屬役也傳曰始厲之踰年而書即位年即位乃正禮屬也樂矣禮必踰年此以喪至計僅六日耳以爲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本爲減殺然殺不及禮故著日以明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本爲減殺然分別大鴻臚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共其禮于王者未殯以前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出疆但內事可與以未殯言者況臨諸臣乎若未殯則決不孤傳曰在堂從本事實言之況臨諸臣乎能以即位書孤傳曰在堂子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還諸侯未葬則子聞天子喪不奔王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著日以明雖踰年猶必殯後周人有喪魯人乃即位未殯雖踰年亦不即位著日有二義周人有喪魯人有喪謂同在已殯周人弔魯人不弔弔謂奔喪禮周人曰固未葬之時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四

義家塾叢書

吾臣也使人可也班固云天子問諸侯莫哭之何慘也發中也故禮檀弓曰天子災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某弔周使人弔葬歸贈無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奔喪親者也故郊子來奔喪譏詞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奔喪親者也故郊子來奔喪天子使大夫則不可也師皆譏文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此謂之儀使大夫則不可也師皆譏文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此謂喪則臣不奔君喪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尚書周書終于顧命以爲周道之盛成康未久猶存古禮至春秋疏天王崩魯則朝守禮廢魯無朝王之事故但譏使人而已使大夫非禮于此君至尊也子君去父之殯與外事而往弔猶不敢所見其義是也春秋之例未葬之前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已殯謂倍殯是也春秋之例未葬之前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已殯雖有天子之命不能倍殯而出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已殯天子命未殯而臨諸臣班固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臣以至重明至輕也疏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此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瑁王以統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瑁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諸侯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以名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鄭君說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得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思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思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葬未成君猶繫于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也

九月大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五

義家塾叢書

雩月八九月雩之正也玉藻至于八月秋大雩秋者謂七月秋月雩者言月七月雩言秋而已非正也據時冬大雩非正也以明八九雩正七月雩不正也雩據時冬大雩非正也傳曰冬無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據至于七毛澤未盡土爲雩雩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據至于七毛澤未盡土所生澤地之潤毛未盡人力未竭救旱之未可以雩也雩雩澤未盡草木猶榮人力未竭救旱之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據雩災甚其時窮過秋則可人力盡救旱之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周入九月今六七月也至是無雨則是年不艾則無食矣一年不艾雖國有備而民甚之雩是謂其時窮及人力盡也雩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疑旱雩愈雩者爲旱求者也疏祝禱而已求者請也金古之人重

請據求皆何重乎請事在為民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春秋
試殺奔逐之禍多起于爭爭為亂階欲絕亂原務須人志
明讓故春秋貴讓善隱公賢衛武曹賦吳札三公子讓人有
則禍亂不生惡利讓求重乞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千乘之家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請道去讓也讓者已與而辭之
先利不奪不讓是之謂也讓者已與而辭之
二者則是舍其所以為人者也爭則大者就亂小是以重之焉
相反也存請哉人所主請乎應上公也應其氏上公人鬼之稱
人道也許慎異義云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左古之神人有應上公
氏云古者五長生為上公鬼為貴神
者疏或云應龍處南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上
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夷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
為應龍之狀乃大雨也按董子求雨篇春為大蒼龍夏為大
赤龍季夏為大黃龍秋為大白龍冬為大黑龍土龍致雨蓋
重義家塾叢書 卷十 定公 六 義家塾叢書

本應龍說也鄭氏駁異義云今人亦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
云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夫請者請于神人
夫道之而以請焉求重其事故必志也夫請者請于神人
見不能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時不雨以
使人六事自責天乃雨也請雨為民也非自為也秋零因災也非
生事也傳猶以不月為讓者所以申明貴讓之義也請而猶
如此則餘者可知
立煬宮鄭君說煬公伯禽之子煬公之宮季氏主之春秋譏毀
故不日左傳以煬公九月立煬宮
立者據攷仲子不宜立者也據立晉言立煬先君已祧之廟
同魯世家煬公伯禽子
冬十月隕霜殺菽劉子說周十月今八月于卦為觀陰氣未至
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

季氏逐昭公君死于外定公得立見月者記月因時乃
故見天災以視君也月者記時也見異此不為何者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解見信三其曰菽不
殺言舉重也菽豆也當冬乃生不畏霜殺今霜殺菽則凡
班氏云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
二年按定世三傳事實皆同以近世文明故應無異說
春王正月定世無伯齊晉分主中國吳楚分主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劉子說此皆奢侈過度者也先是
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
而奢僭者一曰門者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其罪以
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
宮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附以洪範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何也據錢
重義家塾叢書 卷十 定公 七 義家塾叢書

不災自兩觀始也據以兩觀親不以尊者親災也
親尊者此當言災知災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據親作雉
災雉門及兩觀先言雉門據當言兩觀尊尊也尊得及卑卑
孔父先死而言及不以卑先尊也不雉門其僭天子故辟目
以兩觀及門者尊之以記災明人事雉門以兩觀及雉門
則雉門為輕
避僭天子也
秋楚人伐吳此襄瓦之師吳有滅楚之志猶輕舉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班氏云門必有闕者所以飾門別尊
闕賈疏以其有數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禮正月之吉乃懸
法于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
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望人臣
將朝至此則思其闕故謂之闕
言新有舊也據作主不言新作據新延為也主有加其
度也據作三軍新立一軍為三修舊不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有知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新作美飾
親之亦主善以內之意災事惡惡不可近亦目惡以外之意
也亦以災因天譴作由人力可以言雉門及兩觀災不可以
言雉門及
兩觀作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晉無難公者何以言至河乃復以
失伯故疏自此遂不如晉晉失伯之辭也齊爭伯而晉衰所謂
不朝之晏子以其君顯也昭五至河不得入不月此月以已
晉謹之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小國不專記事但記卒葬因大國事及之
疏卒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
疏日卒時葬小國正
葬緩
例邾二葬皆時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八

渭南嚴氏孝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言及內為主不日數淪惡之此未
嫌從同鄭伯在疏按左傳作邾以後
喪不稱子嫌也疏不見莒不見小邾

四年

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世家二十八八年惠公卒子
疏曹世

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不見經曹弑
不書為同姓諱也卒正但言莒薛弑餘不言為之諱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辭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平
以後不言同盟矣此何詳敘諸侯左傳晉失諸侯天下無伯晉
失道而楚亦弱也然則此何以詳敘諸侯以伐楚而詳內中國
而外夷狄也四伯分而天下裂不惟無王並無伯矣春秋自城
濮以後晉為中國伯楚為夷狄伯狎主齊盟齊附于晉吳尚未
顯自此以後齊吳並起而天下分裂蔡自晉文三會後唯此乃
會中國也蔡在先者主兵又陳子末序以年讓二國會而後侵

疑謂也書會外難之不能伐楚故蔡求吳侯不月者大侵楚
諸侯皆在從重而月之也諸侯皆君齊獨大夫起齊為伯如以
大夫主諸侯如趙盾故事也疏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留楚
天下諸侯侵楚楚亦失伯也
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召陵地理志汝南
南頓下云故頓子姬姓女陰下云故胡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不言滅
以起其為方伯之辭因其所滅知其屬于何州衛鄭如是陳蔡
亦如是者以初本中國也劉子說蔡怨楚而滅沈楚怨蔡吳
人救之遂為疏會宋公孫歸生為一人按傳與左皆無歸字又
伯莒之戰
相去四十一一年疑公羊歸為衍字蔡世家夏為晉滅沈杞世家
周武王時侯伯向千餘人及屬之役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
沈之屬不可勝數
故弗采著于上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不言同盟者天下諸侯皆在不可言
云晉于是疏再地皋鼬別為盟也
失諸侯也疏言諸侯者避劉子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九

渭南嚴氏孝

後而再會據已伐而盟復伐以公志於後會也
于侵後志疑也內外諸國同在而疑于伐楚蔡乃請疏蔡請
楚人辭之實未侵也未侵而曰侵致其意天下諸侯皆在是
而侵楚楚亦病矣此全見十九國以下天下無伯無五國累
數者矣

杞伯成卒於會襄以後小國正例日不日踰竟也傳
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
公自立是為釐公弑不書弑畧之
六月葬陳惠公子背殯出會葬者陳為楚
許遷于容城諸侯遷之于中國四
秋七月公至自會傳春秋之義也已伐而盟復伐則以伐致盟
而畢序諸侯者所序愈詳其心愈微無伯之
詞也以月致者大會至此終故月以謹之

劉卷卒 葬者必日卒此不日明例不葬並明例不卒也

此不卒 據尹氏卒以葬故卒不日以明之此一見例

也 劉子卿也卿尊同于方伯故得卒之然則見四卿但卒劉

乃因其賢 疏卒者賢之也卒王猛拒子晁王猛卒又奉敬王

拒朝則賢之 疏以正王猛之不正何賢乎爾于猛之爭立則嫌

之意也然則何以不于其事賢之 疏方欲寢內諸侯也天子之

責猛不以進劉故于其卒焉賢之 疏班氏云諸侯入為公卿大

為天子諸侯祿也 疏外諸侯也劉班氏云諸侯入為公卿大

後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後食其祿 疏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

非列土諸侯 據外諸侯此何以卒也此一見例疏三公之田視

公侯以為閒田 據內諸侯不卒此一說與上義別班氏云天子崩

氏云祿者錄也 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天王崩

昭二十二年書主 為諸侯主也公羊我主之也與此說同尹

會諸侯為王官伯 為諸侯主也公羊我主之也與此說同尹

二公分率東方西方諸侯 入門左右顧命所言是也禮二伯

乃天子之老春秋之 于齊晉故因尹有二伯率入伯之禮而

卒之以起 疏知為諸侯主者以其志葬左

二伯之舊 疏氏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葬杞悼公 小國不專記事但記

楚人圍蔡 召陵以後蔡折而入于吳吳強為伯蔡

吳以後記事 乃詳自平邱同盟之後凡在會之

國以後于楚無盟會 之文晉同盟不書陳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不殺蔡而伐

從晉之文 疏自此以後晉師皆

葬劉文公 王臣四卒皆不葬此葬為一見內賢之也寢內諸侯

外之分例 應不葬此因賢

之託一葬 以起不葬之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劉

說蔡滅沈楚怒圍蔡 吳人救之遂為伯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

妻昭王母 鞭平王墓按楚大吳小何以言戰從蔡錄之吳稱子

楚稱人抑楚 以其無道此吳客楚主不以楚及吳者亦從蔡言

之蔡為夷狄 屬楚久矣何為以中國言之蔡之所以為夷狄楚

故 疏蔡世家昭侯使其子為質于吳與共

也 疏伐楚冬與吳王闔廬遂破楚入郢

吳其稱子何也 據凡侵伐

以蔡侯之以之 據長岸但言戰楚

此言敗績 不以舉其貴者也

吳臨楚從蔡 解舉其貴者也

稱子此吳為伯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以徐州之之辭也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辭此乃因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事不能大有懲戒如吳進

矣 春秋于蔡有夷狄之辭傳以中國為言者蔡本中國兄弟

秋所急許 疏春秋用夏變夷吳能信中國而伐其同類

者故進之 疏是以夏變夷有出類離羣之美故進之也其信

中國而攘夷狄奈何 問其事言奈何

子胥父誅于楚也 楚世

婦事 挾弓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

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 與子胥

不為匹夫興師 國君以社稷為重兵不以報

也 臣子于君

忠臣 於是止

禮此同左氏年 有美裘正是日也

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 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

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 諸蔡侯留之處三年蔡侯知

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 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

焉年表蔡侯歸楚人聞之中有召陵滅沈而怒為是興師

也公羊有使襄而伐蔡是也蔡請救于吳先請救于晉

則若此時可矣為救蔡蔡中則皆託之名卿大夫二傳經說

直以左傳時人之言為經說至子說事實則不更與禮制經

例相干此條所言即解經稱人稱子之故頗與左傳相近此

說經也為是興師而伐楚劉子胥之謀也故春秋褒而美

之吳世家九年闔廬謂胥武曰始子之言鄂未可入今果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與師與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夫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概欲戰闔廬弗許

人蒙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昭

王出郢奔鄢郢公弟欲殺昭王昭王與郢公奔隨何以不

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

言救也言救救大也據下秋之未可同

楚襄瓦出奔鄭言襄瓦之奔所以深罪之也謀人國主人軍貪

之不可苟襄瓦已鄭自昭四年會申以後楚無

去楚所以更興交兵之文惟召陵侵楚一見

庚辰吳入楚終春秋世吳無從國定四年以從晉與吳同劉子

五敗荆人闔廬之臣子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王其

返乎五將鏖頭闔廬未之應五將三頭墜于馬闔廬恨召伍子

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其懼甚矣王不

姑少追焉遂入郢南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矣議

伍胥者許復仇也與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

胥伐楚春秋賢之與傳同也左氏說君天命也不可復仇據公

穀以為可復仇者就子胥說之左氏以為不可復仇者就鄭公

言之然臣有罪則不可復仇禮本以受誅不受誅為斷非有異

也

日入據於越入易無楚也無楚者不有楚也中國滅日楚猶

易無楚者壞宗廟從陳器撻平王之墓年表吳蔡侯楚入郢

王楚世家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何以不言滅也

墓也春秋有罪而死不追誅言此議之也

據壞從欲存楚也楚滅陳存中國滅如未滅故言存夷狄與

滅也楚滅陳存中國滅如未滅故言存夷狄與

其善畧其欲存楚奈何也問因何致存昭王之軍敗而逃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

人且用此入海矣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

如歸市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因秦救乃立歸功楚

昭故歸功之劉子云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

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知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奔申包胥不

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眾將征天下始子楚寡君

出奔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

朝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

不救乎與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

胥辭曰救之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辭不受子得為

遂退隱終身不見此謂善敗者不亡昭王之謂也父報仇

者臣子之于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

不可奪也故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共國朋友之仇

不與同朝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同國微何

君命遇之不辭父母之仇見殺子不復仇為死而不怨也何

謂之吳也據上進狄之也反其狄道因其行事而為之進退

義言狄之者本非狄也本狄不言狄何謂狄之也據同一

進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劉子云伯嬴者秦女楚

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舉之戰吳勝楚遂入郢昭王亡吳

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
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
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枷異巾櫛所以別之也若諸侯
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
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無與焉夫造亂之端公侯之
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之欲犯誅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
王棄其儀表則無以監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一舉而兩辱
妾以死守之不敢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取
承吳王慙遂退舍不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取
利與此同春秋尚仁惡戰乘勝以爲利傷人之道故狄之故反
其狄道也故反其狄道而稱吳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按不
得之辭猶存楚也

五年年表陳懷公柳元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子說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孔尼宋三臣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十

定公

十四

義家塾叢書

以邑

夏歸粟于蔡蔡棄楚從中國急收之從此至哀元年從楚乃見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解見莊二十八年蔡與諸侯同侵楚今新有敗楚功諸侯助其

餉孰歸之據不諸侯也據諸侯盟于不言歸之者據城緣陵言諸侯

專辭也緣陵有散辭故言諸侯言諸侯者諸侯不同也此伐楚又歸粟得正故以專辭言內歸之則諸侯歸之可

知也又以歸粟各專其事義邇也主善以內也傳曰不以難不如城功諸侯同致力也

於越人吳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凡夷之言於越從內吳世

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

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閭弟夫概見秦越交敗吳王留

楚夫概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概于堂谿

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徒都上言於越爲舉之在下言越因從中國錄之此在繙譯名號例中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宿孫昭七年疏魯世家定公五年

四季桓子與盟乃捨之曰者立六見經子斯立季平子卒陽虎私

惡前見又定哀之世其辭微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諡成子昭二十五年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報虎疏四年圍鮮虞六卿專欲

六年亂故王奔晉楚徙都都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歸鄭滅許以許

也鄭因楚敗乃滅許春秋有伯之世中國不滅國于定四年蔡

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沈頓胡許四

見會盟之國同滅于定疏按日者許中國名者失地絕之滅者

世見諸侯之無伯也

重訂梁春秋經傳古義 卷十 定公 十五 義家塾叢書

滅之于容城後許復見鄭以下不言公侵伐權在大夫也此目公者政在

二月公侵鄭僖以下不言公侵伐權在大夫也此目公者政在

政月以疏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

大之疏左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

公至自侵鄭鄭因魯復許國致不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如晉者魯當事晉也傳曰不正其同

陰告疏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

鄭也疏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怨在上也晉六卿執疏左樂

諸侯惟我事晉言執政無志于諸侯故執宋行人疏左樂

行人晉愈失諸侯矣

冬城中城將侵鄭歸城中城

城中城者再三家張也因昭公或曰非外民也同成公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郛並見二卿者二卿之忌者何忌言制此下常言二卿矣

從蔡侯東例圍郛者齊取郛居公

七年年表劉子迎王晉入王城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不盟諸侯久矣

會晉無盟字齊有盟會盟于鹹齊欲得諸侯鄭欲報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伯則晉失伯矣又執衛行人欲

得衛年表齊侵衛伐晉

以重辭也解見傳二衛人重北宮結衛欲背晉從齊恐晉人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衛因侵而與之盟

齊侯衛侯盟于沙此衛為齊屬之辭

大雩不月七月也雩而不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言鄙者為陽虎事

魯陽虎邑

九月大雩劉子說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鄭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報西鄙之役恃晉以抗齊月者危之也齊近晉遠齊強晉弱恃遠交以樹怨近鄰危故月

公至自侵齊危之也不月者同月

二月公侵齊民欲以樹怨于大國危之甚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怨故下齊又伐西鄙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宣九年月如時致

往月致月惡之也一時再侵齊輕舉妄動失為國之道故惡

曹伯露卒曹世家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時者惡之也露弑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不言救言晉師意已明

公會晉師于瓦侯晉有會無盟此失伯之辭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公至自瓦盟會凡三人以下致則言會以三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蔡侯東卒于楚地楚卒于吳何以不

于蔡不言陳朝吳諱之深故不書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

懷公之子越是為潛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以下不言帥諸侯晉失

遂繼事

葬曹靖公春秋曹國九卒九葬無不葬者起為小國例也始卒

之為進也壽日者進之也

九月葬陳懷公秋陳十一卒入葬款不葬惡從楚也躍不葬為

嗣子危期不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受趙鞅之命而侵衛季孫逐君晉

三家之權欲反疏左傳師侵其權于諸侯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洧衛鄭盟者盟從齊也晉已無盟曲洧也衛鄭因晉侵同盟從齊抗晉時

六卿強侵奪鄭地故思從齊侯也

從祀先公不言閔僖者不斥言以諱疏左氏陽虎欲去三桓冬辛卯禘

子信公

貴復正也據言從知復正凡言公皆于太廟行事不言太廟

經意如此不關事實也三傳說經有言事實有言經意者如舍中軍從祀先公均惡也而傳以復正言之因有其事以明其制不必更記其事之美惡此經義所以與事實不合也推之盾止未弒而書弒招圍弒而不書弒皆此例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六

義家塾叢書

盜竊寶玉大弓

王制曰仕于家者不與士齒劉陽虎欲盡殺

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

希不失矣稱盜者陪臣也微不得與士齒稱盜不稱人詳陪臣之禍欲反其權于天子也

寶王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謂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盜梁亡是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傳曰春秋三陽虎

陽虎虎奔陽關

九年表陳潘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卒皆日方伯也鄭自平邱同盟以後與楚吳全無會盟侵伐交接之文惟召

陵從侵楚囊瓦奔鄭鄭世家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一見此內鄭例也疏魯世家九年魯伐陽虎陽得寶玉大弓疏魯世家九年魯伐陽虎陽

其不地何也據有盜之寶玉大弓在家則羞據盜者陪臣重

可不目羞也諱故不言惡得之實迫得之堤下當是師或曰

陽虎以解眾也因其竊國寶故追之急已乃棄此以

六月葬鄭獻公月者終春秋葬月也鄭卒皆日鄭以伯為方伯

不葬者晉納蘭也夷不葬者不討賊故不葬費

論為伐喪莊為忽厲危捷不葬以下皆月矣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齊得衛不進也五氏晉地魯衛已

在喪

秦伯卒時卒伏秦以立秦世家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九

義家塾叢書

冬葬秦哀公以上三十六年不

十年年表鄭聲公勝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此魯從齊也平者蓋敗乃為戒以下不言公

起及者外公也平例時此月者不信也為類谷

夏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世家四十八年景公與魯定公好會

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

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

景公慙乃歸魯侵

公至自類谷致地例

離會不致上乃致何為致也據離會無危道不如大盟會

致穀與瓦致危之也大盟會危之則以地致何也會當以會
以兵事也致穀瓦致危之也重危之明危在賴谷也其危奈何好
者兵事危道曰賴谷之會孔子相焉為司兩君就壇會必築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鼓譟者鳴也欲以執魯君如鄒子故事孔
子歷階而上西階也不盡一等讓君而視歸乎齊侯曰君在堂
在階下相去遠故兩君合好夷狄之民辟齊人或何為來為
命司馬止之司馬魯卿所齊侯逡巡而謝曰安貌寡人之
過也謝孔退而屬其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
古人之道夫人孔子也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
為執此夷狄之俗也罷會已會齊人使優施優俳優施舞于
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蓋優學為魯使司馬行
法焉命司馬斬之孔子所謂首足異門而出首足異門不使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魯用孔子齊畏威因
是以見雖有文事盟必有武備司馬義孔子於賴谷之會見
之矣劉子說聖王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為
能化而後武力加焉俞樾說見當為見孔子世家由中
本謂孔子得之矣從魯脫寸乃誤為見都宰為司空
晉趙鞅帥師圍衛計其從失諸侯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劉子說定公孔子為賴谷之會齊人
魯新有功齊伯奉言歸田則邑可知言鄆謹龜陰田者
天子命祿以開田不許邑也鄆者齊為公取不反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叔孫在孟孫詳錄陪臣專欲
上仲下卿也反其權于大夫

也言師師有難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陸邱也二卿帥師不能墮明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與曹左傳子明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
師右
宋公子地出奔陳為魁奪馬事出奔公子地辰之兄皆宋公母
君必反之地奔辰請反地公不許故通從正稱也辰勸地出奔
辰亦奔宋與陳相仇故辰又奔陳公孫見公孫壽者起其
以與辰相起其下事明故言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從齊里齊得衛鄭故為安甫
會之
叔孫州仇如齊如齊者如會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三 義家塾書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暨者不得已也言暨者仲
辰公子地仲佗石彊辰以母弟出奔事與鄭段大異使鄭段亦
重則不得不從重科之書以克所以顯其處心積慮成于殺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劉子云
以邑叛五年日食之應按蕭前滅于楚此乃為宋邑者班氏
諸侯為宋取之以歸于宋也故前為附庸後為宋邑也云左
傳宋公子地有白馬驕公變向魁懼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
之地怒使其徒扶魁而奪之魁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公弟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
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守
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以俱入
于蕭以叛大為宋患近馬禍也
宋公之弟辰據地亦母未失其弟也入中國辭辰以廷兄

有信如公子鵲故稱弟盡其親譏宋公嬖佞人以及仲佗石
逐兄弟也辰罪不如段有事罪明故但譏宋公也及仲佗石
驅公子地入言及豎公春秋之例三大國與衛同不言公子

一言商人宋一見地壽衛一見瑕剽皆有別義然則惟陳鄭
蔡楚四國正言之鄭七族以外二見公子楚有公子無公孫
蔡公子公孫外但見以尊及卑也謂以辰及仲佗石驅耳不
朝吳此又名異也

無罪使其入當召復其位故以辰同出之人在先按事由公
子地不以地先仲佗石驅二大夫者二大夫與辰同出地先
奔故自陳不言自陳有奉焉耳驅挾辰出奔故助之入蕭
異之

入于蕭以叛入者宜言歸內弗受也言入非國宋大國大
時見五大夫出奔則大夫當在十人以上矣宋以者不以者
大國三卿九大夫當得十二人經于此特詳之以者不以者
也叛言國此言叛不言國直叛也據地無君命以叛言外之
出竟據居于邑使若國然直叛猶言未出以據地而叛之不言出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十 定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因事出奔因辰入左傳秋樂大心
龍何繼故也蕭乃亦反宋入蕭從之大為宋患

冬及鄭平傳曰不言及之者以國與之也言及鄭平與及齊平
始叛同齊乃平之國也蓋鄭使人如齊齊使之反至魯盟

叔還如鄭蒞盟傳曰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也前定盟于此兩見
前定者新平鄭鄭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閔生西卷敬叔叔生
內大夫一如鄭成子還還是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誤

十有二年年表魯齊來歸女樂五
春薛伯定卒王者初制法詳內畧外臨一家言故小國卒葬
之禮備臨天下言則小國不詳故不卒之也

夏葬薛襄公時卒時葬薛終春秋惟書一來朝以下則
辭正例也但記卒葬不記事從大國以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夫子辨家邑之制為此墮也
墮據邑當猶取也據前再言圍臣安得書于春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為宋討疏公孟彊舊說皆以為孟彊子按
辨證又以彊為繫孫謂繫以疾不得嗣孫彊以王父字為氏是
也昭以後衛大夫北宮世叔叔齊孔石公叔公孟趙共見八族
者三卿五大夫孫甯既絕詳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地理志費疏孔子世家定公十三
日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
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
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
遂墮費

秋大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卷十 定公 三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公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子說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辭弑
公至自黃黃在外

十有二月公圍成魯世家十二年孔子使仲由毀三桓城收
桓子受女樂孔子去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
成為孟氏家私邑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昭在外此在內不異例者道義不外
而不能成月之以君也昭圍不月此月者公在內使墮
著臣下之疆也

公至自圍成不得意也公圍成倚齊自固公不能取故
危之如敵國公于魯而致此亦外公之義也

何以致危之也變例致之何危爾公之義也
平齊也同成以齊為助不能取故致以外之也疏孔子世家
將墮成公

欽此父謂孟孫曰豈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有三年

春齊侯次于垂葭垂葭二邑累見也魯有葭故鄉葭繫鄉也時公圍成故齊侵我師至垂葭言次者辟淪盟

因次又一說此伐晉與五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固見三圖者明禮諸侯三圖也見利非正

大蒐于比蒲有兵事不廢築蒐非之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二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春秋于趙事兩敘其罪趙盾然

家十五年趙鞅使耶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若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義家塾叢書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入自外言入陽地理志太原郡晉入于蕭是也

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劉子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至十六世懿公而

爲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伐狄而更封衛于河南曹楚邱而

地理志河內郡朝歌下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齊世家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

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

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但言叛不言後事未言之例也自此以下

晉數見韓趙魏以起三家分晉也荀士也于本年樂氏也于襄

二十三年六卿專晉自襄元年至定十三年共七十七年樂最

強先也荀氏次之魏韓趙較三家爲弱乃能自保其位

晉趙鞅歸于晉劉子說晉三大夫以地叛十二年日食之應

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以貴其以地反也歸如歸公孫敖之喪之歸

有所執之辭以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據以地言歸因地

地反故不言入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

是非非大利也據其非實叛罪其罪地反

公羊無許悔過也大惡言歸許其悔專入之失許悔過則何

以言叛也既言叛則不得爲過以地正國也荀寅士吉射

利公室鞅以其禍將起力弱不能制先據邑自立然後發二

家姦謀故二家隨叛其事已明乃歸邑于君有正國之功不

免專擅之罪其事專其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討城以

事不當其入無君命也史記孔子問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

言叛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

許諾歸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四之晉陽乃告耶鄆人

日我私而有諺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穆涉實以耶鄆反

晉君使蕭秦圍耶鄆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

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欒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

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擊

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

子已代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

以告知伯然後趙氏甯

辭弑其君比劉子云辭弑其君十二年日食之應按辭無大夫

國弑者君無故以國言之與大國稱人同稱人則爲名氏晉以

道甚不同秋何書弑凡書卒之國皆得書弑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成來奔公叔衛公子也衛公子不左傳

晉趙陽出奔宋晉當作衛晉宋親趙陽王符潛夫論趙氏爲

兼生昭子昭子生陽兼即鬻也毛氏簡書刊誤曰趙陽衛大夫
正義據世本有明證公羊改衛作晉誤晉左作衛云衛侯逐公
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入定哀之世三傳事無
異同知作晉者後人校者以趙爲晉族妄改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諸侯
獨敘陳者以陳屬之楚也自文十四年以後同盟之國平邱以
後與楚絕來往之文陳于定哀猶以從楚見故文以下同盟無
陳也何以無陳以楚爲二伯則以陳攝荊州伯不如宋魯衛鄭
爲中國故書同盟故平邱以後不見從楚之文以陳屬楚以頓
還陳之辭也頓爲陳屬國近楚之中國也年表楚滅胡以吳敗
我倍之因楚事乃錄之能列會盟蓋小國如曹之知陳屬者
國在汝南前納頓子牂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滅頓不事楚因見
者陳此滅又出陳也牂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滅頓不事楚因見
結平王子字子期下見伐陳公孫佗人公羊作公子趙坦云譌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協結戎之徒也左公叔戌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夷狄相敗不月敗卒之月加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吳子光卒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于姑蘇傷閭閻指軍卻闔
閭謂大夫差曰爾忘越王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閭闔卒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射三年伐越敗
于夫差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下云柴辟故就李鄉越戰地吳
越世家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檣李鄉越戰地吳
越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
王閭闔指軍卻里吳王病傷而死閭闔使立太子夫差謂曰
爾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齊地衛與公會齊和魯衛也齊合諸侯
伯通主天下所謂天下諸侯皆在是同盟有蔡至于晉文爲伯
則楚亦起晉之同盟傳以爲外楚與楚分主中外至僖二十九
年至昭十三年以後齊又與至定四年
以後則齊與晉同主中國楚吳主夷狄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內地也齊宋會齊得宋也公與衛鄭在
會不言者時以起得宋餘從畧兼爲范氏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譖大子于靈公蒯聵
人臣道君子善不致以不正也傳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使
以明意猶許之所貴復正也言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服正正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服正正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蓋周公祭公爲公稱子者爲卿字石尙欲書春秋春秋謂
者爲大夫名者爲士人爲下士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春秋一說以書欲書春秋春秋春秋
史舊名周禮在魯故王臣亦重之言此者明王朝往來交涉
之事皆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得書也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所起不見從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起不見從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魯也自成以後王室于魯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詳于文宣以前公卿大夫之文其制早見惟士禮不詳請行
故于此一見士禮以示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脈請行脈正也爲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雖私意猶許之所貴復正也言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服正正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起意不言使聘非正而歸服正正使祭叔來聘亦如石尙從下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定公 義家塾叢書

出奔又云衛逐太子衛世家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其父

十二年日食之應陽遊謀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

衛公孟彊出奔鄭哀十年自齊歸衛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記叛以後出奔

大蒐于比蒲常事不書書者議公

邾子來會公會者貶公也

城莒父及霄莒父莒邑也言莒父譚取莒邑也此

十有五年年表吳王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子比蒲非禮今又朝也

春秋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天

春秋之世邾七來朝一會公宣元成六成十六襄元

邾食郊牛牛死改卜劉子說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

不敬莫大焉角而如此食至牛死故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劉子云楚滅胡賴十二年日

屬楚世家昭公二十年楚滅胡地理志汝南女陰故胡國左

豹又不事楚日存亡有命事楚

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傳日夏之首可以承春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劉子說春秋日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日高寢者

康三一日高寢二日左路寢三日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

康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公之寢故

名日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

舊傳文也穀梁有五家其本詳畧各不相同劉子所引多文

義詳備如說天王不葬昭昭禮與此皆文義美備爲不可少

鄭罕達帥師伐宋鄭從齊宋從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伐晉

邾子來奔喪奔喪者何吳弔也吳弔而日奔喪內辭也邾爲魯

人弔魯人不弔蓋臣子于初喪奔往弔之此必親者故傳日魯

臣禮奔喪不月者得禮會葬月論語日今夫魯喪昔者先王

者以明五月之期同盟主也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也

春秋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 定公 无

奔喪臣子謂也邾列五等奔喪不議者卒正于方伯有臣子之

義班氏云童子諸侯不朝而得奔喪者何如臣子之于君非有

志少也亦因喪質無殺

喪急荀子說吉事行五十里奔喪百里班氏云聞喪哭而後

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則止但欲見

尸極汲汲既除喪乃歸哭于墓何死不可復見痛傷之至也

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後以禮除故以奔言之班氏云奔喪記

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會子日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後見星而止

秋七月壬申弔氏卒會子問日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

妾辭也在君喪後以嗣君爲喪主傳日贈人之母則可贈人

之妾則不可主書者明君卒知於妾母哀公之母也據母以

申其私恩蓋書卒則可弔書葬則可弔君氏于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子說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

九月滕子來會葬禮氏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畢至親親之義

盟至同爲下葬日出以明禮明不爲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班氏云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眾

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

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則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說詳雨不克葬也雨水至不可行

明所以喪不以制也未盡人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說見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 定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乃言而急辭也乃難辭也難謂葬爲時久禮日中

日之辭也禮日中而虞下稷乃葬過遲不如禮

辛巳葬定弋劉子云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不得

妾所以無諡何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不得有諡也卿大夫

妻命婦也無諡何以賤也不言小君妾詞也雖得申恩卒葬而

名不可假三月而葬從大夫例義班說見通德論

葬在後二十三日明不同葬

冬城漆漆邾邑庶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鐫

重訂春秋穀梁經傳古義疏卷十 平學

哀公定哀世無伯與隱桓同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是也

制益用入伯舊制一岳兩伯荆爲岳揚爲牧南方二州也晉爲

岳齊爲牧北方二州也公羊黃池之會爲兩伯之辭用尚書大

傳一岳貢兩伯之制齊楚有從國晉吳疏魯世家定公卒子

無從國黃池之會二無從國之伯矣疏魯世家定公卒子

元年年表周敬王二十六年晉定公十八年齊景公五十四

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九年曹伯陽八年杞信公十

二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楚爲南岳統諸國與吳相爭齊一匡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一 渭南嚴氏孝

一國統一州而已定哀之世楚猶有從國陳許從新城同盟後

不見于中國盟會從楚也隨序陳下以名相從許滅復見者復

立之圍蔡疏年表楚率

蔡從吳也疏諸侯圍蔡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劉子說天意汲汲于用聖人逐三家故

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公疏正月事也傳曰待正月然後言姓

不寤身奔于越此其效也疏之變是也不言正月者從成七年

知可

夏四月辛巳郊不言用者可郊也春秋用夏正故四月五月郊

故不得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據言牛傷與郊時同見餘

又有言焉改卜牛爲變再記郊時

不敬也成七年傳有此郊牛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

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珍禮郊特牲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天
 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牛不死知覺早也然所以備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
 災之道不盡故書以議之
 據三月以夏四月郊不時也據志夏五月郊不時也
 五月夏之始可以承春據四月五月不言用以其在夏正屬
 郊正不以秋之末九月承春之始郊當在孟春蓋不可矣據成十七
 用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據三
 郊時不志文見襄四卜非禮也據四卜志文見僖三五卜強也
 七年三卜傳卜免牲者年乃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傳
 見成十年傳牛傷不言傷之者鼠食傷自牛作也不言
 繫而待是也
 義家塾叢書
 卷十一 哀公
 二
 義家塾叢書
 傷由故其辭緩據宣三年郊牛之口傷全曰牲據免牲因卜
 自作傷曰牛據成七年定十五年未牲曰牛據元年改卜牛其
 牲牛一也據牛死皆傷者傷其所以爲牛者異有未牲已有變
 而不郊故卜免牛也據麋鼠食牛食乃免牛言免牛則不郊
 亦然已牛矣已牛謂已其尙卜免之何也據已傷之牛不可
 是也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禮與其亡也寧有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禮敢于文飾不得直情徑行君子嘗置之上帝矣牛傷是天
 以爲文喪葬廟祭之禮皆如此免牲之禮見成七年嘗置
 不敢竟行禮猶卜故卜而後免之之滌宮名爲上帝牲矣雖
 之所以恭順天道不敢專也祭義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
 已災猶不敢擅也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
 必待卜而後免之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卜之不吉則如之何
 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經不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一

者不吉皆不吉 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 上甲六月
初甲也周六月建巳陰 然後左右之 左右謂選牲詩云左右流之 子之所
生之月與十二月相對 言者 以上皆弟子問而師答之傳多不詳問辭 牲之變也 據上言牲變解經 而曰
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弟子未解九日用郊之義 我以六月上甲始
庀牲 用六月告天始選牲 十月上甲始繫牲 侯四月乃告繫牲 十一月 戊 十二
月 亥 牲雖有變不道也 據經不志十一月十二月牛災牲于此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故不志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 據言牛災此乃所以該郊時故曰該
郊非但明 郊享道也貴其時 在春三月四月以後議不時 大其禮其養牲
雖小不備可也 據正月猶復言牛災二月以後以郊也 子不志三月卜
郊何也 子為孔子經無三月卜郊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據子丑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說 卷十一 哀公 三 渭南嚴氏孝
三月得 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但言上下辛中辛不用也 如不從
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 傳曰三月時也三卜為正 如不從則不郊矣 傳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郊
非禮 是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主諸侯無言伐晉者此明言伐晉晉弱而齊強失在晉臣自封殖無志諸侯也
田敬仲世家范中行氏反晉攻之急范中行氏數有德于齊齊不可
為亂樹黨于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氏數有德于齊齊不可
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來奔喪伐之罪惡不待貶絕此獨見仲卿下三卿並出以此為之倡也
哀世多記大夫伐國自
廣其封戰國之先兆也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

沂西田內師師將或二或四無言三言此言三卿何一見例也

也四卿者將佐重言也此目三卿者言三卿並出公獨居守之

辭也且以明三家正卿次卿下卿之制也以次序言則仲孫何

忌功罪爲定也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仲孫爲司空一見以明

者惡三大夫專兵取地也疏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

取鄆東田鄆東據言取田未盡也言東有西知未盡襄時及

沂西田沂西據鄆東未盡也知未盡疏而各有所取不

恤小國直書其事而惡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魯所取邑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據三大夫同盟各盟其得也孫如季孫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劉子說宣公薨葬於公之側衛世家四十二

郊令子若爲後鄆公少子也字子南宣公怨太子出奔謂鄆曰

夫人命子若爲後鄆公曰此宣公命也鄆曰以人太子則

曠之子曠在也敢當于是衛乃以曠爲君是爲出公

滕子來朝滕因大國事及之滕此言朝明待之貴于辭左以此

爲公立疏二年春秋事皆時春秋內六卒正曹莒邾滕許杞首曹

殷杞皆記朝明上下尊卑一也莒許不言朝莒夷子許卒正伯

也卑間于其間不言朝無所疑也邾滕二子言朝起與稱伯者同尊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凡言納皆伯辭春秋初不以

卿納者者三世異辭明政在大夫亦以義納之者晉疏衛世家

納世子是猶從伯辭也不敘從國者升齊以抑晉也疏六月乙

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

納者疏據捷蓄言納內弗受也春秋義不許納入故以

辭疏鄭君說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存是春秋不

與蒯聵得帥師而後納者疏據捷蓄言納內弗受也春秋義不許納入故以

言帥師起內亦以兵拒守不惟何用弗受也疏據元卒世子宜

拒父不可以輒不受也疏命爲重靈公已出則拒之春秋以受

受公之祀也承以輒不受父之命疏非受父命而受之王父也

爲王父命兩有命也疏得罪靈公出奔靈公命而受之更立輒父信

父而辭王父疏如輒當靈公命立時辭以父在既立則是不尊

王父也春秋義爲萬世立法因人之所或爲之立義以明之因

逃之亦孝也事果如此其義易明惟父有父又親父有父又親父

兩有傷春秋決正其義以爲不能從父而逆祖以父亦祖之

兩全惟棄父命爲正蓋得罪逆王父父亦爲逆王父故義不

而之私恩棄父命也如輒來而讓國反之是死王父之命崇閭

信邪故拒邪命絕小惠明疏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子不

受之正以拒父許之也疏可以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子不

亦同二傳異義所引乃師說但就拒父一節言之須知二傳

屬不爲有王父命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疏劉子云春秋拒蒯聵

是父尊于母祖尊于父從母則害于父從父則害于祖事出

尊于母非聖人決正其義則說者萬不能發絕母拒父之議父

有命則從君況君祖父所命爲正命父與母所命爲亂命乎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五 義家塾叢書

損若如所言傳者論諸夫子為衛君子實曰諸君將問
又何為有是說乎論諸夫子為衛君子實曰諸君將問
也日怨乎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按伯夷
能守父命叔齊重天倫據伯夷之說則轉得拒違命之父使
棄命讓之反使王父命不行于其子拒之尊王父之命于其
子是父之行乎子也正以重父子之倫不然是陷其父于逆
命孫不承祖子不受父兩失之矣叔齊重天倫而逃則
以明報不宜立立公子鄂以事之則不忍父子之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鄭

之辭也皆名氏皆言帥師敵辭也鄭世家八年晉范中行

之晉伐鄭敗

冬十月葬衛靈公過時有崩春秋衛侯卒皆日內衛也十一

鄭不葬殺叔武失國也則不葬者非實弑也穆公日葬

背殯也襄公日者危靈也衛葬五月唯一時二日為變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外遷不書此書者明蔡為徐州牧也州

來在徐州蔡遷于州來是以蔡為徐牧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六 義家塾叢書

之辭也徐在夷狄故蔡本中國不同盟不記災不言戎狄侵

伐不言聘生稱叔葬稱侯不以中國禮待者遷之于外也

蔡世家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

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地

理志沛下蔡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

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為楚所滅

蔡殺其大夫公子驪蔡殺大夫皆稱國不後乃遷此遷在殺

前者諱殺大夫以說于吳也

三年公尊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衛敘齊下者如晉失伯齊繼

晉一助父一助子天隱桓鄭為伯春秋無伯歸權于天子莊

下分裂無伯之辭也信齊一匡宣成以下晉楚分伯定哀以

四伯爭強北而齊晉南則楚吳由

一而二由二而四此升降之機

主兵宜首周宋彭城主晉者繁宋故二伯通主天下諸
以伯主之此不繁衛常主衛乃見主客國之事皆得為主
傳言此者以定哀為無子不圍父也于其入也則拒之于其
伯之辭與二伯盛不同子不圍父也于其入也則拒之于其
不得國之赤綬追之義子不繁戚於衛者據宋彭子不有父
也公羊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輒受命為君統一國繁衛是
以威自奉不得入國奉宗廟而已彼孔子世家是歲魯哀
此互見其義論語所謂夫子不為也公三年而孔子年六
衛太子崩殯在故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用仲尼說時諸侯皆信邪淫莫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劉子說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

魯災日其桓僖之宮乎以僖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為卿接災可日計

言及弟子問何以不言及而發則祖有尊卑尊卑之序當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七 義家塾叢書

桓宮災由我言之則一也公羊何以不言及故也僖為桓孫

恩無差等如一故不言及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

也何以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有所見則諱無所見

此以災見知後立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此取邾之邑也不繁邾者本邾

而城之惡大夫亟伐邾取地自益此邾取邾為邑日開陽魯取

再見季孫知前云不盟者非不取也固云古邾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見兵事而詳于宋以宋魯同在一州也

曹世家伯陽三年國人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

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

我必去曹無離曹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孫以後不復見此世大夫卒如斯意

諡桓子定五年立七見經子肥嗣為大夫康子也卒于

哀二十七年康子之曾孫昭子強見禮弓均不見經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大夫不稱人傳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此稱人有罪也放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秦伯卒皆謂此獨曰者諱卒之終閔而
日之起非眞夷也以上十年不記事
 疏

秦世家惠公立十
年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邾莒以復不復見不討
 圍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疏
 州仇不敢

子卒不見經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劉子云盜殺蔡侯日食地震之應**疏**蔡世家二十八年昭侯將

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世家以弑者爲利左傳以爲公孫翩

亦與世家同然則盜者公孫翩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八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稱盜據公孫翩弒以弒君當言弒不當言殺以當言殺上下道道也上丁君臣

之辭君當言其君下當言名氏此稱盜稱蔡
侯非復君臣之道故云不以上下道道之
內其君據弑先舉國此

蔡侯在弑而外弑者據嘗弑氏姓先舉國明繫于國此言盜不繫于蔡是外弑者不以弑

道道也其竟內竟外無上下之道故不言弑而言殺閭弑稱

弑賊在內也此外弑者爲春秋有三盜計見下傳微殺大夫謂之

盜掘盜殺衛侯之兄輒盜殺陟夏圖夫殺者微故不繫氏姓窮諸盜此從微起義非所取而取之謂

之盜此因其事而加盜有盜賊之行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中國之心楚伐蔡吳遷蔡以相救蔡侯欲從吳其臣欲從楚

恐其遷近于吳而弑之有夷狄之行不復加以中國之號而稱盜

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秦以後
不見

宋人執小邾子此與下晉執戎曼子相起二伯乃言執宋何以言執無伯之辭也僖世無伯宋執滕子此何以

又執小邾鄆勝舊爲宋屬春秋乃以爲魯屬故桓十七年宋伐邾莊十五年宋人伐倪僖十七年執滕子宣九年宋圍滕十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辭卿吾役也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以殺者夷狄國不稱人畧之也

晉人虓戍蠻子此執而歸之楚使若二事者辟伯晉而京師
疏國殺大夫不稱人楚蔡吳曹莒是也

晉人執丹矐子楚也不書以歸者使與上宋執小邾子同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必速與之士蔑乃執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命說晉稱人微之也言

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罪楚師于三戶
歸于者豎在晉也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世不外夷狄

赤歸于楚

公羊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曰辭自晉而京師楚也晉虬衛侯齊伯歸之千京

師是二伯執罪人歸之天子聽天子治之之辭今晉執戎曼子
歸之楚使連文則與執歸侯伯同楚詞京師矣故異之使如

事二 龜之楚伯 送三 貝 具 幸 行 作 圖 作 日 焚 日 更 自 之 古 吳 之 作 也

城西郭 魯之城西郭如城中城

六月辛丑亳社災

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日天生孔子非爲哀定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毫社者据用牲于社不地毫之社也殷都于毫毫社也毫亾國也殷亾其社班之諸侯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劉子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

戒心也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外屏不
欲見內也班氏云所以設屏何以自降也
示不極臣下之敬

1.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
近故內屏鄭君云大夫以簾士以帷
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在門東明
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
爲宗廟之屏其屋大社必受霜露風
示之使民望見即敬祀社無屋其祭
之又所以表功也祀社無屋其祭以
祠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若國之社
祭勝國社則爲之尸是也國之社不
恒無屋也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
示與天地絕也明當王之社不屋
地絕也蔡邕說古者天子取國之社
微戒屋之掩其上使不得通地自與
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十

義家塾叢書

不葬一葬稱侯不葬者惡從楚如夷秋舉國不葬亦惡絕之
桓侯稱侯又曰狄之也世家成公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四年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十
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
蔡蔡侯齊心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葬滕頃公

日卒時葬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
小國正例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

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
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
獻公時滅霍康叔其後爲衛有世
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也

五年

年表秦悼公元年

春城毗

地比大蒐之作毗

夏齊侯伐宋

與下伐衛相比定哀之世北岳齊晉爲南方伯
各求諸侯故以爲兩伯詳于南北畧于東西

晉趙鞅帥師伐衛

助賂入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皆失伯者之道故葬死齊世家五十八年景公夫人燕姬適子
仍月之不以伯者爲葬死齊世家五十八年景公夫人燕姬適子
無行諸大夫恐其爲禍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
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
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茶爲太子
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茶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
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
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驅陽生奔魯

冬叔還如齊
如大國會葬禮也此會葬也何爲不以閏加于如
閏月葬齊景公言閏者明葬數閏也冬下記閏者閏皆歲終也
傳前日喪事不數者謂期以年計者若葬以五月計者不數閏
則五月之禮已多一月非以月計者若葬以五月計者不數閏
備當合公羊以補之須知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不數閏
月計者自當數閏公穀各言一端非異禮也班曰三年之
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而死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禮士喪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鄭君說居喪之禮以月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十二

義家塾叢書

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杜佑引鄭義難范甯云
以閏三月死者當以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
以餘分之日爲閏益者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
用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
來年四月大祥也

不正其閏也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畧也
上此不加于如上師答以不
正其閏謂如往皆不以閏

六年

年表齊晏

春城邾

邾邾者邾邑也邾春秋于哀五六年春連
于邾明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爲晉所統此以自左氏治范
廣不在爭諸侯之例

吳伐陳

定哀之世陳屬楚蔡屬吳故陳從楚見經而蔡陳世
遷于州來不言楚救者師于城父楚子隨卒也

告急于楚

楚昭王來救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此皆卿也何以言及由尊及卑也何以言及

守國高在國固在高之上也會盟列國卿皆列數此何以言及

一見例也因其相嫌故別之以決嫌明疑也二卿同奔著田氏

取齊疏齊世家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

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

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

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

叔還會吳于相此大會何獨曰叔還畧之諸侯具在內疏前相

此不殊者離見還外惟見吳不以諸侯屬吳外之也殊會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能復國賢者也卒于疏楚世家二

王卒子西子其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

齊陽生入于齊無君命也此責陽生下乃責茶是非各見不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句義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君茶失嫡庶之正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據商人君舍陽生

故時陽生主陳乞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有嫌文當君茶

陽生正據陽生母茶不正與茶母賤弒茶不日不正則其曰

君何也據齊言君茶雖不正已受命矣據茶在內受命立

得拒外與衛輒同矣齊亦受命不得為君者申生賢被讒而

死陽生不肖求立有嫌文春秋不以嫌代嫌故得君茶以嫌

陽入者言入內弗受也內義得拒茶不正何用弗受當言歸

以其受命茶立已受可以言弗受也春秋之法雖不正受命

亂源陽生其以國氏何也或言世子取國于茶也于先君

而弒茶以竊國立無所受如公子弒而代之例疏完世家

取國于茶故使茶得嫌之奪其正以入無所受也疏完世家

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

子與高昭子以子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昭子素與乞歡晏孺

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仲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

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

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

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

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

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

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

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也

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

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

為乃使人遷孺子于田乞之家是為悼

公乃使人遷孺子于田乞之家是為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仲孫何忌後疏何忌子昭二十

年傳武伯子孟敬子捷見論語俱不見經

宋向巢帥師伐曹曹卒正之首此伐一圍三舉而滅之矣有伯

三年伐曹四年執小邾八年滅曹自昭以下無伯也桓七年伐

邾莊十五年伐邾桓伯以前也僖十九年執嬰齊桓伯已卒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句義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宣世見圖勝伐勝者楚方亂中國也

七年年表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宋為晉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記晉三卿起其分晉之變

夏公會吳于澨會吳與及我盟同詞者定澨魯世家吳王夫差半于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誦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秋公伐邾入不言伐言伐者使若他人然辟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者來不以者也益之名據不惡也獲也獲春

秋有臨天下之言焉隱桓之世為世已遠治法詳于中國乃廣之于夷狄內諸夏而外夷狄不致會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古

義家塾叢書

戎狄是臨天下言在有臨一國之言焉莊閔為二伯始襄昭為二伯終為一世至

襄昭以上則廣其法于國故治法內本國有臨一家之言焉

而外諸夏為臨一國言內魯而外諸夏也有臨一家之言焉

孔子立于定哀之間王道始於家故外魯為一家辭言其言

來者有外魯之辭焉梅福傳顏注引穀梁傳曰春秋素王孟

本在身此正身以治家為王法之始故外魯內孔子也

宋人圍曹宋用兵執入小國皆曹世家十四年曹背晉于在青州外州無之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內卒正內不救鄭救之所以惡內宋王後不當滅國以此著無伯滅曹著其在青州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無滅文一見入曹以為王後不許滅國之辭此滅也宜

日不日者言入以辟滅故亦不日也曹為內屬人滅之諱使若未滅也言濟日曹不日者不可有滅辭故亦不日蓋滅也不言滅辭也力能救宋世家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公伐曹晉而不救之也

孫彊以歸而殺之不救曹世家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

故曹遂絕其祀

吳伐我為入邾事魯世家八年吳為邾

夏齊人取謹及聞取謹濟西田皆言田以為開田也此不言田無伯之辭且以惡內亦三世異辭例

惡內也公羊以為為邾事史記以為惡內亦三世異辭例

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與季歸

魯侵

歸邾子益于邾不日邾子歸而日

益之名據來名失國也失國故名出入名各有所見出入皆因其惡失國也惡則出入名各歸不名歸無惡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圭

義家塾叢書

名出不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杞稱伯子者卒正有伯子杞殷後

時者王後得杞世家僖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繼立

齊人歸謹及聞宣元年取濟西田十年季姬嬖故乃歸此歸取皆在本年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月者危之也杞六葬唯此月

早者王者之後也不日不葬明杞七記卒僖二十三年葬王後禮異小國也昭六年卒月因事貶定四年時踰境也

杞世家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弒湣公

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之子欽立是為出公出公十

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

以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

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于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于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辭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功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夏楚人伐陳疏陳世家十六年吳王伐齊敗之安陳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十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邾以後不見

公會吳伐齊劉子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諫勸于吳實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實而與我師其不可

恃也。於是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使周公之後不血食耳。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蓋齊。吳

之制與非與吳王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于吳
疏 伐齊越王勾踐率其

眾以朝吳厚虧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莠吳也言曰
腹心今得志于齊猶石田無所用耳盤庚之告有顛越勿遺商

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叔牙鮑叔牙以子胥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

梓令可爲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起之涕吳亡預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奠伯舅卒傳曰奠伯將會于陽生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

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此義也不言義者何曰言義則
鮑子弑君以說于吳故辟之不言弑日者陽生正也齊卒皆曰

唯舍不日未成君齊大國君十四卒十二日唯舍荼不日未
踰年一因決荼不正以外凡不正者皆從前見大國禮備也不
月者亦尊之也諸兒商人舍荼不**疏**齊世家鮑子與悼公有御
葬者賊未討也潘不葬者失德也**疏**齊世家鮑子與悼公有御
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于軍門外
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此二伯相侵以上言特侵不言互相侵伐此皆無伯之辭**疏**齊世家趙鞅伐齊至賴而

喪去伐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惡事不致此致者危之甚

葬齊悼公齊世家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爾公孟公子也

辭伯夷卒疏例也莊三十一年月不名起不能同盟昭三十一年卷十一哀公三渭南嚴氏孝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十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年名曰者起同盟正卒特日之

秋葬辭惠公辭三葬皆時正也
疏辭以後不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
國救陳以結黨故不進疏
國後胡公所封爲楚所滅

十有一年年表齊僖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國外也
疏我季氏用冉有冉有有

子自衛歸

夏陳轅頗出奔鄭于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
手晉則伯伐鄭叔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

年晉知伯弑
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
三年晉滅知伯
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繻公十五年韓宣侯伐鄭取雍邱鄭

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
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
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
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
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五月公會吳伐齊會伐不月月者危之也定哀之世經多微文
進之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齊世家
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爲政田成子憚子我夕田逆殺之遂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之遂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
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也子我盟諸田于陳宗初田
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于子
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
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帷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六 義家塾叢書

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成子出舍于庫閭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田宗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
攻闕成子將殺之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邱人執子我以告殺之
郭闕成子將殺之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邱人執子我以告殺之
雍門子將殺之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邱人執子我以告殺之
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
立簡公弟鸞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
平以東爲田氏封邑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
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曰張子石請行
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
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
大臣僞而無用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以與戰君不如伐
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
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
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

三不威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殺魯以廣齊勝以驕主破
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驕主心下
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
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
吳伐吳不勝則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
去而之吳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
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
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
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
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
子貢曰越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
平魯矣且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
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越而伐越則齊已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
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
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曰大哉夫何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六 義家塾叢書

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越日待我伐越乃
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抽也有報人
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
踐頓首再拜曰孤當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
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
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戰士卒弗忍百姓
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
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
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吳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鎰劍一長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
越王越王大喜曰孤不勝幸甚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
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葬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祀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領首言于吳王越
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
將興大義誅強執弱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
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
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

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
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日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
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
臨晉晉君大怒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晉人相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
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
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破吳彊晉而霸越

秋七月辛酉滕子慮母卒 日卒時葬從方伯例滕七記卒隱七
十六不名不葬日漸以進也昭二十八哀
四十一卒皆名葬日嘉其用中國禮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內及外卒正與魯近故先卒葬之充州
詳而中國畧文宣以上則錄外詞多 滕辭以魯殷周之間封
故錄充州而詳外國卒正不卒葬也 滕辭以魯殷周之間封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也小不足齒
列弗論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公
子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非正也魯語季康子欲以田
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女

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祗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寡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之無而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
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則苟而賦
又何 疏 顏師古云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
訪焉 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繁斂重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班氏云二伯之後寢以陵夷
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王道于
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仗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可使治賦子路亦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
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夏五月甲辰 吳 孟子卒 論語吳孟子之說禮無所施不謂昭公
言孟姬言孟子又不見吳女諱娶同姓之意不可見吳故經書
孟子而口繫吳字以卒之坊記之無吳字就經文言之論語有
吳字就口

孟子者何也 据卒妾詞昭公夫人也 此据師傳非義例可
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班氏云不
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取吳爲同
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据此則春
秋舊有夫人至自吳之文春秋沒其文直于堯也稱孟子其
不言夫人何也 据夫人堯當言夫人鄭君說吳太伯之後魯
亦畧之孟子卒 諱取同姓也 据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
書夫人某氏堯 諱取同姓也 傳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
于上而威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 弟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
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
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禮就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
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公會吳于橐泉 公會者伯者之辭也中國無伯夷狄爭 吳世
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泉不異
吳進之也地理志橐泉縣屬九江郡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衛世家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
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
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母
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
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
毋所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四伐 鄭兵事
鄭兵事

冬十有二月螽劉子說春用田賦冬而螽按月者甚也
今火猶西流左傳季孫問于仲尼曰
司歷過也而之火伏而後螽者畢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地理志宋睢陽下云故宋國

宋世家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

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微服去三十年魯

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殺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

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或守心宋之分野也景

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千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

為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或宜有動于是

候之果從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糾故昭公怨

公子端秦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

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

卒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立辟公三年卒子

別成立別成四十一一年別成弟偃攻襲別成別成敗奔齊偃

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

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

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

曰榮宋宋其復為射所為不可不諫告齊伐宋王偃立四

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夏許男成卒會後卒之辟諸侯皆在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大會也何以僅序晉吳兩伯之辭
晉吳而已吳地在九州本非夷狄春秋從九州分中分故以揚
州為夷狄以次漸進者用夏變夷以中國化之也春秋之例吳
楚有君有大夫言聘使者因見九州之制而進之以變夷以
成九州之治也蓋易八卦方位四陽卦所臨之州為中國四陰
卦為夷狄但據四陽卦不成三千里之制又如詩風十五國僅
記內州至于南方不言國名統之于二南不咸五服三千里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疏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制春秋興王首先見陽卦四州及詩風所見之國三傳同謂先
見中國莊以下乃推之外州始見荆徐梁州名而楚秦吳至成
世乃全見進夷狄之道不一而足故得道則進而非善則反楚
先出而被澤深末年多有中國之辭吳後出而破澤淺進不如
楚國因其進之淺深考其功之微言王道考功之極致也黃池之
會諸侯俱在言此以起之也定哀之世臨一家中國與夷狄同外故
者卒在會未行會禮也定哀之世臨一家中國與夷狄同外故
待夷狄不嚴至一國辭又同辭此三三之例也北會諸侯于黃
池欲伯中國以全周室晉世家吳王
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黃池之會黃池諸侯俱在也不吳子進乎哉

子矣夷狄雖大曰子子之而與晉敵如楚子有伯辭也董子

至于伯舉黃池之行變離殊會外之也難甫不得與中國為禮

而反道乃為而不殊吳伯地理志會稽吳下故國周太夷狄

之國也其國位在陽卦又不為夷狄自諸夏言之耳非真

也夷狄祝髮文身王制曰東方曰夷斷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地在侯綏不欲因魯之禮魯秉周禮因晉之權晉為二伯而

請冠端荀子大夫稗冕天子山冕諸侯元而襲其籍于成周此所

夏變夷也吳本周封籍在成周周衰久不至至吳世家吳

此重修舊典傳以襲籍言者從新錄之喜之也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

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

髮示不可用以及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

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

伯以尊天王錫此謂吳人爭長欲自為伯吳進矣從揚方伯

果言公會之謂此謂吳人爭長欲自為伯吳進矣從揚方伯

盟主國語大國謂其疆累累致小國累累多辭小以會諸

侯會諸侯伯者事如上稟皋左傳伯以合乎中國春秋伯有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疏

卷十一 哀公

三

義家塾叢書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語

義家塾叢書

楚之會魯伐齊皆與中國為禮 吳能為之 謂與晉爭長諸侯
兩伯同會其從者就相見也 吳能為之 謂與晉爭長諸侯
榮志欲則不臣乎 禮豈得以夷狄待之 疏 吳甚疆于黃池能
道得矣能以臣道 吳進矣 春秋急以伯辭進之蓋以中國冠
自飭故因而子之 吳進矣 春秋急以伯辭進之蓋以中國冠
陰黜其王尊稱也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疏 吳僭王故言天
王也 王尊稱也 尊加于天下至尊之辭 疏 有僭王故言天
王子卑稱也 吳雖為伯然蠻夷雖大曰子則為中國卑稱春
號從中國名 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不稱王而稱吳子據吳語晉
從主人也 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不稱王而稱吳子據吳語晉
盟而以會乎諸侯 春秋終化行入州吳遠在海隅繙然來
足以觀王以尊天王 自居則稱王會諸侯則從夷狄稱子辭
道之成矣 吳王夫差曰 謂爭先之事自好冠來 劉子云冠者所以
變夷吳王夫差曰 謂爭先之事自好冠來 劉子云冠者所以
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 君子始冠必祝成
禮加冠以勵其心故君子成必冠帶以行事 棄幼少嬉戲情
慢之心而衍于進修德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
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
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 孔子曰大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孔子曰大
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劉子云知天道者冠鉢知地
鵬能射御者佩牒能正三軍者指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
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
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 疏 大其用夏變夷雖不知冠
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 疏 大其用夏變夷雖不知冠
變夷狄之心吳至中國見衣冠文物之盛而心好之黃池長
諸侯以尊天子故孔子大之晉世家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
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一年齊田常弑其君
簡公而立簡公弟懿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
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
出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
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晉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

重訂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一 哀公

語

義家塾叢書

八年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
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
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為諸
侯二十七年為烈公烈公卒子孝公順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
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
地靜公遷為
家人晉絕祀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劉子云隼近黑祥貪暴類也象陳貶亂不
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
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 疏
陳世家吳敗齊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楚世家惠王
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
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
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
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于楚楚使
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
令尹子西子基于朝因叔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
固負王而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葉公來救楚楚
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十二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齊秦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
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
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
於越入吳 於越在上舉越也舉越則從其本名越後為伯 疏 吳
家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入與吳戰而虜吳
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
王怒斬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于
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
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
引兵歸國國公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
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
兵使伐敗吳師于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
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夫
差于甬東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大國象也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

義家塾叢書

循循如也動則有儀容狩者公與卿同在事大若使車子鉏

義家塾叢書

商土之其不言來批鶴來不外麟于中國也中國對海邦
則小矣其不言來巢言來不使麟不恆于中國也孔子殷人王法商帝法少昊金德金
則不以麟為素有從海外來矣孔子殷人王法商帝法少昊金德金
非中國之獸有王者乃至言來其不言有據有一公曰有是也
龍屬據史記河不出圖論語上言鳳鳥不至鳳鳥少昊金德
以鳥名官麟則與金德千故曰道窮又少昊金德主西極都
曲阜又為東風至東而疏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
少昊麟至西而孔道窮疏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
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
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處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
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
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
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渭南嚴氏孝

訂殺樂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十一 哀公 天 義家塾叢書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而罪邱者亦
以春秋明歲子路死于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
遙于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
推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
子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
兩柱之間子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
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
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
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
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
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琴車

書

補疏 哀公十四年取法于召南十四篇坎離十四卦
合定公十五年爲二十九年以應隱桓年數

重訂欽定春秋經傳口義疏

卷十一 哀公

无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一終

華陽林思進覆對
渭南嚴式誨對

重訂穀梁春秋經學外篇敘目

穀梁師法漢初甚微建武以後無博士唯顯于宣元之間不過三十年佚傳遺說殊堪寶貴今輯孟荀及宣元閒本師舊說仿陳左海例作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故注中引用不復更注所出焉

諸經皆有舊傳今傳文乃漢師取舊傳以答弟子問者也故傳中有引舊傳之文今仿其例凡傳與禮記公羊傳文確爲舊傳者集之以爲舊傳一卷

穀梁傳有孔子素王一語今佚見枚福傳顏注引王制所謂素王也注中詳之更作穀梁大義一卷以素王爲主其中如改

重訂穀梁春秋經學外篇

外篇敘目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制三世親魯故宋黜杞尊周二伯八方伯六卒正外夷狄進退諸侯皆從之

孔子修春秋因魯史其著述之義如正名加損傳疑傳信尙志謹微本末之類別爲穀梁大義第二卷專明著錄之義

春秋制義如奉天正道貴民貴命重信親親尊尊賢賢賤利貴讓仁義五倫權謀終始有無謹始復仇明時法古之類作大義第三卷專明制義之事

先師傳經淵源本末如佚傳異說傳受姓氏闕疑之類別爲穀梁大義第四卷專明傳經之事

二傳之例與本傳大同小異今作三傳異列表一卷專明此事

故注中不必詳二傳例禮事二表同

范注中採用鄭君起廢疾按鄭未有深解舊作起起廢疾一卷以明本義而駁何鄭故注中不更存何鄭說

范注採用何杜兩家全無師法注中不加駁斥別取其反傳倍理者爲之解說作集解糾繆二卷至其駁傳之條則別爲釋范一卷解之

傳有總傳當分之有數傳當別之有一見有累言有相比見義有數傳方備有不發傳爲省文有不發傳爲別義有傳不在本條下有無所繫而發傳有文同而意異有文異而意同有傳此包彼有傳此起彼注外別作釋例二卷專以本經依傳

重訂穀梁春秋經學外篇

外篇敘目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比例條考焉

天子二伯方伯卒正微國尊卑儀注一條不苟說春秋者略焉注中最詳此義別爲十八國尊卑儀注表以明之春秋有一見例以明數見不見界畫舊說皆誤與正例相比注外別作一見表以明之

中外異辭最爲要義說者略焉注外別爲內外異辭表中外異辭表以明之

筆削等差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筆削表一卷傳所不詳依例補之

進退次第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進退表一卷傳所不

詳依例補之

功罪大小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善惡表一卷傳所不詳依例補之

爵位等差最爲繁雜今取傳中州國名氏人字不繫作爵祿表

一卷

傳于日月例最爲詳備注詳于本條下更別作日月時例表三

卷如公羊之例

穀梁久微今取定傳議駁本于穀梁者仿董子例作穀梁決事

一卷

劉子政說有外傳逸文今取之作外傳一卷以符藝文志舊目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彙疏

外篇敘目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三傳有師說同而所說之事不同者如緩追逸賊同盟用狄道

之類注中不復臚入別作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一卷以明

之

春秋瑣事孤文三傳各異無所是正此在傳疑之例孔子所不

能信傳者乃不能不說之注外別作三傳傳疑表一卷以平

三傳之獄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今將天王及十八國事經緯本末分國

編之卽取史記譜牒之說以爲之注作春秋屬辭表四卷注

外別作比事二卷以見比義

會盟列敘諸侯皆有所起苟無所起則不見舊說皆略注詳說

之別作中國夷狄爭伯表一卷專明會盟列數之義

方言異稱華夷翻譯孔子云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傳舉方言異稱益大例所包甚廣注外別作中外名號異同表而以方言附之

諸國地邑山水名號最爲繁賾傳中詳其四向并詳道里數目

此非據圖籍不能注外別據劉班之說更推傳例作圖一方并疏解名號于後

左傳因國語加章句爲今本今凡國語所略而於經例可疑者

則皆誤解今將注疏異說標出爲左傳變異今學事實表凡

表以外則皆合於二傳今取其實事與本傳合而爲史記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彙疏

外篇敘目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語所無則命成鑑疏之以補疏標題示區別焉

今學以王制爲宗齊魯詩皆魯國今學劉子受魯詩從之今于

先師外凡今學各經師說統輯爲王制注疏凡本傳禮制不

明者取之已明者但詳出于注疏

傳有從史一例舊傳解多失今取經文從史之例先立一表而

後依事解之如趙盾崔杼陳溺楚卷鄭髡之類是也

今學王制外有佚文佚義不傳於今本者將據今學各經傳師

說彙輯之以爲王制佚文佚義考凡傳文義不傳於王制者

皆就此說之

釋范弁言

古人注經例不破傳鄭君改字爲世所譏唯范氏集解昌言攻傳觀其序意直等先生之勒帛無復弟子之懷疑唐宋以來反得盛譽紀君無識乃欲左范右何其猖狂淺陋信心蔑古爲後人新學所祖所云春秋三傳置高閣者蓋作俑於集解矣夫人之爲學所以求不足非以市有餘凡已所昧求決於書一語三年不爲遲頓今先具成見然後治經苟有錯盤無復沈滯但已所昧便相指摘公孫龍子云教而後學若此者直教而無學矣絕古人授受之門倡後學狂悖之習王何之罪豈相軒輊乎檢所駁斥初亦懷疑積以期月便爾冰釋乃知所難尙爲膚末甲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弁言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自序

釋范

井研廖平著

聘諸侯非正也

隱九年

集解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慰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寧所未詳

按周禮古學王制今學穀梁素王盡從新制故與古周禮說不合王者改制文質相救周衰天子弱諸侯彊魯不朝周而周屢下聘君卑臣僭失上下之序故春秋改制救弊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譏下聘以尊天子也又春秋諸侯相聘聘惟行于二伯天子尊踰二等故不聘此春秋制以周禮疑之非也又按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天子不下聘與此同何氏注言聘爲禮與左氏說同當是舊有不下聘之說何氏偶遺耳

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桓八年集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

按前說據下稱紀季姜立義魯逆于外曰夫人文曰婦姜速婦之也此曰王后蓋因取決于我不自制其事故不曰逆女而曰王后下又曰紀季姜者起此王后爲略之據歸

言季姜則逆時當言女此穀梁正說也或說同公羊異異義耳据或說以駁正解非也使例言王后則下宜言王后歸于京師不應稱季姜也

或曰遷紀于邾鄆部莊元年

集解若齊師遷紀于邾鄆部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寧所未詳

按此在傳疑之例因言三國遷有難通之處故此變為齊遷之說若有于字則文義明白傳有定解無事兩存或說以通之二說皆有所据而亦有可疑故不敢獨主一說范以後說為非豈以前說為定解耶不言于當以所遷不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釋范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地分散其民故不能以一地目之因不言于也

傳曰改葬也莊三年

集解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

按改卜牛一時有二牛有彼此之分故言改以別于前牛改葬同為一葬既非一時又非實物故不言改以相別異春秋改事不言改者多矣若如范說則豈但一改卜牛乎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莊三年

集解舉下緬上從緬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

按改葬服總禮經文也傳舉下也謂如葬先舉葬而後言

王與崩先言天王而後言崩舉上之辭不同故曰舉下也舉上舉下傳中于薨葬屢言之緬因總字誤衍者范以舉下緬也句為釋改葬之禮總句非也傳惟解經不解傳改葬之禮總傳舉以明服制下則別起釋先言葬後言王之義不更釋服總句全傳例皆如此傳引禮經文本謂改葬皆服總乃云不謂改葬當服總尤為失解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莊三年

集解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

按傳言或說存異解也至駁之為非人情則非也本緩葬以求諸侯因循至七年亦事情之常因其過遲故書以見異七年之久本非初料所及事故變遷因而遲久概之人情類此多矣何云非乎

不諱敗惡內也莊九年

集解寧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保全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

按春秋見者不復見復仇之義屢見於莊公之篇其事已明至於仇人已死則不復從此制義范据公羊以難穀梁按納糾非以報仇勝桓不為雪怨謂百世不通則春秋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釋范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書數言可蔽頰谷之會亦爲忘恥二十四年親迎乃譏者
桓以齊女死莊又娶齊女二事相同會無懲戒之心婚姻
之事與兵戈不同齊有難許魯救之而不許婚齊者以其
全無人子之心哀傷之志昧然與齊女偶薦宗廟也公羊
譏必于其重者亦此意

曰棄師之道也僖元年

集解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
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
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闖潛刃相害以
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五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藏書

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

校傳中事實皆有師傳故一有首尾則全同公羊如宋萬
曹劇濫子長狄之類是也其事既詳則非由推測以臆想
之私廢師傳之證既無所徵則言何所取

遇者同謀也僖十四年

集解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
繪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繪子不朝也遇于防而使來朝此
近合人情

按季姬不繫繪是未嫁繪之文也下言季姬歸于繪是新
嫁之文也苟如左氏之說則上當有繪季姬來文本條當

繫繪下不得又出歸文以內女反夫家不書也春秋之法
輕輕重重各有所施禮謹男女之防慎之于微季姬在防
非爲會繪子自以事往也繪子來自以朝事非爲會季姬
也相見而悅因起婚媾之謀不由媒妁幽約而成失納幣
之禮近夷狄之俗事本輕也而春秋重書之以示坊表非
謂無事淫奔也使無事淫奔則相與俱去耳胡爲復求婚
乎惟其過于求深遂覺出于情理皆不諳輕重之旨者也
左氏因其可疑撰爲歸甯之說而不知于經不合無足據
也春秋以此坊民而民猶有男女之禍

逆祀也文公二年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六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藏書

集解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
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
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卽之于傳無以
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
殷之賢主猶祭豐于廟以致雉雉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
慎倒祖攷固不足怪矣親謂僖祖謂莊

按祖閔廟僖三傳所同爲後爲子家國一致范乃疑之過
矣經曰躋僖公謂升僖於閔先也從無有異說者范以昭
穆爲嫌遂解躋爲豐謂祭豐于僖而薄于莊按經下言從
祀先公故此傳言逆祀以下之從知此之逆若但有豐薄

則下經不言從矣有下經之言從則不得破此傳之言逆矣甯駁舊說曰卽之于傳無以知其然按閔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耳僖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夫般未踰年之君閔以弟繼之如父則僖之繼閔可知般有傳而閔無傳者般微而閔顯故從略也范乃以爲傳無其證而輕變古說不亦誣乎

贈以早而含以晚

文五年

集解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

按傳例不及與不周異解不及者言來以譏其晚不周者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釋范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無心于來故不言來含早而贈晚有五月之久禮當以二使今以一人兼之則遲早不能適中故云如以爲含則已晚矣贈則已早矣譏其來意不誠與不及事全不關攷雜記言受含皆在既殯之後蓋君薨初斂本國臣子已含之不能待外國之含外國有遠近豈能未殯而來含而聞喪則如初喪歸之含物以達其意君子不奪人之親不能使不含其子而含已又諸侯皆有含同盟數十百國一口何能容含則宰夫取璧以降禭則宰夫五人舉以東凡諸侯之含禭皆存以爲送葬乘車之具范說未審

冬十月 成元年

集解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按經傳舊本別行以傳增經始于後漢且三傳傳有異義經文則無不同苟或異文所差者小從未有一家有經而二傳誤脫者以傳文之後增疑本經之脫文非也傳文先經發傳不必皆在本條以此疑經殊爲失解

公至自會

成十六年

集解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而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寧所未詳

按若邱公與季孫行父同執執目季孫避公在也致公而不致季孫舉所重也盟公亦與季孫同在盟目季孫公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釋范

八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會大夫故避公也致言會起公在盟也會本爲季孫盟而言范氏未知互見之例故不得其解也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襄十一年

集解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

按此傳有脫誤當以白虎通德論所引據改爲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與司馬法周禮大司馬文同蓋舊傳如此范据誤本師軍異文遂從而立異卽

使傳原作師則軍師亦互文耳非如周禮師軍異制之比且天子諸侯軍師之制全從田賦而出范據誤本以天子爲止六師諸侯爲一軍全與經典不合而不知攷正脫誤遂從而攻傳蓋范苦于用心借攻傳以趨便易苟有不明直相駁斥則不勞而集解可成或曰增之也昭二十五年

集解如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

按或說增義實不得其解緯家以爲巢于榆范氏以爲如增言巢其實不巢以經爲戲本屬誤解遂據雍說以駁傳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九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不知傳義不如所駁也洪頤煊云增讀爲櫓謂于穴中駕

巢引禮記釋文爲證說較范氏爲安

說見讀書記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二年

集解寧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

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

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

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

也明正則拒之者非耶

按傳此說與公羊同春秋貴命先君所絕臣子不能逆命

迎之此定義也輒之所難特以所拒乃已父耳春秋書世

子者以父命臨之不從父而從王父所以使父受命于祖非靈公之逐子春秋謂爲可立乃與鄭世子比也范氏但知從命之說夫使輒迎蒯聵而立之是蒯聵死其父輒死其祖孝子揚美不揚惡信道不信邪寧拒父申祖命以成其孝不能從命迎以陷父于惡也又禮不以家事辭王事不能以私恩而廢國典亦已明矣倘蒯聵有順子則靈公有逆孫且靈公命絕之而輒迎之是靈公之命不信于蒯聵祖命而廢父道春秋拒蒯正以成父之尊于子范氏知小惠而忘大道

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以拒父爲尊祖是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

按解已見前許衛輒拒父公穀所同今以專屬穀梁而指

爲巨謬非也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若能清而不短則深于道者也

按范氏所言酷似評文品詩之語其所云穀梁清婉其失

在短公羊辨裁其失在俗者皆不得其旨意之所在楊疏

云清而婉者辭清義通若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

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類略而

不言是也楊疏所列于清短之意相違蓋亦求說不得而

爲之辭大抵范君長于詞翰評閱文字好作俊語遂以此法施于經傳卽以還叩范君亦神況之言不能舉實名士一時興到之言遂爲經傳千年評定之準實則語無實迹不可方求後人無從規仿以決從違虛存其語遂相指斥耳明人以文章評點經傳甚爲識者所譏而范君之語則奉若神明異矣范君雖作集解實不知傳義所長又安得道其所短耶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無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十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

按此攻三傳也三傳解經同于測天三家同源異流各有所據旣欲廢之何必主之旣欲擇善何爲專釋穀梁無精闢之專功喜東西之游說觀其所言明知未當而務力希通信心蔑古尤爲狂悖矣王安石廢三傳王柏刪詩其事乃早見于范氏矣

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學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同異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按此攻西京博士也范不通本傳乃雜引左氏公羊以解

之故于此反攻先師以掩其跡惡先儒之專守倡信心之邪幟唐宋之禍此實作俑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釋范

十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起起穀梁癡疾序

名墨者流正名從質春秋之巨綱王道所急務不善學者騁辨持巧主張白馬窮究非儒驚末失本道由辯息等吳秦之自也豈施翟之本義乎是以漢初博士惟務自達不喜攻人雖石渠虎觀粗存異同然猶不相指摘自劉歆奮立左氏諸儒仇之條其罅漏互相難訊培擊之風原于此矣何君自尊所習乃以尋仇之戈操于同室鄭君小涉左學不習穀梁鄉鄰私閭何須被纓乃謬託主人日尋報復駁許以外更復攻何生事之譏其能免與凡屬訟許之言並爲求勝而作影射毛吹有如護厯亦且內實不足乃求勝語言使或平心都爲賡語何既制言僣薄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序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起癡疾者鄭釋開有誤藥恐爲疾憂故正其釐砭以期明眩非云醫藥聊取用心爾并研廖平自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序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起穀梁癢疾

漢何休穀梁癢疾

井研廖平箸

漢鄭元起穀梁癢疾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

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正義

按傳言不周者心不在是之辭也傳公不周乎伐鄭而伐

鄭公在是也賻不及葬曰不及事譏其晚也來晚者志以

譏之言來者有是心故如其志言來含一事賵一事早晚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不同一人兼使是其來意甚輕無志于來故不言來也何

鄭皆誤于周及之解故不得傳意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

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

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

隱元年楊疏

按仲子三傳異說以穀梁爲長即使短長相參亦不得據

此難彼若此之類例入傳疑也又傳以仲子爲惠母則桓

母不見鄭猶據何說以爲別一宋女不審公羊所指卽此

今既主惠母則不必更以仲子當桓母可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

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

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同上疏

按大夫不日惡據得臣也意如惡日惡已前見也子般卒

日有所見傳曰有所見則日子牙亦以有見日也又莊不

卒大夫日卒牙不卒者也卒則不卒不以去日見貶絕說

別見公子牙卒條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何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

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

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

隱五年疏

按苞毆者輕掠之師爲時甚淺斬壞則曠日持久所傷已

甚苞毆尙未至斬壞斬壞則未有不苞毆者也公羊精曰

伐猶曰侵精猶卽久暫輕重之分義實相同鄭分別言之

非也

隱公篇

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

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日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按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卽夏不田之說也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謂一歲三田去夏明矣劉向說夏不田同公羊蓋二傳同主夏不田穀梁文詳言夏苗公羊文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不言夏苗先儒以爲異義失傳意矣不田又言夏苗者備四時之文有事則田無事則否五年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平而修戎事失正也謂無事而夏田也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在紀何爲不地

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

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按鄭以公羊說穀梁非也使戰在魯當曰公及鄭伯紀侯敗齊師宋師衛師燕師不言戰不以紀侯先鄭伯據先紀知紀爲主據言戰知由外言之傳例在魯當言內不當言

已又傳戰盟皆地分主客也已明則不地公及處父盟不地來聘盟來盟不地是也紀主兵已明故不地齊將滅紀合宋衛燕三國伐紀公及鄭師救之戰于紀故不地非伐魯戰于內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

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按春秋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以君子而滅于小人在所諱故言大去言遷言入葬二姬不嫌滅不明言大去乃深責襄不嫌縱其惡言大去重其罪于滅國也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

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

子哭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

莊六年集解

按鄭改名爲字以求合公羊非也子哭乃二名耳非哭名

又舉子也穀梁說天子大夫不名稱字子哭天子下士本

應稱王人不以名氏見因進之乃以名見何据公羊以相

難鄭乃曲從之不知傳不言子爲舉貴春秋以子易名高

子是也未有稱子又稱字者也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謂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

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釋曰于讐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五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足以資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議也至於伐齊納糾議當可

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按春秋已見不再見莊親與仇人和好故議其忘讐釋怨

前議已明故此更別起義且讐人已死不追戮其子孫若

如公羊說則類谷亦當以復讐爲言納糾異事納之既非

復讐戰亦不得託于讐子蓋糾與小白一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其以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

乎

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朝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

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

子不以爲疑

莊十八年集解

按班志云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

不言朔夜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

夜食按傳言天子朝日謂于朝日時見其出解知夜食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

何也

釋曰諸侯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

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莊二十三年集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按不得王命不言來聘鄭釋非也傳以此與石尙比也祭

叔石尙皆私欲使魯請命而行聘非正歸服得正春秋正

者言使不正不言使石尙雖有私而所請得正有匡救之

美祭叔不正有陷君於非之失故君子奪其使以此明人

臣當導其君于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

而日卒何也

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

莊三十三年集解

按鄭君以公羊稱弟說穀梁集解駁之是也春秋大夫小

惡不日大惡不卒釁與弒不卒仲遂卒傳曰此不卒者也
得臣卒不日首公子遂也莊不卒大夫此卒公子牙不卒
者也不言刺非殺也未弒而殺其惡未成春秋成美不成
惡故不主牙也日之如正卒季子不暴其罪以藥飲之如
以疾卒日以成季子之志也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
莊公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

釋曰柯之盟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

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

傳九年集解

按春秋無達例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束牲載

書而不插血與穀梁同則穀梁是也公羊以日爲危從以

後不盟起義穀梁以洮爲兵車而此會以衣裳閒在兵車

四會之中故特美之亦以衰而特著其美何如此之駁不

言義例而但据文句開啖趙假薄之習有失傳經鄭重之

道好辨之過也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

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
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

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
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
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
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
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
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

傳十一年集解

按雩事淺行止不見於經故得雨乃舉此傳意也公羊以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八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雩爲重旱爲不雩大旱爲大不雩乎雩而雨與雩而不雨

將無分乎二傳皆重雩穀梁以爲重求公羊以爲善應變

雩非難事不因雩而善之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

葵邱即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

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

諸侯城緣陵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傳十四年集解

按葵邱不足難鄭釋是也城言諸侯傳曰散辭者即公羊所謂離至不可得而序故總言之曰諸侯聚辭也陽穀偏至言齊宋江黃餘會皆序不序而曰諸侯知散也葵邱盟言諸侯中無閒事故凡目之此有閒事而不舉非葵邱舉凡比也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善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九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傳十八年集解

按春秋惡戰主客大小同則主得及客從以內及外以尊

及卑之例則言及者外之卑之也此以宋及齊者非內尊宋也齊在喪而宋伐之兵事由宋起齊不得已應之言宋首兵惡伐喪之罪乃顯何据公羊以相難鄭說非傳意也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邾人狄人伐衛爲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同上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解

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按言伐楚則救江不明言伐衛則救齊明故不言也中國未有言伐楚者爲救乃言伐狄不言伐言伐亦爲救文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

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傳二十一年集解

按專釋則必先專執主楚釋則起楚執故不言楚釋爲辟

執文非以論釋執功罪輕重傳意本同公羊據彼難此談矣

則眾敗而身傷焉

何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傳二十二
年集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士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按中國夷狄異辭中國傷夷狄可言楚子是也夷狄傷中國不可言宋公是也其曰射目曰身傷皆師說非由經例推得之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

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

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傳二十三
年集解

按公羊主守正穀梁主達變言各一端仁智殊趣如必守正則祭仲廢君之事不愈加于襄之量敵哉宋襄公羊美之穀梁惡之公羊五伯故美之穀梁二伯故惡之各持一解不必強同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士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為繼弑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

傳二十五
年集解

按春秋無達例各就本條立說二傳所同不能据此以難彼公羊以曹不名為眾以宋不名為內娶不以曹通于宋也何駁僂薄執此以難公羊又何以通或以春秋不應曲顧私親不知素王之義得顧私親穀梁故宋有二義在國

則主王後在大夫則主先祖不如公羊但主王後也
蓋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

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同上

按舉陳則其文間斷不見爲一事伐陳以納頓子納頓者
陳所以使陳納頓者楚與伐楚救江同文不可復舉晉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
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主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議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
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按楚初會諸侯故人之春秋有三世三言之例終始早晚
異辭以昭事難僖世非也鄭不据三世言之乃虛以美惡
爲言非傳意也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
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

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於周經近上言天王
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

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
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
于此乎僖三十一年集解

按此大夫初如晉也京師在晉南如晉當過京師若公子
遂如晉而不先言如京師過而不聘是叛周而京師晉也
故先言京師以及晉與公伐秦先言如京師同皆先言京
師實非如京師文如京師耳何駁以遂爲非公命非也春
秋兼使無尊卑則兩出其事如如陳如晉是也有尊卑則
不得兩出以尊遂乎卑如如京師遂如晉是也此由尊及
卑之遂非繼事之遂不關大夫專命也如遂盟遂入則專
命之遂矣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集疏

古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螽猶眾也死而墜者眾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
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
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兩與讖違是爲短

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
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于讖何錯之有乎文三

按公羊以爲死螽主異穀梁以爲生螽主災不必舍傳求
合于讖讖不一家有主穀梁說者如泓戰讖宋襄失機之類不能据以

駁公羊鄭君求合于議亦以爲陸地而死又何茅茨皆盡
乎用公羊說以解穀梁非也穀梁蓋謂舍多如雨故曰茅茨皆盡
舍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
不周事之用也

何据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
不言來者本不言來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贈次之一作禭則次之贈爲後
餘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禭之贈之其
諸侯相施一作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
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

乃含故不言來以議之文五年疏
核公羊以不言來爲正例穀梁以言來爲正例天王使惟
此不言來餘皆言來則公羊以不言來爲正于義爲短鄭
以三月含爲議非傳意使不兼使三月含不議兼使雖旬
日含亦議此明禮不兼使耳意不主早晚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
三年中言官義相違

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
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

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按傳例大夫不名無君也君卒新君未定則大夫不名諫

盟傳曰無君是也今傳曰無君之辭者有君如無君所以
議宋失權于鮑也蓋以實無君起此爲無君辭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
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

釋曰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
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文五年集解

按不周事謂二事一使心不在是與不及事不同不責早

晚秦人雖晚心在于來故不去來也何鄭皆不知周字義
誤以不及解之

文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

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
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

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
非變文如何宣二年集解

按傳以晉侯獲不言敗績比也韓之戰不敗而獲此敗而

獲明未失民力不足耳所以辟羊斟之事也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爲舉族死乎

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今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宣十年集解

按劉氏說穀梁譏世卿許君異義引穀梁說譏世卿則譏世卿公穀同也世卿則宗族強大不世卿則無強族之禍

專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故傳舉族言之此非崔杼也後有崔杼之禍使齊如舉族逐之則不復世卿之禍與公羊同爲譏世卿凡傳言之辭者實不如此而虛加其辭如無君之辭是也實無君者但曰無君

宣公篇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句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

釋曰士句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

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疏

按春秋決嫌明疑常於嫌得者見不得句唯合善乃責之以見義善不可專君命愈尊不得以求備責之公羊有危事則得專命此非危事人臣之義例歸美于君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

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旣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

專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

天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按春秋貴信專有信者也美之以明貴信不責餘事公羊以權許祭仲義亦如此傳曰專爲喜徒責其從惡曰去合春秋唯取一節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凡目春秋者皆非常叛義不可以一端解之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

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

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况此則無怪然

襄三十一年疏

按奪政當作奪正諸侯正日蔡侯不日是奪其父之正也商臣夷狄日特謹之中國弑則從夷狄常例不日傳曰夷狄不日日少進也是也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日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

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

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尤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然

昭十一年集解

按稱世子如君未死故傳曰不與楚殺非貶而稱世子也

未踰年稱世子猶若在其君之年故曰不與楚殺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

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

晉爲厥懋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

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

也故狄稱之焉

昭十二年集解

按春秋二伯與夷狄交伐以求諸侯不讓晉自六卿強志不在諸侯臣下伐國以自封殖非伯討矣晉卿六伐鮮虞獨此狄者疾始也下不狄者一見不再見也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曰當言取不言墮實壤耳無取于訓詁

釋曰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邱永屬己若更取地于他然

定十二年楊疏補之

按但言墮則與毀泉臺同傳故言猶取謂其邑不墮則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二十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於陪臣墮乃歸於公室如取外邑然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何曰即不使陽生以茶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

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

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

哀六年集解

按春秋重命陽生無父命雖得立春秋以爲嫌所以申父命也陽生正荼不正乞主弑所以重天倫明荼不宜立也二者皆不宜立當如夷齊故事春秋常于嫌得者見不得故並見譏文兩示其義去公子也陽生小白同不宜立小白失天倫陽生無父命事異辭同明當同法治之

哀公篇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疏

主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起起穀梁癢疾跋

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穀梁經例完粹遠過公羊內合禮經外無激論所謂百脈沖和至人無病者也何氏入主出奴好甘忌苦自安贅肱乃強駝背施箴砭于平人希要功于肉骨眞所謂以癩爲劇以死爲生者矣鄭君未諳尺寸不解和齊厭庸醫之張皇乃檢方而獻技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于是血脈責亂關節枯落矣竊以苟欲制方務先審病經絡通利則不需按摩藥石誤投則反如鳩毒且血氣周流自能已疾故養病之要自理天和況乎無因徒加刀石乎然而方證具列傳習已久苟不明白恐或庸愚倘其不達而嘗則必求生反死吾友季平穀梁古義全書已成乃於餘暇備列何鄭原文而加之論辨作起起癢疾一卷乙酉仲春謀刊其古義季平謙而未遑因舉此冊以相授校付梓人旬日而就九鼎一鑄斯世當不無知味者

光緒乙酉中秋月姻愚弟蕭藩西屏因刊畢略誌其顛末于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疏

跋

一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春秋集傳

宛委別藏元延祐刻本

春秋集傳 進狀

繳省投進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緡張洽

治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訪件目差人齎紙札騰寫並繳申

以憑核

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春秋之書聖筆所刊

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

本六六小

進狀

周

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
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
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
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
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
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
詮次其說以為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
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泯
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

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群書莫能統會蓋自謂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

大三三
小四

進狀

二

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某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群言摭擊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踖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二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大三三
小四

進狀

三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候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書建康府

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進狀

六四七小六三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傳

隱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陸氏釋文曰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杜氏釋文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

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魯隱公之初故始

於隱公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謂

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

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

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

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

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湯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

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

夷逮隱而死雅詒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泰

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左

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

○程氏傳春天時

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奉天時下承王正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羊傳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挾隱而立

三十一

三

七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

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

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胡

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

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

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

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

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

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

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

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

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

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

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之以大略見乃

繫於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其他

三十一

三

七

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

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

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

文程氏所謂時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

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

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

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

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

秋之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

不稟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曆數周有周曆

魯有魯曆晉當獻惠之世大抵專用夏正周魯宋晉見唐曆志

孔子將撥其亂而反之正故於春之下特書王正月

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示一

統於此而後禮樂征伐之事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

春王正月所以爲謹始之書也謹按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

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

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

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

於商書之說乃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

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

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

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

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

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爲正月而以

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

也顧其放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

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于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

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所紀

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人七月四

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爲紛亂耳不特後世

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佚

惠之問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大子申生之死

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爲五年之冬韓之戰經

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爲九月壬戌以至襄驪卓子

之弒里克不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

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爲

經從告而書之誤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計

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

力表二

公已四

五

一卷

五

於將來春秋魯史也聖人假之以立法而時君之罪

也哉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極其謹嚴以示褒貶

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以見之恐其未著故特書正

月以起之即位大事也舜禹之受終載於典謨而顧

命一篇紀康王受遺之制尤備皆所以示後世正始

之法也諸侯之受國於天子先公猶天子之受於天

與先王也無王命與先君之命則無以立乎其位而

撫有一國於是乎無以正其始矣始之不謹宜乎隱

公之立有以來譏聞之口啓情忌之意成纂弒之端

也春秋於人君終始之際最為謹重隱公之即位宜書而深沒其文者所以見其始之不正也人皆知定之書即位不可不察又豈知隱之不書即位尤不可

不察者哉

隱公之立如穀梁之說則受之於惠者也如左氏公羊之說則隱之自立者也胡氏

之說舍穀梁從二氏者蓋穀梁雖以為惠公勝其邪心以與隱而當時事實曾未之考豈若左氏公羊之有證乎且左氏直以桓公為大子亦可見惠公屬意必立桓公而當時大臣以幼君不可立故長君而立之也程子劉質夫於此皆有所未考故直以穀梁為斷而謂隱公之不書即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則其無王命而不書至於莊僖則其無父命而不書其義雖密於事實則未協也或曰然則桓公誠為太子已乎曰惠公之意則然矣而未嘗正其名否也曰惠公之正否何以辨曰自桓公而言則諸侯無再

五十四

合六

七

娶之禮仲子不可以為夫人故桓公非世嫡惠雖欲立之非正也其大臣之舍桓而立隱未為失也自隱公言之則既無父命矣復不請於天王正其嫡庶之分姑從大臣之言而立乎其位焉安得不為爭亂造端乎嗚呼此伯夷之終遯而逃之所以為求仁得仁又何怨者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蔑公羊穀梁作昧

胡氏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程氏傳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高郵曰凡盟會侵伐重其為首者其事善則首之者善重其事惡則首之者亦惡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

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可以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劉氏權衡曰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逮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

○杜氏註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

國下縣南有姑城○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

杜云附庸之君未王命○劉氏傳如何則謂之附庸爵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庸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之君四命

○公羊傳儀父者何字也

○程氏傳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

國也

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

四十六

七

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名或進而稱字其變也

○孔氏正義凡盟禮殺

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

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程氏傳盟誓以結

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辜也

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左氏傳公攝位而欲求

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胡氏傳春秋大義以講信修睦

為事以忠信誠懇為先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之事非

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矣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

惡隱公之私也

或謂盟誓者人情之所不免春秋書盟會惡不稟於天王而私為盟誓耳使是盟而掌於司盟春秋所不惡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相與之道也忠信不足以相孚而矢誓以相約殺牲以相詛會其所以為人之道而從事於怨仇相結之術是豈為人上者講信修睦之道哉春秋之諸侯率多尚此蓋其人無以大相過故也惟其信不由中故怵於利害則遂變而寒之隱公是盟之後卒不免於伐邾則今日之求好豈非私哉由春秋諸侯相與之道而無變其俗聖人固不能為也曰然則司盟其可廢乎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耳殆襄世之意小康之事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況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居春秋之後制其諸侯而欲以盟誓一是猶抱薪而救火也故春秋惡盟誓謹參盟誓蕭魚之會知此則知所以撥亂反正之道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杜氏註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左

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公羊傳殺母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胡氏傳克者力勝之詞程氏傳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傳段不弟故不言弟○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賊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其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穀梁子於

當時之事失其傳故以克爲殺然論春秋筆削之旨則此說蓋得之矣 ○程氏傳克勝也

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胡氏傳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弑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何責之之甚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祿居乎外國人又說而歸之恐其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夫中也養不

三六

一百一

朱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有爲義掩恩也恩義並而中持衡段雖凶逆何由爲亂奈何以惡養之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誅莊公以爲首惡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氏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伯道

王之宰也宰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公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又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入恒位六卿之長而名之貶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僂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六卿紀法之守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閒則事掌其事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天子贈弔諸侯之禮行人之職也而大宰親之侵職曠官雖微仲子之事猶春秋之所譏而況兼嬖妻之賄以行之乎宰之書名為仲子也凡此皆聖人之所深惡而特筆以示之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註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程氏傳執及之內之微者也左氏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程氏傳盟于宿魯志也○胡氏傳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有宿國之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氏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左氏傳

非王命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東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彊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邕政者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程氏傳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

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

公子益師卒

左氏傳眾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

○劉氏傳公子曰

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程氏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范氏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

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為起疾病則臨問死則哭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或弑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內大夫之書於經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恩之厚薄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之恩及之則卒之不書卒者或弑賊或出奔或君不見臨或賻賻不加恩不及則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

者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蘇氏云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而皆失之矣故崩薨卒葬郊廟之類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如此者皆以日成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國取救次遷降追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雪冰雪彗孛蝨蟊如

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

五十一

官品

四十五

巨五

故

不書官之說有三官制之紊也大夫之無王命也王

命之不重也諸侯大國三卿耳而晉有六卿魯至鞏

之戰亦有四卿是官制非先王之舊也無王命之說

當矣然當時王朝之卿士類多世官而不擇賢大國

以彊而請命則雖有王命亦豈足為重哉春秋以其

不足譏故別立一例以書王朝諸侯之大夫要不失

其實賤之分而已天子之命官則書家宰見其任天

下之重也宋得自命官則書三官見其不失官也此

外王朝公卿書爵而已同諸侯也天子之大夫諸侯之附庸與命大夫則書字其班大略同也天子上士及諸侯之卿皆名氏蓋列國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也惟有所褒則字進其等也是亦足以見微顯志晦之體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

在魯之東郊者也孔安國曰此戎蓋帝王所屬○杜氏

註陳留濟南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劉氏傳戎者何

戎之君也曷為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曷為不與

君稱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

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

名爵外之也曷為外之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夷狄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

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外君

子為否內君子外小人為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

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

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
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矣○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
其俗以為禮孔氏疏曰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
通言語不達計應不與會盟故言順其俗
以為禮又會據公性戎為主入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
會禮而言會朝據戎來魯為主入戎不能從主人之俗
故朝禮不成○左氏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而不言朝也

公辭○程氏傳周室既衰蠻夷猶夏有散居中國者方
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
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
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
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
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况

會戎哉○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有此三者而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書戎以外之則往會焉者不待髮而惡見矣會狄會
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氏註莒今城陽莒縣向小國也護國龍亢縣東南有
向城○程氏傳書莒人微者也九將尊師衆曰某師師
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
人已上公羊說
詳見五年傳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
其國也公羊傳入者何
得而不居也○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

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孫氏曰莒小國以
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小大皆尊而行之
也○程氏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
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人之境固為暴亂而王法之
所禁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駭
作核

杜氏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賈逵曰極
戎邑也無駭不書氏

未賜族○程氏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
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

命之世為卿也劉氏傳無駭者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
再命也諸侯大夫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夫之
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襄陵許氏曰九大
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
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隱桓以後列國皆
自命大夫非夷狄無不稱族○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
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

費公父勝之○胡氏傳書帥師用大眾也莒魯非王命
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
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左氏傳戎請盟秋

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氏傳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秦山孫氏曰儀父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胡氏傳韓愈氏

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特詳時月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

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氏履緌作裂緌

杜氏註紀東莞劇縣。○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也然則曷稱稱諸

父兄師友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

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按紀季姜及齊侯送姜氏之書則言在塗稱女可

也其實婦與夫人皆既至之稱若逆婦姜千齊則又變例以明文公喪娶之罪矣○左氏傳卿

為君逆也杜氏釋例曰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卿自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程氏

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

卿則書歸而已矣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常山劉氏曰文王親迎于渭不云于莘且是時未為

諸侯也詩云韓侯迎止于蹕之里則蹕為王卿士韓侯因朝觀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也男下於女而親迎而後女從乎男而合好此聖人制禮所以尤重大昏而謹夫婦之始也然天子諸侯有宗廟社稷之守不可為逆女而出疆故必使三公上卿往逆於其國至於所館而後親往逆焉人君者風化之首也昏禮之不備無以

正天下之夫婦矣逆者男之事也其禮不可以不厚

歸者女之事也其待禮不可以不至禮不至而遂從

之則不免於以說而動而陷於歸妹之凶紀以卿逆

猶可言也逆者微而止書歸則內外兩失之矣春秋

恒事不書而於內女夫人之歸逆一一詳之亦足以

見有國者之所當重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不見於後世古禮之存者獨士昏禮耳

故天子諸侯之親迎後世儒者率無定說如鄭康成言天子當親迎於侯國引文王以為證殊不知文王

親迎于渭蓋諸侯世子之事也豈得以言天子乎故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見矣若以義起之則孟子

以親迎為禮之輕而古之人君以宗廟社稷為重其必無越竟親迎之禮明矣故程子劉質夫之說為當

然程子必以卿大夫而下皆不親迎則又恃於士昏禮詩國風之說蓋亦誤矣或曰然程劉氏之辨明矣而胡氏又從而主諸侯親迎之說何也曰胡氏蓋成於公羊子不稱使之說求其傳而不得是以反程子之說而從之夫大夫來迎女而不稱使蓋魯禮自君主昏者故不得以君臣之例稱之而魯公劉夏皆不稱天王之使也胡氏不察復取親迎之說以實之彼不知天子諸侯親迎之禮若果有之則周禮不應不載今自天子絕守會同諸侯朝覲邦交之外無出疆迎女之禮其他不見親迎女家之證獨記有所謂冕而欲令天子之尊下屈侯國諸侯之重越竟而娶懷無權而不可執中豈非儒者講禮不明之過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註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婦人謂嫁曰

四〇九

己

子

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程氏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劉氏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作密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何氏曰春秋孔子遠害其說口相傳授至漢公

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程氏傳闕文也當云紀侯

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

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也公穀皆作伯胡氏傳九闕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暇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也闕之而慎言其餘可也必為之說則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傳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婦人從夫者

四〇九

己

子

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胡氏傳卒則書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苟知其義則大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君在而不書葬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今世后雖先崩必俟祔葬於山陵

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陸氏纂例曰成公以前侵伐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伐諸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

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伐諸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

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伐諸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

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中之曰戍以弱假疆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內書敗曰 ○左氏傳鄭共叔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

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改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

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程氏傳諸侯舉兵而侵伐人

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於已則當

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

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

道也今鄭聲罪而伐衛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人

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胡氏曰伐而服罪則不書戰此義推之一經皆可通矣

三十七四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

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

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

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註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

九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

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今釋例以

長歷推經傳此食是二月朔也。穀梁傳其不言食之

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杜氏註見桓三年 ○公羊傳日食則

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

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

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孫氏曰凡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俱失也皆歷象錯亂太史職廢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劉氏傳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 ○程氏傳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

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何氏公羊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

者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傳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

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九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陰盛

陽微之證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

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呂氏曰日有食之有常度矣而春秋不以為常度而為之食遇災而懼日夜修省以塞天變則禍亂可息苟之危亡日至其應如響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
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

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權衡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
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

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
戌則天下皆謂直以庚戌崩也以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

欲改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程氏傳崩上隆
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曾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

誅不書而自見也胡氏傳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
也天王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脩服

於國卿供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
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卑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王者之喪安得以
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

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
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征討之

事越竟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
始終存沒之義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杜

氏註不書葬魯不會○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
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書葬者

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
也其一則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皆我葬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呂氏曰左氏以紀子帛爲裂繻

以君氏爲聲子凡若此類皆傳
寫之誤而左氏不知從而穿鑿妄爲之說吾知左氏之

尹氏者正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陸氏纂例臣无外交

之礼今死而求其故
書以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常山

曰尹子稱氏者起其世繼也節南山之詩曰赫赫尹
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秉國之均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

長亂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程氏傳古者
又以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然可監矣○

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
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

其卒書曰尹氏譏其世繼也胡氏傳或曰世卿非礼
裝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

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
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大議

據位而莫除人主孤立而无助國之不亡幸不○劉
氏傳曷爲貶世卿古者襄外諸侯嗣襄內諸侯祿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氏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公羊傳武
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

可知之詞也交讓之。程氏傳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遣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天王之喪同軌畢至況侯甸采衛之國兄弟昭穆之親哉周之於魯固不當以往來之禮論也然惠公仲子之喪冢宰歸贈而王室之賻至勤武氏子之來求平王之葬不遣一介而往會隱公於君臣之大義廢缺如此固無以訓其臣子矣夫以諸侯之不臣如此而為政於王室者不能困心衡慮輔王修政以討之顧乃遣使徵求殯體漬貨以取輕於天下此春秋所以直書而交讓之歟

一已

六六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君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以著代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名之降於天子也。程氏傳吉凶慶弔講好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

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廬之盟也。廬盟在春秋前。程氏傳天下無王諸侯

不守信義數相盟誓將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

書之。劉氏傳何以書會盟之事告則書局為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也於王者之制則非。

杜氏註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作繆後九以為謚者同。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

月同盟至。同在方歲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

外端至。程氏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

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

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正禮諸侯皆合請王謚。從而書之

以見非禮。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

或存或削易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

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

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

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

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曰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且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氏註杞國本陳留羅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趙子曰九力得之曰取或邑或附庸不當取也

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其邑及奪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詞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詞言之

○程氏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

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疆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惡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陸氏釋文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

○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者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

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泰山孫氏曰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斯聖人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

臣子之惡始於微而積於漸久而不已遂成乎篡弑之禍如履霜而至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鮮不及矣○程氏傳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

人亦以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不可例拘也○胡氏傳使莊公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復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篡弑所由作也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矣故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遇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何氏註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陸氏纂例古者遇禮恐諸侯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故書

曰遇公羊穀梁並是說遇本意○程氏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當日遇非周禮冬見遇也○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會盟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杜氏註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擊鼓之詩以爲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衛人○程氏傳宋以公子馮在鄭與諸侯謀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傳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鄭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晉大夫公子翬。○左氏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氏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再序四國重言其辜。胡氏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平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羣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裁君之情見矣。春秋誅討亂臣賊子之法嚴矣。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燕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辯之宜。早隱公不能辯，是以及禍。○泰山孫氏曰：翬不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氏註：濮，陳地水名。○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取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氏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程氏傳：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者。○胡氏傳：其殺州吁，石碚謀之而使右宰醜泣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穀梁傳：衛人者，眾詞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賢也。賢則其曰「不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立君非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長亂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程氏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

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疑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必立大中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王之法也

春秋卷第一

凡文

一

三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傳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正義曰舊說棠魯地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

六二九

三

集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僖伯稱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穀梁

傳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

非正也○程氏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

非道也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

巡守諸侯朝天子曰述職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飲而助不給隱息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矣○許
氏曰廢政動民厭樂于
遠蓋公畏天之志荒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泰山孫氏曰討賊

則書葬○程氏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送終大事也

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

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胡氏曰謚者

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

大行六七
小行五

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

謚爾春秋於邦君之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所以罪不忠

孝之臣子皆所以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
作盛

公羊傳易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其率

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

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

郕鄉○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程

氏傳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

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胡氏傳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紀其盛而稱師者如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

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不

義而稱師者次子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

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

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景氏曰考
落而成之

四十六

與宣王考桓未君則易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

其母也杜氏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手文
妻之故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

志為別立宮也○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
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孫於孫止○胡氏傳

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為別

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喪妾之分定

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

者夫人也有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陸

氏纂例曰凡改舊而遂以為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

是也。○孔氏正義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十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權衡曰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以此推之則是衆仲之誤而隱公從之爲非禮無疑。○公

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

四十四

高

夢

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昉猶始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程氏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佾之僭也仲子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爲正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爲正後世皆以六佾爲魯之所當用者不考於周禮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杜氏註邾主兵故序鄭上。胡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

盟征伐以主者爲先因事之變也○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

還也

三〇四

三五

吉榮

會盟征伐必先主者胡氏之說當矣然以爲衛州吁

告於宋事與此同則豈亦未深考其實哉州吁之辭

曰君爲主推其主於宋也邾人之辭曰敝邑爲道以

主兵自居也豈可謂同哉。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

之也垂簾之盟先宋公陳侯鄭伯後晉士穀伐許之

役先鄭伯而後晉荀偃蓋春秋之際名分尚明故王

人雖微而必列於諸侯之上霸主之卿亦不敢位諸

螟

杜氏註蠹食苗心者○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

傳書螭書螭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胡氏傳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

天詩去螭螭害稼也春秋書螭記災也聖經以為大事而書之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氏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

胡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至於云國一也

○杜氏註大

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宋人伐鄭圍長葛

四三

合

古

杜氏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左氏傳以報入郭

之役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父

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程氏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陸氏纂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皆書之其事輕重等不可偏遺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

杜氏註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

請和來納其平

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于我平四年學會伐鄭之怨也

○胡氏傳

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雖宋魯之黨也公

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

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

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

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

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

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而魯入其地會鄭

人伐宋得郕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

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以為利則

為人臣子者且將懷利以事其君父而大夫士庶人交

三六

合

古

征於利不至慕奪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為國者

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劉氏傳輸平為致成焉伐鄭故致也然則何致致枋田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傳始平于齊也

杜氏註春秋前與魯不平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

過則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為年

何氏註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

春秋集傳 卷二

順四時之正也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有事不月若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程氏

傳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註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公

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氏傳宋人之圍

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

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許卒喪其邑皆罪

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三十二

合八

何氏註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

也程氏傳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高郵孫氏曰媵不當

書而書者變例以見其賢也紀侯去國紀季以鄫入齊

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鄫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

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而叔姬不以國之存亡

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蘇氏曰書叔姬賢之

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

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

杜氏註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左氏傳不書名未

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魯則赴以名告終稱

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劉氏權衡曰天下有道王

岳以聽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死則相恤朝聘通

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惠不共憂則朝聘

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謂同盟則赴赴以名蓋緣此

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陸氏纂例

曰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豈忍釋君之名以赴列國

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曰寡君不釋而巳九曾同會

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春秋諸侯卒不同○程氏傳

盟會九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不名史闕也趙子曰九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

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

也非此則不示詳慎也春秋雖有九人卒不書名檢尋

事迹並無朝會聘盟之事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

也○胡氏傳滕侯卒何以不書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

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

彊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

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

其葬滕鄰竟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

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

事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

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

內也

夏城中丘

杜氏註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左氏傳書不時也

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小大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此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祝丘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程氏傳為民立君

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

四十四

卷十

勞

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陸氏纂例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傳齊侯使夷

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

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

與則何足以講好而修睦哉王室不綱典禮大壞無禮

義之交而惟彊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

故小國則朝而不聘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於魯者

非邾莒紀薛則郕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如者惟齊

晉楚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

三十四

卷十一

勞

魯臣之所如者亦唯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程氏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趙子曰將命國之大事此譏弟也○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

也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胡氏傳宋人先取

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

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程氏傳擅興甲兵

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三十四

卷二

步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杜氏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程氏傳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氏註楚丘衛地○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

凡伯弗賓冬主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氏傳言伐見其以眾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我得以

眾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

節之罪泰山孫氏曰書楚丘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

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何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茹虞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治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我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旋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許氏曰王靈既竭戎索不勝於是夷狄陵中國而侮王室政刑不修之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杜氏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

東北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也○程氏傳宋忌

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四十三

卷三

步

○劉氏傳垂者何吾近邑也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

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遇于我者雖無事焉必

以禮交之道也餽牽云乎芻米云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公羊穀作祊

杜氏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

琅邪費縣東南○公羊傳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

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

焉范氏註穀梁傳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此有賜邑其餘則否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

山也

杜氏註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故有周公廟鄭桓公宣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廟也

○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地既輸矣未易許也○程氏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

四十四

合十四

弟

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胡氏傳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入者何難也○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義陵許氏曰春秋撥亂務謹名分書我者以義立辨者也非所有而有之則與物亂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傳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伯彊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三十三

二百五

弟

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故楚郊敖告喪而伍舉更其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然則諸侯之名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豈特辨等之一端而已哉胡氏至謂春秋革周之制而欲諸侯以名赴此又求之過者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呂氏曰其不名史失之聖人不得

而益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孫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註瓦屋周地。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氏傳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諸誓。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繁而要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書參盟謹其始也。周官

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

三子

二五

而

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盟詛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凡此類蓋有不循周制者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也來

左氏傳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程氏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陸

氏微旨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偃晉處父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莒之罪也。○劉氏傳非公之棄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

程氏傳蟲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土

四十二

二五

而

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諸侯不得賜姓故其

為謚因以為族。或使即先官有世功則以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

王父字。○程氏傳未賜族稱名而已。○啖氏曰魯卿既

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使無駭是也。餘公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

不尊王室。胡氏通旨曰春秋雖尊君抑臣而寵遇大臣

不卒者或正其分或討其罪也。以命則或再或三祿則或四或倍非正大其禮殺矣。柔溺結之不卒正其分也。○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

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姓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族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褒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

著治亂之理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傳曷為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何氏註古者諸侯順軌有德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穀梁傳聘諸侯非正也胡氏傳按周禮行人王若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以聘諸侯為非正何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程氏傳

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此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甚矣胡氏傳經書公如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賜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不已焉

隱公十年之閒率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得非以魯為周公之冑而欲親之與公不知尊王明義以正其

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劬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隱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此乃欲修區區之小讓以成名後世或以賢君稱之何哉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而知隱公之罪不可勝誅蓋不特譏天子之失政而已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目之也○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

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程氏傳陰陽運動有常無忒九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震電不時災也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劉向曰夏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

挾卒公羊穀梁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註挾魯大夫之未賜族者○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

三六

言

亦

爵大夫也不成為君也

夏城郎

杜氏註郎邑也高平方與縣有郁郎亭○左氏傳書不時也○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首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皆以夏則妨農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議遠邇其址具餼糧度有司量工

命且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勤眾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郚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左氏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

三六

言

亦

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民人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意則直舉其非王事相會聚爾胡氏傳左氏稱宋公不王而謀伐宋則防與中丘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謂之王事可也始則私相會而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而為師期於郕然則乘敗人

而深為利取二邑以歸諸己
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非公本期○程氏傳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

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挑壬戌公敗宋

二六六

三

師于菅○杜氏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

陳也

左氏例敵未陳曰敗某師○菅宋地

○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

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劉氏傳曷為或言戰或不

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氏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寅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杜氏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

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

進兵以入郕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公羊傳一月而

再取甚之也○程氏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胡氏曰內大惡其辭

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

於取之中猶有甚焉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邠人不曾王命

宋也秋七月鄭伯入

邠猶在邠宋人衛人入鄭○程氏傳鄭勞民以務外而

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公穀作戴鄭伯伐取之

杜氏註戴國也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左氏傳

三六六

三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

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

怒故不和而敗○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

合攻盡取三國之眾其殘民甚矣

胡氏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

其以鄭莊殘民之

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邠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曾伐宋也宋以公

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

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

假以逞私忿耳

胡氏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氏註薛魯國薛縣○劉氏傳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

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

媾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

自於黨仇矣皆國之重大事故君子志之○程氏傳諸侯

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

率以朝魯得為安乎○泰山孫氏曰周室不競干戈日

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朝之齊晉宋衛未嘗朝魯

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

者齊晉疆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來朝而不暇者

土地狹隘兵眾寡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

天子之事不得踰竟凡書朝云者皆惡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一經外

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

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

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朝之禮一施於疆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劉氏傳

其兼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

非禮也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待有德而

意林曰隱公之志也已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註時來邾也蔡陽縣東有釐城○左氏傳謀伐許

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註許潁川許昌縣○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內

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陸氏纂例曰凡魯與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魯為主若諸侯大夫會而盟及用兵是盟主所召

四十二

故性就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僖四年及江人黃

人伐陳是齊所命以我及江黃同行耳非魯主之也又

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王世子齊不取為會主

故不言會齊侯而○蘇氏曰魯曰及緩曰會○左氏傳

言及也並變例也○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

螫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泰山孫氏曰公二

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郕取防會時來入許

連兵自恣以為無道其惡甚矣○胡氏傳隱公即位十

有一年矣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甲兵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防取郕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彊於善豈有鍾巫之及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施

四十三

二五

利

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呂氏曰公有不肖之憂近在目前而不知方且夏與鄭伯會秋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劉氏意林曰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而在此蕭牆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茲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幃不脩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幃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

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易由而至哉○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友諧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塗表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為

四十五

二五

利

氏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弑何以言弑內弑不地所以辨內外遠近變養忠孝也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劉氏傳君弑臣討賊親弑子復讎也雖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故不敢以急葬也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必以實書而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二

二四九

二四九

二四九



延祐甲寅李教授委職校正捐俸補完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傳

桓公



國山

國山

國山

桓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
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

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
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弑君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之賊將而必誅已弑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為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生當見誅於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

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

服○胡氏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執隱自立

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

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速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執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局

為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

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

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

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若攝也故周公即

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

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

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

其實讓而桓乃執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

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

此據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

欲其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

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

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

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源加

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注垂大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

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

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為魯自周公始焉易之

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為之諱也此蓋邑也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意林曰許田

詩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蓋非方伯不○左氏傳公

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三

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穀梁傳會者為

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

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

之邑之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

之不朝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范氏注泰山非鄭竟內

○程氏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枋蓋欲易許田魯

受枋而未與記及桓執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

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

國惡禮也杜氏曰許田所以易枋也○胡氏傳魯山

東之國與枋為鄰鄭幾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

各利其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

欲之私放於利則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

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

極陳利國之害皆按本塞原杜塞執之漸也湯沐之邑

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顧是有

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初成也杜氏注公以

於鄭鄭因而迎之以成禮○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

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程氏傳弑君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

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為災則書○

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程氏傳桓

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我逆之罪不以王法○公羊

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

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逐其二子馮與勃曰爾為君享生母相見死母相

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致國乎君者以

君可以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

乎與夷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先君其逐臣矣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

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景氏曰魯公逐子馮而致國乎

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馮之在鄭

未嘗一日忘宋鄭之於宋未嘗一日不欲納馮與夷既

立而與陳衛蔡興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欲除馮之害

而伐鄭也馮安得不特鄭之援而欲得宋哉督弑與夷

為馮故也故公羊於隱三年傳稱莊公馮弑與夷是探其心而言之耳

及之者何累也曰君

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荀息仇牧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其義刑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有則

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

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

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

氏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

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
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

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

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
臣於下春秋於此謹禮之大節也

○胡氏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

弑死於難厥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

三十五

卷六

卷六

第

賢之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

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

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

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

忤邪心蓋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

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開有國

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

隱元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

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

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

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

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

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惡也已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

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三十三

三巨

七

第

曰子其降而稱子秋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

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

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

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

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

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

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王制朝事之禮固曰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耳

滕侯昔嘗朝隱公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十二年

縱不能請於天子謀於同列聲其罪而討之以正君

臣息亂賊獨奈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春秋於桓公

之編正月不稱王率臣來聘則名之穀邠來朝則名

之邾葛牟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則王不稱天蓋

修理三綱之書視潰亂綱常之人惟恐王誅之不加

而深痛與之爲禮者敗德失刑也滕君首朝爲得而

無貶滕自齊桓盟幽而後自貶其爵而列於子聖人

因其後日之自貶而於此貶之若曰滕之失爵自此

始也與其楚杞之貶稱子同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注稷宋地○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

華氏也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卒之以親

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劉氏

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書平之保

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

亂則不可任氏曰宋已亂而其曰成者何也蓋宋之亂

向使四國未有此會則魯尚有見討之懼而莫之自安

魯魯與四國受其賂遂華魯之惡以立公子馮而後諸

侯莫之討矣謂之曰成豈不宜哉○徐勣曰宋雖已亂

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殺亂

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尊

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

亂昭公之孫○胡氏傳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

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

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漆其宮而諸焉蓋君踰月而後舉

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對也桓與諸侯會而受賂

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

臣子欲盡隱之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

華氏猶爲有隱乎耳春秋刻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

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

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

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

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

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

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其是非也繆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纂例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此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期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系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四十五

三

三

步

杜氏注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郕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郕大鼎之璧垂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梁傳桓內弑其君殺論郕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程氏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左氏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采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紼緼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鴈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四十四

三

三

步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胡氏時政論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華督有不赦之惡四國會稽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正誠自以爲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之變宋有弑君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弑逆皆幾喪亡則以昧於履霜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明三綱之重爲後世鑒源切著明矣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氏作紀左氏傳紀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程氏傳凡杞稱侯者

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或問紀侯州公來朝何以不貶曰勝以始朝穀鄆以遠邾牟葛以眾特出三者以示法其餘則從同同

蔡侯鄭伯會于鄆

杜氏注鄆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鄆城孔氏云賈服以鄆為國言會于鄆國

都釋例以潁川鄆城蔡地其鄆國則南陽縣是也以鄆本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之小 ○左氏傳始懼楚也杜注楚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楚武王始營號稱

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胡氏傳楚

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

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之懿親為之服役終

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信

義循天理淳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

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

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

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

之道矣許氏曰蔡鄭之懼象在震之復矣震遠泥其何以光大

九月入杞

穀梁傳我入之也不稱主者內之卑也 ○程氏傳將軍師少外則

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其○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

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

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

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

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既飲置爵則

書勳勞於策○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至其所出

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

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公至自夾谷○穀梁傳致

四邊耳趙子以為魯地則至以地此說是○穀梁傳致

君者始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見襄二 ○常山

劉氏曰君行其致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

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

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逾歲而後得及觀其

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因其告廟而見於冊書者則

春秋可見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春秋亦不得而

書焉胡氏傳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爾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倍行反

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程氏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我盟故

危之而書至我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

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穀梁無王傳見元年○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

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不王也

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

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

矣又有以此爲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

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

今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

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

沐浴之請曾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雖曾莫之耻使

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

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左氏傳會于贏成昏于

齊也杜氏注公不由媒介自與○杜氏注贏齊邑今泰

山羸縣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劉氏傳晉命者

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

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

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曰當此之時齊桓公自以爲小伯見於國語而狄人迫

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

所謂晉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東遷以來主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

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枲荆楚僭橫莫有任

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

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

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讓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

不以爲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蒲之晉命正齊桓

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之志王命不行列

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

于茲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於齊

僭竊公私百准一揆故知晉命者春秋謹書霸政擅命

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程氏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端大國服小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端大國服小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端大國服小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端大國服小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端大國服小

國者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杜氏云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月光溢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

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程氏傳既盡為異大也○胡氏曰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何休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氏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

三十八

三十八

無嫌也○泰山孫氏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

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

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

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

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

以懲以戒為萬世法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

可不重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公羊傳諸

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

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左氏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

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

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偕行公不自送於小國上大夫

送之○穀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

踰竟非禮也○程氏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

三十九

三十九

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公羊傳驪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

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

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

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竟

而送其女者以公子驪往逆矣為齊侯來乃逆之于讙

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

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
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
人國之大事故詳二歲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程氏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氏傳書有年紀異也
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
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以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

三十一

卷八

卷八

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聞故大有年則
書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久而書有年
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
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胡氏傳舊史災異與
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
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慶重穀
兩而書兩者宜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
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
獲罪於天宜得水旱以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

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專國十有八

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

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

異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

修之審矣公羊傳此其曰有年何禮有年也何以書侍

有年也○何氏注侍候也若桓公之行諸侯

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竭人民特

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書而書之

所以見不肖之

君為國尤危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國計

兵事又不虛設故因以捕禽獸

所以共承宗廟不忘其

武備又因為田除害

冬曰狩諸侯為必田狩一曰

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啖氏曰蒐狩合禮者

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

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
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
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杜氏注周之
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

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擇山澤間不殖之

地為之若鄭原國素具園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

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也大野是也傳哀十
四年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
此言則狩于糕蒐于紅及昌間比蒲皆非地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

程氏傳公出勦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劉氏意林狩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

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謹其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傳達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其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劉氏傳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冢宰也天子之宰通乎夫

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

渠伯糾何譏譏爾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

六月十日

王弗能討糾爲冢宰而親聘之是崇亂也

意林春秋於
大夫莫書其

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如
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
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柱六卿之
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賤也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
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
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賞刑之
柄以御下者土也論賞刑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勑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
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
大常也大宰所掌而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
爲亂首承命以聘篡弑之賊乎故賤而書名以見宰之
非宰也○又曰咍賈仲子糾聘咍公其事皆三綱之所
繫也然咍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咍者豈初得政猶
未受封而糾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
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弘因相得封蓋欲倣古重

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程氏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也

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大理滅矣人道王矣書

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

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

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甲戌下脫也

巳丑陳侯鮑卒

三ノハマセ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

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

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同州公 ○程氏傳齊爲諸侯五

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劉氏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爲疾之齊侯鄭伯

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而後以朝反如者朝辭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彊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

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意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効也故云其莫惜於志莫邪為下矣○胡氏曰外相如而書者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借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程氏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

世官周襄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而使其子代行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野耕釣渭濯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

五令

三

三

三

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現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道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而不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入主拘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

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陸氏微旨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公羊傳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

臣從君之辭

常山劉氏曰周襄諸侯皆叛莫有尊王而臣從君之辭從命者惟此年王以蔡衛陳人伐鄭而聖

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左氏傳王奪鄭亦不得以名舉以尊厥卑亦云宜矣

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

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

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潰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程氏傳王師於諸侯不言

四十四

三

三

三

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胡氏傳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哉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

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劉氏傳曷為或言雩或言旱或旱而雩或雩而旱雩禮也旱而不雩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

三六八

三已

益

利

至建申之月失其常則書

左氏傳凡祀龍見而雩○杜氏注雩之言遠也建巳之月

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為百穀祈雨謂之大者雩于上帝天子

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

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既絕禮

樂壞崩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魯則諸侯之僭從可知

之矣然春秋曾更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

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

月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

旨微矣○程氏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

雩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

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

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

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四六五

三已

益

利

○劉氏意林曰為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

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成王其意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

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

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蝻

杜氏注蝻蝻蟥之屬疏云陸機云蝗類也長而青腹鳴者或以蝗而小般黑其股狀玳瑁

五月相切作聲○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蝗也既旱

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

千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為三公

之官若號公之屬也○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其末不得錄

其本

六年春正月是來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是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邲

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誌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杜氏注

三六

三已

北六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孔氏曰狩于郎狩于孫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狩于郎孫

主為遊戲田獵從禽故斥公以譏其由私欲勞民也大蒐大閱國之大事它有所譏非以公私欲而行政故不書

○泰山孫氏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

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胡氏曰以

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綬諸侯下小綬其禮固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

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害農失政甚矣

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之意○程氏傳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

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入失政之

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

其國乎襄陵許氏曰桓蓋聞齊圖紀之謀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閱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

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陸氏曰

佗雖逾年本篡弒之賊故不成之為君與無知同○程

三六

三已

北六

氏傳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

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眾

人之公也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太

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胡氏傳不成佗之為君

以賊討之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

人知佗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

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

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齊侯納其賂

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及其見殺則書位蔡般弑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

三子

三已

共八

同○杜氏注同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程氏傳冢嫡之生國之太事故書○胡氏傳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常山劉氏曰立嫡三代之達禮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由此道也周衰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上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矣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階亂

也子同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爲萬世法可不戒哉○胡氏通旨憲問子同生公羊謂喜有正伊川謂適冢之生國之太事故書然則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答曰記子同生明與子法也按左氏載舉子同之禮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爲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亦見殺出姜婦魯其生不見于經蓋仲尼削之耳董氏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正謂是矣鄭忽衛蒯聵出奔宋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大臣皆其君父不知此義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三子

三已

共九

形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氏傳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胡氏傳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魯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成敗榮辱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春秋卷第三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傳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

盡物故書○程氏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

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

廣之甚也胡氏曰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易稱王用三驅夫子不射宿皆愛物之意推此

心以及物故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焚咸丘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三

巳

一

劉和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劉氏傳此同時其特

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杜氏云不總稱朝各自行朝禮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

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

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胡氏曰鄧侯相繼朝桓即大惡之黨也故

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

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程氏傳臣而弑君天理滅

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

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

則邾人葛人牟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

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胡氏曰五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長育為事所以生物

王者繼天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刑五服五章謂之

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獨於

四年七年闕焉者大司馬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

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去秋冬以見天王之不復能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瀆

也

巳

二

亦

胡氏傳按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

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

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公至於敬授民時

則特承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闢獻禽以享

魯事也○陸氏纂例曰周雖以健子為正至於祭祀則

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春正月烝則夏

之仲冬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高郵孫氏曰不書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

祭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緝失禮者猶緝也祭

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

己卯烝丁丑烝之類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

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或世字叔如趙氏世

○程氏傳魯桓公弑立未嘗朝

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胡氏傳下聘祇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重也

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之王宰相為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卑陶賈歌以元首股肱爲喻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

四七

四

三

示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氏傳正月既烝矣

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

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正月已卯

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

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之詞

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

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何氏注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性逆之不復成禮疾王

者不重天下之母逆后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四八

四

四

示

太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注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公羊傳其辭成

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劉氏傳自

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

也

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天子進退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龜策諫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觀君子也未觀群臣也則不敢以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直之道

王化之本也○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通行
于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食亦反

左氏傳曹天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孔氏曰天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稱朝也○意林曰古者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與享食不為繫祭祀不為尸不敢乘父之車衣其衣所以示民有尊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之所以多子海

三十一
四

五

弟

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已曹伯使朝之命則父與魯皆免譏是有爭子○常山劉氏曰九年冬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茲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譏之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魯桓當以滕子穀綏

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三十一

四

六

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注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弗內詞也劉氏傳不者正詞也弗者遠詞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趙氏曰書弗遇者乘衛侯之無信○呂氏曰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弗至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以

來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

○程氏傳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山常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爲不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于文則彼曲我直其

義坦然我則有詞彼及序道從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劉氏意林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

得已而先之者也○劉氏傳戰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何以不言耻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

3

四

七

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旣不以

道通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

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

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

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璽突之際

其禍憎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

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傳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

從夏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

三十七

四

八

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子鄭莊公

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之盟

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傳

曷爲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

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泰山孫氏曰宋公執人權臣廢

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程氏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

有國也。○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之不當立也。○穀梁傳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范氏注傳例曰歸為善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劉氏傳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

四已

九

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意林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援我仇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茲黜之。○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細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

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享其位貴賤之分云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瑒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唯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三十一

鄭忽出奔衛

三十一

程氏傳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劉氏傳此鄭子也何以名貶易為貶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世亂鄭者忽失為子之道也。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辭執禮以當晉楚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彊於為善。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杜氏注蔡叔蔡大夫叔名也蔡氏曰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纂例趙

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有公侯則不兼大夫也言公侯者

可以會子男也○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

鍾于闕于虐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屢盟而

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弗削於以見屢盟而卒

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氏注夫鍾鄆地

三六

四十一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注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歐蛇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

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注燕人南燕大夫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欽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

燕則亦有南燕也杜氏於此解燕人為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伐山戎之後始

為燕開路得通中國是於此穀丘之盟燕燕猶為穀丘山戎所隔未能自通則杜氏以燕為南北是也

宋地○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

丘杜氏云即穀丘也宋以厲公立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不書葬魯不

公會宋公于虐公羊作鄆

杜氏注虐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虐

三六

四十二

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見下文○杜氏注武父鄭地○呂氏曰此年書

盟會之數如此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

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

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襄陵許氏

曰王迹既熄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

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實予桓文故伯統興起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美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蘇氏傳宋多責賂於鄭公三為會而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以國地則及宋人戰可知○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三十七

四十三

弟

伐夫宋人之罪固可伐矣然取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孔氏曰此既書伐又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魯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

愚按胡氏之言固得之矣孔氏之釋亦不可以不考也此其書戰于宋者莫適為主兩皆有罪之詞使春秋而專罪魯則當書及宋人戰于宋專罪宋則書法又必有變於此者今欲見二國無以相尚故以戰于

宋書然此役則宋公納孽子而厚責其賂數從魯盟會而隨壞其成其所以致兵則宋公之罪為多故首書及鄭師伐宋以見魯鄭之有辭焉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戰者曷為或言公或不言公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戰而敵則言公而不言敗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杜氏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曰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胡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古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趙子曰凡諸侯在夷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也○常山劉氏曰會者外為主主在紀侯也○穀梁傳

三十八

四十四

弟

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傳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主是戰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

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之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劉氏傳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

親胡氏曰既與衛人戰局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三
今
四
百
五
勞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冰堅無冰者溫也○胡

氏傳融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官凌

人之職頒冰於夏藏之周用之徧亦理天地陰陽之一

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

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

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筆削損益以成大法豈其白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程氏曰使來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趙子曰盟彼

欲之也欲之故來此與外為志同義不書其誰敵者也不書內盟者位敵無讎嫌

簡辭也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詞煩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書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

二
百
六
勞

其君也

愚按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

詳此年鄭語以為敵者與盟可也僖公豈能使大夫

與高子盟哉春秋書來盟者所以紀其要言以為信

耳其或解怨或結黨則隨事而見得失焉敵與不敵

春秋既不以文明之不足深辨也

左氏傳鄭子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胡

氏傳春秋之兄弟例以字書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

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桑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

災也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桑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穀梁

傳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用火焚之

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其桑盛王后親蠶以

三十八

會

四十七

帝

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

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

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

六月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

餘而嘗此桓之不恭甚矣胡氏曰禮以晦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卒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胡氏曰師而曰以能用之以行已意也宋蔡鄭突之皆已

故以四國伐鄭魯蔡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蔡

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

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謂本非所制

國使宋得用其師輕民也○胡氏傳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

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左氏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

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榑歸為厲門之榑

四十八

會

十八

帝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

傳古者諸侯時獻平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穀梁

有辭讓而無微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遣

使需索之謂求主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

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

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金求車皆書曰求

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

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

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然唯恐不足未

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車與求賄求金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弊不反其實而欲詐譏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覆敗不暇而王之威靈盡矣

三五四



金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厲
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陸氏曰渾聞
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
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
乎端本清源故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
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杜氏曰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

造盜賊之計故以
自奔爲文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程氏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蘇氏曰忽嘗爲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矣若側廕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劉氏傳曷爲

或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二道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

四

會

涉

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
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
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未絕歸而不言復
已絕者也大夫位已絕入而不言復未絕者也忽之爲
可復奈何忽正也意林曰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可言復而不言復者
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
其竊取之意也○高郵孫氏曰忽雖未善比之不善有
甚於此者不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
世子復歸非以其德而見許也蓋亦突之不正爾

許叔子許

杜氏注許叔莊八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

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注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也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之惡入○啖氏曰字之善與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以竊入于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罪亦可見矣因亂竊入故難胡氏曰入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于艾

三四五

四十一

夢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莒國今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其狄之何

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左氏傳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申無字對楚子夏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七年高渠彌弑昭而立公

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蔡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昭公弟子儀也莊十四年傳殺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車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鄭突使析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夫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胡氏曰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實子元焉

四十五

四十二

夢

後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杜氏注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左氏傳會于袤謀

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

也非其疑也○胡氏傳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

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彊諸

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

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

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彊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文也

胡氏傳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

四四

四四二

夢

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公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程氏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王氏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弒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變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據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故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氏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孫氏曰助

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四九

四九四

夢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護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局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注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任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前憾乎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左氏經作公會公穀並作公及

杜氏注越魯地○左氏傳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關文

杜氏注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三十八

四十五

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辟之陳封人死反歸奔蔡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劉氏傳蔡季者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偏者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意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俱不安其身而季為顯矣晉大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稱其父之欲備公子必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

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責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莫如法舜舜之事皆變小故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侯深見輕重之分因負罪引應超然遠舉必無陷其父兄於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啖氏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因本爾春秋諸侯則皆稱公夫子因而不書之以明其不請命於王也○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

四十五

四十六

蔡

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諫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諫之于天子者也賤不諫貴幼不諫長天子崩諫於郊諸侯薨諫於王大夫卒諫於君意林曰諸侯之國亦多矣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者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華而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稱諡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

綱公志其失禮之實欲以正其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

杜氏注邾宋事強魯從宋志背邾之盟

○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雉之盟而

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胡氏傳是年

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孫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子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所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始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自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

三

卷

卷

卷

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濊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濊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濊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濊遂及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

蘇氏傳姜氏會齊侯于濊夫人不言公與夫人○劉氏傳何以不言及夫人仇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胡氏傳與

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姜氏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乾者天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夫不夫則婦不

婦矣意林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情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四

卷

卷

卷

公羊傳夫人諸公子齊侯齊侯然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擄幹而殺之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胡氏傳魯君弑而薨者則

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

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

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三十七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

葬君子辭也何氏注時齊疆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

之穀梁傳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胡氏曰夫桓公之讎

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趙子曰葬

稱我君舉其諡也將葬方作諡若只言桓公則恐涉他

也臣子之敬詞也若不然則詞不順敬也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傳

莊公

莊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

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氏注魯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公羊傳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左氏傳不稱姜氏

絕不為親禮也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

人所出也思如之何拘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

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所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

于齊而思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夫者而其

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我魯桓春

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

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冠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

人以為父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推天下之事矣○穀梁

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

夏單伯逆王姬左氏逆作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

也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

同姓者主之何氏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義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

宜爲父道焉所適敵體者主之穀梁傳其不言如何

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臨江劉氏曰單伯者何附庸之君周禮所謂孤也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

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

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

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胡氏傳忘親釋怨

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主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常設几筵于宗廟以

侯迎者故在公門之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

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

非所以接婚姻也義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劉氏權衡穀梁以謂變之

冬十月乙亥陳侯卒

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以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然受命此乃春秋微其捨大鄭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札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爲而不爲以傷札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麗澤曰氏曰魯之於齊絕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莊公外畏齊之彊而不敢絕內畏清

議而不敢與其君臣之間謀爲兩不相妨之計故欲築

之於外也夫不知其不共戴天之讎不可與者猶不足

責也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則亦終於此而已矣

父子之親天屬之恩莊公讎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水

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而使之兩

不相妨哉○陸氏微旨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

故君子貴端本也○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非一也王

姬之館固有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

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于外

與其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勿主也夏單伯逆王姬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胡氏傳春秋於

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

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氏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

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蘇氏曰錫命者命之

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陸氏纂例

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子敢忘高國亞圖也

趙氏曰不稱天王寵纂我以濟三綱也微旨曰言不能

天字以示貶也○劉氏意林王者之義必純法天道

予善奪惡而无私者也今桓公墓君取國而王不能討

反追命之此无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

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

所刺譏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

會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若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

至大也不及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

君妾媵嫡而王尊札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

深

王姬歸于齊

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

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

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

罪著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鄆鄆部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鄆在東

莞臨胸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

城○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

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已屬也○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為已屬也不曰滅者

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

兄○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邾

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權衡公羊謂於餘

丘邾婁邑非也公羊見

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辨疑啖子

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恭

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

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似是也於

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襄陵許氏傳當莊公之初魯未

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重德修政以俟有間今舍堂

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

○胡氏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

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

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

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驪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輦弑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惠及親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為錄焉爾我

太公

已五

六

主之也。杜氏曰魯為之主比之內女。○孔氏疏禮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泰山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

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

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作都復同

左氏傳書數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

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

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公者哀痛以思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俟命夫人從往乎夫人之性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左氏傳疾之

也。任氏曰衛侯朝得罪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為通逃主焉固已有罪今乃又為之與師以內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疾溺所以疾莊公也。○公羊傳溺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葬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穀梁傳鄫紀之邑也

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者以鄫事齊也。○公羊傳魯子曰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殺

公次滑

公殺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

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屬公在凡師一宿爲舍再宿

爲信過信爲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

能也○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

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媾之好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

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

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事公殺

作費

穀梁傳饗其矣○杜氏注祝丘魯地○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其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

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絕旁期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

之服大功九月其○泰山孫氏曰爲夏紀侯大夫其國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襄陵許氏傳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

而去也○蘇氏傳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

伯突出奔蔡鄭公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

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

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

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

二君者鄭突與儀衛圻與剽是也突圻始終爲君儀之

君鄭十有四年則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書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行而出也以惡儀刺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行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胡氏通旨蘇子由以莊公四年鄭伯會于垂為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屬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蔡入于陳會于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于鄭出奔蔡入于陳皆書其名春秋於此子忽猶不書爵而況子儀之微者乎

紀侯大去其國

已五

十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達齊難也○程子曰紀侯大名也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且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任氏曰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胡氏傳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追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

大三十下小卅六

已五

十一

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陸氏微旨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對殯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濼公穀作部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宣譏而已矣故擇其重者而譏焉其重者其

與讎特也

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乳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

焉宜於此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讖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

通通則為大讖不可勝讖故將壹讖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胡氏傳曰會曰享猶為

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

制矣師者衆多之地

秋邾挾來來朝

邾公羊作倪邾公穀作邾集例不載邾字之異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邾來名其

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公子諸云邾

邾國夷父類有功於周別封其子○公羊傳倪者何小

邾也小邾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劉氏

成國謂之倪既○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泰山

成國謂之小邾曰夷狄附庸例書名泰山

曰名者以其十地邾挾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其後數

從中國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

矣若介葛盧曰狄唯以夷禮不能成朝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

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

傳貶諸侯則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

左氏傳王人救衛○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代者不正矣范氏注云名○劉氏

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字也曷為字貴之也曷

為貴之以其任之重貴之也任之重則曷為貴之諸侯

亂命納衛侯朔君子由子突見一正焉胡氏傳或曰子

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死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

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順

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

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視聘者況其下乎子突不

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尔矣幸不

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衛侯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

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程氏傳朔攝其兄

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

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胡氏傳入有二義

也朔諸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死難若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為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難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著其惡

秋公至自伐衛

任氏傳去年冬伐今年秋歸逆命殂惡老師三時

蟥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殺作室武夷胡氏曰按書稱逆伐三時蟥齊人來歸衛俘

也詞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胡氏傳言齊歸

大六十六

已五

方

衛寶即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正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發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襄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彗梁作普隕公羊作實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无雲日光不

以昏沒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劉氏傳如雨者何

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言衆多不可為

數也○范氏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

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矣

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

○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

大六十六

已五

十五

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高郵孫氏曰按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

出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是時苗微麥強俱遭水

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

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

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胡氏傳一歲而再會

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注期共伐邾陳蔡不至

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疏云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遠未嘗構怨何因伐魯又俟者相須同行○武夷胡之詞非防寇禦敵之稱故杜云期共伐邾也

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其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

十六

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

次于匡于聶此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

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其曰次曰俟者深貶之

也○常山劉氏傳諸侯非王命不出竟而莊公棄社稷

委人民出次于外豈理也哉至於卿大夫國政所屬兵

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

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劉氏傳

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胡氏傳侯而不至暴師

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

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郕公羊作成

左氏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

公曰不可秋師還○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降者何降之

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

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常山

劉氏傳春秋之世諸侯用師衆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

十七

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稟天王之命

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

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

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

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

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秋師還

胡氏傳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

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者重衆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之不稱公又以爲重殺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三十五十六

已五

十八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胡氏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之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

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辟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

三十四

已五

九

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者眾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公穀作暨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春秋之義明尊卑定內外內大

夫可以會諸侯外大夫不可以敵公今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盟納子糾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自損禮而盟大夫故

書公○杜氏注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既魯地○劉氏

意林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大義明德怨之與以

謂德不可報怨設之詭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

父母之仇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作納糾左氏作納糾者亦有作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桓公自莒先入范氏注春秋於內公子為大夫者乃歸其奔重非適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累

故子糾不書來奔○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

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胡氏傳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強

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

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

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

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小白長

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

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

故管氏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杜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

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

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

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

故曰乾時○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

為伐敗復讎也○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

春秋集傳 卷五

三六一

納讎喪師以惡內也○胡氏傳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然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敗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糾殺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

五

宋

二六五二

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論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伊川程氏解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為仁人則不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尚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尚近當知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勉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

大六十六

五

三

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有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左氏誤多子字納糾後齊書人取子糾言子者蓋罪齊人也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爾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洙之爲齊備○公羊傳曷爲深之畏齊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氏注長勺魯地○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

大六十七

五已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曰可矣齊師敗績

杜氏注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

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非也傳本設皆陳

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鼓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傳所據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

不足引○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

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

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

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

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

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

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穀梁傳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也○

三四六

五

六五

纂例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凡師稱罪致討曰

伐無名行師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者也

襄陵許氏傳迂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性

至傳文以後有○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

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

公羊云遷人者非其意也此說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

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猶爲列國故不

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為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此說是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

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

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

師乃還○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諉之也何謂諉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自雩

太五

門竊出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敗者不以道交

譏之意林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輕人之國而不

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牧覆滅其軍百姓父子无享

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

賤功利上礼讓而鄙爭奪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

奉辭令雖以膏沐整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

止乱安國便民不亦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

長世之慮此小人蠶於勇奮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穀梁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初見於經左氏載楚事始於

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鄧懼楚為鄧之會六

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鄧懼楚為鄧之會六

始侵伐中國○劉氏傳荆者何楚也楚則曷為謂之

荆荆者其自名也楚者中國名之者也其不曰荆子何

也夷狄之夷狄之者何有君有大夫中國也夷狄無君

無大夫夷狄云而已矣吳楚徐越以國稱君以人稱大

夫畧之也曷為畧之有王者則後至無王者則先叛其

禮與其號不可以通乎天下意林論者以吳楚徐越為

秋之名无秋之情聖人者謹絕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

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

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

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之不便與中國

等下不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謹

絕人也序序之間不率教者左後之方右後之左尚不

變則後之鄉尚不變則屏之四夷及其屏之四夷也天

子縞素為之不率樂吾以此知之王者亦

謹絕人也○杜氏曰荆楚本号後改為楚○纂例趙子

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言楚之易所以

云以蔡侯也○常山劉氏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

君歸皆名者為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與

復之志言其君位已絕故以匹夫名之也○胡氏傳春

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賊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左氏傳齊侯之出

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

師滅譚胡氏曰若譚子者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趙子曰凡覆邦

絕祀曰滅其惡著矣○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

無所出也○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

楚子滅蕭衛侯滅狄邢之類是也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

四、廿一
五已
手八

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

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胡氏曰書爵者

已无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緣隨敵人歸至於出奔亦不幸焉尔矣其義蓋未絕也

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

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

無興復之志也楚滅賴以賴子詳歸楚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是也奔所以不名

者位或未絕也以歸者位必絕矣國滅而君奔者四其

三不書名唯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依

以歸例書名以罪之隨之以歸者皆名之變字不名變

例也注言不復為人君也○胡氏曰春秋之法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杜氏注鄆魯地○左氏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

陳曰戰大崩曰敗績獲而敗之曰取其師京師敗曰王

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三、七九
五已
手九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

辱藏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

庶乎○劉氏傳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爾王人告災

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林

異者夫所以譴人君使備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者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

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郵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

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胡氏曰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平故四國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 ○胡氏傳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齊侯來迎其姬○泰山孫氏曰群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藩也而使人逆之築館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胡氏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四六

五已

三十

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陰和夫先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之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秦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

重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公羊傳其言歸于鄫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胡氏傳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

三州

五

廿一

五

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瑛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因紀季自定於齊而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捷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襄陵許氏傳春秋之法與時偕

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弑君之賊皆敗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故敗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左氏傳不足以誅元惡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四十五

王

卷二

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宋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擲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胡氏傳君弑而大夫死於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

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亦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不肯死之而君子不以罪平仲者齊莊公不為社稷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見君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不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三六二

王

卷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係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褻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常山劉氏傳內外大夫出惟卿則書國政所寄以重而錄

乎舉人衆之辭也

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迭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杜氏注遂在濟北蛇丘縣按漢地里志蛇丘漢

屬泰山郡注云○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

滅遂而戍之○何氏曰齊桓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

滅人之國書以見其惡○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

三ノナ

已五

三ノ五

禾

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貶絕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

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曰此

已五

三六

宋

傳桓會不致信齊侯也非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乎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而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焉始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氏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夏單伯會伐宋

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夏使單伯會伐宋○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羣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

三十三

已五

三七

宋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入蔡○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傳宋服故也○杜氏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泰

山孫氏曰此桓既服宋會單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

鄆也經以單伯正會為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

以魯主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某人某人

會于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昭二

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三五五

已五

三六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劉氏權衡曰非也凡伯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

秋伐鄭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

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之時也

自此始為諸侯主矣○襄陵許氏曰始伯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

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又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

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

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

卿寧○襄陵許氏曰鄆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

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于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

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弛夫人復

啓越境之恣而遂成如晉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

化此先王之興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鄆公羊作見○杜氏注宋

主兵故序齊上○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

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

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

三六六

已五

三九

猶未成乎霸也○意林明年會于幽為九合之始始乎

幽終于淮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鄭人問之而侵宋○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

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

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

諸六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

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

在京侵自阮疆周官以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春秋卷第五

公十五年

巳五

四十一

未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秋荊伐鄭

公十七年

巳六

一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荊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无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

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穀同之盟也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穀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觀禮詳矣桓非
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
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
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
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三四

巳六

二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
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詹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

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執政大臣詣齊見執疏云僖七年傳

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最貴齊以○纂例曰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以

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

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已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
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為使者也不稱行人
者執之不以其所為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
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
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為霸道
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為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殲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

三五

巳六

三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
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

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

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

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強齊之成則申齊

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

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

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

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賡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邪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為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

三十一 巳六

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為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蠱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為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變喪敗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三十一 巳六

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撤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蠱

纂例云或作蠱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蠱射人者也

孔氏疏云蠱短狐也一名射景如蠱

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毒如疥五行傳曰淫如蠱亂之氣所生也○左氏傳為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九種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蠱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隱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鄆之巨室嫁女于陳

三十

巳六

六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杜氏注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姦

齊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十一

巳六

七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爲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注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戎穀梁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攘中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蓋自是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與篡而實君也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也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子儀也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婦人無外事君有常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晉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省過也肆大青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胡氏傳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常山劉氏曰肆赦皋陶曰宥過无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肆大青也肆大青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无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宥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周官司刺掌

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者譏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故之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禦作御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范氏注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為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為病之禦寇之

為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意林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

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未誓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輕重大小義各

○泰山孫氏曰春秋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禮之情

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也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

四六

已六

十一

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氏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傳殺而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

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

三六

已六

十二

大也胡氏傳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

待取也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啖氏曰魯往他

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識也他國來亦如之○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泰

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始得成昏于齊

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公於齊義不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三六

已六

十三

不與使也公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劉

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氏邑而字天子之

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意林祭非无臣也不達於春

日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

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

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

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
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外傳曰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
為是幸而牲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
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公羊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劉氏意林觀社與觀
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
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常山劉氏傳莊
公越境觀讎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已六

十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杜氏注不書荆子使
其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
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荆自莊
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
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
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
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
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
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
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
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之
曰遇○呂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然齊心公羊柯
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
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婚於齊納幣
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
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
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劉
氏意林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
禮非其禮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祭此之謂非其時
叔朝公此之謂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祭此之謂非其
非其義鄉人年人為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
之心繁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
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者也

秋丹桓宮楹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黹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胡氏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以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為節也鰥者老

三十四

六已

十六

三

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

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左氏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胡氏傳自常情觀之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札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為後鑒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四十六

六已

十七

三

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札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札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札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札

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為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為恒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約遠也妻也杜氏云蓋以孟任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

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為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

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无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

詳書正始

○胡氏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觀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注羈善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

能自定

蘇氏曰：魯公世子既葬而不稱，將不能君也。

○劉氏意：林亦之為

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亦因戎皆奪其君然而

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

忽曹驪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

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亦之尊何緣而起，然

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失故下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注：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劉氏傳：赤

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為不繫曹最曷為繫曹非赤之

言十八

六已

二十

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乎戎也

○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

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

胡氏曰：於傳有

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孰亡之？蓋齊滅之，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

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

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

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故，月儲。

唯正月

之朔應未作

六月謂正陽之月。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

權衡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禮與周不同，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

之說謬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

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

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

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

鼗，夫馳庶人，走百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

鼗，夫馳庶人，走百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敕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

失常
凡天災有

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脩善人君

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旱則有祭祭則有牲詩云麋麥斯牲祀祀群神求弭災沴故祈禱用牲

非日月之管不鼓
管猶災也○疏云日食陰犯陽爲逆故鼓之周禮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月食皆有鼓救梁所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故日月之背皆可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公羊無
春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曷爲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

己未

廿三

三十一

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官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意林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

巳六

北四

三十三

則人自爲政與諸侯無霸矣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注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參議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數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

心於齊今始服也

○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傳同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

巳六

九

三十二

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爲字卒從正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識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

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

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某纂例合札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

度歸寧乎益知非○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

已

升六

三八六

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

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為逆也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於大

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莒

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善惡哀樂愛惡

者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情之所不免而無札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為之防使人乃廢情而任札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胡氏傳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石氏曰杞公爵也

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不作

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

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書之以見周衰禮籍不存

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復與班次失

已

升七

三八七

叙之旨同也杜預謂時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類

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孫氏

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伐不日此

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氏胡

傳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纂例凡外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

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

主人服凡戰不書及迭為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後則不戰及迭為主也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

是○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

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

立子類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

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類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

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

六

六

三

其杜繆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

而上逸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

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齊稱人將軍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有邾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衆車入自鉅關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

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荊州舉之也

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弱暴寡故狄

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軍師少也

冬祭祁

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權衡曰案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杜

氏注郡魯下邑○胡氏傳不視年之豐凶而輕用民力

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劉

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

大六七十

六

廿

有之苗稼雖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聞竟皆然連歲不

已○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胡氏傳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

充有司會計歲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

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劉氏意林曰此言為國者

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

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

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

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饑臧文仲

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

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

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

巳六

卅

卷三十二

其玉而予之糴○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

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

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

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困非

其困也古者稅什一凶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

齊則其詞緩告糴○劉氏曰君子之為國也恃已而不

恃人貴義而不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

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

廩實不知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歟魯人悅其名而

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

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廡者何法廡也其言新有

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矣樂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孫氏

巳六

三十一

日無麥禾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廡雖壞未新可也莊公

春新延廡不愛民力若此○胡氏傳此廡宜曰所謂時

訓舉羸者也○劉氏意林曰張瓌問於劉子曰昔僖公

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

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

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稱其上為法而詩人以

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

異也夫春秋之記畧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

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

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惡臭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林曰
言多而言有虞者中國所有也○劉氏意林曰
異故不可言有而多言多矣○劉氏意林曰
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
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

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末矣

城諸及防

杜氏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今壽州諸城縣○
縣又有故防城

大三十小三十

已六

三十三

志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

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
也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大火
次角亢見者
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
日至

而畢日南至微陽始
動故土功息
○疏云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
陸氏辯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
師字

杜氏注

齊國鄭至成持命聞鄭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質但

當存而勿解爾

春秋集傳 卷六

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氏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

危不能自固蓋齊適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鄆蓋小

國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鄆鄆微弱

小國齊肆其強力為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

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

之義抑強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鄆降于齊師是時齊

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附鄆自降耳齊人降鄆非齊欲降

齊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

大三十小三十

已六

三十三

志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

侯太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鄆婦人從人

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胡氏傳紀侯既卒不歸宗

義不以故而嫁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歸

其卒先儒謂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

謀難燕國今勦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會濟而後伐我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以胡氏曰何將卑師少以齊侯來○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我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

大平年

巳六

三十四

未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累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或遠地齊桓爲燕而伐山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禁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

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夫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主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

三十三

巳六

三十五

申

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秦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數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黜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為楚

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

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

上下室則有與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

主賤○襄陵許氏傳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為

三六 已六 三六 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

成季使以君命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立叔孫氏○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信叔也飲醢而死

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

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
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
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
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殺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醢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
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

慶父叔牙皆莊公母弟計其歲未能統軍公羊之說殆
非也今推按傳恒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
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
父才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
死奉般情義相推理當然也○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

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幾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意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者乃此之謂矣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亦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纂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闔幃不飾也。詳見隱十一年○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氏傳初零講于梁氏。零祭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

大子九小五

已六

三八

系

子般國人舉自墻外與之戲。國人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呂氏曰國人戲公子魯之家法自文姜壞之至此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舉有力焉能投蓋子稷門。稷門魯南城門○呂氏曰為國君不能誅而謂子般之言如此莊公之志荒矣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國人舉賊子般。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杜氏注子般壯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

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譏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耳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

三年

已六

三九

系

惡可知也。○劉氏權衡慶父雖弑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

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永嘉薛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我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我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第六

國

國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傳

閔公

莊公夫人哀姜之姊叔姜之子謚法在國遭難

正月

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無公存之時國人淫淫于官中子般執而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弒君以取其國使謂季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盡弒之矣遂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閔公者莊公之子也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季而歸獄

焉不知慶父之意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父以君事聘于齊不知慶父之意自釋于國人與慶父國之討與然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則非閔公之志也出奔者曷為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也不書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其為予之奈何莊公死子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未諭年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三六八

已七

齊人救邢去冬秋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厭一益反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同惡相恤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

邢也○武夷胡氏傳凡善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軍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公穀作洛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開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友忠賢故請於伯主而

三六二

已七

三

復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事故不書次○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季子來歸則國

安故喜之變至加錄云尔○范氏穀梁注曰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

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聖

人善其歸不識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

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為說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焉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者為歸是實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討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

三十七

已七

四

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

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固則間攜貳覆脅亂霸王之器也○劉氏傳仲孫

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

之則何以不言使讖何讖爾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幼慶

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綏設以齊正魯猶反手

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

桓公曰去之奈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

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

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

待焉交讖之意林曰桓公不務脩霸主之義計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視虛實令慶父極

惡魯君再載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載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聖人之

四十四

已七

五

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胡氏通旨曰不稱齊侯使仲孫而書曰來讖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讖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本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振有勸齊侯因魯亂而取其國者則無以取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纂例啖子曰移

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過不

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言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何言言者

未可以言也曷為未可以言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

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

曰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禘是月也

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不數禘

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官廟

在二年之中矣趙氏曰必若不合於官廟行事而今行

不配文王故斥言○趙氏曰禮不王不禘禮篇大傳及

莊公以明之耳爾魯曷為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武

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

崇之宜乎非宜也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

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

又僭也成王今魯得用禘禮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

豐備之禮而不不稱官不及于祖也即言言禘于莊公

能配文王也凡祭而非者稱祭祭而失禮以本下

者稱事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者則不書辨禘義曰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

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

則所謂禘其祖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商人禘商祖

之所自出也自周人亦禘義同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

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

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兼狎故也鄭玄注祭

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

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

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未去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閔配祭

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

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識緯始於漢

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

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害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

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社天子

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

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

公之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

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官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

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

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第子及漢初儒者始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閏二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合理可見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

四九六

已七

八

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外者明自本廟者來外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禘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殷祭則禘不為殷祭明矣義重大問者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矣

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

三八七

已七

九

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約信如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杓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

甚著明也。答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初。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謬與？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

三十七

已七

十

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為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齋田

杜云齋魯大夫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

卜齋賊公于武闕○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

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使卜齋

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丘親筆也

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

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

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

四十九

七已

士

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劉氏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公稱薨者皆時史之文仲丘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文史典刑管之法記宮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

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蓋孤書趙盾君以示於朝仲尼
以為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國惡者蓋孤不
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蓋孤書趙盾之罪以示朝
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惟行弑其君太
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
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為繆妄輕死千
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
繆妄輕死千禮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國惡也
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稱於聖賢以不諱國惡
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
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之舊也謂之史策舊文仲尼因
之非也蓋孤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於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弑殖出其君夫齊殖所謂諸侯之策則
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
秋實不言孫殖出君而太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後
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魯
史實書孫殖出君而仲尼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
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

五八六

七已

十二

左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
非臣子之事也權衡所謂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則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稱人立之共仲
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
于邾○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武夷胡氏
傳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
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
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
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
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
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於後國人
牽卜齷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
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
亦憐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二五九

左

十三

未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
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聞乎兩社為公
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成風莊公母故
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讖失賊也閔公立
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雖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求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更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劉氏稱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旨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詞也○武夷胡氏傳齊侯之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久而不絕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善其善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元和郡國志云滑州衛懿公養鶴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甯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共滕衛別邑廬舍也漕衛別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益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
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
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
如墻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

三十五

臣

十六

未

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
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
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奔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
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
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也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奔其師灼然著矣○微旨淳聞於師曰夫人臣
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
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
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
師失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胡氏傳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
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
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
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
奔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
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
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蕃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
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
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爲書曰鄭奔其師君臣同責也

三十五

臣

七

未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意思曰僖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喪服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

大

卷

三

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傳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

不保其國也

杜氏曰次于聶北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

○胡氏傳春秋太義伐而

書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陉美之也救而書其次為貶

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

急而好攻戰樂殺者於罪為大○杜氏注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而遷之無所私取○閔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見齊侯委任得人用兵

嚴整○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故遷遷之

者何非其意也若宋人遷宿非宿意○杜氏注夷儀邢地

四

八

二

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

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

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

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

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言殺

諱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注荆始改號曰

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侵疆也○蘇氏曰荆自此改

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

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泰山孫氏曰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十四年入蔡稱荆二

四二

八已

三

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
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
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常山
劉氏曰楚自此侵疆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
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爲齊桓能制其疆也至十七
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
齊人楚人盟于鹿上見此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
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長張列位于陳蔡之上
而書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彊矣然獨
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
著主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
年伐鄭惡其猶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

豈許其伐國而人之平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
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公羊

左氏傳盟于榿謀救鄭也注榿亦作榿○杜氏注榿宋地陳

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

左氏傳虛丘之戎將歸者也服虔注魯有亂邾使兵伐虛丘魯邾無怨因其將歸

要而敗之○胡氏傳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

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

三以

八已

四

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
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氏注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羊作鄆獲莒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
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入濟
○杜氏注鄆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
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及季友汶水之上
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
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

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却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疆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劉氏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弑二君死不以

四廿二

八已

五

五

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信公請而葬之則是干命也君子以爲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

也意林曰哀姜與於亂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弑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離母唯伯主得行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威君死故傳言封○閏二年傳曰齊桓公封

衛于楚丘衛國志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華車三十乘

三百乘○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

四廿七

八已

六

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太宗伯儋司几筵設黼衣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海陵胡氏曰齊命魯同姓城之然以

魯自城爲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意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爲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異於常諸侯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曷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伯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爲桓譚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四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分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師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穀梁傳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惜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惜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惜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

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遂借道以伐虢

○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

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焉焉胡氏曰以璧馬假道則晉人造意以虞首

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疆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

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總錦袋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識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

他人之賂遂其疆暴者乎○陸氏微旨曰晉侯貪而志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疆暴自取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

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氏

曰下陽之於虞虢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

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杜氏曰下陽在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左

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胡氏傳荆楚天

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

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爲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闕章因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言不雨至閔憂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每時而一書至閔憂也

四令三

八已

九

十

不憂雨也按詩稱信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啓封疆今據杜注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注不可考不知所以也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祧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

絕其祀也襄陵詩氏曰魯須僖公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

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

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平桓公之志○杜氏注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

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

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

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

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

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莊公穀並作蒞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莊公穀並作蒞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蒞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來尋盟魯遠上卿受之○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穀梁傳蒞也杜氏曰有夙戒焉蒞蒞之而已○襄陵許氏曰公蓋

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蒞盟用見桓之寬政獲

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

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氏傳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園薄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

絕也蔡人嫁之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

孔疏曰齊桓次楚唯責包茅貢諸所謂投鼠忌器也○胡氏通旨曰唯我逆事則可先發而後聞故管仲引昭

王不復之○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

事以責楚○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

上曰潰○余氏曰潰如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

也余氏曰蔡楚之與國也必先侵蔡者伐其援一也震

其威聲二也潰而兵強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

法矣○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

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彊盛勢陵中

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

大舉蔡既潰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

為次于陘止師以脩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

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

于陘義矣杜氏注楚彊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眾而不用蓋伯者之○常

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疆暴僭逆蕪陵中夏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為左衽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於春秋之世可謂善矣○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橫蕪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陞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三十七

已八

十三

布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辨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為文乎劉氏權衡曰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劉氏傳古者君即位而為禪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禪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意林曰春秋褒不失實貶不

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諸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四十八

已八

十四

布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屈完來盟為文齊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成之為大夫也劉氏傳楚之大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為進之服罪也○陸淳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何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陸氏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微旨曰不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微旨曰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常山劉氏曰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如成二年表婁之盟則異於是齊雖疆

大數侵諸國而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而無桓公之義齊侯使爾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彊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春秋於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梁

大三
小八十七

八已

十五

服義也盟于召陵序威績也劉氏傳來盟于師則其曰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屈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師召陵以成屈完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彊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以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劉氏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焉班師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彊則暴服則憚今齊彊而不暴楚服而不憚俱損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怨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不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若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左氏所載濤塗謂申侯之言大畧雖同然左氏謂齊桓用申侯之說則已

大三
小三十三

包

十五

經陳鄭而歸矣諸侯之師既經陳而歸則何必執者曷魯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復伐陳乎當從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命也

也○左氏傳伐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會為大事伐為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

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茲公羊作慈後同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胡氏傳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者周

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

足而才有餘方楚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

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

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

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方受

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

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

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

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蘇氏曰

伐陳侵陳實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妻生秦穆

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姬生重耳小戎

姬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北新豐縣君爵男姓

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

居絳

居蒲夷吾居絳

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姐之子在絳閔之元年公將上
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為
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具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及僖之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中大夫里克謂優施曰如
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
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
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棄于苑已獨集于
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苑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
言其言也

十九

里克辟莫不餐而寢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
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東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通接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
免旦而里克見平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
齊矣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携之為之故以變其志
志少疏乃可聞也今日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敗也稱疾不朝三日難
乃成此所謂與

姐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姐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姐泣曰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
子辭君必辨焉

以六日之
狀理也

大子曰君非姐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姐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十二月
戊申縊于新城

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下能自明退不能
連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
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
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
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孫氏曰世子世
君位者也稱君
以殺世子
甚之也

○胡氏傳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
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廢亂本成矣尸
此者其誰乎獻公欲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
滅天理以敗其國家故申生雖有罪而目晉侯斥殺專
罪獻公也

大二十
小七十三

巴

北

祀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
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
是祀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
人子非正也故曰祀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卒

左氏傳公孫茲如卒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正公穀並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

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

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何氏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列於諸侯故殊

也○程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

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

扶弱主撥亂世而反之正特書反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下者則將奚自天王而言則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

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下正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申其敬則

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穆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而班位○杜氏注首止衛地陳留義邑縣東南有首鄉

定矣

秋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

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

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

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

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

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

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

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

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劉氏傳此一也也曷為再言

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

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

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

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

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

臣之道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美之大者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

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誘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公會卅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盟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奔中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卅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於逃歸而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胡氏傳或曰

卷八

廿三

廿三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卅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左氏傳楚闔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士○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爲入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絕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固可直於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奔莒僂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

卷八

廿四

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宮子庚興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即名之若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

奔其爲可絕明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陸氏纂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執

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在弘農陝縣東南

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

四合

已八

廿五

志

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傳書執不書滅自

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

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地之縕於晉久矣非一日

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縕於晉久矣

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意林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

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

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繫於滅下陽而

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

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

可不哀乎人君莫不好存而惡亡莫能固亡○胡氏

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

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

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奔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師

曰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襄陵許氏曰圍

罪聖人不沒而詳之所以甚其惡也

已八

廿六

志

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注新城鄭

新密今樊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

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

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則何以致久也孫氏曰出踰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軍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有華即美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並同

杜氏注邾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王者所欲

三

己八

廿七

為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之人將來多於女既葬出奔鄭○胡氏傳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

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交貶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作寧

母

左氏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三

廿八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

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

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孫氏曰案鄭魯地也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傳

僖公

春秋

僖公

僖公

僖公

會也。纂例啖子曰王與盟非禮也。杜預注曹地

鄭伯乞盟

四十七八

左氏傳鄭伯乞盟請服也。孔氏疏云鄭伯使子華聽命心猶未

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得序而乞盟被既。○胡氏傳乞者

卑讓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

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疆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氏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

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

名犯分莫大乎此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

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

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

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陸氏纂例

此譏禘又譏致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

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夫人

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

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

夫人成風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

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

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

氏以貶之按文姜孫子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

可知也。○劉氏意林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

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

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至乎無父無君何以言之耶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妃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夫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之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榮叔來會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胡氏傳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信公焉故季友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

三

九已

三

九已

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何氏曰惠王也○師氏曰不書葬魯不葬故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穀卿作樂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杜氏注葵丘宋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宋地天子三

公陳留外黃縣有葵丘○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

為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氏曰宰天

官冢宰兼為三公若○胡氏曰古者三公無

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關亦

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宰百揆又曰作朕

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

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

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程氏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胡氏曰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

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

無哀矣劉氏傳君薨百官總已以臨冢宰三年正也不

能三年者其以凶札行則稱子其以嘉札行則

稱爵以嘉札行者非也以凶札行者亦非也君子不奪

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微旨趙氏曰在喪而出或

稱子或稱爵志惡之深淺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曰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

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

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

飲血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難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程氏傳諸侯盟見宰不預陸氏微旨曰盟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之五命

四十二

九已

五

以是為善蔡夫諸侯咸諭平桓之志蓋東牲載書而不軟血也胡氏曰觀孟子初命之辭則知桓公冀戴襄王之實信矣○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戌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甲戌左氏殺公羊作弒

子掩公殺作詭殺公羊作弒

左氏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齊侯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無孽其母嬰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胡氏傳人君者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四子伯服矣而大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

五十二

九已

六

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為人議者○謝氏曰晉獻公以嬖寵殺申生立奚齊國人皆不欲立故里克殺之里克固固罪矣稱君之子又以罪獻公之惑於嬖寵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內惑女子外昵小人天下紀綱安得而不壞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年如齊同此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周之制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氏注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地○余氏曰八年狄伐晉今又滅溫桓不能救也故溫子出奔不名以國小力弱不克有支故恕之而舉齊侯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左氏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權衡曰去年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此

亦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采獲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而曰里克弑其君卓

三十八

九已

七

何也是里克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庭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析免自謂智

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人臣而

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克之謂矣劉氏意林曰里克能

不聽優施之謀害能不從驪姬父之辭陳乞能不隨

景公之惑則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廢

華之變矣思皆在始合荀容達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

臣之名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故之空言不

敢辭矣不然卓與刺茶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

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四十五

九已

八

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執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胡氏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

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執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劉氏傳荀息之智則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荀息之義則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注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九

九

九

九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莒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呂氏曰里克弑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己也故殺之爾春秋雅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羊作雨電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異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

九

九

十

九

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士與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胡氏傳其稱國者兼舉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公與之俱會齊桓皆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為陽信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特齊故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滅

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

三

九已

十一

利

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秋安與國之義矣。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晉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胡氏傳滅人之國其罪

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受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志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三

九已

十二

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卒公羊作庚曰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為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至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于聖門者默識於言意

之表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至也秋為我難故

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十一年傳揚拒泉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

又十二年傳王以戎難計王子帶王子帶奔齊○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

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三十七 九已 十三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避淮夷遷之○公羊傳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傳齊桓

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

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

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

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

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戌以

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

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

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

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功責王盛霸蓋稱桓文

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

之說矣○杜氏注緣陵杞邑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殺梁作

公羊傳鄆子曷為使季季姬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

已也使來請要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凡男不親來

已也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與鄆子相遇然後

使來請已非所以速別故○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

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鄆子也○胡

氏傳內女適人者明有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

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

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為忘焉爾內

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

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

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
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非所以厚其別也故稱遇稱
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杜氏注鄆

國琅邪鄆縣今沂州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明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朔何襲邑

也襲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沙鹿崩何以

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

十五

力

十五

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何氏注鹿山是也○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

城縣有沙鹿土○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

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胡為不繫國山不

可以繫國山曷為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守之○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

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隕晉文發作而

地理決王道之華也

狄侵鄭

冬蔡侯將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余氏曰公十年如齊今再如之上不朝王而下數如疆

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羊作

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

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兵車

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注公孫敖慶

父之子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

別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氏注言次者刺

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

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

凡內獨稱名氏詳內別尊卑○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

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遽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

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刑勢言之非有覬

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事狹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持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國義陽隨縣

小十四

北有厲鄉

八月螽公羊作螻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何以敘久也久暴師過三時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耳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五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鄆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

證疏云杜氏以長歷推已卯九月三十日○公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

伯之廟者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杜氏注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程氏讀書記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

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

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

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

之

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

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霸德方衰荒服

窺伺至是而諸侯浸以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愆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又十六年夏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

還杜氏注婁林徐地○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呂氏曰諸侯

之救徐者亦無能為也見齊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

子晉侯孫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慶鄭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

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爲右九月晉侯逆秦師使

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三十三

九已

十九

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拒況國乎遂

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

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渾而止公號慶鄭

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

乃舍諸靈臺季桑曰歸之而質其天子必得大成十一

月晉侯歸○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

晉侯爲志乎爲戰也云爾○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

書伐專罪晉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

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

施幸災貪愛怨隣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

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

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

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

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

三六

九卷

廿

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

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天下命禹必稱元后爲

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

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弄君親而不顧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隕公羊作實後同
鷁穀梁作鷁

公羊傳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鷁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君
子之於物

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高

郵孫氏曰書是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

不可知闕之也○程氏傳隕石于宋者自空凝結而隕

六鵠退飛倒逆也必有氣驅之杜氏注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杜氏

注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意林曰同盟有分

戎之為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

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

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胡氏傳宋人不當告春秋

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

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

氣致祥非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

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

五石隕六鵠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

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

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

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

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傳

公有翼戴多勳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

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

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

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

其稱季友何譏也卿也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

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

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

也宋共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

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信公鍾愛季姬

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

牽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

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

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傳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蘇氏曰淮夷病鄭故也。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齊侯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左氏謂之東略而穀梁謂之兵車之會意皆在此

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蔓林之役也。英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者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氏注項國汝陰項縣。程氏傳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

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胡氏傳事有隱諱臣子

施之於君父者也故鄭鄆鄭皆言取君夫執政之臣擅

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

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杜氏注平魯地。左氏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平。

陸氏纂例曰參譏之。杜謂謂曰夫以夫人而會齊侯難曰齊之文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

可公又不當使性故趙子謂參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惠公元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

生懿公。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

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

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宋公會云云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說以

宋。穀梁傳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責之○劉氏傳伐齊以納

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

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
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公子昭非正也

意納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霸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率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自公孫枝而有此言是故莫勉於為正而皆勉於為不正此乃其所以失也秦穆宋襄既不遂霸而威武仲又因以奔其身吾以此觀之順事如施王事之始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胡氏傳伐齊之喪率少奪長其罪大者惡矣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從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

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以宋主齊者不與宋襄伐齊

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程氏傳宋及曲

在宋也率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

也○胡氏傳或曰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宋襄公以

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

鄭伯以從楚春秋猶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

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
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
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書狄救齊者許夷狄也許

夷狄則罪中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

罪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

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

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云八月無丁亥日

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

之事然而不能謹終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殞四鄰謀

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

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

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冤圃衛侯以國讓公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衛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伐衛所以救齊也功
近而德遠矣○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
齊桓死未逾年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
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
之春秋書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矣而狄則人
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派三而夷狄爲人
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三十四

力

廿七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
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孫
氏經杜曰齊桓之盛獎大王室尊強中國置之安地雖
江黃之遠猶能欽徂向盟而滕之微弱由幽盟之後凡
三十七年有兵車衣裳之會而未嘗列其間至歿之後
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其執僅不亡滅春秋以爲滕之
危弱甚矣故以名罪之宋人藉桓公之後非有大義來
服諸侯反肆已之彊一會而虐三國之君以陵轢諸夏
春秋以爲宋公之彊暴甚矣故以人退之夫以危弱不

可以保國非正也強暴不可以綏衆亦非正也春秋不
以不正治不正此其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胡氏傳滕
何以稱人不得爲霸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
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羊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君
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爲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立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三十五

力

廿八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虐三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蘇氏曰鄆子不及曹南
於邾故書曰○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爲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
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
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
貶而見矣本杜○高郵孫氏曰邾鄆甘離之國宣十八

年又伐鄆子子鄆都鄆皆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者記之爾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

三十五

力

其

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盟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遇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何氏注楚與此盟是後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

三十五

力

世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彊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霸業能制其彊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彊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

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與前年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

而弗與秦取之今年春遂城而居之杜氏注多築城

邑而無民以實之故為秦所取民罷而不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

重溝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

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氏

注魚爛自內發○胡氏傳梁本侯國魚爛而土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盡

考其國職少省其典刑夜徹百工無使懈弛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

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

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老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而於酒淫於色心

昏而出惡政者乎○穀梁傳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其亡可立而待矣

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

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如書伐而滅亡則滅酒不足記著其自亡然後

其要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

惡正也正謂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微旨淳聞於師曰

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疆暴取

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

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春秋卷第九

三十三

九已

世二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傳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大正五十七年

十已

一

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後闕宮矣矣斯重其役更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部子來朝

杜氏注部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二五五

十已

二

何氏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關穀於竟伐隨取成而還○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誦乎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無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者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幸幸而
後敗○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
在齊人上

夏大旱

左氏傳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公羊傳何以書

記災也

秋宋公蔡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孟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登其其
何以堪是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蔡期以乘
車之會公子自襄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
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會自我爲之自我墮
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微旨趙氏曰此楚執其其以諸侯執之辭書何以南面之

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
主故譏之程氏傳宋率諸侯爲會蠻夷執會主而諸侯
莫違故以同執書之○胡氏傳不言執之分
惡於諸侯也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
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
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
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
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矧○胡氏傳春秋爲
南面之君也哉其不勇於義甚矣

賢者譏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
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
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
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以深貶之趙氏曰宋
公德不足

懷慮不及遠而求諸
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冬公伐邾

杜氏注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言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
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魯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
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

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以致討不患無辭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傳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之○胡氏傳書盟于薄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會歟將逼人而

三十八
小四十六

十

五

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彊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軟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變夷出其事已俱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也○蘇氏曰宋公不言歸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胸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太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四國封建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

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

夷猶夏周禍也邾雖魯姓迫近戎狄難用夷礼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

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胡氏傳審如

左氏之傳則公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

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

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

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十九
小四十七

十

六

左氏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按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

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

人伐鄭鄭不即楚而此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

仇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雖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邾雖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魯縣諸魚門○杜氏注升陘魯地○程氏傳公戰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傳記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禁暴誅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三十八五

十

七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勦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公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穀梁傳責宋襄也泓之戰以爲復讐之耻也讐之耻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讐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

十

八

以報其耻哉○胡氏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蓋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最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仲

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

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

貶之也意林曰宋襄公不既人於險不戰不列此天

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其奸戰而不務

為義也君子不然而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意其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

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

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勝

子圍曹伐鄭連年恭師毒民以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

遠矣及戰于泓方且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為辭則區

區之意不足以濟事○師氏曰楚人稱人惡夷狄也

而適足以自敗矣○師氏曰楚人稱人惡夷狄也

曰宋公被執見釋猶列諸侯楚以夷狄而干

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辭無所予

十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泰山孫氏曰楚

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以兵故伐圍並

書以誅其惡胡氏傳或曰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不為敗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余氏曰楚連得志於宋故又伐陳者以其

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

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

其終貶之○胡氏傳春秋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

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

為禽獸人道滅矣魯桓公與之戰而綱子存諸夏也

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綱子存諸夏也

十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主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霍魯衛

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此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暉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茲之大者也棄德從茲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壁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龍首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十一

十一

十一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杆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為禍蓋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豈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獸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鄭子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二十五年秦伯

三十九

十一

十一

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外則有外之辭居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之以為國○當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下為家故不言出襄王獨書出者自絕天位始居于鄭猶君出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雖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

其地但不○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
得其所耳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
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文遂出
狄師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
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
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
寄生之君爾豈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慶厥之兵以代
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
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

三十三

十

十三

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
曰居者若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王存天理之
意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晉惠公卒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洽
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
囊韃以與君周旋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
之不書不告入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
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午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徐邈曰諸侯有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要虞若鄰國
相室而情亦否隔不通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缺此蓋內外
相與之常也魯政雖峻而與刑猶存史冊所錄不失
常法其文獻足證故孔子因而修之仍本史而辭有
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
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之多少此蓋修
春秋之本旨也晉自莊公以前不書于經又不言文公

三十三

十

十四

之入誠當有不
告故不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
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
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殿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裔喪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嫁無爲婦逆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有爲見經者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王大夫之婚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凡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於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彊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與師絜有罪焉然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胡氏傳圍

陳納頓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

小十三

十

十六

且及莒也魯莒元年○杜氏注洮魯地○纂例曰子在喪之稱○辨疑趙子曰凡以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莒子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注向莒地○師氏曰譏屢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羊作舊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一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帥

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杜氏注鄆齊地濟北穀城縣而有地名鄆。劉氏傳追之者何遂之也。其言弗及何弗及者遷辭也。為畏其弗敢及若不及然。意林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夫又不敢乃是幸百姓而棄之者也。豈為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遂乞師於楚以自防耳。從此揆之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筆主趾將

三十五

十

十七

王

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師氏曰於春侵魯而夏又伐之尋怨勞民以逞其志書之曰

人以微之也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公羊傳

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札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

三十六

十

十八

王

之○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主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繼夷錢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變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

焉楚成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氏注夔

楚同姓國今建平神歸縣○胡氏傳春秋滅國以其君

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

者而夔祖能摯是不得祀祝融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

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

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能夔祖能

大二百九十七
十九

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楚之不得祀者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滅楚即晉夏楚令王子主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

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

泰山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伐中國固

其不可而又取邑焉此公之惡可知也○胡氏傳楚強

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任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

也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何氏曰魯內虛而外乞

晉文行霸幸而得○胡氏傳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其

失正其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任氏曰以夷

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何可保耶危公之行所以書

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小三、百四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余氏曰杞子來朝即○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

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

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齊孝公卒有齊然不廢發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

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

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禮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有以知其功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顯矣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禮也。任氏曰僖公不省己之不當受朝而乃責紀之無禮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

三十一

十

廿一

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卻縠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微旨曰四國中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

圍人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卷第十

三十一

廿二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傳

僖公

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殺梁傅再稱晉侯已也鄭謂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

刺之○胡氏傳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

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

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皆華

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據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會曹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而新

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

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

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既忍於奄楚里鳧須矣何獨不

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

春秋集傳 卷一一

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戍吳夫子叢也內殺大夫

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疏云周禮司

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

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池

內殺大夫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及萬民

皆言合殺乃始殺以示不枉濫○胡氏傳稱刺者若曰

刺審其情與衆棄之○陸氏纂例曰內殺大夫謂之刺

避惡名也唯有二人皆非卿而特書明是公子也上言

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

言無罪申臣禮也凡惡事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夫

人奔則曰遜殺大夫曰刺是也○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故

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胡氏傳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

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

救衛不克○胡氏傳春秋樂與人改過衛已請盟不當

拒而絕之也書楚人救衛譏晉深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會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三十七

十一

三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於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書之何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胡氏傳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

晉文不修辭命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三十八

十一

四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知難而退子玉使伯楚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死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
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杼秦小子憖次于

十一

十一

五

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車七百乘韋
鞬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季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二十七年傳曰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
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
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
之出處成釋宋圖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意林曰當是

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
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
情之義也○胡氏傳楚稱人貶之也得臣雖從晉師然
初告之辭則未有必戰之意及先軫獻謀陰攜其營帶
陽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故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

十一

十一

六

晉侯所以誅其意也荆楚恃彊驕陵諸夏滅黃而霸王
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侯之大夫不能救執中國之
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
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
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
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戰勝
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
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
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主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君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焉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平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師之道也胡氏曰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故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泰山孫氏曰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不名者以見晉文逼逐而去○胡氏傳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

三十一

十一

七

世祖燒棄文公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窟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

十一

八

左氏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焉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玦弓矢千鉅鬯一白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樊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注踐土鄭地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高郵孫氏曰齊桓之興始致世子晉文之霸遂召天王。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

十一

九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然行私專權息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施會受命也。襄陵許氏曰鄆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襄使邾用鄆子

而晉文受陳侯霸圖宏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劉氏意林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

十一

十

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狩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怨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武受盟于潁土故所衛侯歸 蜜武子與衛人盟于死濮曰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

也不有君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

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

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

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之忠衛侯所 衛侯先期入不倍 叔武齊子先長牂守門以為

以書復歸 十一

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齊子惠公之 公子歆犬

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齊子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公羊傳文公通衛侯而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

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棄我元咺爭之曰叔

武無罪終殺叔 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敗易為敗殺

叔武也衛侯易為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

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內

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歸寧常事不書者也中

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緩帶於是族姻之恩始錄

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故書伯姬莊公

女也莊公夫人以二十四年入而伯姬二十五年歸杞

知伯姬非哀姜出今其來也蓋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

絕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

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高子邾子秦子

溫穀梁無

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計衛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

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

會所次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

而欲重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仲尼曰

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礼皆譎而不正之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胡氏曰以

也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不與再致

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杜氏注今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

史闕文○啖氏微旨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於臣禮

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

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十一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

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

其可以為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

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十三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

秋之作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索饋焉

以君

左氏因親以衣食為已職棄衣之○公羊傳衛侯之罪何

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

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

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劉氏傳曷為或

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

其為不正奈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則

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

已頗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程氏曰凡言歸者易

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

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為不得為霸討天子在是而擅

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穀梁傳自晉言有奉

焉爾○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

已絕復惡也其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諸侯遂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杜氏注會溫諸侯也許比再

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胡氏傳諸侯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主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得從晉何也按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鄭人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蓋使失其所係如此之難也宋襄之與紹桓遺緒逮晉文時則許既離中國而合於楚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三十四

十一

十五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茲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劉氏傳曹伯襄何以名敗局為敗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意林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賤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呂氏曰晉侯執曹伯界宋人既赦之使歸則遂會諸

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始以奴役之也曹伯不能感激自奮以求合於義而遂委靡不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會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疏云芻米以周禮掌客及聘禮準之則此當饋之○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大二百五十七

十一

十六

余氏傳圍許踰年而還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秋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然盟于翟泉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諸侯大夫

上卿王人公侯大夫諸侯故敗諸大夫諱公與盟○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

大倉西南池水也○程氏傳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

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

侯貶稱人惡之大也。○劉氏傳皆諸侯之大夫非微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于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同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為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胡氏傳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正其本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大雨雹為災也。○胡氏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

小五十一

十一

十七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曠靈陰常散緩受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當時僖公即位日父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胡氏傳詩云平戎狄是庸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却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寤前也其殺晉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瘡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

小五十一

十一

十八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

是為訟君也

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反求諸身衛侯不思改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氏傳凡稱國以殺

者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元咺者其莫惜於志鎮鉅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與焉○胡氏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

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高郵孫氏曰公子瑕嘗立為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君者也不曰其君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咺立之為君咺見殺則公子瑕死也

衛侯鄭歸于衛

胡氏傳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

十一

十九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懷害我本枝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於網羅誅殺無以弋其本根而杜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

與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孫曰翟泉之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鄭不至故鄭不至故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大三十一十一卷 二十

十一卷

二十

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王氏集傳箋義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來聘○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

家宰。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胡氏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者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家宰上公其職任至重而來聘于魯天子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東周室於

太三冊六

十一已

廿一

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特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於是而取之。常山劉氏曰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事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其有本是已邑及我之附庸以彼所奪之後取疆理但事自以兵甲爭奪按此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據經為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祈十

太三冊六

十一已

廿一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杜氏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常祀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胡氏傳古者大事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梟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吉也則用之謂之郊者天人相交際之意也不言郊天不尊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何氏云凡三十六所無

所不通

蓋八極之內無所不至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

故魯郊 冒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不

吉免之明本為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天不敢留天性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性不當復見免但當自省責 ○穀梁傳免牲者

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左氏傳四下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

而卜其牲日

卜牲與日知吉凶 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 牲成而

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古典 ○纂例啖子曰凡祭常事及

大二十十八

十已

廿三

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

孟春祈穀上帝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祈穀于

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故以十二月卜三郊上辛不

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

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

改卜稷牛以代之而稷則以凡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

滌三月稷牛唯具○劉氏傳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為

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

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

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王者

必以其正月郊則曷為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

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

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

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為或言牲或言牛

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

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胡氏傳揚子曰天

大二十十八

十已

廿四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美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

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

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則

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

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

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褻矣祀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

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

而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其祖非列國諸侯之

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
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排矣故曰明乎郊社之
禮掃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
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為
等衰蓋不易之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
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左氏傳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
也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
也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

四

十一

十五

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
潤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
下所宜祀祭天牲角滿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岳四
瀆角又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燠地瘞日月星辰布山
縣水沈風礫雨升煥者取類上七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祭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其觸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
石理而出無有膚寸不合亦能通氣致雨澤潤及于千里
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郊望非一獨祭其大者三魯郊
非禮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尊
故也
不食而卑者食
書者惡失禮也○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
因郊祀望而祭之疏曰楚語云天子編祀群神品物諸
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

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
也非二王後祀其分野星辰山川也魯於十二次降星
魯地在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也三望公羊以為為泰
山河海鄭玄以為非其地則不祭魯竟不及河三望謂
淮海岱也禹○劉氏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星辰山川曷為祭星辰山川星辰所瞻仰也山川民所

取財用也猶三望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意林曰謂
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貴備安有廢大存
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而養其母者而
謂之曰可以并逐母也亦誨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春秋
內魯諱其惡而褒其善此內辭也曰不郊矣幸其猶三
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也然則春秋之義非致
其至者也愈乎已則可矣是猶終其兄之臂者而曰我
且徐之以全吾愛云耳則可乎亦誨之悌而已矣故以
猶為可以已者逐父而養其母之說也以猶為愈乎已

五

十一

十六

者給兄而徐之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
為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謂猶愈乎
已故非之君子之道致其至者也當
其必為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祀伯姬來求婦非正也呂氏
曰氏

求婦而來父母之國非禮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使人
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耳蓋釐不合於禮則於心
術之微必有不自得者唯能自克以義以求合於禮則
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
春秋所○胡氏傳湯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
由作也

主失其班列書也祀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

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主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中論曰易稱道成女運而不停者竟也是故男子有四方之志取其動也靜而不動者坤也是故女子正位乎內不與闕外之事關外之事且猶不與況出境乎由是言之伯姬之求婦可謂正乎應靜而動反常也婦之反常則亦何所不至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大三十十七

十一已

廿七

○胡氏傳帝丘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齊桓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彊盛衛侯不能彊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捷

杜氏注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傳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大三十十八

十一已

廿八

左氏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杞子三十年秦伯國鄭使成鄭者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人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敝邑敢稱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氏法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大三〇三十五
小三十

十一日

廿九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有師字

左氏傳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

師樂毅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一

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

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來駒為右夏四月敗秦師

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師

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

讎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

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與姜戎要諸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其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畏曷為畏君在乎殽而用師也○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

大三〇六十九
小一十六

十一日

卅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氏

傳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志親背惠其惡甚

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稱晉人其

稱姜戎亦然今按晉人似當作一秦字○胡氏傳按書序秦穆公伐

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

尼親筆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

勸善其辭怨春秋備書晉秦無道用兵之失兼於微應

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紂不稱君者俯逼鄰期

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

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劉氏傳秦之所以為狄與人之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者也○今按程氏劉氏胡氏皆從公羊作秦

大司六三十八

十一

卅一

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取婁較桑婁作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在二十二年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狄伐晉及其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鞮獲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秋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秋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以乙巳日在十一月

三十一

十一

卅一

左氏傳薨于小寢即安也○胡氏傳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薨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曾子易簣是也

陰霜不殺草李梅實

傳公羊作麥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注書失時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十一終

卅三

春秋卷第十一

延祐甲寅李教授改正補完

春秋卷第十二

張洽集傳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羊傳其言來會葬

三十五

何會葬禮也○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終始之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余氏曰五月而葬內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

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

子亦非禮也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敵見主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敵見主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衰肅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賜車乘馬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彤弓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初非繼朝而獻功也遣使錫命是輕恩而責典也安得不答諸侯驕驕之心乎故穀梁子以謂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些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綿些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

三六

十一

二

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于

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

取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郵孫氏曰天王賜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非禮

之甚者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

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孔達不共盟主稱兵報復故人之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杜氏注戚衛邑

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葬世子商臣弒其君頤公穀作兒

何氏注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故兩見之又責臣子當討賊也○左氏傳初楚

三六

十二

三

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

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

讒目而射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

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官甲大夫王請食熊蹯而死弗

聽丁未王縊○胡氏傳世子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

人情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觀此而察所由
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春秋左氏至此廢書歎曰經籍
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
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
故亦耳不可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
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不
夫亂臣賊子雖陷罪在前斧鉞在後而不避顧謂身後
惡名足以格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
可謂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春秋

十二

四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
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
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懔然畏懼知春秋之不
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
而見醜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願多愛立子必
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
崇爲之師侍饒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

憾而能矜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
死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
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願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
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
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春秋書世子弑君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
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

三十三

十二

五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報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
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復使爲政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
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程氏
傳越國襲人秦之罪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

國以襲殺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秦以取敗故書敗績○胡氏傳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孟明伐晉報報之役此所謂憤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爲主何哉曰敵加於己而己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憂己息事之道寡然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

用桑礼平明而葬期年練祭也埋虞主用栗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尔不時也○穀梁

傳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

十五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稽可

也改塗可也礼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幼新神故示有所加○任氏曰主

所以象神也孝子之心以親既葬而不得復見也於是

作主以象神故古者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木

忍一日忘其親也僖公薨葬踰年而今乃爲主忘其君親矣胡氏傳十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源也以爲無傷而弗去至其惡積而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勳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勳父盟以厭之也適

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不言公勳父仇也爲公諱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義抑高舉下勳父云者君臣詞

也以抑晉也○杜氏注勳父爲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

而親與公盟故舉其族不地者盟晉都○胡氏傳諱不

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

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

削魯史之舊文歟矣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隴會穀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殺孔達以說○杜氏

注垂隴鄭地潁陽縣東有隴城○襄陵許氏曰元年衛

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

成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患秦楚連養中國罪有可委斯受之可也

阜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氏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

收○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

志乎民者也傳公憂民歷一時輟書不雨文公不勤胡雨故歷四時乃書以見其無恤民之心

氏傳書旱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秋七月不雨者蓋後

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

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

三十一

十一

八

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通旨曰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七月

者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給也大給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

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五年而再殷祭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給嘗○劉氏傳給則易為謂之大事諸侯之大

事也無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給諸侯給而不禘又意林曰時祭稱有事給祭稱大事大事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礼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于給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未造也非大平制○杜氏曰時未當言祭而於大廟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行之於閔二年譏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又曰僖公閔

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公羊

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

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劉氏曰此非祖祫也其謂之祖祫何臣子一例也○左

氏傳於是其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懸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穀梁傳先親而後祖

四十三

十二

九

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胡氏傳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礼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故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祖而父死子繼兄○任氏曰父

終第及其名號雖不同其為世則一矣○任氏曰父

子者一家之私愛也世統者天下之大義也僖公雖閔

公之兄然繼閔之統則昭穆之序嚴不可亂以一家之

私愛而汨天下之大義文公於是不智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氏曰秦以憤取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敗稱人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

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

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

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猶於娶焉譏娶者

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己以為有人心者宜

於此焉變矣董氏繫錄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

三十九

十一

十一

之喪娶曰春秋之論重乎志今納之月在於喪分故謂

之喪娶也且文公以我給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早春

秋不識其前顧識其後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乃在

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疾也緣此以論札札所重者在

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與之知札志和而者雅則君子

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與之居喪故曰非虛加

之重志之謂也

志為實物為文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

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與

縣北有沈亭○常山劉氏曰昔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

將繁辭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繁斯池也繁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由此觀之則諸侯守邦豈可致

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其可知矣蔡瀆

沈潰言潰之類是也○胡氏傳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

也沈在汝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

而人民逃散雖非善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王子虎與

三十一

十二

十一

傳同盟○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

于翟泉○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矣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穀戶而還○胡氏傳其稱人何也聖人作

易以懲忿窒欲為損卦之象其辭曰德之修也春秋諸

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其名為貪其是

欲而不能窒也及敗於穀作秦晉廢幾能改將軍其欲

也復起彭衙之師以報穀之役其名為憤其是忿而

也

不能救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淫慾而後悔自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其故於此敗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陸氏纂例曰自空而下下又多似雨也○公羊傳記異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三

十二

十二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襄二年公如晉

及晉侯盟○陸氏纂例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蘇氏

曰晉懼其無禮故請改盟雖親盟於其國猶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桓公周卿士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

江之帥也聞晉師起○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為護也其為護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傳以者不

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

黃令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

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

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

屯戍守禦之策與伯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

之罪晉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楚震恐而江圍可

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疆國豈能濟乎故書

以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疆國皆致者事近得詳事遠不得詳

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傳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

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

職矣○劉氏傳何以不言姜氏既喪娶者公也曷為賤

夫人夫人與有賤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

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賤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逆

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所稱也往逆而稱

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制未終而

思娶事是不志哀而君約矣方逆也而已為成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文公不知敬其仇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者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文公譏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言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氏曰秦逞於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胡氏傳晉三敗秦師而穆公報之則貶稱人秦雖取王官及郊未至如晉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亦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穆公初敗于穀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若襄公則忘親背

東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責矣然晉襄伐秦而秦穆至是不復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穆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秦誓之善所以列於百篇之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杜氏注僖公庶母也○陸氏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

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傳風氏莊

公之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嚴體之稱也

若夫妾勝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

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勝為夫

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

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

則無本越禮不違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

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書

不為異辭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胡氏通旨曰言

來歸者彼自來也言歸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程氏

傳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

已明稱叔存禮也劉氏意林曰不知者乃以謂天子贈

第大惡也而禮之畧是不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父子

也夫婦也君臣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執君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四十五

十一

十五後

陸氏纂例曰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祔

禮也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官

也魯禮之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

程氏傳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

此尤謹其戒

胡氏曰王臣下聘桓公家宰書名示貶而

以謂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既不稱

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數何也歸含且贈施於妾

母已稱薨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附之於

廟也而致札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贈而又葬則其事

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

其戒而不敢略也○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

為其母何以絕也與尊者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

君母非夫人也則稱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

禮之正也此

夏公孫叔敖如晉

秦人入郢

左氏傳初郢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郢

杜氏注六今廬江六縣○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

楚成大心仲歸師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萊臧文仲聞

六與萊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師氏曰秦楚皆夷狄也秦入郢楚滅萊著夷狄

之盛疆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驪公羊作驪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乃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梁作夜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然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若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龍且龍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

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女佐盾矣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胡氏曰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字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夜姑耳君獨以○劉氏傳然編言故亦與殺焉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劉氏傳然則處父之罪奈何處父之為人臣也華而不實好剛而犯上興事以自為名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生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重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非時政也何以為民○劉氏傳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為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

非正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羊作卿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及其君之後邾復

滅之○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實

文公子焉卿文公之子也

遂城郛

杜氏注郛魯邑下縣南有郛城城郛備郛也

夏四月宋公主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穀梁作主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

十一

十九

樂豫爲司馬麟驪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

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事者焉者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君之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

位而葬○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殺殺之者也昭公欲

去群公子而反爲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

官蓋僅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

命而殺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

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

據今從二傳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且抱大子以啼于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安

實此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皆先蔑而立

十一

廿

靈公以禦秦師及重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負也不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

先蔑奔秦○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程氏傳晉始立公子雍既而悔

之故秦與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

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胡氏曰治亂存

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奔者舉其不定不勝

者使後世臣子謹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故諸侯之戰必書人其敗曰某師敗績唯此秦敗不書者晉欲其故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出明自軍中而去也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許氏曰狄懲其之敗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始復侵宋侵衛侵齊晉襄既沒莫之忘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三十九

十二

廿一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程氏傳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胡氏傳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其大夫盟者唯二例耳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秋之法內臣而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

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君薨嗣子少若靈公之在抱則晉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穀梁傳蒞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三十七

十二

廿二

左氏傳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范氏注衡雍鄭地○任氏曰二國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維我盟于暴維我公羊作伊維戎

左氏傳遂會伊維之戎○許氏曰戎醜在維亂華甚矣稱公子遂兩之也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維劇晉既大亂不救唐亦

幾危方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胡氏傳春秋記約而志詳

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維戎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與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雖有與維而辨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聘焉

穆伯公孫敖也文伯其子戴也惠叔難也襄仲救從父昆弟穆伯之如莒泣盟也且

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四十二

十二

廿三

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其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友之復為兄

弟如初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陸氏纂例曰還者軍事若師還之類是也善辭也復者

未畢若公孫敖仲遂皆事未畢而復也賤辭也○泰山

孫氏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而反也

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也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者以疾而還也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

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敖之罪固不容誅矣而又使

之自恣得以奔莒此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

舉京師為重也

謝氏曰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而使其卿行已不恭矣其臣安得而恭哉此公孫敖所

以中道而反也○胡氏傳敖之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

然欲生於色而繼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

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蹌無不為矣

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

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恣氣肆行淫欲而不為之帥至

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

其事於敖何誅將使後人為鑒修空慾之方也

春秋此書記通喪之禮至是大壞也魯文公無哀戚

之心而所遣大夫復淫亂回邪導君之心無有而淫

放之慾必行所以見魯君之不敬而遣使之不得人

君臣之綱至此盡廢胡氏之說蓋晉聞之於上蔡謝

氏者其言切於學者之修身而非大義之所繫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擢節以死故書以官司

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陸氏纂例啖子云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又曰內外大夫奔御則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爲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能死其官得其職爲可錄爾故舉其官不舉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三六十一

士

廿五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傳此非王命則曷爲謂之王者無求古者君設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三年固王者之道也○胡氏傳不稱使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之時也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家宰獨秉國政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觀魯文弔喪之使披猖至此天王之爲政者不知行法又來求金春秋特書以爲毛伯之私行嚴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三

十一

廿六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陸氏纂例七月而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注告于廟○劉氏傳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爲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不

以禮則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此其為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孔氏正義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年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胡氏傳致非特以告廟書也夫人初歸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以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妻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常山劉

三十七

十一

廿

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趙三卻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其某者以其之故而延及于某也若元咺信不臣矣而公子瑕不見其辜衛侯遷怒而并殺之故書曰及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士穀及箕鄭父倣此○胡氏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殺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

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欲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廆及樂耳鄭及楚平○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

三十五

十二

廿

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作叔梁

公羊傳叔者何楚大夫也楚

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叔何

楚進也楚進又矣曷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

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意林曰前此者

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備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叔來聘其號詞順其札

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一諸侯也能自藩飾以札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札樂上慢下暴則謂

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

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

得以爵通今使叔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

義而反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

之始特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

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

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

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

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

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

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嚮慕中國則進

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

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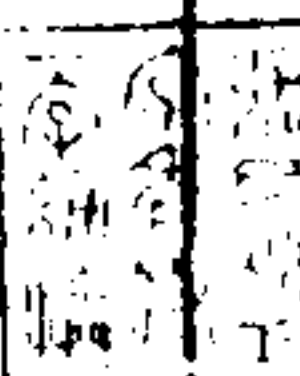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杜氏注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

翟泉之盟故追祿僖公并及成風

葬曹共公

春秋卷第十二



春秋卷第十三

張滄集傳

文公

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晉人伐秦取少梁

秦伯伐晉取北微○趙子

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

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孫謀復事戰
爭故反其夷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子西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聞之五月

殺聞宜申及仲歸○胡氏傳宜申謀弑穆王而誅則是

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

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旱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

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陸氏纂例曰

公及之也不書公謹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

與之盟

非也

春秋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申無畏挾其僕以徇○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

書蓋首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為伐宋之舉次于厥

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敗齊師次

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

厥貉猶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

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

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

者非其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無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圖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

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許氏曰楚侵伐書

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

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

縣西彭生叔牙之孫

春秋左傳

十

三

十

四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年即位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

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鄭瞞侵齊杜氏注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裔姓遂伐我公卜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錫為右富父終生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春

其候以戈殺之○杜氏注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公羊作盛

左氏傳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拘春邾伯卒

邾人立君大夫以夫鍾邾邾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夫

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

為君也邾人豈可絕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

亂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

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

入為齊所庸此邾伯來奔為齊所逼爾故不名

把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左氏

傳群舒叛楚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六月成

嘉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群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勝昭公來朝亦始朝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氏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更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十三

十三

五

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陸氏

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為主也○程氏傳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胡氏傳秦伯晉趙盾其稱人何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敗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三

十三

六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

穀梁傳稱師師言有難也○杜氏注鄆晉魯所爭者城南姑幕縣南有負亭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成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邾子遫除卒穀梁作遫除

左氏傳邾文公下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還也言莫如之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商慢宗廟使至傾公羊類故書以見不恭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

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

大室小九

十

七

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

以為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騂剛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壽群

公廡世室屋壞何以書識何譏爾父不修也○穀梁傳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宗

廟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

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

之屋壞其能○胡氏傳何以知其父不修乎自正月至

七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

甚甚矣此皆志文公忌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

之由垂戒切矣通旨曰早其矣宜不與土木之工矣而書大室屋壞者見宗廟之不可不修也

徐時動問旱乾水溢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答曰居處猶欲完其宗廟乎此又與莊三十一年築臺于即築臺于薛於臺于秦冬不雨三十八年築鄆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備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六十四小字

十

八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非公還公殺無公字非公羊作雙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非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

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非故善之也黨○杜氏注非鄭

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夫伐人之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驪施於國而多聚主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

太公合示

十三

八下

晉欲納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陸氏

纂例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

某此即行會禮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杜氏傳

合而後盟也○胡氏傳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泝

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

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

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者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

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國是將

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何以書記異也中者○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弗也其曰

入于北斗斗有環城也○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漢書五

劉歆以為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也宋齊晉天子之方

伯中國綱紀善所以除舊布新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至十六年宋人執昭公十八年齊人執懿公宣公二年

公至自會

三十八年

十三

九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菑且長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

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

薛費八千里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

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

出也捷菑且齊出也捷菑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劉氏意林曰

改見義而徙矣為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於仁聖之域然後止矣今卻缺之事不耻過作非以克舜之法論之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謀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矣有用廢陵○陸氏纂例費用少陵長傷財害民以力為之者哉

曰自以為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陽生邾捷留莒去疾所以不氏也○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淳聞之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書曰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

大三十小廿

十三

十

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為善○胡氏傳盾以義之不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為之諱也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劉氏傳大夫出奔易為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易為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

三十三小八

十三

十

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意林曰循法度自絕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為非以謂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父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以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殺也○陸

氏微旨淳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嘉惡也若未踰羊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亂之臣皆以未踰羊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羊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羊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

十三

十二

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胡氏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宋子哀有焉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劉氏竟林曰君子貴見微者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以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者以已執也劉氏傳何以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為使也或曰附庸之君

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者也○胡氏傳齊

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已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

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

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

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曷為執之商人弑其

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

本三四六小字

十三

十三

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殺君之惡已顯

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面

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

子叔姬○胡氏傳商人驟施於國是誘齊國之入齊

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

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

之罪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於其君與執其

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

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軍伯與子叔姬故也。○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爲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怠豫僭差政刑不勅卒困於齊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十三

十四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穀梁傳司馬官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間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世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車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去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

十三

十三

十五

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

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主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十三卷

十六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何也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孰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為諸侯長矣亦諸侯之罪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胡氏傳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于扈者公惡於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

鄭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

三卷

十三卷

十七

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鄭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遂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罪之在也○泰山孫氏曰商人既弑其子又絕其母○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杜氏注郭郭也○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其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矣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者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劉氏傳其言弗及盟何弗者遷詞也非弗及盟也弗肯與盟也齊侯曷為弗肯及季孫行父盟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

三十五

十三

十八

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為賤而弗肯及使若弗及然

夫國之興衰也有徵強明而不息者興之兆也昏惰而不事事者衰之符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伯主為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年今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不惟邊鄙被患而與

國與受其禍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而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年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至五月朔也○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左氏傳聲義○杜氏注傳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聲義覺毀泉臺○劉氏傳何以書譏毀也曷為譏毀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既而夫人覺魯人以為祥非明

民之道也○公羊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

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戎山

十三已

十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立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百濮夷也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我能往

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何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從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盧以

往振廬同食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饑次于句篋楚西界使盧

戢黎侵庸及庸方城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葱三

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條魚人實逐之裨條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

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伋以伐庸秦人巴人

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氏曰庸人幸楚之

弱帥群蠻以叛之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而為賈請

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

楚之罪詞也

十三已

十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羊作麇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

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郊甸之師司城蕩意諸死之○胡氏

傳此襄夫人使甸人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

人之所欲殺也君無道而殺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

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

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
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君臣之義也
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
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
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
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
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

十三已

丁未大

廿二

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氏傳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閔

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

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公羊作聖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其

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杜氏注西當爲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

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十三已

廿三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臺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瑩卒

孫氏曰秦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初歇之父爭由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獸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
行○何氏注商人弑君賊書弑者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坐弑君○胡氏傳而歎閭閻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
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
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
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
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有為禽獸而莫之
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一時
之私施不顧君臣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覲面為之臣執
其君母則拱手以聽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
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弑之漸所謂拔
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
親魯許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舉介不正其同倫

而相介故列數之也胡氏曰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則見禍亂即謀
發於奉使之口而公子
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左氏傳冬十月仲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曰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
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
之馬矢之中○陸氏曰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
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書曰卒先君未

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

於內也○趙氏曰不書地弑也子野非被弑而亦
不書地闕文也○胡

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

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不書日闕文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子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
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

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存適母其罪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齊與季孫之罪皆可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陸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

呂氏曰其責在大臣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之內也

○左氏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春秋

卷十三

廿六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春秋卷第十四

張洽集傳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妾敬嬴之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

高郵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十八年之間書王有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

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道猶有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貶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註不譏喪娶者不待賁責而惡明也○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啻乎天子赤齊出也仲遂殺之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魯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

十四卷

十四卷

二

何以不稱姜氏賁曷為賁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賁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劉氏傳曷為賁夫人夫人與有賁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賁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有不待賁絕而罪惡見者不賁絕以見惡夫也人與有賁焉則待賁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札如野有死麕能以札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以免矣○胡氏傳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子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

焉在衰經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其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

特大國以免施機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胡氏曰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柱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賁絕而惡自見者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三卷六十二

十四卷

三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晉臣之子

文公十二年與趙穿溫軍謀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

云爾○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

山牟縣西○胡氏傳宣公篡位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

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

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
此請負芻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身無汝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
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狄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
曰會者所以絕齊侯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
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始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胡氏傳宣公篡立

三十三

十

九

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
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
矣然則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
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終始成就弑立之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
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
取不能保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

而失者皆諱○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
田者所以著齊罪也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篡弑
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利其為惡而助之中國晉為
夷狄人類滅為禽獸矣其禍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
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極言利國者必至於
篡奪而後厭食其得經書取田之遺意也襄陵許氏曰
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
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
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相宣之計若出一
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
俱行自然之
符可不戒諸

三八三

十

五

秋邾子來朝

胡氏通旨曰宣公弑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
桓敗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胡氏傳楚書爵而鄭稱

人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自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然傳稱師救陳宋而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聚而書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蔘林伐鄭

崇公羊作楚

左氏傳會于蔘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

三

十

方

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注蔘林鄭地○胡氏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者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穀梁傳于蔘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盾曰我侵崇秦為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盾侵崇秦弗與成○杜氏釋例崇地關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已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謀託於伐國以用其殺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驥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傳宋人弑君而

三

十

七

晉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贈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
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殺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殺並
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
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
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
楚以六卒質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
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
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

三十九

あ

り

氏傳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
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
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宣子當
國其智豈庸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穿與盾之情見矣春
秋書重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
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圖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讎矣彼益其疾乃去
之○胡氏傳初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
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
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于楚何避
乎闕叔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
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
取賂釋宋而不能討遂至於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
競於楚可不謹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

三十五

十の

九

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公羊作臯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避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
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
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闕
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大史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殺梁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

於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

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釐於君見弑不於其

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

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

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

今以此罪盾乃聞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

而不受可乎以高貴卿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

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

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

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

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微季書此垂法後世亂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

知如史大鄧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

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此近儒所以信經而不信傳也夫春秋錄不諱事

則必討賊今盾之亡也以諫不聽而去其至竟也聞弑

君而人又知穿之弑也而釋其罪使之逆公子于周豈

非有之意哉春秋原情定罪無毫釐之差趙穿弑君盾

不與聞而加之太惡聖人之法不如是之私也以此坊

民後世之臣猶有身弑其君而歸罪於其下以逃天下

之謗如司馬昭之誅成濟朱全忠之殺蔣玄暉者○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

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

數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于朝然則弑

君者誰歟曰盾也若盾者蓋陰殺其君而陽逃其迹實

行其謀而穿受其名也春秋弑君多矣不必其身弑之

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弑賊書之弑隱公

者釐也而桓公被弑君之罪弑子赤者遂也而宣公受

弑君之名必待其親弑然後罪之則亂臣賊子得以計

免而庸愚無知之人常當其實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氏曰匡王也在位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公羊傳易為不復卜養牲養三帝牛一卜帝牲

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官名養帝牲三年之慶

於稷者惟具是視視體無災而已郊則易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易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傳乃不郊者為牛之口傷

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

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寢廢有不

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

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

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

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費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

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

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一牛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戎狄相攻

不志此其志何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

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

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

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

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

夏則是及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

與鄭伯之能返正也故獨書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

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

三十八

あ

あ

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邾義也莒人不肯

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意林曰孔子稱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之者惟已有道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於是謂子路子路不可謂能言信人者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定心之若此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邾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成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益也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高

四十

十の

十五

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邾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秦伯稻卒

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歸生字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薤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謀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況君乎及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穀靈公○
 常山劉氏曰公子宋首謀歸生從之歸生為國正卿歸
 生不可則夷不得弑故歸生宜為首惡也胡氏傳夫亂臣賊子欲動
 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歸生特畏死
 而從公子宋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
 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又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
 元帥得兵權矣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
 耳夫據殺生之柄使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
 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
 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
 子宋而以弑君之罪罪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

四三

十四

十六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 ○陸氏微旨曰子公殺君之
 不至失身為賊所制矣 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
 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
 明微蓋謂此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
 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
 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

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
 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
 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
 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
 楚又微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
 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
 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

三三

十四

十七

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
 其甚以惡夷狄之橫暴之人之其意一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

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殺有子

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甚喜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子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

三十九

十四

十九

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也叔孫得臣卒

不書曰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胡氏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

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季其君越禮恣行而不足則人慾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戒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乎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禮爲其双双而俱至者與注云言其双双行匹至有似禽獸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傳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而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

三十九

十四

十九

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傳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

取向後再加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民氣應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蟴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

三十八

十已

廿

盟者前定也○胡氏傳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固結之耳是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至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氏傳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官及卿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則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也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也

三十九

十已

廿一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爾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公不事盟主而比歲朝齊是其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廣臣子愛敬之心故觀其有所諱而不直之在己者亦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沉於疾乎○劉氏傳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也○劉氏傳大夫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也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胡氏傳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過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仲遂救惡及視接立宣

卷五

十四

廿二

公而公深德之故越禮賜氏俾世大夫以客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左氏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東萊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萬舞為千舞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授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籥兮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耳者發也置也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明其心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胡氏傳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是故廉隆益尊而臣節厲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卷六

十四

廿三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凡四貶之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穆不稱夫人榮叔舍昭召伯會葬王不稱天是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後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泯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楚人滅舒蓼

左氏傳楚為穀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杜氏注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傳言楚強吳越服從○胡氏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

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

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

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

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強

諸夏大國唯有齊晉新有襄欽之禍內皆未安故楚遂

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

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命敗晉于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項熊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

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曰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飲

于戶內大飲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

期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國冢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而不能為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葬○胡氏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

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

切之意焉則以秉彜豈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拂天理逆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

葬著各證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城平陽

杜氏註今泰山有平陽縣○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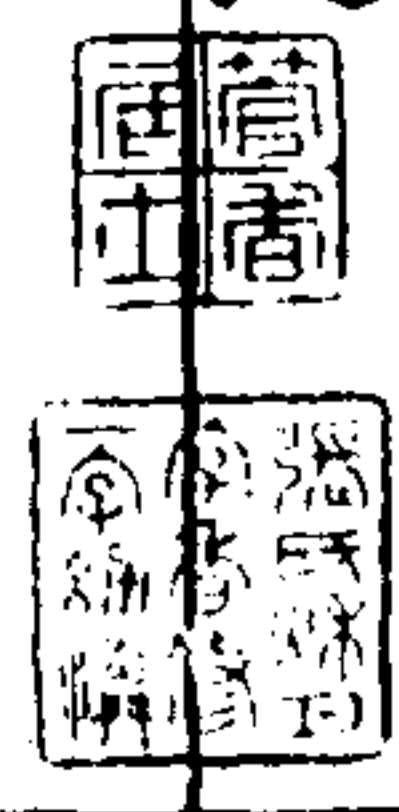
葬而又動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

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張洽集傳

宣公

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胡氏傳以淺言之此事屬詞春秋教也當歲首

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特

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

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

戰國周襄甚矣齊桓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

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

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

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畏衆強而陵小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劉氏曰庸之國○寰宇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

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

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

為晉致魯於黑壤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會

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

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

事而闕其文者也故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之罪見

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勝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見十一年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

十五

三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三年書侵罪之也次年鄭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蓋見其陵暴中華親以重兵臨鄭耳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

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泄字從公殺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書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

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泄冶大夫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泄冶無罪而稱名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

十五

四

故書其名爲微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泄冶諫死何獨無褒詞人之死生語默當其可而止爾泄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傳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

足爲善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葬喪○蘇氏曰如齊葬喪非禮也○胡

十五

五

氏傳春如齊朝夏復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葬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泄治所爲不憚斧鑕盡言於其君者正爲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此萬世之大戒也書泄治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弑君於後以見泄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十五

六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逆宋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所當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已德有關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詞義目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考左氏傳則三師皆非微者而春秋人之何也曰陳

夏氏之亂赴告踰月矣陳與鄭隣鄭雖背晉豈若夏

氏之當討乎得諸侯有道大義著明斯服其心矣陳

恒弑其君孔子請討魯非伯主齊非魯之與國也君

臣三綱之大者弑逆之事人得致討況霸主專征而

以宗諸侯攘夷狄為己任乎當是時霸主之師不興

則已興師討罪不于陳而于鄭非所謂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也哉晉主諸侯十年以來叛服二

三紛紛不定非諸侯之罪也齊弑其君晉不治而失

魯宋弑其君晉受賂而失鄭今陳又告亂矣聲罪而

致伐捨大而責小卒使楚人奉詞以合諸侯于辰陵

輟徵舒于栗門踰年圍鄭荀林父救之大敗于邲圍

宋九月晉不敢救舉中國之事擅於楚者十有餘年

皆此役失幾會之所致也春秋人三國於伐鄭所以

謹事幾明大義著晉人失伯之由中國不振之始立

法垂教宏且遠矣可不察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

報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胡氏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

奔周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

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

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

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

氏傳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

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以妾悅之可以免討也

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乎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諸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

十五

九

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稱晉救鄭逐楚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按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梁作夷陵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無父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欒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五

十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窮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注欒函狄地。左氏傳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吳會狄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夷狄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四鄰之責也而齊會魯伐莒晉求成于狄不亦慎乎此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伐莒會秋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伯者之事

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子陳寧公羊作寧

左氏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六十九

十五

十一

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主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裴駰曰車胤撰溫集云夏州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程氏傳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陸氏微旨楚子之討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泰山孫氏曰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胡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程氏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穀

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陸氏微旨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辭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呂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誅賊之詞且衆所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泰山孫氏曰上言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胡氏傳按左氏入陳殺夏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三十七

十五

十二

之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亡興滅其若是乎公孫寧儀行父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

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
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
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
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
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爲楚莊
者宜奈何猶徵舒之官封泄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
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釋氏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卷之七

十五

十三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明氏傳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阂入盟子良出質。胡
氏傳按公羊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楚子勝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
門至于塗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
典不書其憑陵中夏之罪乎弑君之賊諸姜不能討而
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馮陵上國
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氏注邲鄭地。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卷之七

十五

十四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在車之右者執轅爲戰備在車之左者追前茅慮無茅明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隨伏求草莽前茅慮無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以猪兵爲殿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先穀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傳謂桓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士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于郟地鄭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壁人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
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生民之不易禍至
六年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
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
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
德而微然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
大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鄭
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
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毋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爲譖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
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子文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以致晉師挑戰又示不欲和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
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
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臧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奴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臧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卷之四

十五

前十七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重也遂
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
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
鄭勝平皇門放乎達路鄭伯南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君王
沛然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
二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
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
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皆數人厥後愈養死者數
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
者行不穿皮不盡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
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戒不祥吾以不詳
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
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溺矣君
請勿許也莊王曰弱國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
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進晉寇莊王鼓之晉師
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伏晉寇 ○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荀林父為志乎此戰
也云爾○胡氏傳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書矣
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
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

卷之四

十五

十七

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所以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
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
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哉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
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鑿書
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敢遏偏陽之
舉勾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一怒遂下偏陽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
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
不能令乃畏失屬士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

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敗績之罪特以林父主之春秋責師之意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河魚腹疾奈何曰

十五

十八

目於晉井而極之若為茅筮井則已明日蕭潰。杜氏注蕭宋附庸國。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宋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宋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春秋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嗣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而得書于魯史蓋楚莊入陳鄭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

伐然欲皆得行焉矜其威力以恐中國遂以滅蕭赴於諸侯也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氏注清丘在濮陽縣東南衛地。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傳晉為楚敗諸

侯懼而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其美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

大序

十卷

十九

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謀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靳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若夫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則所謂不待貶而惡見矣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衛晉

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彞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
以救書者見陳未有罪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
圖妄興師旅以怨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
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衛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下九五 小四

十五

廿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亦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
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傳此
殺有罪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兵者安危之所係
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
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三敗者
君之過也今林父新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
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
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廿七九

十五

廿一

左氏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
子良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
孟諸之役見文十年犀申舟之子以子見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於霽門之外車及於蒲脊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胡氏傳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終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六十三 七九

十五

三二

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向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其有庭實極百朝而獻功於是其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賂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起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據美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春秋不徒略矣

三六

十五

三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主命主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焉爲貶平者在下也○胡氏傳禮臣不專大名今二卿自以情實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憂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

三六

十五

二四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獲夷狄之法近在門庭以爲寇災則不可縱而莫禦故徐戎並興伯禽征之儼然侵錫宣王北伐然皆攘却斥逐使之懲艾潛遁而止亦不極其兵力

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徒以鄆舒爲政而殺晉侯之姊又傷其君之臣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鄆舒輶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肆疆暴以滅之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穀梁傳王札

六六

十五

二五

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

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

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

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

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穀梁傳許氏曰拓跋魏世高

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死感乎周之无以令天下也

秋螽

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
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
其本者也故災氣應之六年僉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
三年又僉十有五年復僉府庫虛倉廩竭調度不給而
言利冠氏之事起矣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貪虐之
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
事觀乎政事以知災
異是謂念用庶證

仲孫蔑會齊高固無妻公羊作
牟姜

杜氏注無妻祀邑○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
而自會也無以正之禮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

大公二八四

十五

二六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
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辨於早
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氏注
公田之

沙什取其一今又獲其餘畝復什取其一
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者何始也稅畝者何獲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獲畝而稅也何譏乎始獲畝而稅古者什一
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寡者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春秋
經傳數萬指意死窮相頌而

事相持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飢
寒並至雖堯舜躬之不能使野无寇盜貧窮兼併雖皋
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十
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借
其力而耕之即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為
田一項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項共為一井故曰井田○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

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畝也言吏
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
居家各

二畝井竈慈莊盡取焉○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
半

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盡則流亡國必危矣故春秋謹

冬嫁生

十五

二七

杜氏注嫁嫁字○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
秋之冬夏時之秋僉為災於夏而嫁生於秋一歲而再
為災故謹志之耳○胡氏傳秋僉未息冬又生子災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
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亡無日矣

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子經者三宣公獨有一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
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蠶蟄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
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供給而不務本府庫竭倉廩匱
水旱蠱蟄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
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務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大元九方

十五

二八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

之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免命士會

將中軍且爲大傅○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胡氏傳上將主兵其稱人貶

詞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

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

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公羊傳宣榭者何宣官之榭也○杜氏注成周洛

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胡氏傳

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

命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

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

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

如榭也

通旨曰李延云也

○劉氏傳宣官久矣猶存乎

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

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胡氏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

大元九方

十五

九

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

故易序咸恒爲下經首而又卦歸妹漸以盡其義詩首

關雎而錄氓中谷有推諸詩以記其變春秋內女出夫

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事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

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者也。宣公弑君而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程氏胡氏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注斷道晉地。穀梁傳同外楚也。左氏傳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旁。卻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憂卒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子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勞乎乃請老卻獻子為政。程氏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討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祭官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盟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受兄第無絕道故雖非而以厲不執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弟叔肸而曰公弟叔肸者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之子宣公母弟宣公弑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胡氏傳孫氏得弟道也祿字賢。

也春秋之所貴故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大夫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違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子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左氏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范氏注于繒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傳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有重門擊柝嚴階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而莫之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讐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逞其國都而

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吳楚稱王○胡氏傳楚稱王降而稱子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徐若吳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何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及頃公怒晉上卿而卻克當國決意伐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嚮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且是行也欲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太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
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公還自晉至遂奔齊經公薨並

作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天臧官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惟
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書之也○公羊傳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大二十七 卅六

十五

三四

至檀聞君薨家遣嬖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

齊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筮魯竟外故不言出○胡氏

傳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孫莊子之孝以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
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
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
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
矣公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
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遂逐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

而忘父亟逐之也穀梁子曰損損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亦奔父也得經意矣歸父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
次顛沛不失禮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比事以
觀則是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
也

春秋卷第十五

大九二

三五



成公

宣公夫人穆姜之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正月公即位

我君宣公

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胡

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洪範曰豫常煥若此政事

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

二七五

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煥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今既寒

而煥遂廢凌人之職矣。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

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至於雨雪冰

雪則必書而不削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

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

也。每謹於微而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

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

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

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

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興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

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

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

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

也楚人廣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

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一

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劉氏意林魯不務廣

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

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

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

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

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惟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

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時事

君者皆不知反本爲務而以取救目前爲急下至戰國

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爲迂闊不切之論如世之治病

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脫矣戰

國以後井吞戰爭日不暇給則一切重斂苛賦之法並

用而其國家亦從而亡此瘠病而不先實其元氣之深

也故有若之對哀公乃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

人之所甚戒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其初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魯盟者不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驟寡棟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買戎

左氏傳春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曷為不言買戎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

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施微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主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程氏傳見桓五年胡氏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微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微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累

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注新築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夏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衛良夫爲志乎此戰

三十六

也云爾

胡氏傳齊雖侵虐而以衛主之者惡衛之數稱兵責良夫之不還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公首

羊穀梁作手

左氏傳孫桓子還自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怒齊人笑已故魯衛因之

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

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

于辛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棄其車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三十七

十六

六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枻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遂之三周華不注

山名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絰於木而止韓厥執紼爲前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于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拔爲右載祿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祿侯免遂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祿師敗矣○呂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也且言軍衆過制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土皆公室之士一民皆公室之兵上卿行父與僑如畢齊各將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忿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突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穀梁作左氏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片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

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田穀梁

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勲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

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勲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

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

齊國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映曾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建乎表

表而與之盟○何休注建及也追及國佐于表婁也傳道此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

言使四大夫 ○常山劉氏解見僖四年胡氏傳荆楚暴

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夫

表婁則異於是齊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怒欲

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

如師將以路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欲盡東

其畝而質蕭同姪子以致困子背城借一之言然後使

魯衛爲之請則汲汲欲其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

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故制敵莫如伐義天下莫大

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明矣○劉氏意

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爲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問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

意而春秋勉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唐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婁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

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

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

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乎然則宜奈何

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

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

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曾莊戰國時地方五百里

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

於復其故田而書取其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

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

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

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

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

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則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

者則其重平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

夫會也。○石氏曰：方是之時，晉雖不競，然其威力聲援猶足以抗楚。公既懼楚，而同其大夫爲蜀之會，遂率諸侯之大夫而同盟。自是之後，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之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子蜀以明奔晉從楚者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

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國鄭也。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事自是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列於聘會與齊晉齒。杜氏注：齊在鄭下，非卿楚卿於是始與中國

華自此以下，楚鄭下書皆賤也。○程氏傳：楚爲強盛，蜀齊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

責諸侯則魯可知矣。○劉氏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貶魯爲貶盟，專乎楚爲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

蔡侯居左，許男居右，諸侯之大夫皆受盟焉耳。○胡氏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之徒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齊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

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千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

晉偏軍爲鄭所敗。○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然，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易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華之事也

辛亥葬鄭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屬為謂之新宮

十六

十三

步

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何

以書記災也○呂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其

廟曰新宮且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簡於親甚矣莊

公丹楹刻桷何以不言新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

公死甫除喪未忍遽言謚也故曰新宮

謚恭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重馬始用殉重器

備樽有四阿杜氏注四河四注樽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

也棺有輪檜輪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

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

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奔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

傳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

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

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

人之情而為之者也宋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華

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

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

十六

十四

步

無以制其侈心至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

豈不為戒哉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襄陵許氏曰若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

有以知晉之無

以令天下矣

鄭公季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伯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

卿帥師霸統微也

公至自晉

胡氏傳寔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杜氏注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

小二十四

十六

十五

夢

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復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顧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如

唐穀梁作牆公羊作將

左氏傳伐麇如討赤狄之餘焉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麇如故討之

麇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序先後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例如是。

小三十一

十六

十六

夢

盟也。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仇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及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

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
既其平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
也以為告詞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礙義安在
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特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十六

十六

十七

芳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羊作運後同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

以吉禮從戎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如

十六

十六

十八

芳

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胡

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

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居

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

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

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

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迎女故宣伯饒諸穀。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

三十九

十六

十九

夢

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涸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祲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自襄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盟于黃池王霸道衰

三十九

十六

二十

夢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脈不虛設也君人者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止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乎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子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

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莊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

而歸將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

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誅子靈爲辭焉○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

明年侵宋傳○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

桐牢○程氏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

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墀爲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

可復立也武宮其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

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魯天子之禮雖欲

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取鄭

穀梁傳鄭國也○胡氏傳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

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

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

釐緣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

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

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

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

家遺錄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件王鳳

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齊相鄭人伊錐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

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傳魯遣

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

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

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

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皆楚求成于晉而

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

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

三十三

十六

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

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

倫聽命於人而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構

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號稱

王聖人借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著於君

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

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

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

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襄陵許氏曰前此外

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

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

也○襄陵許氏曰蔑僑如嬰齊行父有如此書相均於

三十四

十六

廿四

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樂書帥師救鄭公羊救作侵

左氏傳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與諸侯陳趙

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

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

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

謂樂武子白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

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陰，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干舞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降，崇者文王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襄陵許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

二十五

十六

廿五

晉救雖至，鄭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欒書，帥師以楚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改卜。鷩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練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襄陵許氏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

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鄭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按吳郡今為平江府。鄭己姓國秦有鄭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

陽軍下

○左氏傳：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乎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忘也。伐鄭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者，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胡氏傳：稱國以伐夷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

二十七

十六

廿六

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稱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其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三十五

十六

廿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

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燕字之盟。杜氏注馬陵衛地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胡氏傳楚人軍旅數

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

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敗者所

謂不待敗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

則據夷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三十一

十六

廿八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

貪祿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又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

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

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三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其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登及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十六

十六

十六

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三年用師于齊取之今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

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而制也

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

常山劉氏曰歸之于齊者歸不以

道也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陸氏曰淳聞之師曰韓穿受命

而來不能諫正其惡可知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襄陵許氏曰侵

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十六

十六

十六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襄陵許氏曰錄伯姬

始於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羊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胡氏傳公孫壽卿也納

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

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

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鼻原同屏括嬰之兄

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諧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

小八四

十六

卅一

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胡氏傳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為人臣也內不主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羊穀梁作錫命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通旨率問穀梁曰禮有受命無錫命也來錫命如唐德宗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

爾安得云無錫命乎答曰穀梁子言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如唐德宗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

所懷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未嘗敵王所懷而有

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則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於身者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簡於王

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其爵非也

小八五

十六

卅二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來歸自杞故書○陸氏纂例凡內女為諸侯之

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故也穀梁云外夫人書卒者

通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凡內女

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曾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

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者

為喪歸杞故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高郵孫

氏曰特書蓋明杞伯來逆其喪將有末者先錄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
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胡氏傳吳初伐鄭季孫固曰中
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
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
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
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襄陵許
氏曰吳伐鄭晉弗救至鄭成而伐之則鄭有詞矣聘而

三四三

十六

卅三

召師霸統襄矣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炎則何
以爲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娣姪皆同
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
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
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
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
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自當聞

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注伯
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書而詳錄之○
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九女今
衛晉及齊來媵以其非禮故書○胡氏傳夫以禮制欲
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
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爲後戒也經有因襄以見
敗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敗以見襄者來媵是
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如忌之行已信於人哉

〇三十

小三八

卅四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七

張洽集傳

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

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奔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公羊

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呂氏

曰叔姬之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是事以強弱輕重為國無復禮文者也○啖氏曰出婦

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禮有婦既嫁而反未嫁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

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大二十九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焉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云吳人

不至○程氏傳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

叛深明其反覆○胡氏傳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

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知

而自行誠在今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及魯

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

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

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脅鬼神以御之是

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杜氏注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大二十五三六二

何氏注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

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

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韓奕出子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胡氏傳見上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

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繫書戕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即晉故○胡氏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與厥父救江何異前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爾夫晉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晉入鄭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

三十五

街壁之禍乎

十七

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傳晉侯侵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繼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胡氏傳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効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効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爲政之急也

三十六

七十

四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諸侯貳故也○胡氏傳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貳詞也中國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譏說殺其世臣而諸侯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晉不怠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

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威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魯邑也在東海厚丘縣西南○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言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安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小七十
大三百冊二

十七

五

陵僭限隔上下皆設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謂乎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傳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竇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師氏曰魯僭天子之

者一歲之十年是也四卜者二歲三十二年為一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之十年是也夫卜至於五其瀆甚

矣皇天饗道果可○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以惜而微其言邪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兒頑公子班奔許繻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立大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駒為質辛巳鄭伯歸杜氏注晉生立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劉氏權衡子謂今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敗晉書其名乃可明

大三十

十七

六

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齊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唯天子要十二

女故曰非禮

丙午晉侯癸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拔未反

是春

羅拔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晉公須羅拔還發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

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劉氏傳葬

晉侯也曷為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族黨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可也胡氏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葬也微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其可書乎

冬十月公羊无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

大二十六

歸○泰山孫氏曰公留于晉九月

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及卻棼盟公羊作卻棼後同

左氏傳卻棼來聘且泄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或問按左氏云公至自晉也受盟而後歸及季文子之如晉也亦且泄盟諒乎曰成公自汶陽之復歸于齊欲貳于晉而後不果然嫌疑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卻棼

來報既聘而泄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卻棼之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成公之受盟行父之泄盟豈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與盟耳與盟而春秋不書諱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案以前之好○襄陵許氏曰魯盡激晉之德札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後人

僑如之行蓋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隣

大二十六

之禮也觀宣公成公交齊踈數之跡而魯人睦隣之義可知自是以往齊魯之交干戈之往來多於王帛

周公太公受先王之命所謂世世子孫無相害者不復有存矣春秋直書其義自見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寢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胡氏傳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背盟失信而出奔是自絕於天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自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謂天王僖二十四年出居鄭下謂今周公也上雖不君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周公復出則上下皆失之君不君目不自是無以自存於世言周之所以衰○常山劉

大
三
十
七

十七

九

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不書出而周公書出奔義與天王出居于鄭略同以周室衰微悉離爲國風號令不行於天下則畿內皆非王有故始于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故後於子瑕子朝之奔而止書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通逃罪矣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昭然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

公羊作沙澤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人歸之使歸

水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備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羅拔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十有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轅武子聞楚人既許羅拔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發多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

大
三
十
七

十七

十

晉聽成會于瑯澤成故也。杜氏注晉既與楚盟合諸侯以申成好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夏者春秋之所內也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

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幾焉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程氏傳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也○穀梁傳乞重辭也○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微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王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晉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

三十七

十七

十一

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然後雖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自穆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以晉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傳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說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杜氏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泰山孫

六十六

十七

十一

氏曰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未有因會諸侯伐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伐秦以惡之也○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程氏傳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休朝觀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特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岳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晏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

天子也○程氏傳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休朝觀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特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岳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晏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

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札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此極故仲尼嘗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使臣必敬其君子必敬其父存天理遏人欲正大倫此以伐秦爲逐事之意也○劉氏意林主人習其讀則以謂如京師者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識之也曰必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臣心竭力致其誠懇專一之意以特之則所謂子事父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曹伯廬卒于師

陸氏釋文左氏本亦作廬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刳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刳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復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公大夫在

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公子欣時國人成公懼負刳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譜季佗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

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惟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蓋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履

霜也與

秋叔孫橋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

郕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偏許楚因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夷

夏一道而
人理尽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氏傳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
稱婦有姑詞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

左氏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
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
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
天禍衛國也夫大夫聞之無不懼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大
三
七
六

十
七

十
五

舍其重器於衛書其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
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
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
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
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遣嬖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

走之齊晉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杜氏注嬰齊歸父弟○胡氏傳書曰仲嬰齊以見其
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孫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計其殺大子而自立

見十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傳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

大
三
七
六

十
七

十
六

絃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

之于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

厲公此舉善矣而春秋猶不以伯討擒其與盟之罪

蓋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盟之然後盡善也觀

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則一舉措之

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氏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轅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耳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二八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天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注五大夫畏同族罪及故出奔陸氏辨疑曰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蘇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山之不氏背其宗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山之累上奈何宋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六卿作亂逐華元華元自晉歸于宋○常山使國人攻桓氏殺大夫山點魚石國然後定○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故去族以示法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邠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于鍾離其始通也

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師諸侯之大夫而

之○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啖子曰重書會既會士

燮等又往會具○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

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

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胡氏傳吳以號舉夷

之也會而殊會有一義會主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

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具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方

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

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體稱

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

大國亦皆悅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

謂深切著明矣○襄陵許氏曰列書卿會始此君道微

而臣行彰也○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

葉○杜氏注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

胡氏曰遷之者須楚

人而欲遷葉今南陽葉縣○余氏曰中國自相屠戮而

許遷于葉以求近于蠻夷中國之亂可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兩水冰

公羊傳兩水冰者何兩而水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何休注木

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其之類也冰解木者

君臣將困於兵之微○胡氏傳未幾而有沙隨首丘之

事天人之際休咎

之證焉可證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宋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

罕伐宋

滕宋之為國因滕有喪而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于

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程氏傳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

出後期

甲子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馯將中軍令尹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

十七

九一

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言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

陸渢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函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救不代蠶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躡

十七

九二

合而加蹙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我必克之甫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嬖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納旌於被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荀曰鬼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逆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

三八十

十七

六三

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公羊傳楚何以不稱師王瘞也王瘞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書師敗績末言尔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當本君傷為重○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尔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於軍門之戒乎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驕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氏注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莽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墮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襄陵許氏曰楚子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反故以累上文辭言之

三六十八

十七

六四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晉與齊衛皆後不執晉明晉以僑如諸不見公宣公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隤申宮倣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壤隤以待勝者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許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諸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耻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凡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目之禮也其我無失道乃為橫逆所加則不諱沙隨之會晉估強無義而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胡氏傳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虞橫逆之至者也魯有內難師出

十七

廿五

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諸怒公而不納曲在晉矣直書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自反而縮之勇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垂訓之義大矣○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公至自會

石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為諸侯所禮故書而致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文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晉執曹伯後子臧奔宋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

大司馬二小司馬

十七

廿六

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程氏傳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啖氏曰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陸氏微旨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故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以罪譏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公羊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誅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
齊楚有士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
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犛曰苟去仲孫蔑而出季
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
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
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
杜稷之臣也若朝士之魯必多士以魯之密邇仇讎亡

十七

十七

而為讎治之何及○杜氏注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
以歸○程氏傳寘之于茗丘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
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譜
不見公執季孫行父○音林曰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
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茗丘焉此皆春秋別嫌
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

何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殺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犛盟于扈

石氏曰季孫獲歸與卻犛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以
知矣

公至自會

余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致
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七

十八

左氏傳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欲殺偃偃與謀○陸氏纂例

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止言晉伐衛買不卒
成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

左氏傳鄭子駘侵晉盧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盧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

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

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

止諸侯還也○杜氏注柯陵鄭西地○陸氏纂例不

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程氏傳同病楚也○蘇

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

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十七

十九

此其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何也蓋公之得罪於晉

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

會以得免於伯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錄此致會之意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聲孟子 慶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閼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父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璽

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 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

壬寅用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廬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目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曷用郊

用正月上辛○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宮

室不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

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

十七

十九

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圓丘秋曰明堂右稷圓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郊非禮矣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潯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余氏曰晉侯再伐鄭恐公不出師故遣荀瑩來乞之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師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伐無敢或後可也豈有爲盟主而不能尊王命以令諸侯乃使大夫乞師於魯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諸侯也甚矣夫欲伏天子之威靈以討叛伐二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鯉脤鯉公羊作營

杜氏注鯉脤地闕泰山孫氏曰魯地○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

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

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傳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氏傳戰于鄆陵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晉厲公侈多外嬖

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胄童以胄克之

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犇與長

魚矯爭田執而拮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藥書怨卻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伐告公曰

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藥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

而察之卻至聘于周藥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

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胄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胄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魘助之抽戈

結社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

尸諸朝胄童以甲切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

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

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胄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藥書中行偃遂執

公焉○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泰山孫氏曰君之卿

佐是謂服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
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晉殺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池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前年閏月乙卯晦藥書中行偃殺胥童

胥童之死非出於君命而書偃實殺之也春秋不書

二臣殺之而錄以國討之文何哉蓋厲公之侈三卻

三十一

十七

廿三

之戮皆胥童之爲則藥書之討固不以已而以政也
惟其自是以殺君故以殺其大夫書此輕重之權衡
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藥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

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

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顧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穀梁傳稱國以弑其

君君惡甚矣○劉氏傳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

弑其君之詞也○胡氏傳殺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

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

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

趙盾以不越竟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當藥而書弑楚

公子比以不能効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

而書弑晉藥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

三十一

十七

廿四

弑公而春秋稱國以弑不書藥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
私與天爲一奚獨於趙盾許止輩責之甚嚴而於藥武
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
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愚嘗聞之宋文公曰胡氏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其

說於公之甥范伯達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爲厲公

之無道當廢而不當弑藥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

至於殺之則罪也故稱國而弑以兩見其意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傳前年伐鄭之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闇諸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爲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爲國佐罪罪累上矣

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卻十八年

晉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國佐兩月之間君臣上下之禍如此則仁義不施而札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必戒矣

公如晉

十七

卅五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戎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二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讐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

送姦而携服毒

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胡氏傳其言復

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晉欒盈宋魚石是矣○呂

氏曰不言納楚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耳

蘇氏曰不
曰納魚石

將言魚石之復入故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何以不言入寧行父則有罪矣楚子討其罪人而納之疑若楚子之要罪也將正楚子之罪是以言納而不言入也魚石之入不曰自楚何也言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何也將以亂國非止叛也故宋魚石晉欒盈皆不曰叛

則自楚也不曰叛何也將以亂國非
止叛也故宋魚石晉欒盈皆不曰叛

冬至自晉晉侯使士勾來聘

四十八

十七

狀大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錫朝也君子謂晉

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之下諸侯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

襄陵許氏
之下諸侯

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
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

服所以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勑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

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建鏐寡振發帶匡乏困救災患禁淫匿薄統欽宥
罪矣節器用時用民欲无犯時使魏相士魴親詣道武
爲卿苟家苟會韓屬韓无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
弟共儉茅梯使士望濁爲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
卒爲司空使脩士萬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
卿知義苟實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无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錡為上軍尉範為之司馬使訓卒束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驕屬焉使訓群驕知札凡六官之長皆民書也卒不失職官不易方則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无謗言所以復霸也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園

杜氏注築墻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雉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

太三十七

十七

北七

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晝不時也蓋得

時猶書也

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曰去而公務自攝於焉草木是之謂真稼在上何可長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宰於國中

成公之鹿園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園築蛇淵圃

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或問王在靈園鹿鹿濯

濯與書此之意何如曰詩言萬物得其所而為獸咸

若也春秋於鹿園書之曰築以見其獨樂而視與民

同之者霄壤不侔矣

已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園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

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公羊魴作彭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

太三十九

十七已

北八

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彗季亦佐下軍如

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

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

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

虛打

左氏傳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彭城○杜氏注虛打地闕○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

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
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卷第十七

卅九

國子監藏

宋本

春秋卷第二十一

張洽集傳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

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公羊國弱作國

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

左氏傳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

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款故欲從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

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也諸侯之尊則

弟兄曷為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

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

戚君尊尊也○胡氏傳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

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錕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

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然季孫魯國何罪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

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於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固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程氏傳棄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

詞○胡氏傳不曰伐莒取鄆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

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十里舍車一舍八

備反之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備

獻之儀始禮肅其一續送其八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

公且曰秦公子必歸目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圖天所贊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
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
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
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許氏曰人君愛子使之寵貴以庶亂
適是禍之也志秦后子以為世戒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
作大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

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

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五於

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氏傳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
詞曰薄伐獫狁至干大原而詩人

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
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懷斥且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

誘敵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
步卒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

之也○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復廢此
此矣箕與交剛皆書晉人至是書卿帥師狄強而晉衰

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公穀無
與字

左氏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

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

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與為弑君者所立而

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

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公穀無
與字

左氏傳因莒亂也○杜氏注春取鄆令正其封疆○趙

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

何譏爾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公穀麇
作卷

左氏傳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犢犢邾

本鄭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

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

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胡氏傳公子圍弑郊教而以疾赴諸侯曷爲因而不革乎曰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非獨以篡

弑之賊爲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

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慾之橫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弑之罪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蘇氏曰君弑畏偏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字子南公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

三

六

六

月

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

見襄三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

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

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

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

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

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

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

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鄉

左氏傳

卷二

七

又將爲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

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三年傳曰

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

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勢不煩

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無加命矣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

諸侯求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二

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

禮自重取困辱也劉氏意林曰道千乘之國至重也

無益也適得輕焉吾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處勝人之

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

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

度豈可非禮而行又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

也胡氏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四隣視

之以厚薄義和親之以作止故有國必謹而後動此

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

以自辱昭公不能據經守正失禮妄動是以進退失據

蓋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之大節也其及也宜

季孫宿如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

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穀梁傳曰

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

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

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

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大小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御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不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

卻立胥童而弑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蘇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電作雪范氏注或作雹

左氏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廿已

十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

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
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
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
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驪
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
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
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

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
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
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
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
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爲守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

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
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杜
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南陽宛縣泰山孫氏曰姜姓國
○何氏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
程氏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泰
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

卷之

十三

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子大合諸侯于
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于此者桓文既死中國不振
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
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
云再出尋復叛去不足道也呂氏曰楚子為主大會諸侯淮夷與焉夷狄之強而中國之無政也可知矣然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隰約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檮盟襄公六年決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

卷之

步

不殊淮夷是在會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
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
遷賴於鄆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
可與爭城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墜楚而降之罰也至
使窮山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於申亥氏
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為無益而
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
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
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
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
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
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
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
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
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
唯逆命是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廿

十

○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
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
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
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
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
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
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

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
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公穀賴作厲

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
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
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
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
以惡終也

三十一

六

九月取鄆

左氏傳莒亂莒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許氏曰使鄆叛而來
不用師使則書之之辭必有異矣謂之
鄆不附莒故魯得易而取之則可爾 ○泰山孫氏曰

按襄六年莒人滅鄆此言取鄆者蓋莒滅鄆以為附庸

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
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
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
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諧諸叔孫使拘而
殺諸外又強與仲盟不可遂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牛
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
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廿一

十七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
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
外仲臣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

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執親
其議勅二家

諸大夫發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罷中軍季孫攝左師孟氏攝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

軍名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孫無所入於公叔孫以父

兄歸公孟氏攝以子第之半歸公今季氏簡以書使杜

泄告於叔孫之嬪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

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

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

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子孫微矣亦能免

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罪也○襄陵許氏曰叔孫

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

所謂剝之无咎者歟名舍中軍而實欲變亂大正以盡

公室作之自己舍之自己惡季氏也石氏曰襄十一年
作三軍季孫作之

也此年舍中軍季孫舍之也作之舍之皆非天子之命

又以卑公室其作之也公室之所征者叔孫氏之父兄

小呂氏

廿一

十八

與孟氏之半而已及舍之也公室之所得者三家之貢而已故作三軍公室之征猶得五舍中軍公室不復有矣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此所以兩書之非重其能復古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矢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許氏曰春秋刑按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廿一已

十九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平昔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憂國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書旱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昔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年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杜氏注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公羊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呂氏曰昔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事與襄二十一年都其以澤間丘來奔罪同而魯受之惡自見矣澤間丘不言及年婁及防茲何以言及年婁年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胡氏傳邾宮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年夷邾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

二十已

千

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反而受莒年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計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潰穀梁作貫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氏注魯地○泰山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千已

千

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瑱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

敗諸鵲岸

鵲岸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

蹇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

萊山遂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

不可入楚子遂觀兵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

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

彊待命于雩婁○杜氏注越國會稽山陰縣○胡氏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

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

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

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

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

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

安在乎

大二年八月十

九已

千二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再同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

故禮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孫宿如晉拜官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於是華夷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而為之徵曰聞之父
矣公使代之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夷合比弟見於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襄
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
著寺人讒慝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
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

二十已

二十三

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產而父子之
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
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
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
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遂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

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
于乾谿乾谿在吳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獲宮殿
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蕩泚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
師者非蕩泚也而泚伏其誅故書蕩罷伐吳以正之楚
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寢強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襄陵許氏曰四年公
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

明年而躬繼之也

廿已

三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
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
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
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黻而動可也二
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櫝耳不
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

內曰暨陸氏微音曰爾雅曰暨及也又曰暨不及據實言之及是齊人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

平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高郵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

許之故曰暨且○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

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

劉氏傳暨人以平非禮也蓋強之也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

是時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

齊結大國之怨見侵必失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

廿一巳

千手

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禮乎或以附夷狄而得乎或以

侵犯大國而急於平皆罪也故其事而輕重見矣○意

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

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惜人之戚以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遽啓彊

曰臣能得魯侯遽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

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異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

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

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

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

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泣盟婁公羊休舍泣公較文從泣

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

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廿一巳

千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立九年

穀梁傳卿曰衛侯惡在元年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

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王父名子也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使人重以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故則稱王父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季武子卒○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

舍中軍唯已所利取鄆潰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

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忘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

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穀梁傳卿曰陳

北己

三七

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去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陸氏微旨稱弟以殺大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議陳侯失教也○孫氏發微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常山劉氏曰招殺偃師既曰陳侯之弟矣又曰殺世子何也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間殺君之嗣通欲取其國蓋不特骨肉相

○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過寵檢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罪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北己

三八

左氏傳晉侯築鹿祁之宮叔弓如晉賀鹿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鹿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千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子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千微
 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千微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
 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為君
 也

秋蒐于紅

左氏傳

廿一已

二十九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商衛宋地齊西界接宋衛也言千乘見魯眾之大數 ○杜氏注紅魯
 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
 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防為田之界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以為葛覆實以為繫繫也繫轅門扉車以其轅表門以爲覆實以為繫繫也繫轅門扉車以其轅表門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轅頭各支門達客
 車軌塵塵不馬候蹄發足相應投擯禽旅擯取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戰不逐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

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巨
 擇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劉氏傳蒐春事
 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
 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
 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意林曰紅之蒐
 矣易地理矣
 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

大雩

廿二

三十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
 子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襄三十年鄭子產如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眾未悉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恤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大政政多門以介於
 大國能無亡乎 ○穀梁傳惡楚子也○呂氏曰公子招
 殺世子矣而放之越孔奐不知其罪而殺之淫刑不道
 甚也按杜氏注云吳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
 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故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
 罪必不加於招矣歸楚之放招而殺吳蓋以見楚子滅

人之國而以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罪之輕重殺梁子所謂惡楚子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左氏傳與壁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穀梁傳曰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卷二

三十一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行會禮故不總書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敗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注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並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怖矣滅

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怖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人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爾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丘作經存而弗革

卷二

三十二

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

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左氏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

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即圍不時孰甚焉蒐

田築圍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以左氏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

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莫之悟也人君於此可不

戒哉

三十三

春秋卷第二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二

張洽集傳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非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嘗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

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

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廿二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

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矟帥師伐魯意如公羊作隱如後並同

左氏傳季平子伐魯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亳社以人祭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胡氏傳前

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

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意如身為主將

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

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
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
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
舊額固存矣○杜氏注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
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
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廿二

二

吉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

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公羊成作戊

左氏傳宋平公卒○杜氏注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羊作正月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

恨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

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

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

誘中國之君而殺

之故謹而名之也

○陸淳微旨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

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

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

聲其罪而伐之唱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

廿二

三

吉

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

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

胡氏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

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

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殘其身猶其官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

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

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

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仇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我蠻

商鞅以是始魏將秦人以是初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

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虐

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

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

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陸淳纂例曰

宗之給王并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兩書名俱罪之也○穀梁傳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公子弃疾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陸渙微旨曰棄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廿二

杜氏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平書也○劉氏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慙○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慙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

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唯審於輕重緩急之宜斯可矣

廿二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禚祿禚公羊作侵羊

左氏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

盟于祿禚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杜氏注祿禚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憇公羊作屈銀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畧不得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去贊至於失劇之末海水羣飛蔽于天杭故志事而無譏焉者終不可語之義間

廿二

一譏之者存不忍弃之仁也

胡氏傳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昭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輕重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輕重以想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杜

氏注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殺梁作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定陵西北有不羹亭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廿二

七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令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肅實殺子游齊渠

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猶是觀之則害於國

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

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惡楚子也○泰山

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未立也按四月

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圍蔡十有一月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
世子○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
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罪也蓋
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
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
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
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
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盡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
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

廿二

八

吉

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
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
則友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者多
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
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

唐○杜氏注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陽即唐

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劉氏傳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
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
所當遂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

二十

九

至河乃復取鄭之役

在十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殺梁作成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閭

氏同出於若敖或譜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

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年作整

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器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

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絲鼻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常山劉氏曰夫悼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猶謹嚴於此也○

胡氏傳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讓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杜氏注南蒯以費叛故○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邾慮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

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
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為主
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
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
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
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
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
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劉氏

廿二

十三

吉

意林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故春秋未嘗不惡臣不臣子不
子也又察其本本治而未亂者有之矣天下所共棄也
本不治而求亂者是乃其理君子所宜自審者也使周
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
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大夫必無僭其
君其陪臣孰敢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
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
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
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宋人之治則以謂苟
君君臣臣焉可矣王若之術必將曰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正己而物正乎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熱穀梁文從溪
左氏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消葛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
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
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
皙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
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而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
而速行之並偽與蔡公盟之微駭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
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諫言將以師從二子蔡人聚將
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春秋三

十三

以濟所欲與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
祭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
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遂許蔡蔓以入楚及郊蔡公使湏務牟
與史痺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
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
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
曰先歸復所後者剝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
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舟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夏漢水別名順漢水南至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杜氏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東竟○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楚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侯怨之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立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剽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劉氏改正又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蘇氏曰比將爲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處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處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處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

比歸而處弑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而事處爲之臣處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處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縛於衛衍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處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處明於君臣之義也爲比者宜乎効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曾叔肝不亦善乎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之垂戒明矣

楚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弑

左氏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子干子干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
 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
 辰棄疾即位○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襄陵許氏曰比已立矣其稱
 公子何未能君其國也未能君其國則棄疾殺之猶殺
 公子比爾曰公子比弑其君虔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此
 代辭也非討辭也討賊稱人以殺○蘇氏曰不曰棄疾
 而曰公子棄疾何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趙氏曰不
 殺其兄比亦殺兄
 但無骨肉之愛也○胡氏傳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

廿二

七

吉

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
 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
 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
 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
 衆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
 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
 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
 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
 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罪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

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
 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公子祁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成虢祁為
 在八年

取鄭故在十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知晉德薄欲
 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

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華車

四十乘三十
 萬人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廿二

七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
 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特為
 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
 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
 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榮黃賦之業須禮而次序禮須威嚴而後
 共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信義不明

則拜威不威拜禮無禮無經
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也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歲聘以備其職問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帥長幼再朝

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以昭信義王巡守

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

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

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

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

廿二

十八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氏注平丘在長垣縣西南○

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

軟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會遷賴於鄢

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

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

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

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

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

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

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

貶去石氏曰楚重合諸侯于申中國諸侯不復出者踰十年晉今乘楚之亂會諸侯于平丘乃不務以德懷遠近而治兵與鄰南矜其事不示諸侯威其亦異乎桓文之舉矣宜其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陸氏纂例趙子曰甲戌穀梁作庚戌

左氏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

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

君信蠻夷之詐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

廿二

十九

其畏不死南蒯于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

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

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歸子服湫從義三十一年春穆叔至自晉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

孟元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

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

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

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

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
讒應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杜氏曰邾魯同好又未
嘗朝夕伐魯晉人無故○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
信之所謂讒應弘多也

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滅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此何所爲哉此固不足道也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鄆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蘇氏曰諸侯方貳晉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罪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胡氏

九二已

二十

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其惡之何也主盟中國而矜威力迫諸侯信夷訴以絕兄弟逞私憤間憂疑詞繁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杜氏注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直書其事而不隱何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

威詐莅之具此五不睦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

九二已

二十一

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宮疆鄆十年伐宮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植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宮邾有無之狀究南蒯于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初未有朝夕伐宮而鄆邾之役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宮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城蔡在十二年許胡沈小

成以爲邑前荆山也汝隱天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天子

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

諸侯專封也故使若有國者自歸者也○泰山孫氏曰

楚靈滅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

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城之楚平復之善與

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

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

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

○常山劉氏曰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胡氏傳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

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舊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

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

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爲天

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氏傳葬蔡靈公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矣德否

之不與○陸氏纂例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

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泰山孫氏曰州

來附庸蘇氏曰楚

之附庸

春秋卷第二十二

隱公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即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為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曰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蟲螟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為春則日與災連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糴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苗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庚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

人說志卷之一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為夏時之春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即位書之正月者何曰既以夏正紀事則即位可書于此以開後事也其不

書即位者何曰桓宣繼弑君而立與聞乎故公之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即位也莊閔僖定雖繼弑君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弑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書即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聞奚斯之哭而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弑君而立亦不書即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扳已而立即篡弑之漸不與其即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

人說志卷之一

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葬惠公隱公弗臨知其憾君父也

于蔑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爭詐偽之俗諸侯始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乎若魯隱公好于邾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鄆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初姜氏之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其後請不請鄆皆自是段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莊公也救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

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即滅之于鄆也寘母城類而晉及黃泉大罪也矣不書曰取敗過也悔于心而從考叔之言遂為母乎如初矣以為改過而不書聖人之意深矣

喬問歸賄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凡賄舍祿脈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富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

不說志卷一

三

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即求成其心忍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敗莖惠公亦不書天下豈有莖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為大惡而諱之故知盟宿之為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交不假言矣穀梁子曰懷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諸侯從戎狄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

夷之防以為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衛者何曰見平王寵卿士啟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衛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鄭皆不書

軫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矣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成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質交惡甚矣桓王不能蓋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不說志卷二

四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伯憤懣君父不奔王喪也平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脇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為首者何誅黨也以為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哉淺之乎為罪也

癸未莖宋穆公者何曰譏魯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八月宋公和卒魯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先後而莖焉乃舍王而莖宋公何也且王嘗賄仲子也曾此不念真憾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日危不得葬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听石碏之言待以公子之道其說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君待以世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弑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先君耳當君身也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甚之也

若曰世子也而手弑君父云爾

遇于清者何曰著魯宋之不臣也平王幼而不葬桓王改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尚奚論其

禮之煩簡哉

五

禮之煩簡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衛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碏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碏請于陳使右宰醜并其子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從言之智而欲責其為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

仁問葬衛桓公者何曰不與魯葬也黨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死者如有靈不以為哀故也

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彊侯奔隨曲沃叛王王

使彌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為常而不錄

衛師入郕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衛宣即位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曰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黨州

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邾田闔東門以王卿士且大國也而為侯國之附庸後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故數伐鄭齊鄭一黨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

平于魯故齊亦盟于艾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伐宋乎然則與之邪曰莊為王卿士不能入正其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末矣若齊魯從其言而私盟又何言哉

禮之煩簡哉

五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既不書其侵王亦可勿書其朝王也

七年喬問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乎墳而得書入鄭之錄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而預褒

而預褒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強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鄭邑不足逞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故書公伐若曰不令而行也何以知為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公伐邾者故知為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哉故左氏曰伐邾為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為責凡伯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鄭哉雖死百凡伯

八說卷之二

祗填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八年宋衛遇垂者何曰着宋殤之慘也以馮在鄭又謀入之也若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小之乎為失哉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內也瓦屋畿內之地宋及齊衛參盟于此視王如無不一覲焉猶為王有畿甸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王之罪且未治尚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亦云

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尚力也昔嘗入向伐杞取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苦之

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尚奚論其非譙德哉是故尚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強不敢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已執凡伯王之君臣曾無憤耻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尚未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問三月癸酉大雨震電東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其君臣錯列夷華交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之間非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

八說卷之二

雪是

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不王曰宋初黨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衛于王畿之內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之也胡氏以為若討違王命則召陵之師不是過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從王伐鄭况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真王卿士乎但

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
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
使祭足帥師侵王尚何責宋乎哉及其敗宋也又
取郕防以歸于魯然則繼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
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聲比不足也又書宋衛
入鄭以著其効不足也又書伐取戴以甚其罪然
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矯假以逞私忿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
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

八說卷之一

九

率而朝魯其以魯為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
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
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衛奚不書曰免許詞也
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免許則鄭人強暴之惡
甚矣

王取鄆劉蕩邠之田于鄭以溫原緇樊隰郕攢茅向
盟州陘隤懷界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士皆王土
也一予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
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魯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鄭貪魯人之
利魯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魯人曰鄭伯王室懿
親且卿士我雖弑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
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于已逞恤其他
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世使王政不
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

梁子曰用見魯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魯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
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

八說卷之二

十一

三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
如何曰鑒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
有不弑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
則十二公內亦有弑君之年者矣其皆書王何也
然則為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即弑逆
之黨八類所不容矣尚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
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
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
國也然則子男豈夷狄之號哉

于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既取許田以成魯惡又為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弑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即立華氏耳穀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之惡而無遺焉爾

其曰取郕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故郕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為誰所取也故太廟有靈所不受也若曰以

公說志卷五

十一

利言之許田比鼎孰輕重哉孰多實哉我之子孫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周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納穀梁子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誤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親且不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為求魯為之主而不貶者如

何曰滕子朝且為魯惡况于未為主乎然則亦貶杞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起義于先者不再瀆此為入杞書也

三年晉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侯相命耳當是時也魯桓宋督接連弑逆鄭伯既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謀此其相命者何也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荀子諸傳皆以為善實其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可讀矣如以為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

公說志卷五

十一

者多矣奚皆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况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為罪也忽然而稱天忽然而削天豈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哉夫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諍之已矣遂不稱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王而稱人何衆詞也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弑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戰且不忍書則不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鄧來朝何以書曰周禮諸侯鄰國間問殷聘而世相朝穀在穀鄧今鄧州去魯絕遠乃委棄宗廟社稷不顧而加魯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為專春秋弑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書名矣然則穀鄧之弑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清其四年及此年去秋冬者何曰缺文也不然則聖人為怨天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子曰烝冬祭也春夏與之志不時及不敬也夫觀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

入說志卷之二

十一

曰如以春為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為春而烝也亦時乎惟再烝見讀之說為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祀今年楚聞麇敗鄧師于鄢明年敗鄧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年羅敗楚師屈瑕死矣皆不書曰畧夷狄也略夷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主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來戰于即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兵不解不如是盟不止故君子遇盟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非天子不廢諸侯而況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即果使忽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弑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討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橫行一至是乎故以為魯惡而諱之以為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宋之責賂無厭屢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

入說志卷之二

十四

罵晉之與殺人也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盟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弟語則鄭突魯桓皆可寒心矣夫語亦弟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秋宜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穀梁子言以齊不以也何曰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而戰皆宋之責

取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達取牛首祇益釁耳列國之私為之用不假言矣士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有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世子而有其爵其力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為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子曰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外也則何以不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年二君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于忽奔係之鄭也然則今之復歸稱伯不亦可乎曰是失實也君子

八說志卷二

十五

而與十人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入許自以為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為宜然也胡氏以為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莫大於齊宋也數被鄭師所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見諸侯為突而伐鄭且明櫟

非鄭所得有耳故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會伐鄭若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棄伐鄭又書會會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不見鄭突之強

蔡桓侯季得與曰啖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爵也蔡季如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莖我君桓公弼曰公羊子以為僖在外者何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即位以示討賊見矣然則莖者何曰不以為既莖而不討賊也

八說志卷二

十六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甯曰非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甯具寵篡弑之罪即錫命之文已且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謚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紀季以鄒入于齊者何曰著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故上書迂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鄒得免於貶然則胡氏以次滑無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不能報于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

八說志卷之二

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衛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命也子突救衛程子曰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王命也奈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衛又書齊人歸衛俘則子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忌親而納糾也如曰為與讎戰雖敗榮亦何憚于書公而諱之邪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即乾時之戰為納糾耳則敗也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

不知報為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見義

齊人取子糾之何言乎齊人曰言桓公若非子糾之兄猶途人耳是故糾稱子則人齊桓段不稱弟則目鄭伯法也

長勺之敗何曰責魯之忘親黨糾也前有父之讎而不報後為糾之故而數戰故乾時不已也則又長勺夫父與糾之親疎莊公且不知也糾與白之邪正莊豈能辨之哉是春秋之所深痛也至是可勿諱公矣詐戰何足道乎

八說志卷之二

荊敗蔡師于莘齊師滅譚者何曰夷狄猾夏至虜其君而齊侯漠不介意乃方滅不禮已之譚何也可謂既不能攘夷而又猾夏矣

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耳故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為誅始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又始亂之始者也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理哉穀梁子之說審矣

如斗問于柯之盟者何曰惡魯也柯齊地吾父所死之處也小白齊襄之子吾父所于死者之後也縱

曰敵怨不在後嗣亦可與之會且盟而不動心乎
是故明此義則齊地莊公終身之所不忍廢齊人
莊公終身之所不忍交也死而後已耳其書爵者
正以顯之耳

而會于鄆齊皆序宋上伐邾而序宋下者何曰侵小
凌弱而為宋人役不以伯者待之也去年荆入蔡
而不救此年宋伐邾而听命必將滅邾如遂而後
已乎明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皆後宋以見不修
德而從人侵伐猶夫人耳然則會盟序宋先者何
曰盟以尊周攘夷猶善乎侵伐乎故舉善則進之

八說志卷三

三

從惡則退之此春秋王道之公也故二十八年救
鄭亦先宋

同盟于幽諱公而惡失信者何曰雖則下書鄭詹自
齊邾來為背盟然其諱者猶不止此也夫單伯與
齊盟猶可說也忘父之讎從天下諸侯而听命于
仇人之子是尚為有人乎是故欲行尊君之忠者
必先存尊親之孝

齊宋陳伐我西鄙者何曰此著魯失信之效也前既
盟幽而復受鄭詹之逃今雖公于結往盟又何足
信哉西鄙之伐宜乎其然也夫齊也懷受詹之憤

外與結盟而內藏禍心秋歃血而冬舉兵又豈王
道哉失已與人以招寇之說如何曰非伐我之本
意也

肆大眚者何曰豈惟譏失刑于人哉所示者深矣王
仲仁曰亦莊公以不能報父之讎并于已而肆之
乎

及齊高傒盟諱公不書如齊納幣及書公者何曰諱
也者以不諱也不諱也者以諱之也仇讎之大夫
盟且為惡而諱之況於身娶仇讎之女乎可勿諱
之矣

八說志卷三

四

公如齊觀社何曰去冬納幣今夏觀社莊公之志不
在社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滅

大夫宗婦覲用幣何曰豈惟見男女同醵之失禮哉
亦可以見崇利貴貨之風也利興而禮廢

齊人伐衛而以衛人及戰傳謂齊桓奉王命以討立
子頹之罪者然矣齊亦書人如之何曰齊雖奉王
命而取賂以行猶衛人耳

仁問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之傳與春正月相背
者何曰此胡氏改月數之說推之自不能通矣

公子牙酖于季子而書卒傳曰善季子子般弑于慶

父而書卒亦為善慶公卒且牙有今將之心書季子之殺牙正同周公之誅管叔於季子未為不善也奚隱而書卒曰牙卒猶曰牙自取之也子般之卒莊公之自取也父子一體也莊隨死而子即已莊公自絕其嗣者也夫孟任之子胡能有定哉故牙卒不歸咎于季子般卒不必罪乎慶父公羊子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薨稱子踰年稱君

閔公

爵問春秋于公子弒君者皆去公子以著罪慶父先弒般以如齊後弒閔公以奔齊皆書公子者何曰

八說卷之三

五

如齊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莊公之失也出奔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季子之賢也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殺子般莊公使之也不然何以肆行無忌乎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出奔是季子逐之也不然何以使若人而出乎故公子云然則何以不致討曰力不能也故于季子來歸止曰季子而於慶父猶稱公子以見其勢之在也故敗莒師始於季子稱公子明有權斯能討賊矣季子以僖公適邾奚不書曰明季子在內也季子在內而慶父始出奔耳然以僖公適邾者始能殺慶父敗

莒師耳

莒弒于莊公者何曰所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此也桓公方弒于祫莊未練而主王姬之昏宜乎其後二十二月而去禘于綏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曰言高子之賢非桓公所得使也桓公疑于行義高子果於為善高子之執義故不稱使也仲孫來亦不稱使奈何曰經於外臣來成或盟或聘必書其故惟王臣則有不書者矣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而至者猶曰不知何故而來也然則何以不書名曰其諸比狄于無名

八說卷之三

六

之人乎比于無名之人則幾乎窺垣之盜矣

士問狄入衛諸侯莫救微許穆夫人載馳之賦齊桓公猶不使公子無虧帥師以戌曹也然則許穆夫人其亦賢乎故聖人錄其詩曰然閔公不書即位穀梁子曰親非父尊非君尊之如君父受國焉爾僖不書即位公羊子曰臣子一例也

僖公

公子友敗莒師于郕者何曰嘉季友也前書慶父出奔莒此書季友帥師敗莒師而稱公子則季友得衆為國之志於是乎明胡氏贊備季友如何曰莒

人受賊求賂而又與師尚可辭命之能喻君子以
為迂也

城楚丘不書諸侯者何曰沒諸侯之功也狄滅衛三
年矣而始城之不亦暮乎微許穆夫人之賦文公
之自強于為善桓公幾無此舉矣故讀定之方中
足以見非諸侯之功觀木瓜之詩足以見衛人求
救之意故左氏以為不書所會後也若曰衛自城
之也故城邢猶書諸侯之師楚丘愈緩則盡沒諸
侯矣其專封之罪不假言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何以先虞乎曰晉亦不足道也為

八說卷之三

十一

其所欺而動于利則亦春秋之所深惡虞且以為
惡而先惡之况晉乎不責之責也穀梁子曰重夏
陽也夏陽滅而虞號舉矣

召陵之師奈何曰伯者一假王祭猶能攘夷若使正
其本而責楚之稱王豈惟使屈完來盟於師哉惜
桓公管仲之見不及此耳故夫子曰罷小也遂伐
楚譏專者何曰豈惟伐楚專哉侵蔡受盟盟曹王
命邪大抵見義不盡者雖行無懿舉見道不遠者
雖謀無長策故君子之學識其大

仁問首止會盟者何曰臣挾世子以抗王子挾諸侯

以抗父嫡庶之分雖正而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微
矣其聖人之所傷乎然則從王之邪命而庶立子
耶曰桓公如有匡王室之志率諸侯九復于王豈
曰不可何至外為會盟以脇王哉太子鄭如有伯
夷之志避諸侯九辭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出而會
盟以自立哉故首止會盟正而未盡其正亦公羊
子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乎然則鄭伯逃盟是與曰
不能正君而奉王邪命以從楚過猶不及

晉人執虞公奈何曰晉稱人虞公不名免虞公而罪
晉人也晉人之志益已慘矣其處心積慮非一日

八說卷之三

八

也虞公之愚又何足道哉夫其貪璧馬失夏陽撤
捍敵是其自取滅已猶曰侯也為常人執矣

晉母之盟者何曰喜管仲能正君桓公能用言也不
如是而聽鄭世子華之言以總其二罪人鄭伯豈
能心服乞盟于泚乎或曰是盟為通王貢

葵丘會盟如何曰孟子以為雖不及三王則優于諸
侯且天王方崩不奔喪赴葬而會盟者何也伯道
多類此

及荀息者何曰荀息之以信獻公也世子甲生已
殺矣息又為奚齊世子之傅故其死為成丁信也

里克申生之傳卓非其君也而書弑其君卓者何
曰聽優施集枯之歌以中立聞平鄭多故之論而
稱疾其心胡能有定乎是蓋己不為申生臣則不
得不以卓為君也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其及平
鄭既殺也奚皆稱大夫曰君卓者春秋之法不君
夷吾而思欲立重耳者克鄭之志有是志而不早
決故前書克弑其君是皆可以為善不至者戒殺
梁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其君者國人不
君也

諸侯城緣陵如何曰楚丘不書諸侯沒其救衛之功

八說卷之三

九

也緣陵之書見楚滅黃狄侵衛而諸侯不救也惟
不救黃衛故淮夷因而病杞救黃衛則緣陵不
城矣此春秋急于安夏攘夷之意胡氏曰此不書
諸侯譏其專

戰于韓獲晉侯失地也奚不書名曰晉侯雖有三施
不報之罪秦伐已矣至于執而獲之則已甚矣故
戰則于秦書及其獲也于晉則不名

宋曹衛邾伐齊之喪齊人既殺無虧宋師又及齊師
戰于甌如何曰此齊師乃四公子之徒也齊人將
立孝公與宋公意合四公子之徒乃與宋戰耳故

師救齊不書公見齊人且殺無虧魯之救為緩也
狄救齊不稱人見四公子不當稱亂狄之救為左
也然則宋師又書及者何曰本其出師為奉少奪
長故無虧雖死猶起四公子之爭也若曰孝公既
可殺無虧而自立昭公獨不可殺孝公懿公默不
可殺昭公公子雍獨不可殺懿公乎皆宋公教之
也曰其如桓公管仲之初意何曰君子大從正故
狄救齊不稱人及與邢人伐衛則稱人

盟于齊如何曰見失齊桓之業也齊桓攘楚今陳穆
從宜楚曾是以為無忘齊桓之德乎于齊之盟可

八說卷之三

十

深思之矣胡氏云后列叙楚下亦如鄭也

席上之盟稱人孟之會何以稱爵曰孟之會稱爵為
執宋公也盟稱人若微者也執宋公奚不書楚乎
曰是豈惟分惡于諸侯主孟會者宋公執宋公者
誰邪猶曰宋公自執自伐之也楚何足道哉

上書楚宜申來獻捷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則釋宋公者楚子也奚不書楚子而書諸侯曰此
春秋待諸侯若楚子之意也若曰執宋公者皆諸
侯也諸侯之擅執公諸侯也擅釋公楚何足道也
然則為魯諱之諱者非歟曰宜申獻捷且不諱諱

此何哉不諱獻捷則會盟釋宋公而書諸侯者其義自見矣故曰實楚子而文諸侯云

泓之戰宋稱爵而楚稱人者何曰楚以小人術為宰于前而宋猶以君子之誠投之不亦愚乎故書及若曰敗績者宋公自欲之也此固公子目夷之旨乎

齊侯伐宋圍絳如何曰此見宋襄公行不以正雖私恩之人亦不與也夫齊侯者襄公所立之孝公也若齊侯背德棄約而伐中國又何言哉

盟齊楚人與焉且諱公不書以楚師伐齊取穀大惡

八經卷三

十一

也奚書公曰無虧之死未必非孝公之罪齊人殺兄而自立魯假夷而伐之可勿論矣

圍宋楚何以稱人陳蔡鄭許之諸侯何以叙楚下乎曰言雖陳蔡鄭許之諸侯皆在楚人之下曾夷狄之不若也

楚人救衛奚稱人曰不與楚救衛也不與楚救衛則不與衛昏于楚也然則晉侯侵曹伐衛是與曰意各有攸在

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既入其國又執其君又取其田其惡甚矣而不名者何曰亦以曹伯之從楚

乎

城濮之戰晉何以稱爵稱及齊宋蔡何以稱師楚何以稱人又稱師也曰晉稱爵者攘夷之主也稱及者戰出於私意也三國稱師者君亦行也見晉侯之得衆也楚稱人者降得臣也又稱師敗績者見失衆也於是乎中國尊而夷狄卑晉文之力也然則此非諱乎曰君子用術以攘夷則為智小人用術以猾夏斯為諱夫子何以為諱曰召天王狩於河陽直諱也已

八經卷三

十一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併以為去其實以全名然則又何以書公朝于王所也曰著踐土為天王之所也陳侯又何以書如會不言朝王曰陳侯之會本為晉也杜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又以見在會諸侯其實皆非朝王也然則朝王獨魯公乎曰諸侯皆朝何以不言諸侯皆朝曰踐土書會由諸侯會而天子來若與諸侯同會也茲書同會則非其名若書皆朝則非其實然則魯朝為實乎曰不有是名則不有是實如狩于河陽者書之矣為不可曰河陽以臣召君故可改而稱狩正名也踐土天子自行故

諱而不言存實也變溫而言河陽者何曰使若自溫會而來也故穀梁子曰全天王之行也謂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

翟泉之盟內何以沒公外諸大夫何以稱人曰踐土王已下勞河陽王已聽召至于翟泉則王城之內也宜乎皆朝王且脇王子虎以盟矣是尚為有王乎故程正叔以為惡之大而杜元凱以為虧禮傷教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伋衛侯鄭復歸于衛如何曰見咺取死而后衛侯入臣強而君弱也然則衛

八經卷之三

三

侯何以名而咺不去官其以衛侯先有所自取乎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如何曰以戎攻戎也貪利而襲人類我也忌親而及戎直戎也故書及與敗

文公

如斗問即位胡氏以為告廟臨群臣者何曰何必文公諸侯皆然其吉服乎曰然故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而孟子有未學之說如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禮亦皆吉服蓋異世傳授國之大事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據此則康王麻冕黼裳入受

顧命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亦其舊也舜格文祖禹受命神宗皆遵堯舜之子而居喪不可以例論也光祖問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額郭瑜則謂唐世子弘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胡氏以為腐儒不知義者何曰即胡氏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者觀之亦不過是義耳

彭衙之師何以獨責晉也曰此豈惟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哉家氏所謂晉襄背惠忘親之說其亦或然乎良王問躋僖公左氏公羊子曰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禘而後祖也何議至是乎曰

八經卷之三

十四

胡子言臣子一例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豈惟兄弟哉

伐沈沈潰傳何以言辭無褒貶曰天下之事非善則惡聖人之言非褒則貶二端而已辭無褒貶吾不知之矣且楚世子商臣手弑其君額至此二年矣而諸侯大夫若罔聞知不一舉師沈小國而服于楚固其常也而伐之是何義乎故諸卿稱人貶其舍介狄而陵小弱也

仁問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如何曰善晉之猶能伐楚又譏晉之伐楚為救江也舍楚人覆載不容之

罪而不問而乃救江乎

秦人伐晉晉侯伐秦如何曰聖人以秦穆將攻過也故微其事而稱人以晉襄數報復也故顯其事而稱侯大抵事有善惡以名之隱顯者定是非行有邪正以詞之大小者為輕重若曰以常情待晉侯以王事待秦穆則過矣

數問王使榮叔歸舍賄召伯會葬王皆不稱天者何曰此亦闕文也不然僖公之妾母比于惠公之妾不重則亦均耳彼則宰咺來賄王何以不削天

仁問閏月不告月何以不言告朔曰閏月不可以朔

大說卷三

五

言也言朔則歲十三朔也故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也

士問令狐之戰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稱人罪之者何曰有請于秦如此其專也有納于晉如此其敬也而以師逆之猶論秦人之罪乎故令狐之役其以見趙盾立君之疑亦可以占弑君之幾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何曰見諸侯之弱大夫之強故直叙之若曰諸侯也大夫也而公同會之云耳故公羊子以為公失序也若以為公不及于

會而不序諸侯則又何以責公

良玉問于衡雍于臬者何曰吳趙盾與雒戎等夷公子遂與盾等耳

公孫敖如京師者何曰刺其行若公而志則私也故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者何曰善救鄭也善救鄭而人者何曰大夫而人之比于楚子諸侯也而人之者不亦優乎以是知春秋責安夏而攘夷

大說卷三

六

秦人來歸成風之祿曰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光祖問厥貉新城辭矣有詳略曰厥貉之次同猶夏也從者之志有不同故畧陳鄭宋而詳蔡新城之盟同外夷也從者之實斯可見故詳陳鄭宋而畧蔡

斗問河曲之戰是非奚定乎曰晉趙盾大夫也而稱人秦康公諸侯也而亦稱人其罪輕重自可見矣蓋令狐之役秦因晉之迎君而納則無罪河曲之役晉已立嫡而秦之屢黜師者何哉

諸侯盟于扈者何曰卑晉魯也晉伯主也而曰諸侯
魯我公也而曰諸侯是知伐齊之亂晉受賂而魯
後期者皆諸侯之徒耳皆諸侯之徒者何皆齊商
人之黨耳天下無王一至此哉與後宋人弑君杵
舊而諸侯會于扈以平之者同故胡氏曰分惡於
諸侯也

八說卷之二

十一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

宣公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何曰稱夫人者見宣
公當喪急婚以求安姜未至而已為夫人也稱婦
姜者見敬嬴以妾母當國主昏而求安姜未至而
已成婦也曰遂以者見宣公敬嬴皆為仲遂所使
耳姦臣賊弑愚喪人之國家固如此乎其後僑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是稱者何曰成公非喪而
穆姜尚存則宜然耳宜然而亦書者何曰穀子梁
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此

說卷之三

一

非刺不親迎乎曰惡大而過小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者何曰責晉也
宋人弑君晉及諸侯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
與也為是受盟于楚而侵陳宋故盾救陳宋不書
救宋責晉也故叙侵陳于侵宋之上見楚鄭討賊
雖緩猶可與也則救宋于救陳之下見晉人黨惡
之甚不可訓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已
也柴林伐鄭歷叙諸侯之爵若又無貶者何曰鄭
穆方興浮海之嘆而宋文自緩瀋宮之誅以是與
師可謂以群醉而凌莊士矣其叙爵者若曰此宋

公及諸取賂之君也見小利背大義而伐鄭矣穀梁胡氏皆以為美趙盾者非與曰斯舉也亦趙盾弑夷皋之萌乎以是為美是夫子之賞姦宄也再書晉人宋人伐鄭者何曰猶裴林也足以考鄭人背晉向楚之實矣故二年大棘之戰鄭先伐宋而以宋及其罪乃定其後晉宋衛陳伐鄭止書侵矣以此見強于為善雖弱小必與黨于為惡雖強大不怨是春秋討賊之意也然則鄭之從楚不為黨夷狄乎曰比于受賂而黨弑君者猶為有說焉耳二年晉趙盾弑君而書趙盾不亦悖乎曰穿之行弑

人說卷三

二十一

盾教之也故河曲之敗養穿惡也胥甲之放縱穿逆也侵崇之役授穿刃也桃園之舉即提彌明靈輒之聞也迎于周于京師而即使穿與同志也盾為大臣使出而越境入而討賊猶且不免而況于不然乎故曰盾弑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者何曰此豈惟廢匡王之喪哉可以見逆天而郊逆地而望矣夫郊牛口傷天以告也改卜牛牛死告而不從天怒也天怒不畏而又偕于地猶三望也故穀梁子曰乃者已乎人之辭也左丘明曰不郊亦

無望可也

胡氏曰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楚子伐陸渾之戎者何曰著夷狄所由強也伐陸渾伐周也往年宋人弑逆而晉及諸侯庇之楚之猾夏也為有詞今其伯國正卿亦且弑君而四鄰不問天討不興中國之弱甚矣成周之鼎可問而取也故伐陸渾之戎見所由來也

前既書晉宋衛陳侵鄭此又書楚人侵鄭削其鄭及晉平登士會盟者何曰見鄭之難為國也為晉黨宋之弑君也而從楚則晉侵為楚之不能庇已也而復從晉則楚侵力小而無與其鄭乎可以免夫

人說卷三

三

楚人猾夏之罪不假言矣

四年平莒及邾莒人何以不書也曰邾者魯私也莒者齊屬也莒子白魯君甚立齊侵其地而定其位吾不發其奸已矣莒之與邾非有弑逆之禍也其何辭以平故弗肯也伐莒取向者平之不獲而興忿兵也胡氏謂以利圖成者其本心可見矣故曰其身不正雖人亦從

六年齊高固來弒子叔姬者何曰魯也魯之之人何往而不憚哉其君欲土地則與之其臣欲子女則與之故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

高固者豈惟脇魯宣亦又脅齊惠矣人君行有邪僻而制于臣下率如此也

七年黑壤之盟不書公者何曰畧也盟不盟無益也魯事事齊不事晉衛欲為晉致魯使良夫來盟公始如會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魯不與盟以賂免疑公有歟非主會盟者之過故諱之也今以為畧者何曰晉人以公篡立也而黨齊為是歟止之矣然魯宣立已七年矣曾不見討主會盟者固如是乎且晉有趙盾之逆宋有旬徒之逆鄭有歸生之逆而王使王叔桓公及晉成宋文鄭襄方講斯

入說卷三

中上

盟何為者哉若盟篡逆則魯已躬行勿與可也若盟不篡立則三國言不顧行勿與可也蓋與則不為榮不與不為辱故曰畧也畧之者重之也重則皆篡逆之人又奚問其盟也書良夫來盟則謂之何曰衛無弑逆之罪盟可也來盟不可也來盟為即篡立之黨耳

八年仲遂卒於垂者何曰不欲其為魯公子也晉者驅忠於隱雖卒於致仕猶稱公子明君臣之義也遂殺大子赤兄弟而立宣公于魯則仇讎也又何公子之為書如齊而書公子者何曰看宣公親愛

相德之意真兄弟也是故其生也宣公猶可加以恩禮其死也則非宣公之所能制矣其伯禽諸廟所痛絕也惟非宣公之所制故壬午書猶繹者不待以大臣之禮也以為失寵遇大臣之禮者何曰若是則聖人為賞亂賊也故穀梁子曰書仲遂疏之也得春秋之旨

九年會扈伐陳者何曰責晉及中國諸侯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使晉能救之陳豈復成于楚哉以中國之大不能庇一陳至復興與兵伐之弱小之國將何如而後可乎移此師以救陳齊桓之

入說卷三

中上

功可幾矣故曰責晉也曰左氏為以討不睦胡氏以為此晉罪陳非歟曰胡氏嘗云鄭居大國之間從于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夫陳也猶夫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者何曰罪陳之君臣也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之惡著矣以治為不及子哀叔時者如之何曰皆是也夫子不云乎殷有三仁三子者其庶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者何曰家玄翁曰是歲至杼臧

君五十六年此非杼也雖然杼之族其舊因陳矣其所由來者漸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者何曰言故也君子而究其故宜為徵舒之所殺耳然則徵舒無非乎曰以臣弑君又何言哉比于書人則不及比于書盜則有間矣

十一年辰陵之盟者何曰十年夏書晉宋衛曹伐鄭不書取成冬書楚子伐鄭不書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及戌鄭以見前救鄭之急也伐則四國出師救則孤將幸成急於救鄭宜辰陵之盟也是故

一盟而徵舒誅陳國定中國諸侯所不能也陳鄭如之何其勿從乎從是有功從晉無效故取成戌鄭皆不書著楚莊之伯也

十二年邲之師何以不書救鄭也曰不成乎救鄭也雖為救鄭往不為救鄭戰是故以晉及戰也敗是師者先穀趙旃暨韓厥諸人而書林父者何曰胡氏曰定于一也諸葛武侯祁山之戰馬謖違於街亭鄧芝失于箕谷而武侯遂以是自貶大將軍知春秋之意也

楚子滅蕭者何曰實也蕭由昆潰也滅陳而書入

鄭而書圍何以不實也曰楚雖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行封未成乎滅也楚雖入鄭以鄭伯之言而復退三十里以許平未成乎入也然而皆足以見楚之強矣

同盟清丘者何曰志不同也以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也伐者是則救者非救者是則伐者非皆非同盟也故先穀華叔孔達皆稱人知然者修道不修言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衛殺其大夫孔達先穀之殺盡滅其族孔達之緣自縊而死皆書殺何曰先穀違命喪師其亦族自取之也以如是之人而用

之可乎孔達以死利社稷而衛人畏晉從之是衛不有大夫也不有大夫與不知人而用為大夫皆當國者之罪也集惡不嫌同辭然則孔達背大國之盟而救陳是欺曰宋人伐之非其義則衛人救之亦可說也如從清丘之盟楚子以一申舟見殺之故不自反其不假道于宋也晉歲伐宋今歲圍宋汧周乎一甚至使宋人易于而食析骸以爨而同盟諸侯乃無一能救之是尚為能恤病討貳乎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者何曰平者春秋之所善故傳書子反俱與華元盟經書平不書盟也又以見

同盟者之不能救也故上書公孫歸父會楚于于宋俱而薦賄也曰二卿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惡善之曰華元救國解難而紓其情實果何尤焉若子反之復命莊王也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許之退三十里而平且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皆幾於自反矣是以宋無亡國之憂楚免滅國之罪是二卿之力也故穀梁子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平稱人上下欲之也其曰及何曰宋志也蓋宋人欲平而

八記卷三

楚許之也曲直自見矣且宋殺申舟而楚不殺解揚楚之君臣非宋文華元之可及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毛二伯削蘇而書札是舍渠魁而罪脇從也不亦慎乎曰首是惡者豈惟蘇哉王而縱命可知之矣以為王之縱命也蘓可且道也是故求其札必求其蘇求其蘇必求其王矣書蘇則何義之有乎

十六年士會滅赤狄甲氏且受黼冕之命于王以將中軍沒而不書書晉人滅赤狄者何曰罪乎晉也既以私憾滅潞氏又仍前怨滅甲氏啟是謀者晉

侯伯宗也荀林父士會無能為有無于其國矣故前不書林父此不書士會滅國而錫以服賞罰如此紀綱廢矣如此之錫可勿志也賤之也以此為防顯王以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猶錫以黼黻之服若士會者以訟受服亦不足貴也

十七年同盟斷道者何曰非其同也非其所當同者陋之也季孫行父禿晉卻克恥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時聘于齊齊各如其人以御之卻獻子遂乞師諸侯為是翕然謀舉兵焉前此楚圍宋經年陳殺其君則固漠然視之矣孟子曰不能三年

八記卷三

九

之喪而總小功之祭其斷道之盟乎清丘同盟雖大夫貶而稱人此何不貶也曰清丘晉人若曰中國之無君臣耳斷道書爵若曰此中國諸侯也為其大夫怒婦人之笑而盟也可醜之甚矣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東門氏故歸父還自晉至卒奔齊文子何遽至是甚哉曰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以去之季文子蓋竊聞之矣故當殯而逐之也不然臧宣叔所謂當其時不治後之人何罪乎當是時三桓之惡未大

著而歸父特寵之勢至與齊平齊侯並會而不忘
文子亦舍心久矣歸父將欲謀人不知其人之謀
已也若成公君臣速于改父之臣其罪自見不假
言也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何曰書常煥也猶書無麥禾于歲杪
耳故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夫自十月至二月
皆冰時也十月不冰則十一月十二月冰十一月
十二月不冰則正月二月冰二月歲凌室而無冰
則無冰矣其失罰其所當罰乎三桓秉政而歸父

入說卷三

十

見逐其象固若是耳於是又知月數之不改也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何曰不與大夫結晉以背
齊也此季孫行父之志也而以許及之者何曰不
欲聽于行父也正卿而不聽之可乎曰正卿正則
聽正卿不正則勿聽不然是有臣而無君也

二年齊侯伐我北鄙何以不書取龍侵巢丘曰滅齊
之罪見魯之自取也龍人不殺盧蒲就魁頃公固
將盟而不入其封矣况宣公德齊立已也專意事
之將終身矣季孫行父惟以蕭同叔子笑已之禿
也故于宣公垂歿曰盟晉以斷道怨歸父欲去三

桓而奔齊也又以宣公初沒盟晉於赤棘當其國
有篡逆也德齊過君父及其國勢少安矣背齊如
寇仇故北鄙之伐魯之自取也故齊侯無貶辭

于宰之師晉有卻克士燮樂書韓厥衛有孫良夫石
稷齊相向禽乃獨書卻克良夫而於魯則并書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何曰著季
氏之強也故斷道之盟于宣公書會若曰迫於行
父不得不盟耳非宣公之所欲也此係三卿于行
父之下及赤棘之盟書及者若曰俱平行父不敢
不行耳非三卿之所專也魯之君臣皆制于季氏

入說卷三

矣若卻克請八百里于晉侯衛侯使良夫侵齊則
固出於其君之命晉其主將一人體也頃公不謹
于禮怒四國之卿入伐魯北鄙敗衛新築以四國
及戰何曰北鄙之伐魯之自取新築之敗衛之先
侵于宰之師猶夫四國之志也為小忿而謀大舉
也逢丑父逸頃公而受斷死難之烈士也奚不書
曰當此時而夏御丑父為右使齊不介馬而馳之
以乞剪滅而朝食之志者皆丑父也且其以肱擊
蛇于轄下遂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真孔子所
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死有餘罪又何書哉

戰既書及袁婁之盟亦書及何曰皆非齊人之志也國武子致賂不獲已揖而去之四國請而盟之耳

取汶陽田何曰明求賂也前書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書取汶陽田明非齊歸我也魯取之耳若其為是與師耳則晉取紀甌王磬術取侵地皆可矣

于蜀之盟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曹薛鄭之大夫也書人何曰左氏曰畏晉而竊與楚盟廣盟

八就卷三

十一

也夫匱也者藏也不敢顯其迹若隱暗之約小人之語耳蔡侯許男奚不書曰此盟嬰齊為主書於其上則失實書于其下則失名故從其乘楚車而失位也則不書此盟之惡者也何以弗諱公曰嬰齊侵我師於蜀遂至陽橋魯侯已會之矣使臧孫許賂以執斲執鍼執紃皆百人以公衡為質而請盟主是盟者公及嬰齊也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若他盟非我當事則可諱也是故匱盟者不匱也胡氏謂背華即夷不假言矣

晉侯使羣胡獻齊捷于京師王使軍賈公辭公幾于

有王政矣奚不書曰王曰勿經和故春秋亦不得而籍之耳傳何得云爾也曰記其傳聞之言耳

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以鄭何曰罪晉及諸侯也方盟于蜀復伐于伯牛牛罪晉及諸侯則鄭之罪可滅矣是故鄭公子偃與諸侯之師于鄭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皆不書也盟蜀者魯衛宋曹并罪晉者何曰使魯宋衛曹為是盟者晉也晉不能主盟中國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谷如不書庸谷如潰何曰春秋待中國嚴而詳待夷狄恕而畧

八就卷三

十一

及荀東孫良夫盟何以不書人曰書公則公不能為主書季氏則有君在國不可為之辭故不人也故穀梁子曰不言人者以國與之也於是而見政在大夫矣其後及卻離盟及孫林父盟皆是說也五年諸侯不奔天王之喪而同盟盟年皆不臣也書爵何曰見之也天王崩于上而諸侯盟于下耳若書人則或曰微者或曰大夫猶緩辭也宋辭子靈之難不與盟亦書同盟何曰主鄭服也與之乎曰凡書同者未同也今年同盟而明年魯衛侵宋同盟何足貴乎故宋雖不與盟而書同魯衛書侵宋

見晉不能主同盟也而況命魯衛以侵之乎

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樂書救鄭何曰得救道也得救道則雖侵蔡也不書矣

晉遷新田重事也不書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書之何曰初晉人謀居郕瑕氏也曰饒而近監國利君樂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逸近實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為是而去故絳是擇民利而為之也易不云乎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韓獻子為近之以其如在絳也弗書其曰季孫行父如晉言未改晉

入說卷之三

十四

也用是而見動能益民者春秋弗禁也

七年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牛乃免牛者何曰天不欲斯牛也天之牛麋鼠焉能食之麋鼠而食非天之牛矣故乃免牛者天免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有司之過也蓋災也

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八國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獲鄭公鍾儀而不悉書何曰從善辭也善多從善惡多從惡猶前樂書救鄭遂信以蔡遇楚師于桑隧而還不書侵蔡也同盟馬陵何曰書同盟于救鄭

之下者順也書同盟於伐鄭之下者強也凡書同盟者未盡善也順而未盡善者何曰保鄭之道豈惟盟乎不然何未幾而鄭又叛也

吳伐鄭及入州來何曰著夷狄之強以怨晉也初楚申公巫臣以夏姬奔晉怨側及嬰齊赤已之族也乃自晉請使於吳遂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及戰陳吳是以有諸侯也故伐楚及吳及徐者夷狄自相攻也不書至伐鄭入州來則侵中國矣故書以怨晉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不云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入說卷之三

十五

冬大雩何曰非其時也故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於是而知月數之未改也凡書大者天子之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何曰者林父逐君之端定公啓之也夫良父東大政于衛國身死未幾其子未有大惡也惡而逐之去之日又身如晉以收其田里使林父萌叛逆之心者有自來矣故後七年于林父之歸不書復入亦不書納言有歸道也高閭以為侯定公之知所惡者誤矣

八年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者何曰

此見晉君之不德魯臣之無才也晉景無桓文之志懼齊項之七年不飲酒食肉也故使韓宣來季文子無子產拒環之才乃私言于既餞之時故曰歸之于齊王通曰輕與者必好奪晉景之謂矣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季文子之謂矣故使者不宜使也來言者不宜來也歸之于者不宜歸也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獨書侵蔡者何曰侵楚為報伐鄭之役可免也侵蔡何居故襄陵許翰曰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何曰譏也社預曰因聘而逆婦也蓋

入說志卷三

十一

與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此義行臣然後國爾忘家矣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者何曰著其聘為昏也因聘而謀昏簡禮也納幣而使卿越禮也過猶不及故皆書何以稱使何休曰宋公無母也夫宋公無母則國老告廟攝主昏矣書宋公使譏急昏也不然何方聘而謀昏不然又何使上卿以納幣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何曰見叔姬之無罪杞桓公之有私也故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是出之也五年書杞叔姬來歸則不欲顯其出也在

魯者五年矣其書卒也猶係之杞未失婦道也及其逆喪也不稱夫人知桓公不能有其妻也以歸者著叔姬之有歸道也然皆非叔姬之罪也且杞伯及叔姬為夫婦年已六十矣而始出疑叔姬無子也不然則寵妾妬之也故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同盟于蒲何曰譏晉之失信于汶陽之田而潰盟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故未幾鄭叛而會楚于鄧知盟之無益也故曰同盟者不同也

晉人執鄭伯樂書伐鄭何曰責晉也鄭人貪利會楚

入說志卷三

十一

於鄧以背蒲盟責晉者何曰春秋正已而正人于鞏之役取賂以盟汶陽之言二三其德鄭之所以叛也故季文子曰行父懼晉之不達猷而失諸侯也故楚鄭會鄧嬰齊救鄭皆沒而不書特書執伐于蒲盟之下隱鄭之從楚以顯晉之失信也不然何晉稱人

楚公子嬰齊伐莒二潰楚人入鄆何曰責晉之不能救也春盟于蒲冬遭大患而不恤伯者固如是乎然則晉何以不救也曰晉景以士燮之言歸鍾儀于楚以求成楚遂使公子辰來結成晉又使糴莠

如楚以報之晉楚既成焉能救莒然則許其成乎
曰沒而不書獨書莒潰入鄆于蒲盟之下聖人責
晉之意見矣蓋不與其成也不與其既盟中國叛
而又之楚也此與鄭奚異乎故皆不書也

秦人白狄伐晉何曰責晉也晉外失信于諸侯內讒
殺乎大夫盟莒而不救其患伐鄭而不卹其憂此
速鄭人之叛而召秦人白狄之師也故傳曰諸侯
貳也季文子曰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斯言也驗矣胡氏家氏以為稱人罪
秦者如之何曰于秦稱人于白狄舉彌華夷自分

八說卷三

六十一

但並舉之則不可耳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不書晉命何曰罪晉也夫
晉若責鄭之失信從楚也然鄭伯已如晉晉已執
之矣又殺其行人矣伐其國都矣又命衛以侵之
者何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楚使公子辰結成晉
又使糴茂如楚又安尤乎鄭哉若衛受大國非禮
之命輕用其師不貶而見矣其曰衛侯之弟者割
由是立耳

公會五國諸侯伐鄭何曰責晉也樂書以鄭人圍許
而立駘頑也受子罕襄鍾之賂而已歸鄭伯其責

晉何曰上書鄭人圍許善公孫申之謀也若曰鄭
君雖不在猶為國有人乎此書伐鄭蓋沒其歸鄭
伯之事若曰鄭伯已執之矣而又屢伐之何也若
鄭伯既至乃討立君者殺叔申則非義矣此書晉
侯者州蒲平白然譬之天子晉景猶大上皇乎

十一年晉侯使卻棼盟何曰罪魯之君臣不能有立
也成公如晉則使送楚諸侯不在則又止之請受
盟而後得歸未幾而卻棼來乃及盟又未幾而行
父如晉泣盟進退行止惟晉所使听命于天子不
是過也季文子稱賢大夫而謀國如此何哉而晉

八說卷三

六十一

之君臣忘人之善言惟強力是恃皆可見矣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何曰罪累上也見王室猶侯國
也楚與伯與爭政王已使劉子復之陽樊盟于鄆
而入三日復奔叛盟而失信則是自絕于天也宜
罪之在楚也曰使惠襄徧楚者誰之過乎德政不
平而盟其臣亦已甚矣故楚不書名而書出王室
亦已挾矣有外之辭也然晉伯主受其逋逃而不
歸豈人臣哉故穀梁子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上下皆失之矣

晉卻至爭鄆田于京師奚不書曰不成爭也王使劉

子單子訟于晉曰晉藉忿生以溫為司寇藉氏即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卻氏若治其舊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瑣澤之會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變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何以不書曰不與其有此盟也故林堯叟曰存中國也然傷之甚矣以是為傷中國也故是冬卻至如楚聘泣盟宴于地室楚公子罷如晉聘泣盟晉侯及罷盟于赤棘及前翟茂公子辰皆不書至於宋之盟楚且先歆雖欲存中國

不可得矣故始書

十三年公如京師何曰幸之也幸其有尊君之名不幸其無尊君之實也故書于卻錡乞師之下自京師師會伐秦之上也夫會伐秦自起魯始也自京師者何胡氏曰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劉康公成肅公皆在會肅公又嘗受賑不敬康公識之矣何以削之曰書此則若諸侯誠心朝王與聞其事而命二公矣然而未然也故沒其事則若諸侯出京師而始伐秦而王不知也猶為有王乎不然天子三公加外諸侯一等曹伯廬卒

于師尚書之成肅公卒于瑕削之何邪曰下書公至自伐秦故不書卒瑕也孫炎曰不以京師者明本非朝京師也足以考削劉單之意也

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由衛君辨之不早也故孫炎曰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李廌曰林父逐衛立剽叛戚且為之伐衛皆關乎是也

叔孫僑如如齊逢文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以為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曰非也胡氏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故穀梁子曰大夫以夫

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何曰劉炫曰仲遂受姓為仲氏故于孫稱仲也胡氏以為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者誤矣

公會諸侯同盟于成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何曰美晉而猶未盡然也夫同盟已許其為曹伯矣故其執也書曹伯不書名猶曰晉已許為曹伯而又執之也程子曰稽夫討也而張合亦曰一舉措不當遂開釋姦之門可不慎乎諸侯將見曹子臧于王而立之于臧辭以守節遂出奔宋何以不書曰初

賁芻之為逆也子臧將亡元請而遂已於此而奔奔之後矣故弗書也

楚子伐鄭何曰足以考晉楚相成之無益此宋西門之盟所以削而不書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言楚之不可信必至此也鄭子罕侵楚取新石亦不書所係小也

宋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許其討賊而後入故書殺大夫山於華元歸宋之下而山去其族其說是也魚石向為人向帶鱗朱魚府昔山族而出奔者也何獨書魚石曰魚石為左師在六官

不允志卷三

三

之上蕩澤所恃以殺公子肥者也書魚石舉重也何以不去其族曰比于手伐本根者則有間矣且華元之奔也魚石能止之華元之入也魚石能請之是殺山者亦石之力也與趙穿恃盾以弑君盾反討賊者異矣故不去其族

于鍾離而書會何曰不與其會吳也已會矣而又會何也故穀梁子曰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故雖以中國大夫猶不欲其往會吳子也況于相皆諸侯乎此而不慎黃池之盟爭伯矣

許遷于葉則楚公子申遷之也自遷云何曰許畏鄭

逼請于楚耳中國不能居則入夷狄矣許之不能自強固可責而中國之不能字小尤可罪也

十六年楚子反背盟侵鄭鄭亦叛晉侵宋晉厲乞合諸侯之師未及也而先敗楚鄭于郟陵斯亦安攘之師城濮之類也何以晉及曰此聖人責中國以德不以兵威之意也故富其時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之君臣不能聽言惟恃兵力一戰幸勝遽自驕溢楚猶是滋為中國患自鄢陵始故曰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何曰非楚共及魯齊也共王雖

不允志卷三

三

自任過而于重則欲子反圖之也然則貪利背盟忘申叔時之言而集其失于君目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沙隨不見公何曰此雖晉卻犇取僑如之貨而諸公于晉厲也君子而求其故焉則公上不能正其母下不能治其臣亦宜乎其然耳諸傳以為自反而縮者何歟

會伐鄭書尹子者何曰挾王臣以討鄭也故自京師會伐秦削劉子單子者明無朝王之實此書尹子者明有挾王之意然後天子尊而諸侯卑矣

沙隨不見公而書公至自會公再會尹子及諸侯伐鄭亦未見公書公至自會何曰皆不欲晉卻鞫儻僑如之諧而止公也若曰公與焉耳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何曰稱人而執見卻鞫儻聽僑如之諧非其執也舍之于者見季文子之無罪而復舍之也其范文子所謂信讒惡而棄忠良乎故下書僑如奔齊行父及卻鞫盟刺公子偃并上沙隨不見公則穆姜與僑如欲去季孟以立偃之情僑如諧行父及蔑之實卻鞫取貸之跡行父代君而見執之忠而公殺無罪之弟皆可見矣

八說卷三

三

十七年衛北宮括帥師侵鄭不書鄭子駟侵晉虛滑公會尹單及諸侯伐鄭同盟柯陵不書楚子重救鄭公再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又不書楚公子申救鄭何曰畧楚鄭之師見王室不兢德而重以兵力加人雖以王臣伯主屢伐而不能服也故柯陵之盟畧尹單于外諸侯而書同若曰以同盟而病楚斯亦未乎襄三年雞澤同盟亦猶是耳

卻鞫卻鞫至之殺厲公聽晉童夷陽五長魚矯而殺之也晉童之殺樂書中行偃殺之也厲公之弑樂書中行偃執諸匠麗氏而使程滑弑之也皆書

曰晉何曰見晉之君臣皆無道也夫三卻之死雖厲公聽讒然實樂其之證也君不得獨受其咎與厲公之弑晉童之殺雖書偃之為然其無道之甚讒邪之慘蓋晉國之所同也晉人亦當分其惡矣故書晉也若卻鞫將聘不敬卻鞫取賂僑如卻至諸殺宗伯其與五嬖奚異哉皆足以殺其軀耳齊高無咎出奔莒不書高弱以盧叛及下年書齊殺其大夫國佐不書國佐殺慶克于盧師以殺叛何曰此春秋免高國之辭也齊靈上縱其母殺孟子而使慶克亂于宮闈不能誅已矣乃聽其讒譖則

八說卷三

三

鮑牽逐無咎宜高弱之以盧叛也又使慶克圍盧賊安在我國佐同姓之臣誅克是也但不應以殺叛耳以叛而復受君盟亦已免矣乃又殺之何也齊靈將不欲正國乎

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何曰晉方弑君公不能討而又朝之其斯以為危乎

晉侯使士句來聘士魴來乞師何曰罪晉侯也國有弑逆悼公初立雖能逐不臣者七人乃舍樂書荀偃之首惡而不討反遣使修聘乞師為他人謀所謂舍田而耘人之田矣其以書偃弑君之後使荀

瑩士魴逆已于市師而得之乎是雖不與聞乎故亦縱賊之徒也故春書君弑夏書士魴乞師及冬虛橙同盟又書晉侯以為主罪其縱賊忘夷也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以魚石係之宋何曰蕩澤之殺公子肥固恃魚石然迎華元以殺蕩澤者則魚石耳計其功亦可贖其過故不終絕也係之宋又書復入不以彭城係之宋也若曰猶為我國耳視歸雖不及視納與叛則又過也故其下諸國圍宋彭城也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狐丘夫晉悼初伯而刑賞如此則得之矣其不書老佐華

八說志卷三

三六

喜園彭城而書諸國大夫圍宋彭城於楚鄭侵宋之下何曰魚石若自是歸而請罪于君以補前行之愆猶可赦也乃復假強夷之師以敵國兵是幾乎叛矣故子重救彭城不書而書侵始以彭城係之宋明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終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四

襄公

元年既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使賊討賊也主圍者樂書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夫書偃弑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簡之道每如是故春秋若取其事而必覈其實二年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也宋師主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

八說志卷四

一

至是既有國喪晉率二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諸大夫再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鄭也曰雖責鄭之不能有亦以大虎牢也若曰虎牢中國之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之防諸侯不與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矣此仲孫蔑之謀而荀偃專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何曰罪魯大臣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即位至是方七歲耳而晉悼止長十歲皆孺子侯也為國大臣者固不可以君之無知而長其驕亦不可以君之無知而論

其卑孟獻子相其君指首于晉且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實君將君是望敢不指首是欺其君之無知太卑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子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如會何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亦煩乎曰不以新附之大夫敵諸侯也故杜預曰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之勢也及盟晉之

不記卷十四

十一

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之乎曰以同盟而懼楚亦未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即肆暴以怒楚其能安乎且當喪而興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惡戎于晉而魏絳受戎虎豹之舌已和戎矣為是執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惡戎斯豈惟諸侯淩王室哉夷狄亦掩王矣書而晉之人倫滅矣故前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

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于晉以屬節至是穆叔以節覲也以節覲故先豹其實也不以大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然所以服楚者亦未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書公至自救陳者則又致勞矣言不能終有陳徒勞而無功也故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

不記卷十四

十一

與戎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戡陂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惡是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即獻子之言亦可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鄒之會為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弑其君責晉奈何曰鄭子驪子豐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

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弑之于鄆耳使鄭大夫之弑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者鄭伯也書弑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瘡疾之偽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其實而書于鄆誅鄭大夫也鄭伯方弑于鄆晉不能討誠子駟之所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甯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惧而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為為中國諱穀梁子以為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燹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

八記志卷十四

四

弑僖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駟何曰子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發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所謂正卿蓋駟也是子國亦知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得已也故子囊之師未至而鄭犧牲玉帛已待于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于鄆蓋諸大夫不欲其見之也

邢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

猶有不敢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魯侯鄭伯也且子駟去年弑僖公于鄆今年鄭簡公即會于邢丘而不見討如此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虛乎故君子以宿為當魯君也晉悼鄭簡其奈何哉然則何至人諸大夫乎曰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之不稱人也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晉及諸侯且志不同也晉士句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駟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

八記志卷十四

五十一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瑩曰我實不德而受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嗟乎伯者所見之卑也子駟負弑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不討其弑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閱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桐門矣

十年公會十一國諸侯及吳子相逐滅偃陽以予宋向戌向戌不受以予宋公遂以偃陽子歸則何以言遂滅曰言易也若偃士句親受矢石不及七日克之也不書歸免偃陽子也穀梁子曰遂直遂也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也

盜殺鄭公子騂公子餐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為黜車爭田之故殺子騂于朝及子國子耳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騂弑其君說頑以從楚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名其罪以討之而本國之大夫如子國子耳者又且從之猶為國有人乎故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曾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書大夫明其為干鄆之賊也騂弑其君并及發輒

八說卷之四

六

者何曰子公弑君而書子家謂其從也况二子可否惟騂是聽雖家人子弟之忠言惟恐騂聞之以遭戮其何以為卿乎故逮之也子產聞盜厄群司閉府庫慎藏閉完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奚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戊虎牢係之鄭城不係之鄭者何曰城疑諸侯之能有虎牢也故不鄭戊斷諸侯不能有虎牢也故係鄭曰此鄭虎牢也我安能戍之哉如其能有也又奚書子囊救鄭及楚鄭伐宋乎故公羊子曰係之

鄭諸侯莫之主有也穀梁子曰曰鄭虎牢次鄭乎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冝作也三軍魯之舊也奚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也蓋季氏攘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之謀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

八說卷之四

七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使當騂殺僖公之日中國舉師以討騂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乎人情如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其斯之謂歟

伐鄭會魚魯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于是歸鄭囚納斤侯禁侵掠奚不書盟曰已盟而後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如會如屈完袁僑例也不書何哉曰晉人取鄭師惛師觸師蠲廣車輶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鐃幣

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可議焉胡氏以為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大端若更能絕其賄賂斯近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乎曰貶秦而恕晉也故家玄翁曰不與秦人為楚而救鄭也

入說卷之四

八

十二年王求昏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劉夏逆后此可勿志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為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秦何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季孫之強也見季孫以卿為介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奚稱人曰左氏曰貶其情慢不攝也伐秦書括攝也夫情慢不及會書之奈何曰為宋與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列也以其不知為閔也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不叛也故同宋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有辭也使即

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吳已殊會不書戎子亦已甚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而怠荀偃欲西樂壓欲東多遺秦禽迂延無功其晉政之衰乎

衛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為文師曠所語晉悼者是也見衛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父逐之罪也若曰衛獻雖有三罪自取出奔然猶可以君國未應止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強臣而存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矯于伯子皮子行四大夫

入說卷之四

九

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瘦公差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何曰不與其立也若林父自為君也

會于戚何曰譏晉侯及諸大夫也孫林父逐君立剽晉侯乃聽師曠荀偃之言以定衛人之倫滅矣奚不貶而稱人曰以顯孫林父故弗人也顯林父而弗人季孫宿伯士自華閱公孫彊亦弗人何曰猶林父也故高閔曰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曰兵弱

不敢救也雖城成郭其奈何是故晉四伐于前齊
六伐于後邾三伐于中皆自作三軍始也故許翰
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
二則國弱

十六年莒晉悼公奚書曰見于賢君而反簡禮也悼
公在位十有六年即位入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
即位一月取六官于武譽八年九合三分四軍雖
其大道未聞當其天資視桓文猶過也魯于厲公
親往葬之其餘他公數遣上卿至是而使微者會
莒可謂失輕重矣宜乎于天王之喪忽然不往也

八說志卷四

十一

溴梁之會十一國諸侯為魯討邾莒也而獨書大夫
盟者何曰盟重事也會輕事也諸侯當其輕大夫
當其重此世變也且以一齊高厚之迭而為是盟
蓋不得乎大夫則不可以為諸侯矣于是而見晉
平公不能繼悼公之業而羊舌肸非智瑩之材傷
之甚也故公羊子曰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
然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
晉許大夫不可晉人伐許先書鄭伯何曰不傳良
曰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君臣

之分也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以曹人詢蒯父之逐君也伐曹
取重丘獨書石買何曰著買之黨惡而伐人也逐
君者可知矣曹人訴晉晉執買于長子執蒯于純
晉又獨書石買何曰言逐君者晉已定其位又執
其子則非情也以為非情而不書書執石買晉侯
馭刑之失輕重黨惡之私情見矣

十八年書同盟齊何曰合莒邾曹衛魯也莒邾蓋齊
之黨而魯晉之仇曹衛則自相仇者也今晉能合
之而無異故曰同盟齊諸前傳皆以為同惡齊則

八說志卷四

十一

此諸侯皆惡陳鄭楚屢伐圍者也奚不書同乎若
齊靈背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自得此圍不
假言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何曰著惡人之善終于師也有師
而不加也使罪人得以完終焉雖然人不討而天
終討之曰卒之于師耳

十九年同盟祝柯及不書同如圍齊何曰方盟祝柯
而即執邾子當其盟則有不同心者矣圍齊而以
伐致何曰怨魯也圍齊者諸侯伐齊者魯也齊人
率邾莒九伐而三圍乎魯焉魯報之未過也

取邾田自鄆水則諸侯次于泗上疆之以歸魯者奚言乎魯取曰譏魯及晉也魯取其田于邾晉取其賂于魯其義一也若皆執邾子而取之者也

晉欒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奚不書欒魴曰著林父之惡也既逐其君于齊又伐其君于齊耳若書欒魴則斯師之名義謂何此聖人討賊之精意張洽以為林父並將者非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何以書鄭殺而不去其大夫曰討純門之師及為政而專者豈至殺乎若討西宮之難嘉在賞之列矣

八說志卷四

十一

二十年盟于澶淵齊服也奚不書同曰越二年而齊復伐衛伐晉安在其為服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何曰此見中國之弱而陳蔡之國皆懼楚也故出奔者亦不敢之中國耳燹謀國以從晉而見殺慶虎慶寅諸黃而楚討中國不能庇則夷狄從耳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使臧武仲詰盜武仲曰庶其竊邑于邾子為正卿妻以公之姑姊皆有賜于從者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此盜也奚不書叛曰其始也邾雖從齊伐魯矣然晉人而執其君魯又取邾田自鄆水未幾仲孫速又伐邾邾小國也侵削若是庶其所以不能安于邾也越二年邾界我亦來奔矣故聖人不以叛書責魯邾之君也邾子不能安其臣魯逼之使叛而又受之若曰誨之為盜也庶其之罪又何言哉

晉欒盈出奔楚則其母之樂祁通于州賓俱盈之討也譜于其外祖士匄而逐之者也奚以自奔為文曰欒厲汰雪已甚而懷子又濟其父之惡故有母不能正是以出也然范宣子不能正其女獨無罪

八說志卷四

十一

乎曰女已出在外者也蓋有代我而主之者也夫宣子已逐懷子又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年古虎雖賢如叔向亦幾不免不亦過乎又奚不書曰斯皆欒盈之黨歟潘于家者也若叔向者社稷之固宣子從祁奚言諸公而免之亦可謂得善善惡惡之常矣以為常而不書其春秋示賞罰人之道乎

商任之會何曰左氏曰錮欒盈也可乎曰貶也以一大夫之私憾動八國諸侯使其世臣不獲容于天下大夫幾平有天子之權矣此且為貶而況于沙

隨之會再錮之乎然沙隨之會盈已在齊而齊侯與會安在其為錮也

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何也曰譏楚之無君臣也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則亦康王未能禁之于蚤也乃謀于其子而殺之并其子死之則康王之過也觀起棄疾之死奚不書曰觀起小臣而僭侈棄疾謀君而殺父皆宜死者也然則棄疾如之何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瞍乎舒也不逢申叔豫耳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則齊侯使析

八記卷之四

古

歸父以藩載而納之于曲沃者也奚不書自曰陸渟曰潛至也入曲沃又書入晉何曰盈之入也晉人大惧范宣子以其子桓子之謀奉君以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則若已入晉矣其曰入曲沃者則士鞅逆魏舒以如公使斐豹殺督戎以敗欒氏盈奔曲沃蓋不成乎入晉也故又曰入于曲沃比魚石之罪加一等矣故曰晉人殺欒盈胡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嘗追齊師獲晏孺奚不書曰免晉也免晉則罪齊矣又何以先伐衛也曰意在伐

衛以伐晉為奇兵耳故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初舉斯師者乃齊也

臧孫紇出奔邾則孟孫羯諸紇將為亂季孫宿怒而逐之者也奚言乎自奔曰紇既阿季孫之私廢公鉏之長而立悼子故羯用豐點之謀借公鉏以立已而廢其兄扶也羯德公鉏公鉏怨紇故羯亦怨紇故借除于臧氏以莖甲從而譖行紇由是斬厥門之關以出也其自取乎故仲尼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紇自知如

八記卷之四

五

防自防奔齊奚不書奔齊從自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若不獲立則不辟邑矣不書奔齊而書奔邾明要君也

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華周杞梁不食莒子重賂以棄君命遂死于陳奚不書曰齊侯以強襲弱罪莫大焉二子不正其君而犯難焉魯其妻之不若也故勿書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何曰杜預曰智克欒氏也夫穆叔謂范宣子以三不亡晉其以克欒氏為立功乎亦已誤矣

叔孫豹如京師何曰穀洛闢毀王宮齊人城之穆子始入賀也始入賀而王即以大路賜之不知魯侯來朝何以與之乎當是時也諸侯如天子大夫如諸侯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于崔氏不書殺賈舉州綽師祝佗父十人者晏嬰所謂非其私昵誰敢任之者是已若太史兄弟三人者皆以書弑君而死之亦奚不書曰史載人君之言動有微諫之義焉至使莊公數報棠姜于崔杼之第以沒其身而後死焉則亦奚史乎哉

左傳卷四

十六

再會夷儀以伐齊奚不書伐齊曰本為報朝歌之役乃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而止也若書伐齊疑于得討崔杼之美矣為其失實也故不書其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者曰諸侯同盟于齊之地耳蓋若齊景及崔杼皆主盟會也人倫于是戚矣此春秋討賊之意也

會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立之剽也入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逐之衎也皆不名何曰不書剽見林父當國而諸侯定其位也不書衎見林父之不得而逐也然則剽亦與有罪焉若曰君方自夷儀入焉

國中立為君者誰耶一國而二君可乎若書衎恐疑于剽之當立也

鄭公孫舍之及子產入陳陳侯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鄣司空致地而還是役也諸卿皆與不稱人又獨書子展者何曰見陳嘗黨楚以伐鄭之罪也故子產戎服獻捷于晉數陳之罪士莊伯不能詰仲尼亦許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也若是已矣公孫夏何以又伐陳也曰初

左傳卷四

十七

未成也自是陳始及鄭平矣然則與鄭乎曰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討之子產謀鄭乃舍介狄而入陳不亦左乎此惠而不知為政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何曰喜嘗從其父以君剽矣又從其父而弑之為君者亦已難矣故右宰穀曰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其曰甯喜弑其君剽甯喜之君也立剽奚不書曰不與其立剽也亦以見孫甯逐君而當君也至其見弑而後書者錄衎入與喜罪也林父逐君十二年矣列會諸侯大夫不書叛至是始書入戚以叛何曰著始制戚者

之過也又以見立剽而逐衍皆林父也前十二年非叛乎曰林父雖叛衍未叛社稷社稷為重君為輕故于衛侯復歸書名也前何以不書名曰前若名衍則剽為賢而當立矣剽既弑然後可名衍以責其失地也初衍與喜之言歸也喜曰必子鮮在子鮮既言公命于喜喜而後弑剽也奚不及乎縛曰子鮮一心以從衍者也安知所謂剽哉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林父告則出奔君逐而復仕寧喜告則出奔君弑而復仕忠臣固如是乎曰伯玉未執國政先難而行者也夫子以為卷而懷之者其

不說卷而懷之

卷而懷之

此也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奚稱人曰貶其釋君而助臣也故其下執寧喜亦稱晉人言執非其罪也曰汝何納君而伐孫氏也然則鄭良霄無貶乎曰胡氏曰鄭子產新得政為衛侯故如晉而晉即會之也晉人執衛侯囚之士弱氏奚不書曰未成乎執也晏嬰私于叔向曰為臣執君若之何趙文子告于晉侯釋之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此寺人伊戾之讒向戌之疾萬姬

之變也奚言乎宋公曰行二人之志者誰也夫小人行間焉父子天性且不能保况疎遠之賢乎此人君之側君子常少諂諛常多世之所以鮮治也

二十七年于宋之會向戌欲弭諸侯之兵蓋晉趙武楚屈建主會以長楚者也是夷狄之盛也奚不書人曰書人則無以明其為諸大夫也明其為諸大夫而以趙武屈建主會中國夷狄之勢成矣是大夫之為也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謂是乎其長晉者何曰楚雖先軟然長晉者非

不說卷而懷之

十九

美之也若曰尸此盟者其晉乎中國晉而為夷矣然則向戌之謀不善邪曰當景時也石惡崔杼皆弑君諸大夫為此會以伐之楚將歛衽而朝矣會是不為乃驅中國以長夷以為美乎

衛殺其大夫寧喜喜嘗弑君剽而書衛殺不去大夫何曰夫剽喜以為君而喜弑之故曰喜弑其君言喜之君也故遽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夫喜衍以為大夫而付殺之故曰衛殺言衍之大夫也故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故縛出奔晉穀梁子以為縛之去合乎

春秋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何曰以見于宋之會無諸侯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大夫也復盟于宋以從楚耳蓋不能討齊弑君相率而入于夷狄也是中國之滅大夫之罪也孫覺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于宋之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公羊子以為再言豹者殆諸侯也為衛石惡在是也曰衛石惡在是以為殆諸侯齊崔杼不在是不寧勤諸侯乎

入說卷四

三

二十八年齊慶封虐蒲斃殺崔成崔強遂殺崔杼及其族奚不書齊人殺崔杼乎曰此非討賊也杼再娶東郭姜生明遂廢其前子成強而以東郭姜之孤棠無咎及東郭偃為相成疆殺偃無咎杼怒而見慶封慶封遂及斃討成疆殺之盡滅崔氏之族非其討賊也故不書其書慶封來奔何曰子家好田而嗜酒乃以其政委於其子舍遂及斃易內而飲酒初崔慶為黨而弑莊公莊公之幸臣盧蒲癸王何皆出奔至是師復變于舍故祭何得以殺舍于嘗而子家不能入也夫當其弑君也崔慶莫強

焉未幾而兩族俱斃亂臣賊子可以惧矣其曰來奔者罪我之納逆也

公如楚則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奚獨書公曰存中國也若備書旅見乎楚則中國之弱亦甚矣是向戌之故禍也聖人所不忍也但舉魯以見之耳嗚呼于天子未有若是行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何曰天王崩而公在楚以送葬不亦值乎且公外則楚止送葬以親權內則季孫宿取卞而不敢入榮成伯為之賦式微公之昏弱亦甚矣故穀梁子以為閔公也其訓公

入說卷四

五

至自楚則曰喜之也殆閔其往而喜其來也可以得經意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何曰見魯之不兢也內則分于三家士鞅至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外則侵于諸侯為晉歸田甘自瘠以肥杞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亦以見晉有所求而為之也吳子使札來聘何也曰顯札也顯之奚不字之曰君前臣名禮之大閑也故季友子突叔昉書字者皆不在君前也然則何為乎顯札曰札之行雖過乎中庸然其讓國之風足以厲春秋時之亂賊矣先

乎吳子且舉彌焉此而書札以知其為顯之也胡氏之說非歟曰非也札在襄二十九年來聘昭十五年夷末卒二年趙武方問季子得立于吳屈狐庸也亂未至而預刺之春秋一如是之刺也

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何曰賢之也待傳母而卒于災可以為共矣其無忝于夫之謚乎然則何以賢之曰當是時也天下諸侯大夫或上叛其天王或下逆其君父書共姬以見一婦人也優乎天下之大夫遠矣

天王殺其弟佖夫殺佖夫者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入說卷之四

壬午

過羣成也而曰天王殺弟者何曰僭括遂成愆而欲立佖夫佖夫所不知也佖夫王之母弟也此五臣者非有王之意安敢動斯必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于產蓋營枕肱而爰歛穢而殯之則伯有者亦未盡盡非也况子哲駟帶相爭殺之乎乃去大夫而書鄭人殺之者何曰伯有汰侈嗜酒而飲于寢室而又強使子折如楚子折率駟氏之甲以伐之伯有奔許已矣乃復因鄭伯及大夫盟于大宮也遂及馬師韻介于襄庫以伐北門駟帶始率國人殺之羊肆耳

故以討賊書也然則子產非歟曰雖勿哭可也惠而不知為政其此也乎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何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乃舍去疾而立展與又廢之而且行雪焉國人為是弑之也程子曰莒子雪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人程氏之說可謂得經旨矣

入說卷之四

壬午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昭公

元年子孫之會尋宋之盟仍讀舊書何以亦先趙武
曰罪趙武崇僭逞也是僭逞之魁耳夫楚圍設服
離衛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
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
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頌也乃若言其
假而不返或以君執美之釋其賊而尚其強猶曰
以信為本擬于不僭不賊夫僭賊在邇而不問又
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申之會不殊淮夷

入說志卷之五

狄諸侯也彌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
曰皆圍之兄弟耳或曰楚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
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乘送子產使
館于外圍至垂囊而入況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
何有釋此不為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老將知而老
及之者其儉之甚乎

取邲季孫宿乘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
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哉不書伐者取可以無
平伐夫尋盟未退濟齊盟微叔孫豹之忠信貞義
魯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書叔

弓帥師此不書季孫

天王使劉子勞趙武于賴突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
夷狄王罰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
武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遠績禹功大庇
其民武曰吾儕儉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為神怒民
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味于子弟之
道耳故丹朱以躬淫殄世衛戌以富侈出三皆之

也徒

去疾未為君係之莒展與已為君削其子者何曰入

入說志卷之五

者不為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
若更責去疾則天王諸侯環視展與而不討之者
如之何

楚子麇卒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始而十國
大夫會于彌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
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皆獻禮焉是天下不
以圍為弑君也天下不以圍為弑君而聖人亦不
以為弑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甚其事
也若革其偽赴而不書卒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
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弑君者何曰亂莫甚于

夷狄矣又弑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為盟主
猶為國有人乎其去禽獸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
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還以冠纓縊殺王
今卒之不亦沒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
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
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于大史
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
賢其志大矣故魯選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
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
者矣

入經卷五

三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
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
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為大夫而不能去使至
於將作亂焉亦其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
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
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
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執如湛氏以為三可耻也
故胡康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薤藤成公何曰杜氏曰卿共小國之
莖過也魯薤莖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
不莖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莖乎故君子循理不循
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
乎況去冬大雨雹乎陰淫極故正月亦大雨雹陽
淫極故八月猶大雪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
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
而以女寵異乎

入經卷五

四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弑君以主會故
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
允矣然是會也叔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處昭
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為賢者聽天所命
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貯僑戌法未之能行也命
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
者亦狄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
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
不與楚人滅也若曰弑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

嗟中國而難禦也故曰逐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
曰殺梁子曰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楚狗蒍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
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康公婦人所生之子豎牛斷其食而
卒也奚不書曰為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
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況杜
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荏恩禮

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曰也

五年晉韓起年舌肸為楚送文過鄭罕虎將吉戒以
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為不能久人然微遠戡疆
之言固且以起為閹肸為司宮矣弑君之賊與之
為昏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
齊景涕泣而女吳晉平遣卿以送文惟其不討賊
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
之意深矣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何曰譏莒魯之君而尤重
平魯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莒亂而者丘公不能

撫其民魯年取邾今年取郕故外有侵削之國
而內無安撫之主牟夷所以以地叛也牟夷之罪
又何言哉其重魯何曰逼之使叛而又受其利也
故下書叔敗莒師于蚡泉而不書莒人來討者
可知其罪矣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
伐吳可乎曰以弑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
故前此不書吳伐楚入棘櫟麻比不書敗楚師于
鴟岸下書楚逐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
可見也以為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為無

平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
伊榘而殺子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
雖然伊榘之譖無戍夷之證亦不能行伊榘何足
道哉

七年暨齊平何曰非我所欲也故殺梁子曰暨者不
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主名何曰見季氏之
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為之訓也
何休以為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忘其楚之弑逆也聽遠戡疆

之言殆一童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纘
且以不能答郊勞為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
矣

石言于晉魏榆奚不書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則
闕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何曰責陳侯也猶
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異人也夫哀公既以
偃師為太子又復寵次子留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者何也招非恃哀公之意不敢稱斯外耳故曰
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

公緼不書招及留弑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

取也留既為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

見其不當寵也夫招無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
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
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宥
招者何也曰楚子自弑其君而又假奉孫吳以滅
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與于滅陳之下
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葬
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災公羊子所謂存
陳也夫楚負弑逆肆其強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

其諸晉已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及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
伐賴侵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
伯辭于晉叔向又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弔致閭
田反賴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攻過之意
見矣

十年齊樂施來奔何曰責魯之受叛也樂施高驪伐
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魯而不受為亂者
孤矣不書高強何高閔曰非卿也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卒虎及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

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澳梁
之會大夫執政渙淵之會不討蔡遂于宋于彌楚
人先軟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葬
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
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
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
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名也其圍之手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君之

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為不孝臣忘上為不忠
不孝不忠象其危乎是故莒齊歸而不感未莒而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禚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
子敬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
乎殆其失國

會于厥慙者何曰楚師圍蔡音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
國焉用之是會為謀救蔡也奚不書救曰不能救
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

說卷五

九

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
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
不能救亦可耻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
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及即位而報
仇之節也不然蔡既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
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書
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
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嬖自取之也納
而不名罪大夫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

者內不受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衛衍
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衛君也
公如晉三河乃復蓋晉人訴魯取鄭伐國敗師于晉
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
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莒鄭簡公何曰譏子產當國莒之速也三月而莒也
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
侯也其禮可畧乎前此叔弓莒宋平公則二月也
書叔弓何曰又以責卿共同列之莒也若叔孫舍
一月而莒平公者則又甚矣

不說卷五

十

公子慙出奔齊則慙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慙
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慙遲及衛聞
費叛而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衛
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
志雖美舉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徐季氏者哉故
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
叛曰若宜叛也以為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
矣

楚子伐徐則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鬬午陵尹喜圍
徐以惧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

徐何曰舍其臣而盡君罪楚子之橫志乾谿之由也楚子弑君而立者也已執徐子而滅賴滅陳滅蔡矣至乾谿之次左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末周鼎取鄭田以曼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氏不稟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幾矣故不書季子以治區夫之謀費人叛南氏亦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入說卷五

十一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名子干于晉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薨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愛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群公子比立為王楚子聞之縊于棘園芋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從若治挾衆則在棄疾子干奔晉十三年矣而書此弑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為王虔雖弑君比非有討賊之心志在于篡位耳故雖縊書弑也其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反成弑君者之自也弑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

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奚不言弑君曰棄疾立有五利比立有五難况初假棄疾命名比者觀從也棄疾見之而逃始謀者比自立為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為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著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廬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賓人中此與君代興祁苦亦許魯取鄭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

入說卷五

十二

治兵于祁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何也曰謀國有要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廬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當楚虔初弑君也使叔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前為討賊之舉中國與安豈有滅賴滅陳滅蔡之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魯而羅甲兵以威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強之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俱楚志不同也然則公不與盟晉之乎曰有強臣而不能制其叛

以侵邾莒至使盟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憂不君甚矣以邾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會不歸京師而受其貨雖得賊不許也

葬蔡靈公何曰失德不葬滅國不葬弑君不葬蔡靈公譏蔡弑君也

十四年晉殺其大夫羊舌肸及雍子奚不書曰當也

邢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叔向曰昏墨賊殺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入說卷五

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謂叔向為古之遺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刑義殺乎

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何曰以是可以考書札來聘之非貶也夷昧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譏其讓國治亂豈大理人情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譏失禮也叔弓泣事卒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肯嗜飲食邪而猶卒事不亦誣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祭者不忍食其肉豈之可也故魯子問諸侯祭社

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此雖大夫然而卒于祭所非聞矣亦可推也自左氏公穀以下皆謂之禮于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吳曰不可欲城而通奸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偽會齊師假道鮮虞入晉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以狄之矣使其國伐已受惡未能顯其名也至是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誣亦甚矣且吳敗狄則詐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于一鼓人哉可不伐

入說卷五

而降也行譎于大而行正于小子未之能信也故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謀國于狄者皆吳也人臣以詐謀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復叛荀吳復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晉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沙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十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魯人郊人徐人盟于蒲隧也畧之也畧之者微之也言盟為無益輕重耳以祿以受徐甲父之鼎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

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莒晉昭公何曰譏卿共莒事也昭公在位日淺雖有厥愆辛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也其餘則用苟吳以詐伐鮮虞耳賢侯猶且不可而況此乎亦已過矣

十七年郊子來朝何曰家玄孫曰錄之也仲厄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夷夏有防其始晉武遷陸渾于伊川者已非矣晉

春秋卷五

十五

頃如政先人之過告諸天子徙而去之可也乃以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雍與三塗掩其不脩而滅之微長弘覺客容之猛也而倣戎備王室亦危矣援鼠忌器况王室乎吳之用詐也不惟大鹵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來之所以卑歟胡氏以為林父滅路氏稱師士會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苟吳者過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裨竈皆以為衛宋陳鄭火胡氏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前星太子後星庶子當後五年王亡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

二說奚居曰慎竈言平未然胡氏擬于已亂言于未然雖難而小擬于已亂雖易而大故許翰曰大辰明堂當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然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楚人及吳戰于長葦何以不言敗曰楚雖敗吳獲其乘舟餘皇然吳公子光以長鬚三人復敗楚師取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為不言敗勝負敵也吳先伐楚而曰楚人及吳何春秋雖于夷狄以應兵為主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譏囊瓦之貪而不知伐也而伐吳何哉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而楚書及以責楚也

春秋卷五

十六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書曰四國也大之大之而書示人未災而脩政當災而弭患既災而攻過也是故子產以天道為遠人道為邇乃免後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化亡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何曰非臣子事君父之忽也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操刃為弑君哉故君子無微而不慎也而况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乎位以與其弟廋哭泣歆飮粥啞不容粒未踰年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

曰言無賊可討也穀梁子曰日本時莒不使止為弑父也港子曰罪世子有致弑之道也或者止之比黨達欲止之定位因藥進毒或者止察之不早而比及匪人又不先置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未真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弑之罪如漢霍光之隱妻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穀伐莒何以不書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致齊師其奔紀鄆使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夫之娶婦也不書入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鄆

大說卷之三

七

曹無大夫而言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鄆者子臧之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不能繼前烈也公羊子以為叛劉故以為待放者是以至于善善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衛侯之兄繫者何曰罪衛靈也夫宗魯齊豹之盜子孟縶之賊而以為罪衛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魯魯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衛靈且齊豹伐公也使無公南楚伐受其矢雖公出次死鳥亦不可得矣故曰衛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衛侯亦危矣夫宗

魯也雖由豹見于繫以乘既知豹謀乃周奉豹而又死繫難止得以次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故港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蔡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也何以自奔為文曰三卿凌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以三卿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異

大說卷之三

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為林父荀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為宋國城內之里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惧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為文而書名何曰此不能有為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死羊牧之之諫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郭成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遷如莒泣盟莒子如

齊蒞盟皆不書此者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樹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

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赭丘圍南

里奚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惧賊及與楚

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貍曰吾為樂氏

矣言必見殺也使驅送華登犯師而出如楚乞師

楚遂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惧

不說華登事

十九

賊與楚也嗚呼華氏叛君而黨夷楚人釋君而助

臣中國猶不能亢不乘焉中國猶為有人乎華氏

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葬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

之不至也故高閔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

太子壽卒次猛父即勾子朝則庶子也王以賓起

欲立子朝勾子朝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逐劉子

單子也其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譏諸侯

也天王崩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公單旗雖

不得以天子而不書名也諸侯不生名况臣稱爵

千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

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別于群王子也猛當立

諸侯不能匡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

為猛無寵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

者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

劉絢以為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愚

也且當聽賓孟犧雞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

已殺劉單矣以為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

王室亂大臣有能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

不說華登事

三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

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

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

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群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

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

帥師納王子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

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勿志也

故明年談躒及箕遺樂微園郊以伐子朝始書晉

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何曰見媼不辱君

命故稱行人見晉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
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
水而弗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
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
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因為侵小矣晉人會諸侯
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說邾之事矣乃
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且舍之在晉也晉欲
使與邾大夫班坐令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
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鞅求
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盡冠請狗殺狗其所

不說卷五

館塙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
鮒者也真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藩身宜其卒
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遂蔡侯朱于是東
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
楚曰微之也如莒子庚與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言
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
為可恃也復敗于夷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

也故楚令尹蒍掩師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
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為而至
雞父哉宜為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
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不遣一介以問至聽
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
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
旬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
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况敢敵天王乎劉

不說卷五

單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
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敬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為說
者也以為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玄翁以為能復諸樊門矢之仇
也奚舉彌曰吳本以楚子為舟師以畧其疆遂踵
楚而滅巢不為復讎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彌以夷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為季孫意如逆妻也豈
惟見平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踰亦可見矣乃
以宋桐門右師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為賤宗賤

身何哉將非樂和所謂魂魂去而喪心乎不然何以不如箕館之強也

黃父之會何曰此鄭將吉以終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天子蒙塵而魯君帶疾以朝晉季孫使舍如宋以逆妻舉魯一國如此况如陳蔡許洗之君從楚以救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視王室如何哉黃父之會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譏之也

有鸛鵒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

八說卷五

三十一

又巢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已言昭公出奔之兆亦必如邵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蓋吳楚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初季孫意如以季姒之故殺季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怒以邱氏之鷄金距故益官于邱氏而邱昭伯怒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之故拘臧氏老而臧孫怒於是公若以公為公果公貴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邱孫伐季氏季氏請待請囚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驪展遂救季氏陷西北隅孟孫何忌殺邱昭伯遂伐公徙于家羈止公

公不肯遂與臧孫如慕謀以行則二家輔季氏逐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糗服罷用而昭公每稱宗廟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為其禮與辭足觀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龍志卷五

三十二

戊辰叔孫舍卒何曰責備賢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舍既為季孫逆婦又安能止季孫逐君雖其言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黨季氏其司馬驪展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祈死以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討賊返君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況于季氏乎家玄翁以為舍之為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率于曲棘者曰曰為其媚季孫意如之逐君也蓋將如晉謀講諸君之事以恭意如之愆而免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魯君失民久矣夫知季氏之將逐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已逐君而危其危於季氏且不得為賢豈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心也當其初則不妻矣以為賢于當時之諸侯者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夫曲棘宋封內地曰率于曲棘譏不得遷于正寢

八記卷之五

二十五

也

齊侯取鄆為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愛子相之而不能有為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何言哉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還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也胡氏所謂存一國之防也

公圍成則齊僕使公子組帥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鼻不書齊師者何曰成景公聽梁丘據之讒言不能自行故畧其無討賊之誠也夫外使申豐以賂據內使成太公受師以拒齊者季平子也而書圍成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懿子殺昭伯而敗公徒及公之伐也則據成以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况季氏乎故孫炎曰見國內皆叛也

八記卷之五

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元公叔孫舍之事怵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夫舊也故孫炎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者也奚不書曰將吉漱之畢旗請之劉釜既焚頻于危亡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畧之也不得為勤王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逐王子朝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子朝者則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也何以書召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即召伯耳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皆夷之後也今乃不能繼先列黨尹氏為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僚使鱄設諸賓紂于魚中而弑之者也其曰吳弑者何曰此著有吳者之罪也壽夢基亂于始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

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僚之見弑宜矣故曰吳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則費無極誘使子惡置甲于門以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駟將師攻卻氏且蕪之盡滅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祇而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不能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邴滕人會于扈令戊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衛成周不急而納公不成其列序諸大夫者何曰著范鞅之受

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為取貨于季孫耳非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與謗之言而殺之吳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為常經而不書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子仲之子重為齊侯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子家子遂以君出故至是如晉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雖唁公實誚公也夫據鞅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鞅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晏嬰在不知何以謀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之群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為群臣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

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吾人不執燭庸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真狄道也故舉師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何曰罪荀躒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為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意如則意如定如魯昭矣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矣書荀躒曰于扈既以士鞅主會而取貨此并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

不說志卷五

三十一

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鬼而觀病者乎故曰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其曰晉侯使躒則又罪晉侯也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莒牟夷邾庶其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邾快黑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取而奪之云耳其薨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

無伯也

定公

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計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主伐者動以譏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栢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囊瓦奔鄭者何曰楚之禍囊瓦貪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

不說志卷五

三十二

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貪人以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已也其忘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內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王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所能為於順祀之時而懷為盜之心雖謂之逆祀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王大弓非魯舊有胡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

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容感之者深矣故言出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藐之不欲立已也乃使侯犯殺若藐犯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帥師圍郕著州仇不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強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彊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雖則斯人皆難存矣然至於叛則與魑又何異哉樂大心嘗衰經生子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墮郕隨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強如三桓亦可行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國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

左傳卷五

主

則知別有所為或先圖其本不以墮成為功也

寅及士吉射伐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貪衛貢以殺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荀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聽齊高疆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晉晉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橋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翰以為玩兵滅身戕民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尚歸脈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穀梁子猶以為責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絕蒯聵戲陽速之不若也靈公宋野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戚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聵不子惟蒯聵不子故輒又不父聵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我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嘗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已不自立吳能滅之是自遷也

石舅姑圃戚與蒯聵率戲陽速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亂

左傳卷五

三十一

書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奔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真盜徒也胡氏以為累公孫翻弑君之名者蓋嘗謀國不使至于是而弗見庸也縱若是君可弑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詭於義者故不免弑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輩不足道魯不聽子服景伯仁信之言既執和子矣若齊吳不伐我取讎聞則和子不歸胡氏猶以為能去惡而不積乎惟勢利恃其魯也諱之益益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則魯吳伐齊而齊人自弑

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
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弒而書卒其陽生弒荼
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
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善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
此謂書名以彰楚暴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
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
之名不名也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魯晉及令者何曰見
中國之衰會其我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

八龍卷之三

三三

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
以從夷矣春秋耻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歆于
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
禮不可過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
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為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
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終



21101000400063